

現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六輯
江雲龍主編

越風半月刊

黃萍蓀編

第八期！第十五期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五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逢十五卅日出版

編輯人 黃 萍

發行者 趙 鳳

社 址 杭州仁和路一號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部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越風

半月刊
第八期



歲寒
卓際

丙子孟春
老焦山人

武曾侯寫

時年六十

有九



越風 半月刊 第八期

目錄

松(武曾係行)

虎丘雅集前後的高任

清之禁書錄

大通學堂室案

龍山雜憶

三次暴風中之不幸者

獲徐世昌(五)

柳亞子林陵惡救國本書

湖上

文苑

憶秦頌記

三國索隱(長篇連載)

春池館詩話

湖上散記四

四山一研齋隨筆(三)

柳亞子

胡行之

秋宗章

王夫凡

披骨漢閣

徐一士

陸升林

陳奕龍

周雲勇

高越天

陳蛟野

唐玉乳

陳小蟻

白燕

虎丘雅集前後的南社（我和南社的關係之第二章）

柳亞子

南社正式成立時，發起人是我、陳景南、高天梅三個人。論思想方面的趨向，也可以把這三個人做代表，所以，要研究南社的性質，先得說明我們三個人的歷史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陳景南名去病，字佩思，原名慶林，字柏儀，一字拜汲，別字病翁，江蘇省吳江縣同里鎮人。他的曾祖和祖父，是以商賈起家的，仰有江湖任俠之風。父親和叔父，都早年不祿，也以材武著聞，孫中山先生曾為題詞「陳先生之墓」六字。景南是遺腹子，生得五短身材，臉龐下像把淡墨水染過一般，人家都稱爲陳矮子。可是他卻以文才著稱，豪氣不可一世。公元一八九八年春，在同里創組雪和學社，響應康梁維新的運動。一九零二年，加入中國教育會，發起同盟支部。一九零三年春，東渡日本，加入拒俄義勇隊，旋改爲軍國民教育會，這就是「名爲拒俄實則革命」的時代了。是年夏秋間歸國，主講上海愛國女學校。一九零四年，在吳淞開辦維新辦學江國國民學校，暑假後以費絀停辦，赴上海任警備日報主筆，並創刊二十世紀大舞台雜誌，提倡戲劇革命。一九零五年，警備封閉，舞台亦閉，往蘇江采志中學担任教授，一方面在國粹學報發表提倡復漢的文字。一九零六年，應徽州府中學校之聘，進出真湖，由劉中叔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這樣，便正式成爲革命團體的一員了。一九零七年，任上海國學保存會藏書樓，仍在國粹學報發表文字。是年，徐錫麟、秋瑾先後殉難，景南要在上海替秋瑾開追悼會，沒有成功，却在舊曆七月七日開了一次神交社，隱然是前社的種子。一九零八年，應紹興府中學校之聘，在杭州認識了徐懋慈女士，遂有秋社的結合。報期中逢暑西潮，舊曆六月六日是秋社的屆辰，想邀集聚餐，爲官廳所注意，杭州住不成了，遂逃往汕頭而去。在汕頭做了幾個月中華日報的主筆，秋瑾葬在杭州的墳墓被清廷發掘了，還要說拿徐懋慈，於是憤起歸到上海來，發誓連景南北逃，商榷善後的辦法，景南便應召而來，在上海度歲。一九零九年，脫上生一個大齋，非常危險，幾乎送命，却得懋慈經濟上的幫助，逃入同濟醫院，醫治了半年，方才全愈。病癒以後，到蘇州天庫前官報局內常州鎮公館當西席，這便是虎丘雅集的前夜了。

高天梅名堪，更名旭，字劍公，一字純劍，別字慧雲，江蘇省金山縣張堰鎮泰山鄉人。家世讀書，也富有田產。叔父吹萬，老弟卓庵，都以詩文著名，人稱一門三俊。一九零二年，秀才宗烈士在漢口發報，失敗流血，天梅作詩哀悼，有「漢兒發願建新邦」之句，此時革命思想業已成熟了。一九零四年，元配周紅梅夫人去世，便去游學日本，在留學界

中，是一位活躍的份子。一九零六年歸國，在上海創辦健行公學，提倡革命，有第二愛國學社的傾向。同時，他是中國同盟會江蘇支部的部長，聲名很大，江蘇地方屢次想逮捕他，却苦於沒有機會下手。他的詩詞也越做越好。是年舊曆中秋，和格本女學高材生何亞希女士自由結婚，頗有英雄兒女相得益彰之概。一九零七年，健行公學解散，天梅鬱鬱家居，百無聊賴，有「海上神交往集以事不得往陳恨思（果而）書來索軒且約再游吳門即此代周」一詩，列入他的「未濟虛竹」內，原詩如下：

彈弓把劍又今時，幾復風流續德持。自笑摧殘疏和許，祇看蕭瑟欲何之。青山似夢生秋葉，紅豆相思付酒卮。恰聽
瘦鳥啼不了，詔英陳跡淚珠。○（見天梅遺集第三卷第九頁）

說到「幾復風流續德持」是已理走上發起南社的道路了。同時，有「寄亞虛」一詩，亞虛就是我的別號，原詩如下：

善狗看雲事莫論，百無聊賴倒空樽。傷心後處西山盡，幾葉衣冠尚渡存。乘草紅鴉亡國淚，淒風黃蝶未歸魂。君其
知我應能許，事有難言且閉門。○（見天梅遺集第三卷第十頁）

看了上面兩首詩，便可以知道我們三個人的關係了。天梅杜門家居，一隱三年，不見靜極思動。我們三個青銳子，函復往來，詩詞倡和，嚙嚙復嚙，動盪復動盪，直到一九零九年，南社的名詞便以我們三個人的勢力，正式出現於世界。

以下，要論着我自己來由表功了。我是江蘇青島江蘇北庫鎮大勝村人，原名哲高，字安如，吳名人種，字亞虛，再更名蕃疾，字亞子，現在却名號統一，祇以亞子兩字作為我的符號了。我的家世，大概和天梅差不多。高祖古楨先生，詩樹芳，曾祖時庵先生，諱允資，祖父堂安先生，諱鼎錕，都是以文章建德望重一鄉的。在封建社會中，可說是青香門第；把唯物史觀來解剖，我的遺傳性，當然是小資產階級而兼充智識分子了。我的父親鏡齋先生，諱念曾，是滿清的原生，能寫小楷，做駢文和小說，當然都可以下筆，不過並不是專家罷了。我的祖父無源先生，諱基曾，是以酒量、書法、算學三項著名的，（我父親也能喝酒，但不及祖父的量大。）晚年服務鄉里，鞠教畫屏，可稱為教育家和公益家。祖父的性質很和平，父親比較是簡介的。我生平倔強的個性遺傳於父親者為多，再推上去，可說是祖母的遺傳，因為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和氣不遜的呢。我母親姓費，名滋芳，晚號德國老人，上代是宦讀之家，却並無小姐習氣。她說小跟一位女先生徐九如女士讀書，這位女先生便是乾嘉時代吳江名士徐山民的女兒，她的母親吳聯聯，還是隨園主人袁子才的弟子呢。我母親雖然後來廢學，但詩經和唐詩三百首，却渾家爛熟的能夠背誦，我小時候讀唐詩，就是在地膝下口的。我

們的家族，世居於大厝村，到一八九八年秋間，才被劉黎黑鎮上來，這便是徐山民、吳謝聯夫婦的故里。那年我是十二歲，記得先前一兩年，就在學做詩文，到這時候是可以寫幾千字的史論了。父親頗屬振新，在戊戌改變時代，左袒康梁，大罵西太后，我受他的影響很多。我曾有挺上激進的萬言書，大概是一八九九到一九零零年時候做的。一九零二年，到吳江蘇城應試，始和陳果南相識。我的父親是長洲大儒諸卷庵先生的早年弟子，而果南也曾從學於卷庵先生，所以從輩分上講起來，我還是應該叫果南做師叔呢。但我和他講得投機，絕對沒有客氣。他正在代舊新民黨報，我便做了他的定戶，同時也做了某任公的信徒了。這時候的某任公，思想倒是極激進的，隱隱然有推翻新而到革命的傾向。但到一九零三年以後，任公游美利堅而步俄羅斯，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我對於他的信仰也就一落千丈了。一九零三年春，我因果南和同邑金鶴望先生的介紹，加入中國教育會做會員，到上海進了愛國學社，組織李、鄒、吳、蔡幾位先生，革命的思想就此確定。愛國學社解散，我回到家裏，閉居了半歲。一九零四年，到同里進鶴望先生所辦的自治學社念書，醉心革命更甚。一九零六年，又到上海，最初進鍾憲堂先生所辦的理化速成科，想學造炸彈，結果是生了一場傷寒大病。後來想進健行公學讀書，却放高天格拉去救國文。就在這個時候，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同時，復以蔡子民先生的介紹，加入了光復會，算是雙料的革命黨了。這年舊曆九月九日，運到鄉下和鄭保宜女士結婚，從此勾留在滬嘉鄉中，懶不思勤。但梓裡系中革命的種子，還沒有死透，不過由實行轉變而為文字鼓吹罷了。一九零七年冬天，謀游上海，借劉中叔、何志劍、楊篤生、鄧秋枚、黃瑞蘭、陳果南、高天格、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小飲酒樓，便孕育了南社的精英。好容易集胎才個月，到一九零九年陽歷十一月十三日（舊曆十月一日），這說清文壇上的怪物居然呱呱墮地了。

在房廷監視嚴密之下，南社的成立並不是容易的。但我們却有諸貞社和胡來長兩位朋友在當保羅，因為當時的江蘇巡撫是敵人殘酷，而貞社、來長却正在大中丞手下當幕府呢。可是三更八點的事情還很多，一個謠言，說虎丘集會有危險的可能，於是天梅社門避禍不來了。運虧得果南坐鎮蘇州，以及時而宋公明的資格，指揮一切。我是以無山泊上小旋風染進革命的，在復社是白比於吳挾九，孫玉擗，自然是要盡奔走先復的職務了。在會期前四天，陽歷十一月九日（舊曆九月二十七日），我就趕到了蘇州，老朋友太倉俞劍華，馮心俠也來了，住在開門外惠中旅館，熱鬧了好幾天。這

時候，馮春航在蘇州演戲，我們天天喝醉了老酒，便去捧場，這便是後來民國元二年開馮寅的嘴仗。到了十一月十三日那一天，四方來會合的，便有十九著好漢，我們在五年以前，雇了一隻畫舫，帶著船菜，容與中流，直向虎丘而去。那開會的地點，是在虎丘聚公祠。聚公名國樞，字玉筍，浙江東陽人，明末崇禎年間，做過蘇松巡撫，魯監國時代，以起兵抗虜殉節。我們借他的祠堂做會場，也大有意義吧。十九著好漢中間，有十七著是社友，而兩著却是來賓，現在先將他們的姓名，籍貫，履歷開列於下：

(甲)來賓二人：

- 一、張東甄，江蘇武進人。二、張學龍，名志深，江蘇武進人。東甄先生的優子，陳果初的學生，現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

(乙)社友十七人：

- 一、陳果初，中國同盟會會員，曾任參議院秘書長，大本營宣傳主任，中國國民黨滬方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江蘇革命博物館館長，已故。
- 二、柳亞子，中國同盟會會員，曾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江蘇省政府委員，中國國民黨第二四五屆中央監察委員，上海市通志館館長。
- 三、朱君任，名錫華，字緯華，一字君仇，別字夫庸，江蘇吳縣人。中國同盟會會員。賦性古樸，蘇州稱為朱夫子。公元一九三二年，赴崑山縣角直鎮參加唐紹儀管委會調查典禮，舟覆吳淞江而死。
- 四、廖聲子，名樹柏，字芭庵，別字龍禔，江蘇常熟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已故，中年病滿，交友惜之。
- 五、陳陶遺，以字行，原名公璠，更名劍虹，一名水，字止齋，一字臥子，別字洵爽，陶怡，江蘇金山人。中國同盟會會員，曾任南京臨時參議院副議長，江蘇省省長，現任上海市臨時市參議會秘書長。
- 六、朱少屏，以字行，原名德康，字屏子，一字天一，上海市人。中國同盟會會員，現任上海市通志館副館長。
- 七、俞劍華，名鈞，一名劍，字則人，一字一粟，江蘇太倉人。中國同盟會會員，現病廢家居。

八、馮心俠，名平，字壯公，一字魁俊，江蘇太倉人。中國同盟會會員，現任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名譽編纂。

九、趙厚生，名正平，字夷門，一字厚堂，江蘇寶山人。中國同盟會會員，現任復旦月刊社主幹。

十、林立山，名炳，原名銘均，字蓋天，一字力山，江蘇丹陽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丹陽軍政分府司令，丹陽、金壇、如皋各縣縣長。

十一、沈道非，名鶴，字魁後，原籍浙江嘉善，今為江蘇松江人。中國同盟會會員，現任國民政府秘書。

十二、諸貞壯，名宗元，字大至，一字真長，別字地持，浙江紹興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浙江都督府秘書，巡閱使若秘書，國民政府教育都秘書。公元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於上海。

十三、胡果長，名穎之，字力強，浙江紹興人。

十四、黃道虹，名質，字樓存，一字樸人，安徽歙縣人。現任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董事。

十五、蔡哲夫，名守，原名成城，一名有守，字守一，一字寒瓊，廣東順德人。

十六、林秋棠，名之及，字涼莖，一字黃旗，福建閩侯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福建都督府顧問，浙江巡閱使署秘書。

十七、景秋陸，名毅月，字太昭，一字帝召，山西芮縣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南京臨時政府教育次長。

這樣，到會的十七位社友中間，有同盟會會籍的是十四人，足以證明這一次雜集革命空氣的濃厚了。在張公祠喝酒的期間，便舉行選舉。選定陳果而、高天梅、龐學子為編輯員，柳亞子為書記，朱少屏為會計。這便是南社第一次的職員。選舉完畢，汗流滿面，於是我們邊喝邊談的繼續下去，忽然談到了時期的問題。在清季的時候，本來是盛行北宋詩和南宋詞的，我却偏偏要獨持異議。我以為論詩應該宗法三唐，論詞是應該宗法五代和北宋的。人家崇拜南宋的詞，尤其崇拜姜夢窗，我實在不服氣。我說，講到南宋的詞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論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兒，夢窗其實下來不成片段，何足道哉！這句話不要緊，却惹惱了龐學子和蔡哲夫：學子是詞學專家，南宋的正統派，哲夫我是患口吃症者，學子虎丘器集紀事長古，有「眾家倒醉一家秋」之句，就是表示這一家公案了。虎丘散會，已近黃昏，事情才告一段落。學子虎丘器集紀事長古，有「眾家倒醉一家秋」之句，就是表示這一家公案了。虎丘散會，已近黃昏，我們在開門外久身樣張燈鬧鼓，大鬧一場。明天，大家聚餐，我一個人最遲走，又一和他們個別。當時刻有與門游單，後來早已散佚無存。現在，在我的磨劍室許集中，還留下二十多首的來杯空物時，可以作為這一次南社雜集的紀念吧。

清之禁書譚

胡行之

一 民族思想遭壓迫

我國亡於外族者，有遼金元及清數朝。但每在淪亡之時，忠義之士，奮起不絕，宋末的文天祥陸秀夫，明末的史可法，董復官，鄭成功等，尤為昭著。雖一時屈於異族，未能建志，但其忠義之氣，磅礴宇內，照耀千古，終有使一國復興之日。是志士殫殫，治亂長存，我們懷念國家者所不可一日忘也。

愛國之士，秣馬厲兵，出而禦敵，這固是值得稱頌；而披著著書，寓愛國精神及民族思想於著書中者，使一國之人，視歷史而不忘祖國，重民族而更思奮鬥，其功初亦不亞於出師抗敵。所以民族思想家，我們自當與反抗異族的成仁志士，一例看待，而不容漠視的。

惟反抗愈烈，壓迫愈甚，在清之世，雖已統一天下，但一方懷民族思想的文人，尚時以筆墨，持作反抗利刃，固是觸犯禁忌，文字之獄，屢有所聞。而文字之遭銷燬者，更愈趨愈厲，當朝亦思以始皇焚書之策，以愚黔首。

我浙人文淵藪，故為朝廷注意尤嚴。

自周於書不讀，古詩尤誦，屢承越風編者促為文以誦白，乃將清之銷燬書目一端，略作鳥瞰，以告讀者，亦行見明末志士之多，而當有以激勵之歟。

二 禁書次數及年月

考查禁書日，除專案辦理外，始於乾隆三十九年。繼於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後又於乾隆五十二年復行嚴查。自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這七年間，抽查嚴密，在浙省先後做過二十四次，計書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也可想見查禁之鉅了。後於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雖經查嚴，但發見甚微，以復不過視作例行的公事而已。據浙江提督費璋稟奏一摺，中有云：

臣於五十一年十月列任後，年終費奏繳換通鑑綱目時，飭查書局中並無存留，應繳禁者，經飭行各屬，同遵檢綱目一體搜查，未據各屬呈繳，是以未聞奏及即可知道。

但在乾隆五十三年，又加整工作，廣行搜查，在其間奏摺中又有說：

伏思遠邇各書，實為民俗人心之害，不容稍有遺存。浙省從前雖已查辦十年，繳送五百三十八種（惟為三十九年至四十九年），但浙江為人文淵藪，民間書籍繁多，實難保無存留。乃近年以來，並無查繳，或係各屬限期已滿，奉行不力，而藏書之家，亦因查禁稍解，匿不呈出，均未可定。諒奉諭旨飭查，惟若欲建設法認真辦理。臣現已通行各屬，剴切出示曉諭，並督同司道府，實力查辦，酌委委員於各處書坊，

不動聲色，分類購蒐，仍移會學臣朱珪，督飭教職，一體廣為搜查，斷不敢視為具文，日久生術，亦不敢稍涉於張，致滋投累。一俟查有禁書，即隨時奏明，解京銷燬，務期盡數淨盡，以仰副我皇上維持風教之至意。

不過以復如何，因一時找不到參考文件，只得付諸闕如。

三、禁書總數及類別

主持銷燬書目者，最初為四庫館。那時四庫館總纂為潘人英廉，總纂為紀昀，并會同陸錫熊、孫士毅等，算是審查書目的頭領。

經四庫館所看出，應行銷燬書計一百四十四種，應酌量抽燬書計一百八十一種，但在全燬書目裏，前者為一百四十六種，多出一種。而在檢看時，即將原書三百二十五部，二千一百二十三本，分別銷燬，這算是第一次的浩劫了。

查檢禁書，除上述四庫館總纂總纂外，實際做檢閱工作的，還在於纂修官或銜字，蔡廷銜、潘廷筠、王永啟、吳裕德、吳省蘭、汪和洋、程昌朝、吳舒性、吳錫麒、孫希旦、陸伯燾、陳萬青等十三人。我們為着縮念銷燬文獻，是不得不把這等劍子手記住的。

其後查禁書目，由於軍機處奉准執行，範圍較前更廣。現據進齋叢書本「禁書總目」分類統計，所得全燬書目

計七四九種，抽燬書目四十種，各人應燬著作共二二三種，浙江查辦秦燬應燬書目一五四種，外省移咨應燬各種書目一七二種，遺燬書目各枚名目七〇六種，應禁書目計五千餘種……以上合計為二千一百〇三種。殊其中多，亦出或重複，但為數實已不少了。

且其中之遺燬書目，在當日原係通行天下，因偶有諱忌，遂致返禍，真屬冤極。文字之遺殃，在當時實可謂慘之至了。

四、禁書總目的編纂

禁書總目，本有四庫館奏進本，河南布政使蒼柱校刊本及浙本等。現據魏觀元所記頗詳，為錄如下：

觀元是在東川曾刊銷燬抽燬書目一冊，蓋先大夫管咸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四庫館奏進本也。嗣同縣吳利文文升，會稽章大令壽康，江陰學編修朱孫各以藏本郵贈。吳本題曰「禁書總目」，章本同題魏觀元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四日上諭，聖旨江蘇臣奏魏觀元，落臣校書告示，其書目均分四類，首曰「四庫館奏准」，即前所已刊者是也。次「軍機處奏准」，蓋通行書，次魏觀元等著作，暨章等書各者，並山西等省查出石刻詩文，蓋節次奉准案，而以「浙江省奏准」之目終焉。章本闕浙省奏准一類，殆非完書，吳本四類具備，而魏是斷爛，其部數亦無從轉錄，約略計之，除館

本外，尚十有餘種，此大較也。學本前復無說，以浙本校之，蓋即空機成進行一類，特全機抽遊前後五例為小異耳。……余弟凱元方承走大官，因走宮密師，屬其搜訪，已而凱元果以一編至，其體式略如今行憲者制辦，首錄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上諭一遺，而以應繼建碑者指各籍名目附錄本屬禁書目，序列於後，若曰河南省政使榮柱狀禁。較之館本浙本，互有詳略，因借錄而并刊之。

那不能為什麼要在光緒年間而重刊這書目呢？他在末後說出了理由：

今聖人在上，稽古右文，百無忌諱，各行省書局空闕，得採旁搜，典藉大備，士生寬大之朝，或亦罔識禁忌，因就其所得，詳著於篇，於以見國家功令，所以維持風教者在是，而為目錄之學者，於藝文掌故，亦有所裨焉。

五、禁書注意於我浙

他刊之禁書總目及建碑書目，確甚詳備，使現在的我們欲求藝文掌故，皆賴於是。而欲知民族思想的人文典籍亦在於是。他的功在今日看來，亦自不少了。最初朝廷對於禁書，確極注意於我浙，據現元記裏說：

舊意應繼建碑書目，當日原係通行天下，不為浙江一省，獨有成書，因於身所官遊之地，加意訪求，四川

湖北，地無知者。廣東則聞之者，拱北樓舊有此書藏版；而遊於庚中海氛之變，然編覽印本，亦不可得，是可知浙江之查禁建碑書籍最嚴。但一方也正足見我浙之民族思想獨富，人文較為發達的緣故。

乾隆五十三年上的論裏也有說：

今據陳用敬奏：伊列任後各屬呈報各書，已有三十餘種，安徽尚非大者，應禁之書，歷年猶未能搜羅淨盡，江蘇江西浙江，省分較大，書籍人文之數，民間書籍繁多，何以說來總未據該督等繕行彙繳？……

是將我浙比之蘇贛，其實地域怎有他們的大，不過文人較富，讀書種子較多，而反抗異族的人也不少罷了。

綜觀禁書總目，其著作者多為明末，人物多係江浙。其所以被禁止發行，銷燬抽燬者，原因不外乎二：一為有反清復明的懷換思想，一為敢挺不懼的浪漫主義。前者者忠義志士，革命學者，後者則大都為自由主義的文人，即公安竟陵二派，亦今所稱為幽雅導師者是也。

前者的代表如黃宗羲、王船山、費道周、張蒼水、劉宗周、呂留良、倪元璐、楊廷、葉向高、左光斗之流是；後者的代表則如：袁中道、袁宏道、陸眉公、鍾惺、李日華、馮夢龍之輩是。

怕前者之者尚未全行傳事，後者則已流行一時了。

六、受災最大的作家

個人著作之被禁燬者，以下列諸人爲最，計有錢謙益著作書目七種，屈大均著作書目八種，金堡著作書目四種，呂留良著作書目八種，王錫侯著作書目十三種，徐述夔著作書目十二種，卓長於著作書目九種，尹嘉祿編纂書目九十三種，又石刻七種，又甘肅省查出的二十三種，又山西省查出的十四種，又另行應燬著作三種，合計多至一百四十種，及李清著作書目四種。其實呂留良，錢謙益被燬的，何止如此，凡是呂所加批或加註的，都被銷燬，即是鈔本的時文，亦遭其殃，而對於錢謙益呢，則凡有他一行，有他一註的，亦莫不抽燬，可說是刻毒極了。

此外如王船山黃梨洲等，所撰著作亦極多。幽燕派之陳眉公著作，遭禁的也不少。若尹嘉祿的被燬著作，原屬大量，不過若石刻及甘肅與山西之所查出的，多爲斷篇詩文，以之毀錢謙益的所著之被燬者，未見得超過若干吧。錢謙益屈節降清，在當時原遭許多人的唾罵，但他時亦平惡，中多救國之思，尚留著生本邑，畢竟也遭了如此的毒手。我們之足見清廷手段之辣了。

七、禁書當重新刊行

遺禁書目，約可分爲四類：

1. 史事

- 如：明通紀 明實紀 明紀彙年 明通紀纂 續錄大全 明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 明法傳錄 十六朝廣彙紀 神宗大事紀要 代官紀事 甲申大宮紀 遼寧小紀 北征紀略 江寧紀略 歷代帝王統系圖記 臺中疏略 四夷考 東林書院志

2. 選舉集

朝行之 清之禁書詳

如：五言近體 七言近體 明詩別裁 十種成書

亦有二場典 羣書備考 禁書備考 明八科館

深錄 唐詩拔帖分類詳解 元明八家文選 古今文

統 備考彙編 明表選 繼紀古今合錄 十二大家

文路 而東集 列朝詩集 江在三家詩鈔 等等

3. 詩文集

如：杜傳實集 和吳宜集 阮大沖集 已吾集 史臺

集 晚香堂集 陳眉公集 田間文集 今樂府 千

行詩集 兩洲集 遠東稿 恬致集 浮山全集

晚村文集 平平草 暮草 欽斐草 夏草集

(此類甚多，可不贅舉)

4. 筆記小品及話錄

如：雪堂隨筆 晚香堂小品 雙槐歲妙 守官漫錄

櫻菴小乘 六月潭 四品稿 同音語錄 儒菴野抄

翰藻 啓橫野乘 冰暑筆談 舊京遺事 千山稿

錄 芥實話錄 天然和尚話錄 韻字和尚密門話錄

等等

(此類亦不少，大致詳記明書居多)

以上所舉，偶然取其一二，並非有意選擇，大抵史事及小品筆記，多爲明末事故，氣清兵的殘暴及不忘深寬的痛言，選舉集及詩文集，雖也有救國之思，不過爲較零碎之批判而已。其他一部分，或抵浪漫放誕，真有不逮於風教吧(？)。

總之所禁書目，大都爲愛國思想的結晶，禁於被時者，正當提倡於今時，我們當大發疾呼，重新刊印，使之流行，以俾作明末的民族思想的文學於今世，俾資鼓勵，斯則不徒作本文之微旨也。

大通學堂黨案

上

秋宗章

光緒三十一年夏，齊宗章，以爲國圖，一經禁止，野如委振。生實志行，迄今國與完
 善之實績，足以昭示羣衆，誠爲新法，良用嘉傷。稍後軍警嚴密，光緒軍分統王君某，方嘗
 領軍駐紮，曾以府屬所賦大運糧糧，悉贈西湖秋社保存，藉作紀念，人亦忽忽，遂避必極。去
 歲夏間，特呈社中，將令表禮一過，窮竟日之力，揮汗費，揮毫辭，於全堂頗末，頗具
 德悅。因念大運之賦，實軍中，私家既窮，多奉捐費，法律信史，自非取材於官文書不爲功
 。是時從事，藉以發求，得以平日閱見，軍威是爲，以備歷史之採擇。至於採畫之作，僅於
 篇幅，但思留其真面目矣。（黨中諸人，非也姓名，事以實記。不加詳述，惟閱者幸之。）

一、光復會

清光緒三十一年夏，孫中山先
 生由美赴日，六月二十三日，留東學
 生開歡迎會於富士見樓，祝開革命同
 盟會預備會於飯口町程家樓寓宅，以
 「擊除豕房，恢復中華，建立民國，
 平均地權，失信失志，有始有卒」二
 十字爲誓詞。翌日：開成立會於赤
 板區橋町內田良平之宅，越數日，
 又在黃南院於舟坂本金洞宅，開幹部
 選舉會，公推 中山先生爲總理，黃
 興爲庶務，汪兆銘爲幹事部長，鄧
 家方爲司法部總長，中國十八行者，
 除甘肅外，各組設分會。浙江分會長
 ，即鍾淵女俠秋瑾是也。當是時，上
 海有光復會，亦以革命爲宗旨，與同
 盟會殊途同歸，推舉元培爲會長，陶
 成宰徐錫麟俱爲會員。歲丙午，秋瑾
 歸國，因成宰而識錫麟，復因錫麟而
 入光復會。浙人金埤、周鳳岐、朱瑞
 、夏超、顧乃斌、周亞衡、葉頌清、
 葉煥華、葛殺恩等，亦次第加入焉。

二、起義計劃

紹興大通學堂，爲徐錫麟所創辦

，陶成宰實助其成，假紹興城內府山
 後之豫舍爲堂址。光緒三十一年八月
 二十五日開學，別設體育會，定六個
 月畢業，廣招金處府屬各校密會堂首
 領入學訓練，以兵法部勸之，得數千
 人，編爲八軍，曰「光復黨大振國
 權」，號名之曰光復軍，錫麟自爲首
 領，瑾爲協領，張恭（字同伯金華人
 ）、竺紹康（字功先又字仙仙味韓人）
 、王逸（字季高味韓人）、呂廷朝（字
 鳳振處州人）爲分統。三十三年正月
 ，錫麟得黨山（村名）富紳許仲卿之助
 ，入會爲道員，指分安徽，雲南接境
 接辦。時革命潮流，日益發皇，而實
 力概嫌薄弱，於是聘粵人孫東乘（字
 德卿）爲總理，理則親往各地，運動
 會黨，由諸暨經浦江武義而至金華蘭
 谿，復由永康義烏而至處州，一時如
 終南會、龍華會、九龍會、平洋堂鳥
 擊黨，以及會黨幫派諸魁傑，因不特

盟，唐學大抵。浙江軍界朱瑞等，亦歸唐瑞等，亦復分途糾合，暗通餘黨。○布置就緒，擬定四月間起事，再改五月初旬，再改五月二十六日由金華徐買兒（名順達）發難，處州撤之，俾清兵自杭抵波江往攻，則紹興之軍截其後路，乘虛佔據杭州，皖江同時響應，即可會師金陵，計畫既定，以籌備不及，復展至六月初十日。詎事機不密，偵報警兵，武義縣知縣魏寶銘電省請兵，浙撫張曾敬謀已派廣象補用副將儘先參將駐紮防營沈謀山，率巡防隊前往剿辦。○五月二十三日，與義軍接戰，同志劉耀勳死之，孫學恩、李忠賓、李好江、李良金、李維翰、李柯齊、陶思乾等皆被擄。○金華府屬守備嚴崇德略稱：「李復金學武義匪日供出，係大通學堂學生勾結起事，計匪寬」。○同時徐買兒又因他輩被逮，部下諸人謀相救，不意兵

清吏所悉，於五月二十四日嚴買兒，金華軍遂告失敗。○而錫麟在皖，於五月二十六日對敵燃炮恩銘，亦因軍事未能得手，與陳伯平，馬宗漢先後被難，越一未獲，還有大通之說。

三、浙撫函電

五月二十九日，浙撫張曾敬致知興府知府黃福（字壽岩，廣東揭陽人）結得進士）電云：「據金華萬守電：『武義獲匪孫學恩等，供出實則趙洪書。』又前准南洋大臣電：『查李應雲許道亨，即振鵬。』足下辦理此案，務當慎重」。○按洪書，字阜齋，籍安人，堂紹康之妻弟，任大通學堂會計；振鵬，字宏祥，別號道亨，嵊縣西鄉人。○光緒丙午冬，因與大嵐山同夥，曾擬官廳總督薛公。貴福奉電，復遠無稽，會紹興方紳切道高等，與我現有隙，密函告雙，貴福督省西陳，曾欲信湯壽潛之言，發興大獄，尤誤

新軍第一標三百人，護江協助。○六月初三日，貴福致曾敬電：云「高牌長平七點到，大隊尚未到，一時驟下手，聞匪多往嵊縣」。○曾敬即電復云：「大通學堂徐匪死實必多，家屬浙逃務捕，徐謀已在九江拿獲」。○又致魏華函云：「昨已搜得徐匪信箱，派員逐細點查，內有方世鈞警署一紙，語極脅迫，又有沈鈞書致徐匪書信八件，多有謀皖之語，並有運動奉天巨匪馮麟閣（按即馮庸之父）之意，轉達捕房一摺十四名起，以便先將沈匪及徐匪胞弟並武義獲匪供出之趙洪書，先行密拿，搜查信件證據，電稟核辦。其首要各犯，願免眼模，另拿緊要匪魁者，亦予免罪，以為解散黨羽之計。此係大略辦法，一切仍與胡坤道商熟商妥辦」。○貴福奉命，遂札飭山

防會藉雨縣，迨即遊舟，惟原函「仍與胡紳逆商熟商妥辦」一語，札中刪去。殆慮其實態，預為之地也。按大通南字發生，舉人候選教諭，傳聞其人嗜飲，常具函告密時，正醉欲眠，不似思索，實然鈔印名書於積尾。此事主動，實別有人在。逆南代人受過，致使風革，越年八月十五日凌厲，為味人史道德義義報所殺，即因前事報復云。

四、圍投大通學堂

六月初四日下午，貴福會同客備軍第一標第一營管帶徐方韶，督率山陰縣知縣李鍾儀，會同縣知縣李瑞年，帶領第一標新軍，圍投大通學堂。原有學生八十人，已放棄報，留堂者僅三十餘人，當場捕獲秋瑾程毅等十三人，餘均逃散。搜獲證件擇要錄之如次：

一（上等）若要謀人人要報，入不敷出真無心，杯水何能救車薪（以上用鉛筆書）。近日營謀一件事，未知可成不可成？我二人早往招同志，內地機關查有人，廣東

史氏又堅任，他兄弟已殉國事；

湖南雅化和馬統；浙北事跡實其銘；安徽吳自強和萬又復；江南

招作派封官；浙江崇氏和齊氏；

四川鄒氏小容君；甘肅陝西河南地，王季陸三人盡是勇剛名；山

西履曾身任事；山東徐謝作絕營

；貴州雲南地偏科；雲是楊師貴

是金（以上用墨筆書）

祖國沉淪感不禁，聞來海外竟知

音。全畢（唐稿如此恐係假字之

語）已於應須補，為國犧牲救惜

身。嗟險阻，致報宗，關山萬

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雄，夜

夜亂奔登上鳴。（初稿作前不平）

（此稿用墨筆書）

不唱陽關曲，非因有故人。柳絲

重綠難，（原稿如此恐係假字之

語）鶯啼太叮嚀，情別階前雨，

分韻水上浮。（初稿為分韻作客

身）飄蓬想已慣，感概本紛紛。

愛國心先碎，合軍力未曾，空勞

僕僕去，無奈整其龍。萬里運甘

赴，牙身更莫論。頭顱原大好，

志屠會曉讀。權失當思復，時危

敢傾身，白狼須掛箭，赤史不統

勳。思宗極富貴，為國作犧牲，

祇恐同胞與，豈足為珍名。（此

件由山陰陸季令檢送）

倪甸六章敬呈 秋紳大吟壇齊正

詩云：

『最受東瀛島，化育良可致，涕

泣望鄉國，頑固一何深。感此時

中將，乃作浩氣吟。君負濟世

才，竹真龍年報，懷境復提磨，

恰是費年玉。專保千金難，同胞

造幸福。』（不另作者姓名）

再奉贈別五律一首錄呈並懇 賜

和：『數別校長字，穿山曉已離，

瀟湘芳草綠，漠地柳條青。意

氣吞胡笳，精神貫日星，相思寄

鴻鶴，攜手復叮嚀。』

同時被搜出者：尚有『某宮人傳』

，『讀拳種感賦』，『同胞答』，『

支那運慶歌』及『革命論說』，『革

命軍制草』等多種。大多出自先

大姊手筆。因已見中華書局出版

之秋快遺集，不復再錄。

龍山雜憶 王夫九

民國十三年春，我與友人徐蔚南，同客紹興五中，大家寫了幾篇抒情述景的小品，署名之曰龍山夢痕。初在上海民因日報發表，繼又彙集為單行本。此書行銷頗廣，不下三四冊。

單行本裏，有朋友們的題字題畫以及序跋題畫之類，還影上幾幅越州風景畫，行銷之廣，其理由也許在此。

單行本印行時，我曾寫了一篇前記，有一段說：

『我們相繼發表了二十篇，暑假過掉，夢痕便終於此。別時，我們相約，如果有餘夢可尋，我們將用『龍山夢痕之餘』，來做題目。然而人蓄業六，轉瞬嚴冬了，著跡的文字，終於沒有抒寫出來，幾時纔好倩宿願呢？』

這一段文債，一擱便是十年。我

王夫九 龍山雜憶

們作家的時光，還是坐的脚划為蘆船去的，如今波江而東，二小時的汽車便可直達了。這十年之間，風雲變幻，荆棘銅駝，却別說國市開闢到怎樣程度，早說友輩之星散榮落，四德當初，也說使人驚訝得可以。斗室無徑，因杜雜記之。

第一個要說到的人物是詩人劉大白先生，其時他正在越中教書，他是我們的一等的領袖。他有淺薄的學問，深入的眼光，貌似沉寂，而出言傷永。我們當時同辦了一個刊物，名『午報』，他的一首有名的『秋晚的江上』，便是在這刊物上第一次發表的，詩曰：

『秋風的兒兒，

催着是雁了，

催着是雁了，

雙翅一翻，

把斜陽移在江上；

頭巾的草草，

也變成一時的紅頭了。』

他的新詩，用韻最工，一字不苟，又因他替於音韻，故用韻也異常穩貼入微。我最愛其小詩一首，當時常對生他們誦誦的：

『早春光不及秋光厚，

但春光也許比秋光暖，

你看，

這滿樹光紅幾幾地。』

他是感情理智兩富的人，所以他不但能寫情文並茂的詩文，而且還能寫科學性的文字。除詩而外，他又精於中算，精於訓詁。我們都尊之曰『老少年』，因為他年已不成，而治學精神與處世態度之活潑，尚一如少年時也。他胸中蘊藏着幾千百個有趣的故事，一遇機會，他便會滔滔不絕的敘述出來，引得閱座頗開，所以我們又給他上了一個諺號，叫做『故事的罐子』。

他與費了我們不少人生的趣味，他給予我們一種向上的興奮，可是不是於一三二八時期，因為那結核的侵蝕，病死在杭州了。

周剛直先生，江蘇江陰人，他那時在五中擔任體育，是一個體魄強健而有血氣的青年。他家鄉有一株紅豆樹，這一株樹祇有半株活著，另一半早便枯死了。此樹有時結子，有時不結子；結子時，結十粒八粒時也有，結百把粒的也有。而且將紅豆移植時，向不結子。所以所產。紅豆，里人爭寶之。民國十三年元旦，他將紅豆當作禮物分贈同人，人得二粒。時人對大白書後有時記之，名雙紅豆，詩凡三首，其末首之：

一豆一雙，

八一雙，

紅豆雙雙新得愛，

故人天一方。

似心身，

香心身，

便著心居留留臥，

雙紅樹恨長！

半年以後，我們大家便散夥了。隔了一年，其時孫傳芳正做什麼五省聯軍總司令，周君在家鄉大約是看不慣於煙塵氣的政治局而吧，寫了些慷慨時事的文章，結果被所謂「警師」也者把他當作共產黨給決了。現在周君聽說已成為江陰的烈士，但烈士警衛，與周君又何補呢。紅豆本是思想的象徵，交周君紅豆者，喻物思人，相思之味苦矣。

西湖佳話一 洛神摘集

魏武帝王在魏時，西湖漁者日捕魚數斤，饋之使完食，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為民怨。一日魏使承魏魏令侍坐，吳國舟婦漁者對面，或言王索許，德應齊曰：

「若使生在西湖上，也是個供使完魚。」
或言王大笑，遂罷其訟。

于忠肅公（諱）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乘紅東府馬，有聲長者呼若名而戲之曰：「紅孩兒好馬遊街，」公應聲曰：「吾字子初約當遊。」聞者驚異。

三次覃恩中之不幸者

波霄漢周主

清代每新君即位必有覃恩舉故臣

民士庶，以誌國慶，又有恩科恩免士

林，而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登極之初各

有一大不幸之事，為士林所震頹而道

者，一陸增祥狀元詔用「寬」字為清文

宗所指稱，屢屢以朝元因頌揚太后反

致降押，不獲留館。貴顯科以探花因

誤寫「蔚」字而改為郭曾，皆科名史上

之非常事故，而皆在新皇御宇，「天

恩浩蕩」之時這此不幸，不亦異乎？

咸豐元年平定恩科舉試，次年壬

子會試，亦即前科庚戌庚吉士徵館之

期。向例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

雖係榜下授職，仍須入庶常館學習，

學習期滿與庚吉士同應徵館試。若有

大疵謬，仍有改官之可能。庚戌狀元

陸增祥本已授職修撰，乃徵館舉中用

「寬」字作反膝，咸豐皇帝以為大謬。

閱奉大臣謂依「郭居賦」，非杜撰。咸

豐曰須「確寬」運用，方可作反音，否

則仍宜讀平，躊躇久之，始准其留館

。而各大臣既驚愕，甚不以陸為然

，以後遇考試拔差，皆不敢錄取。

翰林官若不博學政主考，即有翰林之

名無翰林之實矣。陸以萬人欣慕之狀

元竟不得一字文衡，寂處京華，百無

聊賴，乃狀元中之大不幸者。墨花吟

館感著詩云「誰知熱煖郭居賦，一字

偏教誤一生」，誠愧乎其言之也。

同治元年壬戌為翰林徵館之期

，有庚吉士風展者（浙江桐廬人）陸閱

卷大臣取定第一名——（謂之館元）——

！詎進呈御覽後，西太后以卷中有「

女中免胄」之語，大不謂然。謂不切

題旨，一味實效，降為末名，改官刑

部主事，遷出翰林院。翰林改部曹固

庸不才，然庚吉士徵館，原不能盡留

，歡至各部者補缺後仍得考試拔差主

考學政依然有雙。如宣統周家福與展

同年進士同登館選，又同應徵館試，

又同以庶常改部（周祥禮部刑刑部）

然周累升京堂典試用學，飛皇騰達嘗

遊會審，而展氏則請假歸京，落拓江

湖，一蹶不振。蓋周之改官雖不外得

失之常例，而展之降押，則出於特旨

，既為「上意」所不喜，則上官自不敢

垂青文美官選皆無望矣。故展氏僅周

小棠廷尉同年詩有云「同為退鷓獨相

知，堂堂文章動廟廊。」健羨周氏，

即以自傷也。當照時錄載「同治元年

徵館題「安民則惠試」以「免胄神天下

以仁」為額，一人既悉揣摩疊歷代

后宮典故錄成四六為超時捷徑，專以

頌揚而宮之意，押「胄」字領有「天上

神仙，女中免胄」等語，免胄二字三

槓字寫，敬頌兩宮，自喜得不傳之秘

不作第二人想。問奉官果學節數實，擬取第一名進呈，太后覽畢批朕，以為不切題義故作頌揚，實開貢讀之端，第二等末，問奉官藉此進更爲可釋，著交部議處。」此所謂「一人」即指臧桐。然臧氏自記則前科庚申散館首名即以頌揚而得高榜，且而太后亦非不喜有故之人，乃忽違做想，違謫蓬山，詎非「有幸有不幸」乎。

光緒元年乙亥有登極恩科鄉試，次年丙子會試，而前科甲戌翰林即於是年散館。探花黃貽得兩年前已授職編修矣。斯時同爲散館試，詩題「際天啟業奇成棟」得青字。卷中有「荒蕪水滿汀」句，偶一失神竟書「荒」爲「蔚」。「荒蔚」既費解，又失占，爲殿廷考試之大忌，遂押置三等，改爲主事，以視臧氏，更爲可惡。臧氏以庚吉士散官，籍不甚尋常，世則以已授職之冊甲而復出翰林院，實歷科

所罕見。且此役既不覆宗文術而且不登階不橫缺，至光緒二十年而以候補主事浮沉卅年，自有探花以來，未有如貧之運窮者。然據李越縵筆記云狀元陸潤庠之詩「一筆從無際」亦誤「荒」爲「芒」，又文中稱「嚴其雷」之嚴爲平聲，是一身而兼陸增祥，黃貽得兩人之誤，而獨爲惡，留館以復，文差略輝，官秩進登，晚年更以大學士爲帝師，福澤功名俱臻其極。是又有命存焉。

考試制度所以驗實學，求真才，一二字之筆誤，本無關於大體，惟當換之而已。且無心之過失，主試者亦不能免，如乾隆癸丑朝考官甄拔題語「稽古」爲「稽古」乾隆五降詔負責。同治丁卯復試密定舉人吏部尚書朱鳳樓以批題有稱交都察院議處。民國初年司法官考試題語起訴人爲告訴人。此則乾隆所謂「諸士子之誤，中乎一人

之誤」，應拔者筆誤過失止於一身，而主試者之差說，則全場皆受其影響，且爲功令所關，觀瞻所繫，非士子之比也。近聞首都高試，拔題「地役」爲「地役」，與試委員長鍾永建訂俸一月，而批題者實爲外交次長徐謙。徐君乃發表談話自云「屬負全責」又云當時所擬題目甚多，祇因職務繁冗，時間迫促，致有國際公法一字之誤，經委員長代余交還，深覺惶恐，已向裁縫分致歉意。」此亦一篇「鐵道文」也。乃天下事無獨有偶，四川教育廳長楊全字亦以會考中學生出題錯誤，被責辭職，蓋「以工代賑」誤書「以工代賑」而「杖前」之文，特覺之許，可稱爲革命文字乎？「革命文字」之下多「家」字，致不可解，據僑胞中議員劉君所批，而楊君負責地位，無可委替也。然則一字之說，一字之誤，又烏可以其事小而忽之哉！

談徐世昌

五

徐一士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甲戌九月十三日)，徐氏八
十生日，在天津英租界味多士進餐所開茶會，招待親友。
門生故吏，踴躍一堂，頗極一時之盛。徐氏對來賓致詞，
略謂：「今逢八旬生辰，承諸位親友光臨，至為榮幸。人
生八十，在青年視之，固覺難能，而由我輩以視青年，尤
表尊重，因為青年之前途無限，希望尊重其由少而壯，由
受教育而為國家做事。今日因家地位如此困難，復興國家
之責任，不能不屬於今日之青年也。」來賓雜語竟慶致詞
特舉華府會議事，略謂：「華府會議為總統任內之一大
事，竟廢躬承指示，為國家爭回不少已失之權利。」繼由
方覺慧致詞，論保持中國舊道德之重要。最後由傅增湘致
詞，則稱頌其老而好學，著作宏富云。徐氏自解大總統任
後，不作政談，示無再起之意；是日之言，以復興國家望
之青年，乃示繼未曾不以國家前途為念耳。(徐好著硯，
亦獲收佳硯不少。)

繼後二十年前，民國三年徐氏六十生日，時方任意世
凱之國務卿，世凱附以聯云：「華髮共屆時，四十年金石
倫交，布衣昆季期偕隱。」丹心同愛國，德兆人鈞術養生

，帶礪河山祝大年。」徐有輝韜之水竹村，亦有安陽(彰德
之祖上村，均退隱之基地也。世凱始則謀終身總統，繼則
進行帝制，以至失敗而死，備極艱難，卒成廢語，徐後此
曾小隱水竹村矣，而民十一下野，竟未克再作「村」居，惟
於書畫自署「水竹村人」，聊寄遐思而已。所謂水竹村者，
景物清佳，實為徐氏所擇樓不惑。徐有「水竹村記」云：

村在輝縣西南三里，西北距蘇門六里而遠，百畝入淇之
文第五，圍注環市，高宜弄麻黍菽，陔宜采牛，獲宜藉
，一歲再熟，窪下宜葦，漁池將交交錯，地尤宜竹，衛
許「歸彼淇澳，采芣苢」，咏讚水竹之成，却益體其勝
。余既移居辟除，地極遼池，益多植竹，川名曰水竹村
。舊有兩樓西向，復為北樓三間，通局為一，竹四面環
之，顏曰竹隱。前為堂，題曰歸田別墅。每當春夏解藉
，墮地聲葳蕤，揮以稍葉，蕭蕭搖風，式夏擊竹響，太
行之雲西嶺，半掩落日，綠陰如帳，有屋凡序，皆舍碧
意，水澗澗掩竹間鳴，挾津濟與暮會流注而下，耕農者
獲無訖，清清泠泠，泉聲自流天籟，新符廷香，游魚出
沒可數，悅目適耳，悠然與神會，不待心外門，臨百畝
也。村內田舍半宮飾焚燼列，半區菜園果園鳥巢也亦

嘗爲麻坡安爲勢之則，亦必分間殺，獲病艾魚蟹之鮮，燕麻棉蒜蒜之饒，秋稼如雲，冬舍如棉，此又稻稻香蔬酒醴燕膏，於是爲具。村外東升北陌，杖履往來，親儉朋從，尤多溫厚足余之士，彼燕游燕，樂數月夕。

昔先者文白髮行邊，對酒解樂，謂不如去春月下，倚蒿松，聽長笛，悠然忘天下之塵；別茲村既有室度以辟燥溼寒暑，動植駢列以供賓客祭祀，又有水竹之清鮮高潔，山川醇美，風俗敦厚，諸儒之流風遺物，尚求雲沐，足以俯仰瞻眺慨慕流連者與？余老矣，久懷歸耕之志，以期於益寬大明德宣著之母忘，而寬以宏業，緣以施仁，庶幾乎吾蘇門諸儒講學之遺風，不致以老居田間自快也。

其所爲詩，寫水竹村者，有：

〔爲安定君擬水竹村〕我從共城來，說我水竹村。萬竹圍村舍，一水抱村門。曲折石橋遠，窄徑穿雲根。小樓三而起，衆採漫翠尊。老屋貯稻粟，新茅蔽前軒。樹留銀榆柳，地多菱藕繁。業字界溪流，平聲接板垣。太行山已來，聲瀟湖泉源。村東蓄水閘，翻雲覆浪喧。四時耕耨勤，日夕惟灌園。相將挽鹿車，脫我塵籠樊。貯我水

竹村，食料皆笑言。我耕熟短楮，君暇傾瓦甌。我吟悲寒暑，君隱忘晨昏。閉田謀黍稻，披曉踏蹄豚。歲時勤鄰里，親戚長兒孫。既耕亦以讀，村俗古風敦。與君豈雙白，相攜老田原。

〔水竹村寄景〕紅塵驕頭放石榴，綠綺淋漓染桑時。鴉野埭成方塊足，錢老貧中三麥秋。半水半山花外路，宜晴宜雨竹間樓。卜鄰欲置梅溪近，從古名賢此釣游。

〔水竹村問題〕帝鄉如學碧玉灣，田園歸去一團圓。舉通淇澳三分水，屋脊蘇門一角山。春至鶯花開草間，秋深風雨閉柴關。讀書有暇勤耕藝，漁子樵夫日往還。

〔村墅晚晴〕淇淇輕烟柳散行，池亭及定覺荷香。山腰嵐氣收殘雨，水面寬飛帶夕陽。淺草平坡踴牧豎，破帆斷港引漁郎。豆羹晚食充腸美，獨立村邊看稻粱。

如所云，水竹村蓋可謂境界仙都；〔村〕居誠堪樂哉！安定君者謂其妻唐氏也。（唐卒於民國十九年。）

你在勝清，所謂受恩深重者，有「恩春記」，列入其一。序修天津徐氏家譜。文云：

聖治以成德至仁，禮遇臣下，歲時聖節，自宰執以達卿或，外而將軍督撫等官，食有魯子，品物之隆殺，各視其秩而定爲制。惟補大臣，則定制之外，時或特賞，鉅

奇金玉，如玉果蘇，一器之良，一味之美，深宮欣賞，靡不與共。恩意之周流，雖家人父子無以遠也。世昌嘗學小儀，遺述明聖，淵登新籍，居翰林者十七載，壬寅而後，尋許九重特達之知，不數年以候補內閣學士權兼兵部，送督撫府，出鎮陪都，入登臺閣，凡臣子得達之寵異，無與不預，無賜不優。……（詳藍屋史思賜。）為序：世昌之所統者，誠至優極渥，幾以加矣。天假之年，不即委謝，尚願以憂惠發生，歲歲年年，長承我皇上之嘉命，听夕頌禱，其何能已？用著於篇，告我子孫；且以見一代恩德之厚云。丁巳上元節徐世昌記。

丁巳為氏六，是歲設有復辟之變，明年徐為大總統矣。山東日照丁氏所藏太師鼎等四器之於徐氏，柯劭志成之也。徐喜而作「得鼎歌」，并以小序，云：

丁巳冬，日照丁氏得其所藏之太師鼎，太保鼎，克齋，克鐘。此四器者，久為徵求者企家所注意，實為世間至可寶重之器。柯有夙雅力勸予購致之，始獲得此，亦會生好古之結習也，復借柯前之子昌泗為斂而著錄之，因作得鼎歌以簡柯前。而亦壽類，來函而高授附焉。或謂徐類以得太師鼎為晉陸太師之祥云。

徐久官翰林，未嘗文衡，頗為憾事。迨甲辰（光緒三

十年）已購斯藏，乃克末次之會試。及進士科考閱卷大臣，雖猶視鄉會試考官暨學政為有間，要可云懸情勝無，是足徵北洋派其祖準鴻學也。（鴻章用翰林起家，以終身未嘗文衡為恨，並此類閱卷之差亦未得。）其所為甲辰同年錄序有云：「策論之試，甫定於寅歲，科場之制，遽違於辰年。余於是科，獲蒙閱卷，舍元殿上，曾鑄金統之持，光範門前，細數曉曉之列。馬融晚性，惟受琴音，徐漢瑛牙，猶思轉囑。」詞氣有悲喜交集之概。

以上所舉，亦可略見徐氏詩文之一斑。適將時初熱文藝，後以刻意謀求，晚年詩文遂漸為人所稱，其書畫之名亦漸起，而在徐氏皆為徐弟。蓋均有相當工力；若連謂已優入大家名家神品妙品之域，徐亦未必以斯自信耳。

其所著述甚夥，有：《退耕堂水竹村人海西草堂各詩集》，歸雲樓題畫詩，疏濬遠學，大清藏稿先哲傳，東三省政略，歐戰後之民間，華府秘笈，晚晴舊詩園，明清八大家文抄，明燭長編，清儒學案，大清藏稿香微，顏季子書，顏季子，顏季子書，顏季子師承記，將文法言，歷代史治舉要，歸雲樓碑譜，繕修天津徐氏家譜等，可謂繁富。雖或假助徐友門客，不盡出于己手，而勤學好文，老而弗倦，自為有徵也。（徐此心文翰，用志不紛，起居有節，暮於

顯養，年已篤老，而神明不衰，可謂期頤之壽。

其曾祖慶鈞，道光丙申進士，別南即川知縣，署光州直隸廳通判。祖思穆，河南開封府中河通判，歷署下南、北河同知，前歲中河通判，代理黃沁同知，後補直隸州知州。父嘉賢，未仕。早卒。嘉賢有子二人，世昌居長，世光次之，皆在雋生長，故以天津人而操河南語。（世光官山東時，頗與豫人認同鄉。）若世昌為大總統時，以交通文兼領津浦鐵路局長稱政地要人之徐世章，則其堂弟。

世光與其兄為光緒壬午同榜舉人，以捐班同知分山東，任差河工，保知府。世凱撫魯，薦隨青州府知府，故又為調補濟南府知府。其後以候補道充光緒院督辦處及河防局等要差，以紅道稱於時，歷署濟東泰武臨道，山東督糧道，簡授公棗青膠道、萊東海關監督。國變後，初不欲再出，後頗靜極思動。世昌為國務卿時，值河患，言於大總統（袁世凱），起使督辦濰陽河工，除其體制，優其經費。世光聞府視事，咸使一舉歸清河道總督管轄。工竣，世凱復任以道員河道督辦，未幾辭去。民國十八年卒。世光從政有幹員之目，特才略器度，不遠世昌；亦頗好風雅，喜作書畫。書法與致似將其兄，繪事則弟及。嘗為候補道時，寓濟南城外「東流水」，書門聯云：「水向東流，城北徐公奕鶴。」門庭西爽，濟南名士牛初居。」蓋示不同俗吏也。世昌無子，以世光之子結直為嗣。

（完）

柳亞子秣陵悲秋圖本事

陸丹林

「莫重東西風白下，平陵曾倚碧春。國魂多少壯弘血，不是曹家菜豆。翻覆陳，痛一代魂屠，也死你夫手。天乎不弄！正奇氣字雲，圓妾替月，英絕年三九。捫心問，痛哭新亭時候。伯仁憐我難負，馬嵬白練香喉頻，慘抵男兒斷服。羞捧袖，秦劍剗沈埋，難扶仇人首！雄心憾否？但同秦健魚，清涼兌唄，虛禮空王會。」

——調寄摸魚兒——

這是柳亞子用呂碧城女士的倫敦使節古物自題秣陵悲秋圖的詞句，慷慨激昂，悲憤填膺，替友呼冤的氣概，似金光萬道，劍氣冲霄，一字一句，莫不含有憤慨的成分；亞子內心的憤懣，也可想見了。

秣陵悲秋圖，是亞子紀念他的亡友秋石女士所作的。圖實，圖有兩張，一張是南海陳樹人所作，一張是紹興諸貞扶所作，兩畫用筆用墨和布局，各有不同，但求冷蕭索，則沒有什麼分別。當樹人寫此秣陵悲秋圖的時候，亞子恰介進者，感慨萬端，即提筆寫了一篇別體小序，其感慨難，是誠是血，其使人沒有方法來分析。序云：

「嗚呼！此亡友秋石女士成仁紀念也，弟青谿之碧血，高頑無情；陶白練以紅顏，楊環同命。故人慷慨，

哭祭酒所由興悲；賓客飄采，黃祠都能無故呢。何況伯仁由我，痛哭新亭；魏香橫行，秣陵東顧。錦標厭識，難尋碎玉之痕，香塚黃昏，絕少埋憂之窟。嗟夫，嗟夫，兩思當此！戊辰八月，余游斯地，河山猶是，人物已非。乘強卓林蔭間，攜尊酒其之，更乞陳子樹人繪圖以紀。嗚呼！返魂無術，何來不死之香？文字有靈，庶慰沉寃之魂！凡我朋朋，幸題為焉。是為序。」

文中所說「戊辰」，即民國十七年，亞子避南京城外，吊祭秋石之後，而請樹人繪圖者。樹人在畫上題有七絕一首，詩云：「才洒新亭淚尚乾，靈魂招不到紅顏。霸國終古都陳迹，忍而棲風下蔭山」。貞扶作圖之外，也題詩一首，詩云：「天下傷心又此秋，魂眉肝胆世無傳。石頭城下棲霞道，痛哭應空掃紫標」。陳詩兩首，詩詞雖然有些不同，但傷悼情緒，則沒有什麼別異。

秋石女士，是江蘇吳江縣的蔡芝區胡蘆兜鄉人，屬分湖舊族，耕讀傳家，故他的先人，都周知民困，且多隱德，對於反統治土豪劣紳，屢獲農佃，是他們的遺傳性。從亞子所撰的秋石女士傳，則知道秋石是一個有學問，有氣節

，有主義，有寶鏡的女子了。傳謂：

「……君生而明慧沈與，體尤健碩，既專業上海中國女子體育專門學校，選服格履門集美女師。萬里浮槎，無惡則可憐之邑。居久之，以及疾時。民國十二年，掌教松江景賢女中，與象李恂俱墨墨，始加盟於中國國民黨。時女子前髮辮未盛行，君獨感激新潮，毅然去其辮髮，思為世倡。鼎齋先生（鼎齋是秋石的父親）亦弗伴，馳書嚴斥之，君報復曰：「夫人苟終弗替兒者，兒且遠去北國，終身不復爾家矣。」事乃解，其夫性強，亦如此。」

這是敘述她的出身和服務教育界的概況，和她思想新穎，志氣堅決及加入吾黨的過程。至她和亞亞子努力實務工作的事實，傳中亦詳記之：

「十四年春，服務蘇州蘇里女學校，余與君同里閩，女弟均推為君同學，尤服就君。君以是擬往來余家，頗余未讓君胸中之所抱負也。中山先生既歿，里人間會迫將，君公理華界，陳朝慷慨，一虛盡勞，余始心服君，欲以黨事相薦矣。是年夏，江蘇省黨部成立，君被舉為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余所推教也。……值孫傳芳舉兵逐楊宇霆，江浙騷然，道路為梗，君扶病問關進上，盡瘁工作，共事者咸噴噴稱道弗置。尋以資望被推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江蘇女代表，出

席革命軍地廣州，志氣益發舒。十五年春，君自粵返滬，余亦始親省部事，同寓居於法租界望平街永吉里三十四號機關部，每與史女士談話諸人，促膝深談，至午夜弗休，明晨復早起治書，無倦容。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陳墓行其墓禮於南京，有英人諸報擊余，賴君與唐嚴玉莊元勇諸女士護衛得脫。北平「三一八」之役，劉和珍等諸先烈既殉難，滬上震動，君激昂奔走，晝日開會演講，足無停趾，口也停休，猶以精力入上海大學為旁聽生，研究社會科學。出版「吳江婦女」，提挈救解神運，余益佩服君精力之驚人矣。時余以一身兼領中央雙省都請要職，復負指導故鄉實務之任，謗議叢生，恚咷君與李恂墨墨是賴，余拱手交成而已。特以坐實實話之職，俟君理部務，一時文微都出余手，墨墨每戲呼余為婦女部秘書者，蓋嫌此也。……禁房弟出者數月，其間嘗一至滬上省君，君方從寧東游行南京路示威，幾為偵者所窺，倉皇走余家，備悉其現狀，余嘆之，親到室沐浴飯，已復奔走如故。明日余歸，君冒大風雨走送沈沈路南京車站，語絮絮能盡。車行猶望見君求碧色油衣，勉男子起，植立而中，揚巾揮手為別也。嗚呼！誰知余與君相見之煙雲此耶？」

秋石女士在軍閥混成世相變心的環境中，不屈不撓

力熱忱從事革命工作的經過，我們在亞子爲她所撰傳記中，已可見斷人確爲一新的女性，富於革命性的女性了。

十六年的夏天，亞子攜難，亡命日本，六月六日的夜半，在東京神田區の日華會宿舍，忽夢見秋石來索他的衣袂，辭觀雲獨已進，快些自行打算，亞子驚愕而醒。第二天的早晨，接着她的林林均樸的信，才知道秋石的凶耗。可是秋石殉難的原因和地址時日，至今還得不着真實的消息。有人說她是住在南京某旅館，託名金桂華，被北敵偵探私捕，和女友陳君起一同被殺死。也有傳說她和墨根同時被捕，一同被縛着放在麻布袋裏，再用亂刀攪刺，血流如注，把屍拋入江中。傳者紛歧，不知誰說爲是。但秋石之給仇人誘捕，暗殺拋屍滅跡，是鐵一般的事實。

亞子得着秋石噩耗之後，有紀夢一絕云：「血花紅染好胭脂，美絕眉痕入夢時。揮手人天成永訣，可即而八是男兒？」過了不久，在東京郊外佛天庵，又有三哀詩，第三首是爲秋石所作的，詩云：「英絕眉飛故自奇，難忘病榻繫心期。豈風吹墜華鬢刺，倘使魂歸后土祠？」佳音苦調，讀後而不愴然的，想很少罷。

秋石殉難，屍骸遺棄無着，於是她的故里無多墓旁，墓邊求冠塚，碑字是子右任寫的，文曰：「嗚呼秋石女士紀念之碑」。本來革命黨的精神，是做人類不知名的犧牲者，馬革裹屍，才是黨人的心志，埋骨都不是自己的所

期望，怎樣還想着留名呢？亞子之所以和張家的親友經營秋石的衣冠塚，無非是給後人瞻仰的處所，盡後死的一點責任罷了。秋石衣冠塚墓好之後，亞子用自題林陵忠秋國督額，填撰魚兒詞一則來誌感，詞云：「豈真一坏黃土，膚功今日才奏。揮毫何事能成蹟！捷地尚土積豆。雙壁，傳情別索衣；未抱瓊瑤手。漫論天壽。算死無餘，生運有恨，同此罹降九。求冠塚，三載難陀時候。渾疑鐵的終負。一朝突兀雙碑樹，差慰衆羅履。休捷袖。盡大地空黃，血灑寒龍首。芳魂知否？倘希帝能興，蒼天當死，刻盡窮奇骨」。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德秋石三十一的冥誕，亞子撰時感章，賦詩一章，詩云：「碧血紅心幾淡痕，每逢初度一招魂。鐮刀猶水成孤注，烽火連陽忍再論。空有雄心調洛蜀，苦無長策挽乾坤！年年時酒悲私祭，風雨危樓靜掩門」。這是恰在「九一八」之後，河山既異，人物又非，無怪詞氣更加悽厲了。嗚呼，死者重於泰山，死者難於鴻毛，秋石女士的慘亡，足殉主義，決不是鴻毛所可比較。

末了，亞子把林陵忠秋國督額成冊的時候，我也題了二十八字附在冊裏，表示一點哀悼心情，今把他錄出，當作本文的結束吧。我所題的，是：

「君足林陵忠秋容，我亦頂湖感督後。秋石慘亡伊情死，青天碧海淚同枯」。

湖上文苑

詠史

天徒

控弦萬騎鎮平城。坐使天騎希漢廷。陸華深澤俱惜死。入
 初信陪只偷生。安邊終出城盾力。靖史空嗟馬邑兵。稍春
 曾孫時上策。復能能道術長平。朝沙揀地斃剋。對屋
 青衣一利那。麻筋設天惟掃塵。蕭牆伺隙便揚戈。坐教河
 洛枝乾滿。廢見江流通船多。我自聞雞千載下。曉樓愁對
 古山河。萬東臨邊慶房營。尚堂於此策先聲。寇原能往
 將安避。我但求和豈受盟。滿腹甲兵真破膽。兩河大氣自
 成城。柳教蘇波稻陸學。土本勞勞香滿莊。神州設笑著
 邊陲。南面稱王北而兒。五代君臣多似子。一時製雅雙諸
 極。凶人婚嫁實相保。末世江山竟可移。他日徐常征戰苦
 石家新伯未應知。

和天徒詠史四首

題詩

春閨百二舊長城。使節何時見漢廷。胡馬當年飛鐵騎。干
 戈此際滿蒼生。蕃邊紅進縱橫策。披鐵運輪左次兵。誰向
 中流收誓辭。馬方多難未能平。荒涼白草接鮑鮑。胡大
 空花付禪那。解行技天能認國。魯陽返日不揮戈。側身天

地風塵老。萬目餘淚涕淚多。今日華夷真異辭。橫濱板蕩
 等江河。落日城頭照大營。夢中華嶼渡河聲。結理錡
 應難舞。戰既無心却許盟。大洋魏蛇勢趁陸。八關虎豹控
 專城。北人痛笑南人笑。宋廷元未訂。風雪漫天滿戰旗。久輕
 一擲薄羅陸。狂說孤瀛是可見。未必從新橋上客。不妨對
 酒神胡姬。偏安已覺朝庭小。重器還從北前移。莫向新亭
 頻灑淚。安危到此幾人知。

金縷曲 共華書來述其女友王覺彩事感賦此詞

和亞子

同病梅村絮。幾年來草間偷活。魂歸時候。慚愧爾等如
 戰士。輸與紅妝不朽。廢我索雲秀練舊。對夫風利惡夏地
 恩。恩履履軟玉兒歸手。飛血肉。志母負。揮金贖取文姬
 久。莽天酒。助會決絕。珊瑚絕後。豈是伊人甘落伴。使
 骨瘦嶺山斗。肯應應春詔如請。帶市沙場帶花惡。勝紅樓
 佳話齊眉壽。儘孤憤。付醇酒。

丙子元旦書懷十韻

風麗澄

四十無差至。棲棲一故吾。當前仍洛刺。惜逝只長吁。碎

念親魂夢。鼓棹隨舊部。歲行官道。遺世爭龍。繞室
魚千里。臨朝見一車。太王孫遊秋。都尉已歸朝。尊位嗚
何及。可天淡破枯。國仇深窟。敵愾夢。塵心知
貴。兜兜口平。死友獨待。珍重此眉。

六和塔訪僧

陳龍

一訪前朝寺。如然二客。塔鈴初日上。鐘杵斷雲封。僧
話已山雨。香榭東野。酒家在何處。江上數青。松
寂紫秋江。空日易斜。客心驚暮水。人面恰如花。傾
蓋非今雨。吟服者晚。越山偏招我。東去欲乘。

臨川宿青蓮山雨夜口占

王通

嘉祐萬言書。在。照官相書亦。許身銀與草。何
以空山聽雨。

紅樹室書畫集為丹林作

前人

雲間家世吾能說。珠海風流世已傳。脫手一書畫集。玲
看虹月壓歸船。

沈溪沙題來秋展植樹園

胡長

壽親當時事。遊。後林修竹德吾州。君今歸臥收園狀。
無限世家香未盡。還深嘉隆十年謀。畫肥華事亦悠悠。亦有
云頰香肥之樂。

沈溪沙題來秋展聽果園

俗耳爭已久。服。笠歌陳喜袖身。塵污沈畫卷香。其。
自在水流心不。悠悠翠額意相親。幽居正好越溪濱。

七月二十日晨偕室人率兒女渡江

明上文苑

至西興樞德沈氏樓終日薄暮觀
湖而還舟滯江心暮風驟發來者
咸為色變既登彼岸作四絕句自
慰藉

徐行

波口嗷呼楚運江。火船合境儼成雙。朝雲片片存秋浦。暮
竹前軒有吹。

山川於越清佳地。形勝何人說國陵。壯丁殘沙幾幾死。開
中光景白。

眼明骨肉風清息。手帖心魂舵快寒。巨浸漫天曾不異。撐
舟徒難得閑。

雲水文波浪作堆。遙人搖宇殿雄雷。險夷爭此炊煙頃。正
委尼舟共濟才。

港口對岸小憩

陳助

赤日散炎熱。行行思小休。道旁數間屋。悠然隨林。蔽
陰惟所。坐門使止。綠竹繞庭前。騎騎臨碧流。蒼蒼
各怡然。清風漲頰。朋情相相語。世情苦。馬得片
席地。日從此。津遠茂山泉。俯反悲神州。雅會實有
。華北雲正。山河恐移。失地何時收。無為效燕雀
。塵髮運自謀。

冬日寄懷亞子家生

周景

冬日晴窗有雪飛。嬌兒兒女小。用。失帆憤。驚
。無。東指河山。南。呼。知。

憶秦瑣記

高越天

一、飛蓋入秦中

吾人乘風游車向西北行，並徐州道經豫省，一路平原萬里，洪洪莽莽，管吹即覺有踏涉開襟之思。此過洛陽，則地勢漸形收束，峭壁千尋，黃河九曲，峭面以上，地愈峻，路愈曲，車行其間，如入鼠穴，抵潼始盡探境，車穿陡澗而過，止於潼關西門外。潼關原有金牛之稱，為西秦之門戶，倚山倚河，形勢雄偉，今則狹道貫通，已矣往時之天險，登臨極目，編「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之句，肅然增懷古之思。黃河平時水落，河面甚狹，對岸即晉之風陵渡，開度不及錢江，惟水漲時，則奔騰滔天，挽泥沙而下。一入豫境，則兩岸少山，僅恃堤防，河床日高，水流愈急，易致潰決成災。余登潼關城樓，俯瞰黃河，感從中來，曾成一絕云：

「潼關城上望黃河，萬里東流感逝波。魏代中興功未立，秦皇此策律何。」

由潼而西，進入關中。車抵五車，據香蓮翠，別具一種雄拔雋秀之致，較諸東南名山之用墨松翠者，又別具風格矣。

二、今日之西京

長安為秦漢唐歷朝之故都，過去實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雄偉雄偉，威權崇高；街市規模闊大，尚存先民豪邁之遺風。顧自五代以降，關中已非帝王之都，重以秦風風為征戰之要區，流離兵燹，近知清末之回亂，民元以來之匪災兵禍，繼以飢饉，關中人民之慘罹鞠凶者，不知凡幾？長安逆氣落不堪。這十九年中央兵力到達西北，二十年火車通至潼關，去年通至西安，中央又明令升西安為

陪都——西安以後，北方建設，頓呈一日千里之觀；馬路四通，層樓迭起，二三年來，漸具現代都市之模型；電燈廣與自來水廠，亦均在積極舉辦之中，預計物質上不久當能與鄴汴等處媲美。至於西京之天然景物，則秀麗不及吾杭，偉大不如北平，雖八水環流，（泾、渭、澇、灃、灤、洛、渭、洛、渭）南山對峙，未央宮、雁塔、曲江、茂陵等處，俱足供吾人之徘徊懷古。而遺跡多荒，文迹亦阻，斜陽衰草中，憑吊斷瓦殘垣，實不勝「木末高代六朝宮」之感也。

三、與君約略話秦風

秦俗勇武質朴，勤稼穡而樂於戰鬥，讀小戎和鐵之詩，尚風七月之章，秦民個性，雖無若揭口惟六十年來相善相愛，俗尚日趨。近來政府採取分期禁絕之法，無收效尚顯遲鈍。秦人生活極簡單，大布之衣，麪糲之食，較諸米商之衣綾羅綉珍者，其奢儉固自有別；居處多有穴而無床，近

山原者，多陶穴而居，名之曰「窟」。
窟因土質係黃土層關係，堅實耐久，
不崩不圯，亦無潮濕，冬暖夏涼，居
之甚適。惟光線不足，較易積日。其
他城市中之窟宇建築，則大都為一大
方式之口字形，無論大小，一成不變
；屋頂多為四角飛簷之宮殿式，因而

量少，故翻瓦甚薄，且僅以黏土；雖
多為厚土色，故彈如西京之萬戶櫛
比，而自遠望之，灰黃一色，與大江
以南都市之瓦青櫛白者，又具其趣矣
。民家多畜驢馬以代步拉車，驢馬多
有青海寶夏甘肅榆林等處來，驢騰汗
血，瘦骨如柴，民家多種甘菊飼之，
揚鞭驅使，實悶足絕，唐人詩中所謂

『西北少年遊俠兒，垂鞭笑上酒家樓』
者，時於今日見之！秦人飲酒，多為
高粱，以產於鳳州者為最佳，稱為貴
妃酒，時烈異常，入口如火，三杯即
陶然。余嘗笑謂李白當年能飲此酒一
斗，不燒大量。又有甜酒，名片白酒
，甘那異常。貴酒又名苦而酒，僅仿

紹酒而成，色香極似，而味不顯，多
飲則頭痛。紹酒自火車運後，已有運
到，惟價甚昂。最佳者為秦地自釀之
葡萄酒，純質香美，勝於舶來品。余
常痛飲沉醉，登城慨念秦皇之遺烈，
感賦詩云：

『葡萄酒酒醉骨門，秦帝三秦帝
子魂。一統未成四塞固，六王已尋一
皇尊。空聞大雷穆周鼎，小暴長城固
漢秦。至竟後人誰似得，蒼蒼霸氣踏
中原。』

千古懷今，並表吾漢族自強之精
神，日趨衰頹，秦風不作，國魂誰招
了加里波利進軍馬而再飲困之悲，抑
亦有志者之同情也。

四、碑林雁塔牛頭

寺瀟橋及其他

西安之名勝古蹟，因日久無人整
理，日趨頹沒，僅留殘跡。現可遊者
，僅碑林雁塔牛頭寺三處，碑林成碑
甚多，惜古者因屢損故，字跡多漫滅
，失其神采，近代者又少佳品，惟摩

挈觀覽，尚多靜趣耳。雁塔有二，皆
在城南，小雁塔離城不及三里，大雁
塔離城約八里。小雁塔因地震中裂，
已不可登，大雁塔尚可登眺。自廿年
朱慶澗將軍到寶興修塔下寺院後，稍
具蕭瑟規模。唐時道士於釋祠後，奉
遊曲江，題名雁塔，一時視為盛舉。

今則曲江久沒，雁塔僅存，浩莽今古
，感慨係之矣。牛頭寺亦在城內，辟
聖杜少陵曾讀書寓於此。寺在一小
阜之上，嘉木蔥蘢，高山當戶，杜曲
索曲皆在其左右，俯視平曠，川原清
澈，確為一遊覽之勝地。杜少陵在其
內，遺跡無多矣，高風尚凜然，塵芥
之餘，覺此老蹕遊，而其遺跡光顯千
古，要自不朽也。瀟橋在城東十五里
，是為終生，捨妻棄初嫁外，川竭伏
泣，長橋彌帶，先無足觀。西安城內
有公同三處，以蓮湖公園較為清幽，
他若五典城僅一土窟，祀不見短俚流
行於戲劇中之王寶川。臥龍寺僅殿廡
數，粗則更不足述矣。

三國索隱

四、「三人結為兄弟。」

按世俗所得桃園結義之事，千百年後，漂漂如生，按之正史，僅關公伴一先主與二人竄則同床，愚若兄弟。○又張飛傳：「少與關公俱事先主。關平長數歲，飛兄弟之。」寥寥數語，足為俗傳兄弟之一證。其他無可據見。

五、「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潘眉曰：逆世皇家書，推關公以四戊午生，和侯以四癸亥生，此無稽之言。考先主起兵，在鄉里合徒，關張往從之時，為獻帝初平元年。若關戊午生，是時年十三歲，張祇八歲，殆不足據。關僅長飛數歲，張非癸亥，關亦必非戊午。初平三年，先主已三十二歲，關張與先主，年當相若耳。按關公戊午祖侯公亥，今皇相家高據之歷歷，要不足效。惟初平實為中平之誤。初平三年，先主確為三十二歲。先主起義兵久矣。要之關張二人，史不載其年序，豈不可效。陳壽蜀志，於本書年者，僅先主、諸葛亮、龐統、法正馬超，其餘皆不書年。魏周平殲七十，乃敘事中偶及

之，不關義例。

六、「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

操父嵩，本姓夏侯氏，因為中常侍曹騰之義子，故冒姓曹。」

世論陳壽三國志，以正統在魏，為世語病，登陽朝目，正之於前，演義正之於後，人心大快。不知承祚之不能不以正統在魏者，蓋有承祚之苦心。承祚為人，骨得天下，與魏何異。承祚得魏，即為得晉，亦必不得，身且得禍；故不能不採春秋義法，隱下魏既，使後世讀其書者，知其苦心。故王通論新曰：「其體與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史致其論，與承祚本書，可以相互發明者，觸類而足，特錄者之不察耳。

曹氏世系極亂，祖父騰，出身關整，父嵩則為果子。承祚若為曹氏諱者，則魏帝本紀，儘可起於曹丕，祖述魏武，而掩其三世之亂。紀曉嵐云：「承祚撰浩史記周秦之例，不能始於曹丕；而此始於曹操，實不及魏書敘事之得體。」所謂可已而不已者；意亦指

此。不知承行之意，正欲著極跟隨之行，其進之路，以明魏統之不正耳。故於攝本紀，始稱太祖復稱公，復又稱王。曹丕既篡，遠遜舊事，則復稱太祖。一傳之中，稱謂曰易，冠履倒置，以見曹操跋扈之迹。丕之篡，成操之志也；且孫權據有江東，雖為帝者，承行仍權之。獨於昭烈，則始終稱先主，其明以正統與魏，暗以正統與蜀，亦甚顯。後人不審承行者意，受時代拘束，兼筆不得自由，乃謂陳志不及范書，甚且不及漢書，不亦冤乎。

度承祚之心，於若有甚深感於魏者，劉知幾史通稱謂為「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感德，其惟武王」。夫魏武德德及多矣，世系雖殘，尤不可言。勝既列於國人，焉復著其篡子，孰不能如漢義之督野，曰「播父為本姓夏侯氏」，但列傳中以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夏侯尚同列一卷，按之史例，夏侯與曹，同為宗室明矣。而夏侯楙復高清河公主，夏侯衡亦娶於曹。出生本末，穢亂其名，則又野史所不敢言，而陳志言之矣。何義門獨引夏侯尚生之事，以為曹氏攝養，出於故國傳聞之語，是誠忠厚之至矣。

春池館詩話

唐五此

成唐佳詩，敦厚高雅，真仍佳詩精神韻度矣。然其格調亦何能與成唐相擬。船山謂「樂編夫者小喜集」一首，似許「黃河遠上白雲間」相為優先，在時明月猶落思路中云云，未免阿其所好，標榜太過。船山上不取前後七子，下不取韓柳，所推服者惟真仍天池。不知後七子中余州實有佳詩。其正德宮詞七絕一首云：「夜半燈燈出未失，俄傳拜舞向平陽，六宮處處如秋水，不獨長門玉溫長。」則真唐人格調，唐人意境也。船山亦不選錄，知其於此避，尚隔一層，真仍在南鄭取余州集塗抹之，遂運余州。余州見之慷慨曰，吾知更有塗抹若士文章者，在其後也。余州此時客氣已消，真仍則方感氣勃勃不可遏。船山既欲進步真仍，此所以撥余州詩不錄，亦門戶之見也。天池則自謂詩不知畫，船山則頌之不置，畫山歌用香甚奇偉，然用字淨猶。船山獲七子優裝蘭羽，而獨管此詩為最深遠壯。然亦安能禁後人不視此詩為優裝其德乎？惟「甲使初塵跡不飛」一首，確是佳詩。而天池連調又一首云「聽頭帝氣杆兒強，打鬼年長二十卷，塞北紅松爭打象，江南白竹松穿遠」，而船山亦力為宣揚，譽為劉夢得地地句，則近度降矣。又如真仍「天開黃竹當輝楚，地澗西臺接麗江。」明明是秦太白上皇西行張句調，乃謂較太白原詩深遠十倍，能服太白之心乎？

(完)

湖上散記

陳小燁

一四、秋獄

徐錫麟事敗，隸軍同室，密電請

秋瑾，紹興府黃福因與瑾有舊，下來

連瑾入署，欲就席開榻之，而瑾已覺

，遽起不往，貴遂發兵圍大連學校，

死數人，搜得之，親坐堂上，行列庭

炬如畫，刑索錫麟相問。時瑾衣映水

，鏡鏡可憐，然自恃與黃福舊識，莫

不死。黃福則視為奇貨，意在周內，

還不待其供，即定讞。方其交刑，秋

供一秋字，黃福即曰止，法保官足義

實，即命拉下，發縣獄看守。自捏偽

供，是夜渡江。見某司，欲叩換獄，

某司以為夜分過子，恐不得見中丞，

而責福以為不世功，又語遲延促變，

某某司手單數語，因見中丞。中丞大

駭，繞屋走，手足無措，以電話詢路

總辦湯警仙，問秋瑾如何人？曰革命

實也。遂議定就地斬決。再申，中丞

，增報也。秋既入獄，至明日落幕，

嗚息嗚定，自以為黃福德舊，無事矣

。某解刑具，具紙筆作者，忽門外人

聲鼎沸，喚序門；門開，燈光燭天，

兵士列隊如臨敵，秋足懸，戰慄不能

勝一言，淚霑衣如洗。兵士嗚哨之，

秋思曰：法督息嚴，容我設神片刻，

有梅開縣官。縣官至，秋問以罪大究

犯何罪至此？秋一見黃福，死無憾。

縣官曰，法寬，吾知之。然貴福必欲

殺汝，法不知耶？秋遂不言，較牙有

餘，乃與縣官約三事：請作者別訖友

，臨刑勿去求，勿垂首垂粟。縣官依

違之。即有兵前後擁掖，秋念曰，吾

固能行，披何為。至軒亭口，復云，

容我一望，有親友來別我否？張目四

視，冥然深夜，復閉目曰，命夫！遂

遺囑。其死，以手抱頭，冥踞，形如

伏柱。宗族推遷坐，善板中野，其敢

改。桐城吳芝瑛稱其寬，以為秋瑾

雖自恥斯之才，而實為革命之想，乃

鳩資購隙地而冷掩葬焉。御史當敬

，擬以入奏，以為國刑革法，其過於

也。有旨平暴，嚴學吳芝瑛著書辱等

。署議與作，錄漸交電，視為大故。

而廷旨其挽，卒賴其教會既說，始逃

免，秋差卒廢。革命後，乃稍稍修葺

之，畫復故觀，佛亦其西，曰風雨亭

。其書悉出於芝瑛夫人，則儼然又以

瑾為有功於國矣。夫革命之際，其事

有難言者，瑾之獄，無論矣。而芝瑛

義勝，錄此竟垂天下，供官履履道傳

云：人有為義而無所犧牲，不歷險難

而合名可以坐享，則其事無待於賢者

。此吾於康夫人之事所為重有感也。

一五、話經精舍

余由國某姑理精舍，集士子講學

彭剛直方遷居湖上，互蒸鱖魚，結爲相好。雖是曲閣名聲益盛，執費而求一見者，日幾數十人。聞者按費書名，約二十金者坐之坐隔，時人比之登覽門。一日，有偉丈夫求見，鬚眉皓然，長七尺以外，披大紅斗篷，廣袖直履，昂然邁入，聞者阻之，捫索費，大怒曰：汝不識文書耶？吾隨曹左八百萬軍中，未嘗費一錢，而謂咫尺門牆，乃拒人千里之外耶？其聲如雷，彎曲圍出，文若把其臂曰：吾以若爲天下士，故奔波不遠千里，今知其聲名，乃銅臭耳，揮首欲去。曲圍被攔，覺五指鉤距如鐵，不勝楚，忍痛詰其求曰：先生止，吾不知非爲君也？竟贊，正以範俗士耳，豈爲君說。○文大笑曰：敬吾止，則止耳，何肆爲，因共坐堂，柳冠几上，日光腹腹如展下電，四座感贊。○曲圍欲爲介見諸士，曰：毋庸，吾姓名不足驚人，但

陳小樓 朝 上 戲 記

護刀殺賊耳，胸無半冊者，諸生嗚呼，吾所最畏，願得先生爲我謀想一章，足濟我平生用者。曲圍勉爲謀用易大杜利貴一見，文喜曰：美者言乎，小人用杜以收，君子以閉則窮，概半願落，不能退，不能進，難取則吉，其言不表，用其策也，今而後吾知所勉夫！解其劍，贈曲圍曰：吾亦何爲帶牛保積，長揖而去。○或悅之，曰：吾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是亦足矣。○多聞則疑，多見則亂，何必留。○曲圍聞之歎曰：其人者，其聖人之徒歟？勿憚改過，好勇進我，見首而不見尾，真神龍乎？爲之忽忽累日，終不知其爲何人也？雖走亦不敢報天下士矣。

一六、錢糖虎林

錢糖稱名最古，作錢唐非，作泉唐亦非。昔華信以海潮爲患，始謀築塘，而泥遠難致，乃雜錢於塘，出令曰：限三日，積泥一塘者，易錢千。眾覲生不信，明日又說於眾曰：泥一塘，錢二千，眾稍信至。○然得泥猶不及千擔。○至三日，又增其值曰：以十千，易泥一擔，眾大驚，全城如狂，無老少皆將泥而至。○日已暮，錢亦罄，至者猶續不已，乃曰：吾有限日，而父老不至，未嘗謀夜，今雖有泥，無所用之，胡不負歸？眾大失望。○然負荷而來，有大破焉，既失其值，則泥也，復何所貴，盡棄於江而去。○頃刻之間，積泥成塘。○虎林，避唐時諱，改虎爲武。○先是萬松嶺有虎，數傷人，聞里患之，求捕虎者，而虎勇甚，捕虎者死於足，又數殺犬。○一老人，能致來，自言善捕虎，願除一方之害，眾少年聽之曰，以吾併壯健，且耐不敵，何忍使犬就木之年，而葬之虎口。○老者笑曰，吾祖若父，死於是矣，求正首領，吾又舍此安適，錢

乎入山，鹿尾麟之，欲觀其異。忽履
風過，一虎斑斑撲老者顛，林木盡斃，
，老人佯揚手，虎仆矣，伏地雷吼，
頃之再起撲，老人似驚，又揭左手，
虎遂不動。老人抱臂呼曰：來來，為
我捕死虎，家樹踏踏莫敢近，老者抱
虎而起，乃大驚，爭拜於前，求其斃
虎之術。老人曰：是沙虎也，蓋薰之
所化，故用身堅甲，不畏水火刀劍，
獨雙目垂脫，吾得攻其隙耳。吾自斃
虎以來，未有發兩石者，此虎乃再伏
再起，傷我右臂，非還左右，吾身亦
殆；然亦虛矣。言已仆地大甯，化虎
而去。鄉人念德，葬其衣說，故又曰
虎林也。

一七、雪揚冰

光緒甲辰夏，暴雨，天地盡晦，
如入深幕，家家舉炊具，忽豁然開窗
，其色蒼蒼，凍霧四塞，庭中樹枝，
葉葉皆結晶如柏葉形。簷角珠珠四垂

，若纓明珠燦燦，登樓射眼，拭沙即
原，則珠串滿地，玉樹森森，如身在
蓬壺瀛島間，一時傳為祥瑞。予時年
七歲，頗以為異，問於書師吳慈庵先
生，師曰：此霧亦也。寒霧著樹，冰
結如絮，故然。曾而登集云：齊地寒
甚，夜霧凝於木上，日出飄滿庭階，
尤為可愛。因為詩曰：園林初日靜無
風，霧沁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
裏，舟人高插玉瓊華。東坡詩：祇有
千林鬢鬢花。註齊人謂之霜松。揚升
庵亦有此詩，自序云：韻書謂之凍洛
，洛音索，著樹如索。然見於寒地或
隆冬之時為多，未有見於江浙夏雨時
行之快也，豈天道將南乎？

四山一研齋隨筆

三

白 蕙

鹿巷金殿延度仙。收藏之精而富名海內，書畫之外，尤以三代鐘鼎者。其書畫或金石拓本之鈔有金氏印者，日人均不惜重金購求，蓋其鑒鑑之精，信於海外也。所刻著者祇薛因張夢圓一種，然其一生精力所聚，乃在香鴻樓鐘鼎款識考古圖。間得有數冊，尚在人間。頗傳感於南塘張谷士家，谷士固素裕，而知其性吝秘，曾舉以詢，對曰無，恨未得見也。倘得印行，劉先生之心血為不朽。且事既有關於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當止藝林勝事，而清儀閣亦豈能專美於前乎。

故老傳明末時，清師攻金山衛城，明守將禦之，在城上遠見清將有騎白馬者奇勇，往來馳驟，當者被屠城本斗大，圍戰既久，勢甚危急。城中有題坊司孫名八六者，獻計於主將，身以短刀披城門上，開門誘敵，逸一個，殺一個。白馬將軍侍勇突入，終被戮；清兵遂猛攻城，既陷，屠城以洩憤。今白馬將軍墓而在北倉至衛城道中，與地平，碑僅二尺，柱與石穴四面游嫩浦，道出衛城，邊之，曾有句云：牛臥羅根女採葵，艱難哀草不勝悲。將軍白馬英名在，一尺荒坟二尺碑。

齊金花之真姓名，傳者不一，或以夢蘭為較確。至傅彩雲趙雲飛之姓名，尚在其後，至魏太太齊二爹，則亦隨時會之變而易種種稱呼者。初為蘇州名妓，馳名一時，被掠洪文卿跋元，與教僕適，及下堂求進齊家，始改名齊金花，既又被掠送，至津門，名籍不減當年，實一天生淫亂之尤物也。吳山有前復彩雲曲，傅稱當時，其持論亦至公。曲前序云：「……度子承堂之亂，彩雲侍從帥瓦德爾而居，居俱驚服。爾時聯軍駐京，傅德軍最酷，留守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雲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齊今尚存，居北平，生活甚苦。往年謝壽始訪於其陋居，於是人復爭傳。劉半農為其寫傳，方及半而返，齊哭之，頗有知己之感。五六年，謝壽為齊寫一劇本，頗收材料，去年曝書，以其著述為論，知未有成，予亦近況，謂極佳傳，最鬼尤甚。有古者老人者，向之求婚，意存照顧，齊頗躊躇，未決允拒去云，亦奇聞妙事矣。

越風

半月刊

第八期

每月二日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編輯人 黃 萍 攝

發行者 趙 風 社

杭州仁和路乙之一號

印刷者 浙江正指印書局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路四一二號
自動電話二二六六號

本期零售每冊大洋乙角

越風

半月刊
第九期

錢風 半月刊 第九期

目錄

封面(弘一法師手札)

南社大事記

紀弘一上人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台灣戰史之又一頁

清兵屠十八甫

大通學堂堂業中

夢餘拾補

蘇小小

杭州蕩管之陳跡

湖上

文苑

寶院誌舊

德泰瑣記(續)

三國索隱(長篇連載)

錢林文公

四山一研齋雜著(四)

柳亞子

姜丹者

夏丐尊

忍巖

自在

秋室堂

成墨煉

雙兒之

一士

秋岳

鄭孟特

陳小蟬

高越天

陳蟠野

曾士棧

白嵐

南社大事記

柳亞子

一九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宣統元年己酉十月初日)，第一次集，地點在蘇州虎丘張東陽村，到者十七人，來賓二人，宣布條例十三條，推定陳去病高旭鹿洲柏三人為編輯員，柳亞子為書記，朱少屏為會計。

是年冬南社第一集出版。

一九一零年四月十日(宣統二年庚戌三月初日)，第二次集，在杭州西湖唐莊，到者十七人，修改條例，晚膳聚餐。是年夏，第二集出版。八月十六日(七月十二日)第三次集，在上海張園，到者十九人，修改條例(第三次)，改推景耀月寶調元王德熙為編輯員，張雲包毅為庶務，朱少屏為書記，柳亞子為會計，晚膳聚餐。是年冬，第三集出版。景寶王均未就職，由柳亞子俞劍華代編之。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三日(宣統三年辛亥正月望日)，第四次集，在上海愚園之杏花村，到者三十四人，晚膳大慶。是日有順序單發表。應信錄出版。六月二十六日(六月初日)，第四集出版，柳亞子俞劍華代編，海上各報均有介紹批評。九月十七日(七月二十五日)，第五次集，在上海愚園，到者三十五人，修改條例(第四次)，改推宋教仁景耀月王德熙為編輯員。柳亞子為書記，兼會計，高旭朱少屏黃漢虹為庶務。第二次通信錄出版。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十三日，第六次集，在上海愚園，到者四十人，晚膳杏花樓。五月，第三次通信錄出版。六月一日，第五集出版。宋景王未就職，仍由柳亞子代編。十月一日，第六集出版。十月二十七日，第七次集，在上海愚園，到者三十五人，改推高燮柳亞子王德熙為編輯員，姚石子為書記，胡懷琛為會計，胡懷安汪文溥為庶務。十二月一日，第七集出版，柳亞子宣布出社。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三月十六日，第八次集，在上海愚園，到者十二人，修改條例(第五次)。四月，姓氏錄出版。十月十六日，第九次集，到者十六人，面請柳亞子復任，未允。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十次集，在上海愚園，到者十八人，修改條例；改編材料為主任制，再面請柳亞子復任。是月，第八集出版；因高柳王均未就職，由胡懷琛代編。五月二十四日，臨時集在上海愚園，到者三十八人。第九集出版，柳亞子編。七月，第十集出版，柳亞子編。八月廿日，臨時集在上海愚園，到者十六人。第十一集出版，柳亞子編。十月十日，第十一次集，在上海愚園，始用正式選舉法，柳亞子當選為主任兼

- 會計書記員，以朱少屏、文致、汪文溥、胡棟、安、胡懷琛、姚石子為幹事。第十二集出版，柳亞子編。
-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三月，第十三集出版，柳亞子編。五月九日，第十二次雜集在上海愚園，到者四十二人。是月，第十四集出版，柳亞子編。十月十七日，第十三次雜集，在上海愚園，到者二十七人。
-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四月十九日，臨時雜集在上海愚園，到者十六人。是月，第十六集出版，柳亞子編。五月，第十七集出版，柳亞子編。六月四日，第十四次雜集在上海愚園，到者五十六人。是月，第十八集出版，柳亞子編。八月二十日，臨時雜集在上海愚園，到者二十六人。九月二十四日，第十五次雜集在上海愚園，到者三十四人。十一月，第十九集出版，柳亞子編。是月，第二次姓氏錄出版。
-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四月十五日，第十六次雜集在上海愚園，到者三十九人。七月，第二十集出版，柳亞子編。十月十日，柳亞子辭去任職，以姚石子編任。
-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四月六日，第十七次雜集在上海愚園，到者二十六人。十二月，第二十一集出版，傅熊湘主編，姚石子印行。
-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第十八次雜集在上海半淞園，到者二十三人。
-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十月十日，新南社成立，舉行第一次雜集於上海愚園。公舉柳亞子為社長，鄒力子、陳望道、胡棟、安任編輯主任；吳孟真、曹述倫、陳布雷任幹事；胡棟、安兼會計；余十眉任書記。十一月，新南社通訊錄出版。十二月，南社第二十二集出版，陳去病、余十眉主編，姚石子印行。
-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一月一日，傅熊湘等擬南社湘集於長沙。四月六日，南社湘集舉行第一次雜集，傅熊湘當選為社長。五月五日，新南社第二次雜集在上海小花園都益處。新南社刊出版。十月十日，新南社第三次雜集在上海新世界。
-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陳去病、朱鷓鴣等發起舉行南社二十周年紀念，在蘇州虎丘冷香閣。
-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四日，南社社友在上海宣統路同鄉會舉行追悼陳去病大會，晚越北四川路新新酒店，舉行南社臨時雜集，到者一百零九人。
-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南社社友會舉陳去病於蘇州虎丘，晚越城中中央飯店，舉行南社臨時雜集，到者二十餘人，十二月二十九日，南社紀念會成立，柳亞子為當然會長，舉行第一次聚餐會於上海西藏路晉慶西菜社，到者二十一。
-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二月七日，南社紀念會舉行第二次聚餐會於上海福州路同興樓，到者一百五十七人，推蔡子民先生為名譽會長。

記弘一上人

姜丹書

弘一上人，俗姓李，初名律，字息霜，號叔同，喪母後，改名果，字東公，既又易名惠，字息翁，投教齋舍後，改名秋，字似同，故又易名嬰。釋名漢音，號弘一，別署甚多，將款與法數百八同其目云。故天津人，衆出遊之平潮。其父某公為名進士，官吏部，晚年就釋悅；清光緒六年，歲次庚辰，生上人於蓮室；時父年已六十有八，而母年纔二十餘，生四歲即失怙。上人生時，有其徵，在樹松枝降其室，上人自言，至年長時此松枝猶保存云。上人幼時，天資穎悟，性情外簡而內恬靜。家頗富者，嫡長兄好戲射，父故後，家情漸異，至離相安；上人年近弱冠，奉母氏王太夫人南下，寓滬濱，入「南洋公學」肄業，因已文采斐然。時在光緒二十六年間，滬上初興學堂，有許幻園者，居上海城南，願所居曰「城南草堂」，亦寬序，而爲人善慷慨，儼然一新學界領袖也；設學社，曰「進學會」，常懸獎徵文，上人每投稿，標名冠其前者達三次，許君認爲奇才，遂相見很晚，特開城南草堂之一部，并來其母而居之；從此，相交至篤，情同管鮑。居無何，母歿，上人脫無室礙，乃得獨行其志，東渡留學，曾與金鐘曲一開留別祖國，并呈同學諸子，此光緒三十一年事也。其詞曰：

故鄉佳訊走，華中原，暮晚中微，巖林花柳。收碎河山，誰收拾？落落
而風俗者，使君得的人消瘦。行兵風波中太息，說相見，對骨瘦如
。悠路路，波千瀾。深情不盡，淚痕猶濕，恨年平空飄洋海，遊歷的曾
。二十文章卷海內，萬空空設何有？難與風雲竟說。長夜遙風，眠不
得！度生難惜心肝到。是祖國，悲淚淚！

讀其詞，見其志，其他負固不凡矣。既東渡，肄業於東京
「國立美術專門學校」，習繪畫；同時，從繪畫家習音樂；
學理與技巧並進，造詣皆甚深。其時，我國游學東西洋者
甚少，而學新藝術者尤如鳳毛麟角，上人蓋第一人也。先
是，上人年少翩翩，浪跡燕市，喜抱屠宋之才華，恨生叔
季之時會，一腔字騷愛情，盡寄託於風情酒澆間；亦曾走
馬章臺，廣廣金粉，與坤伶倚翠喜，秋郎金娃娃，名妓謝
秋雲輩以藝事相往還；抑遂爲君子之花，嫣然泥而不滓；
蓋高山流水，志在賞音而已，醉翁之意，未必在酒也。茲
錄其贈詞一首如左：

金陵物贈秋郎金娃娃

秋江尚異。或匆匆，在物事影，樓前看底。陶寫中年，年年走馬
。臨臨深裏。名到眼成，幾子下，玉花山畔開關，管埋他，便把私情繫
。悲息那，果成起。說他物，香香香，他。領他那，那氣字，秋風情，幾
風聲清淨，幾許，銷魂喚，喚風氣。正我亦，亦衣衣已，身走天涯，一夢，
。問何如，色，幾情事，休怨那，且，且，且，且！

此光緒三十年作也。上人留學後，既指指寫，復復教
錄，更感於異國情調，遂聯合留東同學會延年亭道謝英我

專界，劇組「春柳劇社」於東京，而自為領袖，傅旦角，表演「茶花女」「黑奴翻天錄」等新劇，名噪一時。蓋上人為天生藝人，美姿姿，善表演，其投身戲劇，正不但風流自賞，且欲以美術取世也。有清末葉，學成歸國，杜亦移流，惟此後別有主之者。我國新劇先河，亦當溯諸於此。上人歸國後，始執教鞭於天津「工業專門學校」，卒業畢業以後，入「上海太平洋報社」為主筆焉。

太平洋報，在當時為報界後起之秀，以上人主持筆政故，形式嶄新，尤重文藝，而上人書法之妙，亦赫然昭示於天下。余與上人，初為文字交，先即以執筆文藝相往還，繼為「南社」同人，至民國紀元，始同寓於「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以至改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五六年間，志同道合，聲應氣求，相交益契。方清之季，國內藝術師資甚希，多延日本學者任教，余先民國一年受聘入是校，而省內外各校缺乏藝術師也如故；於是校長延子洞氏因事制宜，特開高師國畫手工專修科，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國畫及全校音樂；上人言教之餘，益以身教，草草學子，翕然成風；同時，亦曾一度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導師；是以藝林狂稱，載成集多，典型長垂，輝煌未替，流風餘韻，山高水長，凡我同道多能道之者。蓋此時之上人，已為恂恂儒雅之布衣君子，非復為風流儒儂之濁世公子矣；此所謂拘湖之極，終於平淡者，非耶！上人自為人師以

後，劇意於本身之修養，閱「絕食」可使身心更新，乃於民國五年東來假借開，往往西湖虎跑大慈寺，身親驗之，兼旬而回；嘗為余言：第一週閉，漸減食量，非漸減其質，由兩碗而一碗，而半碗，而斷粒，由飯而粥，而湯，而水；第二週閉，全飲泉水，第三週閉，一且第一週之序而行之，以至復原，經過良好；余視之，面目黧瘦，而精神則頗舒泰，余問：當第二週閉完全絕食時有何異感？答曰：心地非常清，感覺非常實，能聽人所不能聽，悟人所不能悟；云定能生慧，理固然也。上人以一名士而為斯奇舉，寺僧自必異而近之，況住居日久，環繞移人，其具宿根，乃亦佛化；返棹之後，室內俱佛，朝夕膜拜，卒至皈依；乃於民國七年夏，實行剃度於大慈寺矣；時正三十九歲。上人雖擅書法，世所共知，然歷年以來，面目屢變，可者愈眾，作者愈勤，作者漢魏六朝分隸真書居多；金石書畫賞鑒之精，亦異尋常。及入山時，將藝術書物，舉贈「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印章，舉贈「西泠印社」；筆硯碑帖，舉贈書家周承德；其餘宋篋殘素，分贈友好夏丐尊諸中甫及賢弟子吳夢非金晉甫李鴻鼎費子愷劉質平李增庸等為紀念品；而余先母張夫人墓誌銘，則為其在家絕筆書成之翌朝，即憮然入山，故已預書其收曰大慈濟音矣。上人故者集居天津，有二子，聞曾欲求一函而不得。留日歸國時，攜日孀，居蓮，出家時，托友貨達，初因地未

使之聞也，日短欲求一面亦不釋，恸哭而東返。

上人之將爲僧也，余曾問之：何所爲？曰：無所爲。

曰：君固多情者，忍拋骨肉耶？則答曰：譬若虎疫死焉，將如何？余固知其非厭世，更非歎世，蓋由於參透人生，飄然出世，世所謂通達真者是也。其於佛門宗派，則爲淨土兼律宗；於修持，則爲苦行；於期望，則仍在此世。上人嘗慨僧界之所以往往爲世諦病者，咸以不守戒律故，故其入山後，精研律學，除在開會設律學講座外，已成最重要之著作，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此書實訂原有戒律，製爲表解，化賾爲晰，條理分明，所加按語，無不精達，作治者易於領會；據說上人於魚鱗之餘，專功六七年始成，稿爲觀筆精書，當由釋稿初氏慨捐七百金，委「中華書局」編本影印千部，分贈靈林，以淑僧界；原稿付質平度藏，并附預立遺囑，大旨謂：本稿身後，無庸建塔及設其他功德，祇乞墓資重印此書，以廣流布，於願已得云。其次，曰「清涼歌集」；數編三集，已成第一集，教爲上人作，皆頌願遠欲之詞，語爲質平及再傳弟子唐學謙徐香一配製，待印行。又其次，曰「華嚴集釋三百首」；早就華嚴經文句進集而成，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俱備，皆感語，已由「開明書店」照字印行，稿藏質平處。又其次

，曰「格言略選」；自四言起至十言止，共百二十條。上人

喜多題別號，每條嵌一別號字義，稿藏質平處，待印行。此外墨蹟甚豐，或誦傳人間，或秘藏名山，不具述。上人入山後，待已至嚴，治學至勤，操行至苦，雲遊四方，僅就足芒鞋，才然一掃。民國十四五年間，曾過甬市，耕搭七塔寺，兼遊方僧隊伍中，其勢友夏馬尊請至上虞白馬湖暫住，初固辭，強而後可；時專任教於「春暉中學」，營湖而居，見其磨礮，一賦屏，早已精珠索落，欲爲易之，不可；一賦中，本白而已變灰，欲爲易之，亦不可；且曰其色雖不白而無害於潔也，尚可用幾許年月焉！觀罷，使至湖邊沈冷水面，夏君心勇恆之而無如何也；供銀壹食，略用香菇，却之，用豆腐，亦且却之，依其意，祇許白水煮青菜，用鹽不用油耳，夏君心敬厚之而無如何也；作客猶然，其平日之茹苦，可想而知矣！住數日，飄然去。此亦反君嘗爲文以紀之，余讀其文，不知涕之何從爲。夏君及總子潤等，又曾發起龍華友誼會，爲募常住之所，才適啓，與與不諧不期而集者數千金，遂與土木於白馬湖上，顏曰「晚晴山房」；願上人亦謂無當乎此，居未久仍他去。厥後余還上人于港市，暫將北上爲兄弟姊妹瞻禮者，然以道阻未果。民國十六年春杭州政局初變，青年用事，亂氣

善成，已唱「滅佛」之議，欲毀其像，故其字，勒令僧尼相配；是時，上人渡車錫於吳山宮寂光寺，借居士堵中甫轉進青年主政之劇烈者若干人，往寺會議，發言激中，照化潛移；先備勸戒墨妙若干紙，人贈一紙，來人未及預約之數，而紙數速得，若有前知者；此數千中，因有舊日門生，其最劇烈者，出寺門而嘆曰：「今方重鑿聖家，何來淡骨之汗耶？」因此，滅佛之抵達漢口，藉錄其致當局函於左：

賢師某君啟者：西人孫居士回書。昨有友人來，謂「仁事」已至杭州建設一切，至為熱烈。」又聞「某師」等在青年會議，對於密家佛界，有乘飽滿者。但「仁事」於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阻礙。將來整頓之時，尤為一尤當。郵報稱「仁事」另請推舉二人為委員，主任整頓佛界之事。凡一切規畫，皆與「仁事」商酌而行，似較妥善。此委員二人，據報悉，願推舉太虛法師及弘法法師任之。此二人，皆歷年奮為，組織過人，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對於新思想，又有改革僧制之弘願。故任此二人為委員，宜為適宜也。」至於如何辦法，既已「仁事」提議獨當。對於嚴持社會之一派，應如何盡力提倡。（此是將迷於山林佛道之一派，應如何盡力保護。此是舊派；但此派必不可廢。）對於說不能嚴持社會，又不能開通山林之一道僧徒，應如何改良。對於說一派，即其性極沉著，應如何改良。對於說一派，應如何改良。如是種種問題，皆已「仁事」作詳細計劃，妥為辦理。俾得門與，佛法昌明，則幸甚矣。（此事先由辦江一書附誌。原稿揭及全書。道隆接見，誌已。應推，不具。其。一月十七日曾問登子信言：氏十七八間，上人暫居其逸寓，偶話

言，忽致專訪「城南草堂」，予性隨行；至則故居猶存，而主人已易，草堂改為精舍；入則大動今昔之悲，頓向佛座五體投地，叩頭如搗蒜，肅穆之容，萬福為寂，淒涼之氣，四壁深來，我佛有靈，當亦同下傷心之淚矣！既知屋已易人，乃求故主何在？心誠求之，其人斯得，嗟夫蒼天！嗚呼慷慨好義之文壇盟主許幻因者，頭已白，耳已聾，憔悴之狀不忍目，而猶伏處陋室，為人傭書，藉易升斗，以維生活，相摸之下，又復大悔，久之，始破涕為笑，追復前塵，恍如夢人說夢，此情此景，陪坐之子，亦不禁涕之沾襟也。十八年，庚戌已巳，上人五十誕辰，紹興徐仲孫氏曾為放生於白鳥湖，洋洋萬魚蝦得所，上人亦獲舟渡波，與物同樂，觀者興感口既而至頂上，有某僧，以某濟法災請至長安，上人不欲掃其意，許隨行，已上船，且將解纜矣；弟子劉習平恐上人不勝西北長途，突入艙，負之送岸，眾視錯愕，上人亦笑任之；師弟之情，情適之懷，一時傳為美談。今上人年五十有七，而入山愈深，船居閑廬窮谷一草庵，不敢再出云。於歲白雲深處，歲歲人之蹤蹤；明月前身，曾幾深之登度；渺渺予懷，黃沙地遠；時放南山，鳥其有極；我思風掃；未盡萬一；若云高僧轉傳，則當供君子於他日。民國二十五年庚戌丙子仲春敘豆撰於西湖風起橋邊之丹楓紅樓書室。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夏丏尊

弘一和尚是我的畏友。他出家前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儘在都給我以啓發。出家後對我普教期望尤殷，屢次來信，都勸我勿自放逸、歸心向善。

佛學於我向有興味，可是信仰的根基，迄今還沒有建築成說。平日對於說理的經典，有時感到融會貫通之樂，至於實行修持，未能一一進行。例如說，我也相信惟心淨土，可是對於西方的種種宏觀的莊嚴，而未能深信。我也相信因果報應是有的，但對於修業者所宣傳的隔世的奇異的果報，還認為近於迷信。關於此事，在和尚初出家的時候，曾和他經過一番討論，和尚說我執著于「理」，忽略了「事」的一方面，為我說過「事理不二」的法門。我依了他的指導，讀了好幾部理論，仍是格格不入。從此以後，和尚行跡無定，我不敢向他談及我的心境，他也不來苦相追究，只在他給我的通信上時常見到「求老實至，宜及時努力」珍重等鼓勵的話而已。

自從白馬湖有了晚晴山房以後，和尚曾來小住過幾次，多年來同別的舊友獲得聚晤的機會。和尚的心境，已達到了甚麼地步，我當然不知道，和尚的心境，却仍是十年前的老樣子，半半地在散步中封止着。和尚住在山房的時候，我雖曾度地畫樓法之勞，送素菜，送飯，對於佛法本

身，却從未說到。

有一次，和尚將離開山房到鹽州去了。記得是秋季，天氣很好，我邀他乘小舟一覽白馬湖風景，登船中大家閒談。話題忽然觸到蕩益大師。蕩益名智旭，是和蓮池、紫柏、慈山同被稱為明代四大師的。和尚於當代僧人則推崇印光，於前代則佩服智旭，一時曾頗異其口說光室。我對於蕩益，也曾讀過他不少的著作，據靈巖室論上所附的傳記，他二十歲以前原是一個竭力勤修的儒者，後來發心重注論語，到顏淵問仁一章，不能下筆，於是就出家為僧了。在修下來的書目中，他做和尚以後，曾有一部著作叫《四書蕩益解》，我搜索了多年，終於沒有見到。這回和尚後來談去，終於說到了這部書上面。

「《四書蕩益解》前幾個月已出版了。有人送我一部，我也曾快讀過一次。」和尚說。

「蕩益的出家，據說就為了註四書，他註到顏淵問仁一章據說不能下筆，這才出家的。註四書蕩益解裏對顏淵問仁章不知註着什麼話呢？倒要看看。」我好奇地問。

「我曾翻過一翻，似乎還記得個大概。」

「大意怎樣？」我急問。

「你近來怎樣，還是惟心淨土嗎？」和尚笑問。

「……」我不敢說甚麼，只是點頭。

「顏淵問仁一章，可分兩截看，孔子對於顏淵說：『克己復禮只要『克己復禮』本來具有的，不必外求為仁』，這是說『仁』是就約了。這和你所見到的惟心淨土說一樣。但是顏淵還要『請問其目』，孔子告訴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實行的項目。『克己復禮』是理，『非禮勿視等等』是事。所以顏淵下面有『請事斯語矣』的話。理是可以頓悟的，事非腳踏實地去做不行。『理和事相應，才是真實工夫，事理本來是不二的。』——這互證顏淵問仁等未能如此吧，我恍惚記得是如此。」和尚含笑治治地說。

「啊，原來如此，既然書已出版了，我想去買來看看。」
「不必，我此次到溫州去，就把我那部寄給你吧。」

和尚舉白馬湖不到一星期，就把四書活注解寄來了。書面上仍用瑞輪寫着『寄贈西屏居士』『弘一』的款識，我急去翻開淵問仁一章。不看猶可，看了不禁嘩地叫起來。

原來這員在那章書裏只在『四難不致詰事斯語矣』下面注着『偈再拜』三個字，其餘只錄白文，並沒有說甚麼。出家前不能下筆的地方，出家後也似乎還是不能下筆。所謂「事理不二」等等的說法，全是和尚針對了我的病根臨時為

為我編的謠義！

和尚對我的勸導，在我是終身不忘的，尤其不能忘懷的是這一段故事。這事雖現在已六七年了，至今還深深地記憶着，偶然念到，成說說不出的悵惘。

關於弘一法師的事情，我曾于去年寫過一篇，在杭州東南日報發表，所有的材料，都是根據某就康先生的口述，由我記載而成。可惜我的記憶力差弱，兼之筆又拙笨，不能用優美的句調來寫出我敬仰的人；因此，「俟詳請過大師的全部著作，再多搜集些大師的言行生活資料時，我一定得重寫過一篇以補全文之缺憾。」像這樣的心願，我是無日無之的。今年趁風出版，我就專注意于本省的智者，不拘存疑，都敢記得。弘一法師，自然是我們目標中之一。今及然蒙 夏夏二君為我們寫了這樣的好文章，實在感謝得很！

我想：宗教的信仰且丟開不論，人各有志，不能勉強，但像大師的這種金石不磨的修行精神，實值得吾人膜拜的。一個人有了這種精神，不論幹什麼都能成就；一個民族有了這種精神，何愁不能欣欣日上。早這一點，已足夠我們師法了。倒并非一定要勸大家去做和尚。至于大師的思想抱負，起我學漢，不敢替述。惟在觀日下一班專靠講經說法，胡亂開人頭要，應以爭取大眾格主持之酒食和尚，則清俗之分，不辨人間天上矣。

(作集)

台灣戰史之又一頁

恩 廬

台灣本為我藩屬，其利害之遠固，僅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有琉球人航途遭風飄至其地，為生番所殺；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日本山田縣人亦亦因遭風至台灣而遇害。時日本正建刷島村臣及榭原前光為使至中國換約，遂以其屬民被殺之原因，向德署質問。德署初以琉球台灣均我屬地，吾民相殺，不預日本言為辭；繼謂日人之被害，乃化外生番之所為，不負責任。日人則以琉球非中國領土，爭而不決。翌年，日本乃派兵攻台灣，清廷命沈葆楨調兵渡海赴台。日人知我有備，表示讓步，時日兵又遭疫，更覺氣餒，遂由英使調停，定約天津，由中國賠款而罷。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日本滅琉球。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因朝鮮之亂，中日宣戰。馬關約成，台灣亦亡。迄今四十餘年，不復昔日之藩屬一島所存，即本都領土，亦喪失不少。諸提項故拾舊山河之句，能不慨然。茲篇所述，則沈葆楨赴台時，參預戰殺之葛隆堂（名理奇）先生所作詩也。先生乃吾浙紹興葛雷巖公之從子，咸同年間，率豫軍戰江浙一帶，績功甚多。台灣之役，駐防數年，為仇家所忌，偽報降亡。先生持槍擊仇者，諱中侍從，

改名亡去，勳美為佐試，遠官貴州。於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卒，享壽九十有八。生前親平捻戰日寇，常提挾保舉，自忘其老。有詩曰血噴餘波集，遂生平事，悉加自註，詩未必工然從往釋中可以窺見當年防台之情形矣。（先生生平詳見本刊第五期葛提傳）其詩云：（一）當年奉調禦倭災，航海逃飛一草師。（自註）：帶克庸的地勇一營為前隊，坐環航商輪東渡。（自註）：剛到澎湖奉剿倭。（自註）：沈欽差遣陽武兵輪來接，並令不必到台，先列琅嶼。（自註）：急遣砲隊紫琅臺。（自註）：日人已退兵，紫琅山，去平城二里。（自註）：久戰台海何畏置，直橫琅嶼必擊賊。先開背水營屯地，亞夫從來帶虎貔。（自註）：先是鳳山縣遊營房百餘間，為淮軍營駐，予見其不可用，乃另選營地，三日而成，以避海上輪砲。日人見吾兵力單薄來擊。（二）砲子和兩彈雷震，五百狼牙險變奇。烏利都炸瓦拉四，（自註）：日人兵輪四隻，用兩種機砲擊我營防，頃刻成灰。（自註）：積屍血內鼻瀉腥。敵神料決千雷陣，捉鬼應進六甲丁。千城大將深無事，笑聲風海海上餘。（自註）：火久係以兵輪四只直擊我營，正狂風大作，暗頭驟擊，吾在營地放砲，五中其三

，碎其航杖，四竹齊進。次日朔月如卓福五兩營列，空營大振，大火保飛脫天津，逸李相和議，旨准日本退兵。(三)據咸十面破倭營，忽飛飛使閉營。(自註)：大火保津四台見沈使，出背准和議退兵等語，飛使參將歸于凱兩日夜趕到瓊崎止戰。謂橋和議先止戰，城下價金恐背盟。兩千橫甲噴笑罵，十日飛粉逃死生。敵入自須預防，責相准軍有孔明。(自註)：沈使來文，仰鄭恭將飛將瓊崎，情砲隊管帶親赴日營，收為利智砲十六尊大木板營房五座，鄭有難色。據云臨盟解時，沈使面囑隨艦進取，毋失團體。然杏村日軍即不和議，逃死不暇，大火保猶桂非常，見日軍不服水土，五戰失利，飛駛入津，離溫李相，以和議出泰，大上其當。准軍憤甚，無可奈何，鄭要我隨進日營，然行軍不可無備，乃請李福五胡月如兩軍各帶五成隊伍，伏處山下，倘有變故，即以沖天轟筒為號，內外接戰，一舉可蕩平日軍。各帶精兵百名，直進倭營，水安生遊於營外，握手交談，略不在意。(四)魏快馬迫倭營，笑語同鄉水安生。(自註)：日都督名水安生，其尤為浙江鎮海人，留日本為巨族。魏及不便久保，亦虛成新海上鯨。今朝和議講相好，異日交情將弟兄。兩家都為勞王事，一到和腔劍氣橫。(自註)：水安生歡迎閱看五營軍，引至聚砲處，見百二十磅馬利智十六尊，送與我國，光亮奪目，真是可愛，握手言謝。四至中軍帳，設宴

款待，不談軍事，隨帶軍士，各給炮已一斤。唐從出營，營於鹿山脚下。次日我逃水安生營給，鳴砲作送，鼓輪而進，係事退平。(五)防倭事了欲凱旋，恰遇茶夫王平仙。(自註)：浙江溫州府遊藝。深入許頭路鬼火：秦留虎欲靜變烟。幾幾路無三弓直，烏道報頭一隊天。三軍隊伍遊蛇卡。(自註)：第一卡。龍標旗為不問兒。(自註)：大軍無法前進，獅頭社乃台南東港之表，餘番愚畏之，由風港至第一有堡卡十一座。(六)三月十五夜光寒，親提火砲擊新營。魏已開山進虎穴，何妨卷勇湯經棚。(自註)：獅頭社破，三十六番震動，秦督傳諭官門乞降。營門跑降東生浩，保下凱歌舟羽下。紅府報克獅頭社，笑燕行關沈幼丹。(自註)：名孫楨，效差督辦台灣海防，調派軍防保，保和番報，秦留派軍對春。

西湖佳話二

洛卿摘集

鳳凰山有美堂，乃梅華出守杭州時，上賜詩有句云云「地有兵山美，東南第一州」，華建堂，因掛「有美」二字以名，士大夫多題詠其上，其後東坡守杭，令史畫錄其詩，不著姓名，庶定優劣，遂以賈松老詩首道，其詩曰：

「自刊家實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盤，吳越不威千里邑，斗牛常占一天家。四唐空盡四頭鹿，萬象旋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社意，略無蹤跡到流灘。」
故因此詩，遂與松老往來日密。嘉靖仁和雜志

清兵屠十八甫

自 在

滿清軍隊入關之後，強迫漢人剃頭易服，殺人放火，奸淫搶掠，種種慘狀，我們從嘉定三屠，揚州十日而咸信慘屠說史來看，已知道清兵入關後淫威的一斑。在華南方面，所謂兩王（尚可喜耿精忠）入粵，屠數十八甫的慘史，也和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同一的慘慘。現在的廣東人談起漢人，還是異常痛恨；尤切齒予一般狼心狗肺的漢奸，恨不得食其肉而盜其皮。故提倡種族革命，從事推倒明清工作，廣東人較別一省的佔多數，不是沒有原因的。洪秀全的建立太平天國，孫德瑄的組織洪中會，就是一個好例。

順治三年，清總兵佟養甲，副將李成棟兼署桂王由榔在肇慶稱監國，蘇冠生和監國所轄各將領不和，擁戴唐玉的弟弟鎮在廣州稱帝，由榔在肇慶也稱皇帝起來，兩帝併立，互相攻伐的時候；就趁着機會，單他的胡兵，靜寂的殺入廣州的東門，把李鎮和大小眾臣都拿捕，逐一的處以極刑。蘇冠生是自縊死的，佟養甲早成棟因為屠殺漢人的功勞，便得清室的賞賜，於是佟養甲居然做了所謂兩廣總督，李成棟也做了廣東提督了。

佟養甲既得了清室的官，不得不繼續努力屠殺漢人，說

可以報滿室知遇之恩，復為自己擴充地盤，於是率兵西上，向肇慶出發了。怎知他們的胡兵到了肇慶的時候，廣州復方，異常空虛，明遺臣陳邦彥陳子柱等，逃赴機會，糾率舊部和民軍，長驅直進，克復廣州城。在肇慶的胡兵，聞着復方失守，連夜回軍，和陳等軍隊血戰，陳等因失散而散死。過了不久，李成棟因為自己是出死入生平定江南浙江，又隨博洛定浙東，略取福建，率軍入粵，只得了廣東提督，而兩廣總督却給佟養甲奪去，因此對佟異常不滿，恃功自驕，憤憤不平，乃語南雄叛清，愛桂王封為魯國公爵，且以兵脅佟養甲歸附，養甲到肇慶即被殺死。及胡兵到信豐，成棟戰敗墮水死。廣州的勢力，重入桂王統治之下，桂永和鎮任為兩廣總督了。

順治七年二月，尚可喜、耿精忠督率明兵圍廣州，桂王特派陳邦彥為正印帥親討，廣州城裏居民男女都一齊出來助守，城被圍固十月之久，但居民還是異常興奮死守，沒有一點畏縮。雖然內部糧食已盡，外面又沒有援兵，也還是努力的堅守。到了十一月，桂永和的偏將范承恩不知何故，竟做漢奸，替胡兵內應，城破，他也站不住，就

跑到邊州去了。

胡兵入城之後，見着男人，不論老幼，大殺特殺，因之哭聲震天，鬼做魂野。女子呢？十三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都被奸淫，奸後隨即斬以一刀，掉頭便走。有一年已六十餘歲的老太婆，哭求免奸，胡兵說：「我不是要你生小孩子，老與不老，沒有關係。」此老太婆知道不能苟免，搶了兵士所攜的刀而自殺。那些帶有兒童的婦人，就先將兒童殺死，然後向婦人搶奸，暴戾恣睢，真是暗無天日。這種慘狀，雖祇半天，但就殺戮的，已不知凡幾了。

耿精忠、尚可喜入城的時候，深恨城裏百姓十個月的堅守頑抗，下令屠殺十八舖內人民來洩憤。（粵稱十里路為一舖，舖內寫甫）在命令沒有發出之前，高的某友某得着消息，不忍坐視，私自出城，暗囑居民，隔著半里路程，暴置木柵，共十八柵，按着次序寫明第幾甫在其上。及屠殺命令發出，胡兵就拿著大刀跟著木柵沿途殺人，不論男女老幼，盡死在胡兵大刀開斧之下，殺到十八甫的時候，才停止前進。當城內的居民，聞着胡兵要殺十八甫路程的居民命令，家家戶戶，莫不痛哭失聲；因城門關閉，逃避無門，有數萬人躲在六縣裏。怎知驟然間，風雨大作，洪水漲溢，可憐數萬居民，不死於刀兵之下，也

盡遭雨水淹死了。據父老相傳，是殺城內外居民被殺和淹死的，有十七萬多人，真是空前的浩劫。

寫到這裏，偶然回憶廿七年前，從同學某傳來汪精衛氏所作的宣傳掛滿的這俗歌，在當年曾經唱過數次，今日記憶起來，還記得大意，附錄於後，作為本文的結束。因這幾段歌詞，不但在歷史上有相當意義；且和本文也有關係，想不至弄到重蛇添足吧。歌詞是這樣子說的：

同胞你，若問起，亡國遺民痛恨事；伴我從實說你知，未聞言來心內悲。我本是，廣東人，廣州番禺汪家子；不孝水冲六縣罪，祖宗爹娘早去世。生長在，中國裏，

上古軒轅四百兆；當初氣壯成如雷，橫按與強民雲居。當因是，來自成，聚集實徒亂帝孫；帝孫下令奏三桂，大起朝廷罪罪詳。又誰知，德妓女，不顧中原仗禍

機；後來敗北無人倚，就從幾樁匪滿街。最可憐，傷心主，突沒煤山來自強；辱辱慘切傷黎庶，寶願千刀碎厥屍。犬牙兵，刀斧施，剝髮易服漢焚夷；揚州嘉定血成河，地慘天愁草木悲。到如今，原指針，二百餘年

施壓制；千般萬種逼淫威，割盡民膏心未死。萬望著，東志士，當細心推思恨憾；但願光復漢江山，洗去遺奴

數國恥。

大通學堂黨案

中

秋案章

五 供詞

秋案等既披露，即於晚間在紹興府前大堂，由貴福會同徐方如，暨山會兩邑令提訊。已而瑞麟又委傅補知府吳學莊前往會審。同時被捕者尚有徐頌揚、徐福昌、傅有堂、陳樹南、蔣繼書、金阿老、魯阿秋、王植槐、劉連貴呂、被控、秋氏、程叔、應觀仁、傅明信、張仁有諸人。茲首錄其大姊供詞如左：

秋案，即王秋氏，供：山陰縣人，年二十九歲，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鈞。我於光緒二十九年，與丈夫離別出洋，往日本遊歷，與徐錫麟趙洪富會過熟識。據我四國，在上海開設女報館，上年十二月間，始回紹興，由蔡姓送我入大通學堂，充當附設體育會教

員，與竺紹康王金發均屬要好，時常到堂。程叔到堂，已有月餘，也係熟識。今日間有營兵前來拿捕，當即攜取手槍皮包，就趨逃走，不料堂內閉堵，兵勇等亦閉堵，並將我連箱拿獲。又論說

稿數紙，日記手摺一個，此稿是我所做，手摺亦是我物，我已認了。稿底革命黨的事，不必多問了。皮包是臨拿時，丟棄在堂。至趙洪富、竺紹康、王金發、現逃行處，不知道！是實。（下有指程註明右手二指）

案章錄至此處，親物認人，詞筆者屢，當心慘目，不自知其淚之落降下也。

監生蔣繼書，即于而供：年三十三歲，金華人，父蔣賢選，曾任

玉環守備，光緒三十年交卸。母陳氏，弟兄四人，長陳氏，生一子。光緒三十二年，在杭州與蔡雲人呂鳳根逃面熟識，五月裏，呂鳳根薦監生到上海秋先生處謀事，給我盤費洋十元。到上海客棧遇秋先生，投遞呂鳳根薦函，秋先生要叫監生到湖南勸捐，是監生不肯。因見客棧同寓的，都是西裝，陳墨華亦在內。秋先生行爲巨測，時露破壞主義，住了一夜，就回杭州了。聽說秋先生是叫竺紹康，即助仙，又叫牛大王，同到湖南募捐，捐得銀子不少。……王金發初這一天上午，到過大通學堂，那秋先生告訴他風聲不好，催他逃走的。他們各省均有大頭目；浙江的大頭目，要算秋先生了。他的黨羽，不知多少，聞說已糾合五六千人。

秋先生於無辜中，被人捏作朋友，他就把作逆詩詞論說，叫人抄寫。秋先生得了憑據，都不敢不依他了。金華人張伯謙，即張恭，是個內地的頭目；紹興人陳伯平，即陳墨華，是個大頭目，最有熱心，不怕死，與秋先生最要好。秋先生在上海開女報館，選陳墨華主筆；陳墨華也能製炸彈的。前年冬天，北京車站炸彈，是秋先生同謀的。秋先生逃吳越到北洋，吳佩孚死，預先立下願書……張先即能製炸藥，最有本領，住上海四川路厚德里九十一號門牌，孫文來往聚賭，他解知的，所供是實。（宋軍按：將張雲第二次供，張先即是湖南人，當係張先即之誤。）

初七初八初十二十四日等日，均有堂訊，點名單為程毅、呂桂松、徐頌揚諸人，供詞與前大致相同。六月二十四日，張曾致電貴福云：「蘇維雲何難人？與供內之蔣某（指蔣尊簋時為浙江新軍第二標標統）是否一黨？」二十五日，貴福電復云：「蔣維雲金華人，與供內之蔣某，並非同黨，亦非一黨」。程毅烈士，在丁未五月間，曾至吾家，其人膚色黧黃，身材適中，著東洋式小靴，以意履之，年齡當在二十五六以上，供詞自稱，年未過冠，恐非真相。烈士平日嘗求費巴希布軍服，雙料已舊，中分若令之西式然，和易近人，予最喜曬靴之。大通賊起，烈士被捕，竊於山陰縣典史署之儲室，物就數次，獨受酷刑，絕而復甦者屢，甚至跪以燒紅之火線，皮肉焦黑，膺其作奇貞，見者駭異，而烈士決心忍受，實死不

法虛秘密。自先大姊就義，烈士聞之，終日號泣，靡不欲生。厥後貴福判以五年監禁，而烈士之疾已不可為矣。其餘案中諸人，除呂桂松免罪，應程仁遠解外，王植槐則以杭州有學長黃若為之證明無干，不久開釋；徐頌揚，蔣維雲俱發原籍監禁三年。繼審原名紀，本為無賴，以呂應祥之介，與大通發生關係。初四日午至大通，向先大姊要索多金，并無以應，嗷嗷之際，適者已入，遂無一漏網。就其言行而論，實案中賊類也。遂被捕受質，又求刺乞免，願作眼線，環繞資人贖罪。貴福意動，情於曾款，給予保釋，裁罪開功。曾款不許，卒判監禁，世之為德不卒者，可以鑒矣。

六 滿吏之處置

大通學堂被捕諸人，經貴福審訊後，初五日電某所無云：「起密：前據胡神運南面稱：「大通體育會女教

員革命黨收獲，及呂鳳樞竺紹康等，
據於六月初十逃走者，竺說助仙，本
嶽縣年陽實首領，實刑萬餘人，近已
往味，刻約來郡，請預防」等語。……

……查該匪說等語，序本朝為異族，
豈權已破，且據修章程等，亦供收
獲為首，應請將收獲先行正法。……

日得覆電云：「府憲。秋遂即行正法
！嚴訊程毅等各項目姓名蹤跡，設法
嚴拿。徐匪家屬，一并掩捕。」查責
福札飭山陰縣知縣率領隊云：「……

合亟釘封密劄，札到該縣立即遵照，
查明例不停刑日期，會同城守營，多
派兵役，監視該女犯收獲到案，當堂
驗明正身，鄰赴市曹，監視處斬，仍
將決遲日期，及監刑文武衙名，具文

通報，毋稍延宕，切速文達！特
札。……初六日午鐘敲中復云：「……進
即會同協佐營胡占魁，選派兵役，
監視該女犯收獲到案，當堂驗明正身

，鄰赴市曹，監視處斬。……除程毅等
驗候寫台提訊，並研獲徐匪兇手外，
理合備文申報，仰祈憲台察核。」

先生大姊說時，經典警署局恐
官何魯管杜潤庭兩君，均被派前往彈
壓，故程君每日親。據謂先姊將說辦
緝，先大姊不可，結亦聽之，遂從容
步行至新亭口，臨刑之時，面不改色

。何君與于受業師王子徐先生有成報
，是日黎明，叩關往告，以謂成仁取
義，惟愧捐軀，鬚眉驕雅言之，今乃
見於中輟，殊令人驚歎云。先大姊既

被害，先兄登于等均避病他去，無人
收屍。徐君以惡，方管理同善局，特
令局司妥為收殮，得地掩埋。厥後先
兄擬遷柩柩居於丙舍，幸承徐君遣人
指示，得免舛誤。此種風氣，亦不減

唐玉潛之植冬青也。
初六日，浙撫保曹欽又親筆致責
福函云：「還辱者：初五各電，及本

日由甯轉去之電，是否送到，秋理已
否通辦？此事入手，必須從嚴，始能
解散，若意存消弭，雖禍必大。雖不
可株連學界，然萬不得已，與學界中

人商辦。以後遇事，非須據實面陳，
毋稍欺飾。誠慮須將有實在情形，方
能核辦。派去兵隊，作為全照之用，
皇為府縣看家，種種畏忌，辦理亦方

，現派陳運翼林前往督辦，若再因循
姑息，非我所能寬貸也。」翼林，湖南
湘鄉人，因查拿革黨，率隊搗毀同仁

學堂，為越人所攻擊，卒被刺去。
初七日，責福案復云：「撫憲鈞鑒：
越奉函諭，惶悚感敬，敬寄奉到後，
於初六早將秋遂正法，並宵夜半到道

，悍為水沖掉，非砍斷。此事揭破由
學界，徐同擊噴，既無偵探，不得不
利用之。然通情者不數與謀，且事後
須想一二人以儆。身府請長白，必不
為彼黨所容，非有見好求庇意……

：年府老母受驚，致病垂危，還念大局，悲憤填胸，事多人少，或電某內稱，幸由原。」

先大帥就日日期據部魯「中國國民實史」稿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暨上年出版之「浙江省情」，均認爲六月初五日，始作「六六私乘」，已詳詳之，茲據紹興府檔案，益可證明爲初六日與燒矣。

七 輿論之憤激

初：責福勾串劣紳，妄興大獄，意在邀功希寵，于進停學。是以例行逆施，銳練羅織，無所不用其極。願天下之事，未必盡如人意，躊躇滿志，始願終虛。大通之獄既成，各方輿論，當如非難，流上報紙，攻擊尤力。即編派小戶，街談巷議，亦閉不太息痛恨於官吏之無良，揚言是輩，民若可畏。責福因聲名掃地，遂至浙撫張曾敬，亦受其牽累，同染惡名。其

巧成拙，自貽伊戚，不特升遷無望，即原有權位，亦弗克保。是年十月初四日，責福卸事，調補甯國府，爲皖人所拒，不獲履新。曾敬於十一月調撫山西，亦不得往。此責福曾敬始願所不及料者也。夫與人之誦，本無微成，笑罵由人，奸官自取，司空見慣，何足爲奇，大通堂案之被禍者，第一爲弱女子耳，就令冤孽不白，慘飛六月之霜，而成事不追，孰爲一言之雷。何況張曾敬者，南皮張之洞（時官大學士）之族人，責福又爲澄胡之族類，與彼既厚，孰逆暴罪，乃以文字之難捷，口舌之難辯，竟產生不可思議之效力，虜廷卒亦不得不予重移，以慰民望。此誠勝清一代，破天荒之創舉。而民權之膨脹，亦可以譬其端矣，並將當日上海各報紀事及評論，摘要選錄如次：

上海中外日報紀事云：「紹興官

吏，率兵搜捕大通學堂時，味難正首，世紹原王金發正在府城內中，官吏跟之不問，而先捕學生與教職員，指爲通匪，其命意何在？真令人百思不行矣；」「時報云：「浙省官場，因外間人言噴噴，震爲秋女士松寬，大受挫意甚深，求秋女士書函等件，仿其筆跡，造通匪等函件，以掩飾天下耳目。此說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問矣；」文匯報云：「紹府官守，無端殺一女士，竟無殺實其罪，是誠大誤。初指其與徐同寅，根因不能搜得實據，故出示誘女匪平洋官領云。」「某報評論『秋瑾有死法乎？』略云：「浙史之罪秋瑾也，實爲不執，爲叛逆，故問其所藉口供者何若？所謂證據者何若？則不過一自衛之手槍也，一揮寫性情之文字也，果然，則僅得一逆罪罪而已，雖其失入矣，烏得而殺之。如是而出於殺，則有以知政府之爲此，非出於政治問題，而出於權權問題。」

夢餘拾補

聖兒之

燕歸自述夫嘗以會同元年，定遷建國，於今九百九十八載。蓋有履之盛明文物，則有存者，至是應入於燕。嗣是延益金路既，先世往，明成祖，清聖祖高宗皆主之，隆慶化始，遂為壽域老鄉之祀。而人書歷當，齊獨有數，於茲編簡，嘉嘉其氣。制既仰上，皆均子之責難，通天垂碧，哉初明之一夢。尚製舞洞，漢昭何花。湖覽所及，故實可傳，有為竹院遺香，其流傳官實孰錄所未備者，補綴綴梓，以進幽覽，美始好書云爾。馬子濟志兒之自記。

長沙試館編隔有桃一株，湘潭陳鵬年蘇州知府入直武英殿修書時所植。見陶文毅集。文毅云：相約購石為開護之；且植碑焉。未知果否。

漢南遠在天末，宦跡寥寥。舊有會館一區，特售化子，先生贖而還之，加工修整，寓居其內，募金堅固，以寄故土之思。特舉梓極有忠意。故漢南至都下者，崎嶇萬里，先生每抵

歸其所不足。城南慈惠寺傍故為雲南義塚，明李御史趙公撰以馬駭不屈死，漢人墓之塚內。○先生春秋二季，潯治往往，率同紳士耆翁葬下。○又別為報祭，總算報魂。○見碑傳集卷十九。徐文駒吏部左侍郎趙先生士麟行狀。○

登者有藤花二本，為先朝文定吳公寬手植。賢人凋謝，則必先損一巨枝。○或本曾有降臨之事，則花皆先萎。○征應甚驗。○先生因作徐君藤花記，為道賢不肖之消長與大德君子遲遲屢仲之故，庶物有先召其獲者。○見碑傳集卷十九徐文駒吏部左侍郎趙先生士麟行狀。

汪純淵鄉知縣汪君龍基誌銘云：順治十有五年冬，予侍羅戶曹，而君亦來謁選吏部，數相過從甚樂也。○是時予僦居正陽門東。○所居後有小間，

倪魚築池而面郭城。○閩外澤木幽深，水危沙靡，游泳上下，為都人士游觀之所。○君暇即登予間，眾而晚坐，把酒賦詩以為常。○

聽雨樓初給岷山徐健庵而者，後歸澤陽史文靖。○其後分為數處，尋秋帆在樞曹時得之，為煎會鵬跡之地。○逸出為製茶，還歸明城周立崖理脚。○見黃體芳群鄉瑣志。

錢緒倪承寬，字敬宜，乾隆中童以翰林侍史子讀廿餘年，浴至鄉黨。○直廡在沒樓間之近光樓。○樓前方沼有堂竹簾翠槐柳之勝。○迺直無吟詠其間，夜篝燈讀書仿古帖，每至夜半，周庭環衛之士復見掛陰燈火，率指目為倪翰林香燭。○見那谷酒所編蓋誌銘。

山東按察使仁和沈廷芳，以乾隆三十六年考終於京師之椿樹三條胡同，公子禮都主事世濟之師。○見江中所為行狀。○（碑傳集八十四）

蘇小小

戚墨綠

西湖的西泠橋畔有一座送人歸魂的美人塚，就是蘇小小墓。這一座人所共曉的美人塚，在香本的紀載上，可以找出好多的傳說。茲將個人所見到的寫在下面，以供攷據家的參考：

一、宋陳子兼的總閉記開說：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蘇小小墓；今石塌尚存。

方輿勝覽亦說：

秀州西南六十步，有片石，題曰蘇小小墓。

唐徐凝寒食詩中所咏：

嘉興郭裏送寒食，落日家家拜舞時；只有蘇隋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大概就是指此。

按：秀州即嘉興。據此蘇小小是晉人，墓在嘉興縣前。

二、宋何遜的春渚紀聞說：

蘇小小是南齊名倡也。墓在錢塘蘇蘇舍後。

據此，蘇小小是南齊人。墓在錢塘蘇蘇舍後。

三、清邵仁寶的七修類稿說：

蘇小小姓隋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妙名喻叔，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貧賈，喻叔周之，使

寓於當，遂稱南者，得官授襄陽府司戶。……趙赴官三載奉。有傑偉

徐青，頌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與喻叔。且言喻叔蘇小小，可謀攻之，佳耦也。院判如言

至錢塘。……而喻叔已一月前復矣。小小亦為於滯胡事警廳監。……

院判寄……詩云：「昔時名妓蘇東吳，不應黃金只好者；誤開錢浦蘇小小，且說錢似大蘇無？」小小和

云：「君住吳陽委佳吳，無情人事有情者；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滯胡事無！」……小小歸院判館老焉。——此宋之蘇小小也。

據此，蘇小小是宋人。

七修類稿又引元人張光弼作：

香骨沈埋蘇治前，西陵魏夢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有，潮落潮生最可憐。

一詩的註，說是蘇小小墓在嘉興縣前。清朱竹垞據此，力辯蘇小小在秀州，而認錢塘的是為附會。

四、李義山送人之蘇州詩有云：蘇小小秋今在否？香蘭香徑為招魂。

據此，蘇小小墓又似在蘇州。總上所述，可列表如左：

蘇小小史實

時代 生地 出處
一、晉 秀興 總閉記聞

二、南齊

錢塘 春淪紀聞

三、宋

錢塘 嘉興 七修類稿

四、

蘇州 李真山詩

清宋長白柳字詩話中，懷疑蘇小小是：

生是西湖，而歿葬雲湖。

清影重鈺的浪蹟續說中，又說：

錢塘名僅原有兩蘇小小，沈嘉之墓，不妨各存其一也。

鮑上陳、何、郎、李、宋、魯、各家之說法看來，對蘇小小的生地彷彿是一致承認為錢塘。所不同者是時代和墓地。

蘇小小的墓，或山陰中，或許是蘇州真娘墓之類。劉克莊詩云：「吳兒解記真娘墓，沈俗猶存蘇小坟。」真娘墓與蘇小坟，頗有類似之處，詩人容易誤用。蘇小小在嘉興的根據，依鹿門記聞和方輿勝覽，都只云石碣，片石，並不會言明而有墓在。可見

在嘉興的蘇小小墓，已只是一點僅存的遺蹟了。這一僅存的石碣，究竟是從他處搬去，或好事者所造，亦難斷定。而西湖冷梅的蘇小小墓，至今碑狀俱在，似較為可靠。

考蘇小小的記載，最早當推樂府詩

錢塘蘇小小歌。其歌辭云：

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按西陵在浙江者有二：一，在黃山餘東，即古西陵遺處今已改稱西興渡；二，在西湖孤山西，即今之西泠橋處。亦即蘇小小墓的所在處。西陵亦西泠，而林。今之西泠即古之西陵。

樂府歌中所云的西陵。似乎足蘇小小遊冶之所，那末認西泠冷梅的蘇小小是真寶，似亦比較近於情理。

據我的推測，蘇小小大概是古代傳說中的一個名妓，只流傳於浙江的民間，一向不上記載，和木蘭、秋胡，

莫愁等是一樣的人物。所以同是一人，而有晉、南齊、宋三個時代的流傳；同是一墓，而有嘉興、蘇州、錢塘的流傳。至於七修類稿中所述的故事，也許是小說家根據傳說所編造出來的；因為是傳說中的人物，所以說她是生於西湖而葬於雲湖的也有；說錢塘有兩蘇小小，一葬杭州，一葬嘉興的也有。其實，多半是推測之辭，不足徵信。不然，陳子兼和何遜都是宋人，斷不致會把宋代的蘇小小誤傳到晉和北齊上去。

假使根據上面的事實，替他做一篇小傳，只有這麼寫：

蘇小小不知何時人，是錢塘名妓。容貌秀麗，擅長詩詞。喜乘油壁車，在西陵松柏下遊冶，故死後，即葬在池邊遊之所——西陵橋畔。

◆ ◆ ◆

杭州旗營之陳迹

一 士

二〇

有清以其初入主中夏，實以少數民族為多數民族之征服者，防維制戢，煞費苦心，既定八旗之制，使舉族咸隸兵籍，更設駐防於各形勝之區，以相控制，蓋以為八旗勳業，威力長存，要審坐鎮，及例難違，庶幾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矣。此種制度，似自謀善巧，而實大拙，馴至窮人以坐食自恣，暴成游惰之風，未至清亡，已早不振，豈立法之始所及料乎？且因此而益招漢人反感，吟城日深，清運日促，辛亥一舉，乃至發蒙振落之勢焉。

○「越風」第七期所載陳小靖君「湖上徵記」中「舊營」一節，概乎言之，亦足概其梗略也。

營建將玉良率兵至，太平軍引進。翌年江南大營陷落，太平軍更以破行之導下杭州全城，瑞昌死之，城營乃燬。迨同治三年，左宗棠復杭州，旗營官與兵僅存四十餘人。後由乍浦福州等六處調集補充，以復舊觀。辛亥革命軍起，旗營初稍守禦，旋知無濟，遂降。（是役旗營死者有協領貴林佐領哈楚頭舉人存幼等。）其城竟為新市場，舊日面目不可復識矣。

○「光緒十五年，三多（字六橋）撰「柳營誌」七絕百首，首各有注，有明杭州旗營掌故，頗可補。其小引云：

杭州之有駐防旗營，肇始順治五年。咸豐十年，太平天國軍破杭州，駐防將軍瑞昌悉瑞城以守，會江南大

吾營建自順治五年，迄今二百四十餘載，其坊巷、橋梁、古蹟、寺院之廢興更改者，既為杭州志乘所略，而其職官、銜番、科名

、兵額、一切規制，又無紀載以傳其盛。自經兵燹，敗谷災連，老成彫謝，欲求故實，更無堪問。夫方隅片壤，尚有小志靡廢，紀其文獻，吾營八旗實儲滿蒙大旗，皇恩優渥，創刊頭卷，其間勛名志節，代不乏人，倘無一端半冊，識其大略，隸斯營者，非特無以述祖德，且何以答君恩乎？童子何知，生又恨晚，竊不忍任其湮沒無傳，以迄於今，每為流留轍事，採訪遺聞，凡有關於風俗掌故者，輒筆之，積成餘，方有書，即成七絕百首，名曰「柳營誌」，並和聲琵琶曲，聊以發存其事，不足云詩也。復之君子，或有採擇兼而為香營志乘者，則此特其嚆矢耳。己丑冬月自記。

皆起可見；詩蓋可作方志讀也。

其中關於建置者，有：「五小營門九里城，穿城河水最澄清。臨瀛雅子學垂釣，聖代於今休甲兵。」注：「營城內外，計地一千四百三十六畝四分零，周圍九里，穿城二里。自魏德門而北而東南，又開五門，屏山帶水，略甲省垣。」「平南軍府建高牙，二百年來是一家。今日四夷皆我守，弓刀挂壁甯龍蛇。」注：「順治二年，金大將軍領平南大將軍印，統兵抵浙，五年，據設駐防官兵共三千九百數十人。七年冬，募營城以判兵民。八年，又遣官兵協防。十五年，增甲兵五百別於營外。康熙八年始奉旨永不准民房。」「掛石參差水竹環，侍團新作報遊還。仰青樓上憑開眺，西背平湖北面山。」注：「軍衙向有西園，去處甚狹初將軍重葺，易名倚園。御書樓在園正東。」

關於變遷者，有：「四旗裁去近

千人，萬頃沙田淨澤春。此即咸時司馬法，兵營無事本為民。」注：「乾隆二十八年，裁去漢軍四旗九百餘人，賜以蕭山沙田；有不耕者，准其外補營勇。」「同承恩澤集之江，數草承平志氣降？獨自六州歸一本，和親庫鼎容家邦。」注：「亂後八旗調自乍浦福州荆州德州青州四川六處，以復舊額。」

關於教育者，有：「漢字教成滿字來，兩旁滿漢學堂開。室文自是承平象，不羨彎弓跨馬回。」注：「書院復即設滿漢兩官學。」「八旗學校分文武，弓管跨書而不荒。家慈潤澤送千苦，栽培將相答君王。」注：「武義學曰弓廠，乃各旗自設者。」

關於武備者，有：「弓騎射角箭翎，採取穿楊百步遙。聞說將軍親選禁，爭將全技獻星樞。」注：「官制，由前鋒領儀批取駝駝杖，遞上至於

協領亦然。每一輸出，與選者齊赴教場，隨機考選官禁，裁定正路，奏送引見。」「大閱爭從登上觀，鼓聲雷動落雲端。馬蹄風掃紅旗滾，雨翼雙開陣勢寬。」注：「三年大閱，五年軍政。」「鼓角聲環大洋遠，八旗兵馬擁城灣。舊時軍令何嚴肅，一月惟教一日閒。」注：「道光元年春，選於每月朔停操一日，餘則逐日輪習各技。」

「旌旗處處風留影，礮許家家月有聲。難得八方無事日，格林礮隊選精兵。」注：「格林礮來自德國，營中購置多尊。」「霜天吹角馬如飛，廿二排兵擁纛。都趁晚風殘月出，礮山今日試紅衣。」注：「紅衣，大礮名，年例九月試演於慕亭山西，俗呼為礮山。」「雅技營中擇且專，居然騎馬以東船。礮能立立強能辨，僕使隨園見早修。」注：「營操有雅技一門，馬上尤嫻，有立碑掛旗諸名目。童子才

有鷓鴣歌。」「五年一賦出關行，遠
比尋常上玉京。相馬聽來如相士，空
畫須比古人精。」注：「營州，開五年
逢員小關驛馬一次。」

關於景物者，有：「地傍湖山秀
絕處，新傳八景出名人。倚園花石舍
河月，費盡丹青畫不真。」注：「湖山
之秀，限於西城，香營畫占其勝。香
師王夢歲先生，每入營，必低徊忘返
；嘗題柳營八景」，曰：「梅院探春，
倚閣清夏，西山殘雪，南閣春濤，吳
橋浴鶴，井亭放鴨，倉河泛月，花市
遊燈。」並繪圖徵詩，一時傳為美談
。」「修葺東西兩岸院，爭輸稿俸復
香泥。小橋官柳青青外，誰把桃花鋪
種來？」注：「光緒元年，八旗捐費揚
柳於河岸。復再間以桃花，當更可觀
也。」

關於風俗者，有：「新秋結隊進
門前，為此蘭香祝壽筵。如此英雄真

不才，馨香俎豆二十年。」注：「俗稱
開帝為蘭香，五月十三日為誕期，士
女多拜之。」

「參差紅燭開沈檀，為
索今年合境安。齊赴誕期官上壽，未
厚香農侍闈干。」注：「臨水夫人廟在
雙眼井西，曰誕期宮，亦曰天聖宮，
閩人尤信祀之。」「舞鼓喧闐不夜天
，飽饜高髻馬燈前。場殿兒女爭相看
，坐守春宵倦不眠。」注：「杭俗春宵
有龍馬燈會，必先入營各署，以領
賞犒。」「節物於今各處殊，吾家天
作五侯府。荆州圓子福州餛飩，慶暮春
初相向輸。」注：「鹽後八旗調自六州
，所以節物各殊。」「糕粉新和紅綠
豆，廚娘膩手慣蒸糕。品題何待劉郎
筆，春餅同煎猶走饅。」注：「俗於春
首用紅綠豆和粉蒸糕相饋。」「湖上
春深興更悠，招邀佳侶駕羊船。詩朝
委散桃花血，逐隊驅騾到處遊。」注
：「春分前後，嘗以錢判馬頭，謂之

散桃花血；前一日須出粵，謂之驅鞍
。」「漢唐古會早秋乘，銀鼓家家各
自稱。偷說蓮花橋水活，願流今夜散
荷燈。」注：「軍將橋一名蓮花橋。」
「風流遊藝半開堂，閉門秋闈蟋蟀場
。一幅紅欄新賜卷，將軍學識大頭黃
。」注：「營中人門懸蟋以博勝，謂
之秋典。」「西去人家斷復迷，一灣
流水繞門前。落花枯草凋廢地，晚日
清風放鶴天。」注：「俗喜調廢放鶴，
佳者隻值數金。」「五色絲燈戲噴果
，街歌豪傑各相教。忽饒說罷如塵阜
，細草青絨掃極巴。」注：「戲噴噴噴
皆杭產禽名，何以青蟲，教之衝城，
能解人意。」「假知架定馬如龍，出
瓊玲來與不情。為有雙禽將換酒，肯
耽紅日下南峯。」注：「秋冬之際，營
人多出瓊湖山。」「李冬一日最魂銷
，記得城池一炬焦。為掃滿城停空散
，傷心往事話今朝。」注：「辛酉十二

期，為製造陷城。今屆是日，滿城為「恭慶」。

餘關於古蹟、人文等者，不備錄。三多作此時，距今近五十年矣。當時所採若斯，今日不堪復按也。會繼於光緒十六年為作序，文云：

國初平一澤內，以從龍勳軍分駐各行省，是曰駐防；大者統以將軍，其次為都統，又次之為城守尉。吾浙杭州，乃東南大都會也，於是布鎮浙將軍，鎮浙副都統，皆駐杭州，閩軍府，立滿營，度杭城西偏以為城，其周九里，其門有五，規模闊遠矣。二百數十年來，功名之盛，人物之盛，流風遺俗之敦厚，故家世族之大夫，不可勝計，而紀載如，無以垂示於後。中間又經兵燹，一營俱燬；亂定之後，乃調集軍備福州刑州德州青州四川六處駐

防，重建新營，稍復舊觀。入其

城者，但見街署之更新，廡舍之

華制，欲問其故事，而遺老盡矣。

○乃有有鑒於此，而謂曰：三多

六橋者，著「柳營」一百首，

凡有涉軍政者，重以併記之，上

紀乾隆中高廟南巡之盛，下述咸

豐開瑞忠壯傑果毅兩公死事之烈

，而凡杜仙之墳，鳳氏及氏之井

，句曲外史之廬，臨水夫人之廟

，以至九月演礮，奉分懸鞍，雲

臺月誓，湘公府之蘭聚，留月寒

花，登都郎之吟館，事無巨細，

一經點染，皆詩料也，即皆故事

也，可以待矣。余春秋佳日，必

至西湖，由錢塘門入城，必取道

滿營，如得此一編，於與中讀之

，望將軍之大樹，觀故家之香木

，其可慨然而賦乎。光緒十六年

，嚴在上堂攝提格、仲春之月、

曲園居士會，時年七十。

與三多之神，大要均除遣及辛酉

咸豐十一年兵燹舊創痕之外，含有頌

揚感狀之意味，所謂吉祥文字也。至

辛亥革命之大變局，繼（卒於光緒三

十二年）已不及見，三多猶覺舊作，

嘗有不勝其慨然潸然者矣。

三多為杭州駐防正白旗蒙古人，

（其父曾官本營總黃旗協領。）幼有神

童之譽，長受業於會稽，負文名，尤

工於詩。以舉人入仕，曾任杭州府知

府，官至副都統，庫倫辦事大臣，亦

清東政界一有名人物。辛亥革命，庫

倫獨立，乃解職。在民國亦嘗浮沈宦

海，所歷事係開會，頗覺鬱不得志。

十年前於北京見之，清癯一叟也。一

柳營稿為其少作，時猶未弱冠。

湖上文人苑

廿五年二月七日夜南社紀念會舉行第二次聚餐於上海同興樓酒家集者一百五十七人賦呈同座

柳亞子

江山已落修鴛手。樓塔還尋昔日盟。易說伴歡吾輩了。可堪拭目俟河清。

酒龍拜虎卅年前。劍胆蕭心未化烟。倘向新亭作豪語。爽香江左我猶賢。

讀南宋史有感用同興樓卽席韻

五數珠懸恭執禮。大朝兵至閃寒星。徵周李吳都能手。鄭重簽名謝遠清。

大學生我歎尸前。江湖許集付春烟。南園一記君休許。誰忘平原北伐賢。

鷓鴣天

屈既澄

元宵志感

轉燭年光萬象新。華燈如夢野深曠。春風肯顧將亡地。明月長悲易老人。傾瀉酒。換酸辛。方來憂患正難堪。眼前冰雪觀天運。珍重心頭一寸溫。

立春日作

興亡終信在人為。日月行天有歲時。手段與君憑著色。國猶單瓦足伸眉。特違李父成孤往。安用梁鴻賦五噫。靈海移山吾輩事。春風重與振衰疲。

二月七日南社紀念會聚餐同興樓

胡懷琛

春遊鬱氣試凌風。(是日為庚辰元宵)白也能狂未亦顏。幾復規模存別派。永和人物儼軍賢。眼中世事成陳迹。席上豪情似往年。新酒舊瓶誰管得。只盼朋好不須憐。(末句借用施耐庵魯叻歌一字。)

登五雲絕頂因至雲樓

秋岳

五雲峰巒兩高聳。晚鐘殺險一萬重。紫馬驚崖疑劍室。極高樞紐交琳宮。江湖浮白爭相獻。矚谷懸秋各有容。蓮嶽寺門最清絕。綠天香杏不聞鐘。

乙亥歲除杭州雜詩

陸東生

西湖造化功誰主。北狩遺悲苦未平。幾度軟輪人物考。碑碣石層舊題名。中興豈足野人力。異代蕭條想空同。至意激騷華未去。加

虞安侍宋高宗。

辭翰南渡多浮靡。記事近詞說最佳。文選若論開世理。眼前何止萬千春。

相期此命江湖失。各研吏時髮鬢新。倪仲萬言書尚在。劉學華竟愧兵仲。伯奇

宵夜絕句

白蕉

天風驟雪到高樓。眾點明宵引點愁。孤坐已憐詩骨損。却教今夜夢杭州。一分密意十分愁。有夢爭如無夢休。淡到梅花避有恨。宵來蒸粉五枝頭。

與心老觀四歐堂藏重歸寄湖帆

前人

路入吳山別有鄉。古微亭結四歐堂。水崖能已三年滿。論三平未見刀法新如類二坡。

一生低首畫碑評。應笑卑躬未見知。此是人間三第一。指歐堂第一四歐堂所藏四歐。山中陰家法不參差。昔曾謂承先書畫行內之見化。而歐堂所藏四歐。亦曾謂承先書畫行內之見化。由歐人此言。由歐人所知。

最難音讀合雙忠。為自誌。翰墨如絲情不同。倘許桃源實問訊。幸與共坐黑頭翁。類之。

廣陵雜詩十二首

湖外小山

少日江湖氣滿行。白頭初到綠楊城。驚人却免腰纏萬。香水瓶然鶴背輕。平生高韻詩無幾。鄉里羸羊馬少游。二老悲為東道主。茶羹酒飯足淹留。詩雲石馬馬脚二兒。生項在項氏行善報。前日集

生記歸遊。風光慘淡比初秋。我來一讀蘇城賦。寂聽凝思亦欲愁。 替溝一勺瘦西湖。十月霜林淨欲無。地似倪迂枯墨畫。寒煙荒草寫成圖。 衣香人影太匆匆。爭愛漁洋新句工。贏得茶麻留粉字。群陽來却說盲翁。 梅花嶺畔拜衣冠。杯土荒涼碧血乾。三百年來添幾變。猶憐十日記重殘。 司馬風流替左司。紅梅齊唱冶春詞。崇祠晚祀名因古。何處寒泉薦一危。 蜀岡北望射陵清。不見仙舟度八更。愁絕平山堂下道。惟餘白髮小門生。道樣滿堂。愈生。 水竹泮潭又一村。然園西去是徐園。英雄廣武尋常事。禪智山光破斷魂。 梅妍柳翠十三樓。狼藉東風一夕休。真箇竹西歌吹地。二分明月滿揚州。 老去傷春似牧之。茶煙禪榻發祥輝。不須掛子平安報。已是青樓夢覺時。 可笑山青性似猴。馬臺素以勝者存。唯應對與進容商。畫棘銀燈細討論。

為永嘉馬祝眉先生題春暉琴琴譜

郭五特

家學相承二百年。琴書手澤故依然。春暉堂舊清名遠。珍重摩挲視此編。 琴律時變曾著說。琴音理本實神明。會心始出塵埃表。別有高山流水情。 作聽氣借昔賢識。難窮故分在識微。為把絲桐三款息。茫茫天壤賞音稀。 亮芒別折要論思。玉抄金徽合有規。道聲廣度知未晚。定堪弄世絕災池。 春海遙望池花祥有五雲琴譜

貢院話舊

陳小樓

杭州府學，藝用文學題，犯之必遭天譴，傳說如此，未嘗見驗，人亦莫敢犯也。○己未江南鄉試，借江浙開，第一場：場中虹光竟天，人情皇皇，莫知凶吉。○二場：鬼怪四起，墜外，惶惶現形不一。○明年，省城遂陷，洪楊軍入人家，宛如舊識。○乃去年改赴入京探者也。○初，杭州文風，甲於一省，嘉道間漸不知起，洪年極復，復不知宵。○丁松生內幕，以為府學門向所設，請於大府，重為修建，第五魁李。○光緒乙亥八月，士子入場，主未適竣，松生親於前樞受學，三十枚，以擬文氣。○及榜發，杭人中外正三十人，而丁立故巍然，且元，是松生姪也，一時稱異。○予嘗受業浙江，校舍正府學舊址，及屠駭居，猶可尋求，每當落日秋風，振覺陰氣四

合，殆猶當年士氣所鬱積耳。○成豐壬子，有題詩於卷面者云：『記否花陰立月時，倩卿偷賦定情詩。○重來試院秋風冷，露濕弓鞋君未知。』自擬於廟而死。○復有老儒，平生拘拘，足不踏行，目不邪視，及其入場，忽噴舌伏案而死，歷骨青腫，如漬，案上作小判云：『勸得小艇，坐方時歲，母不宵報，養在深閨，人多未識。○宋生住近鬼牆，窺鄰西閨，報燈隔雨，蓬山之遠萬重，撒箭避風，紅樓之隔千里，何來感悅鸞兒之意，虛得接鸞來友之心。○汝乃吾為人師，忽生鴉噪，不為正言之規，如得中得之機，某須有三字，何能擬以為過？不可道之官，意思實之於眾，遣使曲爾怨恨，紫玉成烟，飲恨費泉，痛心白首。○汝雖不斷金彩，神殊難道算錄。○叩雁一百

，滿今生負畫青靴，噴香三寸，免染世更作黃姑。』其事亦傳人口。○毛南谷與藤有素，既入場，心亦惶惶，一夕，方展卷，忽一纖手入屠，掩其卷，手滑白如玉，黃金玉約指各一，袖中脫露金劍，冷香襲人，先懷感曰：我與汝無嫌，何得相戲？聞女聲曰：棋兵！道不見，歸亦大病。○嗚呼，士當報禍入場，局促棲屠之下，均秋暑乾疫癘，惡性命以博功名，患得患失之間，已足亂其方寸，況復吹號懸，招連冤魂，藉使慘惡之氣，充滿場屋，令人心不自安甚至而死，並科舉之毒，正不止此。○老謀官，純滅性情已也。○然鬼神能濟王法之窮，凡人身當此境，苟心有所虧，鮮不內疚神明，見形鬼魅，使不至自取不已。○故每一闈試，無異士林行一大屠戮，惡汰良莠，處於此說，則其法似毒亦實也。

憶秦瑣記(續)

高越天

五、文武盛地

西京之鼓樓，巍峨聳峙，屹然甚為雄偉，相傳唐太宗遷都時，密諭東天宮擇地，查得此地後，置一殿於土中而返，太宗繼又命李淳風擇地，李亦擇得此地，掘一針於土而返，迨太宗親臨，發土視之，則李之針正穿宋所埋之錢孔，遂於此地建樓，故歷經兵燹，此樓不毀云云，好舉無稽，亦饒古趣。

樓上，有一匾，顏曰「文武盛地」，吾人遙稽歷史，深信陝西為誕生英哲之區，歷來帝王如黃帝、文王、秦皇、漢武、唐太宗；名相如周公、楊震、杜如晦、姚崇、李泌、寇準；名將如白起、王翦、衛青、班超、李靖、郭子儀、韓世忠、郭侃等，皆「唯我」光輝，惟吾人登覽之餘，覺莽莽

中原，龍蛇走陸，關中人才鼎盛時期

，頭已過去，原來人才之集中與產生，每隨政治中心區之變遷為轉移，秦皇移六國宮室入關，漢高建都長安，又移豐沛子弟入關，故蔚成秦中繁榮優秀之泉，迨西京五朝之亂，北方皇族，多東徙江表，秦腹已殘破不堪，隋唐混一寰宇，仍以長安為西京，努力復興，兼以繁敷所在，天下英才，奔趨羣集，詭寓寄籍者不知凡幾，關中之盛，於斯為最。唐末國都東遷，趙宋繼汴洛，僅百餘年，又經高麗之一次民族大遷移，從此陝西就僅居西北一重要省會之地位，不再為政治之中心區。近年來，通海交通，歐風美雨，震我中華，沿海各省人民之學術思想，日趨發達，陝西則因交通阻滯關係，社會間一切，自不免相形見

絀。惟秦人中極多特出天才，且當於刻苦進取精神，如「板衣數襲三千里，亡命南來哭秦陵」之子右任先生，又何等值得吾人之景仰。年來陝西建設，進步甚速，人口日見增多，一般教育程度，亦漸提高，前途希望，正復無窮。陝中革命先覺有文武英才如井勿巖等，二十年來，犧牲不少，獲此成就，當亦可少慰矣。

六、一代詩人憶樊山

關中勝蹟數事，見於歌錄者，以唐代為最多，詩聖詩仙詩人如杜甫李白李賀白居易溫飛卿輩，幾多嘔心鑄肝之作，成為後人所仰慕，宋明以降，關中理學之風甚盛，明末三年——李爾、李因篤、李柏、尤貞士林頌堂，頗開學對於性理及音韻法疏之學，雖多創見，而詩學則繼起無人，特日趨於衰微，專元（我朝）撫秦，願以疏導風雅自任，一時各方名士學者，奔

集總下，吟吟唱唱，殆無虛日，時等
破為振起不少。○及清季，興辦山，
（增詳）以翰林上會勳貴臣，出為陝

之宜川令，被調任長安令及渭南令，
清那拉后遜陝後，復與陝省吏司，
波署藩司。○當時關中高橋平安，樂又

博學能詩，風流自賞，故對於關中風
物，題詩甚多，頗以遺蹟元白自況。
樂為鄂之恩人，當時有清流雲之日

，宦陝達二十年之久，頗為史氏所稱
○清社及後，興始歸老牧始，前數年

死於北平，有詩三萬餘首，其中對於
秦北之作品，不乏佳句，如「高原木
落山容瘦，小園蕪香泉脈濕」。○能寓

出關中晚秋氣象；如「唐初塔廟丹青
落，杜曲人家烟柳香多」。○能繪出長安
城外之春景；如「朝日自明仙草露，

春風未解大河流」。○破為清關道中之
晚行；如「二曲人家秋葉黃，雙橋烟
柳入春晴」。○無疑為西京城上之春曉

○皆令人低徊想像，不能自己。○吳朗
抱史才，所至有急政，故吾人至今稱
之，非偶然也！

七、繁絃急管秦腔

秦音高亢，稱作所謂「仰天踏岳

，而吟嗚嗚」者，真秦聲也。漢唐以
降，音樂流遷，季三即以九五之尊，
雅搜音律，專設樂司，教授子弟，秦

劇連成一具形，為後來平劇漢劇等之
先導，千載以來，秦劇之舉止容飾，
音調拍奏，悉仍舊規，故吾人一觀秦

劇，恍如置身數代之前，恍有古興意
味，兼以阮琴樓板，羯鼓胡鼓，擊音
歌舞，熱耳暖心，較諸平劇之舒徐，
漢劇之舒宕，南曲之虛靡，專調之尖

銳者，又別有一種風味。○秦劇劇目甚
多，凡歷史上之佳話故事，無不有
劇。○劇本詞句，亦雅俗共賞，吾人愛

好觀劇，西京城內，有戲院六七處，
雖更荒之季，亦實滿座。○年來各社又

茲排新劇，互相覽召，大飽吾人眼福
○惟吾人對於新排各劇，如「獨影吞
勝」，「平西城」，「關中書院」，「秋雨秋
風」等，雖稱賞不置，而百看百厭者

，莫如「五典城」，即京劇之「紅鬃烈
馬」全本。○此劇本屬無稽，歷史上亦

無薛平貴王尤其人，或謂陝人因羨吾
人有薛仁貴回塞一段佳話，遂捏出一
薛平貴與之對抗；或謂因有一王氏女

之夫抗戎，年久不歸，其父欲其改嫁
，誓死不肯，卒守節十八年貧困而死

，後人調其志，遂編此劇以慰其靈。
○二說未知孰是。○惟秦俗濟衆，確能贈
錢給邑，觀者多為涕淚。○魏長安城十

里之五典城土窟內，且有王寶川之聖
像焉。○西京城內各戲院，以易俗社設
備最稱完善，服裝脚色亦最整齊，卷

份之貴重者，為王天氏享正敬劉文
中等；惟色架均不高，較平劇名角，
不及十分之一，故各戲院易於維持戲

院日戲，自上午十時起至下午四時，演戲自五時至十時，與沈澗各地亦異。外省市遊俠者，初觀秦劇，每每不解，一經領悟，莫不稱奇，及覺平劇多作而之真趣矣。余曾有詩紀秦劇云：

秦晉楚登場，伶工按大江。秦來天
寶樂，歌得弋陽腔。兒女情何極。
英雄氣未降。茫茫恨古志。歸去話
堪宵。

珠屬隨筆，亦實情也。

八、古物充斥之西京

「少年人憧憬未來，老年人悲戀過去」，人固如此，因亦類似，故歐美新興進步國家，莫不研究科學，獎勵發明，反之中國印度埃及等老古古國，則多注重古物，崇拜偶像。西京既為歷朝故都，各地又多帝王陵寢，珍奇古物自極易發現，兼以漢碑唐碑，北魏造像，又遍地俱有，所以國中

的古董氣味，早就非常濃厚。清華沈煥陵時，考訂省內古碑器，著有關中金石記，列關中金石計七百九十七件，可算是一個公開的考古家。畢氏精於鑒別，嗜嗜書畫金石，當時收藏各地名家精品，自不在少數，華中人士，摹擬臨仿者甚多，後人輾轉假託，因此履歷亦無奇不有，舉凡玉石谷之山水，仇十洲之人物，唐寅陳洪綾之花卉，以及管夫人之竹，宋徽宗之鷹，朱若蘇狀黃香光等之墨蹟，莫不應有盡有。至於周鼎商彝，秦璽漢印，則真者固存，偽者亦復可以亂真。過去許多古董商人赴西北收買古物，目力低者，多為所欺，其能具有鑒別能力者，則往往能收得真正古物，轉售外人，獲利亦復倍屢。民國十六七八年間中大旱，赤地千里，匪亂不已，收藏古物之家，多押借售出，四五年中，真偽古物運出關者不少，發財起家之古董竟實繁有徒。早來吳信已誠，政治亦上軌道，政府頗保存古

物之令，并組古物保存會，由沈古界家徐林明先生，主持發掘，所有各縣新出土之古物，不許人民私自買賣，古董鬼之氣韻，始為稍殺。然稍有資產之家，尤多以藏有古物為榮。西京圖書館中，附設有古物陳列室，陳列專美造像及佛像等不少，惟多殘破，廊下置有唐太宗昭陵旁大石浮彫六職之四，係從外人手中追回者，極為珍貴，聞其中祇靠管承毛驕二駿之石刻，已而沈陳列於紐約之陳列館中，未知確否？以發現古物甚多之西京，未能利用古代美術品以發揚藝術，一任人民視為商品，實甚可惜也。

巧對 正容

飛雲江經瑞安莊城之南，而城北別有滴水巖。邑人某嘗出一上聯微對，聯云：「滴水巖巖頭滴露水」，一時傳笑，無不失色。聞於者宿臥廬居士，喟曰：「是甚易耳，『飛雲洞口渡飛雲』，不更佳乎！」其才之捷有如是者。

三國索隱

陳燁野

三〇

唐庚論曰：若為曹公所辱，而志不忘曹。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待郭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若必欲立效以報曹，然後討其所賜，拜者告辭，進退去就，難容可觀；則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為心，外能成郭之志，不私其力于己，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為善，而不能不為惡。能為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為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吾嘗感於先主臨命託孤之語，而感人生遭逢之難也。玄德外仁義而內奸詐，外寬博而內褊小，諸葛公知之審矣。特以世亂如此，袍屨南陽草廬之中，何嘗一日忘天下；故其出也為蒼生，非為玄德而出。當是之時，羣雄並起，鹿逐未死，君國擇臣；臣亦擇君。河北騎者，荆州蠹也，江東霸業未定，蜀中羣氣銷沉，世無王者，必不得已而求其次，其惟玄德乎。是以三顧始出，正用一番躊躇，非故為身分也。然以孟軻處所著年譜攷之，昭烈以章武三年崩，年六十三，是年改元，諸葛公以建興十二年薨，壽五十四。是帝崩之年，公年四十三歲。而隆中顧命之時，公年

二十七，而先主已四十七矣。公於黃巾賊起為中平元年，先主得關張秦義兵并討有功，其年當二十四，而公年僅四歲耳。殆隆中出世，而先主有關張已將戰二十三年之久，其生死結合，雖不必如小說家言，要其關係深切！則可斷言。諸葛公以新選後生，味然入摩，乃欲指揮若定，驅策關張，其可得乎？故觀魏之際，以諸葛公視關張已有問矣。故先主恰關張趙雲之東將戰二十三年，曾不能得寸土，孔明一出而境赤壁，走曹操於烏林，致劉表於玄後，奇功蓋世，而位不過軍師中郎將。直至章武二年，張飛卒，始以公領司隸校尉，其元年即位，以公為丞相假節錄，尚書則虛名耳。終先主之世，軍政政事未嘗專決，蓋公一生，外制於關張，內制於法正，皆先主所親信。觀公之言曰：「法孝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則先主之於公，親信曾不及法正審矣。而公忠貞先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能令百世下思其往事，泣下霑巾，豈非王人矣乎？嗚呼！諸葛公初懷云：「諸葛亮雖資炎帝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庸之命，不亦難乎？」其於昭烈蓋三致歎焉。

值得紀念的林文忠公

曾士義

有清近百年間，堪稱為一代偉人者，首推王文忠，曰林文忠公。則徐，曰周文忠公。天爵，曰黎文忠公。秉章，曰胡文忠公。林翼，曰畢文忠公。鴻章。此五人者，在有清中晚以來，均佔重要史之一頁，所謂柱石以安社稷為說，皆可當之無愧矣。然此五人中，尤以林文忠處危履險之交，值窮荒絕域之境，始終不移其節易其心，尤為一代蓋世領袖，所謂第一流人物也。公之行軼言坊，多散見於各家紀載，茲就管見所及，為世所未錄者，筆之於篇。值茲鴉片戰爭百年紀念之時，而論少穆先生之行狀，殊東顧西顧，無所寓指；而公之言行舉措，光爭日月，懋如炳星，作後人之楷模，礙奉世之頌讀，知人論世之君子，或亦有取乎爾。

林公一生著述，家君春山草堂詩話中，曾列舉其大要。公之政績，其尤開天下大計者；以鮮英務，剝專施，崇鴉片三大端，為舉世人士所當拜戶祝者。清史本傳，敘次頗詳，無庸贅費。予竊聞之：公先世本極式微，封翁以家寒費舉為生，公幼時繼隨乃翁營生。有巨室某，見公器宇非凡，頗以異異，試與語，應對有序，聽聰識帝，計其必

有成哉，乃歸於封翁，令伴諸兒讀，時公年僅十齡有二也。公與同邑楊雪樵先生廣琛，投契最深，楊公官至光祿寺卿，著有絳雪山房詩文集，於穆公集中，可考見二公分歡之篤。集中有澹州舟次再寄少穆六十物云：

……十三舞勺年，憶我識君始；君懷珠玉姿，我堪某度得。兩館朝論文，詩筒夜剪紙；空堂錢太守，實君為國士。神龍乘風騰，鬚張拔隊起；我以倫碑材，壇場執鞭舞。共採登池芹，共遊龍門亭；握手洽雪陰，登堂拜諸紀。微纒附駟驥，一日亦千里；八月廣東秋，探香少遠趾。君當弱冠時，我纔多二齒；兩家俱年少，人以聯珠擬。……

讀此詩。可知穆公與林公同年入伴；又同年鄉舉，是時二公均肄業於福州省會之登春書院。

林公於嘉慶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常，時年二十有七，放於道光戊辰己巳之間，入閣授學士。該先生著。張公信字書記，昔見信任。林公是時，即下榻於撫署之思益山房，於奉公外，朝夕究心於理世之務，俟虎午秩滿入都，頒行厲雪樵先生自代；故穆有送林庶常入都五律二首云：

「宵宵仲美兼，夏雷欲保勞；舉意朝位業，改馬驛風
騷。仙露金盞近，仰雲玉界高；蓬壺翫筆處，知荷聖
恩教。愧我非揚炯，勞君說項斯；陪前容膝地，陛下
展眉時。勵志承先澤，盟心報故知；燕關題首處，梅
說一枝馳。」

是時揚以孝廉入梅幕，林公汲引力也。

道光己卯春，林公分校禮閣，時髦子嘉汝官停攝，同
任襄校官，攜亂公畫白策一楮，題句曰：「恰與狀頭商畫
鶴，也期夢得一苗來。」及賦唱，設元陳秋務流，來出公
門下。

設照官江南，于任嘉湖遊時，曾補種梅樹於蘇山，為
風雅盛事。許璠光太守刻慈航集，孤山實梅一首云：「六
橋楊柳自搖春，孤山轉綠翠折頻；補栽誰是生靈手，種先
生沐官人。我來不見高賢轍，惆悵湖風吹白梅？」又云：
「林文忠公宦浙時，曾種梅花和靖祠。」均紀實也。道光
乙未丙中等年，巡撫江蘇，於丙申上元，招同沈培士，揚
翠巖兩考廉，適覽城北諸勝，歸飲妙相庵，時方攝篆制府
，題揚雪松金陵寒翠閣，有「認取三山證離舍」句，故雪松
詩，有「離舍三山證若何，相逢若侶入燈籠」之句。揚公
是時，以蘇湖遊兼任推闡，舊友為長角，金陵知兵。在邢

總獨，二公蒙讓，均備郵語。揚有詩謂「鄉士誇音僅佳詩
，石交氣韻禮文疎。」可見二公金陵揚聚，晤僕辭而重友
誼，亦實場一佳話也。

少聲最服唐范文正公，故有獲樂字以見志，即揚嘗
批所謂「我公要譽開天下，豈獨字名推范公」者。而金君
生廉訪，繪林文忠河塘雪閣，為公建或出間作也。善化
許璠光題句云：

「河塘春，錦浪花足惜人；河塘秋，相麟瑣理茲苗
愁；河塘雪，慶奏安瀾九重悅，萬里金堤冰皎薄。朔
風半立雙蹄健，俯仰乾坤平且成。綠四赤甲隨龍節；
那知意外之志在海不在河；五年誠罪愁堪嘆。出關且
作也四使，入塞還充馬伏波；漢雲利往雲雷絕，星思
中途千古恨。海內賢豪想風采，至今猶把模型論。君
繪此圖報風知，黃袍紫袖索題詩；聲名在前凡馬香，
聊警青雲驥尾思。」

故是因而贈值型，林公精神不死矣。

有清一代大臣，因罪建戍，往往賜釋，故沿途地方官
吏，供應唯謹。惟文忠公以律已既嚴，此致齋穀，一奉嚴
謹；由關隴以迄四疆，官吏無人為一紙之說者。是時公子
聽孫，拱樞二公隨侍，後每言之，輒為酸鼻。行役之苦可

袁伯謙先生，所著河海瓊奇錄，中有一段，紀袁顯赫，謂

洪北江以言得罪，聖怒不測，而途次迎謁饒縣某戚；

林文忠以大臣遠謁，出關後，加入無人之境，州縣無

過而問者。至哈密以西，夜則停車山峽積雪中，以食

以宿，每謀北走以奮其鋒，獲石其心，真復振松也。

余西行所過，平馬酒食，供頓惟謹，即戈歷荒遠，亦

應有盡有，似勝于文忠矣。蓋北江以文士負盛名，交

游遍天下，揚酒好事，所至人樂從之；文忠清風亮節

，本不願以行累人，又久任封疆，聲譽愈隆，故今以

下，不敢與之節也。然長途忠難中，百物賤絕，地主

竟無杯水適殷勤，亦稍塞情矣。未幾賜環，節度甚阻

。文忠海舍地負，固不以往事為媒介，而進旁故吏，

所處，為心安理得也。

袁公此段持論，對於各方極為平恕。而文忠威德清風，尤

足表見。

林文忠與左文襄，其在西域各有德政以垂不朽，林為

穿坎井，修渠，以興農畜；左為治道路，樹驛柳以利行人

，二者均為世人所翫稱。蓋少穆於摘居西域時，在吐魯番

，因地之利，修坎井以興水利，迄今土人猶咸受其賜。惟

坎井者，公所鑿開，非公所創始也。吐魯番多火風，且火

，沙石覆走，渠水埋耗，故須坎井。

其在渠管任，因病假歸，是為道光三十年庚戌，是年

六月，洪秀全創命馮雲山，曾玉衍，黎蕭、楊、李、石等

，皆製起事於金田村，清廷調國原提督向忠武赴粵，旋命

服罪，病亟屢淡降數劑不效，臨終口授遺摺，想對存仁君代錄，而語音塞滿不了了，而以未及出師為憾。公長公鏡帆太史，次聽孫，（聽孫）字心北，（世編）均砥節勵行，疏屬謂後人有於洋務謀生活者，即非其子孫。其掛外志念，堅定如此，志趣可觀見矣。公殯後，十九、二十、初五三次廷寄，說別專而督兼當入告，請旨廣教大臣，並編款湖，又有著廣西巡撫之命，公均不及見矣。初公之在瀘陽也，曾有整頓清野之議，而粵中之肅聚觀守恭者，聞林公將至，漸已解散，咸望可觀。公前曾題西湖亭忠定公權楹有句云：「遺遺一身閉廟社，蓋自况也。庚戌秋，獲宴遊亭公祠，泛舟西湖，蕭然意遠，登岸進退，不以擇其心；又公之草微視，萬里閉關，常以相讓，予所寶愛，身後失手而毀，其殆以殉耶？」

綜計林公生平，任巡撫總督者，十有三省，遠成以來，在朝諸公，服官處所，無如公之多者。而實錄所經，與刑除弊，均留去日之思，公臨終呼曰星斗南，嗚呼！公誠斗南一人已。越後，朝內外一時以詩哭者甚眾，惟楊雪樵先生四律，最為真摯，且多敘及當時情事，題為「林少穆節使歸旆南來詩以哭之」云。茲為抄錄如左：

粵黔難風使履歸，六十年中內外名；唐盾雄才曾倚馬，

投鞭壯志欲屠鯨。赤心朝有賢臣頌，青史人思太傅清。今日輻輳來遠道，謝雞案竹不勝情。四節歸來春日暗，憂深桑梓若經營；虞名遠紀華夷界，船略能驅左右兵。兩粵千秋思命帥，九重論贊寄忠誠；忠忱力疾登程去，一柱南天手獨擎。（自注：時專匪蠢動，上命公為督辦大臣；公聞命即日力疾就道。）太息河魚困艱興，（自注：公習患解滯之症，以與中旁榘攪作。）積勞無餌竟無靈，伏波未裹沙場革，（自注：公啓行時，徐松龔中丞奏報，有以遊平生馬革之志等語。）諸葛先沉將盡星。力瘁而思蘇水大，令嚴猶自奮風靈；（自注：公念萬民水火，兼程馳至潮州，途次時病已深，猶挑壯勇千名隨行。）浩然正氣運天地，廉有丹誠照汗青。少小盟交成斷金，登岸旋旋更聯吟；孀方母事成人真，馳于當年知我深。半載幸逢鄉國眾，二毛相顧雪霜侵；恩深留守還河恨，洋浦遙知痛不禁。足斗蒼茫何處尋，（自注：公疾革時傳公子揮淚煎禱，公曰願曰星斗南。）軍門運盼節旌臨；崔琳居里登騎驛，清獻傳家只鶴琴。隔處我頻揮老淚，（自注：去歲秋哭罷隨林公之卦。）蓋棺公不負初心；粹終典重哀榮備，聖主親膺黃玉音。

四山一研齋隨筆

五

白 蕉

某財長就職時，海內外函索給賀，一日，符陳友仁賀定，中有一生字，財長不識，問左右，無知者，乃使索之最新大英百科全書，亦無此字。

財長竟不能釋然，後來進，詢諸通上深於英文之名，及英國學者如奧美大學教授密爾氏討論報主筆游勞成備諸人，皆不能答。乃更使索之於獲十年前之大英百科全書，始知生字乃一極小地名，其地以產豬著。予得之傳聞，姑妄記之。

明任子之寇乍浦也，我士卒守者祇數百人，而倭船列陣於海外，軍容甚盛，居民惶懼，不能終日。守將戚繼光下令城中悉索夜壺供軍用，見今越製軍帽數千，人莫測其意。某夜三鼓，繼光下令將夜壺塞其口，我軍以軍備悉救之。天破曉，潮落，夜

壺遂運賊去，倭兵遂望見，大驚，奔營主將曰：明兵大至，事甚急！主將出視，果見其洶而來，點點如西風鶴，莫可計數。亟下令射箭，並發火銃，兼有中者，然僅見其下而覆起，如不削刃然。倭將驚曰：明兵皆水陸，

若此，將及我矣，亟遁去。我軍在塘下，望見其陣亂，鼓噪如雷以助勢，繼光立遣程繼進擊，遂大敗之。後人名是役曰夜壺降云。

新報載七十二湖，學任公有論民氣一文，文中有一節云：「琉球事件交涉中，我北洋巡遊弋長崎，為示威運動。我水兵與彼警察開，其交涉之結果，乃至勒使長崎警察不得帶刀。日本恥之，乃自下令全國警察，不得帶刀，以自解嘲。」彼其忍之之時，正其汲汲焉於種種方面預備實力之

時。甲午一役，而二十年來對於中國之恥辱盡嘗，全國舉哀，始復帶刀！我錄此節，非如歐家子之輒喜道其祖上之光榮及誇其富有之歷史，亦非謂日本亦曾受我國之屈辱以自解嘲，願國人鑑之，皆存勾踐之忠焉。

南塘張氏故宋鶴南軒先生之後，明季從湖南大別山遷來。累世務農，至秋泉先生始膏一矜。時張氏棟宇如雲，田疇阡陌，極一時之盛。所轉刊者有書三味樓叢書，凡數十卷，南雁張翁山先生著其事，僅徵院蓋臺序其書。版鏤於洪楊之役。其書當時多流傳北地，大江以南，始不易覓矣。

秋泉多所置產，時邑中王氏仲落，田產多歸之，其親戚香家人王仁王義來立命黃葉雜葉園田長說等字樣，我友拓碧曾親見其舊錄，其間氣官樣，亦堪嘆也。

佳兵不祥，語出老子，當時讀之以為不境；蓋佳為異詞也。世人習用，不以為疑，亦未有破余疑者。後偶與沈心老談及，心老云：「此當是唯字之能，唯字獲出，本作佳，佳字近佳，古篆佳唯皆作佳。始悅然大悟。陸彞文唯王荜月荜日，唯皆作佳，可證。」

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句，近來所謂學者，每誣為孔子之惡民政策。愛江劉止庵說則異其句讀，曰當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終覺寥寥未安。蓋當時國民程度既未充此，而政制亦決非近世之所謂民主。以論心老，心老云：土地、人民、政治，人與民有別，民者氓也，氓者蒙也，許所謂畫畫者氓者指此；人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余竊感其以懸解經

，而確切不移。心老又云：余三十歲以前，未知讀書，以後則稍稍用心，於此節亦嘗疑之，顧莫或破余疑者。凡研究一人之學說，不可以支節求之，論語一書，亦當統觀，然後獲解。至其尊君之說，則時代使然，不能執以替之也。其治學態度，甚為公允。

強弱國際間一切條約，祇是強者一方之利益，實際上弱國從無有利益可言者。所謂至忠，在弱國尤無是事；強國以互惠為暗辭，弱國外交家亦以之自欺欺人而已。在條約上，初非無規定，而結果則其勢然也。至於弱國外交，訂約時臨事受脅迫，或受有所謂秘密交換條件，則更不懸言矣。即不然，帝國主義為政者之野心，貪言番信，固視為常事，欲恃條約為護符，謂足資信守而思苟安者，何乃夢想！清季，早為帝使俄，自朝廷歸西洋，帝制東洋，所謂以夷制夷之政策

，及學制重約成，又云：然可得二十年無事。是不知身為祖上之內者。黃公度挽馮華詩云：老來失計觀豺虎，卻道支持二十年，真可惡也。

來函

萍蓀先生史序：頃奉 惠贈越風第八期，覆讀陳小姪君大作「潮上歌記」，關於「救歐」一節，極多失實，礙難編照，姑就重要各點，糾正如次：

一、責福下吏進請入署，事出情理之外，從未聞人道及；二、責福因搜火道學生，實在六月初四日下午，先大姊何致贈衣陸衣；三、先大姊被捆錄供以後，印有小旗，府檢具在，不難復按，何以知為偽捏？四、光緒未奔，杭紹交通極為不便，往來必雇民船，最速須經過八小時以上。陳君謂責福因搜火道以後，坐堂鞠訊，又及夜渡江，夜分過子，即已抵杭，事實上恐不可能；五、先大姊就義時在初六日子母之間，並非初五日落墓，有紹興警察局長官何善登杜河庭兩君在場目睹，據云「臨死之時面不改色」，倘如陳君所記種種醜態，真為一貪生畏死之徒，何必革命；六、先大姊丁未浙撫馮張曾數，張去任馮汝驤繼之。馮調籍，戊申七月初一日，增福始到任。

此外詞句之間，極盡難薄之能事，在陳君目光中不知視先大姊為何如人，殊難索解？宋殺「……儼然又以瑾為有功民國矣夫革命之際其事有難言者……」以曲筆出之，遂將先大姊之革命歷史，亦復一筆抹煞。誠如所言，則上年冬間 國府之明令褒揚，豈非多此一舉？要之火道當官相隨三十餘年，當時事蹟，彰彰在人耳目，決非口舌筆墨所能誣毀。陳君既負責記述，不謫出於日記？抑得諸傳聞？應請

執事轉知陳君，檢舉佐證明白答覆，俾祛疑實，實所至念！順候

秋宗棠拜啟 三月三日

越風

半月刊

第九期

每月二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日

編輯人 黃 律 攝

發行者 趙 風 社

杭州仁和路乙之一號

印刷者 浙江五惜印書局有限公司

杭州春風路四一二號

本期刊費每份大洋乙角

自創刊號二二六號



越風

半月刊
第十期



越風

半月刊
第十期

雪苑社和望社

陸樹枏

夢語母廣國題記

敬黃季剛

杭州與汴州

曾嘯宇

生機

豐子愷

譚晚濟金石大師吳大澂

申石伽

溫元帥的出身考

金石壽

湖上 嚴既澄 葉譽虎 黃致岳 高越天 沈恩學

文苑 袁翼初 馬小進 金瑛編 陳聲龍 唐玉胤

夢餘拾補

瞿兌之

杭州新市場古跡誌異

金梁

大通學堂發案

秋宗章

西台痛哭記的作者謝暉羽

鄭際雲

三國索隱(長篇連載)

陳蝶野

越三子詩詞

右升選輯

四山一研齋隨筆

白蕉

雪苑社和望社

陸樹枏

在明代末年，結社的風氣是很盛的，尤其在江南，幾於無地無之。而著稱的在東越要算兩上，三吳首推松陵，「幾社」既是名震寰宇，而且提倡的人也都有聲有色地做了一番「社集」的工作，所以數百年來為人稱道勿衰。最近在「越風」上，并且已經胡懷琛先生系統地介紹出來了，可以不用贅說。

現在我想談的，便是在大江以北黃河一帶的結社運動。明末結社既盛於吳越，天下士子都聚風披靡，爭先來歸，各地即有社集，也是規模很小，不著聲聞，益以年遷代這，文燬散失，更難考證。在當時大河流域的社集，據岑星的載記，由東在「山左六社」的創立，那是據縣貢生趙士誥等發起以應「復社」的；其後上谷張采暉和「其隸山人」又有「北丘社」的約集。其聯句云：「浩然歸去事如何，不似鄒紳惡睡魔。生死趨回秋色老，北丘山畔月明多。」這兩社都見於楊鍾羲的「雪橋詩話」。但所記簡略，詳細情形也不可考了。

不過當時在河南商丘有個雪苑社，江蘇滬上有個望社是大江以北比較令人注意的結局。

雪苑社主倡的是侯方域賈開宗，成立於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起初入社的只有吳伯符，吳伯胤，徐作霖，劉伯勳等四人。他們都很有才氣，時人目為侯吳徐劉，聲名甚盛。後來崇禎十五年，天下大亂，匪破商丘，徐吳劉諸人都被擄留難，這時侯方域幸早到得南京，而且加入復社，共揭「留都防亂公揭」，聲勢既大。不久為阮魯徵，他就跑到揚州去依史可法。更由揚州回到商丘故里，那時河南已歸清廷版圖，方域舉目無親，蒼涼滿目，故舊死的死跑的跑，再也沒有從前的熱鬧了，他覺得非常沮喪。幸而這時賈開宗從遠方回來，方域就向他重又興起社集，並且邀了徐作霖和他的姪兒世球一同加入，後來又添了

夢調母墳園題記

黃季剛先生遺著

乘轎逆騎水面上。可百三十里。蘇水清洌。平潭瀾瀾。有水自東來會。是為白水。其右有市。名曰包茅。對縣孤山。巖然高舉。峭不可上。則騎難也。山麓稍隱。云洗心園。寒泉步倚。所在深竊。讀此以上。疑疑半里。松檜參映。中有豫章。綴以周垣。扶疎四布。餘可十圍。與縣西一樹相重。悉是三百年物。隄內成坎。波蕩湖中。小橋二三。雜植槐楊。循池東走。得黃氏祠墓。南背墳堆。若櫛重表。黃氏始自江西占籍斯地。有信父者。是初祖。鄉人謠俗。以入表地。及其自署。乃云曠堆黃氏。蓋山水清遠。錯以膜填。良宜聚族而居者矣。先人相宅在山之陰。前有三丘。巖巖相屬。右為章丘。母周孺人墓在焉。而西背東。水出其北。白石為梁。碑嵌三尺。隴首長松。高可二丈。下覆家兆。有如羽蓋。升虛反顧。便見吾家

徐階唐宋舉二人，號稱究苑六子。

讀壯悔堂「雪苑六子記序」，記其經過甚詳，文曰：

「吾向者雪苑之君子，有吳子伯胤，徐子作霖，劉子伯盛，皆與吾三子爲之。其從而爲之弱諷者，莫不以文采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無何雪苑有寇類，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宗散而之四方。徐子作道與其姪世琛探橡栗，程勳田野，雪苑之社，虛無人焉……乙酉，余自吳返，賈子自淮陰歸，兩徐子相見歡飲。言及雪苑舊事，流連者久之，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社矣，是固吾雪苑之幸而存者也。余曰：姑待之。……於是三年焉，而徐子麟唐者出。徐子宿儒也，甚吾昔日雪苑四子之所未及也。……於是五年焉，而宋子華學成於燕而至。宋子年少有異材，甚吾雪苑四子之所未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

雪苑社歷劫浩繁，一遭復興，本有希望發展下去，祇因侯方域中年早死，所以社集也連帶烟消雲散了。

至於望社，是淮上詩人閻牛與，新茶坡主辦的。牛與爲崇禎乙亥諸生，明末落第，遁跡淮上，與新茶坡，李楷，魏籍，閻爾梅輩朝夕行吟，結「望社」相砥礪，平生積檢，行誼甚高；而茶坡又是「怨尤不形於色，愁嘆不見於聲，與物與性，絕口不及理亂。」同社往還，祇慕詩文無他而已。所以望社的集會，不爲世人所矚目。「望社」加盟的人，根據後人李元煊的敘證，約有三十左右，其姓氏如下：李挺秀，黃中，靳應聲，郭爲珠，張廣若，沃起龍，卞爲鯨，胡從中，蔣宗流，樓台孫，張鶴世，沃起鳳，潘取廉，程溱，張寶童，閻修齡，張新標，楊方，陸汝可，徐轉迅，陳毅敏，程灝，馬駿，趙明，李孫偉，張新棟，倪之煥，卞象升，邱象隨，閻若璩等三十餘人。

祇下列名單看來，高才宿學的人物有牛與茶坡負詩壇重鎮，播遷後輩。風雅，厥功甚偉；若輩更甚開後來經學考古的一派，在學術方面的貢獻很多。流風所被，「望社」也可說有相當影響播傳於後世的。

。寫下固合卑賤。誓以守家。由即數畝。有園有池。其前森表十里。晚項可觀。俛翁遠卓。青芬撒天。臨溪一面。重巖峻削。與嶺堆齊。自爾向下。隱竹樹樺。墓前軍旗。斗入雲霄。碑則歲矣。先時卜葬。神靈隨從。意母之精魂。瞻懷舊地。亮亮孤子。可以朝夕顧守斯墳。曾不幾時。遠思遠游。既流荒冢夷。恐遂不得反鄉里。上先人祠堂。一旦瘞死。復不能依母泉下。冢中魂渺。恆來是歸。既點悲傷。若于助且。因請沙門曼公續爲是闕。粗存轉略。難用寄思。但望之匪遙。遠則萬里。詩曰。豈不哀歸。投此罪置。每念斯言。所以寄涕寄衣也。

此文爲民國十年所寫之作，字跡滿紙，頗有文氣。直爲情來，實古文字所當宜而爲也。區區其情，直身令人油然生愛憐之心。先在漢學四方，更欲明故實，隨其不能備錄錄下之計，是足令天下學子一抱同情之淚矣。二十五年二月從友人處得此文，感其未編入全集，加資水刊，願者臨記。

杭州與汴州

曹嘯宇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宋對之味是詩，以官游之杭城，其樓台歌舞，紙醉金迷，足以心曠神怡。因回憶汴州皇都之風景，有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概。蓋與「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同一慨慕東京，流連不盡之意，後世讀者，亦莫不由杭而聯想及汴。似若汴州之樓館池觀，大可與錢塘名勝三竺六橋，兩相媲美。實則現時之汴州：風沙迷茫，建築簡陋；園圃則凋萎蕭條，閭巷則瓦牛牆犛，所可點綴局面者，僅數樓與龍亭之高聳，繁塔與吹臺之相向新陽而已。一感想到三潭印月，雷峯夕照的西湖十景，以及飛來峯、保叔塔之俊拔；靈巖、靈隱之雄偉；孤山、超山之清曠；碧園、汪園之富麗，真有榮輝殊觀，盛衰異勢之感了！

清季許仙屏先生總制東河，駐節開封時，曾有一聯，狀當地風景，云：「大河南北頭，風雲萬里來。」寫中州之洶湧平曠，暨汴城之管轅中樞，最為得體。然一首湖山清幽，池館精美，則今日之中原，今日之汴州，安可與「淡妝濃抹總相宜」之西子相提并論。但古人之醉心汴州者，不僅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句，如：

劉子真奕樓云：「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
憶得承平多樂事，夜深燈火上奕樓。」

梅堯臣過金明池第二首云：「風光猶未老於人，隄口
泉聲瀉碧津，一洗塵襟無俗慮，柳條開眼共春看。」

元好問宮亭雜詠第四首云：「羅綺深宮二十年，更
持桃李向誰新；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邊好畝田。」

李夢陽汴中元夕云：「花樹沉沉動玉樓，月明春女大
堤遊；空中騎吹名王過，散著天聲滿汴州。」

就以上宋金元明各大詩人這幾首的吟詠觀之，則昔日的汴州，其風土之清佳，池館之優美，誠有足資流連的價值。今謹考之紀載，自唐宋以後，凡汴中之河池園苑，以及有名之樓閣勝蹟，擷其著者，摘述如次，可徵宋賢由杭州而聯想到汴州，亦非偶然了。

宋代汴京之河渠，其著者曰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閘水、清水、淇水、以通舟楫。閘水、自尉氏懸解符，合於蔡，是為「惠民河」；清水，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淇水，出鄆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鄆諸水悉會焉。曰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蔡陽黃堆山，其源曰龍泉泉，宋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後溝，通城濠，東匯於五丈河，公私咸利焉；曰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入白溝，接注淇渠以通甕覽之賦，因其闊五丈，名五丈河，即白溝河之下流也。唐末漕塞，周世宗顯德四年，疏汴水

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汴；曰六丈河，在封丘門外，相傳宋時恐河水爲患，開鑿此河以殺其勢，蘇曰：「固有三尺水我有六丈河」即此河也。餘復有「伯食河」、「聖水河」、「涉海」、「白溝」諸水。陳傅良論宋代水利云：「宋初定都于汴，曹運之道，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门峡入汴，轉黃河入汴京師；陳蔡之粟，自關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五丈河匯陳濟及滎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爲最重。」汴州水利，在昔時交通發達如此，宜乎自五代至北宋數百年爲重要之都會了。

汴京在歷史上最著名之池有二：曰蓬池，在汴城東，春秋時宋之蓬澤也，瀾漫遠闊，南入尉氏之境，其下有溫泉焉。漢志引張家竹書云：「梁惠王發蓬澤之藏以賜民，後償（即開封古縣名）有蓬阪，惡澤是也。唐玄宗更名「福源池」，天寶初，士大夫輿飲於此，蕭穎士所著的「蓬池廢飲序」是在吾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章；曰金明池，在城西鄭門外西北，周迴九里餘。周世宗顯德四年，欲伐南唐，始鑿以習水戰。宋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幸其池，閱習水戰。徽宗政和中，於池內建殿宇，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臨水殿，北去百餘步有仙橋，朱漆欄柵，下排石柱，中央隆起，如飛虹之狀。橋盡處而殿正在池中，四岸石甃，南有高台，上有廣觀，廣百丈許，曰寶津樓。樓之南有宴殿，殿西有射殿，南有橫街，牙道欄榭，乃都人聚

觀之所。車駕臨幸，輒時射百騎於此。其他池沼，在五津園之側者：有方池，「圓池」，在繁台之東南者：有「凝碧池」，又復有「曲江池」、「原池」、「雁池」、「平池」，俱在長壽壽山之側。然皆非平民所能遊賞者。

汴州著名之園有三：樊園、芳林園、玉津園也。樊園在城東南三里許，相傳爲漢梁孝王游賞之所，李白「樊園吟」云：「平台爲客幽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都邊漢池阮公詠，因吟綠水揚洪波。」一名「梁苑」，孝王築吹台于苑中；芳林園在園子門裏東北，宋太宗在晉陽時，太祖賜其地爲園，卽位後號「壽園」。內有沼，太宗後廣其地，號「萃真園」，仁宗乃改名「芳林」；玉津園在南門外，宋祖幸此，謂侍臣曰：「沉澁非令儀，朕宴偶醉夜慘之」。又何濬傳：「灌陪邊使射玉津園，一發中的云云。又玉海載淳熙十二年三月廿六日，車駕宿成幸玉津園，命下大雨，將曉有晴暈，已而天字忽開，洪興進詩歌咏，翌日賜帶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奉事，滿露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上遂三園外，又有「樂樂園」、「一文佛園」、「景初園」、「靈禧園」、「下松園」、「養種園」等以上諸園，皆宋時都人遊賞之所。

苑之最著者爲瓊林苑在城西鄭門外，俗呼爲「西青城」。宋時建苑，爲宴遊十之所，與金明池南北相對，其中松柏森列，百花芬郁，東南隅政和開創樂華亭園，高數丈，上有廣觀，層樓金碧相對，下有錦石橋道，寶柳池榭，柳鎖紅橋，花榮鳳舞。又有明池、梅亭、牡丹亭等，不可

勝數。其次爲「迎春苑」、「宜春苑」、「秋苑」；而「宜春苑」有二，宋人號爲西園，東園者也。

鎮京樓卽汴城西門樓也，唐令狐綯登樓時有鎮京字，因名；過傳樓在南門裏街西，有異僧之事，趙東文作滿庭芳詞以紀之；明月樓在州橋南街東，明洪武十五年毀廢，後改爲觀瀾司。昔時橋高水深，最宜月夜，爲汴梁八景之一，商鶴《州橋明月》是也；鎮樓子在宣平坊勾欄街之北，乃金相獨立看街樓。其他尚有資津樓、紅翠樓、娥眉樓、揚樓、玉川樓、照熙樓、清風樓、宜城樓、班樓、蜂螂樓、集賢樓、蓮花樓諸樓，皆爲宋時人士宴集之所。其集賢、蓮花二樓，俱在都門外，士大夫於此飲別。

寶慶閣卽相國寺後閣，都人夏日於此納涼，八景中「寶慶涼風」是也；玉泉閣在延慶觀三清殿後；觀經閣有二：一在相國寺，一在天王寺，俱觀先朝所賜藏經，後卷鐵幾闕殆盡；尊經閣在府學明倫堂後。周密癸辛雜識云，「汴城樓閣最高，而見存者，惟相國寺寶慶閣、朝元宮閣，登雲樓，寶壽閣諸閣，五碧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帥所取者也。朝元宮閣卽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此，岩巖半空。登雲樓俗呼爲八大王樓，又稱觀樓，蓋初爲燕王元儼所居，後爲巨瑄所廢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

凡此，汴中各項景物，在歷史上皆值得一顧。至若宋徽宗所作之「景龍江」，夾岸奇花珍木，殿宇對峙，後展拓盡都城一隅，名曰「擗芳園」，山水奕奕，林麓暢茂。又象餘杭鳳凰山所鑿之「長岳」，尤爲繁麗甲於天下，不僅美盡中原。其詳見張漢之「長岳記」，暨傅祖秀「陽春宮記」，文

長不具錄。自後汴京之傾廢，其原因有三：一由於精練之禍，徽欽北狩；而長岳花石，亦隨之盡運入燕；二由于崇禎壬午九月十七日，引河灌城，如夢寤所記：「洪水散天，洶湧泛漲，傾陷城垣，居人溺死者十有八九，……；鎗細中原，一旦付於東流」；三由於道光二十一年，河水圍汴。經此三次浩劫，汴城昔日繁華，掃地以盡。讀東京夢華錄，太息於有宋以來，景物無存。讀如夢寤，或歎於有明以後，勝蹟銷歇。吳梅村句云：「黃河有恨歸遺老，朱邸何人憶故王。」真不勝今昔之感了。

清代康熙年間，新安邑元素先生所著之大堤行，錄歎汴城盛衰之跡頗詳，今引證如下：

「大堤城外大堤曲，幾併夕陽帶茅屋；閉道當年全盛時，樓台夜夜燃香燭。公子西園騎似雲，佳人南園顏如玉；橫笛短笛無聲情，蕙王樂府奏新聲。秋風忽送梅花落，霜夜能催楊柳生；暮雨朝雲留好夢，千金一顧願傾城。五十年來嗟不見，人間天上幾相殘；芳草淒涼健馬嘶，桃花零落石人面。河水湯湯似舊時，繁華轉眼沒成塵；魚龍故道爭城市，絳管餘聲在水濱；萬古游魂招不起，晚風吹月落荒陵。」

就呂先生這首古風釋釋之，汴京在未經黃患以前，大堤旁的管絃歌舞，當不至於西園歌新聲現。大堤卽隋堤，自螢火夜遊以來，數千年後，此汴城外沙堤，猶有至今玩流連之價值，乃何以西園遊舞白二堤，其依依楊柳，至元日猶足以發遊人思古的幽情；而汴城外的大堤，也隨黃泥之風沙，灑沒於荒烟蔓草中，徒爲後人憑弔的資料，最不得不歸咎於黃河爲患之烈了。

生機 雙子燈

去年除夜買的一球水仙花，養了兩個多月，直到今天方才開花。

今年天氣酷寒，別的花木萌芽都遲，我的水仙尤遲，因為他到我家來，遭了好幾次災難，生機幾阻抑了。

第一次遭的旱災，其情形是這樣：他於去年除夕到我家，當時因為我的寓所裏沒有水仙花盆，我特為跑到磁器店去買一隻純白的磁盤來供養牠。這磁盤很大，很重，原來不是水仙花盆。據磁器店裏的老頭子說，他是光緒年間的東西，是官場中請客時用以盛菜種特別精緻的傢伙。只因後來沒有人用得着牠，至今沒有賣脫。我覺得普通所謂水仙花盆，長方形的，扁形的，在過去的中國畫裏都已看厭了，而且形式都不及這傢伙好看。就假定這傢伙是我特製的水仙花盆，買了牠來，給我的水仙花配合，形狀色彩都很調和。看牠們在寒窗下綠白

相映，素雅可喜，誰相信這是官場

中盛酒肉的東西？可是牠們結合不到一個月，就要別離。為的是我要到石

門灣去過陰曆年，預期在綠簾堂住一個多月，希望把這水仙花帶回去，看

牠開好才好。如何帶法？頗費躊躇：叫工人阿毛繫了這盆水仙花乘火車，

恐怕有人說阿毛提個風雅；把牠裝進皮箱裏，又不可能。於是阿毛提議：

『這兒不要牠，水仙花拔起來裝在餅乾箱裏，帶了上車，到家不過三四個鐘頭，不會旱殺的。』我通過了。水仙

就與雙料別，坐在餅乾箱裏旅行。回到家裏，大家紛紛得很，我也忘記了水仙花。三天之後，阿毛突然說起，

我猛然覺悟，找尋牠的下落，原來說人當作餅乾，藏在石灰袋上。連忙取出

一看，綠葉憔悴，根根焦黃。阿毛說：『勿復』，立刻把牠供養在家裏

舊有的水仙花盆中，又放些白糖在水裏。幸而果然勿復，過了幾天牠又欣

欣向榮了。是為第一次遭的旱災。

第二次遭的是水災，其情形是這

樣：家裏的水仙花盆中，原有許多色澤很美麗的雨花台石子。有一天早晨

，被孩子們發見了，水仙花就遭殃：他們說石子裏統是灰塵，埋怨阿毛不

先將石子洗淨，就代替他做這番工作。他們把水仙花拔起，暫時養在臉盆

裏，把石子倒在另一臉盆裏，搬到陽角的太陽光中，給牠們一一洗刷。雨

花台石子浸着水，映着太陽光，光澤，色彩，花紋，都很美麗。有幾顆可

以使人想起『通靈寶玉』來。看的人越聚越多，孩子們尤多，女孩子最熱

心。她們把石子照形狀分類，照色彩分類，照花紋分類；然後品評其鮮壞

，給每塊石子打起分數來；最後又利用其形色，用許多石子拼起圖案來。

圖案拼好，她們自己去吃午麵了；午麵吃好，她們又去踢毽子了；毽子踢好

，她們又去散步了。直到晚上，阿毛在牆角發見了石子的圖案，叫道：『咳

，水仙花那裏去了？』就急急去找，發見他橫臥在花盆邊上的臉盆中，渾身

浸在水裏。自晨至晚，花了十來小時

，綠葉已變得發黑，發黑了！阿毛說「勿礙」，再叫小石子給他扶持，坐在水仙花盆中。是為第二次遭的水災。

第三次遭的是凍災。其情形是這樣：水仙花在綠葉室裏住一個多月。

其間春寒太甚，患難興起。其生機被這些天吳人禍所阻抑，始終不能開花。直到我要離開綠葉室的前一天，牠還是含苞未放。我此去預定暮春回來，不見牠開花又不甘心，以問阿毛。阿毛說：「用繩子穿好，提了去——這會不致忘記了。」我贊成。於是水仙花倒懸在阿毛的手裏旅行了。牠到了我的寓中，仍舊坐在原配的盆裏。雨水過了，不開花。驚慌過了，又不開花。阿毛說：「不晒太陽的原故」，就搬到洋台上，晒牠晒太陽。今年春寒殊甚，洋台上雖有太陽光，同時也有料峭的東風，使人立腳不住。所以人都閉居在室內，從不走到洋台上去看水仙花。房間內少了一盆水仙花也沒有人在查問。直到次日清晨，阿毛叫了：「啊！昨晚水仙花沒有拿進來，凍

殺了！」一石，盆內的水凍成凍，融

也融不同；水仙花裏面的水分也凍，其鱗煎凍得像一塊白石頭，其葉子凍得像許多翡翠條。趕快拿進來。放在火爐邊。久之久之，盆裏的水化了，

花裏的水也化了；但是葉子很軟，一條一條掉下來，葉尖兒露在水面。阿毛說「烏者」我覺得的確有些兒「烏」，但是石牠的花莖還是筆挺地立着，想

來生機沒有完全喪盡，還有希望。以問阿毛，阿毛點頭，隨後說「索性拿到灶間裏去，曬些；我也可以常常顧到」我贊成。垂死的水仙花就被從房

中移到灶間。是為第三次遭的凍災。誰說水仙花油？牠也像人一樣，

需要煙火氣的。自從移入灶間之後，葉子漸漸抬起頭來，花苞漸漸展開。

今天花兒開得很好了！阿毛送牠回來，我見了心中大快。此大快非僅為水仙花。人間的事，只要生機不滅，即

使重遭天吳人禍，暫被阻抑，終然有抬頭的日子。個人的事如此，家庭的

事如此，國家，民族的事也如此。

本刊下期要目預告

南社紀念會第一第二次

張春紀

庚子之「忠臣」

晚明人的茶癖

粵珠瑣賦

鴉鴉狗叫之官

吳江仙子葉邊章

「屈劉五體」

蒸刺遺譚

閉話花瑣

燕居勝語

姑蘇寒鴻

紀梁西嶽之死

太平話

柳亞子

徐彬彬

張天麟

邵元沖

宜廬

陸樹彬

龐鏡野

項士元

余小可

劉宜閣

姚民哀

王文榮

郭子愷

譚晚清金石大師吳大澂

申石加

讀中自來港史料，不覺以甲午之役特為大感。吳大澂雖職領宗上諭有：「切心救世，實大面命，遇事敢言，至名潔芳」之辭於吳氏。時吳氏則通商運籌或為，尤非易局，可說亦費明識。考其一步之舉，於金石自是一代宗師，堪為後學方範。當稱學金石者，輩流既交通必（元），雖吳氏後起，固先勝於陸，曾校積古齋碑新學書法載，此陸氏教書墨蹟也。談碑之學，與酌實跡，一符之知，步文法亦常遊歷。惜吳氏早六十年而卒，能於今日，則古器之問日多，於海內外更有多景之真蹟；且不啻為一生研名，為實所累。然亦非甘苦學，雖思理與，則隨處鑄林，究何能至此？吳氏之學大抵，亦官之所致也。其不依恃其自第而觀節中，狂喜，以成其文皆治氣，歷和者愈允。

一、吳氏所著金石書籍

金石之整理，非僅於書卷典籍中討消息也，必時得古器割野互觀之。吳氏於金石著籍，有後科所見藏古金錄、說文古籀補、藝齋集古錄釋文附稿、藝齋集古錄等，其中以說文古籀補，為研究籀文之一大貢獻，凡集古錄器文得三千五百餘字，中多補許氏所未備，晚年復增一千二百餘字，為增補古籀補。近人丁佛言有說文古籀補則依吳氏原作加補文例其多。篇中於郭林最詳，因吳氏官跡曾歷陝甘湘粵各地，屢履所至，集彝、鼎、泉、戈、尊、石、翁、鈞、權鑑等古物甚多，則歷年所證古器中文字，足補說文籀文之不足，於光緒癸未之歲，此書遂成。其他得有

未刊稿多種，或為私家所藏？如值齋藏對泥發釋等，或隨賡兵餘不知流遺何所。如古匋文字釋等，或僅見於吳氏與人函牘中，而該稿是否畢成者？如石門訪碑記等，或在頁無多，斷為殘字，疑為未成之稿；如古陶器征錄，要皆當時印刷，不若晚近之發達，滄海遺珠，未免為士林之憾。

一、藝齋別署之由來

稍知吳氏名，莫不以密齋先生稱之，按「密」與「格」字通，即「格」之變化，周武王封康夏啟為三密，說文密、敬也。吳氏於光緒丙子三月間在長安以百金購密器，購上文字凡二十八字，吳氏細加考釋，斯為微子之器，馳寄陳介祺王懿榮等，謂以重值得此，為諸器之冠。

是器，本為鳳翔周氏所藏，歸吳氏宋三十年，吳適，又流捷人間，轉歸於陝西柯昌泗家。吳氏得此器，曾自刻一印，文曰：「湯盤孔鼎有述作」。即自署其齋曰「密齋」，并成長歌以紀其遇，歌云：

殷王元子周王臣。白馬隨風來作賓。一鼎流傳廿八字。燿然四十九庚寅。帝辛醜醜商俗靡。玉杯象筋今已矣。湯孫文獻有宋存。刪書不刪所徵子。豈知闕里稻詩年。商額十二亡七篇。况歷風雷一掃後。陸龜魚家空拘牽。尊彝文俗相假借。馬鄭懸疑泗與訖。摩挲一器幾千春。盤盤齊魯今無價。使者採風西入秦。被絃別蘇搜奇珍。從此山川不愛賢。先民法物宛如新。分明帝考與周鑑。許齊從客左從各。為宮為格詞不文。

非陳非祀器誰作。三人成衆，匪徒且。玉朋鈎貝登穿鑿。當年抱器歸周京。修其禮物共榮盛。王日欲戕憤乃服。子嘉乃德降之福。乃祖成湯至帝乙。惟天不顯罔不寫。宗祀毋傷厥考心。運荒尚賴明神勸。克商下車始分封。共球飾賦追聲容。上公象賢尹東夏。我客位振歌西靡。白杜已非放宮奏。祭虬納禱景山松。班鳩紅紫上北嶺。蝌蚪枯鼎非史籍。上通湯誓紀日新。下啓孔鼎銘拘僕。孔鼎湯誓今莫徵。比于焉則渺懸渺。落器遺文等列宿。光茫上出飛虹霓。吾聞海東之嶺有朴老。博文好古今賦道。衣冠文物殷遺民。願摹一本寄探討。貽爾子孫爲國寶。

三、吳氏之治印與藏印

吳氏既成一代金石家，則治印固其餘事耳，惟平生刻印甚夥，不輟爲人奏刀。方吳氏任河東制道總督時，鄧工培築決口，葺年工竣，吳自刻「鄧龜」一印爲紀念，以「龜」字从合龍，又於「鄧龜」二字之中橫斷兩劃，中連短畫如「工」字，是印文字蓋成「鄧工合龍」四字，亦可聯讀爲「鄧龜」二字。吳氏以畢生研求小學，有崇仰先後鄧之意，則自署「鄧龜」名亦巧合也。

治金石學者，刻印頗多，刻瓦則不多見，此非考古有心得，不易治刀。吳氏與陳氏試驗餘閒，曾爲陳介勳刻漢瓦，凡兩闊月，成五十餘葉；有甘林瓦、長林西神瓦、延壽萬歲常與天長九字瓦、千秋萬歲瓦、太歲半瓦、熾德順序

瓦、萬秋瓦、曲成之當瓦、鼎湖宮延壽瓦、泰十二字瓦、長陵東宮、萬歲二字瓦、長陵西神瓦、羽陽千歲瓦、闕池宮宮等，爲陳介勳刻瓦宮文後，復自刻宮金文，爲時約兩載，成七十餘種，亦不易之作也。

吳氏製印未見印譜傳流，有十六金符齋印存，係吳氏所藏，古隸漢魏官私印，曆十有六年之收集，達二千索。惟是請鑑印二十部，爲光緒戊子所裝訂；次爲千鍾齋藏，係同治壬申官翰林時所蓄，由三百古隸齋更名千鍾齋，凡九百五十六方；又有積百家姓印譜，上虞羅振玉爲影印行世，是羅羅氏得于蘇江劉氏，劉氏則得于吳中，譜中集印，係就古私印中姓氏集成韻語，每姓之下，各鈐一二印，其他有周秦兩漢各人印考，羅振玉亦曾爲影印，惟羅吳氏序跋。大約爲吳氏未竟之作？書中印凡九十四方，首爲周將秦侯漢初王侯，次爲漢王氏八王四侯，再次爲漢功臣及王氏一王三公十九侯名印。

四、吳氏之訪碑與書碑

吳氏有訪碑記及韻圖中金石記，但世無刊本紙於與人得讀中，得其訪碑之路。嘗吳氏使學陝甘，入石門，觀監名匠拓古碑，有永壽石刻、石門銘、西狹頌、鄜開韻、耿勳碑、龔頤頤碑、唐公房碑、華陰廟殘石等；且發現鄜君開通殘命題字之缺尾一段，一時漢中城內，宣紙售將。其與王德榮書訪碑時頗詳，梁興流蓋於字裏行間，爲吳氏生平一大快事。

嘗聞名宿言，古人善書者，無不從林荆川來，證諸吳氏，益信。吳氏於器於碑，陶器甚深，當成豐千子，吳氏年十八，遇陳碩甫（吳）於竹學署，贈以江長隆家文尚書，遂始作篆。其外則韓廳藏名迹古碑甚富，甲寅爲羅其母舅，遂日事研臨。案齊自名錄藏其父補堂公治程朱之學，見吳氏好集金石拓本，嘗戒之曰：好古之士，愚以玩物喪志，與身心無益也，命其手鈔程子易傳觀之。但吳氏天才，卒不能磨滅。陳碩甫教以設注說文，日讀二三十葉，篆書遂大進。同治癸酉後，典試陝甘，碑學益進。道光緒乙亥爲左文襄著西安頌以篆書拓石，文辭古雅，書篆係集嵩山關母廟石闕第字。左文襄嘗書贈「以周秦之文，冰斯之篆，令人不復接近意。」非虛譽也。西安頌爲吳氏一生最精之筆，其次則於光緒壬辰登衡山，或白鶴泉銘，勒石於崖下，亦五十後之作矣。

五、吳氏之畫及其遊踪

吳氏所作畫，於晚近畫壇，無所影響，其作風爲純粹之文人畫，以士氣爲尚。於山水爲最，花卉人物均入能品。吳氏學畫甚早，考其日記中有云：

「十三歲時，繪歲時氏家碧簪中，外祖以此畫（係徐青幾畫冊）出，見而愛之，戲指退筆，臨得老畫，圖及米顛拜石數幅，以貽小浮山人；山人亦爲題句，極承期許。」

題冠後，結畫社於虎邱白公祠，與陶懔卷倪小圃等別

夕解談畫理，及避咸豐辛酉之難，寓上海吳平齋太守處，入淨花社畫會，與張子祥（鶴）等有畫中九友之稱。中年後，研求金石甚力，不常作畫。迄於光緒庚寅正月題母喪，乞假歸里，是年秋，遊名山，畫畫與復振，放舟於金焦之間，泊丹陽，下常州，造宜興，遊張公善橋雨洞，歸舟處山船涼作紀游圖，其題畫跋云：

「秋日舟行，鑑畫深中，偶閱所見，未知石谷當年曾覽此勝否？」

是年作畫甚多。除夕，吳氏所作陳蔡，當時名手顧若波陸廉夫倪墨跡金心蘭均爲作祭畫圖詩此一載中，所繪山水花卉人物，存有四十餘件。自白公祠結畫社後，迄此凡三十年，吳氏以守禮居家，蓬萊集畫時畫友，復結社於怡園。其舊居奉草間房，爲梅名哲金孝章故宅，房後有竹，尙金氏所植。孝章作風甚清古，吳氏居喪時，曾仿其作品或二十幅，聞今祇存八幅云。

光緒辛卯之秋：吳氏曾與顧若波同游虞山，宿於海會寺，曉起望五老諸峯，寺僧言此卽虞山真面目，卽與顧氏各撰筆集至寺門外，乘輿彈毫，用玉石谷仿調全筆畫，對景寫照。顧若波畫，復與寺僧繪一立幅，吳氏則以僧榻爐矣。歸金陵後，曾作虞山起游，其遊踪頗有詳述者。

游虞山之翌年，服闋，出仕湖南巡撫。初，吳氏游河嶺別，詩有「事恩若許游衡嶽，道作隨南萬里鵬」之句，不料竟符其詩戲，可謂遇矣吳氏抵湘後，於重九僧室燈

嚴鏡山，作衡嶽紀游詞十幅，同時覽康夫亦隨吳在湘。將
歷之山景，分繪六幅。吳氏於陸康夫之作尙能稱許，於
次年（光緒十九年）校閱衡永各郡營伍時，歷衡山，於衡嶽
紀游詞卷中，作詩紀事，以康夫不果來爲惘惘。是年重九
，復歷衡山，則康夫隨焉。

六、吳氏與諸名賢之交契

俞曲園太史長吳氏十五歲，俞太史主紫陽書院，吳氏
爲肄業生，及吳氏歿，俞太史要之以聯，并請江紅一閱。
其聯有「不獨故交寥落……紫陽非復舊吳嶺」之句。蓋
吳俞之誼，在師友間也。

莫友芝（子德）有清一代家聲名哲，吳氏稱莫爲耆老，
蓋莫氏爲前輩，惟莫歿吳氏才，贈有聯云：「其文有金石
著貴，于山見蒿華之高」。

吳氏於潘文勤公最契，平時函牘往來皆用古簡文，不
半年積四巨冊。一日文勤謂吳氏曰：「老弟以後寫信宜
稍從潦草，我半年付積不貲矣」。其欲儉有若是。

楊浙孫（樸）雖與吳同時，惟吳氏體稱，已在四十後矣。
時指浙孫之在昔羅正青輩，（在昔羅求古齋有石印本。
爲楊書一生最精之作）吳氏體益，大加欽服，縱談古簡文
字之學，楊勉其專學大家，可以振漢唐以後委靡之習，時
楊居虞山。

吳氏一生所學之成，受益於吳平齋太守甚多；太守收
藏金石書畫，名盛於時，卽其齋曰「二百蘭亭齋」。吳嗣冠
後避辛酉之亂，居太守處年餘，得朝夕觀古人手澤。吳氏
所作詩有齋詩存，獨填詞僅於吳太守處一閱金縷曲云。

春池館詩話

唐玉址

九一八之役，舉國憤慨，聞鼓而思願收。于是
浙民聽觀察陳君炳麟勸改題西湖博覽會紀念塔，爲威
嚴光紀念塔，以示激勵，當事已許之矣。會浙省政府
改組，前後未相關白，迄未實行。然塔詩已成，可爲
異日湖上採風，興紀故事者，增一資料也。詩曰：「
威家烏將風雲撥，天錫朱明戰猶賊，大小縱橫百戰餘，
廿載陰雲一割快。東南日出照靈雲，赤岸千城老蛟
血，風流叔子雅好文，南塘兵法垂千春。（中節）將軍
樹勳在浙湖，善用浙洪如佛昆，遺愛殊威兩難忘，鐵
嶼新塔西湖畔。赤軍之銅可爲劍，會稽之竹可爲箭，
越中奇才甲天下，金（金華）烏（義烏）勇士如雷電。安
得將軍起九原，重帥戎場志體戰，予亦當年老將庭，
西與樓舍對落岫。（謂朱、荆川公教威兩塔槍法事。）家
曰懲撫荆川唐公于西與江樓自持槍殺余，繼光紀敘新書
每見他人用槍，聞申大可五尺，兵主執圍一尺者何也？
荆翁曰，人身側影，只有小八寸，槍圍但半圍槍
一尺，即不及我身側可矣。圍擊既大，被槍開處，亦
與我無益，而我之力盡。此說極得其精。余又問曰，
如此一圍，其工何如。荆翁曰，工夫十年矣。一圍之
精，其類如此。此一槍詩中所引故事，亦錢塘江上平
敵兩事也。願紀敘新書，近人讀者尙有，而注意及此
者鮮矣。荆川公有月夜登靈隱教威虛江（大猷）槍法
事。一時兩名精者對槍法，會成以武將能者爲過，（
威嚴紀敘新書，練兵實紀等書外，更著止此集錄；會
著正氣堂集，更精易理）三公均爲古偉人也。

溫元帥的出身考

金石齋

二

越風六朝，陳小樓先生「詞上散記」紀徐天官幼時，因婦氏先叙，嘗詣溫元帥廟中踴躍，冀明心蹟。謂神係張姓，佚其字名。係為唐中僕服，而面目藍藍，矚目可怖。相傳固一士人，某夜詣讀，忽聞戶外鬼語，聽之，則鬼方降疫井中，一邪合死。士人大駭，夜叩扉告之，羣笑以為妄，士人知言謬不為祟信，乃赴非死，以明不欺。益思之，則遇身青腫，已中毒斃矣。乘倖其捨身之義，全活甚衆，乃祀為神，同一方疫厲，廟之輒應。

。溫習為蠱，係誤傳；又元帥，則更贅矣。按不惑于甲戌春，供職浙江台州臨海服務時，嘗偕同事蕭山來君家廟，散步城郊，一日：偶經臨海與善門內三台坊，見有一路名元帥廟街者，有古廟一，即元帥廟也。邑人俗名元帥殿，久爾瞻仰，見神像一如小樓先生所記溫元帥殿之面目藍藍，矚目可怖。殿樓左壁間，嵌有廟楹聯十三

年立碑一方，高六尺七尺，闊三四尺，石色綠紅，如碧琉璃，額為「臨侯小傳」四仿宋大字，碑文約四百字，書體為一方寸行與書，舊逸流利，與文徵仲相仿，惟無撰書人姓氏。文紀侯姓林名洪，唐鄂州刺史，因結爾救民，飲毒龍潭水須臾，鄂人感之，祀以為神，水旱結之輒應。五代時：台人為錢鏐王報命追鄂，聞神靈，歸其香火，並易林為臨，故稱臨侯。此碑予嘗倩臨海老儒李君存讀，惟拓多份，分貽友好，候中尙留有一通，其文如下：

「侯諱洪，唐進士，唐鄂州刺史，詩名有「視河可沁詩陳」之句，千古美談。時鄂香早甚，相傳石門，峙山奇龍為祟，雖故府誰修巫文，而道運難銷，候躬山原斷曰：旱甚是不有民，命天罰，應無赦，民何罪？罪惟我，亦應罰無赦。若雨，寒捐身謝天。果雨。侯遂對衆云：向者天災，若不有民，言應天，是

不有我，我敢負天。乃飲毒龍潭水，傷額顏面異狀，睛露髮赤，面藍耳背，鄂人恐怖，倍加驚禱。我曹縮刺若失也今神矣，歲可為鄂福，祀之，早結輒應。五代：台人有為錢鏐王報命追鄂，聞神靈，歸其香火，水旱即禱；特即應，一龜奪鄂時。郡守畢士安，背像奉為城隍左塔，易林為臨，從地別也。宋高宗南遷，特聞候著靈，詔加封英烈廣惠侯，主判雷靈都統使，臨元帥，以遇旱水惟，候是司者。候因殺姓臨矣，至我明弘治二年，候適以事，昇出縣西仁義坊隙地，松下，衆屑之不起，諸父老請曰：候欲爾此乎？如是，當起赴高座，祀罷，兩人掖之而上；故候有兩祀：一配城隍左階；一見身在縣西廟。尤可異者：總督張公元勳，參戎楊公文，撫征伐皆奉香火隨談，命下勸農勞諸苗，臨陣忽見候像出雲中，鼓戰俱備。張歸，每與台人言，特佈金廟，費「台南保報」，蓋厥大其功云

。時歲補十三年庚辰歲季夏吉貝勒石。

是碑經予偶然注意，情李君推後，臨海紳士如孫君倫湘，及前縣長張君韓庭等，均極珍愛，並詢其初山何人情願推拓原由云。

清康熙十二年，台紳洪慶修臨海縣志，僅于卷之二建置欄內，載元帥廟在三台坊，紀載疏略，不如碑文所紀俠之生平。而此碑碑文，臨海縣志藝文編中，亦未載錄，是誠當時修志諸君之疏忽。又臨海地勢低窪，夏秋之際，常有海濤為患之虞，每災，當地庶舍，受損甚巨；故臨海地城，雖始於禹貢之時，歷秦漢諸代迄于今日，古物極少，職是故也。即如志載興善門內之天寧寺，保唐開元時敕建，迄今寺雖存在，惟因久經淤塞，屢厄水災，故所有唐乾元時所建銅鐘等，均已蕩然無存，鼎股剝面已。此元帥廟亦已傾頹發壤，惟有道姑一，偏居廟後。余恐更歷一二十年，或遇海濤為患，恐此廟此碑亦將同歸于盡矣！

夢餘拾補

聖允之

劉士節字鼎彝，宛平之長新店人。長新店距京師之廣寒門三十餘里，先生年十七，行游京師，慨然曰：嗟哉乎人文！乃移家入都門，到白紙坊京，購屋數楹於初學之街，（今謂禮張胡同）以為讀書之所。事見朱筠所作行狀。

馮西崖種菜亭故址，雍正時張南華購神居之。乾隆丙辰，鴻博徵士若招董誥周蘭坡等，理復集於此，厲奕樹沈東甫沈幼牧進耕石莊槐塘同寓於亭。朱竹河集有背祝蔗糖接菜亭卷後，照影前後寓公，足補蔣陰新記之遺。見黃體芳題詞類志。

潘文恭世風之伯父畏齋，以翰林改官刑部主事，文恭入京曾試，止宿梟子巷四眼井寓。畏齋曰：此地王夢樓得探花吉宅也。見思補堂筆記。發吉善錄錄二十五，京師八旗滿洲官員兵丁刑制不得在南城外居住。而乾隆十八年在城外居住者已四百家

，奉旨嚴飭禁止。至道光間以生齒日繁，移居遠處，遂墮此禁。

阮元環經室園集有詩題云：已未借寓京師衍壽公邸，會栽竹三莖蕙花兩本。庚午再寄，添栽桃柳海棠棗枝丁香并舊有古槐檢楸棗殼共三十餘株，記以一律，搜之館人。又有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門內上闕新居有小園樹石之趣，題跋四首。

發吉善錄錄卷六，元軍律文正草在柳山好山園之東，造園時以葛葛近園門，築培土為山以障其迹。高宗謂日久無知者，葛遂湮滅，非取以表忠勤賢也。命所司仍其封城之制，復建祠三楹。有御製七律一章。碑記則正山敦作。

阮元環經室四集重修揚州會館碑銘云：京師官武門外揚州會館，始建於乾隆初年，汪君從晉出白金四千，金始有蓋而成之者也。其事詳於碑銘。六十年來，頹頹日甚；雖屢有修葺

而莫能新之。和會堂聯星堂地勢甚卑，郵水來侵夏不能居，積圮柱傾，公草率至。嘉慶元年，鄭君宗彝官吏部郎請其叔鄭君鑑充得白金四千，鮑君志道張君緒增黃君根又各出白金一千乃合資頂修之。

道光興國縣志，京師結束會館舊名隴郡會館，相傳國初時為他人所覬覦，王眉長宗伯極力清強，始得復還舊觀，故館中立宗伯神主以酬其功。顧余疑宗伯係廣縣二十一年進士，郡人官京師者固自京師始。然考順治十一年以後郡中科目頗不乏人，會館係公車稅稅之所，豈前此竟無一人議及邪。緣余過興國，得宗伯裔孫所藏當時合約一紙，乃知順治十二年郡人會場費三百金，向贖尚少五百金。康熙二十二年宗伯官翰林捐銀三百兩，再贖仍少二百金。會館體叙作於康熙三十六年，巨言贖費數頗，據此紙則宗伯捐銀三百兩，外郡人會前後兩次贖金也。按王名思賦。

乾隆浮梁縣志，京都會館二所，

在北京正陽門外東河沿街，背南面北；其一在右，明永樂間邑人吏員金宗舜鼎建，曰浮梁會館。自門至後堂凡三層，東西皆有廂房，謂地深七丈一尺，北闊三丈二尺，南闊五丈二強；其一在左，嘉靖時國子司業金達增建。至今設之新會館，其地深五丈六尺，闊四丈一，順治八年恩貢生鄭彩捐資倡修。

新城陳侍郎用先父守詒會官陳州知府，有先宅在京師。陳州曰，子孫為京官者居之，無居者以為會館。侍郎補官，遂捨為新城西館，後為記文，索舊契檢其始末，或疑公悔。面紙曰，奈何改先人成命，侍郎愕然，徐知其誤。揖謝曰，深感教誨。次日復往謝之，其人深自愧。事見梅柏官所作行狀。

章學誠所撰任大椿傳云：乙巳之多，余自保定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編修應鈞家。時潘居興化寺街，與君居衡字相望。談晏流連，互為主客。余留旬日出都。先一夕，君舉盞酒祝

潘君壽進酌且言別，至街折四顧，霜月灑烈，砭人肌理。縱僕多欠仄思臥，四顧無聲，三人相竊立中途，講款久不忍釋。

八里莊摩訶河庵，王文靖臨少從其父文貞公儀備隨侍處也。歲至一再至，於寺僧有加禮。西山之香山碧雲退谷法海，春秋佳日，世交舊游，招邀過從，徘徊款賞。新進寒素，亦樂與忘年，常同寫會。我巧樂數百哇於豐祝，小築其旁。花開時任游者往來，如無主人，示不獨樂也。見韓荊所撰行狀。節賜版之卒，恐顛倒其家貧子幼，諭諸大臣飭公故習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居，徐交江甯織造生息，幾廩其家。見碑傳卷十一。

碑傳集八十四陳宏謀太僕寺少卿介先生錫周墓誌銘云，余官吏部玉潤為論封司郎中，周朝廷資幣金二十萬築室寶武門隙地，以為士大夫邸寓，命余董其役。余素知郎中質直可憐，以其名上聞，俾任監督。初不知其為周朝公子。

杭州新市場古跡誌異

金 梁

杭州新市場，卽舊下營之故址。

游藝本街大城，築塔爲界，坊巷名稱，皆仍宋元之舊，多前代古跡，有城西北古跡致遠殿廟詳。余嘗仿撰市場古跡記，惜稿存落馬，尙未取回。茲憶其有新異可記者，別草數則，以資談助，不能詳也。

將軍衙門 將軍衙門，在延齡門內，後改爲督軍公署，舊衙規制頗宏，內有西園，植林木之勝，今尙存。昔多狐祟，時出擾人，將軍進城，善射，發無不中，嘗夜伺射之，弓乃反折，又用手拈，則火發自灼其手，遂不復敢開，此狐異也；又將軍長壽，爲珍妃世父，幕客文廷式，世皆知爲狂生，體肥提署，夏日裸臥堂廡，慢不避人。有武官英小山者，惡其無禮，拾狗矢強納之口，文伏地求免，始釋之，此人異也。

關帝廟 關帝亦在延齡門內，南有戲台，常在今國貨商場門口；而廟

址則已夷爲馬路矣。相傳咸豐末，杭

城失而復克，暫由關帝廟鑿，引游軍出禦，故能以少禦衆也。戲台石柱，刻有長聯，爲先兄香案讚書。兄善八分，曲閣稱極之，今石柱開移西鄉菜廟台。又廟門圓石，俗稱換鼓，今在湖濱公園內，兩大圓石。光潔可鑿，白色面上有竹葉黃紋者是也。

梅香書院 書院尙在軍署後，今無存。王省三開年，前長交涉，留署卽院基，曾約住觀，渺無遺跡可尋；惟隔街碧梧軒酒家門前噴壺，頗似院中香植，而地微偏西，不敢遽決也。

軍將橋 橋在今開元路，舊橋實爲水閘，上築土城。昔有巨怪，常跨坐橋城，臨流濯足，衆習見之，亦不甚懼，咸從其跨下過。有醉者燃爆竹，怪初見而大笑，及驟然作響，怪倏隨而滅，其後遂不再見形矣。橋西仲兄橋梁協領署，嘗拆西橋圓爲圓，數尺卽見朱紅甚巨，亟掩之未敢動，

不知何代何人也！

泗水坊橋 泗水原作施橋，余因

立小學，始改名泗水，至今仍之（編者按：今易名國貨路）。小學擬於甲午後，在杭城最最先，被初爲林宗孟長民所書，後附設東文學社，日人如速水大河平村山伊藤，及老友林琴南徐青甫諸君，均相助講授；而王文典爲其中學生之一。又設正氣會，唐才常沈蕙，曾來集議。青甫之禮唐，卽余作介；及青甫赴寧說劉忠誠，苦無施費，余乃解衣助之。此詩意氣真不可一假也。

惠興女學 女學在迎紫門內，今卽名惠興路。游藝舊築遺蹟，惟此巍然獨存而已。惠興女士，以身殉學，余在京集捐，交貴君林，屢款建設，並奏請褒典，今石坊尙存。女士之死，實由貴君一言所激，而女士名傳。其後貴君之死，亦爲人言所誤。而貴君亦名傳，天道不可智識。又貴林故居，亦在迎紫門內，當卽今青年會之東北角，舊跡畧也。

龍翔橋 龍翔橋，舊名嘉禧橋，橋東河中有巨柳，名風水樹。其地奔

爲成福佐領鄂前之顯號也；成福善風鑑，自折照壁而種五柳，附三十年後，署內當出將軍，時皆嗜之。乃宣統初，乍浦都統玉書，借其署爲行轅，適署軍旅，其言甚驗。然則人定果可勝天耶？

八字橋。橋在平海門內，今存。余兄相樂，都統行署，舊在二橋之間，於碧西自築小園，並設九忠祠。九忠者：自吾高祖信勇公烏巴海，曾伯父忠節公麟瓚，前後殉國者九人，合而祀之。兄爲忠節公次子，忠節職殺乍浦，兄後任爲乍浦都統，拜印猶見血斑，痛哭失聲，聞者哀之。今此屋已歸工程局。

新龍巷。新龍巷，在八字橋西，與小板橋相望，今教育卽其故址。當吾家舊居巷內，余實生其中。生時夜

半，鄰人聞車聲，似千軍萬馬，驚起叩關，有山湧金門進至者，雷聲發自金華廟。吾父乃名之曰金。次日衆且互傳，踴躍赴於子坎。余又適與忠甫開爲庚寅生，父乃復字之曰小龍。其後謀爵爲叔，老幼竟皆呼余爲小叔，亦可笑也。吾父相由公，諱鳳瑞，有如如老人詩草。昔從戎，與彭剛

直公相涉，公聞此異，手書忠肅堂額爲贈。張勳果公，與我母家黎里錢氏有姻連，則若贈金華閣三字；又新龍巷，爲吾父題名。先父有七絕云：鳳子龍孫且自誇，新龍巷內起新衙；老翁不肯居人下，小板橋前第一家。今指教育會爲故址，實可致焉。

可園。可園爲三六橋多園名，在今泗水路西口，尚存；雖已易主而未改築。越後園亭，猶留殘影。每憶當

時詩酒流連，恍同一夢。余每歸輒假榻其中。其北爲康司爵址，今歸鍾氏。康司昔有庫神，形如童子，常與羣兒相戲，偶或贈人以錢，持以博彩，無不獲者。此神如在，試令執財柄，庶幾一木萬利乎！一笑。

忠義塚。忠義塚，舊在雙井頭，當卽今吳山路中間。同治初，浙人忠骨，均埋於此。而初金門外之忠義塚，則府漢合塚，不盡浙族也。辛亥之變，屢遭平糶，有見尸骨者中額皆紅深如生；且似有熱氣上騰。亦可異也。

附骨牌樹。延齡橋東河沿，舊爲草芝巷，余姪龍飛私宅東牆外，有骨牌樹一，其葉作骨牌形，自二點至十二點，凡二十一式，無不畢具，可取作菓子。戲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此亦與古跡有關，洵異物哉。

大通學堂黨案

秋宗章

八 虜吏之辨白

上海各報，對於此案證據，既出偽造，費福內不自安，遂於六月十九日電浙撫云：『前呈悖逆字據，係拿獲秋瑾時當場搜出，報章有意反對，乞憲鑒。近據縹緲秦會說：竺紹康等及我總領官陳匪畏文高敬岳雲「改扮學生，逃匿處州府城大通武備學堂，及稽雲縣學堂。又聞竺陳逃來海，投士匪錫彭蘇，請飭密拿。』二十日得會啟覆電云：『府屬，效電悉，所稱當場搜出，係在身邊搜出？抑在堂內？字據三紙內，何者是親筆？欲查實以息邪說，非有疑也。又報紙中載，該匪當堂書「秋雨秋風感旅人」七字，有無其事？有即送核，均先電復。處台已電飭。院覽。』即日，貴福又電浙撫云：『鋼筆字據，獲秋瑾時，當場山地檢獲，會審秋瑾時，已據供認，毛筆偽筆詞單，縹緲山陰李合複啟。七字在山陰李合手，已督省。』

惟近人傳說，先大姊臨離以前，親筆所書七字，不知係何人偽造，登諸報紙，實難憑信。今觀於貴福之電，則疑詞已可不攻自破。李合復供省後，此七字之原稿，自己繳呈浙撫存檔。辛亥革命，撫院焚燬，當已一例付諸劫灰矣。詞時浙撫張竹歐又有安民告示略云：『此次紹興女匪秋瑾，勾結匪黨，圖謀起事，並欲先於郡城約富，屢擾治安。經本都院查知，派兵將秋瑾拿獲，並起出悖逆字據，及槍彈馬匹多件，業將秋瑾正法。奸謀已破，匪黨散走。除仍嚴拿各首要外，……爾等各照常安業，不必驚惶，毋得聽信謠言，自相擾亂。』蓋亦針對上海各報評論而發也。

九 黨禍之株連

自晚案發生以後，兩江總督端方，安徽巡撫恩煦，先後電咨到浙，查辦餘黨，當經浙撫張曾敝轉行貴州，札飭山會兩縣，指名購拿，計為陳威

，字公猛，北京法律譯館教員；范華基，字愛農，係日本學生，昌安門外皇甫莊人；及竺醇仙，許仲奇，曹麟泉、陳濟安、呂鳳德、俞濟時等八人。六月十三日，又札飭山會兩縣云：『奉張總電，准安慶電：』據徐偉供：錫麟同黨為陶煥卿陳子瑞（名志軍）與味陳陳京兼（名德慶）沈鈞業五人；又其妻王氏，游學東洋，改名徐振漢，與秋瑾同主革命；應即一律緝拿，務獲究辦。』即據兩縣會同中覆云：

『范華基乳名阿慶，並無家屬，去秋旋里，見其已改洋裝，家居數日，當復出門，不知去向；煥卿之父陶政，在本村開設炭店，人殊質樸，據稱伊子遊學東洋，去年八月，曾經回家，不久仍回日本。先兩人向正派，現在久無來信，其行狀如何，無從覺察，……』貴福又函請紹興府知府楊士燮，協助兇味孫歸案，旋接覆函云：『兇匪係紹興北門外漢弄人，據秀水縣委令覆稱：『與味孫向業興酒店，本在懸湖地方，開設楊九數字號，復在

嘉郡北門外北橋橋，開設分店，家屬即住店內。父器人，年五旬左右，味蕪年約二十五六，在日本有年，時復返國，亦未有一定。今年正月三月，回家兩次，居留數日，即又他出。聞先赴粵，再往南洋羣島，旋案發生，全家逃避，無從查拿。一可謂奇照。蓋是時房更居心，對獄與大獄也。所謂紹興紳士：候讀教諭舉人胡道南，前仁和縣教諭謝光權，候選直隸州判陳邦翰，舉人吳思懷，候貢謝壁奎等，遂仗義執言，連名稟稱：「爲文字株累，七氣沮喪，項乞恩准，據情轉稟據釋，一面札縣銷案事，……許仲青係已革進士，許在衡之子。在衡在世，與徐錫麟認識，會延其弟柳子。仲青以錫麟爲父執，有事請教，時或有之，年才二十餘歲，世故茫然，家事且不能理，況論其他；曹怡泉以數置餉口，與錫麟幼同甲，陳威上年秋間買果人，斷無自行進折之理；范章某光緒卅，卅一年在中學堂肄業，爲道南監中學堂時學生，……稟請

據釋。一適費福等徒於品議，不敢顯職，遂費弗問。

其中陳公猛即爲今福建省主席陳公傑先生同懷兄；許仲青即住蕭山村，爲紹興富商，與徐錫麟烈士有以學誼，大通學堂之開辦費，及烈士捐納進員之資，俱賴仲青贊助，蓋亦富而好義者也。自經此案株連，驚恐致疾，未久下世；曹怡泉名汝震，住東浦村，與徐烈士爲近鄰，烈士東渡，請禮泉代主大通學務，數月後辭職。其人身材短小，佝偻如老僧，吾家和甥堂左鄰曹姓，爲其同族，月必一二至，故子幼時嘗見之。彼與革命初無關係，徒以一度應代，致遭株連，聞者冤之；范愛農平生爲予受業師，辛亥壬子間任紹興師範學堂學啟，爾時學風囂張，騷擾師長之事，數見不鮮。先生管教稍嚴，不率遂爲衆矢之的，任事數月，卒受攻擊去職。此公雖爲留學生，而無留學生習氣，衣服樸素，不修邊幅，冬日戴一翻帽之毡帽，總似村農，人多笑之，先生終不爲動

。自民元初夏，脫離師範學校後，所加瓶阻，百無聊賴，因借酒以澆塊壘。一夕：飲至醺醉，雇舟返息市莊，途次內急，至船首便旋，忽見水底之月，醉眼迷離，以爲明鏡，一躍入水，擄取，博博誠頂，與李青蓮采石磯故事，如出一轍，奇矣！陶煥烈烈士，名仲章，辛亥浙江獨立，勇與其役。事定，奔寓於滬上某醫院，爲仇家狙擊而死；屍味瘴名寶餘，章太炎先生之快婿，民國初年，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長甚久，甫及中年，資志而歿。此外名列黨人碑者尚多，不其著聞，茲從略。

十、徐父之保釋

徐錫麟烈士介弟徐，字仲蕪，既在九江途次被捕，六月初五日，張會敗逃復貴福，佩即推徐氏家屬。十三日，又電傷徐徐烈士之妻王氏，即徐振漢（電文見前），於是徐烈士之封翁鳳鳴，遣抱孫徐福具稟，自請投案待質，比經堂訊，鳳鳴供云：「職買徐鳳鳴，即梅生，山陰縣東浦村人，

年五十三歲，家有老母。現年八十五歲，職實世業詩書，束身名教，中年棄書服賈，在郡城開設綢緞舖，厚膠經理。自西蜀子，仍在家中侍奉老母，素不干預外事。竊貨長子徐錫麟，幼時頗知自愛，因用心過勞，致有怔忡之疾，時發時愈，平日意見，竟與竊貨時有反對；雖有素性互拘，不敢令其出門，曾將錫麟幽閉空室。次子魯偉，自外歸，與錫麟素冰炭，是以於光緒二十六年間，因兄弟不睦，即為折斷分房，立有分書各執。錫麟並曾充當本縣中學等教員，因科舉未登，有志出洋遊學，於三十一年八月間，蒙奉前府憲曹（起鵬）保送，奉前撫憲曹，遣赴日本遊學。到日後，因身材駝背，不能入校，遂報捐道員，指勞安徽試用。回國後，隨曹赴京引見，到省後，先後奉委陸軍學堂及巡警會館等差，遂有五月二十六日之禍，肆由自作，夫復誰尤。職實與錫麟父子之間，性質殊異，素來反對。錫麟在皖，如何行為，職實與家屬

，委實毫不知情。茲奉傳提，當即具稟，赴縣，投案待罪。由陰縣解送劉案，今蒙親訊，據實供明。至次子徐偉，自弟兄析產後，即往日本留學，迄未還家，現聞已在九江被殺，乞轉稟上憲電詢，當有確供，委無虛捏是實。相傳貴嗣於徐氏家局，因與邑紳之誼，有查開股，徐父供詞，亦由貴嗣轉報幕友代擬；故能面面俱到，不留罅隙。事隔三十年，已無法質證，姑妄聽之而已。厥後貴嗣將徐父稱押候奪，胡道南等六人，先後具稟，請曹保釋，貴嗣許之，即授筆批示：「取保釋回安業。」而徐妻王氏，則在請緝之列，道南等，復又積為具稟，略稱：「錫麟之妻王氏，謹守節道，前年以氣體衰弱，時患疾病，因至日本就醫，並無留學之事。至於改名徐振樓一節，從不聞有此名稱；因徐做樣恨其兄，遷怒於嫂所致，事之虛實，不暇計及，……併請詳開恩。此稟未奉批示，後亦不再究問，殆已不了了之矣。」

當章核：五月二十六日晚案發生，海軍巡隊圍獲安慶小二郎巷伯葆先生寓邸，發出兇手往來函件甚多，足證其與趙士閣係之密。至徐父親供，謂其兄弟不睦，意在為仲葆洗刷，漏見此志苦心，閱者幸勿據為典也。

一一 孫秉彝之保釋

孫秉彝，字德輝，會稽孫端村人。父毓珍，官直隸南皮縣知縣，頗有政聲。秉彝曾入質為吏，然迄未赴選。光緒三十三年春，任大通學堂總辦，數月辭職。黨案既起，六月十三日，貴福奉浙撫命，捕秉彝下獄。二十九日堂訊，據秉彝供云：「大通學堂經費支絀，暫行經理，自二月十五日開校，自稱學問不及，僅認校物籌款……四月間，因用度浩大，二十五日告退……即校內諸人，於五月十四日放暑假，此職備認大通籌款之實在情形也。……」已而秉彝族人孫道華等，聯名具稟請保，由會稽學所總董杜子樵等，亦有公呈為之稟類，旋經貴

編批示：「准予先行保釋」。兩月以後，曹錕卸事，遂成懸案。

宗聲按：德卿先生之從事革命，遠在光緒癸卯，與同志沈克剛，暨陳縣女傑尹鏡志尹維俊姊妹，組設機關於開元寺同善局，秘密工作。前丙午丁未之交，光復會諸同志，響應先大姑之召，集于家開會，先生亦為座上客。近人記大通事，謂先生與革命無涉者，良誤。特胸襟闊大，埋頭苦幹，不聲不響，故知之者鮮耳。辛亥革命，漸次光復，先生出任紹興軍政分府財政長；又為紀念陶侯烈士，特創辦成章女學校。民國十年以前，紹興最有名之越報日報，亦為先生所創。晚年淪於榮利，不樂仕進，惟為桑梓謀福利，則無時或懈。故鄉評曰：且，舉無間然。今距先生之殞，數易寒暑，樹石未遠，墓有宿草，追維時昔，為之泫然。

一一一 黨案餘波

紹興舊府屬之嵗縣西鄉，民風強悍，勇於私鬪，有張岳雲者：結誠岳元帥，與吳文高友善，皆為秘密黨之首領，各有部屬數百人，均歸光復軍分統紹康王季高節制。丁未五月初旬，文高未候竺王命令，遂召台州義軍，由東陽入嵗，於西鄉廿八都起義，謀攻際鶴含板石佛長嶺等處之警察團防，得手後即乘勢攻城。嵗縣知縣秦家稟聞訊，商同防營副哨長李逢春，率領兵勇，前往迎戰。逢春被殺，並斃營勇二名，陣傷兵勇四名。事聞於所撫張督憲，兼調防營往助，岳雲被獲死之。文高敗逃，退入東陽。逾月，大通學堂之難作，文高憤甚，日思報復之策，擬於朔大舉，先攻新昌，後撲嵗縣。浙江提督呂本元電報，稱防練軍中營管帶劉慶林馳來嵗縣，副管帶凌紹清馳來新昌，以為之備。並飭巡防第十隊開駐奉化，互相策應。是年十月十五日，文高糾集義軍千餘人，攻嵗縣西鄉，與劉慶林遇於白竹村，自午至亥，鏖戰一晝夜，

義軍不支退去。十六日夜，復出奇兵，偽裝警察，前往劫營，慶林及哨弁楊泰帶義勇丁二十餘人，皆殊死戰，力竭捐軀。會新任浙甯撫汝駟理事，電商呂本元派派營伍接應，義軍島合之衆，亦經訓練，遂致敗績。文高退回仙居，其餘同志，四散隱匿或先後罹難。同時金華嚴州兩府屬之光復軍，亦一度起事響應。兩府毗連之馬鈴山；給百餘里，聯屬龍浦江建德三縣，由深林密，土著稀少，向為秘密會黨之大本營，平時營繕捕拿，每以微粉復原，山路崎嶇，無從着手。丁未冬間，前金華光復軍首領徐買兒部下健將蔣六飛，招集同志，會於浦邑白沙陳龍門嶺山等地方，登光復軍旗幟發難，浙甯馮汝駟電飭駐甯巡防營帶沈祺山往浦抵禦，六飛戰失利，遁匿於蘭谿之稽裏源嶺。翌年二月，將者知派往偵探之什長王世榮挖日歌廳，潛兵追至，六飛又逃往金華忠村，為紳董周以德所獲，遂被殺。於是此項果僅存之光復軍，一敗塗地，不可復振；而大通學堂之黨案，亦於以結束焉。

湖上文苑

續園城雜感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

嚴既澄

心死何由成大哀。淮南雞犬盡仙才。滿城魑魅冠冠日。愁見陳東伏闕來。上苑波濤成吼聲。惶惶白日閉盛城。橫磨百鍊知能用。露刃光裁太學生。制地度販非戰敗。覆舟曾未悟途窮。從此合編魚爛語。又將燕黨續遼東。佞倖經年發禍胎。跳梁小醜勇狂靈。何須史筆稽微際。千古貪夫趁狗財。覺士從知孰職官。本來庭艾亦成關。片言立和乘雜報。提徑奚辭父契丹。蘇門犬賈載躑躅。暗室應懸照額頭。畢竟宋人能滅宋。豐碑何日樹崖山。和物明身豈少彭彭之第一生可

疎影 吳興縣志五美人志

葉奏虎

武毅片石。認春心對道。鵲賦啼碧。悲慘飄零。羽翰對疎。刺此可憐殘墨。驚鴻怨寫陳思賦。合寫入梁台專集。勝雷娜十勸堂阡。莫問玉鉤遺跡。堪歎棉花委地。洛川伶。隊羽。鴉伴書客。鏡營塵甌。幽草霜清。漫想當時顏色。濃華烟露唐非福。恨少何河雲同歷。祇深情刻骨難銷。短夢低回今昔。

超山二首和衆美

秋信

發言西湖詩。鑿石苦不足。對花味復歎。所感有高族。花

當容君問。夢句信妙獨。苦枝非自折。香色作樂鷓。子成天水遺。曾見六陵醜。得存已大幸。豈敢避弓楛。老桑坐象婦。孔雀被牛觸。君君世網底。驅繞盡臣僕。因山不須悲。故故在空谷。但置拱石心。神全孰能辱。我行眼由北。禪房即花坊。不見香海樓。憤垣猶許長。山南花所都。溪流如羊腸。日晡恨延望。阻絕千蟻難。前借果阿修。坐擁無盡藏。愛癡還成障。窮惱勝汝債。後借操飲香。卓錫來錢唐。自言官府力。晚擬教隄防。哀哉布金窟。負此淨妙香。何當刊戒律。鶴君雙短章。

哭錢伯子

陳紀懷

去年汝寄我。字劣腕猶強。豈知成絕筆。遺稿對淒涼。前年得君函。語笑何慷慨。豈知是末日。歡會不可常。宛宛城南路。哭仲昔登堂。豈知忽今日。再至君又亡。嗚呼吾何淚。貯之欲屬腸。

過桐柏宮謁袁齊石像

袁巽初

山行高復低。溪路直亦曲。雨過松更青。秋深草猶綠。瑤宮訪遺址。下馬拜孤竹。石像來何方。其背字可讀。萬古

懷節義。蘇輪在民族。僕射稱九天。謂唐甘英為九得毋明
神濟。殷墟不自保。帝莫出金玉。謂唐新羅和山發掘何時窮。嗚呼思夜
哭。曠兮汝勿恐。陟降此山麓。穉然清風來。後香滿空谷。

白蕉拾印成卽贈

沈恩孚

白蕉爲我剝印多。苦無良石供搜羅。金刀遺法胎息古。胸
有奇氣難消磨。鑄刻造化付欣賞。國制賴此驅愁魔。昔訪
三絕君得四。藝林佳話從今始。文化復興會有期。百未一
能盡口哆。歸果詩首幾春秋。不知明日此何世。

歲暮雜感二首

馬小進

四十六年彈指過。百千萬劫以心觀。妻梅未敢師和靖。煨
芋甯妨學懶殘。兩鬢漸霜催我老。密雲不雨懷春寒。撥亂
煮字知非計。其奈廚裏覓食難。

坐看雲起覺胸懷。香滿燈檠月滿階。智勇自知斬管樂。得
愁何礙似參差。豈真才大難爲用。願身世間亦復佳。湖海
飄零心未老。美人如玉酒如醪。

題梁園泛神園

前人

爲愛園林可入詩。行行未覺路逶迤。微聞水響知魚躍。竟
見空航逐鳥馳。（此地近九龍飛機場故云）與子乘舟期復爾。
中流擊楫尚何辭。川原非非今如此。七十年來事巨思。

大風雪渡錢塘江

謝寄新九叔

高越天

橫渡錢江。正風捲漫天瑞雪。莫浪誇輕段柳絮。積粉玉屑
。兩岸峯巒留淡影。萬家樓閣添佳色。怪影雲凝疑墨志。

。聲鳴咽。天不夜。冰塞澗。浪如練。銀河散。對同行
老友。狂歌笑說。仗劍屠鯨心猶壯。揮金結客腸空熱。歎
不如樽酒醉孤山。梅花折。

與歡霞克齋二翁及家兄松園游

唐玉虬

文采風流說二王。弟兄橫槊向詞場。平泉花木雖更主。猶
是穿山舊草堂。

小除夕回家省親一宿卽行是母正臥病也

前人

除夕還家更出門。更無佳節與歡辰。一天風雪登程去。同
首柴門有病親。

永嘉秋興

金嶺前

雁江如帶海如杯。風雨全收爽氣來。雁宕秋高滄日月。鹿
城夜靜閉樓台。十師降志猶三黜。詞客行吟又一回。雖謂
煙霞無覺處。側身勞瘁見蓬萊。

橫流滄浪獨歸遲。恨望雲霓亦自悲。八月有槎非奉使。一
官如屢且題詩。明河清淺前荷塔。落木蕭蕭故相祠。猶首
蒼茫風景地。江山長爲展帟旒。

題紅樹室圖

陳慶龍

四面丹楓几榻前。詩情恰密曉霜天。回黃轉綠差顏色。多
買應酬替紫綵。

扶疎綠屋出牆頭。赤壁而今是風遊。不用白描開粉本。夕
陽一抹認紅樓。

西台慟哭記的作者謝皋羽

鄭際雲

趙宋之亡，頗多奇節堅貞之士，往往以身殉難，不然而陸懷家國，憤懣無已，一洩之於詩歌文章中。說者謂宋主仁厚，以禮誼過士大夫，故其報主之心，庶見懇切。謝皋羽即其人。

謝皋羽，諱翱，一字康父，號隱居子，延平人。曾祖景暉，祖嘉運，父齡，著有春秋衍義，左氏辨證二書。母繆氏，秘書省正字烈之女。母喪，皋羽行履廬墓，以孝聞鄉里。家屬於財，遭兵火，室家喪亡。妻婦劉氏，無出，購一子於營伍間，既長，得於天姓，遠離而去，致存沒不相聞。皋羽平居常帶戚容，語聲其微，一若閹宦無能者。

咸淳初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創，作宋祖錢歌鼓吹曲，樂工習之，入於宮掖間。既而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皋羽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擊諸驍參軍。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皋羽匿跡民間，久乃走越，更名某姓，與士人游，詠賦酬唱，人奇其才，然不知其爲文丞相客也。卒依浦陽方鳳；江字韻則，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沿毛氏詩，著嚴兩集，又有至友永康吳思齊，字子善，著全歸集，三人精爲異姓兄弟。後居嚴陵。其地產新炭，秋稼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桐山、鼎湖、鼓門、沃洲、天姥、雁山、碧雞、四

明、金華等處，探幽發秘，無不窮極其勝。善哭似唐衢，過姑蘇頭夫恸之會，慟哭失聲。於越行禹空間，又北遊吳。乘舟至鄞，經數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海之歎，則又號泣不能自己。一日，謁廢子陵祠，其傍僧舍，毀垣朽甃，如入墟墓，天寒風雪，景象益復蕭瑟。皋羽徬徨四顧，愁緒紛來，俟雨雪稍止，乃與榜人治祭具，設文信國神主於亭間，再拜跪哭，以竹如簋盤石，敬招魂之詞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山黑，化爲朱鳥兮有鳴焉食」。至竹石聲碎，著西台慟哭記，時文信國死已十有二年矣。

皋羽知交，江吳二子外，尚有偉杭郭牧其人。甲午遷郭牧於會稽，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派。而皋羽記詞優贖，必徵中古人繩墨，乃以所見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諆。及見牧所爲文，越起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乙未秋八月，牧游山水間，皋羽病肺劇，望牧不至，憶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青，戴勝羊生藥草肥，九嶺山人歸未歸。」遂絕筆死，年四十有七。故人同生，不遠數百里來弔。門生吳貴，且嗣之月泉書院。

生平愛客成癖，什結「沙社」取晚而有信之意。往還者均一時名士。買地釣台白雲原；原故方千所居，爲他

日梅竹之所，并雜朋友之無歸者。及病革，語妻劉氏云：「我死必以骨歸白雲原，江方風來葬我。江開訃果與吳思齊復葬之於釣台之前，揭碑曰『剪謝謝墓』。以文稿殉，從其志也。初，皇初以朋友遺喪，晝與趙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勅石未就，江吳復為建許劍亭於台側，以償其願。」

皇初節義詩文，均足與文信國抗行。詩出入於孟郊賈島張翥卞賢諸家，於賈尤似。鴻門宴一首，尤為傑構。如云：「天宮屬地汙流字，杯影醜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鴟鴞浮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若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問楚歌。」揚憤丹鉛悲錄謂：「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元楊廉夫樂府，亦有此篇，更隱乎其後矣。兗州王氏亦曰：皇初為南宋楚楚。而為知言，文近唐柳河東，則文信國不之逮也。與方南南吳續書同避金華，作金華避錄，其時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然書處而不背年，人以朔節不背水初比之。」

元楊總統欲發宋陵，以發顆珠玉寶器。山陰唐玉過谷夜使人助貯骸骨，遺石函，葬園亭之山，種冬青樹為識。皇初廷之故人也，力要之，作冬青樹引云：「冬青樹，山南隱，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劍九泉護龍隨，恆星叢積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雙禽啄粟枝上飛。」詞意辭麗，蓋悉遺元朝之忌也。

皇初著書凡百卷，詩文號端髮集，計二十八卷。明初尚未散佚，胡仲申稱其集，備於當時諸家。至弘治間，儲業虛，刻板揚州，所佚已大半，詩七言體閱文止記序其十三篇。萬曆時，張氏重刻，有外集，村部不備，稱為謝公降亂之作。惟後附行狀略誌，為舊本所無。清康熙壬午平胡陳大業又重刻，附天地間集，冬青引註，登西台勸吳記註，共十卷。增加嗚嗚道人評稿；近稿為著上潘氏手抄本，皇初晚年未定稿草也。散佚未刊行者，有唐補傳一卷，而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贛州山水人物古跡志一卷，蒲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微九卷。又有未完稿，如獨行傳，歷代詩譜，左氏傳續辨，則繼父之作也。

東 日 紅 舊 謠

東日紅 一解
白日中，紅日東，黃河東日紅，一轉中天白
深淵。二解
紅日東，白日中，葵謂白日中，白日墮地何
能紅。三解
我面東，東日灼我面，使我面有紅；我背東
，東日炙我背，使我背生瘡。三解
吁嗟乎，東日紅如火，背之不得面不可，恨
我無長臂，摘日口中壘，壘之條忽化為矢，
天狗見之大火流。解四

明初尚有東日紅詩，其時真語，始稱明末價值
揮揚時語，不知何人作也。予以其詩，復謂為
，頗見其意，但各法其語，非能注一使人所無為
，故其詩法，表而出之，其真乃風一也。上入讀。

三國索隱 四

陳蝶野

建安十三年，諸葛公與周瑜等破曹操，以公爲軍師中郎將，十五年先主求封荊州，以屬葛爲中興，公遂爲軍師。十九年取成都，以公爲軍師將軍。章武元年，昭烈即帝位，以公爲丞相假節領尚書，二年因張飛卒，始以公領司隸校尉。建興元年，太子禪即位，封公爲武鄉侯。二年公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公者；而公年四十四矣。三年南征，設四郡。建興五年，公始北伐，凡八載，屢出無功，卒于軍。公一生大節如此，必至建興二年，領益州牧，始曰事無巨細，皆決於公者；則葛昭烈之世，公於政治無專決之權可知矣。

古人讀史，每與劉備無兒之歎，然劉禪亦自有勝父處，卽其信任股肱，終身不改。亮雖云廢，猶能內任費禕，外託姜維。終禪之世，建興凡四；建興、延禧、景耀、炎興。在位四十一年，享國之久，幾與宋仁宗比。臨而謂非守成之主，能之乎？吾嘗謂丹朱商均之不肖，不肖堯舜耳，非不慧也，若後主者，且勝父矣。

軍師曰軍師，猶在政治曰幕府。故曹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於三年置軍師祭酒；曰祭酒者，猶言軍師之領袖耳。致之諸臣傳中，荀攸甄彞涼茂毛玠華歆皆爲軍師，惟郭嘉董昭爲軍師祭酒。諸葛公補先生，功名蓋世，而其官職僅當曹公謀士之任，曾無代表取之天子。度備之志，他

以諸葛公爲私有耳。故章武即位，遂以公爲丞相。荀彧文若自比伊呂，欲與曹公夾輔皇室，及操受九錫，荀乃條頓而死。今劉氏之立，幸而爲中山靖王之後耳，若非然者，誠恐諸葛公於何地？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引俱補名士優劣論，以爲世人見魏武皇帝據有中土，莫不謂勝劉先主。輔則舉二人戰功事略，以爲先主賢勝。予以爲二人者，殆伯仲耳，若必爲優劣，則操之語，不違面之語也。請言其例：魏武自負好雄，故聞許都之言則喜，設呂伯奢則慘怛曰：「甯我負人，無人負我。」先主亦自負，然聞天下英雄，使君與操之語，遂至失箸其語也勝魏武矣。先主初起，每敗依操，終乃據下邳，新車曾以去。及關羽之降，操知其不可得，而怒優容之，去不遺追，以成其美，使先主當之，能平否乎？呂布雖反覆，然嘗有恩於玄德矣，下邳之禽，操欲赦之，玄德爲座上客，曾不加以援手，又連之死。雖曰布虎將，恐爲操用；然關羽亦虎將，操獨全之，不懼爲玄德用耶？孟德雖嘗上榻，而頗能任其股肱，雖知司馬懿有狼顧相，猶不忍殺，若玄德之於諸葛公，猶魚之得水也，君臣測合，可謂無間矣。臨命托孤，乃曰君自取之，不獨孔明當時汗流浹背，卽卽世下聞之亦令人不寒而慄。夫君人者：度誠爲上，事功次之，操雖講，而有容人之量；備雖正，皆行壇以徵俸云。故水滸云：「謹護尊時，不讓魏武，是以其守亦缺。」

劉備與操皆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備欲巧偷，操思豪奪，當其狼掃河北，虎塞荊州，視江東樹爾無物，天下晚歎已折入爲曹氏有矣。臥龍公常使君新敗之餘，單身與會，與瑜等一會會合，遂燒赤壁，使操十年糾合之精銳，幾爲烏有，斧糜魚爛，僅得身免；然後知中國之大，尙有人在。大物既不可窺致，利器又不可假人，於是深密之計，亦一變而爲巧偷。觀操之言，曰欲使爾委捐，所與兵衆以還，其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誦兵爲人所稱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盡虛名而虛實禍，此其老奸巨猾至語，吐露以示天下，非臥龍一輩之威，曷克臻此。然操之計固正，玄德所不肯言。

方操奄有荆襄，漁鮑江左，吳之君臣，岌岌動搖，周瑜魯肅二三臣以外，莫不欲降。諸葛公以敗覆孤臣，深入重地，抵掌一語，遂使吳國君臣悉舉辭賦，戰於赤壁。然審度時勢，劉使君以敗覆之餘，拚孤注之擲，猶可說也，吳以三世基業，通國之衆，亦隨劉備決殊死戰，毋亦行險微倖歟？此張昭所以倡迎操之說，而斥魯肅爲少年處說者。不知荊州之地，爲吳魏所必爭，當時操軍不即壓境，周瑜亦必率舟師進江上，迎操於公安石首之間，何以知之？以周瑜之出偏半語知之；故操軍初下，吳將士皆恐懼，而周瑜獨曰：「老賊欲廢漢日久矣，非有成竹在胸，籌算已熟，豈能脫口而出，動夾如此。」

越三子詩詞

并傳

右升選輯

清咸同間，越中有三子，俱以詩文名。三子者，山陰陳壽祺、王星、孟調。及會稽孫廷璋、陳士也。會稽李侍御純客，與三子詩，爲文字交，越幾堂日記中亦稱之。陳子爲吳縣儒術曹祖崇門下士，孫子爲其同年友，王子則因侍御而見知於尚書者也。故尚書爲梓其遺集，而侍御爲之傳（傳文不載越幾堂日記中）。三子遺集雖行世，而流傳不廣，知之者鮮。夫三子皆越人，其人其文，皆爲越風之所當采。爰檢舊鈔本，摘錄三子詩詞，與侍御所爲傳，以餉讀者。詩詞雖非全豹，而一鱗片羽，儘亦爲留心越中文獻者之所珍歟。

越三子傳

右升附錄

一、陳壽祺

陳壽祺，本名源，字子穀，一字珊士，浙之山陰人。顯論英，嘉慶庚午舉人，官秀水訓導。訓導生三子，曰錫、曰啓烈、曰文杰。文杰早魁，錫娶黃，五月而卒，無子。壽烈娶婦陶，生君，訓導命以復世父；而壽烈卒無子，故君兼後小宗。訓導故貧，君早喪所生母，育於黃家人，幼善病，黃家人日夕紡績，以養之。願讀書敏甚，訓導深愛之，擢以之官。及訓導卒，君所生父以喪亡，君年十四矣，隨黃家人扶柩還山陰。無期功之親，無田無宅，

貨屋數椽以居。黃器人并日而食，爲餒殍，或數日不食。得錢以給器入塾學爲文。而君益銳進。更五年補縣學生；又二年，舉於鄉；又七年成咸豐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又三年，改刑部主事。同治元年，船隻利，君請急浮海至滬，迎黃器人及其幣入都。旋充提學臚主事，兼辦秋審，補奉天司主事，擢任外郎。隨尙書總辦赴湖北勘獄，京察一等。未及引見，以丁卯夏四月卒於京都，年三十有九。……君天性仇爽，無城府。見人無親疏，皆牽胸臆與語。人亦樂近之。事親孝，性自塾師，黃器人持鴈腹及肉食之。君問曰：肉食乎？曰：食矣。及夜，黃器人語樹下暗中食，君持火燭之，則冷菜羹半碗淘麥屑也。君持鴈腹，黃器人亦泣。及歲甲子二月，黃器人年七十，君俯軀於京師，子與平君多青，謝君旅往祝，夜同宿君家，君嘗之，淚猶涔涔下也。君文章警敏，不由師授。尤意爲詩詞，情藻豐發。既年少入翰林，爲什漁播，人爭傳誦。而竟不得留館職。既改官，製君青事，授律比例，鈎抉糜核。日步行入署，治獄。夜閱爰書，輒至漏盡。既遊歷至京，益困，敝衣垢面，踐涉泥淖，而更事益精，曹中疑獄悉委之。又自授其三子經，以其暇事吟詠，治小學，故甫三十髮盡白，竟以積瘁死。君妻於劉，生子三，長者妻婦有子矣。君卒數年而黃器人猶在堂。

二、王星斌

王星斌，字孟剛，山陰人，父學厚，道光甲午舉人，

右升選 補三子詩詞

慈湖書院山長。君幼穎異，日多白，原有奇采，甫成童，爲文卽刻意自異，不蹈故常。爲詩歌，鍊心鍊腎，見者歎手。……甫冠，受知於知府徐榮，學使吳鍾斌，試皆第一。補縣學生，名大噪。……家素貧，一弟時而弱，而君已娶婦有子，需贖不能贖，於是始寄游。初爲徐紳令宋賓王宰書記者數年，職客於雷山。子自丁未冬，與君角藝於塾，務爭勝，以能相高，而相得甚。……頃同補弟子員，益相親，間日輒過從，以所業相質證，或上下議論窮極幽渺，晝夜不止，竟氣凌瀾，震視一世，以爲兩人外無可與言者。或兩語人，必兩人俱，紙空高論，歌嘯互作，坐客輒縮胸避去。……君既客游，間數月必歸，歸則必過子住宿，或十日始去，而野筒詩文，往來曹江上者相累也。及丙辰春，君始還遊，由京至河南，依其妹夫故副都御史履謙於河防。副都以登歸，君遂歷客豫中諸故令，傳寄子書曰：自客大梁，始知鄉里之多才，而貧賤之可樂，蓋數年中無旬日不夢至極段空也。然履謙者，予誼甚虛也。已未，予入都，君亦來都京兆試，則已病脾泄，精神頹喪。予方被橫逆之禍，大困，相見惟唯啜啜抑鬱，無復向時意矣。未幾，同入試；試畢，君寓邑邸，病益甚，榜發中副軍。總日遼卒，年二十九。……

三、孫廷璋

孫廷璋，字仲嘉，一字進士，會稽人。……幼精悍斯強，喜爲刻瑣義粉之文，不治小節，好譴侮人，人多疾之

甫冠，應童子試。學使吳鍾瑳，經學大師也，以惟壽二字命題，君獨本國雅詞爲說，學使大奇之。據第一，補諸生。道光已內，充拔貢生，旋舉於鄉。明年試國子監舉正學錄第一，授神鏡，升助教。咸豐癸丑告歸，改教職，選陞安教諭。卜丁父憂，滄丁母憂。入貢以知府候選；謁故督師勝保於皖，不得當。歸而浙江巡撫王壯憲有餘暇，文家時事急，儘不暇，浙西嘉湖蘇郡已蕪陷，僅獨恃吳紹。壯憲特薦王副都御史履謙佐副都，專到越隸以濟軍。而越人已疲苦，副都不能爲。……壯憲履謙儼不如額，遂積與副都鬩；副都勸壯憲優官招咸福。君既爲壯憲所委任，又與副都故交，銳意解紛，以爲儻可借而良不病，乃逸越，以巡撫撤行事，特諸紳大怒，激副都出疏劾君及浙吏三人爲巡撫爪牙，壯憲亦勸越紳爲副都黨，相持。朝廷下其事於學政，而桐廬縣知縣倪某復証君索賄冒功事於副都，副都爲移巡撫，壯憲遂并疏劾君，請撤職按治，復下其事於學政將軍。讞未定而紹興陷，杭州亦破，巡撫學政將軍皆死節。論者謂浙事之變，由紳德之交誼，使事其樞紐也。而疏劾圖目，授人抵觸，志用不遂，卒之對簿，亦可悲矣！君自亂中回闕至越，迎其督，至甯波，至上海，遂入廣東，所至鉅饋，乃蒙家浮海歸，前事得白，復原官。達入於浙，賃田數十頃，大治田於山中，而病作，歸遂劇，以丙寅十月卒年四十有二。君數無鄉里名，見俗士，輒瞪目不言。或示君以所作，君笑面仰視屋，故爲謔語，以故益

無知君者。比入京師，名乃大起。歸亦與子森治經史，務爲本源之學。歲丙辰，予客君家，佛師子以禮者，居亦相近，三人皆嗜書，日出問事，以所得奇秘相角勝。或互疑，有所疑，獲均告，則喜躍大呼，賓客僕隸見者無不愕眙以爲狂。聞與君爲詩詞，分題刻燭，務幾鐘鏗，幾至磨頰，每一篇書，千筆百鍊，必於奇麗，蓋其天性也。君素喜探疏小學，爲楷書精絕，而結構必於說文。愛高，生一子星華，子門下十也；未遑補諸生，好經學詩文，有父風。

三子者，陳子最和厚，無忤於人；雖其不肯者，未嘗有惡言加之。孫子勳與俗途，仇怨日積。王子稍濼默，而不可一世之概，則被孫子尤甚焉。孫子長子四歲，予長王子二歲，而與陳子同歲生，皆積粹早慧。每相與宴語，日薄西暉。攬浮雲，數落華，慨慨然念歲月之易逝，懼情名之不立。王子之沒於京師也，予與陳子同視歛，茫然流涕，以爲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乙丑予歸至杭，孫子亦自粵還，須臾疑矣！語予曰：著書宋成而老已至，奈何！陳子抵予書曰：君歸我留，南北乖異，欲如往時真武街中同居三年，歌哭相答，此生可再得乎！孰知歲末再祺，二子繼逝，今又四年矣！予以孤露鼠弱之身，塊然獨立，寄家遠役，浮沉冗員，且執筆以傳三子，怨夫！陳子著有寫真室詩集四卷，青樓閣詞二卷，越語古音證二卷。王子著有西吳山居詩詞若干卷。孫子著有允齋文集，敏齋堂詩詞集若干卷，玉井詞一卷。（有續）

四山一研齋隨筆五

白蕉

華亭章有謨景略齋雜記云：明季
某公子，金山人，書除大憚二，後與
蟒相鬪而死，年亡七十餘矣。金山人
立除蟒公廟以祀之。或曰公姓張。後
見眉康義話有節略除蟒公傳，原出上
海滄霞湖重湖陝南漁館遺集，事絕奇
異。他云：除蟒公，姓氏里胥皆不傳
。少年任俠，好擊刺。父爲人陷死，
除蟒公年十六七，逃去，學於少林僧
，十年而成。歸，手刃仇人，扶其首
，告父墓，還厝吳會空山中。久之，
徙居松之蒙渚間，築神廟兩楹，佛山
民之困以自食。郡之雨，洩漲者，巨
鍾也，屆春專轉。時久天旱，不雨者
七閱月。天恩橫余之潤，溧山大澤，
故有巨蟒二，數百年伏處，永嘗爲人
害，垂是一蟒忽自山中出，至鍾之野
，戕斃大嬰兒無算。蟒巨甚，盤伏巖
人山，禾苗盡假，烏鎗擊之不能中，
反爲蟒聽。官民惶惶無所計。邑令懸
千金募方者斬之，騰以公告，令乃具

禮謁公。公年已六十餘，髮盡禿。見
人不知羞恥，口誦諸若無所能者。次
日，手一杖以出，至蟒所，蟒方仰首
噴樹間，烏皆墜落。公伺其不備，擊
其首不中，急躍至百步外；蟒已兩
肘間，肘後衣寸寸裂矣！又回擊之，
中其背，而蟒已繞公身六七匝，縛若
巨繩。帝一手向外，亟握其頸，有頃
，公狂呼一聲，手足劇然開，蟒骨節
皆裂，噉矣！令具千金爲壽，遣其處
，而公已不知所往；於是人始爭傳爲
除蟒公云。後廿年，雌蟒出求其雄，
復至故所，噉人畜尤多，人爭思除蟒
公；顧慮公年愈高，當不復在人間，
或龍銀非蟒敵。會有販湖鱸者，言湖
州山中客狀，伯之吳公。聘不至。時
涇民數皆詣山中，環其居，日夕號，
若中包胥之泣秦庭者。公曰：我服氣
鍊形，無求人世，冀百齡從亦松子游
，今若此，不復歸矣！乃出。手不持
寸鐵鉤斷所在，還隱近嶺；蟒旋旋

縛如前，仍以手握其頸，騰躍去地尋
又起；居民皆閉戶惕息不敢出，俱聞
碎骨跳躍一晝夜。觀之，人與蟒皆死
。居民感其德，醵金肖像，立祠祀之
，題曰除蟒公祠。按除蟒公英雄冠世
，可與晉周子隱殺長橋蛟事並傳，婦
得之手刺父仇之孝子，尤足增重。據
喬氏傳贊云，稽之郡邑志，皆弗翔也
。陋哉！

我鄉莊瘦岑孝廉少時，風流跌宕
，翩翩自喜。一日，趁划船，遇姦者
，吟詩云：肯布單衫記字紋，煙斜霧
橫懶抱罈，推嫌一笑匆匆去，留得春
光只二分。錢君汝南與余茶話當齋偶
及之。又南塘張麻福，故世家子，輕
姿驕馬，舉止甚豪，喜狹邪遊，終敗
其家。曾云從松江掃了公游。母死殉
亡，有句云：母死雖離千斛米，姪亡
先萎一瓠花。頗可誦。

番忠武書諸葛武侯出世表世有二
本，一在兩陽，一在開封。前者遠遜。
袁項城當國時，在開封者被遷至袁氏
家祠，誠爲已行。宜真程伯咸自開封

詞，以楊片見贈，爲言如此。忠武後人式微，今恃此類舉爲生，不知出世表爲何本也。

一 廬陵女士周鍊霞，擅書畫，尤工詩詞，才思獨絕。記其一贈梅云：相何如只欲憐，眉上愁顰，襟上嗔顰，相思何苦太殷勤，有限留存，無限酸辛。相憶何時最斷魂，倚窗對睡，坐窗撥香；相憐何事忒情真，減了廚珍，瘦了隨身。七娘子云：紗窗風雨黃昏後，倚妝台，獨自商量，夢也心驚，醒還眉鎖，一般都是難消受。別離滋味似如酒，醉沉沉，愁病今番又。無煙填詞，寫來依舊，銷他筆底春魂瘦。詩斷句如西湖泛舟云：雙雙月明煙外樹，萬由影點水中天。帶至天平云：雨碎綠波新畫稿，風鳴紅葉舊詩屏。斜風細雨如前度，紅樹青山已隔年。聽侍云：殘月依人窺枕角，西風吹夢落天籟。咏菊影云：月明不忍揚花去，却趁西風瘦一簾。又如楊柳可憐風約約，梨花消受月溫溫。晚風扶雲發飛白，斜日穿花補斷紅。始在

李易安注小禮之謂也。

女士又有十餘吟集附，爲其十餘餘時所戲爲者，天衣無縫，匪易多觀，爲錄四首如下：詩作吳吟對綺籠（徐鉉），玉筍貯水割甘瓜（李鼎），閨中祇是空相憶（宋參）四步依依到謝家（張謇），浮雲流水意如何（劉崇），深得春愁別後多（陸德慈），長信小樓風月夜（白居易），彩粧時伴一聯歌（杜牧），斷魂遺香島翠煙（李賀），星河耿耿語離離（白居易），映北窗月遙相憶（王珣），風景依稀似去年（趙鼎）。多病多愁負少年（張謇），合字花下飯香煙（李中），可能相別還相憶（戴叔倫），一度思量一惘然（李商隱）。皆風韻自然。

女士之尊人鶴年先生，清末開府長沙，入民國，遂不仕，隱於買。收獲書畫碑帖金石頗多。結續事，花卉余而沙而田。亦工詩，赴京曾試落第，曾有句云：上林多少集鸚鵡，未許鸚鵡借一枝。又不信蒼天能負我，要讓長劍博封侯。頗自負不凡。

松江楊了公，名錫章，初字了王。生平落拓不羈，人以名士目之。晚年曾一度爲縣令，旋挂冠去。頗熱心社會慈善事業，人皆多之。其苦初學鄭板橋，後乃學劉石菴，參何道州，間有佳妙。所爲詩，時亦奇奇怪怪。傳其初辦孤兒院時，贈字聯款，編經費之不足，時屢一憶，手執一小旗，上書了公買字四字，並攜紙筆墨計，隨其至茶肆。了公演說畢，則伸紙揮毫求售。觀想其情堪頌也。

洪季，陝多盜，有吳縣令田某，治盜嚴酷，有換，輒以釘活釘裝四肢於木，哀號至死。或以其慘由規之，曰：非此不足以懼其眾也。一日，排衙下鄉，道過二西人傳教，因而聽者遂爲之寡，與不得前，衝獲罪之既散，復獲二西至斃，田市一棺焚之，若故無事然。未幾，事爲另行傳教士所聞，釀成國際交涉。西太后派李鴻章爲欽使，馳陳查辦。既至，田黃夜懷門生刺督謁。李既怒其險外交事，而又素無師生之誼也，嗔氣呵之。田

從容曰：欲使何所懷，明日事且大白，安有殺人而反噫者言已過焉。李譔然。翌日，李命西教士與田對質，詞各執。李命制棺，則二屍赫然卓人也。西人見狀，愕然相顧無詞。李因讓西人，西人猶曉曉。田驛起趨前，舉塾堂木力擊案大呼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物證當前，何物與人，敢強詞無理，不服王化！斬殺齊聲嗚咽，金西人下跪，西人驚懼，惶恐屈膝。李因語西人，事無左證，自不負賠償撫卹之責。二西人終以失蹤成懸案。事竟，李召田令詢其蘊曲，田實告隨守柩者而易之矣。李為掀襟笑曰：不愧我門生也。此事則丈為余言，田蓋與丈有姻婭者，惜已忘其名。

崑山方唯一先生，才學沉麗，風神瀟灑，大似江左人物。善飲工詩，詩出魯公，晚年習佛教，其匪秀，其書恬雅古拙，尤近太傅。余初遇之於人文社。黃任老以余背手卷示之，不謂作者，唯老閱至半，曰：明人真蹈乎？任老曰余面笑，沈心老曰：作者固

在眼前也。時唯老方飲，忽與至案筆，在案後即書。書後既而飲，任老展餘白曰：尚多，因復寫，又題款，心老又展之曰：無幾矣，盜窮完，如是者再。是夜社中人知唯老來，磨墨一升欲構其書，為余背後，已妥，即就寢。翌日天明，即逝去矣。記為余所書卷中有換真觀老詩云：風馳驟驚雷聲顯，猶復人為欲勝天，未必百年無日月，常將孤抱答山川。顏沉鬱哀痛。唯老案余治印，及其覆也未就，余頗愧恨，愧詩所謂伴書我珍重，挂劍他徐公者正此。

抵制日貨運動，往日各地有反日會之組織，社會人士固未審其命名之不妥也。每於友朋間談及，我國非被日本征服統治者，如何云反而自屏於反，此反字實作抗。又世俗以養生為罵人之辭，意蓋鄙之為雞豬無理知之屬，其實佛說養生，凡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一切有生之屬皆是也，則養生豈得為罵人之辭乎？

秋泉多所撰畫，時邑中王氏中落

，田運多歸之，其契紙舊家人王仁王遠奉主命買某縣某岡田舊畝等字樣，我友橋碧軒見其舊據，其詞氣官樣，亦堪駭也。（第九期本刊三五頁曾載此一節未接下文係校對與手民之誤今重刊）

秋泉子三人，長理堂遊，仲飛卿，季筱庵鴻卓。理堂有蘇石山房詩稿二卷行世，年八十餘，死於紅羊之難。初亂作，闔家走避，闔理堂不去，一日賊至，理堂方啣淡巴菴，負瓶簪下，怒賊之擄掠，突舉烟桿擊賊頂，賊出不意，流血被面，遂以遇害。筱庵早歲遊萍，工詩詞，著有錄雪館詩詞稿，當時往還者如吳縣潘瘦羊等，張蘇郭友松蔣石崖輩，皆一時知名士，光緒中官寶山教諭，署故有狐，筱庵既罷官，狐亦隨歸，其太夫人奉之甚虔，而飛卿不禮焉。一日，飛卿伏案作書，忽有小兒自隔室飛腳足聞，顧視闕無一人；因從容觀筆起，取焚還部之，作畫如故，亦無他異。

張若采字子白，為秋泉養子，著

有梅屋詩草，及春暉堂詩文集。其先世無考。相傳幼從其父至松江，父死，遂流落不能歸，爲某縣園學徒。秋，泉至郡城，遇之，以同姓，又愛其穎異，因攜歸伴諸子讀。後聘爲成進士，授陝西涼州府知府。未幾卽下世，妻子不知所終。

民國十八年中俄之役，人傳某團長死事，忠勇偉績，聞之泣下。團長每戰，奮不顧身。其終也，爲敵所中，創甚，臥血泊中，而未得紅十字會救護，部下卒卒過之，問曰：團長尙能行乎？當扶歸營，不能，爾負！斷續之聲曰：否！創痕傷與，我將死矣！君可解子衣，覆子面，余不忍見

俄騎之入我關也！書畢而逝。詞時尙有一事，亦奇偉，某女子新婚才半月，中東事起，其夫志奮國，投義勇軍，竟殉某處之役，隨耗傳來，女子痛不欲生，誓復夫仇，易兵士裝，潛混派別隊去，亦投義勇軍，曾莫知其爲花木蘭也，赴前線，亦殉國，迨移葬，始知其爲女子。嗚呼壯哉！惜俱不得其名，賈任老撰十九路軍詩云：賢聖百年皆有死，英雄千古半無名。自來無名中多英雄，可勝慨耶？

一 二八中日之役，十九路軍之忠勇，大著於世。方援軍不繼，翁照垣全師退出吳淞時，忽傳我軍反攻至麥根路車站，敵方白川大將被我擊斃，

三二
全源燃放爆竹，租界大震，無核瓦電布全國，霎時杭州廣州等各大都市顯之慶祝，實則我軍固未反攻，而白川亦未死，此中頗得疑聞。因憶民國五年六月，故都電傳袁世凱死至香港，國人聞電歡忻，大放爆竹，警廳無從勸阻，以違例而被抄錢門牌公訴者，達四五百家。某酒樓飲客燃放尤多，警廳禁止不得，至引布噴噴射。當時有被掃者，遂司提審官問之曰：汝燃放爆竹如此之多，豈是如生日乎？答謂：否，我等得見袁世凱身亡之日，卽我等再生之期，是以燃燭以示歡耳。爲暴目聽，怨毒之中於良者如此！

越風

半月刊
第十期

編輯人 黃 萍 菴

發行所 越 風 社

印刷所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一期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一期

南社紀念會第一第二次

聚餐紀

庚子之忠臣

曼殊遺載

讀曼殊遺載後

晚明人的茶癖

鷄鳴狗叫之官

「黑劉五體」

慈園叢談

湖上

文苑

閑話花場

姑蘇來鴻

吳江仙子葉瓊章

春地館詩話

四山一研齋隨錄

關子「太平話」

三國宏鑑（長壽遠載）

柳亞子

徐彬彬

邵元冲

張默若

張天曙

宣廬

盧翼野

項士元

蘇靈馨

袁百納

徒林廣白

余小可

姚民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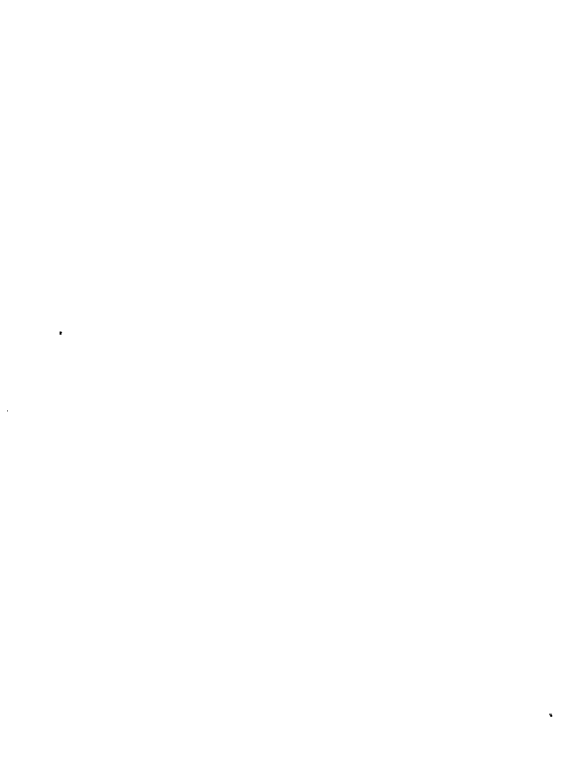
陸樹柑

唐玉虬

白燕

郭子韶

陳燦野



南社紀念會第一第二次聚餐紀

亞子

——從晉隨西菜社到同興樓

南社紀念會發起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到是月廿九日，在上海西藏路晉隨西菜社舉行第一次聚餐會，宣布成立，這是「南紀」呱呱墮地的第一聲。現在，開列到會者名單如下：

- 1 柳亞子——中央監察委員上海市通志館館長南社紀念會會長
- 2 陳洵道——上海市臨時參議會秘書長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3 馬君武——廣西大學校長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4 周志成——外交部駐滬辦事處長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5 黃賓虹——上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董事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6 胡揆安——民報社社長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7 高吹萬——寒隱社社長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8 姚石子——前南社主任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9 孫仲英——上海市政府秘書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10 朱鳳蔚——上海市政府第三科科長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11 朱少屏——上海通志館副館長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12 徐蔚南——上海市通志館編纂主任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13 朱叔建——上海市臨時市參議會秘書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14 陸丹林——道月期刊社主幹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15 葛際樞——藏書家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16 王濟遠——百川書畫社理事長南社紀念會志願會員
- 17 陳乃乾——藏書家南社紀念會當然會員
- 18 白 蕉——人文月刊社主幹南社紀念會志願會員
- 19 黃苗子——扶輪日報社編輯南社紀念會志願會員
- 20 高君湘——南社紀念會志願會員
- 21 唐盼時——南社紀念會志願會員

這廿一籌好漢的聚會，總算在白紙上寫下了「南紀」第一頁的歷史，和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虎丘之會可以遙遙相對罷。

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便舉行第二次聚餐會了。當初有人主張，舉行第一次正式聚餐，但時間和精力實在來不及。因為雅集的通告須普遍的分，不比聚餐會可以祇發上海本地。於是，便決定了仿舊是聚餐，但聚餐會的規模也不小罷。聚餐會的通告是一月二十六日發出的。到了二月七日那天下午為止，陸續收到的明信片如下：

- | | | | | |
|-----|-----|-----|-----|-----|
| 朱少屏 | 朱鳳蔚 | 朱叔建 | 朱思默 | 許牛福 |
| 向志強 | 曹樂仁 | 沈英節 | 謝錫明 | 陸景明 |
| 曹觀民 | 曹樂仁 | 沈英節 | 謝錫明 | 陸景明 |
| 曹樂仁 | 曹樂仁 | 沈英節 | 謝錫明 | 陸景明 |
| 曹樂仁 | 曹樂仁 | 沈英節 | 謝錫明 | 陸景明 |
| 曹樂仁 | 曹樂仁 | 沈英節 | 謝錫明 | 陸景明 |
| 曹樂仁 | 曹樂仁 | 沈英節 | 謝錫明 | 陸景明 |
| 曹樂仁 | 曹樂仁 | 沈英節 | 謝錫明 | 陸景明 |
| 曹樂仁 | 曹樂仁 | 沈英節 | 謝錫明 | 陸景明 |
| 曹樂仁 | 曹樂仁 | 沈英節 | 謝錫明 | 陸景明 |

以上，約定準時出席的有一百六十位了。沒有，聲明不能出席的，有以下的五十四位：

| | | | | | |
|-----|-----|-----|-----|-----|-----|
| 何慶長 | 馬自武 | 郭忠陀 | 蔣德英 | 鍾德元 | 謝漢民 |
| 曹克農 | 吳國輝 | 王培德 | 吳敬熙 | 吳炳寧 | 潘德昌 |
| 黃炳燾 | 謝慶騰 | 金耀生 | 朱行香 | 林德壽 | 李紹軒 |
| 王樹燾 | 王冠孫 | 黃景虹 | 黃資白 | 馮文游 | 蕭工上 |
| 陳烈登 | 柯詩怡 | 黃錫深 | 蔣伯誠 | 陳佩蘭 | 劉雲安 |
| 陳其潔 | 李山傳 | 許智城 | 胡寶貞 | 李夢亮 | 林克耀 |
| 李乃舉 | 李乃聖 | 趙子聖 | 陳耀山 | 陳國生 | 蔣振聲 |
| 陳炳廷 | 吳耐 | 楊益甫 | 寶純德 | 張時敏 | 張晉伯 |
| 王月祥 | 李相亭 | 李相甫 | 夏錫華 | 江九成 | 王庭堂 |

這樣，照我們的預算，是有一百六十人出席的了。但事實上很多變化；有的定出席而臨時不能到者，如吳子垣，章鐵民諸人；有聲明不能出席而臨時却撥究趕到者，如郝曼院，胡寶貞諸人；還有事前並無通信而臨時却蜂擁而來者，也很多很多。現在把簽名簿上的人數加以整理，依姓氏的筆劃排列如次：

| | | | | | |
|-----|-----|-----|-----|-----|-----|
| 丁鳳珠 | 方勝秋 | 毛朝誠 | 王炳華 | 王軒道 | 王思凱 |
| 王德琪 | 王道勳 | 王濟遠 | 王煥積 | 白洪 | 仲聯林 |
| 任味知 | 朱少華 | 朱旭精 | 朱叔建 | 朱明新 | 朱錫棠 |
| 朱劍雲 | 朱寶興 | 朱鳳祥 | 朱江甫 | 余十財 | 吳牛山 |
| 吳公慶 | 吳味海 | 吳少華 | 吳雲龍 | 吳秉光 | |
| 李寶森 | 李茂榮 | 李純楨 | 李延鈞 | 李錫勤 | 李隆生 |
| 汪文盛 | 沈毅廷 | 沈希昇 | 沈復錫 | 沈步山 | |
| 林庚白 | 金信輝 | 封光甲 | 郭樹豐 | 向志雲 | 馬大庵 |
| 楊志子 | 梅潤澤 | 洪聖明 | 葉樹生 | 姜學超 | 胡樹斌 |
| 柯晉庭 | 胡萬生 | 胡訓洋 | 胡寶貞 | 胡伯翔 | 胡樹安 |
| 謝錫時 | 謝慶勝 | 謝成平 | 賴馬瞻 | 徐忠甫 | 凌文之 |
| 高升介 | 高君潤 | 高樹下 | 孫少漢 | 曾子光 | 張公遜 |
| 廖晉西 | 羅德榮 | 羅德商 | 羅錫光 | 羅錫仁 | 張德鳳 |
| 許修直 | 許鳴凱 | 許德真 | 郭子雲 | 蔡承先 | 郭步陶 |
| 陳乃乾 | 陳永福 | 陳克定 | 陳志華 | 陳德一 | 陳耀石 |
| 陳廷華 | 陳瑞光 | 陳克寬 | 陳國瑞 | 陳博州 | 陳秋英 |
| 陳其林 | 陳海光 | 陳濟堂 | 陳瑞雲 | 曾德自 | 潘有歡 |
| 溫一如 | 程德龍 | 馮自由 | 費天鵬 | 黃富子 | 黃德仲 |
| 麥晉祥 | 傅克元 | 傅明聲 | 傅德祥 | 黃竹齋 | 程克高 |
| 康新順 | 曹際安 | 劉海賓 | 劉官民 | 劉德麟 | 程步燦 |
| 馮耀文 | 陳國宜 | 陳國亞 | 陶公誠 | 謝德豐 | 張道輝 |
| 陶甘爾 | 熊冷雲 | 熊德明 | 陶公誠 | 方奇虎 | 申誠道 |

特景瑞 曹仕倫 戴孝英 袁慎仲 鄒文濤 韓沐心
 加爾斯 趙平石 顧天和 顧潤沖 顧南農 顧麗亞
 總結前報，簽名的是一百五十七個好漢了。但，實際上
 有本人並沒有到而請他人代簽者，如吳開先、陳佩元便是
 ；也有先到一下，因另有他事而未坐即走者，如王曉穎、
 胡寶貞便是；更有最後趕來，席已將散，未及聚餐的，如
 羅紹伊便是。這樣，真正坐在聚餐席上的，不過是一百五
 十二位吧。我們本來把聚餐的位置分十四席，而且每席都
 排定坐位，第一第二兩席是每席十八人為原則，以下是每
 席十一人為原則，但也有參差不齊的。現在，把我們的陣
 容揭示在下面：

- (第一席) 四甘肅 岑中山 曹孝仁 林漢白 張宗光
 姜燕子 汪振聲 宋寅必 朱鳳齡 黃晉輝 李汝屏
 吳介雲 余十眉 任味如 高炳燭 毛曉亭 梅亞子
 陳慶棠
 (第二席) 陳克成 倪健績 夏素芳 吳泳海 顧斯因
 倪明輝 李德鈞 沈春林 方祥祺 阮子平
 唐鳴時 李成鈞 梁浩昌 謝友庭 沈得慶 梁煥堂
 劉佩亞
 (第三席) 胡德安 符民安 郭步剛 顧育周 江紅燕
 胡伯如 李燦燭 胡運生 郭步剛 顧育周 江紅燕
 (第四席) 姜謙吉 姜承蔚 王恩誠 顧天濤 郭昌潤
 羅開河 沈仲瑛 朱少華 羅佩仲 許曉初 李相蔭
 (第五席) 陳水霖 王濟遠 鄭冷竹 羅佩仲 許曉初 李相蔭
 (第六席) 陳錦華 鄭冷竹 羅佩仲 許曉初 李相蔭
 (第七席) 曹天鶴 朱叔池 潘增敬 朱祖題 陳沐心
 朱劍安 關樹石 朱德先 許登龍 關志威
 (第八席) 許廷貞 關樹石 許登龍 關志威
 馮乃龍 許中雷
 (第九席) 劉海東 王遠韻 謝公誠 梁必成

干 市社紀念會第一第二次聚餐紀

- 李贊霖 胡漢斌 樓李煜 朱超勝 張克凡 羅一如
 (第九席) 鄧自內 吳大凡 羅芳石 謝明堯
 張子光 劉樹山 胡逸儀 羅亞潤 陸丹林 陸理光
 (第十席) 沈樹山 胡亞輝 曹嵐白 徐尚南 王虹蓮
 黃政材 梁貴殿 丁志誠 趙亞輝
 (第十一席) 羅維許 陸耀志 曹以倫 羅謙誠 高升介
 高有和 高爾柏 鍾耀志 梁耀生 曹子近
 (第十二席) 李汝生 蔡天紀 陸耀生 黃清州 韓登崎
 張佩賢 劉晉氏 陸耀平 金國輝 謝仲英 謝映英
 (第十三席) 向廷榮 劉仰仲 陳志學 王鏡樓 陸詩堂
 洪尚輝 杜君榮 顧安中 封雲甲 潘文之 徐國輝
 (第十四席) 楊維華 司徒受 潘斯甲 潘文之 徐國輝
 胡道輝 潘德賢 李純康 顧育周 郭承允

以上，共結是一百五十二人，「雲山一會」，總算是很豐
 大的呢。至於聚餐的內容，不外是觥籌交錯，談笑風生而
 已。席間，關於報告：(一)截至二月七日止，當然會員
 已填登記表的有一百八十二位，志願會員已填入會簿的有
 二百十五位，總共是三百九十七位；(二)經濟方面，柳亞
 子交來新南社存款二百零二元五角，朱少屏交來南社存款
 二百四十七元九角八分，共計是四百五十四元四角八分，付
 去八十六元零五分，尚存三百六十四元四角三分；(三)推
 定蔡子氏先生担任本會名譽會長；(四)會計員由郭孝先君
 担任，書記員由蔣慎吾君担任，庶務員由胡道輝君担任。
 (五)會中擬辦編輯部，推定徐蔚南君為編輯主任。報告事
 項就此完結。其他，講笑話，說方言，不過是徐興罷了。
 南社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南社紀念會，將來總也
 會寫上歷史吧。爲供給後來史料起見，於偏風喉痛之日，
 寫此一文。如曰，可憐無補費精神，則吾知罪矣。

庚子之忠臣

徐彬

庚子之變，滿廷以非罪殺徐用儀立由，侍郎許景澄，閣學聯元，太常寺卿袁昶於市，奇骨極感成非常之冤獄，天下哀之。五臣中漢人屠其三，而皆徐籍隸計，三忠之名，炳於寰宇久矣。徐小雲許竹簣袁爽秋三公與寒家均涉年共誼，立嗣二公亦與寒家父子靜公同官京師。因略述曩時所聞於父老者更以各家傳述參之，備覽甄焉。

徐忠憲以道光丙午補榜納賈爲刑部主事，咸豐九年中式順天榜第八名，此榜南人登第者若嘉定徐鄭及姪致祥，後皆置身通敵，至光緒中，京朝官氏徐者多，有八大八小之目。八大者徐綱，徐樹銘，徐用儀，徐都，徐致祥，徐會灃，徐瑛，及先哲父。八小者徐世昌，徐驥，徐中贊，徐兆璋，徐德沅，徐慶康及先朝甫兄（仁錫）先榮甫兄（仁錫）是也。十六人中不由翰林出身，止於乙榜而登樞要涉官侍者惟忠憲一人。桐廬歸於某花吟館設苦吟序曰「自癸丑學逆離金陵，江浙人士慮故鄉非樂土，適捐例獄成，遂紛紛就京曹，爲避地計。然捐京職面不得甲科，遇至通顯者；江省僅有卞頤臣制府寶第，吾浙惟公二人而已。聞天之所鍾美也。」然徐雖未成進士入詞館，而以高曹考取軍機章京，則朝珠貂褂與翰林同。嚴序文曰「四品以下，必俸官科道方許懸貂，部曹則爲軍機得服。余雖避後曾數部裝一領，壬戌改官無所用之。公特向余請取，乃以原值歸公，今公披一品之衣，可爲此矣得主矣。」此亦名場得失之逸聞也。徐既爲「小軍機」復入「總理衙門」故升遷至速。時謂「帝師、王佐、東使、神策」四者爲終南捷徑，

得一於此，指日騰揚，視「王佐」「東使」相京官。而徐之因，亦在於此矣。總理衙門探案極峻，當時京官，升轉進階，不無望而生妬。且舊人「界說身後」以洋務爲務，動輒目以「二毛子」，觀於徐致祥趙張略柯一摺目「幼習洋文」曰「給役洋商」又曰「倚洋務爲進取之資，挾洋人爲自固之地，廉恥喪盡，禍亂潛滋」可知「洋務」二字，見惡之深，居然「爲敵不可同室」矣。徐之於洋務，與張蔭桓同。蔭久居洋署又管同文館。「同文館」者亦舊人所視爲異類之蓋也。理學派如徐樹棠藉固不磨論，即以詞源風流指場之宰茲節，其論總理衙門曰「宜於理藩院添侍郎一人，以兼理總理之，不宜立署，及考選六部內閣爲司員。一時鄙吏奔走營求惟恐不特，大僚之與此事者一二寡廉鮮恥之人也。」其論同文館曰「以中華之儒臣，爲俄夷之學子，又卒焉趨之。老成凋謝，僅存徐公，以宰相帝師之尊，兼番界奔走之役。」（案徐公堅持反對同文館，痛惡洋務，清廷強以兩役，士論多爲之不平也。）以上皆見趙張略日記。詞氣憤激，足爲當時朝士大夫意態之表徵。徐之罪狀曰「辦理洋務，貽誤甚深。」合觀其辭，真「莫須有」也。蓋「洋務」二字，已死有餘辜，而誤不誤，深不深，殆不足細論矣。至徐之品節素行，則據汪丘仲子近代名人傳云「工小楷如例案，他無一長，當官煙癮頗行，守亦非潔，而爲被擢刑，且因是得名於世，亦可異矣」又春冰室野乘云「官京師四十餘年畏懼小心，遇事稟後，有孔光馬道之風。而竟與袁許諸賢同造奇禍，實出意料之外」兩家評述，不約而同。似其人甚無風骨。然汪丘又言「奉辭作，謬罪幸官集議，用儀復言機時非罪，裁澹久銜之，及袁刺許決證詠詠

用儀獨爲哭殮，則曰：「是亦漢奸也，留之必爲患。」則直首孤行，不避兇難，有足多者。卽此兩事而論，不謂之忠耿不可也。春冰室又言黃澗崗（禮芳）曾寄「水竹居」匾其明退，水竹居爲徐里中別墅名，而徐世昌亦號「水竹村人」，不知是否有意規仿先道，然水竹村貴顯者，最能善處於功名之際，其禍命過於水竹居遠矣。

許文通以同治丁卯舉於鄉，與秀水陶勳虛（樓）同榜中式，次年成辰又同授春官入詞林及辛未散館許授編修，游升貳卿，陶得知縣仕至總督，皆爲名臣。嚴明慎許竹簣侍講時至，乘桂使者甫往來，滿載而歸城回。記否豫園陪雅集，應中師與劉奇才。序云：君爲吾郡嘉興人。同治戊辰翰林，今升侍講。君本詞章佳手，通籍後乃講東西學爲合肥相所知。以能使紀載於朝，遂被命賜京服，爲出使君法志與第五國大臣。以奇才而膺異數，足爲交梓之光。甲申歸國適有鄉試地主張香濤副府赴粵相遇，宴於豫園，盡余作陪，有詩紀事。坐落於丁卯以編修爲浙江湖考官，許出其門下，入詞林後，曾掌文衡（分校順天，典試四川），旋被使才三行。古昔所謂「星使出詞曹」諺不限於文宗，明代而封高第，專對異邦，多以翰林院讀官充任，又有行人司，亦始出身甲科。以其時國土以外，皆號以「四夷」，天使下臨，必稱「文宗奉冊」，與受前六，悉以此爲榮。稍初與歐洲交通，本視同夷人一例，迄至晚季，名流如李鴻章尚主其非當院管理各事事務，則當時轉瞬之觀念可知。雖後又云許翁身與英使議約，洋人以其不申甲科頗悔辱之，此語亦頗瑣事實。彼族實中國之所貴，以規交涉之是否禮禮云耳。遙光語中葉，許公使俄德等五國而外，

若滿國之使俄國，（李未韓林），汪鳳棠之使日本（榮來韓林），皆「乘使使者出蓬萊」也。惟新式亦交之駐使，頗與閉關時之撫接外藩有異，韓林官讀書多而未必諳達外情。惟許公明敏忠純，不辱君命。故楊益（號子通漢軍人，庚子時駐俄公使）機許助云：「使權歷環球，經濟文章當合符侍部許副憲爲一傳，私家先懸識，湖山終建表忠碑」。符侍郎謂湖兩侯，薛副憲則謂先生皆非詞臣而最以外交擅博，韓林出身而與之並隸者許公一人而已。楊上聯中稱有云：「偶共辭臺森僕近郭，論將來際交，必在宣講，勞臣莫知死所矣。」下聯對仗爲「記曾引親彼得故臣，湖此君雄志欲排亞湖，邊畔其無已時乎」。公善臣愛國如君。後來之但國革命自非二公所能預料，彼得子孫已謀滅矣，志併亞洲者別有人在，中國之患，永無已時，許公九原方知其隱痛，當百倍西市繁冤矣，斯可志也。

庚子發諸忠之上諭，既強橫武斷，不可理喻，事後問復原官之旨亦含詭其詞，若其勉強者，蓋那拉氏除怒未息也。吳永著「庚子西狩」自述而奏那拉氏爲徐許宣讀時，謂：「突見太后臉色一沉，目光直注，尸體逆寒，細問筋脈垂頓起露劇作癱狀，屈聲曰：『果水進邪也。』遂謂那子從末未見太后發怒，猝見此色，惶悚萬狀，當即叩頭謝曰：『臣冒昧不知禮重，太后神色略定，竊料怒容盡散，仍極惶恐。』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特節，皇帝在此，你問問皇帝。』當日再大起，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尙未說善語，他數人叨叨切切，不知說些什麼，頃許皇帝。至賺得皇帝下位素許景靈衣袖，科許是許你教我！彼此居然結著一團，放聲縱哭。你想還有一毫體統麼？你且問皇帝

是否實在。」皇上感無一語。子祇得叩頭，願臣實不明白當日情形。太后復露語曰：「這難怪你，得們宮廷裏的事，外間那裏知道，你當日尚是外官自然益發不得明白了。」子見太后意解，始遂起立。突遇此劈天雷電，忽而雲消雨霽，依然無迹，可謂絕大奇事，然子真已汗流浹背矣。不意太后盛怒時，威儀乃至如此！可知殺戮皇上處所謂「難關」，所謂「有不容言者」，所謂「大不敬」，雖極粗暴，在西后確有其必要之理由。吳永此記即詳晰之註脚也。

吳永又述某善術者庚子意外殿起於浙人羅某密報某國各國已調兵攻京。榮為所惑，入宮奏后，后乃「叫大起」，旨洋人已決與我實戰，不戰亦亡，不得不背城借一。諸臣諍議時，皇上望見許文肅，即下座執其手曰：「你是出過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形，你通知道。究能成與否，須明白告我。」文肅力言者傷害使臣，毀滅使館，在國際上罕有此成案，宜格外慎重。皇上固執其手而泣。袁太常亦激昂悲感。太后見三人團聚共泣，疑二公必有何密語刺激皇上，不覺大觸其怒，即厲聲曰還算甚麼體統！皇上以文肅久習洋務欲倚以為重，故專聚泣，觸后怒，死困在此，非端剛極旨殺人處也。

古有「三字獄」，而秦檜口中之「莫須有」遂流傳後世，所謂「願爾吞棗」也。在君主方面，有「大不敬」三字，即可致臣民於死罪，玩其語言，似即「發洩皇帝尊嚴」，「侵犯神聖」之謂。亦是「願爾吞棗」。許公之「不敬」，似尚有形態可指，然下殿執手而泣是皇帝急切中之自動，非許公之不顧體統也。而竟以此坐之，西后之昏確可知矣。

曼殊遺載

邵元沖

昔尤伯樸撰詩贊記，于雲林核事，被粉恭祥，標與奇高，洵芬洋溢，讀之有愜然南舉之想。曼殊孤懷芳潔，何遜雲林，槍事名章，尤堪媲美。曼樵避海上，每相過從，嘗與之煮水沉香，喚碧螺春，展讀贊記共讀之，於雲林孤潛賦介之行，堪為神往。今曼殊遁矣，西冷橋畔，流水一潭，碧蘆萬柄，當明月清風之夜，丁鶴歸來，應有徘徊無已者。因追憶舊遊，裁為短紀，對陽秋影，淚對烟霞，逸矣玄風，慨然三嘆。

自辛亥光復，曼殊于民國元年春，由南洋歸海上。時同社諸子皆哀輿輿舉，曼殊勝慨豪情，亦以斯時為極盛。寓南京路第一行棧，微色連歌，幾斷虛夕。然鏡花過眼，不著點塵，案上呂宋菸卷及糖果等累累盈盤，少談風益之。服朝藜藿，朋儕盈座；然宵中人散，獨坐穆然，往往終夕，知其所發深矣。

曼樵體曼殊作畫，終以確幅未果。一日曼樵約曼殊，至其書室，案設筆研相幅，蒼毫朱古車楮等如之。曼殊既入，曼樵乃自下壁而告之曰：我已為君具精饌，君起為我饋，竣事，則我將啓戶飲君；否則終不出君矣。曼殊無如何，則振筆作畫，越時許，叩戶呼曰，畫出我，續已竣矣。曼樵乃與之飲然共飲，並貽以豹揚一。

有某君欲曼殊畫畫，既聞曼樵得畫事，亦欲效之，邀曼殊至其室，出紙筆稍給，立案側敦促之。曼殊乃為畫筆續一老樹，一明月。某君曰：我將以斯果餉君，乃登樓取之。既下樓，見曼殊以畫筆稍曲線，遍懸樹身及月。某

君大駭曰：是何爲者？曰此所謂金繩繫月也。遂拂袖去，後不復往。

安慶高等學校書院曼殊探歐羅巴文，遇徵奮，輒圍爐竟日，不赴講室，曰：匪特我寒，亦憫諸生之寒，不欲重以課程困之。如是者累旬，卒爾病去。

癸丑之役，義軍既散，海上別傳，漸形寥落，曼殊亦鬱鬱鬱鬱。乃于冬間東渡江戶，篋中所貯，除書物外，有海上名校書畫真攝影多幅，大者達三尺許，曼殊焚香默坐，四壁情形，亭亭欲出，勞駭置身衆香國中。

江戶櫻田本郡町寓次，庭中有瘦石，蒼潤欲滴，間以芭蕉海棠之樹；曼殊每晨灑水灌花頗引爲樂。小樓中懸釋迦牟尼法相，及初拓陳阿南書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相樓聯，楹聯由書立軸，觀者文數語，檀香瓶花，位置井然，一榻枯禪，往往竟日。

曼殊好潔，服御衷衣，數日輒棄去，另易新者，不滑瀆重御也。

曼殊偶數日不沐浴，人或詢之，曼殊謾言曰：我欲令吾背積泥至厚，由泥茁苦；由苦長柳；柳長逾頂，則吾道成矣。聞者皆詫之。

一日訪易白沙；白沙以華整飲之，曼殊盪炒麵一碟，蝦脰二器，春卷十枚，頓餐斯吳之屬無數。臨行，白沙約明日能再臨乎？曼殊頷指曰：食多矣，明日須病，後日亦病，三日後再當擾君耳。

寓江戶日，朋儕皆奇許，曼殊者呂宋煙卷，亦斷炊者累日，迫不能忍，乃整去口內金齒二枚，質得三四金以購菸卷，兼見其口中齶然，驚詢之，乃具以告，衆皆絕倒。

曼殊嘗于春日偕余及仲琴共游於羽田瀨泉，時折柳初過，縱柳漸芽，梓琴因吟詠瀨泉光有柳條之句；曼殊亦占一絕，即「狂歌走馬遍天涯，斗酒黃鸝處士家；與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之句也。翌日，偕遊梅園，老幹扶疎，幽香四溢，園丁以櫻花湯紫蘇渣紅梅紫青梅鹽相餉，就插個殼石上細嚼緩品，覺都非塵世風味。博許牡丹數本，赤芽已吐，枚皆肥沃，曼殊附此阿栗風度也。

日體雜誌發刊於江戶，余亦驚見某鄉室隨筆應之。曼殊爲讀燕子籠隨筆，嗣又爲甲甫雜誌撰詩抄等數稿。

中華革命黨初立，黨人中往往就孫公案查及名號，不達者，則取贖不已。曼殊深厭之，嘗曰：此輩何所濟，祇足貽狗彘難聞耳。

曼殊嘗約余及孟頌游江之島，海濱與島之闊，以浮蕪連纜之，風物頗類焦山，長松亭亭，百尺直上，漁人張網牽輪，各得靜趣，沙灘既遍，乃購得白石花珊瑚數本而歸，余製五古一首紀之。

某君與其女友頻通簡札，好甚殷，嗣乃乖噴，某君賦詩誌感，有贏得銷魂魂一束之句。它日余與曼殊夜遊日比谷公園，兼月微雲，風物淨謐，小坐紫藤架下，說及某君事及其所詠。曼殊曰：吾解可謂紫藤花下說銷魂也。

余小石川遊旅旁多遺塚，一石高題妙香大師數字，四周有冬青數本蔭護，皆與曼殊葬祠遺冢之。

淺草公園爲江戶遊觀勝處，有凌雲閣高十二級，登其巔，則江戶全景，盡收眼底，皆與曼殊遊最爲高層，各題一名，以誌因緣。

曼殊捉鬼，友人每于宵中刺其其辭以怖之。一夕：復

團坐談鬼，津津不已，曼殊閉目閉坐，縮瑟不寧，比鄰
輾轉難安。時余與洞室，天未曙，哀聲呼余，詢以所苦，
曰中急甚，易不如廁；曰盥而大賤鬼在戶外也。余為失笑，
乃覆衣作送，曼殊愕然。

曼殊嘗宿友人寓，深宵，其家人鼓譟而起，謂有小偷
入室，明燈搜捕，則已遁矣，曼殊猶未知也。摩睡睡眼而
詢曰：賊已就逮乎？勿傷之，予以二小銀圓而縱之可也。
皆笑曰，和尙真慈悲哉。一日與友人閒話，其中一人于衣
中摺得一紙，將覽之，曼殊急止之曰，勿覽之，祇聽之聽
外，彼已痛楚無倫矣。

某晨：曼殊久不出，余等入室視之，則擁衾臥談，
衣衾盡濡，枕旁有絳紗一縷，芬芳猶復襲人，知臥榻宿感，
感喟良久，仍雪涕不已，余皆不載者累日。其東居講詩
，大率收於此時，最凄麗沁人心脾者有「為向芭蕉問消息
，朝朝紅淚欲成潮」；及「枕函紅淚至今流」之句。

曼殊嘗自橫濱歸，為余書車次遇一女郎，言其妹弱歸
驅車，觸寒而逝，深以為悼，因賦詩曰：「人間草木未凋
多，春末殘時花已空，自是神仙檢小謫，不須惆悵憶芳容
。」

英士嘗來與余及曼殊談，有頃忽詢曰，日來尙有餘資
否？曰囊空久矣，英士曰余或替餘若干，可分潤，乃探囊
，則祇得二金，因以一金相界，曼殊乃亟盡購糖果食之。

曼殊於東既多病，時時就泊於順天堂療室，謂疾小瘳
，當肆力耕事，因編定一書目，凡舊日朋儕索畫者，皆刻
入之。並詢予欲作何畫？余即揚柳岸曉風殘月佳也，因亦
記之。嗣以體勢未健，竟爾不果。

丙辰春末，曼殊自滬外歸，寄居西湖新旌館，擬有
所撰述，時而一劍洞穿，勃然自得，並約余同息影樓上。
會宮崎酒天氏亦自東來一遶同儕相累日，並攝影紀之。

丁巳二月：余從孫公子從滬南，曼殊臥疾海上廣慈醫
院，曾以一小簡寓余，囑購美玉一事，謂或方或圓或瓜形
章形，但不欲連環式及雞心式，時勢卒無佳者，紙秋乃以
自藏之一枚寄之，後聞此玉為曼殊舍殮，我余之小簡，則
其絕筆也。

十六年春，余偕默君越孤山省視曼殊遺談，以紅白梅
各一枝獻之。先是曼殊于清季授業白下，嘗評楚典數種，
介人倩默君為題贈子元音四字，因循未果，頃乃書此數字
焚之塔前，以符延燒掛劍之意，并賦解佩令一闕串之，曼
殊之靈，其少慰乎！

讀曼殊遺稿後

張默君

渺渺孤魂不可招，微經天外聽雲韶；料知白馬
投荒去；每月空寒步六朝。 製楚和淚采芙蓉，瑤
想瓊思證大猷；自花光仙去後，（花光和尚亦復
情事）箱箱猶怨滿春愁。 刺骨清哀許絳紗，如潮
紅淚對烟霞；孤山埋得春心在，輸與寒梅亂作花。
水環風震別有鄉，亭亭萬本擁靈巖；春人挾瑟今
何許，湖月年年自在涼。 寧天鶴唳感無端，梵韻
泉聲湧玉寒；攜手深山深頂嶺，落花三尺作虛關。
長蘆山隔一惘然，去留肝膽舊新編；蓮花如海香
如雪，想水蒼茫弔印禪。

晚明人的茶癖

張天麟

中國古來士大夫階級的私生活是最會享樂的；即一飲一饜之微，亦莫不擇其精美者，以爲口腹之奉。此種私生活，若是從好的方面說，是懂得生活趣味，所以出此；倘使從壞的方面來講，這顯然是充份地暴露着自我的小我的表現。覺得個人以外無宇宙。實則這種現狀，乃是世紀末的流行症，古今中外相同，如法國馬賽革命和蘇聯十月革命之前夕，農人們正困於饑寒交迫，無以爲活，而那班士大夫階級，猶沉溺酒色，酣歌醉舞，恣情享樂，不知門外之有餓殍載道也。哲惠帝之天下，何不食肉糜；賈似道之蟋蟀半閒，謂舟觀渡，溺死不少百姓，天子平章，作然不以國計民生爲念，而其下可知矣。降至明代末葉，士大夫階級的私生活則更加奢靡，較古代尤甚。勞的不說，即以飲茶一事而言，辨水選茶，不嫌煩瑣，山泉水水，一經品題，雅遠在千里，亦必設法羅致于茶爐几席間，互相誇傲，自以爲樂。雖然那時亂象已成，流寇李自成攻入山西，總兵周遇吉戰敗殉難，流國監軍通敵，匪衆逼近京畿，明社之將傾在旦暮間；而同時另一方面呢，滿洲兵敗馬入關，不時出沒長城各口，伺隙而動，窺覷中原，在這樣危疑震盪的時候，而朝野上下，仍陶醉于自我享樂的生活圈內，不以國事爲重，大有「南城道管北城兵」的神氣。就是到了憤而自殺，馬士英輩擁立弘光帝促處江南的時代，那班士大夫階級之所辦勤王事者，即在烽火危迫中，而猶不忘情于檀板金樽，製歌填曲，如玩圓海之製作十錯認，靡麗珠，燕子箋三劇，訓練自備的伶工而出演之，頗

爲當時士林所讚許，由是以觀，真是蕪城危巢，不知後此之有亡國恨也！

談到晚明人的飲茶，正和晉人的好藥酒差不多，一時風尚所趨，便成癖習，張之長在他的筆談裏所紀云：

「料理息庵方有附緒，便爐煨餅坐其中，不覺午膳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製茗如松風聲，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非水苦甘露，疑爲其戶，而以瓶器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健口。況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寶泉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

「洞十從大白來，以雲霧茶見役，煎煮惠水澆之，勃勃有豆花氣，而力而微怯，若不勝水者，故是天池之兒，虎丘之仲耳。然世莫能知，豈由深地過，絕無好事者賞識耶？洞十云：他山焙茶多夾雜，此獨無有，果然。即不見知，亦何患乎！夫使有好事者一日察其聲價，苦他由，山僧皆悅起離之矣；是故實衰于知名，物藏于長價！」

「早起發惠泉，將熟火烹之，味且散，意味則剛；而千辰生來告，朱子勝所得近葉，小有花水可觀，泉水澆然出屋下，甘冷異常，石蕊甚古，聞之喜甚，當遣奴子乞之，名曰真泉；他日過子將壺中，當作一泉館以貽好事者！」

「有人運惠水于白下而致之，爲曲者，且訪詩好者；當會茶，車至而亡其水，主人詰之，對曰：相公故運磚水耳，何匪焉。坐客大笑，主人怒不止。然因是以水辦特聞，拙者之功不可沒也。戊申四月十五日，榜人顧三能爲予買銀澆水，得二十斛，喜甚，戲書所聞貽之。」

「長興有紫符茶，土人取金沙泉造之乃勝；而泉不當有，始之然後出，事已顛倒。某性嗜茶，而不能過其說，

詢往來賀茶人，絕未有知此泉所在者，交不聞茶有紫荷之目，大都矜稱湖後湖山限沙北矣。宋有紫玉，豈是耶？東坡呼小龍團，便知山谷諸人爲客，其貴重如此，自今思之，政堪與藕和鹽醃作伴耳。然莫須另有風味在，古人當不浪說也。灶無炭，茶與水各不見長，書此爲雪士一笑。

【甘菊煎】味甘，甜香，宜分種，持久則漸弱，香亦漸減；寒菊差小而滿中，小鈴簇深成枝，俗謂之金鈴菊。余所喜東離故種，不過如此，顧未聞有菊味也。黃介子自顧山來，貽茶菊一本，花似馬菊，中滿不鈴，而香韻清遠，殊有金石豆花之氣，絕不類菊，名茶當不埋耳；顧山菊冠江南，其小品亦自起。

【武夷茶】皆拔立不相攝，多產茶接帶崖上，大黃次之，慢亭又次之，而接符茶絕少，不易得。按陸羽經云：凡茶上者生礪石，中者生樸壤，下者生黃土。夫礪石已上矣，况其巔之最高最特出者乎！大黃峯下倒土絕中周廣，盤鬱諸峯，無與並者，然猶有土淨；接符突兀直上，絕不受涼，水石相蒸，而茶生焉，宜其醇遠高潔，稱茶中第一乎！吾聞其語，鮮能知味也。經又云：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註云：韶州生南方山，建州象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豈方山即今武夷山耶？世之推苦社者，必首桑苧翁，豈欺我哉。

【松蘿之香】復烈，廟後之味聞開，頗活撲人鼻孔，齒頰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凡宇內造地之產，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深夜披酒，發強震所貽願語，連聲而醒，藉此。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人，政不必佳，何則？於

名者不知其味，貴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適其候；陶先生有言，此事如法書名畫，玩器鑲人，不得藉入手……今日試嘗先生所貽秋葉，色香與水俱發，而味不全，民窮財盡，巧偽萌生，雖有盧同陸羽之好，此道未易恢復也……。」

在張元長的筆談裏面所記述的飲茶文字，屢不絕書，那真下足地顯示着晚明人的飲茶成癖的習性；似乎不飲則已，飲則非惡水不烹，非雲霧，紫荷，甘菊，武夷，松蘿，天池，虎丘，龍井，蛤梅，蘭蕙……不釀；彼此爭誇，以示名貴。雖然張元長到了晚年的時候，憔悴頹唐，幾過坎何，雙目失明，有時買米而炊，窮得可以，但對於飲茶一事，猶運水瀆茶，不遺餘力，然竟以生平沒有喝過武夷茶爲憾；觀其筆談中所紀，覺此老之茶癖，已習重難返矣。在晚明人裏面，除張元長外，還有個著石版書而大罵東林黨人誤國的會稽張宗子，他的茶癖，較元長更深。戊寅九月，他留居在南京的時候，有周愚農者，在他面前稱讚閩汶水的茶不假口，于是他便到桃葉渡去訪問汶水，既至，適汶水他出，不得已俟其歸，延之共飲；汶水從外來，見宗子，叩其來意，方敘語，汶水避起曰：「吾杖道某所，忘攜歸，將棄取。」遂出；但宗子仍粘坐其家，自念今日既訪問汶水，不喜聞老于茶，無異入寶山空手以返；那知等到閩汶水竟取手杖回家，爲時甚冥，已由日哺而遠更定矣；隨客猶在，便笑問宗子曰：「客何在？客在奚爲者？」宗子對曰：「暮故老久，今日不暢飲故老茶，決不去。」這來，汶水喜，自起當爐，煑宗子至一精舍，明窗淨几，陳設整潔，出荆溪遠，及成宜室室瓶十餘器，瀉茶以進，茶

色和瓷甌的顏色無別，香氣清遠，幾使宗子在喜欲叫，噉之，便問汝水曰：「是何茶？是何水？」汝水故給之曰：「固蘄茶，惠泉水，客以為佳否？」宗子問是吾，再噉之，細辨其味，審觀其色，笑對汝水曰：「莫始余，茶則似羅研，惟製法與蘄苑同，而味則不似；至於水，由惠山而運至金陵，走千里，何以水勞而圭角不動？」汝水吐舌稱奇曰：「客誠精於飲茶者，所言極是，茶固羅研，而水則惠泉，所謂千里運水，水勞而何以圭角不動者，乃以舟運耳。」言已，更持一壺進宗子曰：「客再飲此，豈能辨別此茶與彼茶所採之時節也。」宗子曰：「此茶香味撲鼻，味甚濃厚，為探茶，而先所論者，必秋採無訛。」于是，汝水笑謂宗子曰：「子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與之訂交。蓋所謂「茶知己」也。

上面這一段事實，可以看得出當時晚明人的飲茶，不但成癖，那簡直有些近乎神經質的動作，如張宗子者，偶然碰到了周紫巖稱讚汝水的茶養得不錯，一到南京，甫抵岸，便匆匆地跑到桃葉渡去訪他，訪而不值，返其歸，既歸矣，將欲敘敘，偏偏遇到閩汝水爲了「取道村又走了，但是那位嗜茶成癖的張宗子仍在那裏株守，從亭午一直等到夜裏，復昭閱汝水，始得以惠泉水澆羅研茶數碗以進，相對品茗，訂爲至交，那真是顯明地描畫着那時士大夫階級的私生活的悠閒風雅。惜乎時當國族危亡之際，故這種風雅，只落得個沒落與無聊而已！

張宗子之所以能夠折服閩汝水者是有由來的，因爲宗子的大父也染有茶癖，當張氏全盛時，每養茶，其水必運自惠泉，不遠千里之遙，從撫鏡運到杭州，再由西興脚夫

挑過錢唐江，抵會稽，貯而藏之，除自飲外，以喻當地之紳指。雖會稽之陶澍，唐山之北幹，杭州之范潤諸水者，近亦不廢運取。但那班當地紳指竟有不知惠水如何水者，其使宗子的大父與宗子辯其不淺。一日有某紳指其大父飲茗，上口大佳，便問此是何處水？宗子大父曰：「惠泉水。」紳指聽其僕從曰：「吾家過近衙前，而不知打水吃，切記之！」蓋此惠泉爲「衙前」也。同時還有一個宦日記，在宗子的大父與宗子前妻談茶理，他說陵羽的茶經可燒也，所謂茶理，無非濃熟兩三字而已，以辨水選茶比國家興亡還要看得重要的張宗子，聽到此種議論，自然感到不快，以爲有損名茶名泉的聲譽，于是便大罵紹興人的村與樸；而自已呢，似乎却以衝「茶」云士自任了。

大概後來因爲張宗子的家產中落，經濟不裕的緣故，惠水也不再由西興脚夫運過錢唐江來了。這時恰巧他在紹興連竹庵發現了櫻泉水，可以替代惠水，取汲甚便，所以，他的對於櫻泉，推崇備至，讚不絕口，在他的文案裏，而有着這樣的記載：「……甲寅夏，過連竹庵，取水啜之，磅礴有圭角，異之；遠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噴天爲白，又如輕嵐出岫，綠松逐石，淺淡欲散，余倉卒見井口有字畫，用荷刷之，櫻泉字出，背法大似石軍，益異之，試茶，茶香發，新汲尚有石腥，宿三日，氣方盡。辨櫻泉者無他法，取水入口，嚼楊舌紙兩過頰即空若無水可嚥者，是爲櫻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釀酒，或開櫻泉茶館，或鑿而買及饋送有司。張方伯守越，飲其水甘之，恐不給，封鎖櫻泉，櫻泉名益日重……」那知過了不久，他所認爲與惠水相伯仲的櫻泉竟爲庵僧所壞。這被壞的

原因是因爲當地的紳士官更命賊獲到鹿麋去取水時，每每仗勢凌人，向鹿僧強索酒食，如不供應，則辱以老拳，于是僧飛叫苦，不堪其擾，遂忿怒于泉，私以污穢之物投井中，並決陰溝水以灌之，而泉水復爽。雖然張宗子聽到這個消息也曾兩次三番派長工去淘洗，但結果是仍然爲地僧所壞。正在這時，他又在陽和原自己的祖塋自上發現玉帶泉，試之，他說雖空靈不及飲泉，而潤滑過之，堪以媲美孤山的六泉；特以玉帶之名不雅馴，更名陽和，並爲之銘曰：「有山如砥，太史遺蹟，蒼蒼磊磊，孤嶺潏流，六一損之，千年已劫，實繁其齒，但有眉由，自因蘇氏」。

除了精于辨水，張宗子還頗講求焙製茶葉的技巧；而尤酷愛日鑄的蘭香茶。因此，他對蘭香茶的出處，以及焙製的方法，和蒸餾後的色澤香味，有着如下的描寫：

「日鑄者，越王劍地也，茶味稜稜有金石之氣。歐陽永叔曰：『兩浙之茶，日鑄第一。』王龜齡曰：『龍山瑞草，日鑄雪芽』。日鑄名起此。京師茶客，有茶則至，意不尊芽也，而尊芽利之，一如京式茶，不敢獨異。三級叔知松蘿焙法，取瑞草試之，香撲烈。余曰：『瑞草固佳，漢武帝食露靈，無補多欲；日鑄茶飲，』牛鞭撻于豚上也。遂募派人入日鑄。杓法摺法湯法煎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他泉澆之，香氣不出。煮楓泉，投以小罇，則香太濃郁。雜入茉莉，再三較量，用敞口瓷瓶演放之。候其冷，以旋滾湯衝瀉之，色如竹筴方解，綠粉初勻，又如山應初曙，紙邊發光；取清妃白領向窈窕，真如百翠素園

同素澆瀉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氣。余戲呼之曰「蘭雪」。四五年後，蘭雪茶一哄如市焉！……日鑄的蘭雪茶，經張宗子譽揚之後，據說後來徽敬開茶官所賣的松蘿茶，亦自貶薄價，附麗日鑄，改名蘭雪，以圖媚于市。

到了崇禎癸巳年，有好事者以玉帶之水和蘭香之茶來開了一斗茶館，宗子聞而喜之，因命其館曰「雪兒」。蓋取米芾詩「茶甘露有兒」之句；並爲之作蘭茶歌以歸張其津，歌曰：「水淫茶癖，爰有古風；瑞草雪芽，素稱越巖。特以烹煮非法，向來葛灶生塵；更覺賞鑒無人，致使碧經作澀。邇者擇有勝地，復舉湯認，水竹醜自玉泉，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豆，何須瑞草橫邊；橘柚香梨，出自仲山園內。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潤清涼；七家當事，不管葉來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廬可齊名；七碗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勞揮塵，那得清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從這篇傳奇輝白的蘭茶歌文上看來，在晚明人當中之與有茶癖者，張宗子確乎可以成爲第一流之典型人物，如以生平未喝武夷茶爲憾的張元長來和他對比，那個直是小巫之見大巫，未可相並也。

因了士大夫階級若重享樂的私生活，提倡辨水選茶，風尚所趨，相染成癖，「盡揮塵，共期白醉」，即眼見李白成爵位，滿洲兵入關，崇禎帝自縊萬壽山，似乎亦毋與乃公事，于是振物喪志，寄壯志于茗碗之間，自然園事則更不堪設想矣！

鷄鳴狗吠之官

宣 廬

——關於趙師深的故事——

雞和犬都是畜畜，一以同說，一以守夜，原是家畜中最肯盡職的畜類！但在樂羣上形容起來，凡是帶着「雞」與「犬」的，多半不大好看，掩賢之，即帶有侮辱性也。

譬如說「雞犬登仙」，這就是說貶隨他人，附勢造權，又如古詩中的「雞鳴高樹顛，犬吠深宮中」，許多人以為這是漢成哀時所作，乃是諷刺「五侯」之吝惜不法的，所以從前常有人以這「雞鳴高樹顛」作為題，而詠歎時事，無非是說不法之人是如雞狗一般罷了！

又如孟君君食客三千，幸得「雞鳴狗盜」之士，以脫於難，可是王刺史在蕭孟君君傳裏仍舊要說所養的食客，不過「雞鳴狗盜」之士，所以許多更好的人是不養了。也還是寧性苦孟君君，與看輕這輩食客。最可知雞犬雖為有益的畜畜，惟其果為家畜的緣故，而食客雖作有益之舉，因裝「雞鳴狗盜」之聲，所以也只好名之為「雞鳴狗盜」之士了。

古詩雜記詩集，載有韓偓曾作而關於吳山，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如田家氣象，惟能以爲只委些雞鳴狗吠。他既遊了出來，忽聞莊中雞犬聲，使人看來，原來是肩尹趙師深所裝，於是促付大笑，以爲師深不但他事如意，即連雞犬之聲，都能立時裝做出來，真可人了。可是一般人以為師深身為府尹，而竟作雞犬之鳴，以諷本丞相之一笑，這人的人格，却比孟君君之食客還差得遠了。因而有詩嘲之云：

堪笑明廷鸞鳳，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揚輝鏡裏刀割。

又有一首云：

森如誰不附強王，師深於中最不成；手段幾錢波羅網，身當酒酒舞齊郎。明頭雖拜尊師且，畫膝爲吾說白頭；更有一般人不爾，也曾學犬吠出莊。

現在我裝說身為食客，被稱爲「雞鳴狗盜之七」倒還可，若身為府尹，而裝雞鳴狗吠，真可稱爲「雞鳴狗吠之官」了。

十里荷花

——西湖佳話之四——

洛卿續稿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曰：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
翠柳畫橋，風塵繁軟，參差十萬人家，雲樹臨陸沙，
怒濤捲霜雪，天濤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
競豪奢。重湖疊巖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光旖旎，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高牙，
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風
城誇。」

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厚庵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謠，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芥末無情物，未動長江萬里愁。」全謂此詞雖未動長江之愁，然幸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鏡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于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胡錐，半道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釵，莫忘烟柳汴宮愁。」黃靖康之亂，有題詩於舊京宮牆云：「依依烟柳柳宮牆，宮殿無人春波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蓋悼二帝之不復返也。（錢塘遺事）

「黑劉五體」

盧冀野

元劉庭信，俗號呼之爲「黑劉五」。其時有梨園黑老五者，善作俗韻曲調，粉蝶兒云：

從東風颯臉吹呼，聽叮咛定睛爭說，唱著蒼嬌廣廣度，恰值夫遇漁父，認知機搆物，便盤旋千轉前湖，看寒山曉閣灑波。

每句除韻脚外，都用疊韻之字，蓋所謂「巧體」也。與庭信伴風迥異。庭信雖亦求異於人，然必刻繪世情，若出其人之口；如寫夫婦話別，結語翠燈歸之悵嗚其夫，可謂妙格。詞曰：

想人生最苦難別，唱到陽關，休唱三然，意逐逐抹淚橫眸，急煎煎揉認孤耳，呆答孩開口說否，情兒分兒你心裏記者，病兒痛兒我身上添些，家兒活兒既是拋撇，背兒信兒是必休絕，花兒草兒打聽的風聲，車兒馬兒我親自來也！（折桂令）

所爲「別情」，折桂令調小餘音，（見詞林摘錦）無一不佳，有用「分合格」者。明周憲王管兩和之。

折桂令（秋初席上，有贈。擬黑劉五體）

曉風輕露灑銀床，風也淅涼，露也淅涼。關蔥芥芳，隔也生香，草也生香。荷葉黃柳黃黃梧桐葉黃。槍梢長柏梢長竹梢長。如此時光，醒也何妨，醉也何妨。

又 醉時眠醉後何之，醒也吟詩，醉也吟詩，行坐無斯，

行也紅兒，坐也紅兒。金鳳尾玉鳳尾酒母鳳尾。折花枝，燃花枝，臂插花枝。品竹調絲，絲也宜時，竹也宜時。

余亦嘗效其體，以配秦辭此集之體。

到花邊得月樓台，花也相陪，月也相陪。詩酒情懷，詩也安排，酒也安排。桃杏開與藥園茶葉已開。黃師來酒豪來詩伯還來。陶也同偕，陶也休猜，爲也休猜。庭信又有水仙子一首，亦是創格。詞云：

秋風飄飄撼香楮，秋雨瀟瀟響竹，秋雲對對迷烟樹；三般兒一樣苦，苦的人魂魂念無。雲結就心開愁悶，雨好似眼中淚珠，風做了口內長吁。

余之「春日村居」一首，皆擬之。

春風那解世間情，春水都隨潮信生，春山還向江頭靜；我閒來任意行。聽花前時到流鶯。山重疊的愁多少，水鳴咽的管送迎，風吹的無定陰晴。

此調末三句，本格應作三三四，劉氏用四四四，故之。余以春風比青年，春水比官吏，春山比善舊，陰晴則指和戰之議不定也。至以流鶯擬小人，爲向來詞家所習用。是余雖師庭信之體，斷不拘拘於管仲之例耳。

雙投橋

西漢諸話之一

陶師兒，宋淳熙初錢塘名妓，與王生宣數相眷戀，其母所聞，一日生偕師兒遊西湖，比夜船泊淨慈荷花深處，相抱投水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哀之。一箭天鰲角，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難脫佳人才子，情淚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沉煙水國。萬葉香荷處，長橋月，短橋月。【吳禮志】

故長橋又名雙投橋。（西漢志錄）

慈園叢譚 項士元

科舉取士，往往發生「關節」。「檢封」之際，清光緒十九年，會稽周福源中翰，以得薦關節，為浙撫振晉中丞所聞，入奏，定斬監候之罪。原奏略云：「浙江會稽縣在籍丁憂內閣中書周福源，在蘇道僕陶阿順，赴浙江正考官殷如梁舟次，投遞信函，有馬官公額陳孫章，又小兒第八，均用旋衷茂育字樣，又洋銀票一萬元，此其妄干非分，納賄營私，固已彰明較著矣。及經嚴訊，又稱起意為子求通關節，並欲為親中馬顯陳孫章五姓之有子弟應試者囑託，希圖中式，俟主考允諾，再向親友告知，擇其文理清通之諸生，列名其內。周福源素知各親友家道殷實，不患無人承應，事後必有酬謝之費，又供出馬官公為會稽縣學廩生馬家瑛，即翰林院編修馬傳賢之子，周福源之子周用吉，為附生，洋銀一萬元，供係空票」按當時又有順天中式高航等六人，被考官以筆跡文體不符，封章嚴劾；山西主考丁維祺，以太監索取賄賂，牽涉書估，

致交刑部推鞠。科場之弊，可謂無奇不有矣。

杭州陸勉齋先生（懋勳）早歲通籍，清季，歷任浙江高等學堂監督，常州府知府，江蘇高等檢察廳廳長。入民國後，任浙江巡按使署秘書，兼主持清史館徵書及繕寫杭州府志事，于浙省文獻、教育，及新政，為功頗多。民國六年，猝患中風，暴卒，歲書萬餘卷散，幸蒙杭州府志，經吳祇修先生翻訂，率已梓行，其督寫清史兩浙者，撰傳一書，開為面上報詠覓購去，餘書多歸城姑抱經家齊估，出價值數百金，先生手著之稿，如詩文稿及帶學剛原等書，未知流落何所，樓費莫守，良足慨也！予昔于先生席中，見其辭高檢廳長請假赴東考察一摺，內有云：「某軍事雖行練習，法學亦稍講求，第今昔情形不同，必能貫徹中外，始斯因應咸宜，非親歷外洋，精研法理，博覽成規，不足以推行盡利，擬求開去嬰缺，給假一年，自備資斧，前赴東洋考察有得，再圖歸而効用」于此亦可見先生勇于求知矣。

武林狎游之所，向稱江頭茭白船，富麗顯官，往往汎汎其間，遂而不悟，考茭白船即九姓漁船，船娘皆極端嫵人為之，習絲絃歌曲，尊以伯媽，謂其博厚實。船中陳友誼明抗節，其子孫九族，既入舟居，以漁為生，改而業船，九姓則親錄林李袁孫葉許何，原編伏仁義詩智信捕七字號，大小船隻二千三十一號，男每丁征銀五分，船每口在銀四分一厘，征收之責，屬諸建德籍，清道充成卷榜，尚存船一千數百隻。又有一種名頭亭者，性質與茭白同；其稱江上盧烏者，與茲異。江山船甚小，並無女子，或在淺灘擱貨或搭肩挑過客；虞烏係義烏人所業，形製同茭白，惟旁無窗櫺。蓋山錢江至衢州，向號八省通衢，聞之茶紙，糖之磁紙，粵之洋貨，而之海產，販運往來，必經此間，故此類船營業甚盛。洪楊之後，船隻止有數十艘，九姓亦止存三百餘戶，茭白船隻稀少，改業盧烏船之人甚多，同治五年，丹徒戴整，權守嚴州，以九姓漁船，專以婦女營生，商民疑為淫侈，實為病民敗俗，特稟請上峯，嚴去建德漁船，（按共銀九十四兩五錢五分八厘解嚴司馬城及嚴州府署馬快工食等用）當奉浙撫馬新貽批，自同治

五年為始，未免微輸，並責將江山船
滿船為寄留弊，實力水枯。務使驅除
盡淨。顧守又夏將革除九姓漁戶之
名，雖各漁戶改歸為良，亦奉批照准
。其事當時浙藩臬兩司，皆為勸石永
禁，嚴守並橫有碑記。

數十年來，吾國各地物價，急激
增昂，復有自數倍至十數倍者。米之
一物，為日常生活所必需，浙省之米
，價值之昂，當推杭市。近歲普通每
石需銀十三四元，然以四十年前以
之新開紙考之，即值幾數，米價每石
僅三千餘錢。光緒十八年夏秋間，杭
州甯洋稀少，河水乾涸，船隻艱于往
來，四野田禾，亦皆被色，市上米價
增漲，最下每石三千有奇，中等者需
三千七八百錢，貧戶小家，數米而炊
，未免雙眉蹙，此見當時報載。以
今觀昔，相差為何如乎！

朱介人將軍瑞，細事項城，為世
所鄙；然辛亥光復，實功在全國。湖
自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多乏實力，
金陵為東南重心所繫，時張勳擁兵坐
鎮，電向北軍請援，津浦鐵道，晝夜
巡警，倘我方軍事行動，稍稍遲延，
北軍南來，正未易遏。憶是歲九月二

十七日（陽歷）聯軍總司令徐錕，在
紹江召集海軍及浙軍鎮軍輔軍各
司令會議作戰方略；當時鎮軍都督林
述慶，以本軍僅有步隊一標，馬隊一
營，其餘各隊軍裝被服，均未齊備，
萬難進攻。鎮軍統制柏文蔚，亦以兵
力不足，子報缺乏，急激選兵，恐貽
誤被圍一役。聯軍總司令徐錕，忠
察則登稱正在準備，時介人為浙軍司
令，獨奮袂起立曰：「革命事業，本
屬冒險，若過于慎重，目的即難達到
，本軍此次倉猝出師，籌備不及三日
，一切均未完善，深恐資糧求全，必
致延遲時日，張勳設防加密，武昌多
遭危險，我軍兵心，久則生懈，謀為
利用；且聞張勳已向北軍請援，一旦
援兵到達，大局何堪設想，現現在各
方面情形之，莫若若君爭先，步步
進攻，使其撲出不及掩耳，為無上上
策。」聯軍參謀史久光聞言，深嘆之
！際隨徐總司令進兵，徐即下令浙軍
立向金陵首先進發，鎮軍從速籌備，
兵艦亦隨軍上駛，及十月八日，即圍
攻南京城，十二日，即將南京城攻下
，故浙軍之名，一時震聞海宇。

蔡子民先生元培，與吳稚暉張謇

汪張滬泉等，同為黨國元老。其學有
中西之長，舉國矚目，初亦致力甚深
。予近于市中西書肆，購得光緒庚寅
恩科會試錄一冊，閱卷是科中式各廣
省有實士三百二十八名，先生名列第
八十一名，會元則錢塘友會佑也。此
外浙籍同榜有仁和姚文傳，嘉善夏之
森，錢塘翁壽，何敬新，秀水沈衡，
海甯高振聲，府廷麟，瑞安賀紹第，
嘉興凌和鈞，定海王德樹，慈溪陳康
瑞，楊家駁，葛祥麟，嵗麟沈寶琛，
鎮海劉崇熙，於潛方克猷，永嘉金振
聲，泰順潘其福，蕭山王履成，山陰
俞官斯，惟縣江仁徽，陸仰賢，黃君
孫錫江，綜二十五人。考試官正濟甯
孫盛汝尚書，副滿州府何都憲，番禺
許應曉侍郎，祥符沈源深都憲，同考
官副都松年，許成博，唐椿森，鍾靈
，祀光緒，朱琛，洪恩亮，王用欽，吳樹
梅，高蔚光，楊樹伊，馮錫仁，龐鴻文，
余聯沅，黃恩永，王頌爵，殷幸堯，趙
亮熙也。試題室僅四書題及詩題各
一，普通則分三場：第一場四書題三
，詩題一；第二場五經題五；第三場
策五道。彼此難易，迥若天淵，但宗
室中者僅載昌，文榮，榮光三人耳。

湖上文苑

寶公邀同味知等小坐大華舞場有作

柳亞子

聽老英雄百歲傷。難馴龍性尚軒昂。金戈鐵馬遼陽夢。忍道溫柔老此鄉（爲寶公賦）。三十五年成一瞥。撐腸芒角伴酩酊。陳刀斃酒沙場血。幾死存骨可奈何。（瀟味知已三十五年矣）入抱殘燈發電流。玉顏微暈累緝縲。

摩挲戒體滯閒事。不信遺勝殺氣多（紀舞場本事也）。轉緣酒黃萬節淚。佳人天末杳難期。北胡南越尋常甚。悽絕河梁李詩（忽憶異城故人惘然有子卿子陵之感）

次韻和庚白

前人

查阿段期認如球。死事衝鋒安幾俱。無賴王敦工作賊。流氓鄭俠早成囚。未關世道文焉重。不用吾謀論豈迂。地下故人愁入夢。紅顏碧血總模糊。

春日偶成

龐萃

怒馬輕車作漫游。十年三度到中州。信陵死後英雄盡。無復夷門應姓侯。九曲河流遠接天。黃庭白日伴雲烟。車笮東海呼龍伯。可見承平大有年。春來翠袖不知寒。

明燭肯燃深夜潮。畢竟美人能解事。頻斟美酒酌加餐。春風又度五門關。何日將軍奏凱還。想見龍城今夜月。照人猶唱念家山。

東風第一枝

枝出山雲掛柳絲

胡翼良

冷雨初收。陰雲漸散。東風柳梢微暖。預知綠野春多。漫嫌綠草淺。山容若笑。慣應接花繁枝軟。正翠禽不離飛吻。啼似故園野燕。

夢破了春開雙眼。吳宮香燭散半面。時香欲散禪關。斷碑尙留屐處。芳心誰託。試借閒晴曬

深綫。想往年頻誤良辰。怕說再來難見。往年立春後不見在中。以酒小樓東窗爲開

深算

白燕

深算終須仗老謀。要證鐵血哭神州。三公從道貽伊戚。十國何時切隱憂。放伯危坤嘆聖手。還期風浪警同舟。黃花委去丹心在。定有忠魂叩石頭。

無題

前人

水樓情懷待語誰。偶供猶是玉塵裝。故知有恨非無意。却爲多猶最劇思。九曲河流終到海。十分天險亦如夷。樓頭雙燕明相見。爲報春風到卷旆。

惜紅衣

與他朝感。七種情。清志歷有寒木。

葉譽虎

霧鎖寒瓊。烟銷紫玉。恨雲幽夢。姊妹花殘。每有七七。一種優姿。酒傾闌。同歸白首。應媿驚齊雲樓客。狼籍。盈紙夢痕。紙沙場埋劫。

山河再易。祖史青門。哀歌或重拍。南宮往矣。片石夜千塵。俄映舞衫收。影寫照紗圍春。色好墨華長伴。千里夜燈不寂。

贈別壽叅成還職歸賦

徐翹琴

交君古處難爲別。老我荒齋苦我詩。海市夜聞高壓氣。鄰

其能索賢還兒，揮夷口給冤何極。據亂棄情近亦危。不齒
臨岐珍重意。春風飄物最堪思。

徐家匯謁明相國徐文定公墓卽題其逝世

三百週紀念冊

胡懷葉

哀下追思先哲風。如共知屏亦知真。老成謀國無雙士。新
學開山第一功。可歎滄桑屢遷變。至今民俗尚崇蒙。後人
到此其慚愧。空讀詩書用已窮。

郵居卽景

曹靖陶

寒氣瀟瀟酒力消。興來又手立溪橋。稻根依樹堆成落。菜
甲和泥榨作瓢。渡口送頭如浣女。山間回響當歌樵。如屏
別一人間世。小隱書成著意招。

爲木公題惜抱先生殘稿

陳世原

草葉殘留供莫窺。冥通氣類遠持之。傳文有統心脈在。絕
續還明第一絲。

病中得陳彥通書題玉谿句爲報

黃百納

長亭茂蕙雪如波。兼忘當年舊永和。浮世本來多聚散。風
光今日兩蹉跎。空聞虎旅傳宵柝。遇與高城落曉河。獨想
道衡詩思苦。草堂歸意背煙蘿。

獨酌

馬小進

不盡詩人行因憂。坐憐桑土滿天牛。橫流滄海家何處。寥
落街門籌與謀。覽鏡乍驚雙鬢改。論文微覺此心休。靜持
盃酒分賢聖。獨酌悠然類馬周。

春心

前人

籌謀去住春心損。隨筆書成買舊錢。(拙著知神隨筆正如
春林先生所謂買舊錢以充結祖惡碎散兩失之等其何能免乎
)此世豈能容我獨。名山宿紙以詩傳。臨風時與情懷抱。
展容相器腹食味。五夜紅樓茶下客。贈將哀樂託新枝。

歲暮喜晴賦

曹贊初

涉冬霜後清嚴城。天爲和年特地晴。寒使披裘感喘息。微
從圍市聽春聲。領帽喜見千家醉。昨日爲舊曆七忠則無四野
晴。知否畫堂心似水。憑君隨分報詩成。

乘飛機過滄赴蓉將有嶮眉之行 前人

掛夢松楸淚有斑。機飛又逐片雲還。命以千機
前日今日。題橋我笑文園
陋。何似歸來看雪山。

黃賓虹畫山水爲自在社兄題 吳 康

泉石真堪度歲華。只由何處可爲家。老來世事都無意。止
擬尋前看曉霞。滿地江關老邵度。鱗鱗瘦骨寫清寒。
橫流已是無安處。春眼惟宜黃墨山。

題心庵印集

天 徒

丈夫不佩紫雲印。却向青囊作印人。功勳不居刀筆下。雕
蟲印接石渠春。百年婉漸真難指。再世冰斯有後身。落落
南州徐孺子。萬方塵土一巾巾。

汕頭海濱感懷鄧仲元

林庚白

山色猶含戰血殷。白鷗如雪亂波間。故人英氣沈埋盡。十
九年中兩往還。記共論兵黃鶴峯。海濱官館一樓間。
吾僑便是中華史。豈獨黃魂(抄稿落一字)成哀。

閑話花塢

余小可

當你把西湖上的雲霧，虎跑，六橋三竺，九溪十八洞，以及那些什麼山什麼湖都走遍了的時候，想另外找一個地方換換口味；但又不願化大錢老遠的去天目、雁蕩、上方岩，那我可以介紹你一個好去處，就是花塢。由湖濱搭坐六路公共汽車直達，要不到一週鐘時間，祇化二毛八一位，便可至這地極幽遠與僻的地方了，若是再深涉也沒有。

花塢，在金牛井過去，楊家樓樓不到，那個叫作開化涼亭的右首一條狹弄一直進，便是。

這裏面，全是花。徐甲若花塢總紀，說是：「一內之疎而安祥者，約二十有四（見西溪志）」；明開和尚序法禾且寫說：「一歷三十一種者，皆溪畔吟吳韻枝時，又說：「十三十五種並掩映；」鄉人傳說花塢全盛時代，有：「三十六朵，七十二芽光」。這話未免誇近誇大，但此與彼，確不容易說定那一個說的是對，何況各

人的時間性又不相同。至于今日，據筆者調查所得：花塢除門口有幾家羅周等姓住家的不計外，裏面大大小小連正在立柱上梁與工建築的一起在內，共有苑凡三十又三。不過這三十三苑內，還難有幾家私人住宅，富民別墅之類。富民別墅，私人住宅與苑，在別處是迥不相同，很容易分辨出來；可是攤在花塢之內，富民別墅，私人住宅裏面固然有若和富尼姑以及帶髮修行的高男僧女等作陪襯，而普通的苑，大都與私人住宅，富民別墅有很多相彷彿之處。所以，祇能混作一談，籠統的名之曰「苑」。

花塢東西二山，幾乎全給苑佔着，「厝房處處」，所謂：「若點；若線，若路；若山，若可城散」是也。現在將頭右頂去的路徑，介紹一下。花塢多古苑，可見新築的也不少。在入口走不上百步之遙，兩首那個

珍珠茶前，就有個「般若精舍」，是幽靜和尙募化建築起來的。幽靜，四

用成都人，據說是「幼習儒，喜經微，人咸謂其獲舍利而入世者。」所以十六歲上就在峨嵋山海藏寺出了家，朝過九華、五台、普陀諸名山，長十二，到了杭州，看中了花塢是個好地方。先住在梅溪苑，普着堂院，敲大本魚去四方募化。「這來和尙好輕鬆」，何況來自峨嵋佛地的聖僧，于是，有錢的爭着出錢皈依護法。長十四，就在這珍珠茶下古梅苑舊址起了個般若茅蓬，又數年，借錢更多。三年前，這茅蓬竟是一變而為今日之精舍了。

精舍雖不怎樣精緻，可是在這萬綠叢中，也顯得雅趣、清靜，這幾天正在「坐關」，有人去，他把那個雙關小門打開，從圓窗露出幾張亂張的面孔和你作臉。

在行若精舍對面，有個「靈顯精舍」，正在興工起造。據說是專宣機的媳婦給她親生母親作晚年休養之所的。有錢人家，自然氣概不凡；高大牆圍，漆得光澤的地板，雕花門，抽水馬桶，廚房裏又是洋灶開水爐之類。雖然「精舍」大部沒有完工，可是有了上面幾件，也可想像得到將來落

或以後是怎樣的「美輪美奐」，「修麗喬臚」了。」

從這兒一直上南，老竹參天，長松蔽日，花鳥的好處，就在這竹與松，人在這松風竹影中，真是「衣袂飄飄」，「毛骨為清」；忘却塵寰，飄然有出世之想了。

「天泉庵」在西山，門前鐵頭如帶，花後幽珠萬斛，自高崖而點灑下降，若天注然，所以叫做「天泉」，即所謂「北地第一泉」。這庵是古，建自何代？已不可考。祇知道清初有淨空和尚發起重修。可是到康熙年間，不知怎麼一來，又廢為山家地矣！當時有人吊以詩，曰：「未曾造劫火，底事早成灰？瓦石亦無韻，那堪有蒼苔；留得萬斛泉，有心人再來。」果然有心人再來，而今天泉庵又恢復舊觀。只是窮了一點。庵里有位叫「半師」的湖北和尚，常對人說這樣滴有風趣含有感慨的話，「別家的庵，有那幾無遺泉；我家的庵，有這泉無那錢，天也太不拿人了！」

那在高岸有題「傑然獨出」的「定慧庵」，梵石如簾，門前有可三抱大的喬木；到此小坐，如噴綠雲，真是

偶游涼世界！蓮蕊為瑤光老僧掩關處，逝世後，茶鬼散國珠無算，牙齒不壞，其關透徹相繼焚修，遺風不墜。可是現在門有蜘蛛，竟涼不堪；傾一費耳的燒佛老佛婆了。

從定慧庵折下，沿着這「流香溪」前進，稍稍轉向東走，那兒有座「觀香橋」。舊名「梵香」，為洪水沖積，經後人捐資重修，取「如入藕花香世界」的詩意，改題「藕香橋」。磊石枕溪，潺湲遠流，爾後使如雲浪排激石齒間，把胸襟俗氣盡盡。「半是藕香國，清淨非人間。」的是不謬。

過橋而行，在東山半腰最幽僻的一隅地方，有個「下齋」，現在已順口叫作「伊齋」，還是明劉心光和尚建造。因為處地高，所以有「短松茂園，強聒平時，不知其幾千里也」之句。那時，一班氣節之士，都聚居在這里，所謂：「一時軒冕客，紛紛以頹會。」文酒之會，登樓一時，這裏的風景幽美，值得一提。看大善和尚的贈詩：「松筠結蕊裝鶴伴，四隱近日接天開；泉聲入野穿前落，山色和風几上來。背巖屋頭千竿竹，面峯階下幾株梅；潭忘塵世兵戈亂，靜夜驚聞

破似雷」。

深西的「法榜菴」，門禁森嚴，輕易不放入進內。這菴自明天啓甲子年，有個「年七十，顏貌如童」的老和尚玉菴，日以法華楞嚴經為課誦，所以著名法榜。時人極力稱頌，有詩云：「在世能忘世，人中第一人；住山三十載，足不染黃塵。接心在法榜，唯以道為親；風雨盛一時，滂沱未盡淪；種種脚下子，能不勉自新？」所以道俗咸稱「香窟」，「得度弟子九千人」。

自法榜菴上南走，在香北峯的半腰，有「松樓高敞，嵌石撐崖」，那是「在湖菴」。舊名「安養居」，有「有塵不到，無縫見天」的對子，可見這地方的清幽絕俗。庵中有個道山和尚，叫定源；生看個替外面的長下巴，隨便和人談話，句有一有一個「阿彌陀佛」。如：「阿彌陀佛，大相公！今朝哈風吹來的？阿彌陀佛！我們菴小得很，阿彌陀佛！請坐，我去泡碗好茶敬敬你，大相公；阿彌陀佛！哈哈，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所以大眾爭着叫他作「阿彌陀佛」，他的原名倒反而淹沒不彰了。

「越溪再前進，不說就是『九松居』，孫崇溥顯顯，書極秀逸。牆內，有『雪屋舊廬』，但已不是石晉陶太史贈字了。巷門臨流香溪，清光富戶，鴨泉不絕，每年暑期，京滬中人來此小住者很多，往往搬張竹榻在門口，作牽子之遊戲，『一枕孤鴻猶未醒，烏鵲剛與水聲齊』。此情此景，真叫又窮又忙的人眼紅。不過九松居徒有其名，『高柳雲漢』的九松，已半株不留，現在祇有兩顆高可十多丈的楓樹，像旌旗一樣，挺直的豎立在門前，支撐着場面。

『青蓮巷』在東山，傳是產青蓮處。五六年前，這里面曾經住過一個的麗麗少婦，姓趙，存中江上人，是一個非常有錢人的愛妾。她那時年紀又輕，相貌又好，起初，做丈夫的自然十分寵愛，可是後來漸漸不行了，等到又有一位姨太太進門，她的丈夫就沒把她放在眼裏，以前的寵愛自然完全轉變。經此一番打擊，她便趕上花鴿青蓮庵出家，土布芒鞋，效劉善女之為人，知道她心事的人，不敢叫她太太或少奶奶一類的稱呼，『大小姐』，她就這樣以大小姐出名，所以現在

還有人把青蓮庵叫作『大小姐巷』。其實，大小姐已于前年撒手西歸了。

大小姐生前，的確長得漂亮，雖然在那時已是亂頭粗服，仍然不掩其天生的麗質。可是機學其面，眸子却是鐵着一顆已冷寂了的心。輕易不寄言笑。有遊人，往往懇以閉門羹，或拒不納。記得有一次來了三五個有男有女的海上人，以同鄉的關係，經過再三的懇求才允許其進門，可是大小姐自己躲在房裏閉戶鎖門，祇由一個佛堂煮茶款待，這幾個上海朋友，坐得感到嘔噁趣味，于是起身走了，臨行還摸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作茶金，以示酬謝，給大小姐在房內看見了，忙叫佛堂趕下去追還給他們，和她們說：『我們這裏又不是賣茶的地方，他『誰希罕錢？』是的，大小姐原是從非常富錢的人家走出來的。

現在，大小姐已一蹶不起，美人黃土，與厲才鴻墓同留花塢，徒供後人憑吊而已。

『緊鄰青蓮巷的是『心廣』，這也是最近別墅起來的。里面有四五十歲的半老徐娘，又有十六七八的妙齡少女；她們是一家人，『出家』還是『在

家』，外人真弄不清楚，人却是挺和氣的，笑談隱地，臉上沒有一般有錢人的死相擺着。不過有時運氣不佳的時候，碰到個倒掛眉毛的和尙在裏面，可倒了霉。你說：『來自白白相』，他代她們反詰你：『有啥好自相？』神氣十足，就令人掃興了。

『兼風簫自大，入夜而偏幽，』花塢多雅，自然更多錦營聲可聽，尤其是一個人靜坐在『比香橋』上，凝神登志，祇覺清梵四散，似續似斷，或高或低，忽有忽無，亦徐亦疾，真不知身在何處也！湖上風林鐘磬，何足比此？而且這個地方的景物也值得留連一下，看看『山轉溪亦轉，溪行由更遠。片雲橋上白，轉疑橋斷斷；可愛鐘聲聲，前後聲相喚，徘徊足不前，知入塢之早。』

那邊是『溪飲巷』。門前有溪，有梅，有茶地。冬天在此烹一壺好茶，有雪、賞梅、聽凍雀在簷前嘖嘖作聲，也是一件樂事！關於溪飲巷的好處，前人有很多的詩，我隨便介紹幾首，如：『詞章離離橫方路，中隸人在綠煙中；到門白眉眉由意，香散寒梅谷口風。』水到西溪分外幽，年年清談

似深秋；君信一口都吞盡，黃葉何曾一片浮！」寇主席是一個武官，不知為何石破紅塵，放下屠刀，到此出家修行，受年幾近七十，却精神矍鑠，談吐很，人也豪爽，這不脫科舉氣概。本地人都叫他「官英和尚」，這也是個極有趣的雅號。

從溪飲卷出來，對面一條嶺小徑一直進去，是「眠穴窟」。這也是個很好地方，可信一般游花場的人，往往因為順大路而進，把她遺棄了。眠穴窟，看這個地名，便覺得怪有趣的，路一騎一曲，竹子是千千萬萬的山上山下亂植的。你拾級上去，在門前就可以止多了，不用再進去，在階石上這麼坐一下，就得了。這兒風景，正合着懸在門前的對子的話：「出深清淨界，竹翠紗縹雲。」大有雲棲風味。「放眼而前山，只見青青竹。」不錯，這眼雲至本是雲棲的「下院」。

里面不值得進去，因為進去要使你失陪。雖然古人稱美這眠雲至里的「眠衣泉」，說是「淋漓万眼掛岩隈，潭石無須待雨傾；風軒斜坡雲絮濕，潭邊疏落水衣堆。珠隨日映光深淺，玉佩人行聲去來；始信美言從此得，

不須林下細徘徊」。其實是一派不十分清的普通泉水，所謂神奇的「碧龍」，即是變態而已。

再自眠雲窟折出來，循路前進，經過「青卷」，「怡菴」，「梅溪菴」，「梵行菴」，「正峯菴」，這樣到「樹雪林」。這一段路，風景是幽美極了。花香鳥語，千松萬景，真如王柳登寄彭欽之信中所說的：「一住飛行山陰道中，大嘆其佳，此行似勝之。」同時梅雪林也在竹叢中躲着。「翠竹林中聽一方，綠秀深處隱山房。」真是個避暑勝地。

再上，是「白雪堆」。在「現瑞」[曹達]兩峯的中間，門額上寫著「晉朝古跡」四個字，據說是法華祖師魏經及旌身之地。又是神話似的，說是「身委諸土而舌上生青蓮；旌身處又時有雲臥其上」，甚至「白雪堆不散，散去仍復來」，不過這個地方顯是全場最勝處。兩邊的山，都是峭拔峻嶺，栽着竹，整個白雪堆，似是金給道一片翠陰裹住一樣。「路到菴中無別路，山迴門外更多山；白雲借宿蒼前樹，一夕長風去不還」。到此真才知自然的美妙。

可是你到白雪堆不要以為真的是「花場裏處」，上面沒有別路了，那是受了騙。告訴你，從白雪堆開出門再拾級上去，那兒還有個傢家的別墅。在亂岩雜樹叢中躲着不要放過了。

這別墅叫「散花仙館」。主人是位女的，姓徐名滴如。不但言辭風雅，且能詩，尤其寫得好一手顏真卿的字，堂前掛着那村集陶句的「我愛其靜，談焉肅止。人生若寄，樂此幽居」，的對子，不是預先告訴你，單看那渾厚的筆法，無論如何你也想不到出自一個女人之手。有這樣一個主人，這散花仙館，是然佈置得不同凡俗。三大間白木做廳，繞着前前後後的梅一類樹，越圍得潔淨無塵。在初月的夜，焚一爐香，在門前小坐，由色樹影，隱約可辨，偶爾因微風，有一二鈴聲，或犬吠聲傳來，遠遠的，不知其在幾十百千萬里外。此時真如置身廣寒宮里，如許清瘦流水去，瀟瀟上華經思惟。凡性欲處，極不我有。兩名仙婢，總是恰當。開出後門，可以循山徑尋到流香溪發源處，「虛為亂石所掩，人跡罕至」。遇到老天下雨時候，在此，可以當作龍潭瀑布看也。而我的「閑話花場到此便結束了。

姑蘇來鴻

姚民哀

我原籍是常熟，賽却生在蘇州山門巷裏的。在蘇住了九年，因為先兄在首領自縊之後，先君趨避回鄉去的。民國十九年的秋冬之交，到蘇營業，首尾住了半載光景，至二十年的初夏回去，離開了六年，此次重又到來，竟有「襄陽重到風吹不殊」的感慨。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兩句俗語，其來已久，大概承認這八個字的人，很多很多，不過我上次到蘇州，蘇州市政府不會取消，崑山陸續做蘇州市長，他倒想把蘇州振興起來；所以我那一次住了半年多，腦海裏所留的印象，比此番興奮得多。今年再來，覺得這所謂古城的社會現狀，除掉了觀前街，景德路等幾條街道放寬之外，別的美處說不出來。倒是時常聽見一般正當商人道及「某處房子一劑，房兌加貴，生意反不如前，嚇得我某處的市房不敢動工，倒底翻造好呢，還是不翻好呵？觀前街拓大辰光就顯得一具棄受和暫移了城隍廟去，

立牢腳頭添了一處「分號」，其餘都不過如此。而且同一觀前；觀東的生意，似乎不如觀西一些呵！——就這種論調推想，說不是他們舉棋莫定，實在是代表蘇州人的把穩性質，不敢像前被人那種拋盤做法的。若得始終抱着穩健主義前進，倒也是一法，倒是有時候，到上海踏進交易所的大門，做起輸贏，冒險精神非常厲害，在本鄉本土，偏又不忘「騎馬注切」的宗旨。此所以蘇州非但不及杭州的市況，連鄰縣無錫都及，再加遇着這「不景氣流行」的年頭兒，自然愈加不佳。就是一般收租過日子的老少爺們，去年租風大壞，總是從前最有名的「湖太野」租田，總是難收，所以全蘇的市況，變了「空大」，使我心上發生了無限的感觸。料想地方上的公正士人，不見得不感覺到這一層，無奈積重難返，就是要想補救方法出來，改善地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奏效的。

蘇州是個「住家」區，不是「商業」區，的批評一出，一般住在上海，競比開支浩大的寓公，多需遷到蘇州來。說到省界，安徽、廣西、雲貴等四省佔多數，其次通海和吳江崑山等縣的人士，旅蘇的也不少。因為寓公一多，便造成一種祇顧門內不管門外的習慣，你若跑進一家有口若飯吃的蘇州人家大門之內一瞧，收拾得窗明几淨，收音機、麻將牌、應時小食、特別做茶葉、三層湯圓地，一切多行，使得來賓很舒服的。不過大門外頭，就顯得甚以復加，越是大人家的園境外而越精，古錢式的陽溝洞上面散滿着屎草紙，隨時可以發見。至于滑稽小便，隨地吐痰，更加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較為繁盛的場合，如東西中市，觀前街等處，到了晚上九句鐘以後，家家可以稱得屎香門第，不枉是個文秀之邦。

在明清時代的蘇州，因為是個省會，所謂三大憲衙門，都在此地，加了一般分發到江蘇來的候補人員，所以總不有大宗土產輸出去，而市面很可以支持的。自從光復之後，內容已大不如前，幸虧有一部份遺老們等，提倡風雅，另換一番氣象，總算還不失去東南古城格局。

吳江仙子葉瓊章

陸樹枬

在明代末年，吳江有個才女叫做葉瓊章的，是汾湖葉天冬的女兒。她生來天性靈慧，有傾國傾城貌之而且能文工詩，頗秀異常。在她兩親和舅父的筆下，都發致讚美之詞。我們先看她母親的說法，如云：

「兒說賢媛長，十二歲突已笄，嬌好如玉人。」又云「鬋髮素類，修眉玉頰，丹唇皓齒，端身娟娟，明眸善睐，秀色可餐，一日曉起，立余床前，面酥未洗，宿髮未梳，風神蕭致，亭亭無比。余戲謂之曰，見庸人讀汝色美，今真脫離庸，尚且如此，其所謂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矣，我見猶憐，未知畫眉人道汝何如？」

由這可知她的神態，甚樣不同於普通的女子！當她十四歲時，和母親同過舅家，歸時其舅沈君爾竹贈以詩云：

「雙眉纖影月初三，妝樣描成石竹簪，雲劍金星翡翠重，紅裙羅日鳳風銜。 桃花白雪嬌隨母，柳絮因風肯讓男？ 南國無雙應自負，北方獨立願為卿！ 歡容未笑芳生鬢，紫語如聞口半啼。 梅柳鼓吹嫌傳粉，鶉鴉浮鏡不留符。 曲屏暖笑茶添綠，小院香多豆蔻含。 賦學迴文新賦恨，絳殘連理未如諧。 樓前無異春相問，花下誰憐鼎對參。 飛去廣寒身似許，比來玉貌貌如甘。」

彼美丰神，如行行間。我們再讀天寧道人的追憶：「瓊章

未嫁，類傾城之姿，檢映琴樽風月間……合儀婉孌，滄情河洲，挾準醇潔，掩湖洲。殊姿異態，匪可狀求」。

這這短短幾句，也很可表現一個她總多姿的女性的逸韻了。這自然因為汾湖是地方，位於吳淞之旁，她被清勝，汪洋萬頃，湖光山色，號秀鍾靈，孕育了瓊章的天才。同時她為的天寧一門風雅，自甚以下，無不請詞吟詠，夫人沈宜修，系出世家，雅擅詞賦，風格迥美，長次兩女統統，小執也都以詩文著稱。瓊章以她先天的風采，經過後天的優美的環境的陶冶，自然能「麗澤珠璣，采采榮榮」了。

她天性早慧，四歲時能誦經，不煩指點，即能了。十歲歸家，一夕，詩燈夜坐，母氏語以「桂寒清露濕」，她即對道：「羅帶亂紅凋」。笄年才思敏捷如此，很可與柳絮因風媲美。十四歲時通秀，十六歲能雙琴，秀繪事。時與兩姊破詩鬥韻，論文唱和，有時兩親亦參加探討。門庭之內，融融洩洩，不啻神仙眷屬也。姊妹三人，風格各異，立詩則一。中以瓊章最聰穎，成韻亦高。其所作韻語，佳製頗多。如「梅花」：

「梅花」一首云：「浙浦邊樹玉玲瓏，半帶寒煙夕照紅；嬌鳥枝頭頻絮絮，惜花人在畫樓東。却憶含章點額時，小鏡凝初展拂拭；近來贏得愁如許，雁過遙天雪滿枝。瘦影橫窗亂月明，夢回紙帳暗香殘；無端一夜高樓笛，吹碎瓊瑤滿竹筵。初移日影上欄杆，消釋東風昨夜寒；玉釵香痕看未足，好教瓊樹莫吹殘。雲羅昨夜雪添梅，不辨花光只辨香；獨倚小樓人不見，由枝爭似北枝芳。傲骨欺霜映碧浮，數竿修竹伴清幽；年年燕子無消息，春信誰將寄隔窗」。

措詞妙結，孤芳獨絕。但不幸的，瓊章以十七歲的芳齡，就辭世長逝。據說死時舉體清軟，氣色爽朗，星眸炯炯，須臾而絕，家人咸以爲仙去。死後七日方就木，而芳容如故，面光猶雪，乃母曾含淚朱書瓊章二字於臂上，依然柔白可愛。一代詠絮美木遂爾香消玉殞，至親戚友，都爲淒酸。難怪她父親在過期祭告，有「三百日之已餘，忽加回首，十七年之一去，空自疑昨」的痛言了。

瓊章墓在芬湖寶生苑外，遺址荒蕪，十餘年前始由柳亞子先生特得，爲之植梅立碑以留紀念云。

春池館詩話

唐玉珣

貴溪江午坡，名以蓮，字于顯，明嘉靖內戊進士，仕至福建湖廣提學使，先荆川公友也。方午坡爲刑部主事，會百郭帥邸聚一獄訊鞠，不隨尙書鼎賢言，執法不撓，直聲動海內。賢督楚學，值章濬宰官附顯陵，午坡縮三司案，制城門鑰，楚王欲假遊獵爲名，遠遊百里外，引顯制不許，爲所譴陷，逮罪嚴訊，事白釋歸，永廢刑案。有詩文集四卷，其五世孫天清刊於清順治初，余寡刑用，公年譜，藝趙公幼梅，由天津回書館借寄觀之，文頗古拙，不意欲效唐宋以下者。時有靜境，茲錄其五律二首，病起讀香齋小坐云：「病起怯登臺，偶春獨坐來；鳥鳴移白堊，花落點蒼苔。晷日重門掩，焚香一卷開；知無奇字問，不覺草玄才。」隱稱云：「容易吳牛刀，收成楚澤田；水滸開白藥，沼氣入紅鮮。偶爾幽棲處，均逢大有年；漚速從菓利，無勞問十千。」林君復詩云：「築門自掩蒼苔色，過客時驚白鳥飛。」午坡鳥鳴一聯，幽乎近之。

詠梅詩佳者殊罕，崔道融「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僧齊已」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佳句也。蘇東坡只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一句而已，林和靖「雪後園林半掩，水邊籬落忽橫枝。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聯，世稱高唱。吾師名山謂：「忽橫枝」三字，嫌太生硬，「浮動」二字，亦殊可議，仍只兩句可稱。姜白石「梅開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亦佳句也。高季迪「雪後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世讀其俗格。香友鄭曼背詠梅云：「個個南枝放已過，無人來領此山阿；明朝我又飄然去，讓與清溪對影多。」此誠風神絕世者矣。

四山一研齋隨筆 六 白 蕪

我鄭老輩醫家蔡愛裳，有醫名，用藥萬有胆量，大刀闊斧，中其病者，往往一帖而愈，不中者亦往往一帖而罷，號蔡一帖。病家非至生死關頭，每不敢以蔡爲卜焉。愛裳能文學，落拓有名士氣，鄉人則頗傳其有精神病。嗜鴉片，而能於行。赴近道病家，雖天雨，無走去。病家或以症重天險留宿，愛裳則不解衣不脫釘鞋，逕入毅臥，雖泥水淋漓，不顧也。一日，黃道宮室有病危者，諸醫束手謝焉，計無所出，因思蔡一帖，延之。愛裳往而往，入其門，自呼曰得者至。病家疑爲僑夫舟子；愛裳曰：我即是，亦行來也。窺其衣服襤褸，又不坐船，頗輕之，不以禮款接。既入診視，山至暖房處方，其東廡運與之一捲紙吹之相稿子。愛裳不悅，謂是烏足以處方。東廡曰：聞幾味藥豈不足耶！因以身前一疊置其前，皆捲紙吹者。愛裳振筆直書，論症候，引經據典，並諸名家學說治法，洋洋萬言，

頃刻紙盡，方猶未也。東廡默然，搦告主人，主人婉謝過，愛裳不顧而行，曰：是殆非求醫服藥者，乃求醫服藥耳！豈不處方。或曰：主人出而愛裳已行，見未有方，使追之及於途，謝罪焉而請治方，愛裳如上云云，追者執主人命，罔請返假，則答曰：已在桌上矣！追者回湯覺之，得於研下。此則傳說，大有類於邑志所載顧尙志先生事，疑世人以愛不耦，故益其說異附會者。

傳往昔孟河某氏醫，以精望著，求治者門庭若市，遠道病舟之來，港河幾爲不通，其處方每數十帖至百帖。或言其用藥乃編摩寺廟之仙方而通者，用用輕淡不安之藥數十味，類之例之例之，難淡成方。人生於病，本有自然抵抗機能，帖數多，則時日遷延，患者亦可自然向愈，彼非有殊能也。或又傳其機術之秘者，言挂號處先詢病家所患，而暗訪於票，或又嘗醫有內外室，每日出診極遲，必特

求治者滿座，已則在內室吸烟，靜聆病者互道其疾苦，則又從門隙窺之，一一默識其人，既出診，則向其人略望，曰：汝患某病然乎？其病苦如是然乎？病者曰然，暗察其神，欲更有所陳，則替其弗言，曰吾已試而聞之矣！以是名益晚。有某乙聞之曰：醫者望聞問切，有望而知之，有聞而知之，有問而知之，有切而知之，必兼相印證，而後得病之實質，推其癥結，安有獨標而能確中者。乙素有病疾，時因未作，姑就之醫。醫者見其男子至，於病者問無狀傾曉，窺其面，無所苦，步履亦與他異，因思於出診後再察之。既畢，獨留乙不治，云稍待，至內室吸烟也。因復窺之，仍無所異。私忖是病未發而來者，出，始以言姑之曰：子疾頃未作也？乙頷其首，曰病非在上身乎？乙頷之，曰在身前非身後乎？乙又頷之，醫欲按其背，故從容曰：是病疾之類，不爲害也。因處方藥服一百帖。乙出，語人曰：醫果驗者，其機術乃江湖也。然此則余忖之，帖數多，遷延時日，利用人體自然抵抗機能，是於解病之疾，理或可能，於軍候烏乎可？即平常

視為輕淡之藥，於重候亦大有出入，烏能久服且無害？是果別有道歟？

醫家竊聞問切，故不可偏廢，然四者之中，惟問爲人助，三者皆恃已之學識經驗。脈學非易言，望聞蓋甚難。余公治疾，必先切脈。爲余受障五里公孫陽溪，慶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八十一難云：五臟五色，皆現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可望之理在此。素問云：如哭者肺病，如嘔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或沉吟者胃病，好叫呼者肝病。可謂之理在此。余公自道其爲醫新法，聖及後世之說，悉與也。而扁鵲故事有神。史記秦越人在齊，四次入朝，皆見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曰君有疾在筋骨，不治將深。桓候不之信，且謂醫之好利也，將以不疾者爲功。迨越人四次入朝，皆見桓候，一發不發，掉頭而返。五日後，桓候病作，已入骨髓，使人求治，則已過矣，卒不治而死。越人得長桑君之傳，飲上池水，其目如今之玄光，能透視無隱，則傳之故神其說，殆誕不可信。其自言越人之爲方也，不

待切脈望色，聽聲察形，言病之所在。問病之屬，論得其陰，問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多矣，不可面止也。則越人精望且精聞，其吾聞又可知矣。

我國醫術，鍼灸與按摩，由來最古。黃帝時醫者愈眾，史記其治病不以湯液檢瀉，鑿石指引，案抗逆製。鑿石乃右針，青刺謂毒病之處以醫物腐枯，當爲鍼灸之始。援引案抗，則全爲按摩之法，使身如熊羆鳥伸而調之也。海上再女按摩，亦有標治病之名，謂可使骨體輕快，則其遺妙矣。

松江水產以四顯鱸爲特著，松人澆法洵用海肉湯，殊拙劣不得其味，或開火腿雞湯，亦未始，川庵姑冬菘，姑清葱仙水也。四顯鱸實與俗名塘裏魚者同形同味，惟其肺特大，食時須另器，月炊入燉鍋乃美。（不解食四顯鱸者何家其肺，須知照附下。亦有三顯鱸，與四顯鱸殊不易辨。塘裏魚一松人名刺魚則色較深黑，鱗無紅色。）蕪湖之思，經名人之品題而物著。東坡謂松江之鱸，巨口細鱗，是否即今之四顯鱸，竊疑之；蓋漁

者所稱鱸，尚有一種似鱸而身長，色灰白有斑點，肉極細，骨極少，亦巨口細鱗者。後漢皆左慈傳，曾操與衆寶高會，珍羞略備，以少松江鱸魚爲饌；左慈求銅盤貯水，以平何對，須臾引出，皆長三尺，於吳曹操大喜。則非今時之四顯鱸。抑千百年來，如鄉黨所謂張公業烏騷？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他處，亦未嘗其狀。

光緒帝登進維新志士，大有磨發自強之銳意，初非庸庸之主，而當西后淫威四極之下，又爲守舊大臣所蔽，西后再出強權，而身爲羸弱之囚矣。稍咸約之漸，其弱亦可嘆也。余往日曾寫光緒之悲劇一文，多考其身平。民國初年申報黃濟生記謂室預聞引汪權卿筆記歷述禁閉，頗駭心目，末路帝皇之悲慘命運，讀之真使人有確致發生我家之嘆。筆記當時未刊印，亦未見其他記載，函錄二事如下：一日城內某牙家竊有一人以脫齒一枚令其謀配，醫謂非面見脫齒之人無法鑲治。此人乃繼以假往，至室中一極遠極深之處，有一人服布袍獨坐石上，面色慘黑，藉背之狀，目不見見

，口齒上津津血液溢露，醫乃爲之煎配而去。初意但以爲宮中太監，不知其爲陳某也。翌日，此導引之人來訪，謂昨汝牙甚善，今已無苦，命我予君一荷包及四兩銀子，醫謝而受之。至又翌日，忽另一人倉皇來訪，謂汝某日曾入宮鑲牙信乎？導引者我兒也，今已以此獲禍，被撲殺矣！屍骸懸露，無錢買棺，如何如何？言已痛哭。醫乃知牙痛者卽爲光緒帝，乃係被西后打脫。后又忽此輩私引兩人，爲之已痛，故撲殺之也。又一日，光緒往臨西后，安后方食湯圓，則汝已食乎？不敢云已食，則強對曰尚未。后卽罵若干枚。問已飽乎？不敢云已飽，亦強對曰尚未，乃更賜食。如此者數四，腹脹不能盡食，乃虛以私匿

之於袖口中。歸而湯圓滿袖，淋漓於其身。乃命太監檢小衫，而其私服盡爲西后搜去，此時乃無衫可換，因恐其狼藉而窘之。後由覽展轉以外間小衫進，乃得易衣。鴻諭曾有一次見西后時，亦遇后進食，所受窘如光緒帝，歸而腹痛氣寒，大病四十餘日而後愈。蓋西后極難養，若開食不食，則震怒矣。黑塔專制下之帝子皇孫，其被幸滿，猶有如此者。

六年前，爲人作尺頁，偶評近代書家數人，多貶詞，惟於沈寐叟獨賞之，以爲古拙樸雅，跌宕有名士致，然精者亦時見。憶其中評鄭蘇跋孝哲字云：寐叟昔如酒後水手，佛徒無行，昔人謂書者如也，余與寐叟，可謂獨具隻眼。然海濱樓詩，似尙存散原

石遺之上。余雖不好近世之所謂宋派詩，然就彼所謂，海濱將不以人廢。

金晴牛橋畫梅，余所見多茂葉高寒，能寫其神。山水亦佳，惟更少見。往得吳秋農所寫一則云：余心蘭名形，別號瞎牛，余三十年老友也。住吳門司前街。心蘭有古俠十風，愛才若渴，人有一才一藝，無不汲引下交。能詩，善畫梅，玲逸疏秀，得錢松靈筆意。余力勸其學山水，不十年，所作甚出余上。惟喜署古人名，是其一短。好與骨董家易古玩，骨董家往往得善價焉。心蘭亦不過問。人或持其所署古人名問之，心蘭亦不諱，曰是余戲爲耳。心蘭善談諧，吐屬成文，善狹邪遊，微談諷色，無心蘭在，合座爲之不惟也。末著秋圃老農。

關於「太平話」

郭子敬

逸經刊號中五知「太平話」載蜀山打官司及蜀雲山案之結果兩則，敘述太平天國革命前夕瀘清地方官吏之顛覆無能；其下頗有人謀不臧，養難貽患之嘆。就事論事，了無主觀，洵為史論家所應奉為圭臬者。據薛叔耘庸查筆記載天國主要人物被擒復縱故事一則，發覆五知君所論為不苛。茲摘載原文如下，用廣流傳，並以附「太平話」之聊尾焉。

「姑蘇顧香園太守鴻逸，自部郎出守涪州……既抵任視事，會金田會匪洪秀全、楊秀清、韋正、鄧云山等欲襲其寨，流毒鄉里。是時李武盛公孟舉知桂平縣事，勸縣中公正紳耆，勸其出，詢以捕治方略，紳謝不敏，既而曰：『家有善本幾背，詎入觀之。』李公會意，屏其從者於外，與入密室，紳白曰：『縣中自僕從書吏以手皂役，無不為賊耳目者，公能單騎相從，某等如効力。』李公曰：『諾。』屆期，李公戒從者出拜某客，至中途，見道旁一騎，手問之，則某客之騎也，問客何在，曰：在某某處，公如欲

訪之，請即乘此騎以往。李公乃悉屏驕僕，上馬前行，頃之，悉執洪秀全等以歸。蓋諸紳既與公約，部勒其衆，即公提捕翠台，悉獲之，無一免者；逮置之獄。請於郡守將殺之。郡守不許，固守不聽。李公拂衣而出。郡守追謂之曰：『諸賊皆廣東花縣人也，子必欲治之，我爲子辦文憑解回籍斯已矣。』諸賊既出獄門，即被其黨劫去，盡滅諸紳之家。遂舉兵反。數年，勢遂滔天。荼毒生靈數千百萬。太守以縱賊殃民被議遣戍，棧復釋回，考終歸下。……」

原記題曰「活劫前定」，於郡守赴任途中，嘗附「活劫」一則，事涉傳會迷信，未可採徵。又五知君「太平話」所載兩節，係根據李漢中別記，情節頗有與上述採自庸查筆記者彷彿之處；蓋兩記所據事實發生地點，同爲桂平（縣）與涪州（唐郡守處置之法，亦同爲懸解回籍懸原籍；事後密告人家族皆被害又復相類，惟李漢所記爲桂平負負自作孽等，薛叔耘所記僅係桂平紳耆一語，而紳耆固不必定屬生員

也。至於涪州郡守之爲顧元位抑係顧鴻逸，兩顧是否同屬一人，鄉居文獻不足，有待通人考證。惟以時代言，則任職同在道光末年，頗有同屬一人之可能，惟此則有賴於實然武斷矣！

太平天國自東北兩王內閔以後，翼王明習保身，另圖宏猷，率師自西南一路入川，至大渡河以糧盡見困土人。繼而林鳳翔、李開方、吉文元輩北顧之師復圍於涪州，獨流一帶，終爲僧格林沁所屈，分別全節以去。天王涇天，勢益不支，大局至此，已近情見勢蹙之境。而清廷之勢銳，方蓬勃如焉。一弛一張，勝負之數，不待善察矣！後世論者謂天國建都南京，不以退出不及掩耳之勢圖擊廷播穴之功，爲一大失策。實非無的放矢之論。此時攻守既已異數。而天國內部實以策劃調度者，僅李秀成一一人耳。

忠王彬樞樞，氣度不凡，與翼王同爲天國之兩儲將。其愛民之忱與革命方略，可自其破蘇州一役之不嗜殺戮及其被擒後之自供萬言書中見之。爲天國支持結局，更顯近於託孤受命鞠躬盡瘁之況。英雄不以成敗論，忠王蓋亦曾左李略一流人物也。

去年陶開過報某胡載忠王如何被擒一節史實，語焉不詳。茲仍據唐寶筆記所載，摘為複述如下：

「金陵之拔也，偽忠王李秀成偕一眾遁走方山，突過樞者八人；有識之者詰曰：『若非偽忠王乎？』秀成長跪泣曰：『若能助我至湖州，願以二萬金為壽。』樞夫相與聚謀，以為如執獻入營，必其焉往？且可獲重賞；遂厚之以歸，其村名曰細西。……村民陽姓者，八人之一也。原有族人在太平門外李臣典營中，時往告之；道過鍾山，腹中饑渴，時提督謝學泗駐營鍾山營中，有伙夫素與陶姓相識，遂入少憩，語及軍情，伙夫以語親兵，親兵以告統領，乃使一人留陶姓，與之飲食，雅意款維，不使他去。學泗自率親兵百餘，馳抵細西村，以秀成時：獲敗其珍寶財并殺陶姓以滅其口，伙夫監告之，……俾乘夜去。學泗竟以執獲秀成應一等男爵之封。其後咸榮伯曾公微聞其事，嘗村民八人白金八百兩，復為營中親兵分去，僅以五十兩畀八人者其分之。」

觀乎此，可知豺狼見欺於狐狸；而狐狸捕獬，黃雀在後，更可為此一史實之寫照。

越三子詩詞

西魯草

右升 編輯
山陰王景誠孟頫

杭州七關泊舟

小市午時閒。春窗動客船。城陰遠野竹。江色上晴天。別意浮梁過。歸愁短岸先。越山限不隔。祇是莽寒烟。

大堤登遠道成

萬里新寒接暮陰。平沙遠處見明星。漁燈涼草鷓鴣碧。馬背秋風百宿青。故鄉羣雁風寒入。短棹扶方酒初醒。窮途感觸真無語。終古河流去不扃。

音 陽 驛

至性不可易。秋風發嶽新。空山窮傲日。睡老勇兒身。真誠存古道。陰符惜故人。予方懷仲氏。何以弔遺民。

河 朔

路逕荒陬客寄尋。草長石瘦少人行。素蘿倚雨浮字。踏葉下山空有聲。世味劣於心酒薄。詩懷非似野盧生。也知此念終無託。每到秋深百感并。

重山寄懷李大總提慈銘

忽忽已成三月別。故人遺我苦吟時。傷時涕淚狂猶昔。倚樹先陰病懶支。下澤有田供著述。上春多雨足相思。商量載酒歸南路。驛馬頻頻定幾時。

冬日泊雨西陵山下再懷前贈客慈銘

萬水噴高秋。一雨返其嚀。松葉屯寒雲。霜寒閃寒色。山意在澗碧。烟靄非所惜。慈護風吹。沈沈晦疑夕。泥泥入奇想。幽渺拓近嶺。石氣冷上衣。松尾勁瓊佩。儂儂造物窮。百想得一得。元氣不歸瓶。難想起枯寂。荒寒絕之悲。流光乃成別。舒條豈有常。寄妙偶遺跡。孤夢不可傾。茲實定子納。造景得所惜。元情待君說。

雜 憶

青月銀流渡遠工。蘭芽生小不替風。絳雲山下棉花老。絮著東州管小叢。冬即慣賦樓東歌。梅尉詞邊酒債多。記得春船扶醉別。一燈花雨渡黃娥。竹粉纒絲二月天。真娘墓上草如烟。思量何事干卿處。腸斷楊花未嫁年。四乘羅帳捲春愁。美玉從來出世羞。略記年時修笛處。柳絲前面小紅樓。

曉晴走馬河陽道中

川里郊原結隊行。眼中風物如新晴。平梢迤邐青楊樹。寒草拖烟綠上城。隔水稻香舍始安。當風人影馬蹄輕。天涯信得長如此。便倚欄絲過一生。

三國索隱 六 蝶野

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雲間，能守之地，不過十郡，餘賊之卒，不過三萬，據以青州兵，冀河北刑真之衆，號稱八十萬，吳兵當之幾二十分之一耳！且操屯江右，雖以水軍前驅，青州兵實其後勁。瑜善水軍，可當屯北，而不能當青州兵。其所以躊躇不決者，在此耳。劉備雖新敗，收餘殘卒，猶及萬人，關羽屯沔口，特甲共萬人；劉琦戰士，亦不下萬人，是對備之三萬也。而據所遣，周瑜等水軍亦不過三萬，並見諸葛亮兵有備，吳當時戰門力，孫劉正復相等。而劉備之卒，久經苦戰，能知操軍虛實，故權即曰：非劉使君莫可破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隨亮預備，並力拒操。是赤壁之役，備實爲拒操之盟主矣。倘未授吳，非吳救備也；故操之敗，出走華容，曰劉備吾歸也，但得計脫耳。程昱亦曰曹公無敵於天下，操必資備以禦我，吳亦使勝敗形勢，系於劉備，不但吳人知之，魏人亦知之。而張昭之徒，猶欲害備，定迎降之計，豈不妄哉？軍旅之事，將軍務酒食之事，將軍先格之嘲，昭昭當愧死。孫吳以六萬之衆，破曹操六十萬，直如摧枯拉朽，人以爲神；然細按其實，操之敗，正在兵多耳。唐庚曰：世之爲將者，務在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剪項藉而多益勝者，獨韓信能之。其餘兵至三十萬，未有不敗者，越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敗於猗猗；存堅八十萬，敗於合肥；所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

毒。然猶可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處嚴嚴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授死果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漢高祖之能，不過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漢高祖者，六人乃能勝之。漢高祖豈易得哉，其敗也宜矣。

荆州非但與魏所必爭，亦劉備所必爭，亮謂權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劉吳之勢強而蜀尼之勢成。是勝操之後，劉備必取荆州，亮已明告之矣。迨既破曹，備詣見權，瑜密說請留備，權不納，以爲正當延攬英雄，是權懼強盛，惟恐備不在荆州以爲屏藩也。關羽對魯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毅不說合，戮力破曹，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耶？其言至迫切，可謂備窮而乞見矣。總之，赤壁之役，備固有益於權，權亦有資於備，其隱而不宣者，心中皆欲得荆州耳。及荆既爲備得，吳人追思赤壁之役，棄之固有所不惜，奪之亦有所不能；而借荆州之說以起。然就事論功，備取荆州，實藉吳人之力；故吳人以爲借亦惟有從而借耳。度其事勢，無非因強敵當前，有一線在，乃不敢爲鴛鴦之爭，致魏得漁人之利，而夙興夜寐，與蜀與魏固曾未嘗一日忘荆州矣。故荆州者，三國鼎足之勢立；荆州亡，而三國亦亡。何以故？失其重心故也。

白橋塔

西湖佳話之六
紹興府嘉興，如稱康裕，君相繼逸，
取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湖南有白塔橋，
即與京路，士庶往來安者，必經一
臨，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買地盤，
長亭短亭其分明，如何只說臨安路；不數
中原有幾程。」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一期

編輯人 黃 萍 霖

發行者 趙 風 社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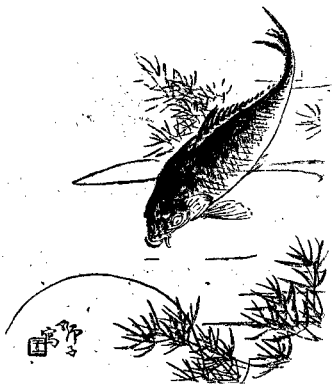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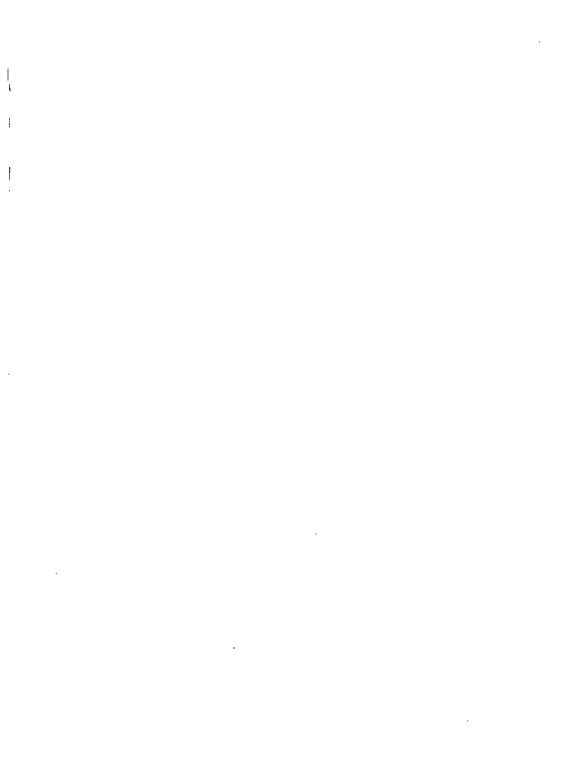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二期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二期

本 香江之革命樓台

期 庚子之忠臣

目 清末浙江之哥老會

錄 和坤

文藝萃於一門的趙吳興

庚子拳禍之史詩

記浙西詩人厲樊榭

旂下異俗

蘇小小墓

湖上 湖外小山 黃秋岳 沈恩孚 萬 聯

文 菴 白 燕 黃炎培 袁翼初 林庚白

王冕與梅花歌

雪梅小書

慈園叢譚

馮小健

徐彬彬

吳召宣

郭子韶

程鳳鳴

高越天

楊濟元

金 梁

陸費逵

胡行之

何 鵬

項士園

香江之革命樓臺

馬小進

昔亡友潘爾史先生飛聲，嘗以其所作香江雜詠示予，中有句云「樓臺是金銀氣」。予甚未以爲然。蓋香江一島，雖是尚賈萃之區，而此地樓臺，不得謂爲盡是金銀氣也。若論昔卷氣者，近十年來，於斯始盛，姑勿具論。茲予所欲言者，去今四十載以往，中華民國孕育於是間而已。故予嘗言香江樓臺不但有金銀氣，書卷氣，且有革命氣焉，予固能言而足徵也。

百子里一號門牌 亡清光緒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即公元一八九二年三月十四日）開平謝禮泰先生薨安，與其華友楊衡雲、陳芬、周昭信、黃國瑜、羅文玉、劉燕賓、胡幹芝、溫宗堯、陸敬科等，在百子里一號二樓，正式成立輔仁文社老復會，以密謀革命事業。此層三樓則爲陸敬科先生，及其親朋俱樂部友人所住也。其社綱爲「盡心愛國」四字。社友以楊烈士衡雲之年爲最長，因舉作社長焉。社中人物，今尙存者僅得謝君禮泰周君昭信（現在香江）陸君敬科（現在廣州）溫君宗堯（現在上海）而已。

上環廣而康酒樓 此爲尤烈士生合季與楊烈士衡雲擬設時務之地也，此樓今已不存，其街名門牌日，惜予不獲悉，曾以問諸尤先生，他亦不能憶及。然稍稽時日，當或可於官署中舊檔考得之。蓋光緒十八年壬辰秋，羅君文玉設筵於此酒樓，輔仁文社同人咸集，尤烈士生繼至，與楊烈士衡雲縱談時務。楊烈士所發者，皆政治革命之事，尤先生異之，叩其家世，楊烈士言先祖因贖明史，偶有所

感，遂棄官去國，故吾（楊烈士自謂）之生也，乃在香江。尤先生曰：君適與予所感者，乃政治之革命耳，令祖因贖明史而棄官，蓋不願爲滿府奴隸也，君亦知種種問題在耶？楊烈士豁然大悟曰：我得之矣。

敬誠街楊禮記 潘爾康之宴，酒闌人散，楊烈士問尤先生所寓何在，尤先生告以現住于歌賦街楊君鶴齡處，與孫逸仙先生同居。楊烈士因偕尤先生歸，與孫先生相見，歡甚，由是斯夕過從，至則抵掌縱談，達旦不傳。蓋楊君鶴齡者乃尤先生在廣州算學館同學，楊禮乃鶴齡之祖父也。（楊禮記今已不存，門牌號數待考）。

威靈頓街賽談樓西菜館（此館今已不存，門牌號數待考）初，逸仙先生舉隱于香江雅麗氏醫院時，因與楊君鶴齡爲同邑之館，故暇日恆至楊禮記相敘，尤烈士一見，即共話革命，稱投契。某日，多友在座，尤先生忽曰：諸君未見洪秀全乎？隨指孫先生曰：此人即爾，即與洪秀全同樣者也。洪秀全以種族革命爲職志，今汝（謂孫先生）頭腦如彼，非完成洪秀全之志不可也。孫先生曰諾。滿座爲之榮然。然而謂中華民族以此數語爲盡端，亦無不可也。翌日，孫先生酒次於此，因適往威靈頓街賽談樓小酌，以陶歡敘，適尤先生於茲，因適往威靈頓街賽談樓同。我前在檀香山提倡革命，人皆謂我爲教人作反，遂失敗而回，今幸同志相遇，彼此商酌進行俟光，尤先生曰：我只望事成，饒其功，在所不計也。從此孫尤二人交誼

意固，有如膠漆焉。

士丹頓街十三號

考與中會之決議成立，是在光緒十八年壬辰冬初（即公元一八九二年），地為廣州城南廣雅書局內南園之抗風軒也，光緒二十年甲午（即公元一八九四年），孫先生再至檀香山，組織興中會，與傅禮淵謀革命，翌年（即公元一八九五年），孫先生由檀抵香江，因即與尤光先生及楊烈士衛雲等組織興中會于香江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其時為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公元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八日），門外榜名曰「乾亨」，開會時，舉黃居欽襄為會長，輔仁文社社員之加入者，有楊烈士衛雲，及謝禮泰，周昭僉二君。迨後，黃君詠與因事辭職，繼之者為楊烈士衛雲，但黃楊二君雖為會長，而主持會務者，則孫尤二先生也。

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

亡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即公元一千九百年），史烈士舉旗謀炸廣州督署，事敗死之，厥後惠州果蕩，又不幸無成，時廣東總督為巡撫德馨委任。德馨，涇州人也，聞變甚苦，必欲得黨要而後甘心，特飭卓勇統帶李家焯，加緊嚴緝，查得楊標雲灣居香江，

因密派張弁陳林至江謀殺楊君，時楊君已發家數國，窮極無聊，故賃居中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設校教授英文，賴舌橋所入，以養妻兒。黃君魏庭之鄰人江君恭壽，素慕楊君為人，最先得此謀殺消息，因面冒險勸阻陳林，並備從楊君移居避禍。但楊君以己身乃革命黨人，死生久已置諸度外，婉謝江君，寔居如故，豈料庚子年十二月二十日

下午六時（即公元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兇手陳林，突然入棧，鎗殺楊烈士於數室中耶。

轉運道中業號及荷李活通馬業號

同盟會於亡清三十二年乙巳，（即公元一九〇五年），在日本東京成立後，即於香江秘密成立中國南方支部，主其事者為陳少白（已故），即自由（尚存），陳景華（已故），盧信公（已故）黃世仲（已故），陳樹人（尚存），謝英伯（尚存）諸位老

同志。其先以中國日報為總機關，後因同志日多，乃自備轉運道（即今香江朱施公司之斜對面）某號四樓為集會之地，名曰「中國國貨報社」，以避外人注意。未幾，汪精衛、胡漢民兩先生返自日本，亦常至此與諸同志晤言，予數記此樓之下，為販售陽江皮箱店也，未及一載，又遷往荷李活道尾某號三樓，即今日東方日報之社址。當時居于此屋之二樓者，則為現存上海馬先覺律師，此樓地較寬敞，同志暇時，每至此瀏覽革命書報，星期日夜間，復演說革命大義，以鼓勵同志，努力舉行，不佞因常奔走於斯，為會中幹事也。

草此文畢，念及當年之革命同志，死者死而老者老矣

，如楊烈士衛雲之墓，至今仍是荒土一抔，未碑碎碣，尤列先生則年逾古稀，窮居旺角（香江對海地名）一小巷中，衣食不給，藉料藥以自活。若謝君禮泰，周君昭僉，自嬰盜頭，亦謂貧似我。昔日之革命同志，已無有過而問之者，復何人知有此當年之革命樓臺哉？嗚呼！

庚子之忠臣

徐彬影

許文肅事見於高蔚然著金鑰瑣記者是補其他傳記之不
足。蔚然先生名樹四川通州人，光緒己丑進士，與其弟城
南先生名樹同榜。先研甫兄亦是科進籍，與城南同官編修
，娶已同簡試差。蔚然則以兵部主事軍機處京府歷部員御
史故歸州府，民國十四年七十八矣。著此記。自號味嶽山
人，一事一詩，一詩一註。投贈吾姻家胡雲生先生，非賣
品，故外間不多見。其詠庚子事一首云「殿上咆哮起立聲
，端王氣儘已滔天。至尊手拂臣衣袖，偏說臣將御袖來。
」註云庚子秋，召見臣工，皇上泣命許親近前曰，汝見外
洋有此事否？以手掩許表袖而泣。端王起而咆哮曰許景澄
汝跪皇上衣袖何為？許曰是皇上拉臣袖。皇上聞之即釋手
。此節註「大不敬」之罪案，最為明晰，蓋使臣代君負責
耳。又「深惜日鏡用西洋，裝璜浮言巧中傷。利口驚人棘
庭事，於今相府亦凄凉。」註云某相之諷回余往吏部京察
過堂。見許竹符侍郎帶西洋眼鏡。出而怒罵曰：真是一洋
人形狀！徐桐最不喜人帶西洋眼鏡同都辦公，見之不悅。
此輩又毀許公，於是得禍。」此寫許公與屠流積不相能之
故，令人失笑。又「神間徐微尚洵洞，未敢私指位供。
兵部曹司借我到，南宮疏廟祭三忠。」註云三忠概不設停
於長椿寺。徐小雲大司馬被害，既停兩宮疏廟。山人往弔
，則袁爽秋許竹符附柩皆在是。山人一一祭奠，賓客寥寥
，兵部曹司惟我一人到。喪主到者惟許公一獅子，跪地答
拜。」此寫當日身後之凄凉，滿紙蕭森，可勝慨嘆。

袁忠節（光緒丙子成進士與先伯為同年。壬辰以戶部

員外先研甫兄及先兄之戊子房師施錫笙先生共體分棧
。翁常熟為正韻裁，和風各屏寄，必得張雲卷，欲買以會元
。錫笙先生得劉可毅，忠節得屠寄（劉屠皆吾常武進人）。
先兄得葉德輝，皆當時之名士也。忠節雖不官翰林，而積
學好古，淹雅精練，稱為詞壇所推重。曾見其詩句如「寂
寂空亭惟短榻，博博大地有虛舟。」題「松竹春風句，溪花
晚景人。」兼皆清妙，絕異屠宋諸作。文字如儼借游園序，
曉夢涉者，所曉勝者，所曉勝者，所曉勝者。呼之蓬血，
聲之萃如。徒搜瘞瘞，淋漓成軸，其峭拔直上若噴虹出澗
而升於天。其幽遠遞轉若奔奔下空而傑於地。其體殼嚴紆，
若蝸曲蛇盤而入遊崖，其根柯斗指，若熊踏豕突而踞要害
。非止斷字鍊句為工，狀物寫神，筆力奇橫，殊不可及。
又「日出背宇，天空闊其範圍。微生島間，雲光初平金闕
。烟嵐散袖，與空翠並浮。寒暄殊異，與晴雨互石。陰壑
吐秀，赤白之氣成川。陽光匿波，青紅之噴殷燄。其東則
介邱巖特，日觀高標，遠矚蓬萊。俯視沂泗，人海斂夕，
天宮近浦。鷄聲未報，烏輪已絕。西則吞邪所磨，長安可
擬。偶雷隱谷，震中震乎懸陰。激電穿戶，咸池失其足履
，南臨吳會，則關門白馬，可俯而窺也。此賦奇粹，則黃
可如絃，可指而瞭也。」壯采奇情，最宜與姚姬傳之，登
泰山記對讀。姚文「蒼山負雪，明獨天門。望晚日，照城
郭。汝水徂徠如盤。半山居焉，若帶然。」「極天雲一絳
，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冉冉下。下有紅光猶播棊之
色，或曰此東海也。圓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皓駁
色，而皆若健亭。」以觀姚文可云，兩大乎筆，於泰山為
不負。異曲同工，皆得作也。丙子榜者皆（徐）（徐）（徐）
（實忠）（賈）（馮）諸老封國台間，皆為顯宦，縹緲出文（登

孫)則以賄博,著譽士林,惟其忠節兼文章政事之長。至拳亂之謀,死事之慘烈,詳見各家紀述,茲不贅焉。

聯文直與袁忠節之死事同,其官途亦略同,蓋以京官外簡,署試監簿,內用京朝入總理衙門。聯以戊辰進士入詞館游升侍講。光緒元年大考翰侍三等與其同年寶廷中丞,然寶廷旋督廉子際翰侍閣學而升侍郎榮亨文翰。聯則歷時數載,僅復其侍講,一言滯滯,又不獲試差,貧困無聊,得高陽李文正之轉卸始為之設法放安徽知府,此在漢人為常事,在旗員則絕見。蓋旗籍翰林人少,而坊餘升階,則與漢人一律。故廉吉士留館後十年左右,未有不肯侍俸館者。有時因翰林官無人,而用外班翰林(進士舉人出身之可以)或借詞補文之編評進士名曰清貴翰林亦可充職聯以真正之翰林而一歷出守,且欣然捧檄若。初授太平府,曾小候為兩江總督以其缺瘁,而許調繁。戊子九月移安慶首府,在職及九年,始升監司,內用京察,少題內閣學士復至步班,此其度辰同榜錫珍寶廷二十年前者之舊物。聯則飽閱風塵,曉事而後得之。復以此官逢時變造奇禍,豈非命乎。至庚子死事諸臣各家紀載多詳於浙江三忠,次則山立,而鮮及聯公。「春冰荒野乘」庚子拳亂快聞,雖徐許袁立聯五人並紀,聯事亦較簡,祇云「聯仙存學士上封事聯停政使館出遇崇文山上公於景運門外。崇文何事入直,學士告以故。崇文然曰君自忘為吾滄州人乎,乃殺殺使館所為。學士點廳常時,崇為閱卷大臣,因師生也。學士毫不還謝,登拂衣出,崇益怒,未數日學士遂赴西市。」案崇文山頗負理學名家,廉黃時務,是徐桐啓秀一流,與聯同歸,嘗有其事。惟聯之死西市,據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及汪匡仲「近代名人傳」似為西后載將榮祿徐桐交惡而

非盡由文山,且所云崇聯師生亦不確。張係乙丑運歸,聯為皮辰,惟運崇一科。聯點廳常時,崇不過一條摺,亦無充閱卷大臣之理。(殿試續卷大臣,朝考閱卷大臣,例須兩科即止以上。)「西狩叢談」云,君見臣工職和職之日。聯詞頗駭,謂各國兵若殺進京城,必致鴛火不留。太后色變,有御前大臣大總斥曰聯元說的話甚靈話!「近代名人傳」云「聯元議事總舉,數時正論。徐桐謂曰:「子游籍理學名家,奈何亦爾異端?元對曰:若拳匪者假釋官家言,托鬼神語人,則異端矣。吾所言真諸往訓,不知其畏也。佛袖不辭去。又致書榮祿云,公勿恃首鼠,禍中國家,公肉雷尼食乎。故桐極成欲甘心焉。遂與福謙澄等同達禍。」所記皆其實實而有聲色,徐桐為「道學」之魁首,聯以拳匪為異端「反取有力,義正詞嚴,都能破的。論旨榮祿,尤言人所不敢言。榮為西后惟一之腹心,且握兵權,雖犯顏極諫如袁許二公猶不免投鼠忌器,竟為之詞。(疏中稱榮於忠體國,乞界全權平定亂)獨聯公敢持虎鬚,揭其醜態,便陽鳴鼓,極中鈔鈔,允無愧焉。

立忠貞(山)之姓楊與鍾忠敏方之姓陶,同為漢人之純漢化者,與漢軍不同,故所任乃滿缺,久官內務府戶部尚書,置身膏腴,頗喜聲色服玩,平日為衆所矚目。所謂內務府旗派也。庚子亂起,聯以為劫掠為事,立之國粹自不免為召禍之一因。更有謂委名妓魏采為裁罰所恨或死者,而柯風孫太史劭恣「哀城南」詩,其致電辭翁語曰「西安門錦衣賭坊,楊家第宅隔臨莊。連貫軍機體相聯,文皮為地錦衣賭。聯德歌聲名倡,首掠上場爭舞踏。兩宮恩德逾時常,出入特掖迷藜藜。禍機猝發誰能量,榮東西市坑於旗。倪倪廷爭哀太常,替署隨者兩侍席。老臣無罪尤昂讓,白

頭砍刀可憐傷。象齒焚身飛厚亡，意與寒鴻同羈狎。秦人不用哀三良，危身奉名俱影。結尾四句，直宣其無端附

礦成名，於是立山之死不緣國事幾成定論矣。然據某筆記，立會裝玻璃屏於殿上爲光緒帝禦風，致受兩太后詈責，幸李蓮英大喝「立山滾出去！」立即就地翻轉，得以滑梯解后怒，否則難辦不測，是其愛護光緒，固不失爲忠臣。且當庚子亂時，先伯父向在刑部獄中親見其病瘵甚劇，重以驚悸，突然昏絕。獄中羣以先伯明時稱爲爲診治，乃用峻劑而愈之，因訊其獲罪之由，且勸其安和鎮靜以全大臣之體。立言昨日御前會議，大攻使館，王慶和附和皇帝反對妄舉，已爲閣部怒斥，予以請先派大員宣布德意。太后雖曰然則即命汝往，予以未習洋務諭命徐用儀同去，太后允之。未及復命，亂民已蟻聚予宅，設壇門外，謂室中有地道，通西什庫教堂，窮搜不得其迹，則擲予至壇前，焚表，表升無以罪我。方擾攘間，有類總擊者，趨予至此。予感不肖，已悉爲朝廷極品大員，乃一時昏昏，致屈膝於亂民，虧體國，死不救辜，以此海恨，非畏死也。旋報大逆下，有獄卒挾之去。先伯頗悔不聽教誨，致多受一次痛苦。然世之記立者既多輿囑之詞，則此一席話所留遺，頗關係立公一生之大道，語氣莊肅，意態軒昂，足知非專事財色不明義理之人。且彼以旗人向爲「皇家官」而能侃侃不揚如此，尤難能可貴，可特筆也。（爲立診病一事有誤爲李慈園先生編纂者，不知李公自戊戌遭成病弱並不在獄中也）許章二公亦先入獄而後釋出，袁執許曰，人生豈能無死，死不足惜，所不難者吾輩究以何致死耳。許笑曰死後當自知之，與秋何不達耶！此皆先伯所自說。民國初年僑寓杭州，六弟勉甫侍側，聞漸涼桑，言之歷歷。殊有裨於實錄，因并記之。（下期續完）

清末浙江之哥老會

吳宜宣

中國秘密結社，殆始於北胡侵入之後，其萌發處在漢時。如前漢末葉之赤眉、銅馬、鐵匠、綠林大槍等等，後漢三國之黃巾，蓋皆爲平民崛起之義軍，爲當時暴虐政治下之反動者。其在我國舊史官書，以忌憚帝王淫威，悉以草寇盜賊目之耳。三國之蜀，即以平黃巾成功而建國，然所謂劉關張三傑，純因結黨之故，實爲後世秘密結社之模式。黃巾之後有五斗米道，至唐末則有黃巢，宋徽則有梁山水泊。而水滸傳白雲八徒之故事，蓋尤爲秘密結社之所師法。其後二百年，至明末乃有白蓮教。清初，滿族入關後，對會禁組織，懸爲厲禁。如順治十七年（公元一六六〇），會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糾衆盟會，其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社詞盟字樣，違者治罪，即其一例。然至康熙十三年（公元一六七四），則三合會已成立，其宗旨始爲反清復明，入後迭經演變，直至光緒末葉，思想亦竟轉變，同情於革命黨，而改易其組織焉。至於哥老會之成立，蓋在乾隆年間，同治後始盛。其本旨則在復仇，行爲則近俠義，故嚴禁竊權，不害良民，惟嚴理不義之不正之官吏耳。照其宗旨，蓋與三合無異。惟自那教傳播，因其儀式不同，輒多誤解，謠言流傳，遂生疑源淨人之情，化爲敵烈之排外黨。哥老會最盛地方，當推湖南及浙江，長江中流以下各省亦之。惟自光緒十七年（公元一八八七）癸遷一案後，始於世人所注目，自後該會項目，與在粵之興中會及三合會領袖結合，述絡革命黨，其思想始大變化。原爲排外，一易而爲排滿誠足多者！茲將所述，僅及清末哥老會在浙勢力之一斑。

浙江之哥老會，盛於光緒末葉，時處州王金寶稱總盟會，衢州劉家福稱九龍會，浦江杜亦勇稱千人會，嚴州濮振聲則為白布，會先後各以刑刑死。餘如紹興與紹興之平洋黨，嵊縣支文高之烏帶黨，金仙黨，祖宗教，白旗會，紅旗會，黑旗會，八旗會等，雖別紛枝，要皆以仇洋為主義，蓋有 於當時之耶教跋扈故也。然自革命黨入其中，說以洋教之跋扈，實由於該政府之腐敗，遂一變而為其仇視該政府，仇洋之主義，轉以消滅。於是自陶成章沈英張恭等倡議於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之頭目開一大會，團結一體，名護華會，其由名亦名一統能華由焉。護華會成立時，有一檄文，長凡三千六百餘言，用白話撰，末註天運歲次甲辰正月朔日新中國軍政當時會議，各省及西藏蒙古滿洲皆有；而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為一大部，又分為十路，各省二路。計江蘇有江南北二路；安徽有皖南皖北路；江西有江左江右二路；浙江有浙東浙西二路；福建有八閩上八閩下二路。以上十路，凡接近之地，其都督可以互轄。所謂都督名目，在其會規中第三條職官一項中，有明文規定。大致該高行政組織為軍政省，對內對外代表一切，如護華會成立時所發之檄文，即由軍政府具名。軍政省又分內外二府；內府名樞密，外府名都督。都督府有五：一為中軍二為前軍三為後軍四為左軍五為右軍。每府設大都督及左右都督各一，其設官始取法於明唐二代，不盡杜撰，其名稱至宣統辛亥各省獨立，尚沿用未廢。

以上為護華會成立之始末，亦即哥老會中一階段之歷史。自哥老一變其組織，加盟於革命黨，而全國各省會黨亦悉統一隸屬青天白日旗，同完成民族光復之大業焉。

和 珅

葛子福

滿清自順治入關以後，經康熙乾隆三朝之勤政拓邊，厲精圖治，彌宇日躋，承平日久；泊乎嘉慶，漸趨中衰。撰諸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理，則高宗晚年寵任和珅實為最大之風階。由於和珅之專政，則致吏風敗壞，財收虛耗，軍事廢弛，教匪猖獗。嘉慶秉性貪黷，權求賄賂，泉貨如不及；督撫兩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裝貨運門，結為奧援，即欲消脹自守，亦因在內省隱為嚮導，不得不貪。上有所好，下必有甚；民間疾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卒釀成川楚數州之變。神復稽察軍報，虛張功績，且於營算報銷，勒索軍餉，以致將帥不能不錢財軍餉；國帑徒歸虛靡，致國愈則愈多，幾至不可收拾。高宗內禪以後，嘗謂其孫光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自信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為作無益害有益。」此固久而自見之語，但自後世觀之，南巡之失德實不若寵任和珅之失明為貽害多多。近人出一山曰：「弘曆（高宗名）之於和珅，不過使貪使詐，如古之俳優弄臣，初未依為股肱，雖明知其禍極股肱，亦憐惜優容，不暇切責，殊不知能奸橫良，自墮國威，清運之盛衰，即以此為最大關鍵也。」評頗中肯。或謂：高宗之寵和珅，以其貌似世宗貴妃某相似，貴妃者，私於高宗而為皇后實母以死者也。事非必然，姑備乙說。茲就其和珅略歷，與夫專政時代之腐爛跋扈，當時同僚之相處種種，探微費費及晚近史料，略為鈎稽，分節簡述於后。拉雜成篇，文非定稿，應詳不詳之處，有待於博物洽聞者之矯正。茲為不適用供茶餘酒後之談助耳。

一、和珅之略歷

乾隆中葉，和珅以正紅旗滿洲官學生，在鑾儀衛當差，彈昇御前。一日，大駕將出，倉猝求黃蓋不得。高宗云：『是誰之過歟？』各員隨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應聲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高宗爲之霽顏，乃曰：『若輩中安得此解人！』問其出身，則官學生是也。和珅不學，而四子書五經尚稍能記憶。高宗一路筆詢，奏對頗能稱旨。（一說謂：高宗偶於與中閣違報，有奏突犯脫逃者，高宗愾怒，諭諸語『此兇出於押』三語，衆愕眙互詢，和珅獨曰：『並謂典守者不得辭其責耳！』）遂派總管儀仗，升侍衛；涪權副都統，遷遷侍衛，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旋由尙書授大學士。自四十二年以後，費用益專。其子豐紳殷德，復指尙公主。高宗晚年，晉封公爵，依昇益尊。其父配建太廟，弟和琳重任封疆，升遷之速，澤沛之廣，勢焰之盛，一時無兩！高宗內禪，（在位六十年）仁宗即位，和珅自負機謀功，鶴張益甚。仁宗心甚惡之，礙於適父，強爲容忍，竭力周旋。至呼爲和公而不名，左右有非之者，則曰：『朕方依相國理四海，何可稱也！』四年正月初三日，高宗龍取上賓，宵路廣輿，王念孫等承旨測款到參和珅，初八日，奪職下獄；十五日，宣佈和珅大罪二十條（載清代通史中冊）；奉旨訊問，招供不諱；（供詞略見於奉天軍野乘）。十八日，賜和珅自盡。子豐紳殷德尙和幸公主爲新婦，留髮伯時，餘斥退。（據豐紳殷德自甘漢泊，不事放肆，頗能以行事幹父之憂，故爵亦最輕。）和琳已死，削奪公爵，撤出太廟，並毀專祠，家奴劉全急其滿位，發黑德江爲奴。餘黨陸軍有派，但未過事株連。所

有家財，概被查抄入官，當時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饱」之諺。原和珅用事卅餘年，米經一掛彈穿，權傾天下，位極人臣。乃不事欽賜，幸伏其罪！一朝籍沒，等富貴於過眼烟雲。多藏厚亡，盈滿招損！信哉！

二、和珅用事時代之氣餒及其它

【和珅之氣餒】和珅盛時，氣餒萬丈：遣官貴人，倉奔走其門，賄賂買官，招權納賄。每值和珅赴公署時，朝士侍立道左，惟恐或後，時稱爲「補子胡同」。某人詩謂：「補衣成巷接公衙，曲曲灣灣路不差；莫笑此間街道窄，有門能達相公家。」蓋紀實也。

【和珅之專政】珅在政專肆，外面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宰露選、理財賦、決獄選、主議議、持文柄、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違風采，摺折隨之。朝中故多阿諛之輩，卽有少數持正者，亦噤不言；任其恣肆，惟求潔身而已。珅每預文字之役，校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屬寶者，先視其筆誤舛補處抹去之，其無筆誤，則妥摘瑕疵，以指甲深刺之；與諸大臣會同閱卷，概專決，或取或舍，全憑武斷。自阿文成公挂號，數日漸稱難，軍機事繁，高宗擬召傅森吳光甫人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藉資襄理。與和珅商，以得助和珅爲言；珅謂：吳官總五品，不符體制。上命加三品銜銜。又謂：吳家貧，大臣何樂肩輿，恐力不辦。上命賞戶部銀兩兩。又謂：誠衛寧出身狀頭官學士，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與用誠。上曰：「此豈難試耶？」珅乃語塞。傅森因與和珅納賄，在政去六個月，卽被出外放。此外軍機處記名人員，任選權去，更卽以爲常。當海關察則回返京，和珅許其收受皮張等物，高

宗曰：「海關歷能殺賊，皮靴收以初寒，何必請賞？汝等既不能殺賊，亦豈能謝絕人情乎！」蓋吳龍光傅蘇海觀察於均均爲盜已，無怪被革之不獲大用而挫折之也。其欺君門上與專權恣肆，大半類此。又如和在政，復事粉飾，不務實際，兒戲國事，假公濟私，如：當時步營甲兵，在其宅內供膳役者，達千餘名之多；協尉宇翰，亦有坐甲若干數名。諸兵不職，緣師腐敗；提鎮則養性處優，不習勞苦，恭務一委之將備；時輪則因循玩愒，調練無方，遇事又委之千把。非日食空糧，即如土之私役兵丁。以致釐餉之下，盜賊橫行，外省自不堪問。至于和珅之才略如何？則如乾隆四十六年關州逆回騷四十三作亂，高宗初命珅督剿，非特無功，抑且失利；乃以阿桂代之。于此更可知其除奸行小慧以外，實無他種功績可觀。而責任其專政如此，朝政安得不敗壞？國家安得不窮困？

【和珅之貪】和珅故無學行，及得志，則以聚斂自豐爲惟一之目的，觀於珅家產之豐，（據庸齋筆記轉載）：「查鈔和珅家產清單共一百另九號，已估價者二十六號，合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若存戶部外應以備用、贖、楚、豫、撫餉歸農之需。」尙有別說，不贅。可知當時聚斂之術與財貨之所由來矣。和珅寵眷既隆，出入宮禁，遇所好之物，運取之出，不復關白。四方進貢，上者俱入到第，次者始入宮中。如：孫士毅歸自安南，特請宮門外，與珅相值，珅問士毅所持何物，士毅以魚翅查對，索視之，則明珠一顆，大如雀卵，爲雕琢而成者，珅贊不絕口，曰：「以此見惠，可乎？」士毅曰：「昨已上聞奏！少頃，即當進呈，奈何！」珅微頷曰：「與

公戲耳！何見小者是。」聞數日，復相值做飯，珅語士毅：「昨亦得一珠盞，不知視於所進奉者爲若何？」珅示士毅，即前日物也。士毅方謂山火內轉額，徐察之，實無其事。又宮中某處陳設有碧玉盤，徑尺許，高宗頗鍾愛之，一日，爲七阿哥所碎，謀諸和珅，珅出一盤，色澤尺許，均在所碎者上。又焦德望書云：「吳縣石遠梅，以販珠爲業。一小盒，錦囊緞裏，以赤金伴丸，破之則大珠在焉。重者一粒百二十萬，輕者或一萬，毛輕者亦八千，買之惟恐不得。余嘗以問遠梅，曰：『所以銀和中堂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故心竅聰明，過日即記，一日之內，諸務紛沓，其胸中了然不忘。珠之寶者與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之人，不懼風濤，今日之貨，無如此物之奇昂者也！』」和珅之貪嗜財貨與恣肆享用，亦大率類此。

【和珅之跋扈】和珅敗時，大罪共二十款。其中：二、上年（嘉慶三年）正月皇帝在圓明園召見和珅，伊登驕馬直進中左門，適正大光明殿聖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爲甚。三、又因懷挾乘坐椅轎抬入大內，扈與出神武門，衆目共睹，毫無忌憚；昨冬急考力共批章，批諭字畫間有未真之處，和珅胆敢口稱不如撤出另行擬旨。十三、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桐木房屋，僱修豫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軍器營制度；其園寓點綴，均與圓明園、蓬島亭、碧台無異。不知是何肺腑！十四、蘇州墳塋，居然設立享殿，開設隱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十六、寶石頂並非伊應獻之物，所獻眞寶石頂有數十餘個，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以上各款，皆非鋪張罪惡。此種事實，在當日觀之，自屬極張跋扈，僭修豫制。

和珅優容之，高宗優容之，殊不知奴才易主，錫鬮曠我。專制時代之所謂專政者，結局每以人主之好惡為轉移，亦可哀已！又，於查歸家產時，定親王孫恩奏呈：查出珍珠朝珠一挂，詢之和珅家人，供稱：和珅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燈下無人，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戲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卽家人亦不聞悉云云。是則珅之志更不在小，而直有謀為不規之心矣！

【和珅之性體】和珅性好諧謔，處事雖嚴言：「和珅位極人臣，然終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諛語，以為嬉笑。嘗于乾清宮演雜，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笑言：『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

三、和珅之同僚

珅在政時代，結黨營私，朋比為奸；多數同僚，以隸紳黨為榮。蓋隨波逐流者衆，而砥柱中流者少也。當時督撫如國泰、王賢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等，均以隸紳公器，革職查抄。其始固獲和珅之黨，及相率伏法之際，則又為珅所無能為力。他如其家奴劉全，憑藉之勢，炙手可熱，招搖撞騙，無所不為；無形中皆受和珅之唆使，實屬並蒂藕和珅之黨羽。當珅之敗，若于在朝與在下者，均備不自安，以為將獲連累。仁宗不欲過事改父之臣，下詔不事株連；其始始息。由此更可視珅黨之衆。惟亦有潔身自好或為疏憤填膺一掃此輩者，前者如位列宰輔之阿桂、喬斌，後者如御史錢澂、曹錕寶、謝振定、內閣學士尹壯圖、地方官武億，數人者，與珅或如密窟之不相容，或如冰炭之不相容，在當時尤為中流之砥柱，不失大臣風範。就上列各人與珅之相處片段，略事敷陳。此外

如海策察、王杰、紀昀等，于珅亦均為異己，因與珅涉，僅于此誌其名，不詳其事。至于珅黨為數太多，事蹟又繁，難詳營私，上交征利；卑鄙齷齪，可度而知，不備述焉。

阿桂以滿洲世族，元勳上公，為皇上股肱，樞府領袖；珅和珅之為人。珅之於桂，亦如燭火之見太陽。每逢阿桂至朝，則辦事多不在軍機，而自移他處，不敢與近。於是御史錢澂以「趨走多歧恐漢角立朋黨之漸」為辭，上疏論之。高宗遂其言，降詔切責。自後珅雖當值軍機，而阿桂除召見議政外，毫不與通。卽立御階階，亦必去珅十數武，愕然獨立，珅就與官事，亦視應之，不移故處。然亦未能去珅也。乾隆四十二年以後，阿桂常奉朝命赴各省治河查案督師，未遑家居，而和珅益得肆無忌憚矣。

稽頤字尚佐，亦字翰庭，晚自號拙修生，江蘇長州人。以河工世胃，由河督入相。待小人不忍而嚴。一日，珅以褚素乞將，頤轉召翰林數人者飲於堂，童子請曰：「器具矣！」頤叱之，曰：「屬行客，安能作書。」客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為法也！」遂對客書之；附及平，童子覆其墨，頤起而讓之，客為請乃已。翌日，謝和珅曰：「徒敗公佳紙。」蓋頤本不願作書，預讓童子覆墨，而翰林數人者，皆和珅門下士，故使親見之，言于珅以為信也。其不傾委曲以全所守如此。

錢澂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由編修改御史。乾隆四十七年，疏劾山東巡撫紳黨國泰貪贓穢亂，虧帑數十萬金。高宗立召對，澂力陳東省虧空狀。上曰：「當道和珅往劾。」澂意不謂然。上察其辭色，徐曰：「然則

得同去可乎？」漕拜命出，不俟和坤，先數日行，微服止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眾，跡之，則和坤道往山東贖信者也，漕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公，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備款填庫備賞，峻却之，語，立棄之。和坤至，見漕衣敝，贈輕裘騎馬，峻却之，知不可私干。和坤至，見漕衣敝，贈輕裘騎馬，峻却之，國泰遂伏法。其後和坤與何柱等不和，禮部上疏論其失。（已見前節）和坤雖屢獲其短，卒亦無如之何也。當時士有恥趨和坤門下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偏激，飽識其失於草莽者，漕一人而已！

曹錫寶字鴻書，號劍亭，晚號寒圃，江蘇上海人。乾隆五十一年官御史時，疏劾和坤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贖制。先有某縣竊知其事，飛書告坤，乃星夜設法誣。坤答某言曰：「必有以厚報。」子見留京王大臣來旨勸查借妄蹤跡，莫不可得。時高宗在熱河，錫寶趨待勤，高宗竟不以錫寶；部議滿三秩，亦蒙特旨革職留任。高宗諭之曰：「爾贖書人，不留易歟？若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錫寶流涕而出。嘉慶四年，和坤伏罪，錫寶已不及見。仁宗追念錫寶高宗從新之功，追贈刑部御史，照加贈官階蔭其子，以旌直書。

湯振定字一之，號蕪泉，湖南湘鄉人。由編修改御史。嘉慶元年，巡視東城。遇和坤委弟乘高車行都市，控而鞭之，火其車於衙，世稱「燒車御史」；坐是罷官。四年，特旨以主事起用，升遷有加，而官振世。

尹財關官內閣學士。乾隆五十五年以「各營糧餉名額

藉，更治應施，倉庫多有虧缺，隱由在上者為之驅迫。」上奏，高宗以其言無佐證，令指實參奏。國圖派滿洲大臣伊密往各省盤查。乃各省事前早經設法隱飾，彌縫掩飾，查無實據，革職治罪。嘉慶四年，復起復。蓋壯國當時所突陳者，雖未明指某人，而暗中固仍以和坤為的也。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五十七年以進士授山東博山知縣。會和坤策步軍統領，問委入官，反賊王儉實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額目杜成德、曹君錫等攜徒乘持兵刃橫行數州縣，莫敢誰何。又博山境，方飲博鬥恣，億聞，即擒之，成德尤偏強，出腰纏之囊，贖目厲聲曰：「吾輩奉提督府牌帖要犯，汝何官也？不肯跪！」億詰曰：「牌令汝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五日，不吾跪，何也？且牌役二人，此外十一人為誰？」即檢而杖之，民皆為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署投劾奏，爾奏投和坤，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坤所曰：「暴暴番役之不謹，而陰為強項令地也！」還其柔復易，於是任性行杖劫，奪官。博山民老弱數千人謁大府，乞留我好官，大府亦深憐之，挈億隨入覲，將為謀復職；和坤實總吏部，卒不果，然和坤自是亦不便差役再出矣。嘉慶四年十一月廿九日下詔：凡為和坤所陷者，各舉所知以聞。大臣交薦億，面泣不辜先一月卒矣。

又，有邵大昌者，嘗于和坤徵時費以數百金；及坤貴顯，道謝全謂君恩賑報。君曰：「吾始謂若主濟世方，今乃拾權納賄，為賊吏通進款，流毒生民，若主僕且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君子雖非國傲，然不屑合汚對之則自有究咎耳。

文藝萃於一門的趙吳興

程鳳鳴

趙氏孟頫，字子昂，先世本河北涿縣人，後賜第於吳興，遂占籍焉。故世以趙吳興稱之。生於宋度宗咸淳三年，依世系爲太祖趙匡胤十一世之嫡孫，係諸支之宗室，至臨宗景炎三年宋亡；元世祖入主中土，子昂以宗室而爲遺民。後以經術文學才藝爲當世所重，雖舉大業，累徵徵召，拜翰林學士，集賢侍讀學士，及儒學提舉兼知府事。生平雖書策仕，然濶於利祿，富於文藝，詩文書畫，無一不精，名震一世，流傳累代，各家又多尙文藝之風，故一室常充滿和樂之氣。設今稽古，實屬無多。際茲藝術昌明時代，敢衆所知表而出之。

吳興秉性聰明，而又好學不倦，習畫天才卓絕，於詩則兼隸隸行草體，無一不能；無一不精，尤於楷行草三體爲獨擅，可謂能兼五歐而擅之大成，與米蘇並駕齊驅，開董觀先何之場。其楷畫不肥不瘦，骨肉停勻，而神彩煥發，剛勁有力，亦可向歐「鐵畫銀鉤」之譽。有蘇仙高會賦及筆陳同等帖，流傳於世，可窺一

斑。行書則灑灑間出，脈絡相通，不疾不徐，不縮不拘，而又風神灑落，筋骨力健，陣勢簡明，血潤體活，如唐狄梁公碑體清潤閒賦等帖，可規規模。其草書得筆意不俗，結構不同，縱橫變態，無一筆墨，妙造俱成自然；又低昂迴翔，出神入化，宛如龍蛇飛舞，靈活敏捷，殆與米芾相同。吾人如看趙松雪正草千字文中之草體，足與「正」行「兩體」互相比較而爲後人所效法。昔天竺有僧數萬里而來求畫，繪師國中賈之。宋末元初，吾學衰息，吳興實振興之。

畫畫脈絡相連，眉目相接，善畫者必精畫；精畫者亦善書，幾如天經地義，各有定程。蓋二者同屬筆墨之美術，或畫寫，或烘描，僅表演之方式不同而已。吳興既以書法絕一代，則繪事連類而及，自屬不凡。山水竹石花鳥人物，無一不精；而尤長於畫馬，世有「畫馬南宗」之稱。其畫流傳原亦不在少數，惟年湮代遠，存者幾何！近人藏其遺作者，必秘之如珍物，雖千金亦不願割愛。然精畫者亦

恆搜求他人之傑作以爲揣摩，吳興當年亦然。昔有「貧尙吳真蹟畫」之稱，可見其嗜好他人之畫，甚於衣食矣。

吳興除書畫獨到之外，詩文亦頗工妙。常人殆知其畫，而不知其詩文，故前史官撰載曾稱：「子昂之才，爲書畫所掩，往往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誠非虛語。其所作詩文，精微美妙，清淨幽遠，讀之者如入桃源，有飄飄欲仙之味。曾撰有松雪齋集凡十卷，外集一卷，類集一卷。此外對於音樂，亦多心得，著有「琴原」及「樂原」三書，得林邑不傳之妙。綜上所述，可知吳興於吾國文藝上，堪放異彩焉。惟經傳之書世尙罕見。自松雪齋集成，自秘松雪道人。

凡善畫畫文藝者，多性好山水，領略自然，故吳興晚年，輒喜遊遊，足跡遍歷各省，尤與山明水秀之鄉——德清關係較深，因其則與距德清未及九十里；又其夫人管氏，係德邑茅山人，是誠不曾爲其第二故鄉。德清北門外戴灣兜置有別墅，名楊林

堂，遍地植梅花，吳興有詩云：「楊林堂下百株梅，傲雪凌寒次第開；枝上幽禽鳴啾啾，定應喚我早歸來。」又云：「春情浩無端，野興欣有暇；山光融桃李，湖影寫松竹，古來巖穴士，白駒在空谷，幽鳥何處來？嗚呼林樾樾」等句；其清逸多如此。別墅距邑之慈相寺僅半里，每值梅花盛放時，登野橋以望之，如積雲然，故以得名。吳興晚年曾在德清閉居，有詩云：「已無新夢到清都，空有高情學隱居。貧尙典衣貧賤貴，病思焚硯厭求書；閑人獨宿夜防虎，深女叩門朝對魚；因即杜君懷即傲，謀生自笑一何殊！」想見其優游乎吳苑清溪之間，逍遙於青山翠水之上，翫興逸致。

「屏山有詩皆入畫」可為吳興之諺。至五吳崇治二年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忠公，諡文敏。葬於舊高郵縣之牛橋里。其墓迄今猶石，翁仲鹿馬，屹立如衛。民國六年前武康縣知事程公原川孫為立碑。歲朔與白羊圩，真鳩，藤山諸村民衆，並為建廟，二十方里以內，皆若為其湯沐邑。至吳興以來室之翁，輩仕元代，後人不無引以爲榮，誠無可飾；抑知其被徵拜也

情非出于不得已，故其所掌，不出文學之清閒，不關檢師之機要，況從其詩所云：「已無新夢到清都，空有高情學隱居」，枝上山禽鳴啾啾；定應喚我早歸來」等詞以觀，其情懷恬淡，頗有樂如散履之意，已可概見。微留意病於人間，不措虛與之委蛇，吾人讀之，自可不加苛論。

文敏公之配管氏，名仲娘，字道昇，卽世稱管夫人者也，係德清縣茅山鄉人，父仲有文學，善鑑別，家過小廬，衣食豐裕。當時一般女子，多既深閨，不求文墨，道昇以一鄰女，論理亦無受教育之機會；惟事實不然，蓋管夫人秉性敏慧，識力過人，幼承庭訓，自習尤勤，詞章翰墨，一舉而能，父奉奇之，鍾愛如掌珠，慣擇佳偶。適文敏居德邑，與同里，仲皮因識其才，以道昇妻之。夫人自後才益進，能詩能畫而有名，文敏嘗讚之曰：「夫人不學詩而能詩；不學畫而能畫，誠超越之天才也。畫則曼妙通靈，活潑化古，以竹、石、梅、蘭著稱；亦工於山水佛像，皆畫翠竹及着色竹籬蓮步朝覽，蒙胸內府「上尊」酒，謁與淮宮皇太后，命坐賜食，恩

寬優渥；尤工書，所書行楷，秀逸而又有飄動，殆可與其夫亂真，元仁宗曾命之書千字文以進，大激賞之，敕玉工磨玉軸裝程書監製油，並命吳興雙子孫各書六體千字文一本以識之，曰：「使後世知爲善書之婦且一愛俱能者，亦奇事也。」其見重如此。自衛夫人以後，歷代列女中無一可與道昇匹敵者。夫婦早年共敦伉儷，賞各增枯土百餘，相視而笑，既復役而重製。曰：「使觀觀內有我，我體內有卿。」後世傳爲佳話。晚封建國夫人，並著有觀音大士傳行世。

文敏公子雍字仲程，吳興人，元時官集賢學士，繼父給事妙今古，於山水，人物蟲魚草木無一不能，每多寫意；而亦能工篆。善繪孔子像，莊重詳慎，超然獨絕。出新市人胡夢石得於湖州錢氏，珍藏如拱璧，非遇端人不出示，仙源後志詳之。兼工書，見管夫人傳。卒，葬於德清之西北，碑曰：「元集賢學士趙雍之墓」。

文苑英華於一門已極，而又京樞千古者爲尤難。先吳興者誰！後吳興者又誰哉！

庚子拳禍之史詩

高越天

庚子拳亂，距今已已十年，當時義和團肇禍情形，以及八國聯軍入京，清那拉后曾光緒帝同逃西安種種史實，清末各私家著述，言之綦詳，本報亦迭有記載。回溯當時清廷之對外態度，以及拳民，仇外暴行，實幼稚荒謬可笑，然推厥原因，亦非偶然，分析言之，則在清廷方面，計有三端：

(一)爲戊戌之變法，康有爲密謀以武力擁帝親政，盡傾頑固份子，苟非袁世凱告密，那拉后不免退處深宮，逮發覺以後，那拉后復以垂簾名義執政柄，因光緒帝於羸台，一反新政之設施，然康有爲及梁啟超卒在外人聯袂之下，迅速出逃，以君權無上時代，不能謀一逃臣，那拉后實引爲大恥，深憤外人之庇護，意欲乘機予以報復；(二)爲當時頑固份子徐桐剛毅等執政，氣憤甚強，內與大阿哥及端王載漪等勾結，欲乘軍民之起以排外，樹立威權後，可廢帝而葬大阿哥；(三)爲一般不明實際情勢之吏如李秉衡等，欲勤此功，博那拉后之歡心，以得不次之超擢。至於人民方面則拳禍之起，亦有三端：(一)爲當時不肯救民之遇事生非，藉外人勢力，包攬詞訟，壓迫無知鄉曲，地方官然可如何，人民積憤已久；(二)爲習習豫一帶無知人民，風迷信神權，且富於忠忠觀念，故「扶清滅洋」之口號一出，從之者如歸市；(三)爲習習一帶，原有白蓮教八卦教等餘孽，乘機宣傳鼓煽，義和團之組織，遂益強大，綜上各因，故一發之後，即如火之燎原，莫可遏止，當時顯赫校清之大臣，雖憤憤誠默如王文韶，亦不能免，許景澄

袁昶輩乃欲以是非力爭，自不免爲國犧牲矣。當拳禍時，京師各省，率領吏李鴻章張之洞等創相保之議，得免於壓爛。事變前後，一般紀述拳禍之詩歌，流傳頗多，惟最沈痛切實者，莫過於樊樊山，樊本官陝，於庚子前一年己亥三月來召入北京，至庚子五月，無下己大亂，樊與袁許等交好，平時唱酬無虛日，有楊流爲之稱，爲頑固派所側目，深懼觸及，急脫身西歸，如離虎口，抵秦未成，而八國聯軍入京，清帝后亦奔逃入秦，時侍從無幾，牽輪乏人，樊因端力之保薦，遂爲那拉后撰擬楊妻文字，故所作多係自見身歷，不同泛泛，其離京日成事詩云：

夕燒斗血亂蟻坡。慘淚衣冠可奈何。十隊奪門提鎖鑰。五城無地不干戈。天兵雨血污金甌。夜有飛龍飲玉河。數石黃巾歸宿衛。羽林從此健兒多。

在此詩中，可知當時大阿哥端王等所統之神算營虎神營，實爲拳匪之集團，樊山在此種亂劫迫急之時，倉皇西歸，故其留別朝臣詩，有「才難濟變行歸矣……願沈甲兵終不用」等語，迨樊離京後，都下拳亂愈甚，樊山卷門紀事詩云：

紅狼脅帽自成羣。依託王門誦帝聞。民命業業輕似草。神書往往降於拳。勢張古冶屠屠手。斷送異州放廢人。不慮鯨吞患魚爛。可憐京闕自煙塵。

以形容拳匪橫行情形。又指斥黨禍鮮甘軍及拳民混合橫行時云：

彼已兵形兩不知。妖言偽說太無稽。其戎藉上藉兒戲。

生使曉兩七他迷。今日蘇門獲快眼。後來郎鳩恐然辨。人聞姓者軍他沒。長掛橫刀吾欲西。

嗣又聞甘軍有攻克德法意美四使館之訊，詩云：

四夷實旅倚同盟。鄂爾搶害苦見侵。火烈羅山車辨玉。兵來隨上憤橫金。虎行自資人人懷。鬼哭青天往往陰。摩挲爭然香象燃。願按久斷紙蒼昏。魚因游釜還思水。鳥爲焚巢悔入林。血戰英創常鬼窟。凱歌岳轉鼓琴琴。沉瀛試探探珠手。入穴真極得子心。妖鳥難平成底事。兼鳥銀拿到如今。

在此詩中，對於甘軍之暴掠殘虐，斥責備至。後來義和團與甘軍又以火攻各使館，樊詩云：

阿奴下策火初然。烏客乘璫守益堅。白帝向來欺赤帝。若天未死立黃天。梯衝飛竄窺樓上。矢石竟唐蒲柳前。十國去寇同一楸。可無隨救御幽燕。

當時形勢，實已非常急迫，推源禍始，還是大阿哥同端王二人作怪。可是端王率師攻西什庫，外兵僅三十人從拒守，竟不能克，樊山知其無能，又紀以詩云：

年少尋王對紫宸。典中銳意戰鯨鯨。掖庭自結十常侍。七聖難安一聖符。夜半劍歸仁壽殿。日中火及正陽門。百思不解州吁意。不撤兵端且自燭。

夷燒卅六黨乘璫。世武濟軍在下風。兩矢拒門難放入。十德京地不能攻。卿其作賊劉盆子。人笑騎豬武懿宗。七日陽陽終不下。房王猶策虎神功。

厥後祁下情形，愈鬧愈糟，所謂「擊拳登脚發神兵，噉火弓刀日夜忙」，實爲當時寫照。祁人有稍識者，莫不紛紛遷避，樊山詩云：

都市蕭條鐵被兵。繁華非復舊神京。不虞赴業金種缺。更比澆濁瓦注輕。衝鋒月朗聞鬼哭。風城白日斷人行。宮奴不念家山破。猶道如今是太平。

官軍禍初起，清廷以亂民爲言，各國亦紛紛保護使館，及德使被戕，使館被圍，各國知不可以理論，遂組織軍攻天津，樊知清廷力不能抗，國勢危如累卵，感賦詩云：

崇仇樂好復何言。十國揚兵白日昏。白雁飛來家有宋。黃河搖動恐亡元。好從劉國謀西幸。感見燕人祭北門。天柱地維三百載。不聞蜂蟻毀乾坤。

樊山至太原時，京官奔行者已流離被途，樊詩云：

烽火驚心去上都。晉陽依樣畫葫蘆。仙山附令童男女。絳路流離士大夫。藹蒼藜蒼黃口血。背與俱飛綠林徒。向軍十萬橫磨劍。當得西來鐵騎無。

樊在中途，旋又聞天津失守，燕士成戰死，感憤之餘，賦長律以誌，中有「海中鐵艦已如雲，天上絲綸屢反汗，將軍疊士附銀龍，礮來衝胸骨亦香。折津遠落驚龍手，進讓周家旁……師壯於直老於曲，誰使神州楚沈幽。」等語。迫行抵秦境，方渡黃河，又聞袁制許景澄直隸被殺，樊爲泣下，弔以云：

一日逃亡雙烈士。夷術誘下使人愁。和戎利大翻爲鼎。博物書成柱見收。龍比相從遊地下。犢華遺恨指河流。銀鴻白鳥之江路。鵬隨行跡八月秋。

又念四友詩云：
許慶王袁吾四友。老境生日憐王孫。黃腹痛飲成千古。白首同歸更二人。蘆子命如朝露短。元氣血凝壯丹瓶。賜馮祭酒應無恙。苦念危城老病身。

對於袁許二人，實不勝痛悼之忱。嗣聯軍入京，那拉后倉皇光緒帝奔奔，樊所作晉陽詩十首，即寫當時景象，所謂「麻鞋則道奔行在，豆粥無人動御餐，」即指君臣流離之苦況。所謂「夜雨淋鈴雙眼淚，長星聽酒萬年心。」即指珍妃之被推入井。「蟲滿液池傷仆柳，馬嘶宮禁泣幽蘭，」即指當時聯軍入宮之蹂躪。然「事去六州空聚散，寇來高閣悔殘金，」則痛憤之餘，對當時臨崩築敵難之舉歎，亦深致其譏責焉；又有開都門消息詩五首，亦復哀感頑豔，茲錄其二云：

上林秋雁忽西翔。凝碧池頭執果觴。市有醉人稱異瑞。吳無完卵亦奇殃。犬衙朱邸焚餘骨。烏啄黃鸝墮後妝。當日蓬蒿人跡少。向來多是管絃傷。

繁華非復亂城春。玉路於今隔麗秦。金雀樓墟遺御仗。銅駝荆棘泣孤臣。朱門白屋多新鬼。卜肆僧秦成故人。寫向北池荷燠月。雨零鈴夜一沾巾。

零亂的結果，是賠款、道歉、懲辦禍首……等，平添了中國史上一段重大恥辱，樊山是「華逃白馬河中水，重認紅羊劫後身。」次年清帝后回北京去了，樊山雖希望「日月雙懸臺北橋，山河重秀回中典。」可是仍廷終於一天一天的衰頹，以迄於亡。吾人讀樊所吟詩，覺不加掩飾，就事論事，洵不愧為史詩。所可歎者，當庚子喪亡後，北京士民，仍靡摺如故，樊任公所辦「國事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昨天兒。」實不勝國魂已亡之憂。觀今日之北平，究復何如？傷心風物，淚眼河山，及今不圖，後將噬臍，國人苟非特種，自應具蹈亡之決心，速謀準備自存矣。

越三子詩詞

右升獲麟

金猿猿弄璋

元燕堂詩

晚行遊所見

殘夢扶藜過滄平。一重銷氣濕蓬屢。蟻穿皮卒低吹火。野樹山僧早挂簾。衰柳河橋猶有月。荒庭村港不能潮。風城回首驚兒僞。敢舍垂香賦早朝。

秋霖讀蔣翁村居雜感賦

誰聚神州鐵。愁將銷鑄成。何才令服信。豈子總無名。廢殿枯梧語。春田綠鐵回。九原公等在。信以謝蒼生。

立馬河山盛。開雙歲月過。難忘根節處。何止眼眉饒。

陸秋生廣文邗江詩夢四冊子

蛤蜊蟹菜晚蕭蕭。月落隋家第幾橋。都是秋墳能唱句。不然夢夢試無聊。吟過棠梨月色好。曉鳥吹客遠還家。匆匆詩尾忘題款。可是當年蔡少霞。瓊花梅市散如煙。鴛占揚州好墓田。比似逸花詩博士。風流須要陸家傳。

新柳用漁洋秋詞韻

合情怨斷架樓魂。從此閒愁欲閉門。客裏有人慚發色。閨中被汝學眉痕。春歸那北酒無路。酒賣江南已有愁。祇是曉風殘月岸。屯田舊恨怕重論。休想關河落曉霜。夢痕爭發謝家池。買春輕擲黃金綫。學舞偷聞碧玉簫。未把詩情索游子。未宜絮理問秦王。依依青粉細西路。記取亭台第幾坊。

屏底誰窺淺綠衣。問名知是杜郎非。天涯有客青衫薄。陌路催催白眼稀。此日微鷗猶可見。何時乳燕始能飛。漁家營裏東風細。去兒背帳願未違。一分春作十分慵。藉藉東風繡纈。別恨漸翻三疊譜。徐囊賸攤數線綿。杜秋此是初逢日。樊桑今當未嫁年。獨有姓名張茂好。從和殿裏齒江邊。

記浙西詩人厲樊榭

楊慶元

古來鴻文鉅著，大抵稟賦天才，如屈騷馬賦，高華逸麗，決非尋常學者所能擬爲，常人啞吟呻吟，全恃學力以圖表見者，往往已落第二乘。惟文人依恃天才而外，其必受時代及環境之影響，殆無可疑。時當承平，則宮苑容華貴之品，試擬漢唐盛時遺留之作，大都典麗清麗，氣象和厚，而在破家覆國之際，自必產生危苦顛沛隨蹙下之作，如離騷九歌、蘇城賦、哀江南賦等，以及宋明叔季諸家之文，憂思哀音，不忍卒讀，此則湘鄉曾氏所謂「時平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極樂，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逸樂之歡欣，人情之喜戚，夫豈不以增哉。」數語，足以證是說之非虛。至於環境所關，尤爲顯著，凡山川靈秀，既能孕育萬有，則其鍾毓於文字方面者，自更深切，古來文人，其生長於山明水秀之鄉者，則其修辭屬文，往往能高除塵俗，臻詩新俊逸之境，非無故也。

不佞稱述樊榭，必欲草上萬數行以爲楔子者，蓋以樊榭夙質固優，近乎天才，而又時常瀟瀟淅淅乾癸世，既出生於山水清絕之錢唐，復得游於藝揚城郭之揚州，讀芬藉於胸臆，吐屬瀟灑不凡。樊榭先世隸籍蘇郡，茲爲吾國開勝境，一邱一壑，均屬清幽。遜清初年，姜西溟先生詩文卓絕，負一代重名，其後文人踵予，誦不絕，晚時如張麟洲、王文甫、馮馥風、洪儒矢輩，亦著文采斐然，著稱遐邇。至樊榭一生，在清季文人中，最與查隨園相似。隨園亦茲繁華，亦生於錢唐，爲文專主性靈，獨復可存，二人者雖名位均屬不顯，但茂學卓識，俱無與一代名家。客語無假，常讀樊榭山房集，以追永寂，飄飄既久，益深佩服。

，空掌此篇，以資談助，不文之辭，知不免也。

登唐厲樊榭先生集，原籍蘇州，後遷居杭城東園，生廉隱壬申，庚子傾鄉萬，兩上春官不售，乾隆丙辰，應制君之徵，重入都門，及廷試，復被黜，聲劇然而歸，自後不復謁選應試。先生壯歲客揚州馬氏，得交讀其藏書，學問益發精博，晚年謁都選時，客天津查氏，遂歸其留連，不就選而歸。晚年無子，以兄子嗣，乾隆壬申九月，卒於里，年六十一。生平著作有樊榭山房詩文正統集三十卷，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書錄八卷，遼史拾遺、東坡雜記、及湖船錄各若干卷。

先生以先世本蘇籍，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居，生平博學，喜交游，居杭城東園時，與文人汪魚亭過從最密，其後詩酒隨集，譜從建康。揚州馬曰鈴築小玲瓏山館以質接文士，館內藏精碑軸，收藏極富，馬聞先生至揚，盛意款接，曲盡款好，觴詠所集，均極一時之選，而先生實主壇坫焉。性喜讀書，搜奇嗜博，日不暇給，居館數年，所見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遂成宋詩紀事及南宋院書錄二書。時錢唐大宗世職鄞縣金湖山祖，文名振一時，皆與先生知交。或相推重。晚歲督京湖部餉，道出淞沽，偕友查爲仁款接先生於水西莊，一時勝流畢集，觴詠數月，竟樂益遣歸里。生平無缺憾，惟元配迄無出，其後數納姬人，終於不育，則又與晚清詞人李漁視先生同其况也。

樊榭文不逮詩詞，幾於異口同聲，蓋文必倚氣魄，樊榭相多清雋之辭，而少雄偉之氣，所作遠不能奪隨人意。至於詩與詞，則濯雅尚逸，並臻其妙，又以多讀宋人著作，深得宋人清真之氣，幽竹之味，每寥寥數語，耐人作甚日

思。四庫全書提要謂「其詩吐屬細雅，有修潔自喜之致，絕不染南宋江湖習氣，視初西泠諸子頗然遠矣。」周史文苑傳則謂「幽新雋妙，詞琢研鍊，尤工五言，取法陶謝及王孟輩，而別有自得之趣，兼長詩律，擅南宋諸家之勝。」沈文憲別載詩話稱「樊樹榘士學問淹洽，尤熟精兩宋典實，人無敢難者，而詩品講高，五言在劉春虛常建之間，今浙西談藝家無其匹儔也」。四明全謝山先生撰先生遺稿銘，首謂「余自東巖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語言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榘。」杭大宗詞科掌錄云：「歐太鴻為詞，精深華妙，嚴厲兼流，雖而輩流少宰西厓先生最所激賞，自浙城長水盛行時，海內攜奇軀者莫不乞靈於兩家，太鴻獨嬾之以子濟，用意既超，微材才博，吾鄉辭詩於宋元之後；未之或過也。」及先生謝世，大宗輿以詩有「小別遂成千古恨，百身難贖九秋魂」之句，謝杭兩先生，皆一代文宗，匪輕易推許人者，而於樊榘乃真賞如此，其功力可想見矣。

竊以先生所作，幽香研鍊，取徑陶謝，五言古風，整然而清，自然而遠，真能攝宋詩之精詣，而去其疎蕪，故其時沈文憲方以漢魏盛唐倡吳下，莫能相掩也。至其長短句，則澹而獨永，清而不靡，澹爽而多姿，瑣刻而不綽格，節奏精微，輒多弦外之響，是其獨善乎玉田白石，宜其俯視西泠諸家，而能獨樹一幟增矣。」抑尙論詩歌，自必以唐為依歸，至宋則如山谷后山，亦自有其獨得精絕之語，惟後世罕宋者，往往遺神取貌，故為枯澀刻畫之過，彌復可厭，流風所播，至可以傾釘擇換為能事，則更自能無識。惟樊榘學宋，而存激，辭必已出，以清和為聲響，以恬澹為神味，有宋人之長而不蹈其舊，可謂盡詩人之能事

矣。

樊榘詩集，美不勝收，選篇摘句，實篇幅所不許，大抵五言諸作，清真之氣，雅近陶公，讀者如能細加體味，則妙緒美蘊，紛筆目下，有射人反復誦誦不能已者，竹垞而外，殆罕其匹。晚清則李經綬五言之作，有足與之頡頏者，亦不數數觀也。此外近體，亦多佳什，言情則如悼亡姬，宛轉嗚咽，真景溢於言外，哀隨圓直稱之，言景則如遊西溪諸篇，於描摹景色外，又能直抒胸臆，蕭然意遠，學詩者能於此等佳處悟入，自能脫塵俗而臻化境，蓋無疑也。

樊榘先生嘗意詞章，不語世事，又性孤峭，不與羣，舉意而行，蔡明餘韻，謂其行與步疑行，仰天搖首，雖在幽巷，時見吟咏，市人留足避之，呼為詩隱云。先生生平，除詩酒唱和而外，則以進歸婦人月上為最得意事，惜不數年即賦悼亡妻，嗣後又納一妻，頗麗之，乃不安其室而去，先生快快失志死，謝山先生墓銘銘中亦述及此事，有「王適不釋，樊榘翁以博一妻，而樊榘至不能安其妻，則其才之短，又可歎也。」數語，則先生之不更事亦可見矣。

樊榘下世，葬杭州西溪王家塢，因無子嗣，不久化為榛莽。後四十餘年，何春渚先生游西溪田舍，見草堆中樊榘及婦人月上粟生在焉，取歸，偕其友人遠武林門外牙澗黃山谷洞，掘土一室以供之，並由王述庵先生題楹聯焉。及道光戊子，錢唐汪小來等，又將先生生木移植西溪交廣庵，旁近即先生墓所在，事詳吳穀人樊榘君墓田碑記。嗣後洪楊擾亂，庭道兵亂傾圮，事平，又經修葺，並由何子貞重書楹君及月上粟生焉，惟今又數十年，風雪落花，再閱滄桑，不知此一代詩壇強託之所，尙能無恙否耳。

浙下異俗

金 梁

浙下俗，即今之新市也。杭州舊俗，在宋最微前，久已泯沒同化，而習俗相沿，不能無異。余既爲古跡志贊，今復憶舊俗之可記者，略述一二，以供說者。自宋世改市，浙人多已流亡，留此作地雪觀可也。

【生子】嘗聞武者，每覺稱斯波多冷水浴子，以爲美談。而浙人生子，三朝洗兒，先以冷水灌頂，由來已久。其在冢外，冬則浴雪，夏則浴沙，至令猶然。故舊遺骸骨，皆較羅壯有武士之風。又府俗有男，多精製小弓矢，懸戶以示慶，蓋不失驅強古意焉。

【牌位】浙俗稱曰孤獨，生子固窳，陳年長物，任小兒手取，以觀其志。府俗則多列小弓小矢及佛金字如忠孝節義等，爲孤獨之用。余周歲時，竊取盤中忠字，其後陳叔華同年氣余年譜，猶舉此以擬武程，亦可見府族之一斑也。

【幼學】浙俗幼學，文武並重，日入書館，誦字讀書；夜入弓廠，學射習騎。稍長則兼課滿文，必誦明諭說訓，而塾師講解，尤尚實行，如入則孝，出則弟，孝當竭力，忠則盡命，皆各有圖繪，張之塾壁。事父母必盡職，對尊長必致敬，見者或識府俗爲虛文，講排場，而不知修身習禮，實虛養之老，禮失而求諸野，其在斯乎。溫州陳介石，宋庶生，曾學友，時至府塾，宋且久寓官翰書家，常習習書諸學，禮樂射御書數，久已不行，獨於俗習存此風，贊嘆不絕。竹哉之經世報，非虛譽也。

【婚禮】浙下婚禮，多與漢俗不同，禮必行於昏夜，始必

親迎，喜與至門，先發贊而以報喜，婿婦降輿，跨馬駑而迎，隨入行禮。除宿相外，不得一人見，入房，夫婦坐床，皆發睡，有所謂冥親太太接親太太者，謀合歡酒，以金碧飾授婿婦，使去婦首紅巾，然後理髮，再出廳見，此誦禮也。余婚時，即照此行。其有特異者，或坐床一夜夜，不得下面食息；或次日晨必騎紅面報喜，皆近不經，唯從無鬧房陋習耳。

【喪葬】浙俗喪葬，亦不盡同，環視則子前辦，夫喪則妻斷髮，皆納棺中，布冠而不露髮，亦不執杖。葬必擇地，而其切皆行火葬，喪葬防卒不爲久計，故客以布裹貯骨，待歸故土，久而而漂，始保近地。然仍有沿舊習者，設火馬於殿前門外，特已少見耳。

【喪事】浙俗喪事，禮物不必盡備，而人必躬至，事必盡力，並官設紅白會，集資互助之。杭祭八廚三十二佐領，每位領率五十戶，日有餽銀，按名各相奉小數。遇有婚喪則照章公發，以濟其急，法至善也。而俗之厚亦可見矣。

【祭祀】浙俗敬天法祖，故最重祀先，每春秋二八月，必集祠族行禮，名曰祭祖。並供以白肉及醬醃爲主，適用三牲，亦有專用魚一品者。而家必主人自割，另制立時，不令出聲，門聲則閉。魚亦必自宰，不得假手人；然全家向信當供，皆無此習。每遇祭日，衣冠行禮，必嚴恭敬，不得微有逾禮。親友趨賀，拜食隨伴，食必盡器，例不酬謝，此則較異者也。

【喪時】歲時令節，浙俗與杭俗略同，感元且賀新，必親至，必登堂，即主人不值，亦必跪拜如禮，謂之叩印。上元設燈彩於花市門，即今迎靈路，放烟火於塔羅樓，即今龍翔

橋，皆極盛。清明前後，賽馬湖堤，有誇騎者，不分官民，皆來行，而鶴帶馬騎人，偶或不中，則引為奇恥，次歲必爭得之而後快。端午，調蓮黃酒陳小兒面，作怪狀，游行市街，見者失笑。中元，皆設盂蘭，稱為鬼節，則以庚申之垣，因營同奠，藉此以弔國燬也。重陽登高，不飲酒而放歌，蓋秋寒固氣之舊，各記所獲，以多為勝，山官頗獎。冬至祭天，其初家各宜年，後乃進臘，備東回迺理而已。除夕祀神，並懸祖像，祭拜尤虔。唯慶古舊俗，廢不始，則意尊本佛。然久在杭者，亦供祖像如神人矣。

【舊俗】 旗下舊俗，歲時令節以外，尤重萬壽，昔過慈航光緒市萬壽節，演劇祝嘏，盛極一時，稱為普天同慶。余少嘗集聯曰：「普天同慶，舉國若狂。」長者斥為不敬。憶甲午軍停慶賀，仍影隨於廟廟，並假設買戲會，各出珍奇，陳列廣場，以供展覽，為後來之古物博覽會焉。

【文風】 浙俗尚武質，不文，世咸引以為笑，而好學義名，不少有志之士，尊師敬友，素重交游。盛悅廷親祭（元）章文謙，吾從兄柏樹香都議（樂）真兄香義侯協成（德）設琴社，三六橋鄉遊多集詩會，青將軍（和）波字讓，如僧曲園（愚）、王夢藻（紅船）、吳仲德（愚）、楊吉清（葆光）、王同伯（同）、高白叔（雲松）、章一山（授）、林琴南（軒），諸名碩，皆先後樂與周旋，而夢儀與聖候，訂交尤密，八諸子弟，從之游者甚衆。吾於文化之間，良有力焉。曲園詩中，常稱杭俗風俗之厚，文字之盛；琴南文，亦時稱浙人忠義之氣，為不可及。夢儀老而嫉世，至謂舉世唯腐人可交，以其骨氣而不趨勢利也。惜乎桑海變幻，風雲擺散，文獻不足徵矣。

【雜居通婚】 浙風狂杭近三百年，無異土著，雖有營籍為界，漢人住營內者既多，浙人亦多移居營外，久已雜居。而講漢通婚，行之尤早，數見不鮮。卽論吾家：余母錢太夫人，曾祖母邵太夫人，及伯母王氏，皆漢族。余兄弟十人，而魏氏漢姓者得其七，其餘親友，多妻漢女，衣飾服用，語音習俗，多與漢同，無復可辨。唯有圓目荆州吉州等族者，尚守舊俗，亦極少數也。

【俗尚】 浙人俗尚，各處不同，而吾杭舊俗，頗為中外所稱，英人李提摩太，辦萬國公報，曾載杭州俗人有特色十：一曰忠君，二曰愛國，三曰合羣，四曰保種，五曰不怕死，六曰不要錢，七曰不欺懷怕賊，八曰不趨炎附勢，九曰好善，十曰信道，皆各有舉例。雖不免過譽，而大抵能存其真。

【餘記】 今之新市，卽旗下故營，舊日風景，小橋流水，桃柳夾堤，鶉犬殘竹，別有天地，幾如世外桃源。堂楹行歌，非自游語，並怡然自樂。而俎豆設古法，衣裳無新製，不失舊風，見者稱歎。自叔琴南，每至在蒞，常移日流連不能去。琴南并為作桃花源詞，題詩以寄意，偶一思及，恍如隔世，至今猶夢夢寐間。鏡日南歸，教寫舊跡，多述不可得，真如漁人之重訪武陵矣，噫！

蘇小小墓

陸翼靈

「越風」第九期，或景綬先生的「蘇小小」一文，結論是：

「蘇小小不知何時人，是錢姓名妓？客觀秀麗，擅長詩詞。喜乘油壁車，在西陵松柏下遊冶，故死後，即葬在她愛遊之所——西陵橋畔。」

做蘇小小的事跡來講，古來著稱的，確有兩個：一個晉或南齊人，此蘇小小即是乘油壁車，結同心於西陵松柏下的蘇小小，她的墓自有記載以來，大都說在嘉興的；一個是宋人，又叫蘇小娘，是丐奴的妹子，也是錢姓名妓，事跡和前者完全不同，她的墓傳說也在嘉興。

時代在前面的蘇小小是晉人還是南齊人，以下再論。因晉末到南齊大約祇六十年，傳說或許有些參差的，她的姓名不俱確當時，真是流傳千古，死後六七百年，還能使一個宋時的士人叫司馬績（才仲）的夢戀三年，若遂而死。那時在嘉興蘇小小墓外，又有一個蘇小小墓在錢塘突然出現。

在唐以後宋以前，許許多多詩人關於杭州（錢塘）的吟咏，只涉及蘇小

小的人，蘇小小的家，匯不及其墓；反過來，關於嘉興（秀州）的吟咏多說到蘇小小墓的。唐徐凝的雲行詩，歐陽君已明證過了，其餘還有王禹偁的「蘇前蘇小荒墳」句（見魏青亭詩註，掉歌詩蘇小墓下）。李義山遊八垂蘇州，有句云「蘇小小墳今在否？紫閣香煙爲招魂」也足以證明墓不在錢塘而確在嘉興；要知道唐時的嘉興屬蘇州的（唐時的杭州不屬蘇州），義山對嘉興，當時也可以叫澤州，他何嘗將蘇小小和其墓弄錯了。其後，雜隱也有一首詩：「魂兮橫李城，劉宋有人排；好月當年事，殘花闕處情，向誰曾體冷，隨分得聲名，應傳吳王宴，兩樹暗遊魂。」

唐詩人，多產作家，白居易做杭州刺史三年之久，行吟湖上，屢次憶及蘇小小的人和蘇小小的家，像「餘杭形勝」（時杭州爲杭州餘杭郡）詩裏：「教妓樓頭道姓蘇」句，自註：蘇小小本錢塘妓也；又「楊柳枝詞」中：「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句。《罷政寄世錄》云：「劉天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亦得詩多稱咏，控謂與之同時耳」，

亦得爲劉禹錫字，足見久居西湖築有白堤的白樂天未嘗說起蘇小小墓在杭州，可作當時西湖無蘇的一極旁證。錢塘蘇小小墓誰想起來出自錢塘的，據說「蘇在錢塘精解八極」究竟後到多少遠？距離方向都屬含混。考錢塘故城現在形跡毫無，獨留這個蘇小小墓恰巧存在，現在西冷橋畔。至西陵是否即今之西冷，姑且不論是否因「巖於斯」而必定也「葬於斯」？單就唐以後宋以前的記載，諸家吟咏蘇小小墓的除上述徐王李羅以外還有權德輿張翥等，合看起來，都可以證明墓在嘉興，墓在西湖的語氣簡直一些也沒有。西冷橋畔的墓顯然是宋人和宋以後人話語的，或是偽造的了。

嘉興蘇小小墓，縣前，西南六十步都符合，墓很高大，至今存在。在城的中心附近有人家，要是耽擱古蹟的話，必得在少人烟，老風景的地方，例如當年西冷橋這祠馬所，萬不能在「其間共見」的城中心教點古蹟的。故嘉興的蘇小小墓決不會假。

論宋以後的證據吧。

宋初樂史著寰宇記，去開闢未遠，比司馬才仲做夢，最少約早六十年

，依舊這樣說：蘇小小墓高三丈在嘉興，其後南宋時張堯同，元張光弼，湛朱竹垞一貫的到了現在，許多人都不知道墓在嘉興。

張光弼詩，成君也引過了。張堯同約為寧宗時人，所撰的「嘉禾百咏」中（嘉興當時曾賜郡名稱嘉禾）蘇小小墓詩：「泉下昔塵朽，幽魂獨未消，幾番清夜月，孤影度南橋。」附註：墓在嘉興治西而六十步。這詩所指，固有「紹興初，時見有衣白者」一段鬼話。朱竹垞嘗謂杼歌詩：「蘇小小墓前秋草平，蘇小小墓上秋瓜生，同心結結不知處，日暮野塘空水聲。」

照此看來自唐以來，嘉興蘇小小墓，人物事蹟墓地場所屢歷可考。那裏可以用「石碣」片石」諸字來武斷為「他處搬去」和「好事者所造」呢？

時代在後的，所謂宋蘇小小，「拍案驚奇」有「趙司戶千里遺音，蘇小小一詞詩證果」一回故事，按宋詩選蘇小小傳「蘇小小是錢謙益」，我們不能說並無其人，同姓同名，或後人慕前人之名取同名的不為奇，況且小小一名很普通，尤其作妓女名的。明郎仁寶記宋蘇小小也是稱述「武林紀事」一書（

辭源誤作武林所兩許不同），「七修類稿」說：「武林紀事」這本書沒有刊版的，即據首定說：「予既辨其人，復辨其墓」可是郎何由能辨？究竟墓在那裏，有何考據？卻說不出。在這故事……「俗老焉」分明未有下文，而硬說：「此必宋小小墳耳，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這斷語近乎滑稽。因此嘉興的蘇小小墓也決不是「宋小小墳耳」。

墓在嘉興的蘇小小究竟是替成南齊人？依宋郭彥信樂府詩集解題所述，及明陶宗儀的「櫻桃錄」等穩定：「蘇小小錢塘名姬也，蓋南齊時人」。至於南齊蘇小小是否擅長詩詞？「西湖佳話」中說她會「吟風弄月」，樂府中的「蘇小小歌」也作為是她的外，又有荒誕不經的「春裙紀聞」說：「可馬才仲初在洛下，畫影夢一美姝，垂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他來考。

末了，得到一個總結：

「南齊蘇小小是錢謙益名美麗而多情的妓女，她愛乘油陸車，常和客人在西陵橋下打盤桓。死後她傳千古，今嘉興蘇南齊墓有她的墳墓。」

西湖佳話

落筆續輯
文及翁之詞話
蜀人文及翁，
第後，期集遊西
湖，一周年戲之曰：「西湖有此景否？」及翁即唐賦賀新郎云：

「一勾西湖水，披江來百年歌聲，百年醇醪，回首洛陽花世界，燈船乘睡之地，更不復新亭賦淚。簇紫紅歌搖畫艇，聞中流擊棹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滯滯志，更有誰誦漢來遇，傳最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懶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拉胡突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鏡塘遺事）

三賢堂

寶慶丙戌，袁繼尹京於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萬寒泉；而今誰而生處士，都與袁樵趁酒錢。（錢塘遺事）

冷泉亭

冷泉亭正在靈隱寺之前，一楹極為清沁，流出飛來峯下，過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題詩云：「一瓶清可沁詩脾，冷澗人情紙自知；流去西湖兼飲露，匹頭不似在山時。」

湖上文苑

女乎話八絕句

湖外小山

余客榕城，館陳吉綺文生日，往祝之，酒間留聽學語，則一說最少女，坐小几間，說鏗公案，莊諧間作，講堂軒渠，余不解闕語，情林君奉一作吾人；然十不得一二，蓋其談譚妙處，難以展轉形容也。聞侯人林章非，擅平話，一時無與抗手者，市中講女，多出其門。壁蕭又精時人梅；且耽版本目錄，任業校算學講師，并設書鋪於南后街。余嘗閱碑，聽其人焉，爰記本事，用附稗官。

綺席華堂月上時。招來紅袖坐彈詞。虞初九百從前說。不數區詩復解頤。一篇楔子正開場。演史爭看張小娘。最是宋元平話好。追來金帶口脂香。 初聞銅鏡帶了東。屏息無言在下風。聽到神情微妙處。紛紛拊掌竊家中。

珠玑咳唾九天飛。謝凝清言玉塵揮。倘似謝靈運步隊。申詞爲解小郎圍。 酒怒有時街髮際。伴茶乍爾透眉尖。要將頑虎傳神筆。阿堵三毫頰上添。 醫隱說有更瀟空。梳篦門粉粉雲中。今日講師林壁蕭。何如前代敬亭翁。 柳翁傳文插口技。梅翁小傳記裝書。娟娟此謠工諧譎

。淡子豈即定不如。 閩語方言我未諳。詢稱格礙抑何堪。醉中胸斷章琅曲。追寫風詩助雅談。

武康境中二首

黃秋岳

江上今年多雨風。三月勝盡春始盡。柔桑婉孌被原隰。溪水如油寬短甌。車人怪我臨吳越。聞訊梵音疑相從。餘杭故是山水窟。沃土倍功蘇力作。雙槳霜駛久不修。北顧晚早誰當尤。會稽竹箭今尚逸。慎勿使婦教民偷。

千齡宴第二集仍集相伯

老人所

林惠學

萬方多藉口。吾輩又儉開。兩喜酣時息。春君老後還。移尊思北海。滿座頌而山。借問華亭鶴。千年幾醉顏。

步沈心老千齡宴二集調

白燕

細雨東風添嫩柳。獨憐楊柳意能開。沉沉春夢何曾醒。碾碾江流逝不還。此日誰提三尺劍。當年客吊六朝山。莫教錦繡都成錯。認看櫻花帶笑顏。

開道黃金今有價。當波「水鳥」得閒開。石版頭臨城無語。關塞蒼涼感不還。若有英雄當撥浪。自非宰相亦房山。大江日夕東流急。何處笙歌足解顏。

西湖謝客三日

黃炎培

長愁梅子黃時雨。小別西湖綠後波。適意且呼胡絕坐。幾名留謝客軒過。寫將史事梅都熟。吟到民生白傅多。詩卷一囊誰今古。觀人觀我兩如何。

浪淘沙 舟浦口晚眺

韓良辰

萬里瀟瀟長。雪捲雲空。徒稱天堑界江東。北向投鞭南擊柝。威震無窮。 櫓策擬從戎。磊塊填胸。新亭熱淚灑西風。 誰道滄波流日夜。淘盡英雄。

題全謝山先生詩墨蹟

葛 瑒

里稱掌故供吟嘯。桑海遺聞悉表章。一幅好詩留墨蹟。真同秀勳十三行。

題陳仲同寓經冊子

前 人

蘇門賸子多消偶。絕愛邪君磊落才。餘事寫經猶幽獨。縱橫筆底快風雷。我書意造本無法。此是書家不二門。瑯瑯聖唐空自苦。要憑胸臆發奇編。

蘇曼殊墓下同辛夷作

前 人

湖水瀟瀟山月昏。一航來弔阿師魂。斷鴻零雁悲何在。蔓草寒煙泣墓門。

吼 山

黃炎培

雙峯湖自繞皇手。秦帝跨橋樞不走。駭駭亂髮不裏頭。長頭如形越王醜。高冠搖搖勢欲墜。嗚月啼雲笑開口。只愁

一夜狂風來。隨地化為獅子吼。飛僧絕頂樓頭關。谷神不死驚我頑。眼前風發苦應接。何必遠去求名山。輕舟刺入武陵源。桃花流水非人間。斜陽倒射削天赤。石鏡返照青螺鬟。

南遊草

林庚白

吳淞口曉發

吳淞吳淞豁眼明。江春喚起海行情。誰賦富綱數千劫。氣稜平津接短兵。秦桢非盡今始信。陳東有罪何何爭。空榜水面文章底。盛極南都雅頌聲。

抵香港

古今等事屬廣州。易地華夷使不忒。慷慨善思少年事。過江白髮故人頭。

感事

愛國翻為罪。炎炎有大官。彈冠文士賤。倒屣客卿尊。北府兵猶壯。東流水自喧。誰令天下計。贈此臨羊存。

無題

梨渦槽口柳枝腰。輕喜微嗔盡是嬌。徐步盤看千意曲。萬言難寫此丰標。情知春好吾何有。亦似緣深近却遙。遇合人生都在水。溫厚也要福能消。

華賢節日

蕙香如帶綠生鱗。浴日波光澗沒春。亦有海鷗來去感。風光無際入孤明。

本事兩首

一笑迴眸勝萬金。剎那緣快淺還深。分明不是尋常韻。盡費英雄日暮心。

王冕與梅花歌

胡行之

自儒林外史流行以來，世莫不知有王冕其人，小說力量之大，可以想見矣。

但王冕之為人，以及其性格生活，儒林外史只及一部，而在最近開書展覽裏則已有極詳盡的介紹。可是有許多特性，尚未闡明，不繼續紹，為再補述如下。

冕字元章，號山農，為元末時的諸賢人。身長多髯，少本欲明經致仕，以不偶，即黃背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綠蓑，着長筒靴，摩木劍，行歌於市，人以為是有才氣的狂士，莫不喜與之遊。但到京都，名貴以其狂，多為之側目。平生最喜畫梅，而畫成則未嘗無詩。曾有詩云：

「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

或以為這詩是刺時政的，當局者

欲縛之，先一夕遁。後太祖嘗得了他，因與樞密議蔬，山農且談且食，上喜說：「可與共大事，」授以議議參軍。忽一夕暴卒。

他曾有書懷一首：

「世情多曲折，客况自堪憐；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草肥燕地馬，花老剡山船；冷淡無歸計，蒼苔滿石田。」

亦可想見其懷抱的絕望了。

復有應酬一絕，今竹齋集中未刻，為錄於後：

「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

人家以為他是不肯仕明，實則他對於元人豈有好感，也可於此詩見之。

又蕭雅和師復見心，有題其梅花一歌，不但筆調奇特，真把王山農的性格生活，繪得有影有聲，我們欲致

山農，不可不讀此歌。歌云：

「會稽王冕高類類，愛梅自號梅花仙，寒來乞寫羅浮雪千樹，脫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開買東山服，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弄枝梅花譜，朝讀梅花篇，水邊隨落見孤仙，恍然悟得兜光師。我昔雖公蓬萊古城下，臥雲草閣秋瀟瀟，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得補之，每評湯叔雅，筆勢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生放浪讀法華，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贖目怪殺黃樹湖。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詩名傳畫史。南宮侍郎錕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示我萬玉圖，繁花爛無比，香度萬陵風，影落鏡湖水。開窗看花良可吁，成平梅老無遺珠，詩現有些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道。」

篇中所說的會稽、萬陵、鏡湖，都是紹興之地，是又足證山農老年生活是在紹興的了。

按復見心，亦元臣，名來復，見心，入明為喪法而斃其首，當為山農知友，這一篇梅花歌，不啻為山農寫照。而彼種性情，也可見一斑了。

雪濤小書

何麟

雪濤小書，又名亘史外紀，明江
鑑之撰。江氏字登科，又號綠夢山人，
湖北桃源人也。先世寒賤，故幼時
即知刻苦，雖貧有異才，自爲諸生，
名已播遐。萬曆乙酉舉於鄉，壬辰始
成進士，改授長洲令。遷廷尉正，後
陞按察司僉事，視獨學政。年僅五十
而卒。所著有雪濤閣集十四卷，余
未之見。其生不與袁中郎最相得，曾
爲中郎作錦帆解脫賈諸集序，讀史
中又兩及袁中郎。其友懷小修在河雪
齋近集中說得最詳也：

「公與中郎遊，若兄弟。行則並
與，食則比豆，遊則行役，以消膏滑
之，都志其愷。若江文瀾袁淑則云：
上官至有小醜態，不必中郎知，公若
代爲之。即具發當事者，當事者付吳
令平反。即吳令有所平反，公不爲嫌
。曰吾向者與吳果。或當事者向於才
吳令，公期之若甘露覆而帶風柳也。
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郎大有唱和
。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爲叙
。文如披錦，爲一時名人所競。中郎
以病去吳，公如失左右手。」

因此其評詩文說笑話，及思想行動，
亦如袁中郎獨爲龍一流人物也。

是書文字共分四卷，即是詩評、
閨秀詩評、讀史、雜語。大都爲精短
小品。最好的一部分是詩評。至如諧
史，雖習見，亦雋妙可觀。例如多書
一條所云：

「有書生性懶，所恨多書耳。讀
論語，至顏淵死，便稱贊曰：死得好
！死得好！或問之，答曰：他若不死
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累我顏回之
又如稱內一條：

「有權內者，見怒于妻，將撻其
指。夫云：家無指具，妻命從機家借
用。夫往借時，低聲怨咨。妻喚回，
問曰：適口中作何語！夫答曰：我道
這利具，也須自家置一副。」
此種情景，與唐笑府所載棍棒一則相
同，皆佳。

談語皆長從出中一夕話雜纂等書
錄來，無足稱者。詩評共三十四則，
一字一句，非名言，即舊語，皆長胸
次醜陋而出。片玉碎金，俱可寶貴。
可當詩話聽，可做小品看，洵絕品也。
如評唐一則所云：

「李太白詩，消虛雜詩，如飛天

真仙。了無行跡，下八洞仙人。欲逐
其後來，已無可得。况凡人乎？若七
言律詩，彼自遠東縛，不肯從事，非
才不逮杜也。杜子美詩，古骨古色，
如萬金鍊削，偶過買手，注識者自然
善價而沽。若首室之邑，千人之眾，
不必開口問價，誰能償得此老？至其
七言律，固云宏肆。然細細細思，何
一句一字，不最真景真情，在盛唐中
，真號獨步。」又云：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
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活非氣象
。及流京夜郎後，作詩甚少，當山興
幾唐索。」

此衆見識，真不惡險浪浪和頓挫了。

又如求真一則又云：

「或問詩必漢魏盛唐，自嚴韻浪
已持此論，今之三尺童子能言之。予
乃研研窮中晚，方壽詩家之變，何也
？余曰：善論詩者，問其詩之真不真
，不問其詩之唐不唐，盛不盛。豈能
爲其詩，則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
不能外。苟非真詩，縱摘取盛唐字句
，嵌附點綴，亦只是詩人中一箇竊盜
拘模漢子。」

江氏爲此言，其真盛唐時一班復
古者了。

慈園叢譚

項士元

杭州書院，結經敷文據文外，倘有求是養正及東城講舍，結經在今忠烈祠與熙和堂之間，敷文在萬松嶺，久圮毀，書文在西湖金沙港，今為市立中學，慈三書院皆為全浙高材學生講習之所，諸經尤樸樸學，遊就其盛。求是養正東城，規模較遜，成立亦晚。求是復改浙江大學堂，旋改高等學堂，今為浙大行政處；養正在大方伯（今名新民路），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浙江巡撫廖壽豐，奏請改為杭州府中學堂，今為樹籠中學；東城講舍後改浙江圖書館，今為省立圖書館新分館。浙省學校，當以求是養正為得風氣之先，所造人才，亦甲他校。

求是自書院以迄改為學校，總其事者，先後有勞乃宣、陶葆康、陶懋勳、吳震春等，修業卒業之士，先後有蔣尊簋、黃郛、陳模、蔣夢麟、查人傑、沈爾昌、陳布雷、何炳松、程萬里、鄭宗海、邵振青、蔣景暉、許祖謙、潘思甲等等。養正雖為中學，人才之盛，視求是殆有過而無不及，主持校務者，以清季為斷，則有陳毅長、潘

鴻、邵章、姚作霖等，教師則有陳敬第、戴震、張相、錢家治、俞贊澄、金兆煥、沈士遠、鍾毓龍、俞玉書、張宗祥等，修業及畢業者，則有馬叙倫、湯爾和、金兆梓、趙文說、姜立夫、劉乃燕、徐志摩、邱宗嶽、李樹、趙通潮、吳欽烈、余梅萍、三綱、蔣紹、李頌、鄭午昌等，凡茲所舉，皆風所得記憶者述之耳，其為予所未及知者，當復不少也。

清季御史幕中，以直言敢諫稱者，當推江春霖，時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桂黨權傾，中外側目，江氏一再奏參。第一摺奏稱老奸竊位，多引匪人，非嚴杜濫進，不足挽危局而費大獄。摺中備列當時勾結權事，如云：「江蘇巡撫寶霖，陝西巡撫恩壽，山東巡撫孫寶琦，則其親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則其侄婿；浙江鹽運使銜吉，則其部內舊人；直隸總督陳夔龍，則其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倫，則其子裁振之乾兒；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則世凱所薦；甯江總督張人駿；江西巡撫鄧汝誠，則世凱之戚，

亦緣世凱以附奕劻；而陰相結納者，尚不在此數。第二摺係違論回奏；內云：「陳慶龍繼妻為前軍機大臣許庚身庶妹，稱四姑奶奶，曾拜奕劻福晉為義母，許宅寓蘇州，王府後側，皆用黃匣，數人言之驚駭。曉諭赴川督任，畏道裡現留滬口，旋開兩湖，實奕劻力。朱給拜職擬為義父，標由袁世凱引進，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朱給曾到其父吉撫署內購備紹掛人參珍珠補服等件送禮，朱家寶每于大庭廣眾中誇子之能，不以此事為諱，現猶不時往來邸第。」摺上後，即于宣統二年正月十八日奉諭斥稱：「奏言亂政，有妨大局，不稱官官之職，着交部議處，當經趙炳麟胡恩徵等奏請收回成命，亦諭斥不雅，一時朝野惋惜，多為詩文褒之。」

面副志乘，年久失修，重要勝蹟，亦罕相實記載，讀者倘焉上茲于舊儀，覺得宣統三年浙江巡撫蔣子固中丞（體）奏勅定兩省館址及修葺行宮遺址請立案摺一通，爰錄如下：「奏為勸定圖書館地址及敬謹修葺行宮遺址并預計工竣日期，先飭立案，恭摺仰祈垂鑒事：竊照浙省得建圖書館，

據案懇請賞給西湖淨因寺行宮內文閣開旁空地，俾廣教育而進文化一摺，經臣于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具奏，欽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辦理去後，茲據署提學使袁嘉穀，勸業道董元亮會詳稱：恭勸行宮基址，極為廣闊。敬考志乘，原有純廟御題八景，並勸敬以廣靈臺靈沼，與民僧樂之麻。查內殿舊址，正中為月波疊輪，隨即其地恭建琉璃瓦八角亭一座，月波疊輪之右，文瀾閣之西，建為圖書館，內設藏書庫，閱書室，特別保存舊庫，特別閱書室及辦公房，館之右側，建高樓一座，樓後右側建小樓三楹，庭廚一所。拾級登山，就山腰平地，築藤棚一架，棚之兩端，各建小亭，沿邊圍以鐵欄。度小嶺而西，築船室一所，再上為露臺，降臺而東，俱有御碑亭基兩座，又東為綠雲徑，再東為竹涼處，嶺東山之巔，為雲峯四照，均按照原計，敬謹修復。並于綠雲徑處，補樹綠雲徑碑石于道左，荷雲峯四照之後，折而南下，建扇面亭，又下為瞰碧樓，俯臨貯月泉，泉之西為鎮

要閣，亦一律整拓為皇家花園，並遷于行宮西宮下馬牌之西，另闢一圓式大門，以便出入，門上御恭題皇家花園字樣，俾煥飛舞，來游無禁，踏雲閣之盛觀，歌經化之大同，現已鳩可工此材，妥慎修築，約于九月間，可期竣工等情，詳請奏咨立案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分咨查照外，所有勸

定劃背館地址及敬謹修葺行宮戲址緣由，謹恭摺具陳，伏惟皇上聖鑒，敕部立案施行，謹奏。」按此摺上後，于宣統三年八月初一日，奉硃批仍著恭勸行宮字樣，但未及奉行，義師已起，鼎革後，額曰「公園」近改稱中山公園矣。

新市場古跡異誌補金

余前草杭州新市場古跡誌異，已登本刊第十期，茲續有位及者，為補於後，姑錄之。

【年大將軍官署】年大將軍（吳慶）既獲晉，初降為杭州將軍，復連降至防親驍騎校，為五六品官。鎮營防驍，亦有官署，僅三進，由大門面堂屋而後廟，年所居者，獨增儀門，且為紅牆，後亦相沿未改。其界在井亭橋福二橋之間，溯河西岸，當即今張報陽廠之後院也。

【瓜圃】余家瓜圃，前在年浦城內，其後隨所居而題名，並無定處。杭營則在軍將橋西，即園地見朱柏者也。初有磚來之異，故中懸鶴來堂額，有夢花館，為先父南川公（諱觀成，有夢花館詩十二卷）書館名。如如室，為先將軍楊東公所室名。（有留陰書屋詩。）東廠為余隨書處，余後度遠，於舊腰園瓜圃，藝林琴南為繪東腰瓜圃圖，題者成畫。

【都統衙門】都署今改統標，後有池，引河水，置兩閣，北入而南流。池內傳有鯉，故不能斷魚，魚無多少，一夜必盡矣；或謂魚隨水去耳。而閣築墻下，加以重鎖，雖大魚不能踐履行，亦可異也。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二期

逢十五卅日出版

編輯人 黃 萍

發行者 越 風 社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卅日出版

越風

半月刊

第十三期

五月特號

不入目錄篇

黃萍蘋

在一個風雨晦暝的晚上，我想起了宋末的文文山，陸秀夫；明末的黃道周、倪元璐、錢謙益、張煌言諸公的那種殉國難、盡忠節的義烈精神；雖其事相隔已有數百年之久，但歷史給我們的教訓，依然如在目前一樣。現在的中國，除人外，事有可議者外，所處的境遇，與宋末明末之際相似的地方很多。然而今日的陸秀夫、文文山、黃道周、張煌言又在那裏呢？我說，在文人的筆下。雖然曾有人痛罵過現在的文人「無行」，甚至「文人可殺」，但正因如此，文人總要站起來為自己的筆尖吐一吐氣。說「文人無行」，罵「文人可殺」的人，並不真跟文人本身有什麼過不去，所恨的還不是他在文人手裏的那支筆而已。因為現在一班文人的筆下：上焉者產生了秦檜，賈似道、阮大澂之徒；下焉者發成了一支附庸風雅的花花公子；或伴狂類般的獸世者流，無形中把這剛在渙散中的民族精神又加以一層腐蝕。這個局面的造成，實諸現代一般文人與出版家，是毋庸客氣的。

自五四以來，中國產生了不少新的文藝作家與文藝作品，其來如狂瀾，幾乎顛倒所有過去的一切；但若追究其釀成因素，不外下列三點：一、西洋文學的影響；二、時代環境的反映；三、熱情的衝動。僅僅以這三種力量，要想奠定中國文壇的基礎，自屬夢想。可是在七八年前，這個狂瀾所至之處，凡年齡在十六以上，四十歲以下的人，無不為之捲入。那時候，正是誰都感到苦悶的時候，尤其是一班在大中學讀書的學生，以為手裏若不捧一本不切邊的新書，難免有被譏為「老伍」之羞。自然，這並不是新文藝作品之能把握住讀者的理由，以為手裏若不捧一本不切邊的新書，難免有被讀者的窮點，它知道你的苦悶，給你以同情；它明白你的憤懣，給你以如何去摧毀你那憤懣的對象；它懂得你的愁慮，給你消愁的方法，於是，一大部分的作品中就包含了挑撥、嫉惡、仇恨、自殺、酒色、頹廢、享樂、狂歡、啼哭……；結果是：產生了一班新的阮籍，新的劉伶，新的嵇康……一種過度的物質欲望與權利上的支配欲佔有欲，普遍地深入于讀者的神經。固然，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運動會一度搖撼過頑固不化的封建社會；但一種新的，健全的建設，始終未見樹立。功過之論，不得不有。

近七八年中，新文學運動之漸趨于沒落之境，是不容諱言的，而讀者的減少與那班已經成了所謂「作家」的人的紛紛改行，凝滯不前，也是實情。原因很簡單，一言以蔽之：「五四的那個時代過去了」。其實此言在前三年已有人說過；但功過之論，到今天還不見有人提及。我以為五四之功，早入史官之筆，無須再議；五四之過，却還遺留至今而未有人出來收拾，以及用何種方法收拾？實在今日中國文壇之最迫切最需要的急務。

不過我們正在這裏怪過去的流毒未清，洋場上又有二三書賈，發明了比較新鮮的毒品來麻醉一般剛醒的讀者了。若

難以爲新文學運動的沒落，必是復古運動的抬頭。但真的復古又惟恐過于呆板，殊非生意之宜，爲實利計，便以「小品文藝」「幽默之作」相號召，于是，若袁原中郎鍾保陳繼鄧元雍者都給從古稿中拖起來了。不知道班人正是當日浮薄無行的文士，顧亭林固已深致晚阿矣。從這道類作品最力的，就是近年在上海出版的那種以「小品文藝」「幽默之作」懸名的小報期刊之毒。他們一面又儘量復印晚明小品，以一新八朽的賤價去迎合讀者的購買力。殊不知晚明風俗的流弊，已至極點，時流毒于南北，終至明社以墟。凡此種種，其禍患已極顯見，在今日，藥之尙緩不速，又豈可效之以彼牟利書寶，固不足貴，我獨不審那班藉知廉恥，稍識禮義，承命選輯，担任主編的人，怎麼也會糊塗至此！

這所以「小品文藝」「幽默之作」相號召的小報期刊，內容都浪漫、浮薄、佻巧，以及描寫社會的階俗非行，惡德惡舉，使讀者與性俱化而不覺，影響所及，恐較前一时的頹廢狂放仇恨嫉忌謔作猶過之。流風所蔽，社會上平添了無數效法文長之爲人的人：好行小慧，好舞邊鼓，好施刻薄挖苦的言行，此無以名之，名之曰「幽默的人生」。

然而國難的嚴重到了如此地步，在強敵試就逐逐非難滅吾國吾族不止的今日，除武器上的自衛外，應該有人格上的自衛來鞏固我們的中心思想，使養成一種有氣節，有肝膽，與夫臨危不亂，發揚踴躍的精神，以充實民族的基本力，培養國民的自衛人格，這個責任，我以為完全在文人的筆下！

越風刺刊的時候，原有一個中心意志；只因出于嘗試，怕會走入走不通，天折的路上去，所以不敢有一篇說得頭頭自道的文章來做發刊詞。半年以來，我們雖在艱難的途中行進，但對於原來那中心意志，並未因環境之厲使有所更易。因是同情我們的給了我們許多精神上的鼓勵，使我們對自己的意志更堅定了不少。還有一般愛護我們與希望我們的人則勸我們「不妨多發一點輕鬆幽默的小品文字，使銷路更有起色。」這種雖是善意，却不知我們用心的勤苦；我們是只有敬謝不敏了。所以縱使在銷路上沒有起色，不能在上海那麼個好的市場中佔得一席，亦所不計。至于反對我們的，我們認爲這並不是我們的真正的敵人，也無須去同人紅臉。今天是我们貢獻了半年，又一個半年的開始之日，所以不得不任讀者諸君前說幾句增曠的話了。

所謂我們的中心意志者：原來極簡單淺薄，我們只以一個中華民國國民的出發點着想，就是激發起我們的天良，被源血誠的來讀一點我們所應盡的責任——把我們中國歷史上地理上的那許多優點，用文藝的筆調，來作有力的描寫；其歷史歷史上先哲意志之所發抒；志士仁人精神之所寄托；忠臣烈士淚血之所銘錫，我們都要一一把他拿來，形諸楮墨，使讀者可與可感，可泣可歌；此外若國難的權奸，通滑的將帥；也要列舉出來，讓百世後的讀史者去給以一種機戶毀骨的空罰；其他若本省鄉賢的檢擗，地方文獻的整理，掌故遺聞的蒐輯，也都是我們努力的範疇。

我們既有這麼一點「意志」，自然也有一點希望的寄托，老實說，我們是想藉文字之效，陶冶國魂，以鑄造我民族不畏強敵，衝圍殺敵的人格與決心。雖然我們的力量薄弱，不足以廓清流俗于現代著作界出版界讀書界中的妖氛毒霧；但我相信只要我們的意志堅定，以及同情我們的作者的努力幫助，終有達到目的之一日。

不入目錄篇

黃萍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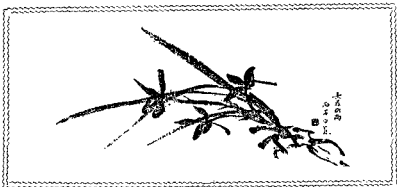
本 期 目 錄

- | | |
|---------------|------|
| 史事檢討 | 白 燕 |
| 宋朝的外交和外交家 | 謝興堯 |
| 五月史話 | 味 辛 |
| 恭讀新論記 | 渡博漢閣 |
| 明代覆亡時上傳的變動 | 徐蔚南 |
| 「不肯剃頭」之下的犧牲者 | 張慧劍 |
| 讀歐陽脩撰忠壯陳源之作 | 章文句 |
| 金兵渡江屠睢州 | 王和之 |
| 四朝楊氏之民族精神 | 陳訓基 |
| 朱鉅水之海外因緣 | 胡行之 |
| 精初文字之獄與沈近思 | 徐一士 |
| 記胡末殉節之王恩任 | 黃 華 |
| 王澐翁生祭文文山 | 陸丹林 |
| 南宋時高斯得的氣節及其作品 | 張天鵬 |
| 張蒼水革命始末 | 鐘貞桐 |
| 楷福習存持戒自尊 | 弘一法師 |
| 關於空一樹 | 周作人 |
| 記富弼居云章先生 | 郁達夫 |
| 崇禎之子與宏光之妾 | 忍 廬 |
| 記避南廬西山 | 葉聖陶 |



史事檢討

白燕



想來誰都在納悶痛苦，對了那一個可厭的國畫卷子？別知道那卷子愈展下去將愈使人惡心，但是却無從把牠馬上收拾起來——把牠卷了，或是丟了。待埋怨那些合作的畫手爲何畫得那樣惡劣，請問有什麼益處？該補救，什麼才算補救？

這，使我不禁想起歷史上的幾樁悲劇！討厭？我也情知是討厭的。

當南宋的初年，金人日事逼迫，外寇一天深似一天；但內部的所謂四大屯，擁兵自據，恰恰成了附械的模樣，對外幾乎無可用。馬端臨說：

張、韓、劉、兵之徒，……究其

勳庸，亦都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卽遁。

這些話說來也未免過於憤激了，韓世忠的於黃天蕩，岳飛的於朱仙嶺，難道是「一遇女真，非敗卽遁」？但不幸其時常備的正是一個秦檜！當金兀朮兵敗欲逃，有漢奸卽馬而官曰：「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也！」於是兀朮不逃。我人觀此，庶

欲發疑冲冠！

說到秦檜，誰不想到現在跪在帝王墳前的鐵人？千載之下，誰得以秦檜爲可殺？而孰知當日自有一班人却原諒了秦檜的「苦衷」，並且還稱頌其和議之功。例如葉適有一段話，一方面批評了秦檜，一方面却在替秦檜開脫，他說：

秦檜感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安者，蓋憂濟勝之兵未易散，凝成疽瘡；則非恃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

秦檜的力主和議，外綏敵師，內收諸將兵權，上面這段話正可謂說到他的心裏。他的心裏是什麼？便是他以如此做法的理由；因爲認定安內的工作是要鑒於攘外！他有他的立場。他要保全國家，不，要保全小朝廷，保全自己的地位！俗語說「疑心生暗鬼」，他不是有這般安國之才，又疑忌一般大將將來會對他不和，於是

他掩飾的語是：

「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曾但欲了國家事耳！」

真的，他也是一個愛國者呢！他也能以「國家」為前提；而國家大事真被他「了」了！

他的和議政策成功的結果是怎樣呢？事實是把北方全案於唐，小朝廷徐每年貢獻無數的幣帛，苟安了一百多年；最後還是亡於民族。高宗孝宗宋帝不立意整頓，發發國強，「躬親政事，收威權柄，名諸賢於散地」，但其結果，只把他們父子的統治補鞏固好罷了，並不能渡江北上，恢復中原。以全中國各民族說來，那又有何用？！果然，那時的所謂國家，正是君主個人的國家！

我也相信，國家政事或社會事業，何論主持者何人，莫不有偏立場；並且那偏立場，沒有一個不自以為以國家社會為前提。若存心作惡，立意欺騙，實在可說絕無其人。但他們的計劃與處置方法，一不得當，真是差厘千里之差；儘你以國家社會為前提，結果往往已有非起初所期望的危險。我們以秦檜的立場論，姑且暫時忘記了他是一個奸臣，已顯見其立場的並非立場。這是為甚麼緣故呢？因為尤其是國家大事，執政者應付一種事變，只有一條是對的途徑，絕沒有其他的立場。倘使故意開闢這種途徑，或多所顧忌，而另覓其他所謂立場，結果無不慘敗！不但如此，而且走那唯一的途徑的時間上，絕不許你踟躇浪費！葉澂說秦檜「慮不及遠」，這話怕甚冤枉的，如果我的說法不錯，我敢說他是因為先要對內，所以不暇對外；對內他正有遠慮，因為他怕岳飛等一班大將，將來成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可使他害怕了！他們一旦建功凱

旋，清起君回來，莫說勢位不保，身家性命也不保；於是趕快趁大權在手的時候，將三大將的軍權收回中央；一日之間，總留以十二道金字牌召岳飛回來，而於軍前殺之！秦檜既有那副辣手，握與雄厚的權勢，為什麼不之以對付金人，而偏甘屈辱呢？可不是勇於對內而怯於對外？那恐怕是近於辛亥革命時滿清政府所謂「專與友朋，不與國家」的意味麼？

有宋一代的對外政策，一籌正是顧慮太多；顧慮多的結果，除屈辱滅亡外，可說毫無所得。宋代以前，歷史上的中國沒有滅亡過；滅亡自宋代始。初時把中國的大部分讓給外族，後來便是整個領兒的。其時幾百年中，許多向來臣服中國的西域民族，都把中國忘了，甚至不知有中國人，稱中國為乞解（契丹支那），這個亡國的名稱，可憐至今依然存在！

我們看歷史上的外患，沒有一次不以設法對抗而勝，亦沒有不以猶豫或希圖避免而敗。漢初的匈奴勢力原不過爾爾，而漢廷諸將怯懦征於平城之圍，一以和親為政，以樊噲願得十萬乘輜行匈奴中為面議；以致匈奴驕驕坐大，不數十年，其領土幾將漢都包圍。但後來武帝羅何奴於馬邑，與他們斷絕和親，連年逐北，將非如樊噲，兵也不多於樊噲所期。雖以連年征伐，人之財賦，但武帝一方用兵，一方勵精治農，功水利高鑄諸政，無不具舉，到底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馬，中國因以太平。我常想：人們一定會奇怪武帝的本領，為什麼能夠一方面用兵，一方面內政又同樣興舉，人家對了內，便無暇對外。這懷疑一些也不算錯；但其中便是一個微妙而關係極大的關鍵在：政府如

果對外一味屈服，民族的精神也便一味委靡；政府如果努力對外，民族的精神也就自然昂奮！民衆對於國事，永遠是飽爲政府的後盾的，民衆只要有一副的確能爲國家民族而奮鬥犧牲的英維領袖，無論如何會不惜犧牲不畏強禦地跟他走的！政府對外屈服的結果，一定是對內壓迫，不要民衆，這是萬古傷心的事，也是天下最矛盾的！此後隋代初年，突厥沙鉢陁頡利諸可汗之勢，不弱於何奴賀賀，文帝初受禪，即來侵擾，那時南有梁陳，內有齊周後裔，並非安定之局；但高隋憲終不猶夷起初，「望其深入一舉滅之」，沒有成功，後來遂設法使他們自己分裂，竟收內附之效。當宋太祖時，有人勸他伐遼，竟以顧慮難能守之而罷，然而他的子孫卒受北虜壓迫的苦了！

國家當危急存亡的非常時期，決定整個的國策以圖對付挽救，自然是當國者異常重大的責任，決策頗不容易。但是有一個簡單的原則，足資奉守，即是一心一德的團結起來，事事以該家社會民族爲前提，將自身的利害全置度外！本來事在人爲，社會上一種風氣的轉移，往往視乎一兩個人；國事的得救，也只要有領袖們的心思毅力！我們從歷史上看，亂世的官吏，有一舉成名千秋景仰的，有得罪廢棄的，或竟置斃辱的。除所謂「時事英雄板蕩見忠臣」應付得宜，得到獎助而成功者外，其他大都也只因一時失誤，而致叛戾，終於把事情弄糟了莫可挽救。我已經說過，若存心作惡，自甘身敗名裂，爲萬世唾罵者，人同此心，欲善如我，殆必無其人！自然，我是在爲立志爲國家社會出力幹一番事業的人說，壞的方面如瀟灑，或存五

日京兆之心格克人民的一班壞蛋除外！不過怎樣才能應付得宜，怎樣就會棋差一着，那全在君他的居心！便是說君他並不是奉守上面所訂的原則！一個官吏，在大平時稍爲糊塗或顧到私利，還不是大害；若在危急之際，一顧私利，存心兩全，結果導致家破身亡，決不能在死中求生！更精的便是除這萬萬年外，絕無所得！聰明者應知該怎樣做法；因爲這正是我上文所說只有一條絕對的途徑，絕無其他立場可言！若使委原曲解，濫雜私利，而自謂保爲國家社會，其結果往往還國家社會及其個人自身莫大的害！

五代時的馮道，是人人所熟識的所謂「長樂老」。他歷事四朝十一帝。歐陽文忠公罵他「無恥」。但在當時該是一位所謂「元老」而後來也居然有人稱讚的。我們姑且先加以於對，再給他估價罷。

馮道「以持重道俗爲己任」。以爲他好的人說他雖不阿諛，不干謁，更不能不避危險，當石晉末與契丹衝突正烈，他肯毅然奉使契丹，後來又能挺身對抗郭威；於契丹侵入時設法保全人民，不使屠殺。故至宋初，猶受推許，如蘇居正說：道之履行，得有古人之風；道之字量，深得大臣之體。北宋第一流名人富弼謂：此孟子所謂大人也！國執的王安石也說：馮道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

上面那些恭維馮道的人，原非同小可，假使馮道一無可取，他們爲何那推許人？但我想他們也許在馮道這個人做人的方面說吧，却忘記了一個大前提：他在朝廷上是處何等地位？批評一個足以有關一時代大局的人，忘記了他們處的地位，不以國家爲前提，那還說是不錯麼？所以我們不佩服歐陽文忠公的學識！在此我們也別忘了，本來一

個不能說他是壞人的人就是並無經濟之才，而從居高位，原足以毀國而有餘！像馮道那樣一個人，原是敵人用得着的而且是最好的御用品！他備！

我人固然不應把五代擾亂的責任，放在馮道一個人身上，可其他歷事四朝（進契丹五朝），三為宰相，我們並看不到他區區扶危的辦法，而有濟世之具；分裂權權和外族之壓迫，一任自然流連，絕沒有積極的一種主張一種建樹來圖挽救。他的宗旨，好像只要在紛亂中隨波逐流，做些拾遺補闕的工夫，就算是他的責任；所以不論外族也好，本國的叛臣也好，無論誰來，都可屈身稱臣，全不需要甚麼骨氣，只是「以待市饋食」。

像那樣一個奴才式的做官主義的人，史家的筆下，是萬不能隱諱的。因為無論政府當局，無論地方大吏，他對國家對社會對民族，都有相當的穩定的天責；在國家太平的時候，抱那種做官主義，那至少已是一個尸位素餐無能的人；在危亂的時期，這種的態度，豈只「愚無恥」？

執政當局，應當是認明責任，在非常時期，只有一心一德的團結起來，事事以國家社會民族為前提，將一己一派的利害全置度外！只有時時奮鬥，時時準備，內亂起，定內亂，外族來，抗外族！措國家於磐石之安，這才是正當辦法。如其不能負這責任，趕快潔身引退，以讓賢路！因為尤其是國家遭到外患時，決無所謂妥協的存在！妥協便是投降！

馮道的為人，他自己已在長樂老序中表白得很清楚，他在五朝所得一切官爵為榮，在那樣亂世，以時間一筆時款一杯老安於當代為樂！那樣一個人，本該得到甚麼抱負

？甚麼才具！「屈身」是他所傳為，「安人」則何在？

國家擾攘的時候，最吃苦的自然都是老百姓，西洋人常說中國人不愛國，其實可憐的中國人數千年來屢在專制君主壓迫之下，做馴服的牛馬，一方却又很信任政府。只消看歷史上國家一遇事，他們肯拿出來平時多出數倍的租稅，肯為政府担任各種苦役，隨時協助官吏防守一塵池地，而往往不惜遭遇到最悲慘的屠殺！他們那樣犧牲，從沒有見因此怨恨政府。那樣馴良而急公的良好民族，能冤枉他們不愛國麼？自然，老百姓也會起來反抗政府的，但是誰都知道這是忍耐又忍耐，長期的等待改良而無法的結果。最好的近例，便是辛亥革命！所以說中國人不愛國，毋寧說是過於信任政府放縱官做的醜態！

東西洋人又說中國是官做，這話也原是不錯的；因為老百姓信任政府的結果，把官的地位能力也抬舉得高。例如清季國家遭到幾次外患，老百姓總信任政府以為朝廷大官，滿腹經綸，自有轉危為安的本領；而政府官僚也至少安毋躁，本官自有辦法的態度欺騙人民。結果，還是漫天大禍落到人民頭上來！於是迫不得已要起來自作主持了！明末的故事，想起能不令人寒心？越初老百姓自然是信賴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亡了，還信賴南都，一直到南都也亡了，才感到受外族欺侮的痛苦；然後流離淪落，可憐已是甚了。嘉定之後，揚州十日，正好成為胡兒的快果！明季人民，節義之烈，遠過往代，正可借老百姓的信任心，一方被官做所賣，一方面府與民兼沒有打成一片。關應之顧炎武一班人，有那得肝膽經濟，也成為無所用之了！鐵柱如來，前車後師，國人當有所警惕。那個可厭的圖書卷子，將怎樣及時去收拾牠呢？

宋朝的外交和外交家

謝興堯

南北宋之亡，都是亡於外族，他於外交的關係，當然非常重大，總括言之，南宋的外交，不外乎幾句老話，便是：「北宋聯金攻遼而北宋滅；南宋約元攻金，而南宋亡。」滅亡的大原因，則是不從強固本身作法，只用想「以夷制夷」來討便宜，所以結果夷滅而已亦亡。在南宋都是處於弱國的境地，但辦外交的人才還不少，中間有幾次都是用外交的關係來挽回危局，當時國外外交著名的人如富弼、寇準、洪皓父子、王面、余靖等，均於國家安危上，有很大的貢獻。關於南宋整備的外交，我想另為專文討論，現在只講關於南宋時代外交上的種種儀節問題和對方所提的條件。

一、外交家與外國語

外交家與外國語，差不多是不可分離的。唐玄宗時，交人員，都是代表本國去和別的國家辦交涉，因此對於其他國家的政治、社會、風俗、語言，都得明白，然後知己知彼。北宋時候的對方是遼是金，南宋時候的對方是金是元，這時候有許多久住外國的，都懂外國語言，也和五胡時代，有些人會說鮮卑語一樣。南宋時，大半都是同金人交涉，不習外國語言的，兩方均用「通事」，如上述的洪皓，余靖諸人，則皆熟習外國文字語言。但是中國自古至滿清末葉，數千年來皆以天朝自居，尤以「夏禮夷」為原則，絕不許「用夷變夏」，就是辦外交的，也是須固守舊制。所以在宋時，因與這金人交涉頻繁，雖然有一部分

人習外人文字，而普通仍用「通事」，一般士大夫，兼以外交人員習外國語言為「有威國體」。宋史卷三零四劉元瑜傳，謂：「因諭余靖知制誥不宜愛領諫職，且奉使契丹，對契丹主效六國語，辱國命，請加罪。」又卷三二零余靖傳，謂：「靖至契丹，卒屈其禮而還。百師既解，北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為番語詩，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是靖不僅懂外國語言，且能作外國文詩詞，此其當時第一流的外交人材。可惜他因為作了幾首外國詩歌，遂貶降不用。那時候的交涉，既然賴通事翻譯，於是不懂外國語的外交官，常因通事誤事。有時通事且兩方面挑撥，致起糾紛。通事既可兩方蒙蔽，故其權甚大，無惡不作。姑舉一小例，以見其大。洪皓「松漠紀聞」，記通事作惡情形云：「金國之法，夷人官漢也者，皆置通事，上下重稱，皆出其手，得以諛文損貶，三二年常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不肯償。僧言欲伸訴，適者大恐，相率詣通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貸，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衆皆欣然許諾，後僧竟被焚死。」足見通事欺上下，操生死之權，尚不僅譯文損貶而已。此私人之通事如此，至外交之通事，間使兩國不和，使無事為有事，在南宋時蓋數見不鮮也。

二、外交上的儀節問題

南宋時辦外交的人，常常因彼此風俗習慣的不同，而

引起枝節問題，有時且爭執得很劇烈，最普通的爭執，則爲跪拜。宋史卷三七八衛府敏傳云：「府敏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及將返，金人所答回書，欲以押字代筆，府敏力爭曰：『悅字豈所以交鄰國？勳舊往復，幸易以能。』及受書欲令雙跪，府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逾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稍不悅。若「又國間俗」，則應按所在國的規律，俯仰初年，西洋使臣入覲，也是因爲跪拜的儀節爭執，這完全是非明公法的原故。在晉以前，大概以大國之禮爲禮。宋時又嘗因禮樂微節，爭執得幾至決裂，如宋史孔道輔傳，謂：「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侍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殿王爵，道輔慨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蓋道輔逼坐，且令謝之。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律儀之徒，慢侮先朝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醉大危謂曰：『方天塞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罷，言者以爲生事，且謂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見宋史二九七卷）按契丹以漁獵招待漢使，本爲一種敬禮，其取孔子故事爲題材，亦欲漢使容易明瞭。道輔認爲侮慢，蓋見契丹平時慷慨漢使，現勢蹙蹙，故與之較，可見外交的根本問題，還是以國勢的強弱爲立場。這一次是漢使不須跪的爭執。其他還有請免宴徽樂的爭執，如「高宗之喪，金人遣使來弔，宋命京師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皆請免宴，金郊勞使不從，禮部亦不免宴則請徽樂，並以書致金云：『嘗聞鄰喪者不春相，里殯者

不春歌，今銜命而臨北朝之應弔，是有是謝，北朝動其遠而饋其勞，道郊勞之使，錫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必聽樂，是於禮稱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臨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盛哉。」相持甚久，金人融自其主，主款曰：「南朝直臣也；特令免樂，自是後去東面後宴鐘。及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宋史卷三九四京師傳）這一次儀節上的爭執，跡近滑稽，普通宴，總是主人從客人禮，沒有客人不聽樂，而主人非強他聽不可的。但在宋使，則是守「國喪」須持素一切宴樂，但因此也引起交涉。像這種儀節問題，在宋時差不多每次交涉都有，舉不勝舉，因爲兩國的習慣不同，禮節各異，於是便發生許多不必要的爭執。

二、南宋末交涉的條件

北宋與南宋的外交政策，是截然不同，也可說是相反，北宋的外交主戰，於是言和者皆爲罪人，南宋的外交主和，於是抗敵者均致授首。最明顯的例子，如岳飛降後，都因抗金而死。自岳飛爲「主和派」以「莫須有」三字附死後，遂無再言戰者。直至末年，金人屢請增幣割地，韓侂胄覆主反降，於是金人以條件五項，逼宋承認。其條件爲：一、割兩淮地，二、增歲幣五萬，三、犒軍，（以百萬爲犒軍錢），四、索歸叛人，五、得抗金者之宋大帥韓侂胄頭。時侂胄正當國，聞之大怒，更選兵，這次外交，可說是南宋時嚴重的一回，負責交涉的，是當時有名的外交家方信儒，結果他被貶官充軍。論他辦理交涉的，便是外交世家王倫的孫子王栻，凡七遣使，皆無成就，可見交涉的困難。但外交的口舌，終不敵兵力的壓迫，而王栻卒卒偃

官的首級，去易誰誰被侵略的土地。（見宋史三九五方信儒王梅傳）宋朝寧犧牲大臣以成和議，也可以想見那時倏非和不可的情形。不然，誰願意自慊長城？這真是宋末外交上的一件大事。但宋朝的命運，也愈見短促了。

四、南宋外交家與和議

自來中外的外交家，都是主張和平的，以為國際間的一切紛爭，都可用外交的方式來解決，用不着塗炭生靈，干戈相向。所以南宋時辦外交的人員，差不多都主張和議，這或者也是他們已知彼解見的结果，故不惜捧着本國宰相的頭去求和平。不過這事在死骨以前已經有前例，宋史卷三九八李壁傳，謂「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師親達水，金人憤甚，壁乞身搭首項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所以後來金人又索韓侂

五月史話

辛味

異族壓逼中國，佔領土地，屠殺民族的事件，考諸史冊，非自今始，而其間以宋明兩代為尤甚。如宋靖康元年金人之陷汴京，明年，擄徽欽二帝二后北去，以帝后之尊，關關萬里，跋沙漠地，備嘗凌虐，空輿生道，移為異域之鬼，其次如元朝之滅亡南宋，鐵騎所至，把漢南士民，俘為奴隸，無論貴賤，悉供馴使，買賣殺戮，莫敢違逆，事之殘酷，無異從前美國人的待遇黑奴。並在中國歷史上自此確定了血和淚的奴隸制度。再其次如明末滿洲人之入寇，雖其奴使殺戮漢人的手段似乎較金元人狡猾些，但揚州十日

官首以為和議之先決條件，但那時抗戰也不容易，低首讓出師利權，而氣竟土弱難以為繼，於是演成自殺率輔以邀敵敵之悲劇。當時外交人員中，只岳飛一人主視仇抗敵，然其議論，也極慎重，他說：「中原論陷且百年，任我國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賊危，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奇誕貪進之人，推賢以掩障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宋史三九八岳飛傳）以衛主職之人，猶以輕啓戰端為誤國，則當時形勢可知矣。除岳以外，那時辦外交的，如余端禮，李壁，方信儒，王斥等部是主張和議，這不特影響那時的外交，並關係那時的國運，無形之中造成一種酒勢，一種空氣，雖有強者也不能違反這種已定之勢了。這些都是關於宋朝的存在，至於南宋與金、夏的外交關係，我想另作專文敘述他，批評他。廿五，四，十七，抄錄於五青原。

嘉定三屠，這亦夠使我們的民族感到了莫大的恥辱與悲憤了！現在，已往的惡夢雖然早已成為時間上的陳迹，讓歷史去記載這些苦難，可是新的恥辱與迫害正像走馬燈似的又在我們面前輪轉的搬演了。單就那不幸的五月言，如民十四年上海南京路的五卅慘案，十七年的濟南五三慘案，全民族的靈魂被奸污，現代人所身受的恥辱，恐和宋明時代的情形差不了多少，何況更有東西四省的失地，和所謂冀北的自治事件在迫害，在威脅！

看到這不幸的五月之來臨，撫今追昔，自然易使我們想起了觸序驚心之感！在這裏，為了要紀念這不幸的五月起見，且隨便舉兩條關於過去的五月恥辱事件來作一個對照，使我們可以深刻的感覺到異族壓逼中國的手段是今

古一樣的。

宋靖康二年三月，汴京已陷，倉人喬致欲父子及太后朱后北去，至信安縣，徽欽二帝及太后朱后，自離京以來未嘗歡面，至是見野水澄澗，掬以澆面，四人相顧，不勝哽咽。傍有人獻牛酒于押解官名深利者，深利拔刀切肉，噴食飲酒，連食七盞，以其殘食餉帝，復禮太后曰：「遣食羊肉，你自食之。」方吃酒，言雖嘔來迎深利，又辨酒食牛肉，同坐飲食，乘醉命朱后唱酒，深利以不能對，深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此不敬？」后懼。不得已涕泣而飲，唱畢，深利起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為深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舉杯付后手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死我，死且不恨。」後自投鹿井，為左右所救。由此至平州，送燕京，路途困頓，飲食粗惡，且不時遭斥罵。抵燕京時，后已得疾，臥冷地上，呻吟不已，至五月二日午死。帝大驚，告監者曰：「某妾已死，盡知之何？」左右言于官，有皂衣吏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藿卷之，其拽之以去，帝哭愈哀，然不敢出聲。

明末流寇李自成既據京師，魏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之父襄，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深澤聞愛姬陳圓圓為劉宗敏所掠，憤甚！疾歸山海關，起兵討自成，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攻山海，以別將從一片石越關外，吳其後方，三桂懼，于是甘為漢奸，乞降滿洲，借兵入關，與自成作殊死戰，自成不敵，敗竄山西，滿洲兵遂長驅入京師，而其在崇禎十七年之五月也。從此我漢二百餘年，偶語乘市，不應發聲，清初漢人因文字而買禍者，不知凡幾，以此一端，餘可想見。而歷史上最殘酷毒辣不過的所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是五月上旬展開的。雖云往事已矣，然而來日之大理，正迫於眉睫，今又逢這不幸的五月節，吾人當知有所惕焉乎！

「恭讀密諭」記

庚齊漢蘭

——五七國案中之二幕

五月為中國多事之秋，最切近而發動的，當然是民國以來的「五七紀念」「五四運動」「五卅」「五卅」等週歲，這幾樁五月大事，實在是一貫的，都由民國的「五七」而起。直到現在的國難空前，亦還是那一回的禍根。所有經過，不須再作繁雜的記載了。只說老朽親歷一件甚有興味而亦甚有關係的事。

那是民國四年五月，老朽正在農商部林務處充任編譯，（該處係以農商次長念伯屏先生郭平為督辦，韓竹平先生安，美國人念佛西為會辦。我和韓先生為老及，他約我去幫忙。）在二十一號簽字之後十日（哀的美敦是五月七日下的，限期二十四小時，合到五月九日簽字，所以又叫五七國恥，又叫五九國恥）。忽然總長室裏的聽差到處傳總長之命，請諸位先生即刻回到總長室有緊要公事面交。同人們都茫然不知何故，只得由會辦韓先生率領。林務處在農商部衙門的後街，張四先生水利局的舊址。大門對着部的後門，不必繞到粉子胡同就溜到了總長長的辦公室。總長周自齊，次長金邦平肅然正立，指揮兩位秘書，把一張卷着的抄件鋪在長案。合同人一字站齊，懷着次序鞠躬。那寫文字乃是袁世凱的死亡密諭：

政事堂交片國務卿而奉大總統諭：「仲德之語曰黨羽攻取取亂侮亡，令歐洲人亦謂野蠻或半開化之國宜由文明人取而代治以爲天職。每一念及，毛骨悚然。吾

果無弱味亂亡之象，誰得面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然試閉目以思，軍隊之虛難，吏治之廢弛，水旱之災荒，人思權利，罕有公心。唐火積薪，自謂已安已治，其能知自己之實力而明世界之大勢者幾何人？其地方盜賊絕迹，官吏發憤為難者幾何處？不謂之弱與昧得乎？不謂之可能可亡得乎。或謂廣土衆民，殆無亡理，不知朝鮮方里比三島何如。近閱日本報紙謂支那雖成空前大革命而內容之腐敗墮落實與前清無異。賄賂之公行，賭博之熱盛，真為可說。新機氣象，定不存在，局外旁觀，意存言外，試思甲午庚子兩役，何嘗不言以新官制，而作偽日抽，以遂於亡。但清之亡也，亡朝而非亡國。今之滅國新政，亡其語言，亡其文字，亡其人心。披瀝越南之史不可不知。近自中日交涉全國恐慌，若事迫變遷，仍復准許，亡不旋踵，實可預言。彼東西列強百事修明何等氣象，返觀吾國則蕪穢不治，偷惰苟安。南滿實地所有無幾，外力至臥榻側而猶不下榻，不知亡之將至。予老矣，夢將前游而亡諸我躬，其甘心乎，救亡之道，惟在自責。苟有弱味亂亡之一點，必痛除之。勿謂可以輕聽民者即可以對外國，勿以後前清未造之現為已足，以保各國均勢之局為固安？嗚呼大難，寸陰是競。老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孤舟大海，非從容難步之時也。昔楚莊王曰對國人而訓之，豈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心所謂危，涕泣而道，其毋忘五月七日之事，去奸去僞，勇猛精進，挽回氣運，以保我子孫黎民。傳曰惟知亡斯不亡，願其勉

之。

當我們逐句細讀的時候，那聲畫在旁邊低言丁甯，「不可洩露，如告外人，必受處分。」又叫每人簽名寫「恭讀」並註「秘」字。這樣，每班十餘人，全部各顧同處，一班一班的進櫃簽字畢，後來打聽各衙門都是如此，並且寄到外省，軍政機關人員都有敬嚴而守秘密的義務。

誰知欲人不知，除非莫為。第二天的北京日報就和盤托出了。某國報紙上大放開言，十分聲氣，外交部因府方之催迫而向內務部致如左之公函：

逕啟者頃閱本月三十日漢文北京日報載有大總統密諭一則不知此項登載何所根據即查明根究見覆為荷

內務部的覆函，劈頭一句就是「查本部並未奉有此項密諭，詢之各機關，亦食稱並無其事，顯係虛構。已令警廳嚴查重究」云云。但這是搪塞之詞，猶有此諭，各衙門的官兒都拜讀過。惟既是密諭，則員司露洩，北京日報則不管三七念一，首先登載，似乎國人太缺乏為公為國的精神，難再加上幾百次密諭，只恐亦難逃氣數。然袁文案微傳引，鑒軍心長，自是苦口良言。袁氏私心甚重，而於國事則頗能運用「內心」，有未可一概抹殺者在焉。

時評漢軍主 「馬賊情勢」記

與鬼說話

西胡蘇堪有三賢堂，杭人奉祀白香山，林和靖，蘇東坡之所，稼軒幸幼安帥越時，劉改之（過）寓西湖上，稼軒送以酒物，就招其過，值雨，改之不果去，以沁園春云：

牛衣古柳，風雨江江，不問春愁。笑山居士，詩林推霸，笑我窮愁。一尊酒，一竿魚，一笠風流。看西子，淡妝濃抹，空水含秋。

此詞極突極峭，說者謂與鬼說話。（古村雜著）

明代覆亡時的上海變動

徐許甫

崇禎十六年（一六四四）臨陽，上海人正在欣欣地慶祝佳節的時候，却送來了不幸的消息：李聞攻陷了京師；崇禎帝自縊於煤山。上海人的一時歡樂立刻變為哀愁。接着福王監國南京，繼而接位的消息也一一傳來了。

上海因為太平日久，民不知兵；而懷遠連年，民思奔竄。在這突變的風雨中，自然謠言四起。據說上海城裏出了個猴精，在夜間作怪，大家小戶臥不安枕。到處敲鑼聚竹，要趕去那作怪的精精；如是累月，却終無影響。後來清兵入關的消息也傳到了，謠言於是更甚。時時半夜說傳，悄悄逃走。恐慌籠罩了上海城了。紳富之家，便招集家丁，教抄槍棍，鳴金報柝，各自防禦。費是一派亂離的景象。

全陸在亂離中，上海也開始變動了。就是上海人家的家奴暴動起來了。上海有錢的人家，平時養着不少的家奴，作做作粗，把這種「家奴」當作牛馬一般的看待。來往應待的家奴，在這混亂中老算不客氣要起來打倒爺主子了。七月十三日（陰歷六月初十日）這一天，上海二十三保親戚變家的家奴消滅主殺死，立刻家奴的暴動傳遍開去。大戶人家都遭劫難。七月十八日（陰歷六月十五日）二十一保川沙路家的世僕顧六，年紀六十歲，竟亦奮然突起，首倡索回買賣文契的運動。約有一千餘家奴都聽顧六的指揮。於是無論城市鄉村，凡有家奴之地，一齊開始索契運動。他們用兩條條記號，同舉一張，主張立契。平時刻薄家奴的紳富，這時為家奴所控制了。他們威嚇着主人要打要殺。就是

像徐文定家裏，也不能免。更有威逼家主要求請酒，算回工錢的。坐時照例坐在主人上面；對於主人稱呼，也只稱號稱表字了。如果主人稍有不從，便即打罵凌辱。

上海家奴的暴動，把上海搞得落花流水，有裨紳富叫張彥林（亦作兆林）的，眼見形勢危急，飛告魯於兵備道程珣。程派一遊擊領兵到滬，將顧六等捉來殺頭示衆。一時震懼耳目的家奴暴動，才漸漸平靜下去。

弘光元年（一六四五、清順治二年）閏六月十五日（八月六日）清兵二百餘騎，從吳淞來上海。那時上海的知縣是松江府的一個照牌，名字叫陶煥的，看見清兵到來，便驚惶無措。清兵在徐家花園住，着地方人進城打話，要索供應。豈料上海人見清兵不多，便就着輕，說被窮我衆，以我百人殺他一人，無有不勝。又說不要殺他；但清兵將錢鑽頭留作玩要，也是快事。於是一呼千人，蜂擁出城，有的披着單衣面空手，有的穿着汗衫而執仗；有的是蓬頭赤腳握着竹竿；有的是溫文儒雅，袖着短刀。這一班人，歡呼譁笑地去打仗了。清兵看上海人來了，便縱馬而出，勁弩利刃，遠射近砍。上海人不一時竟死了百人。

一般無知的民衆，可惜亦復可嘆；但上海人並不個個如此。志士仁人即也不少。有名的如潘復，據是潘思的接裔。他和天主教士西洋人海滿爾相結合，既抵抗清軍，不幸失敗。其他若吳淞副總兵官吳志葵，松江糖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的沈、趙、龍、中費舍人李待問，難源知縣章簡、麻城知縣單伯、舉人張番孫等都在上海周圍和清兵作戰，更是有名。可惜都失敗了。上海的完全被清軍征服，一直要到清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的夏天。

「不肯剃頭」之下的犧牲者

張其成

辮子，在中國歷史上，無可諱言的是「胡俗」。以血師左的漢步達爲證，可知何奴時代，已然。其後，南朝馮北魏爲「索頭」，索頭兩字，也頗得象形之妙。清人入關後，厲行「髮令」，以致殺了許多人，沉澱一種民族意識於漢人心底，過了若干年而終於爆發起來。所以有人批評清初的統治階級人物，實在不懂得漢人的心理，這種愚蠢的「髮令」，正可反映出當時政治人物的低能。

明末的人心敗壞，士大夫階級更不知道氣節爲何物，所以始終不能發合一頑強大的力，以抵抗清人。有些做民族運動的人，如張蒼水黃遵憲等，也只顧各自捧了一個小皇帝去「負隅」，沒有想到利用「保髮運動」這一個旗幟，去擴大宣傳，這也未始不是運動失敗的一個大原因。後來，吳三桂洪秀全等對清人抗戰，雖然也曾提出「髮令」字樣來刺激大眾，可是時效已失，要想怎樣喚起人民的熱情，也頗不容易了。

不過在「明末新史」這一類的書

籍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許多關於髮的悲壯的記載，如「思文大紀」卷八，特紀福州一個奇男子的殉髮——

云：

時剃頭令下，閩左無一免者，即見面撫掌大笑，或曰：子能違令耶？則則此類且不能保，豈容一髮！父母親屬咸責之。即曰：吾豈能不剃，自有妙於剃者。乃多市魚肉，與父母暢飲。……俟父母安寢，即割排側中庭，慷慨數四，喚其子曰：附履書筆視可檢出，吾有所用。隨令三子先寢，乃濡墨大書於壁上曰，「男子趙別不肯剃頭死」！擲筆，縱於中堂……

自然，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正如那些消極地避免剃髮而率性去做了和尚的有明遺老，雖幸而免於氣節之譏，可是在整個的民族運動上並沒有什麼多大的幫助的。

「民報」對「死髮者」的表彰，也非常用力，如第二期之「漢逸史談屑」，即有一節題云：

死髮乎！抑死民族！死自由也

滿清之南下都，一時公卿，多剃髮迎降，而全軍戰死，軍至如一墟，前者覆，後者繼，而死不一易其毛者，所至皆是。吳江張文達者，負販僕也，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存亡，使其親周志遠往偵之，志遠亦僕也，被執令剃髮，不從，遂見殺。二人之婦，姊妹也；姓許氏，貧無依，有尼勸剃髮以從其教。婦曰：婦人之髮，奈何妄自毀去之，其妹曰：吾夫以不剃髮死，而吾反剃之，何以見吾夫於地下？

這是更進一層的「激勸語」了。清人的剃髮令，本不及於婦人，這兩個人爲了紀念其所遭過的慘痛，而甯不爲尼，不念髮。世間不必真有這樣的事，而筆之於文，總煥發極大的光彩。「漢逸史談屑」的作者，名江海，不知爲何人，他的筆路，似乎受「思文大紀」「明季稗史」等書的感應是很深的。

讀激昂慷慨淒涼悲壯之作

章文甸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當此山河破碎，外族惡夷之秋。任讀古人激昂慷慨淒涼悲壯之作，慷慨悲憤填膺，感慨不已！『亡國之音哀而思』，誠者然也。今日之下，得乎悲歌當哭，憤然有秦無秦秀之感耶？前閱越風，有是之輯，爰憶南宋悲詞，拉雜記之，以爲藉藉。至詞之遺闕，句之工拙，固未計及。所希冀者，惟望國人有所感傷而已！

歸潛志云：『黨懷英辛亥疾，少同舍廝。金國初亂，辛率數千騎，南渡顯於宋。黨在北擢第入翰林。二公皆有榮齒，後辛退閒有鷓鴣天云』云。然黨之視辛，未免有愧矣！詞云：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籠突騎渡江初。鏖兵夜捉銀胡朶，漢箭朝射金僕姑。思往事，慨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鄰種樹書！』
仲賢館涼，極英雄不得志，終老林下之嘆。『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鄰種樹書』，是何等感慨言之。自古英雄烈士，身當國難，而不得隻手挽回山河，終埋恨地下者，可勝慨嘆！英雄生當東南渡，河山半壁，本懷有恢復之志。然卒以何廷和故而罷。故其詞多感慨仰鬱，惘然有遺恨千古之嘆！其如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云：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

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吐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張安國（孝祥）六州歌頭一詞，悲涼雄壯，亦有烈士暮年，壯志未已之慨。所謂『念陵園，阿中劍』者，其不勝英雄俾肉之嘆矣！詞云：

『長淮東顧，闕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憶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能憑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明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

念陵園，阿中劍，空埃盡，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淨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騁，著鶩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聞道中原遺老……有淚如傾』一節，寫得何等淒厲悲切。誠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吾人今之回顧南北，淚又何如耶？

岳珂，字澔之，號亦齋。忠武王孫，霖之子。京口人。由志，載其登多景樓賦祝英台近一詞。悲歌慷慨，不失其乃祖臨江壯志之旨。詞云：

『陂高，艇低近，十里荷香。欲覓遺像，風雨苦無多。古來多少英雄，平沙遺恨；又總被，長江流盡。倩誰問，因甚衣帶中分？吾家自難，落日潮頭，』

慢寫眉黛恨！斷鴛鴦揚州，興亡休論。正愁處，河山變數！

登高臨目，不勝回首河山之感。『衣帶中分，河山雙裂。』寫當時南宋之大好江山，邊分南北，何等沉痛！而所謂『平沙遺恨，又總被長江流盡』者，尤爲古今英雄扼腕不止。武穆地下有知，想當同聲一哭耳！

王得與（沂孫）詞，詠物寄思，多含家國之感。張惠言詞謂云其詠物諸篇，兼有君國之憂。於其眉黛，高陽台，度前朝三闋，並加以注錄，藉明其意。如高陽台詠梅花云：

『城雪鏡除，帽寒並影，新羅玉管春霞。小結金泥，不知春是誰家？想思一夜斷前夢，奈個人水隔天涯。俱淒恹，滿樹幽香，滿地橫斜。江南自是離愁苦，况游梁古道，歸雁平沙。怎得根葉，殷勤說與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纔惡詞，不見天涯。更消他，幾

度東風，鴛鴦飛花！』

注云：『此傷君臣憂，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南宋偏安江左一隅。而官廷笙歌，未嘗少廢，當時君臣之置國仇君恨於腦後，憂樂不思振作，確有此情。國家如此，不亡何待。宜乎宋室之淪於夷狄矣。然今之視昔，或又何如？又其歸故山辭遂爽云：

『掃石風門徑，黃葉滿城，白雲蕭散。柳樓枯廢，賦歸奈何晚？與氣蕭蕭，翠蛾眉，聊想佳臨限。故國如塵，故人如夢，登高迴顛！數點寒英，爲誰零落？楚佩飄搖，暮雲堪散。步履屢離，誰念幽芳遠？一室秋燈，一庭秋雨，更一聲秋雁。試引芳樽，不知消

得，幾多依黯！』

淒涼悽惻，言在意中。所謂『故國如塵，故人如夢』者。憂國愛君之思，固隱約乎字裏行間矣。

周密（公謹）登蓬萊閣一萼紅詞，有『好江山，何事此時遊』之句。登臨懷古，不勝『國破山河在』之痛！千載下，使人讀此，不禁悲憤交集，歎歎不已也！詞云：

『步深幽，正雲黃天淡，雪意未全融。鑿曲寒沙，茂林荒草，宛仰今古悠哉！歲華晚，漂零漸遠，誰念我，同載五湖舟。帶古松斜，崖陰苔老，一片清愁。回首天涯歸夢，幾魂飛西浦，淚灑東州！故國山川，故園心眼，還似王粲登樓。最負他，秦煙秦鏡，好江山，何事此時遊？爲喚狂吟老監，共賦銷憂！』

清無齋雅談云：『淳熙間，丹陽太守俞偁多景樓。高安落成，一時席上皆湖海名流。酒餘，主人命妓持紅箋徵諸客詞。秋田李質（廣翁）詞先成，衆人驚賞，爲之擢筆云云。傷心人別有懷抱，豈僅以才思之敏，文字之美著也。詞云：

『笛時東風起，弄竹前，楊花小扇，燕毛初紫。高點滌峯孤角外，驚下斜陽似綺。又婉婉，一番春意。歌舞相親愁自猛，捲長波，一洗人間世。空熱我，醉時耳。綠槐常覆瓜州市，長橋子，洞簫聲響，闌干獨倚。落第東窗一角，誰護山河萬里！閉人在，玉關歸未？老矣青山燈火客，儘休休，漫說新亭淚！歌雙

兩，事如水。』

如『落第東窗一角，誰護山河萬里。』倏厲呼喚，如閉如落。中流狂瀾，孤柱無人。回首關山，悲緒何如！亡國之痛，言之凜然。而當居衆人，未有所感，反以詞靜者殆亦

醉死夢生矣。張心痴狂，古今一轍，令人讀此，掩卷太息！王清惠，宋昭儀。臨安城破，隨謝太后（道潛）北游歸元，後爲女道士。亡國作孽，身世可知。浩然舊詩載其題津京夷山廟中之臨江紅詞云：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赤風雨驟，玉樓金闕。名稱閣閣妃后裏，量湖蓮臉君王側。忽一聲聲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翠館夜驚塵土夢，宮車隱匿團由月。問頑蟻於我肯從容，同圓缺？」

淒涼宛轉，纏綿悱惻；一字一句，都是血淚！讀「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不禁潸然目濕，真欲泣下數行矣！當時文天祥留至「問頑蟻於我肯從容，同圓缺」句。熈曰：「惜哉！夫人於此，少商景矣。」因爲代作一闕。又鄧光薦和韻一闕。二詞辭意雖調，亦極悽切，不忍卒讀。所謂亡國之骨，哀以思也。天祥詞云：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丹闕。王母散圍瑤宴罷，怕人淚滿金釵側！聽行宮夜雨淋淋，碧燈歇。揉雲散，香塵滅，對龍蝦，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唱穿劍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

鄧光薦詞云：

「玉母仙桃，親曾醉，九重春色。誰信道，鹿野花去，浪翻蘇闕。眉鎖琪娥山曉轉，碧梳曉馬雲歌斷。恨風沙吹透淡宮花，餘香歇。 霓裳散，塵花滅；照鴈蕪，恨難說。想春深銅雀，必唾殘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佩鳴歸月！又爭知有客悲歌，聲聲缺！」

湖海新聞載有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台近兩闕。香草美人，亦有離騷詠物寄思之旨。惜不知其姓名，千秋下，無從崇拜志士也。其百字令云：

「半隄花雨，對芳辰，消遣無茶情緒。春色尚堪憐，其在，萬紫千紅塵土。闌促歸期，爲收後否，燕作留人語。繞闌紅藥，韶華留此孤主。 真箇恨煞東風，幾番過了，不似春香苦！樂事賞心勝減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烟，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鴉楊柳，小腰猶是歌舞。」

張惠言云：「三四謂乘宮女行，正謂朝士去，六謂台官歌，七指太學士上書，八九謂只陳寔中在。東風謂買似道，飛書傳羽北軍至也，新鴉楊柳謂買妾。」國難外侮，一至於此。新鴉楊柳，猶作小題歌舞者。是誠「商女不知亡國恨」矣。祝英台近云：

「倚危闌，斜日暮，暮發甚情緒！與柳結黃，全未驚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聽、寒鴻無數。 嘆離阻，有恨流落天涯，誰念泣孤旅！滿目風塵，再冉如飛雪。是個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

張惠言又云：「柳謂幼君，嬌黃謂太后，扁舟飛渡謂北軍至，寒鴻謂流民也。人惹愁來謂買出，那人何處謂買去。」借物抒情，則則萬氣；滿目風塵家之痛。所謂「與柳結黃」，欲以婦人孀子，支持國家危局者；事兩難矣。夫宋室頹覆，其禍雖由精騎所致，然卒亦負道所陷。「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啼罷一般國不負道者，真是一針見血之句。「怎知道，愁來不去！」則除恨禍國者外，又有不可收拾山河之慨矣！回顧今日，誠也何如？

四明忠節話萬氏

陳訓慈

「吾家自始祖以迄王父，歷世維九，受爵維十，由三世以上，死王事者四人，由七世以下，樹德績者四人，……何斑斑足述也。」

——節引萬季野應舉先序記——

越風編者以「五月特輯」徵稿相及，自以淡淨，近來益畏厲又，題又未易定，躊躇久無應，而辭又未得。因念此時此地之義，則本刊固以地方性之文字為主體，然亦不能不懷國步艱危中所以揚先賢以風後起之義。會而人士以去夏修成西郊萬氏墓，最近又籌議修起季野先生在本化之墓祠，由此以憶萬氏先世之往事，固無量忠義報國之精神，堪為萬世之矜式者。疏務未暇，未能悉心考訂，僅就所記快聞，採誌一二，以示四明萬氏與民族精神關聯之切。庶幾揚吾越之越風，以為邦人奮發之資；縱未足語于表揚酒德，諒亦無悖于越風之風旨云爾。

五月五日寫定記

一、累代武德光史乘

論清代學術史者，莫不知有甬上萬氏「八誰」，而萬公揮先生之理學，充宗先生之經學，季野先生之史學，尤為學者所矚稱勿衰。諸先生守父（萬泰字履安師（指黃梨洲）之教，介節自持；學問之外，咸深宗國之思。然則夫季野先生之言，考諸史傳之所載，則清代萬氏之民族思想，淵源實遠；蓋萬氏固明室之世臣，三百年來武功昭耀，忠義相承而不替者也。

季野先生好述先德，嘗曰：「吾家自始祖以迄王父，歷世維九，受爵維十，由三世以上，死王事者四人；由七世以下，樹德績者三人；中間三世，亦皆奉職循理，罔挂吏議，何斑斑足述也。……我始祖身營草野，始得蘇秩，

……為之譜二世三世而如沙場風雲駭穴波濤，實我親身嘗之苦也。為之譜四世五世而知遺腹孤兒，單寮弱子，其保察若星之艱也。為之譜我翁新營而知甘心行誅，絕迹公車，實所以不忘列祖之思也（見應舉先墓記，季野文稿未刊本）。又嘗為其友劉登石（坊）述其始祖文質公從征復北死難，榮祿於殉于靖難之役，世忠公歿于交趾，世學公殞于征倭，以降瑞瑞公之守海朔倭；累世之武功德業，而謂迄其父履安公，始「垂累代受牙之傳，以文史代馳驅」（見劉坊撰萬先生行狀）；然履安先生之佐魯王督餉，隱名節于易代，乃至季野先生之率軍明史，與充宗先生之登嶺張蒼水于南屏，風義激召，更曆後世浙人之民族思想；耿耿忠節，蓋實後先一揆也。縱江黃梨洲先生，一代宗師，所至講學，而最津津樂道而人士，嘗謂「甬上多才，皆光明後

偉之士」，而以與履安交，諸子皆執贊其門，故于萬氏尤推重。嘗為表萬都督（名邦平，季野之祖父，履安之父）之墓，贊萬氏之先德，稱稱之為國家之世臣，密贊明世之大節。其言曰：

「自公十世以上忠節顯者三位，自公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為國家之世臣矣。……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運國，如征交趾，如東南僞亂，如教朝鮮，皆率運萬氏，後有君子而考故實者，萬氏其不為祀宋乎。」

梨洲所舉之明代「大事」，萬氏所先後奏功者，除運國指水樂崩難為內事外，其餘則皆抗禦外族捍衛國家之盛業，萬氏先世不僅參與其事，抑又多力殲死難焉。然則四明萬氏之學，固顯于季野兄弟，長為後學之典型；而以體取忠報國，尤足為國步艱危中一般後人追頌不忘而奉為楷模者，固應在彼不在此矣。

一、佐命建國殉朝漢 萬景

方明太祖削于草莽之初，嘗奉宋主韓氏之正朔。（案元至正十一年，韓山童起事，國號宋，十五年子林兒繼之，年號鳳凰。明祖以十三年起兵，以都歸附，始被任為丞相，後受封吳王；觀于萬國珍所得之二敕命，皆記龍鳳年號。此事國史諱不載，見萬季野文稿「宋刊稿」，「趙正僞史之失」云）。而其時定遠有萬國珍者，與明祖同起于山澤，奉所部受命，為「萬戶」，從征安遠州，下和陽，揭儀旗，皆先登有功，遂授將軍，守緬州。明祖用兵迺取

，不久淮西盡失，而惟州獨無恙，後復征淮河有功。國珍後四名婦，字文質，蓋即季野先生上溯之第十世祖也。洪武即位以後，文質公既有功于中原之平定，復從征建康于阿魯渾河，乘勝深入，力戰而殺（明洪武五年，即一三七二年）。蓋朱明開國佐命之臣，公名雖不比宋劉徐常，然蓋忠一心，佐成大事，逐北殘胡，殉身朝漢；洵足證萬氏後世之忠節，而水滸後人以報國之真範也。

三、禦外靖內昌世澤 萬鍾

文質公之助定中原，力戰湖漢，並禦內外之殊勳；至其子榮祿公先則以禦倭著功，終且殉節則當靖難之役；功業內外，父子如合符節焉。榮祿公名鍾，年十六而孤，痛父之殉國，益勵志武事為國用。農衛為將軍，征江西叛寇有功。其時東南沿海有倭患萌孽，公將兵甯波，守御定海，再襲昌國，遣艦禦賊，倭不敢犯。由此超授明威將軍寧波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且賜第宅于甬上，萬氏之家于鄞自此始。會燕王靖難之兵起，公拒賊陣亡于大典。（明建文元年即一三九九年）公之殉難為宗室骨肉之變，然其鎮海衛固禦外寇也；至子武及文，又並以衛國死節。承先武而啓後烈，不可謂非國家之砥柱焉。

四、征交討倭並殉難 萬武 萬文

榮祿公戰死之年，有子二人，長十四歲，幼僅三歲，萬父祖忠義之氣，值國家用兵之會，厥後皆殉難于外戰；一女時年十八，後復進姪不嫌，以光先業，一門忠節，蓋明代世臣所罕見也。長子世忠公名武，襲先職，不命討平

黃巖寇。後從征交趾，取道湖南而入交，駐永州，總兵相舍江，已因嶽得疾，力戰而歿。而世學公（名文，文與兄得，後更以勇烈著名，有射龍將軍之佳稱。（案榮祿即以拒孫王戰死，永樂既帝，仍不奪其子爵，永樂不報風忿，明之待世臣不盡薄也）初率舟師屯倭于逆花洋，懷獲甚多，叙功留守統緒。一晚，寇窺海口煙囪中有雙燈燭烟，世學公以為敵舟懸燈行近，遂逸舟發礮射之，落其一炬。忽燭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覆溺斃，年僅二十二。故老相傳，雙炬蓋海中龍目也，世因以射龍將軍稱之。語雖不經，亦足見其勇矣。自文質公以佐命死諱，榮祿為內變死大興，世忠職死交趾，並不得歸骨，招魂以葬于西山，至是公任倭溺死，以衣冠祔葬（全朝山有射龍將軍揚波詞），世稱萬氏四忠冠劍寫。蓋世忠之力疾征交，世學之行險諱以拒倭，以光大父祖之先烈，向古所謂名將，應亦無愧今人所謂民族英雄。

五、三世相傳保令業 萬全 萬緒 萬椿

自世學公以英年殉主事，遠近傳誦，而其姊義讓（字肅心）為保萬全而矢志不嫁，論者傳之，稱義姑云。楊文德公守陳，嘗題其門曰四忠一義之門。四忠名節見上述，三節為榮祿妻曹氏，世忠妻陳氏，世學妻吳氏，皆守節；而一義者，則義姑肅心居士也。（李杲室文鈔有萬氏一義傳）姑以兄無嗣而弟五越月而得遺腹子，一門零丁，遂孀生不嫁以助撫孤，孤子長，名全，是為唯一公。唯一公以母姊之教，夙博幼穉，三指寇海上著功。生子名蔚，字天祥，襲職防夷海門，守定海，皆得軍心。生子有

年公，名析，安治中襲職。公歷承武調，而始究心文史，循循守約，以督浙水利于鄞越諸郡，地方食其四。自唯一公以後三世，雖無伐虜燭之武功，而治兵勵名節，亦可謂無替先世之令業矣。

六、文武並茂保杭州 萬表

萬氏先世本定遠人，因官而占籍于鄞，後世或以愛杭州山水馮杭，因葬于楓垣（杭縣皆有萬天祥墓，歐家山有鹿園公墓），而顧安先生之子祖繼公居杭，此支遂居杭州，至今杭尚有萬裔，故萬氏與杭州亦關係頗密。而萬鹿園公之用兵敗後以保杭，尤省垣人士所不能不追念贊功者也。鹿園先生名表，字民望，（一四九八——一五五六，即弘治十一年至嘉靖三十五年）以一身而兼名將與理學名儒，名震當世，而澤被尤長。歷官浙江把總，浙江卒印都指揮，廣東副總兵，浙江清遠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參將，屢上表奏，多國家至計。雅好經術理學，與羅念庵（洪先）王龍溪（幾）錢謙（德洪）唐荆川（順之）相切磋。而歷任軍職，所至有功，世號儒將。時當正德嘉靖間，沿海倭患日熾，任事本省，屹然重鎮。而保杭與保蘇二役，尤著勳烈。保蘇事在後，且悉由僧兵，公擔任分募之勞。保杭一戰，則固公統中主持者也。

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大侵海鹽，時鹿園公已退休，惟居杭好從方外游，憂軍士不濟職，惟少俸皆可備緩急，故陰與結納。是年四月，倭自海鹽進屯嵒山，布政使游居敬請公出而禦賊。公乃選僧為兵得二百人，召其培吳忠實（時官杭州衛指揮同知）將之，僧兵直瀾縱火，忠實窮追戰死

，賊亦敗道，杭州頓此獲安。已而倭自太倉窺蘇州，公又應援召僧兵以奇計大敗之于翁家港，追獲之于嘉興。其後之官南京，又在蘇敗倭。嘗倭患被猖，國軍望風畏避，至萬十策一振，其後大患漸定，公力爲多（北虜越趨湖，後卒助胡宗憲以殺汪直，論者亦謂出公木謀），而浙西人民尤窮食其賜矣。

七、承先啓後念都督萬邦學（父達甫附述）

萬氏自明初以迄明末，雖生齒不繁，而弄代相傳，皆名將賢官，根柢不絕，其次焉者亦力學勵行，縱或爲盛名所掩，要皆不失爲國之英俊；鹿園先生之子仲章（名達甫）繼先德以嗣後昆，卽其偉也。仲章與兄謙甫從父命侍奉欲諸子，學詩于唐荆川，文茂而行卓。嘗獻書杭州西湖之墓舍，與熊汝原隆等遊。然其傾軋世之宗風，造次未嘗忘國家之安危。嘗毀先職官干闕，懇廣東督理衛防參將，旋卽歸隱，見游稅事起，知國亂將作，益詔子勵武藝以報國，其後瑞巖都督（名邦學）武功燭然，得子過庭之啓示者實多。瑞巖公受父祖之教，才兼文武，幾捐揮鏖，轉浙西督運把總，擢官山東。旋以征倭陣歿，受命爲游擊將軍軍使之，督糧遼陽有功，遷杭嘉湖參將，旋改滬處；爲頭高蓋之詐，始分閩浙海界。復升左軍都督僉事，領守福建鎮鎮官，勵兵固防，倭不敢犯。晚年辭官歸里，享文酒之樂者十九年（公弟邦軍，以詩文自得，不甚著聲）。公葬在郡西管家岸，余嘗往謁，見石坊纒纒，上繫萬都督員藏，山秀水清，洵爲佳地，纒纒纒纒，悠然靜佳矣（公生嘉靖三十三年，卒順元元年，卽一五五四年至一六二八年，浙江同

書館刊四卷六期所載生年作二十三年誤）。

八、遜國忠節啓多才萬壽（履安）

四明萬氏自文質公（斌）以降，累世以武功效忠于國，間惟有年公（梅）仲章公（達甫）務文事，鹿園公則備而能將，而生丁叔世，匡復不成，以遺民而義不仕清，氣節凜然，爲一時宗。先後三百年，萬氏之人文洵與有明相終始云。

〔自文質公于至正十三年，（卽一三五三年）從明祖起兵以迄于履安公之歿（永曆十一年，卽清順治十四年，西曆一六五七年），凡三百〇五年，明自太祖定鼎（洪武元年，卽一三六八年）至永曆之亡（永曆十四年卽順治十七年，西曆一六六〇年），凡二百九十三年〕餘姚黃栗洲先生兄弟事履安，相安甚篤。顧謂歲寒之節，凡讀書知大義者皆有之，不足爲先生重，而〔有丈夫于八人，多能稱先生學〕（見萬悔庵墓銘）則亟亟特以頌之。蓋先生羣從八人皆師事栗洲，其遺教或親乎趨庭，然亦是見先生啓弟之厚且長也。履安之學聞入洛，備見栗洲諸文，友入王聖吾君（幾隱），竹爲編訂年譜，蒐述尤備。先生生而魁梧，廣交當世賢豪，以移風易俗爲己任，激揚名節，隱然爲浙東領袖。與黃栗洲陳文虎（君）從劉弼山遊，交尤篤，栗洲嘗語曰：「一漢之謂里繼堯兒，亦知其爲先生兄弟弟弟余兄弟之弟也」（見祭文），特於歷歷，卽此可見，皆志遠配大誠，士論稱快。及繼續痛隨，獲山正命，先生有志匡復，而會人待志南都，遂去之。浙人本得王果義，任先生戶部主事而不就，以布衣

傲俯山海間，卒乃遠跡率化。所至風俗擢事，作詩以表遺民，不啻隱寓國史，年六十卒（生萬曆二十六年，即一五九八年，卒見上）。時人多稱先生好奇，究其實則匪世之才，遭國變而伴奇以自慰耳。八君子之學，各自有所表見；顧本文旨非述學訂史，不取備述。惟于此八種中特足昭著民族精神之事蹟，最述二事，以爲本文之後殿：一爲充宗先生葬張芥水公之快事，一爲李野先生專研寫述明史之大業。

九、負骨南屏表忠烈 萬斯大

張芥水公（煥言）與萬氏同爲郟人，先世故通家也。崇禎殉國，芥水與錢忠介（嵩綱）張名振等舉義浙東，其率魯王。而芥水率軍博戰，略地最廣，在浙東諸師中支持亦最久。魯王既敗，猶治軍于南田，清軍用謀謀執之送杭州，囚之四十日，不屈遇害。明永曆亡後三年即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夏曆九月七日）芥水至杭州，清將譙傷禮之，及其意不回，竟處以極刑。相傳當時義軍初敗，誅求甚嚴，若水利後棄骨荒郊，識者傷之而不敢問。萬充宗先生（斯大）時在省會，年方三十二，毅然往救，負骨葬之南屏之陰（據傳當時忌諱甚嚴，墓不立阡，假稱他姓，歷久始爲立碑云）。春秋野祭，重不啻面祭之哭喪（見黃百家萬充宗墓誌銘）。蓋充宗先生（生崇禎六年，卒康熙廿二年，一六三三—一八一三）。宿明社之屋，湯暨于學，既有獨造于經學（有學韻志疑諸書，其學說亦從略），復深于宗國之思，觀其葬芥水之一事，且見其精誠若渴，不畏株連之禍。昔人謂君子不在朝則國變無取獨難，而此罕罕之說，猶萬氏宗風普及于無形者歟！

十、專志國史待後起 萬斯同

萬氏八龍，以季子最爲博雅華譽名，李吳寧先生所謂「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吾不如萬八者是也」（見稻雨上著詩傳傳）。季野先生（生崇禎十一年，卒康熙四十一年，一六三八—一七〇二）與明史之關係，學者類能道之；其一志事之所以寄于國史者，余嘗別爲文論之（見公與范策山書後，浙江圖書館館刊四卷五期）。先生之得讀明實錄，留心有明一代之典章理亂得失，博記備代掌故，及其以布衣參史局，史館稿皆送覆審，各家傳記備言之。即其後王鴻緒以職主史館而懷季野手定之明史稿五百卷爲己作，爲後來張廷玉修明史所本，亦已成舉人其竣之一段公案，無取贅述。惟吾人有必須深記者，即季野之稱志國史，實爲其深厚之民族思想之表露，觀其自言，此志益明。彼嘗爲其哭友劉登石坊述其「未白之衷曰：『深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無成書，……今日失考，後來者何所據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顧不難以身殉，爲其安肯乃不能發心竊難以備殘編，死向可以見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即康熙十八年）以來，迄今廿年間，隱忍史局，寒妻子兄弟不顧，誠欲有所就也。』觀乎此言，則知季野之奮志明史，豈不以能如先世之自效於武事，故乃奮志于考鏡作事撰輯成史，以效明室而報國家。蓋先生學凡三變，初則爲詩古文詞，繼乃留心典章，攻經世致用之學，最後則以復明絕望，用世無期，乃奮力專志于史。其學本博通羣籍，于史亦窮通古今，而其晚年所以益集力于明史者，豈僅世臣報國，將以彰一代之興廢得失，要尤在藉此以彰前朝之盛事，揭淪亡之隱痛，以待後賢之

匪復耳。明乎此，而後于先生之所由為諱諱實錄，蒐採放佚，所以離萬舉而對參史局，所以絕公卿而不辭史稿覆署之役，所以在京師對客之見問明事必盡心告語，日夕窮丹鉛而不倦，乃至所以處一人之力有不給，因屢屢憾重其契友及子侄傾詩文之功以赴此明史之大業者（寄范筆山（光陽）李泉章（鄞縣）錢濟臣（魯港）及任貞一（言）等書皆略論之），其志始始於茲矣。

季野先生學問行事，有各家傳記可考，無取備述。其著作如歷代史表彙書疑辨皆有刊本；明史稿選佚，實已保存不少于今本明史本，惟詩文集則向未見傳本。二十三年冬，郭文獻曾從某氏得季野文稿，稿本，中有采入他書之數篇外，餘多未刊文，張約岡先生已取實四明叢書。同時余于去歲訪得清華從大連錄得季野文稿，前請代錄，待詩文三十六篇，上所引諸書及記蓋皆本此冊，蓋時學者所未嘗見也。詩文雖非經心之作，然多足見其志事，歷二百餘年而復出，不可謂非神靈呵護而得此也。

初履安公嘗隱運來化，季野亦嘗從之，卒遂葬來化刻源鄭之麓嗣香。其地多盜匪，後符式徵之，鄉人士慕義者遂裹足不敢往。去夏郭人修西郊萬子城公擇先生一墓，並重建白雲莊殿，于是奉人鄭夢麟君等本表揚鄉賢之義，亦議修季野先生墓。聞正編冊捐冊，備器款修墓建祠。審先生之風義，則此事豈僅修復古蹟，要實表揚鄉賢愛國效忠之精神，期為後人之法式；吾知浙江人士必欣然樂助其成也。

萬氏昆季承父師之教，莫不深濡而之，切崇國之思，觀夫兄弟悉安貧而不仕清，已可概見。祖繩公（斯年）之為忠忠介散文集與立嗣，斯程之慈教黃晦木（名宗典，梨

淵勇）于難，正符公（斯祖）之不應舉，子楨公（斯邑）之任候教民，公擇公（斯選）之本蓋山之舉以深植于性命，允誠公（斯簡）之保蓋山遺書，為學雖不盡同，要皆同此志事。亦世以後，貞一公（言）雖應舉宰邑，但以獨力成業頗長編，可見其志不忘明；九沙公（純）之出任限于主試督學，亦續寫明史舉要以見志；凡此尤足見萬氏宗風之薄于後賢，歷久而無乖也。

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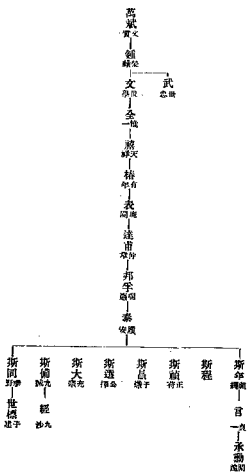
余既釋釋史志，略考甬上萬氏之遺事，以昭其累代之忠節，並及履安先生以遺民隱退不仕，和從猶多學乎明；蓋上溯文質公，降談履安之家孫開道公，凡十三世，而代著忠義，隱若巨脈，何若是其盛也。蓋甬波開發雖遲，而山川靈秀，鬱為奇氣；宋世履安之局，甬上人士所受國辱之痛，大義盛業，復深遺于後昆；而履安淳樸諸君子及其他性理之儒，後先輝映，使吾鄉在宋世有節魯之稱；德行氣節之砥礪，深入人心，播為風習，尤有非偶然而致者。其間智勇多才，尤萃于萬氏一門，雖曰鄉習有然，要亦宗風乘後，累積愈久而益宏激勸之效也。觀夫萬鹿園本一儒生與王孫諸公游，而與倭戰鄞州，身中流矢受創，乃遺書其子曰：「我家世以力戰報國，我獨持文墨讓論，不任兵。萬年磨一窟痕，不亦美乎？」蓋文墨之士或沐風調，亦可以磨戈矛之勇，此萬氏之所以代出忠臣，亦我國所以自古常有儒生而能將兵善戰者也。觀夫文質公三世四烈，皆背血疆場，殺身不悔，後賢體發防海，克繩前武；至如明亡後宗國之思，自亦非僅易姓之事，在當時滿族侵入，足礙亡國之痛；而廣此種忠憤之氣，固即今人所謂民族之

精神也。今國家之危難極矣，吾浙海防重地，其形勢之艱險，尤非僅如明浙之間對外之關係已也。而士習靡沓，氣節不振，縱使盡浙浙之庶民而盡武裝之，而無如諸高歌歌孤忠之精神與信仰，亦如何能保固抗敵？若夫苟保性命，甚且媚外不恤，如羅殷之流，竟出浙籍，尤吾人所不忍言者。嗚呼！力戰之勇，縱不能期之于本省之人人，而報國

【附錄】自萬文質公至季野公兄弟世系簡表（行輩及別支與後裔從略）

（詳參萬充宗萬氏宗譜，鄞人馮孟頫君據今時間查有新表）

之義，古今一揆，捍衛之亟，于茲為甚。吾浙固忠義節氣之邦，則省人士追溯舊事，應如何崇尚發揚萬氏累代忠義之精神，播為風氣，奉為典範，成此共信，一我步趨，以赴此來日之大難歟？此尤作者撰述之既，所不猶油然興景彼先烈待我後起之思也。



金兵渡江屠明州

王和之

建炎三年十二月癸卯，（是日爲小除夕）僉將阿里蒲盧
渾波曹娘江而赤，偕及高樞，去州城十五里，夕及城。張
俊遣劉賢（官銜則不錄以下皆然）與職，不勝少却。于昞楊
沂中、田師中、趙鼎、皆殊死戰，劉賢帥兵再退，張宗顏
破金前軍，沂中將夏景身中十八箭，甲爲之赤，士氣益
奮。知州劉洪道亦以州兵助戰，大破之，金人稍退。四年
正月乙巳（二日）午。西風起，金人乘之，復攻州城。俊
與洪道遣兵掩擊，長鎗隊突出血戰，殺近千人，金人奔，
死于江者無數。夜，金人拔寨去，屯餘姚，且賄濟師于兀
朮。（兀朮時留臨安）俊令城西居民焚其室廬，蓋已有去
志也。越五日，金人再至，俊拒之于高橋。戰數合，慮金
兵之再益也，遂託有詔慰從。辛亥，遣車其乘退之台州，
城中居民逃者十之七八。丙辰，洪道悉府實，徵服引所部
奔天童山，盡繼所過橋梁，民不得濟，死者千人，真誠震
天。城中惟藥術院兩軍與劉少平，一洒官李木。將之
而已。己未，城陷，金將使告兀朮，且云「搜山檢海已畢
」，兀朮告云：「如揚州例，」遂焚州城，惟東南角數佛寺
與僻巷居民偶有存焉耳。」

城之始破也：守者奔沒東南，越城而出，或泮水渡江，
生死相半，其逃村落者與虜遇，殆無幸免。由是福州境，
若深山窮谷，舉人跡不到之處皆爲虜兵搜剽殺掠無遺。
州人以此怨俊得小勝而突城致大禍云。二月丙子，金將北
歸，以刻人將安義知州事。安義初以汀州籍募軍而以賊敗
虜舍至，即投拜，盡誦土著及寄居者姓名以告，虜酋嘉故

令知州事，且予以兩宰相運使印一紐。甲申，慈溪縣令林
叔豹以鄉兵入州城，執安義，奪其印，病虜十二輩之屠開
元寺者，叔豹并誅之。先是城內外悉以船裝取公私錢物，
村寨因頑亦殺人擄掠，其罪甚于虜（按兵亂之時最可懼
者是此等人所創燒火打劫也）。

丙戌知州劉洪道已復本州，蓋自台州還奉化，託言
受命，制置浙東，棹料科兵，苛求益甚，且縱所將精卒，
暴橫市肆。邑人將建夜集數千人至岳林寺，圍洪道，將殺
之。縣丞白彥奎爲之哀訴泣懇，而促洪道殺彥奎之爲首者，
洪道不得已，杖流數卒，乃定。

洪道旋入州城大縱其兵，副民屠竄賊。是時逃避之人，
倖免於死，飢餓甚矣。既歸，持取所藏果腹，而官兵又
驅奪之，即焚餘糧糧糶之可以代薪者，亦不得有。洪道
又遣兵數百，持長竿大鈞撈撈河鼓抽井間錢物，謂之「兩
道」復別奇配要斂，得四萬緡，以獻路行在，冀贖失守之
罪，州人益怨之。三月十二日車駕自溫州還，以州城已焚
蕩，舟遂掠城外，徑之超州，未幾以言官紛紛，乃斥罷洪
道，而以向子蓋署知州事。（此節參采王應秀航海記文字，
略有增損）嗚呼以一州之地，數萬之民，虜焚掠所殺之，
官兵士豪又肆虐而殘賊擄奪之，民命之得存者復幾何。歸
「聞餘黎民靡有孑遺」之句，則知風原阿說問天，豈其荒唐
也哉。

附言：虜兵南下州縣之被焚燬而見諸史者，明州而外
，猶有耳，曰揚州、曰陝州、曰潭州、曰臨安、曰平
江。平江前報亦已有記載，度如揚州臨安未必無之。
惜不得其舊典一參比之，以廣異聞。

朱舜水之海外因緣

胡行之

一、星夜逃避海濱

明祚既屢，國中多節烈志士，或慷慨復仇，或從容赴義，雖事不成，而其志可敬。惟其中以堅苦卓絕，漂泊異域，有蘇武之操，播周孔之教於海外者，則推朱舜水先生爲更奇。

朱先生諱之瑜，字魯瑛，日人譏之爲文齋先生，舜水則其號也。

先生爲明末之餘姚人。其曾祖昭，祖孔孟，父正，累歷顯職。先生爲第三子，生而穎悟絕倫，宗族及鄉先生，多以公輔爲期，但彼以世運日壞，國事日非，自入泮以後，卽磨萊菔子菜，以爲救世清國，非此可效。

先生雖於功名不願，自甘韜晦，但學有心得，節操尤高，故先後被薦舉於朝者，不止一次，但彼以既受朝命，卽當有良圖，以裨國事，默察國情，以積習太深，未可有成，答安東守約書中有云：

「……中國以朝漢取士，後來大失太祖高皇帝設科之意，以八股爲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祿，不過藉此干進，彼尙知仁義禮智爲何物，不過鉤深練遠，胸中試官已耳，非真學問也。……至若莊脚之解，已見別幅，卽嘉隆萬曆年間，棄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善賢精一之學未聞，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熾，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鬻夫威冠履袖，侮孟抵章，世以爲笑。……」

看此一段，卽得知彼時國事之不可爲，雖欲百鍊而無補，與其尸位素餐，苟若徒勞報效，故始終對薦舉不拜，常辭命而高蹈。

因是袁省文章論劾，先生卽不別家人，星夜逃避海濱，開始作漂流生活矣。

先生先自舟山至日本，轉抵安莊。未幾又還舟山。永歷五年辛卯，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清兵將至，先生豫料禍敗，又欲自舟山至安南，因阻風，轉至日本。先生素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號完勳），深相結納，且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其所以屢至日本者，實欲以完勳爲主將，而勸包胥借援兵也。但不幸完勳戰敗被擒，不願而死，事已大去，遂在日未露情洩機。又因日本禁止淹留外人，乃復返舟山。

魯王監國六年，復往日本，十二月赴安南，先生頗有意於經歷外邦，而查恢復之勢，最故東南海外，凡遇通諸邦，無不有其踪跡。

監國九年丙申三月，魯王特勅徵，勸書發自舟山，因先生東西飄泊，莫能迅速。至明年丁酉正月，方達安莊，先生欲自海路赴思明而就徵，卽遣安南之役而不果。（詳後）會是時海內構裂，吳革鼎沸，欲從安南直赴，則行路艱澁，欲取海路，而舟山既陷，因是進退務微，艱厄萬死，與其回棹而降清，不如蹈海而全節。

十二年己亥，又至日本，先遇安東守約，執贈其節，

後由源國光之召，又倍加重，乃為日本之寓客以終。
飄流海外數十年，雖艱苦萬狀，而卒成化異邦，被人尊視，至比之朱程，敬奉周孔之教，不尤愈於蘇武乎？

二、安南供役經過

所謂安南之役者，因安南國王徵取識字之人，被國派官即以朱先生為薦，但朱先生固守禮制，不為威屈，不為勢誘，受盡艱苦之役也。

丁酉二月初三，捕先生如偵獲，請至，差官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但書「朱之喻，浙江餘姚人，南渡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蹙，不甘難變，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沒未滅，國族難歸，滯港受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

差官莫奈何，即令人看守，勢同軟監；未幾放歸。隨莊差役，復使人伴守，竟夜差驚。先生度必不能脫，此時即欲自殺，但恐嚇人無知，謂其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于國王之前，方得明白。

初五日差官齊集，夜半傳喚，安南茹圭（即大王）徵其籍對，先生即應聲答云：「天子方得首徵，大王即盡有東寧土地，而中國盡復其位號，不過寬服，一語侯王耳，何敢言微！」差官皆點頭曰：「派派派（即言是是之意）」

初八日晝外營沙，為國王屯兵之處。即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大門內右廂，其餘侍班肅然，持刀圍立者數千人。奉命之人，傳呼追促，先生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罵，不為之動，見國王立致一名帖，站而不拜。

差官將事畢，令先生拜，先生作不解狀，侍班舉杖于

沙中劃一拜字，先生即借而于拜上劃一不字，差官亦先生袖按仰會拜，先生揮而脫之。國王大怒，會長刀手押出西行，先生空不食息，揮手即行。

是時將相文武大臣，皆欲殺之，惟該賸（專管中國人及約理船隻商務之官）盡議先令人勸諭再治，但卒無效。

次日黎明起，先生自取其履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俟天明，與同來諸人言，我死復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士朱君某之墓」。

其後該賸復呼先生面問真情，先生即寫云：「……之險假恣不奉朝命，無人臣禮，草莽上，瑜即累夜遠逃游浪，數月不見蹤跡，已後遂有逆虜之變，之瑜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至貴國已十二年，受苦不可盡言。豈敢以親親之身稱傲天王，自取殺身之禍哉！今大王不察不拜之是禮，赫然震怒，瑜又何言？殺死之可也，豈情可也，拘留可也，顯犯不可拜耳。……」該賸問顯其妻曰：「好漢子！」

但從此大小官員，逐日間難者仍甚多。十四日該賸又令差官諭草，索紙寫字，先生不寫，但云「大王偶得一士人到此，不能與之商略天下國家之大務，而顧耐耐於拜跪之間，竊恐聞之遠方，有以窺大王之深也。以大王下士，千古美名，美名不居，而必責虛之一拜，拜畢，人誰知之，孰與美名傳之天下後世之為大乎？瑜守禮而死，死無所恨，乞高明察之！」

惟自十五日後，各官來見者，多體貌隆重，可知已得先生之以節操名理感化之功。可是一方仍加以威嚇，逐日發人于其寓之西，當先為其首，次將竹肉為湯，筋骸腸胃

拋棄滿場，以致烏衣大家，就來就食，染血沙泥，肉飽異類，慘不忍視。

安南國王雖不知大義，但頗好名，十九日遂致一書，使先生仕於其國。而先生則答以願修世好，却不肯受其聘。此後凡其大臣宰相，俱優禮有加，且諭令取家眷，并要為敝道府第，先生則答云，去家十三年，絕無婢妾，何有家眷，一俟役畢告歸，必不留此，甲第何為？及至四月廿一日，方辭別國王而歸。向之欲殺之者，皆撫不各相敬愛。於此亦足見先生感人之深矣。此即拜水先生安南供役的一段因緣也。

三、日本先後獲知已

先生居住日本，初在長崎。但日本禁留唐人，已三十餘年，後之留先生者，實為異日。乃亦藉其弟子安東守約（號省庵）之力為多。省庵為人，極好漢學，至為儒教，且待先生之懇摯，即中國亦罕有如此之人。誠為先生之第一知己。先生與孫男毓仁書，曾有述及。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庵，苦吾懇留，轉殷其人，故留駐在此，是皆為我一人開此廣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庵俸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庵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幣，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士儀時物，贈釋差人送來，其自奉散衣粗飯菜蔬而已。或時受賜，則魚蝦數枚耳。家止一唐鍋，極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錫，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諒沮之，省庵恬然不顧，

惟日夜讀書樂道而已。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章，前後皆不受，過于熾敬，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入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

觀此，可知安東守約實有願回之樂，而先生亦將比之夫子矣。

先生居崎三年，日寬文五年，宰相水戶侯源光國，聞其學植德，厚禮而聘，先生慨然赴焉。既往，水戶侯待以賓師禮，遇之甚隆。有疾親慰，節日致奠，珍物嘉禮，無時不款待之。及其卒，為葬于常陸久慈郡大田郡瑞龍山下，且私諡之曰：「文恭先生」。親題其墓曰：「明徵君」，以成其志。實為先生在日之第二知己。

是先生異域之因緣，可謂不惡，竟何故而得如此耶？自有可使人敬佩者在。安東守約在祭朱先生文中云：

「先生秉仁仗義，特敬不就，高尚其事，及胡入寇，屏迹四邊，矯矯雲鴻，不染塵積。其在安南，國王將殺，守約不屈，護漢樹節。」

此述先生之節操道體，有可使人欽佩者也。其下又有云：

「嗚呼先生，性習剛毅，以誠為本，一生不偽，德貫天人，學極古今，洙泗伊洛，繼統備深。……我有書筒，望先生簡，每一展開，哀慈無限。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壇云壘，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

此乃述先生之誠感人，學植誘人，為更甚使人仰慕之處。故在日學弟子甚多，中心誠悅者不少，是先生不止為中國不肯屈辱異族之偉人，亦海外繫得之導師，誠令人

懷念無已矣。

四、學問博化異邦

先生之在日本也，以其高節卓行，既爲人所敬仰，而其道德深醇，學問淵博，更爲彼邦人士奉之如神明。

先生之學，近於程朱，但不拘拘於宋儒，身體力行，不尙空談，每自謂言無不可行，而行未必見之於言者。且

不常作詩，嘗云：『今時比古詩，無根之蕪蕪，無益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爲之，不過取名干譽而已。即此一念，已不可入於聖賢大學之道。亦以明季浮薄之流，顧肖鍾譚袁中郎之說，祇阿何李，凌蔑高楊顧徐，習文章之徒，攻擊遺學之士，不唯無益，而反有害，故絕口不爲耳。』
論詩一段，見日本通信雜誌，朱先生遺稿中。(中略) 即可知其一生之言行，無不在于民風世教，固不能徒以遺民目之也。

彼於學好饋禮，凡學宮之闕，聘廟之制，祭享之禮，以及墳墓喪葬之式，棺槨，衣衾之法，無一不聽，日人有問，彼必詳答之。

先生於百工之制，農田水利之法，亦皆盡悉，以之詳教日人。故日本後來之農工銳進，不能不謂於先期受先生之教化也。先生於教育一端，尤盡心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更加意研讀。日本之得能普及教育，整飭人心，使之修齊治平，尤不能不推先生化養之功。但於水戶侯之處心，自亦不能不十分敬佩也。茲舉一二爲例證，即可知言之不謬。如答平賀舟翁書云：

『……前書田多沮洳，水澆則土行不存，土寒則禾稼不發者，蓋謂秋收之後，三冬及早春而雪其耳。二三月間，田壟深耕，起大土塊而切之，如伏虎蹲羊，然後以水灌及之，使土酥而釋，然後用耙耨之，然後用

平耙打平，平時亦用水淹一寸許，四面阡陌，勤勤修理，勿令滲漏，亦勿令客水流漲，若大雨水多漲，須開缺放去，放畢復塞，以俟時苗。恐足下誤讀前書，謂田中不當有水，致誤民事，故力疾作此數字。……有不可解者，不妨陸續來問。』

此即樂農事以告之一例。

先生有答山宅生願野傳論建惡廟行云：

『上公，賢君也，聰明睿智，不世出之主也。茲欲建數千年未有之業，而垂之千萬世之久，誠宜熟講而安行之，合乎天理，宜乎人情，後日可以無悔。……今聞郭中之地，縱廣各五十步，廟堂齋舍，儘可於地而爲之。時下生徒不其多，齋舍必自有餘，異日生徒衆多，至學舍不能容，此特別議恢廓，則事事皆爲美舉，人情欣欣躍躍，無不樂從。如此，則上公今日之盛德大業，且爲四國所共觀，而京師亦來取法矣。』
此即樂興學建善廟以受先生之教之一例。

觀上二例，是可知日本在是時實爲一無教無食之國家，自先生居彼邦，一詳以教之，乃我華夏之道，方大入其國，而爲異日典興之基。及維新以後，復攝取西歐之長，興工業，重科學，蒸蒸日上，乃爲一世界強國。然返觀吾國，則反事事衰落，百不及人，向之稱朱先生以啓發日本者，今且效之而不獲，失之以千里，瞻前顧後，能不爲之痛傷乎！

但朱陸水者，其富有民族思想之奇人，身體力行之偉宗，即如上述而略之一段海外因緣，已足顯百世而不朽。紹介既已，強抑不置，我中華尙有如此偉大之人物，以震蕩世界乎！

清初文字獄與沈近思

一士

明代士氣甚張，鼎革而後，書生起兵反抗者甚夥。事已不計，心理上仍多不屈。清初累興大獄，爲鎮壓清流反例之實，今日覆按舊事，猶深足令人慨明焉。浙江人文極盛，以歷史及學派之關係，士流憤極之念，與故國之思者，首繁有徒。沈廷對之亦最注意，咸之以文字獄，割之以停科舉，醫藥化事之以特設之觀風整俗使，其禁制思想，賊戕我苦心也。就中以文字獄之迭起，所始厲階之印象最深。清末革命黨之活動，每舉清初各地之文字獄爲宣傳反清之工具，豈非故者？（章炳麟嘗謂舊志革命，由於國東華變）蓋亦憤極初所以對待漢人者。而當後之時，乃有名臣如江仁初沈近思（字伯山，號蘭齋）植罵江人作旨大爲嘉獎之事。據《日富》沈端恪公年譜卷下所舉云：

時有汪景鍾「西征隨筆」，及查詞庭爲江主考，出題不類，甚得行季中日記，附錄，並生議論，先後論法。公與同籍，因疏釋：「浙省民風尚首，奢靡流弊，以詭詐爲能，以忠厚爲拙，以勢力爲重，以虛恥爲輕，以逢迎奔競爲有才，以安分守己爲無用，以助風狗私爲多情，以孤介剛方爲刻薄，以能器打降爲豪俠，以退讓辭遜爲怯懦，以迴詞造謠爲智謀，以謙言慎行爲狂簡，人心之變，風俗之頹，淪行已極。如查詞庭汪景祺者，大逆不道，罪不容誅，是浙江一省，逆種並生，越水爲之增素，吳山藏皆蒙恥。荷皇上至聖至明，至慈至斷，明正其罪，特簡臣爲觀風整俗使，繼

除邪穢，咸與維新。臣受恩深重，無可報効，敬陳浙省舊弊十事。……」得旨：「據奏二逆並生，越水增素，吳山蒙恥」等語。浙省有沈近思一人，不爲習俗所染，可謂上智不移，實足盡洗越水吳山之素矣！所陳風俗十事，切中情弊，委曲詳盡，甚屬可嘉，發與巡撫李衛，觀風整俗使王國棟，照所請嚴行禁約。」此爲雍正四年事，時近思官吏部左侍郎。（翌年正月擢左都御史，仍兼管吏部事。（旋於十二月卒於位，後卹予諡。）承文字兩獄慘劇之後，而能賦權柄者及鄉人，越時君之衰榮，當時士論如何始不論，在今日觀之，良堪齒冷矣。

推原其故，蓋與學派不無關係。近思爲學信篤守宋五子之學而稍開陸王者，與當時多欽浙士學派風氣有殊。彭啓登「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沈端恪公墓志銘」記其爲諸生時事云：「暇宋儒書，刻苦勵志，書程子「道發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書，上溯孔顏曾孟之心，怡然渙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錄也。」學佛之植基如此。又其上會試庶前師歸隱賦書有云：

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爲繼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者也，始可從祀；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者也，不可從祀；此千古不易之定理也。……詎有明中葉，陽明王氏崛起而肆毀朱子。

破壞成法，突於嘉靖九年增入陝象山於從祀。其增象山者，顯樹敵於朱子也，陰亂孔子之統也。萬曆十二年，陽明門人陳澄菴，復增入陽明陳白沙於從祀。其增陽明白沙者，廣樹異學之幟也，巧奪其師地也。……若陽明之學，原於象山，而猖狂過之，似乎白沙，而詭譎為甚。……千聖相傳心法，豈易翻殿破壞，種種邪說，流毒無窮，遂使有明末造，散淫交作，風俗大壞。若當孔子，難近附觀之誅；如遇孟子，必在放罪之列；乃使之久稱從祀，此萬萬不可者也。……伏願特為遷天子一陳之，懇蒙會允俾得早為改正，黜去陽明陳陳，廓清廟廡，使天下曉然知異學之不可以亂真，而學術以一，人心以正，則不勝萬世斯文之幸。蓋不尊朱子，則孔子之道不明；不黜陽明，則朱子之學不尊；不去三人從祀，則陽明之言不熄；伏願老夫子俯垂采擇焉。

此書蓋康熙卅九年成進士之後所上，時賜履以東閣大學士在政府也。其崇朱熹王之深切，於此亦可略觀矣。浙士其時向王惠而非朱學者頗多，固其所甚不滿也。（王學大師餘姚黃宗羲時逝世未久，浙東之流風餘韻，傳衍未衰。）

近思誠為儒臣，而少年却肯為僧，全祖望「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有云：

端恪神道碑文出於許海陽尚書，……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寺為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世宗憲皇帝，夙耽禪悅。其在朱邱，輻輳三車無藉，其見性宗；及登極，遂絕口不道，然於熟處未

忘也。兵部侍郎臨川李公，嘗以燕閒獨對，上問之曰：「聞汝書無所不見，則二氏原所並通。」李公對曰：「臣向於藏經亦誦觀之，然若無補於天下國家。」上笑而頷之。又數年，端恪以吏侍郎亦獨對，上問之曰：「汝國書為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語之言，試陳之。」而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迷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皇上推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為重，臣願陛下為堯舜，不願陛下為釋迦。臣即有記，安敢妄言以分睿慮？」上改容頷之曰：「良是。」時臨川已罷官，聞而歎曰：「君子哉國書也！說者以為雍正十年以前，內廷不舉法會者，二公力也。……予憶謂古今儒佛二家，多出儒而佛者，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其國對始，世所不知，予從臨川李公得之，當記之以登國史。」

是其為僧之事，且為雍正帝所深知矣。「藏志錄」：「謂家貧，隨仲兄游學靈隱，有僧鼻老人者，資之略書」。亦未肯質言其為僧事。「年譜」中於此事，頗略言之。如引其「贈移封疏」云：「臣十五學禪。」亦是證其不諱於上聞也。又引其「秋懷三十首」其六云：「余本農家村巷居，狂馳求道棄耕鋤。投林不擇幾偏翅，緣木何因可得魚？六尺微軀思一本，三年短髮愧重梳。每思學佛誦數日，野蔓盈前恨微鋤。」謂：「案後半首云云，則公在靈隱似已親見矣。」為僧一節，尚為疑案。祖望所述國對之語，「年譜」頗采之，考為雍正五年事。又，袁枚「新書語」一卷廿三云：

石揆誦經二僧，皆兩能教也。石揆參禪，誦經持戒，兩人各不相下。誦經住杭州靈隱寺，香火極盛。石揆謀奪之。會天竺新雨，石揆持呪，看黑龍行雨，人共見之，以爲神。誦經聞知，即遣去，隱雲栖最僻處。石揆爲靈隱長老，通三十年。身本萬曆崇禎，口若懸河；靈隱闈者之會，震動一時。有沈氏兒，喪父母，爲人傭工，隨庵主入寺。石揆見之大異，顧乞此兒爲弟子，與主言之。兒方七歲，卽爲延師教誦，兒欲肉食，卽與之肉食，兒欲衣緇，卽衣之緇，不削髮也。兒亦聰穎，通舉子業。年將冠矣，督學某考杭州，令兒應考，取名近思，遂取中府學第三名。月餘，石揆傳集舍寺諸僧曰：「近思，余小沙彌也，何得誦我入學爲生員耶！」命跪佛前，剃其髮，披袈裟，改名逸佛。同學諸生聞之大怒，連名數百人，上控巡撫學院，道：「蓋僧敢剃生員髮，擾亂入學，不法已甚。」有項新泉者，仁和學塾也，率家僮數十，募取近思，爲假髮以飾之，卽以己妹配之，無酒作樂，聚三學弟子，賦備極詩作賀。諸大府雖與石揆交，而乘怒莽觀，不得已准諸生所控，前近思著髮爲儒。諸生猶不服，各洶洶然焚靈隱寺殿石揆，大府不得已，取石揆兩侍各笞五十，羣忿始息。後一月，石揆命侍者孫錦鼓召集舍寺僧，各持香一炷，禮佛畢，泣曰：「此子負誦經之報也。靈隱本誦經所住地，而予以一念爭勝之心奪之，此念凝綿不已。念己身滅度後，非有大福分人不能掌持此地。沈氏兒風骨嚴整，在人間

爲一品官，在佛家爲羅漢身，故余見而傾心，欲以此應與之。又一念爭勝，欲使佛法勝于孔子，故余使入學，以獻我孝廉出身之衣鉢。此皆貪嗔未滅之客氣也。今侍兒受戒，爲身已共，尙何面目坐方丈乎！夫儒家之改過，卽佛家之懺悔也，自今以往，吾將起拜梵天王處懺悔百年，總能得道。諸弟子速持我羅杖一枝，白玉鉢盂一個，紫袈裟一襲，往迎誦經，爲我補過。」羣僧合掌跪泣曰：「誦經逃出已三十年，香耗寂然，從何地迎接？」曰：「現在雲棲第幾山，第幾寺，戶外有松一株、井一口，汝第記此去訪可也。」言畢，跌坐而逝，鼻垂玉柱二尺許。羣僧如其言，果得誦經。沈後中進士，官左都御史，立朝有聲，諡清恪。雖貴，每言石揆養育之恩，未嘗不泣下也。

所叙甚詳，且甚有興會，然究是小說體裁，難以神話，多欠典據，不可盡信；特敘爲近思同鄉後輩，時代相接，當係開諸鄉人而從加渲染未暇詳考者。（近思論體格，而此云清恪，爲錯誤之最顯者。）羣亦可備參閱，弗能斥爲悉出杜撰耳。按「年譜」：康熙十八年，九歲喪父。二十二年，十三歲往靈隱寺。二十七年，十八歲喪母。三十年，二十一歲補授塘樞學生。三十二年，二十三歲由靈隱歸家。（前此靈隱歸，仍未絕靈隱寺，至是年決然歸。）三十五年，二十六歲娶婁項氏，爲同鄉項性存之女兒。

近思對文字獄事，態度固未嘗，而其人居官行事，有可取者，故見稱爲清初名臣之一，是宜分別觀之也。

記明末殉節之王思任

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歲垢納污之區

黃 華

宏光元年五月初八日，清兵陷松江，金陵大震，初九（一說初十）夜二鼓，肅王由慈惠通濟門，單騎奔城南侯黃得功營。平亂，大學士馬士英以警兵五千，奉皇太后幸杭州。先是士英以擁立功，權極富顯，羣邪並進，賄賂滋章，廷臣糾彈，章凡數十上，皆不省。於是寧南侯左良玉稱兵東下，有清君側之舉。士英懼懼，發檄上江都下勦兵往御。當是時，清師已逼維揚，聲勢甚熾，而樞臣猶不以為意，至欲用賄以彼左，朝士之有聞者，早已引為股肱。果為清師渡江，南都瓦解，銅駝荆棘，宗社坵墟，推原禍始，夫己民之肉，其足食乎。

金陵既破，肅王當誘監國杭州，備安繼統。亡何，浙貝勒博洛攻浙，肅王迎降，越中舊臣如山陰原任蘇松巡撫鄒應佳，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門生會稽諸生王毓著（烏隱正藥先生）、儒士潘集（烏隱義成先生）、周卜年、原任大學士高宏圖等，皆稱國。士英復奉皇太后發江至紹興，紹人黨未知宏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于思忞謀曰：「取國之氣，必發于忠憤；忠憤之心，必由于廉恥，事至今日，人人寬仁，在有不憤矣。南都定位以來，從不謀求報雪，主上無仁有節，剛斷不足，心感奸相馬士英，將天下大計，輩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中之，上嗜飲則進椒醪，上慢色則獻妖淫；上善習則買優施；上好玩則奉古董；而以封疆墮子，權與史可法；又心思

其成功，絕不照應。每一出朝，輒集亡賴，賣官鬻爵，四方狐狗輩，顯出其門下者，得一篋見，費至百金，得一壺，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身即趨。其餘細細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朝廷寵信之故也。蠢事急矣，故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職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說，則弗能獨不當謹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爵，豪傑所以灰心，及今猶可呼號泣血。太后宜速趨上照臨出政，隨酒絕色，臥薪嘗膽，立誓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敗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復振，而苞桑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發俠，曠素欽慕，即國破乘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為古之郭汾陽，今之子孫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論，故本自自由，兵機獨振，從不講職守之事，而只知貪取之謀。酒色迷君，門牆困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機播遷，社稷堪虞。閣下謀國至此，即陳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莫若自刎以謝天下，則忠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若俱求全首領，亦當立解編權，授之領正大印，以召英雄豪傑，呼號厲厲，猶可望軍中興；如或逍遙湖上，飲酒相霞，仍效買假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

三〇

不然，如伯孫渡江，吾越乃親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戰嘗先赴晉壽，乞索軍白馬以拒圍下，上干洪憲，死不贖等，以國法處之，則富東身以傾軋窮；私法處之，則富引領以待領贖。」已而魯王海盛嗣紹興，兵部尚書張國維又疏劾士英與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後遷至台州山寺為僧。順治三年，為清兵搜獲，斬於延平城下。

國維奉魯王命，督師江上，割錢塘江而守，樹木城於沿江要隘，聯合諸營為持久計。崇禎十月，清貝勒博洛屯兵北岸，明總兵方國安亦嚴陣以待。丙戌五月，清兵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廚銅甕。二十七日夜半，國安拔營退紹興，陳兵埋甕隨南行。二十八日，江上諸將聞報皆潰，國維振旅追寇登國。六月二十五日，清兵破義烏，國維赴國池自盡。武家伯王之仁、兵部侍郎陳兩輝、太僕少卿陳晉夫、兵部主事高岱、通政使吳從魯、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諸將諸生方綱、山陰諸生朱琮、諸山諸生楊受門、齊生倪舜年先後死之。禮部右侍郎王思任聞耗，生「夜命篇」云：「再嫁無斯臉，由呼無此嘴，急則三寸刀，緩則一濕水。」程棧七日，息猶未絕，腹日直尺又三日夜，門人郭狂曰：「先生欲死於玉竹庵耶？」昇之至庵而臥。

思任，字季重，號蓬東，浙江山陰人，萬曆甲午，順天中式舉人，乙未進士（朱士養榜），工畫，做米家數點，雲林一筆，饒有雅趣。著有文集十二卷，雜作一卷，百家論鈔十二卷，文苑小品五卷。又與鄉人張汝霖同輯徐文長逸稿二十四卷，府縣志俱有傳，惟叙其官脈，互有詳略，茲分別錄之於左，以資參證。

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幼穎絕。黃洪憲得其文，謂

異日必名世。萬曆乙未成進士，三為邑令，遷冀州府推官，有能聲。歷刑工二部主事，僉事江西，能料寇出沒，作防禦計。已聞燕京陷，輒放浪山水間，詩歌書法，與董其昌陳鶴儒相頡頏。年七十二，吳家入秦，留山，卒有清開國文獻等集。（《續興府志》）

王思任，字季重，又字蓬東，萬曆乙未進士，以刑部主事，左遷冀州推官，魏忠賢使臣走語，笑不應。崇禎二年，再降松江教授，曉助教，工部主事，在九江，黃梅告急，力請往救，檄賊首關天星，以京察罷歸。馬士英將走紹興，上書太后請斬之，仍為檄以討。魯王監國，擢禮部右侍郎，曉諭僑言言亂民氣兵亂，餉亂士飽之失，乞休不聽。曰：「江上之事不職矣。」未幾失守，擢尋鳳林頭幕僚，曰：「孤竹庵，綸像曰采薇圖。」遷按御史王勳昌請拜新命，思任復書謝之，絕飲食七日卒，日不瞑，時丙戌九月廿二日。（《山陰縣志》）

思任絕命時曰，或在忽乘，彭彭可考，雲花薄瀾，大節炳然，衆口一詞，何所疑度。江東田易《易易堂》「雜說」云：「江上失守，先上家乘風林葉舍，別架一苦廬，顏曰孤竹庵。署其門曰：『齊山水託，何懼一死，丹心不二，寸步不移。』蓋早以死自誓矣。」此論最允。「遺稿堂日記」云：「閱『思復堂』集，余得以王遠名爲不食而死，全謝山糾其謬，然禮部死節，越人相傳，孤竹庵爲，采薇畧說，揆其素志，蓋已不離。或江上之潰，適遭寢疾，固非絕粒，不失全歸。死際其時，無待引決，首邱既正，夫亦何嫌，自不得以生日稱福，暖昧之事，妄疑降辱。」按「思復堂」集，爲徐姚部念魯所撰，念魯名廷采，字允斯，好

從遺老訪明末轍聞，筆之於書，著《東南紀事》，「西南紀事」，未成而卒。紹興府志入儒林傳，生於清初（順治五年），相臣猶未甚遠，凡所紀述，自非虛妄。至全明山後思任之死，已在百年以上（謝山生於康熙四十四年卒於乾隆二十年）。道聽塗說，難以直書，人云亦云，保無傳謬，自以傳謬為可惜；又據江左都訪所輯「明季逸聞」，亦謂思任不食爵，與念魯所記，正相符合。論其人品，實與念魯（劉宗周）玉汝（倪元璐）擅相伯仲。浙江通志列入文苑，山陰縣志列入鄉賢，俱有未當。惟紹興府志入忠烈傳，差為允協耳。

「越絕書日記」又云：「王山史」疏齋集「世不多見，其甲中之變論」，詞意激烈，末一段云：「順治初，山陰王思任寄書諸門解允極，其詞悻悻，追咎神宗，遺囑索不已也。終之曰：繼之以崇禎，魁刺自縊，嗚呼！生動皆許，死殆社稷，此青天哀痛之時也。思任亦人臣，亦何忍於刺實；而肆為無禮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嬌淑，能詩文，刺「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燒其數十日之生之多者，蓋謂其死非殉難，不能擇於泰山鴻毛之辨也。嗚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報之符也。」案李重卒於丙戌，在得王航海之後，所云順治初者，蓋當甲申乙酉間，時秦中已奉正朔也。李重之死，國論已定，惟鄭評尚在疑懼間，觀此則知其女已有遠言，無待清議矣。惜「映然子集」至今亦不得見耳。按山史名宏撰，字無異，華山人，江甯縣人。其文：「議論馳騁今古，悉有據依，非苟作者。」觀於此作，殊未盡然。夫明代之衰，起自高曆，而崇宗之聽信魏闈，貽誤邊事，朱明國祚，斷喪實多。思宗雖

有意為合主，然當國十七年，相臣易至五十餘人，措施之乖，尤難而諒。思任寄允極之書，雖未嘗高日，要其持論，未可厚非。必謂刺實其君，遂為悻悻無禮，亦非事理之平。端淑，字玉瑛，號映然子，適丁兆勳，博學工詩文，善書畫。順治中，授曹大家例，命入禁中教讀妃主，力辭弗往。厥品之高，無愧先儒矣。

舊都虎坊橋之東，有越中先賢祠，祀鄭先賢凡二百二十四人，鄭為會稽宗濂樵先生履辰所定。光緒甲申，詞宇重新，李蕤客先生更定先賢入祀之數，自謂：「偏稽史傳，綜攷志乘，旁及四部，博考精求，進退之間，致嚴致敬，不敢稍參私見，輕信偏辭。五夜盟心，鬼神共鑒。」凡例有云：「明之末造，殉節尤多，嗚呼銜頸，後先相照，取其平生建樹，足以相副；及事至慘烈者，不能徧及也。」可見取舍予奪，備極審慎。於思任之入祀，以謂「蓬東於鞏國之敗，入秦嶺山內舍以卒。」越殉義錄「思復堂集」諸書，皆以為餓死。惟王山史及全謝山謂其非殉節。然宋徽庵之癡，擬節首陽，追江上潰時，老疾已篤，數日即逝，無愧成仁。且平生所至彭官，終不撓屈，風流文采，照映雲中，檄馬士英一書，正氣凜然，其云：「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說垢納污之地。」二語，尤足康而立節，景仰千秋。論者謂鄭評論定，思任可以傳矣。

若思任者，縱未能起，兵抗清浦江上，然一生忠義如仇不事二朝，不作順民，節操之堅，肝膽之烈，亦足以比節千古了。

王鼎翁生祭文文山

陸丹林

吉水文文山（天祥），當宋德祐元年，元兵渡江而南，分三道侵我，得勤王嗣後，痛哭流涕，命陳繼周集郡中豪傑，并結瀏洞山苗，得萬餘人，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他的朋友止之曰：「元兵三道而入，彼瀟湘，湖內地，糧勢浩大，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當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有急，微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皆有聞風而起者，而社稷或可保也。」即時盡散家資以供軍需。每和賓佐語及時事，必流涕撫几而說，「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從兵至臨安，除浙西江東副使，知平江府。這時朝議以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師孟是夏陽降元呂文煥之侄，宋廷想着借重他，見好於元，師孟因此傲視自肆。天祥上疏，乞斬師孟，求激厲士氣，并條陳分兵破敵之法。時議以為迂闊，不報。過了不久，天祥到平江，元兵已由金陵入常州，天祥遣尹玉、麻士龍等據常州，不濟，退守餘杭。二年，天祥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奉命往北營與元軍議和，和元丞相伯顏抗論；伯顏威脅之，天祥曰：「我大宋朕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為？」伯顏知不能屈，遂拘天祥。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使謝堂與呂師孟等奉降表至北營。伯顏入臨安，執帝后，遷官府，封府庫，收圖書，

遣散勤王軍隊，時德祐二年正月廿一日，在江西南安府一百五十餘年的南宋小朝廷，便在這一天裏滅亡了。

天祥被執到鎮江，和其客杜詩等設計，夜間乘漁舟脫逃，走入真州，守將苗再成迎見，共商計論恢復宋業。詎被流官所粘，事又反覆，使天祥移棹越路，並逃蕪等，幾經挫折，才由通州而轉達福州；又經江西福建而至廣東之潮陽，被張弘正所擒。見張弘範，抗節不屈。謂之惠州山，要他寫信招張世傑，天祥說：「已不能救父母，又救人叛父母，可乎？」弘範迫之，天祥即寫「過零丁洋」七律一首以見志，詩曰：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難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弘範看到他詩末兩句，知道不能勉強，才一笑而罷。天祥既被元兵挾着，犬戎入主，宋運於此更無希望了。後來陸秀夫負帝與投海，而後官譚臣和許公將士官賜投海面死的數十萬人，這是亡國一大慘象，撫今追昔，不禁扼腕。

天祥被囚後，廢帝王鼎翁（應梅）聞者，特撰生祭文，悉相文，敬謝天祥快些死以盡貞忠。王氏博學誰才，為當時士林所推重，甲戌補太學生，因父死而家居，明年而臨安被陷，他捧着兩眼見天祥，勸天祥盡廢家產，供給軍餉，提倡士民助義之心，招募義卒，參贊戎行，來洲江廣島台之衆。天祥從其言，留在幕府，不久，鼎翁因母病請歸，

而天祥也極慘了。這一篇生祭文，忠烈的氣概，真是可與天地間風霆日月星辰相永久，和天祥肝膽相照於百里之內，真正氣歌同韻，雖然數百年後還是勃勃有生氣。何況現在外寇日深，邦分崩離析的時候，回顧已往，瞻望將來，自另有一番感慨。我今不厭求詳的把原文盡量披露，那就以表現天祥的立志高遠，堅苦卓絕，和應該早死的原因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兩句不啻做了這篇生祭文的註釋。王鼎翁生祭文丞相文云：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鼎翁，謹探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嘗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節魯，科甲郊祁，可死。喪父受公卿俎奠之榮，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危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受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舉元跟隨，子晉脫走，丞相自斃幾死者數矣，誠有不辜，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諸葛矣。保捍國祚，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願平原中包行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餘時，就義渡夢。論者驚情，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併主尚在，未忍捐軀耶？果欲脫去耶？夫伏矯於廟舍之後，披筑於日臨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雖時務者托俊傑，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翼災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迢孤瀛海，地絕入關，而非前日之頑，固無未盡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

際可知。彼齊魯齊與，楚亡地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恚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兩國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故身執則勇於統制，當以果勇報遺孀子爲正義。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制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則十當八，惟不制，制盡足以見志。向使李陵降後死他故，制頸且不及制，志何能自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特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運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與復事也，非有抗節難也，丞相何憚，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耐史思明，方戰，納刃於梳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勖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市賜曰：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吾命。麟於是哀泣遺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駑駘之驥，投機明辨，豈獨在李光弼朱友貞之下乎？且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滿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腸，有不忍言者矣。雖饑渴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效孝，事在日誌，丞相何所俟乎？以哲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昇寫橫行密之策，讓其子孫於海濱，嚴兵守之，並男女自爲西稱，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震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而反違禍幾幾

之一失，可不畏哉！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統之誓，
委其宗族，未幾，信倫人景遷之計，誓旗盡滅，幾微
之儀，不可畏哉！夫以趙嗣之勇降主，天固巧於報
德，縱使共贊，皓坐苟安，苟主正坐於危，禍臣
尤事於敵，而聲氣所逼，猶疑必生，豈無李昇之疑
，或有景遷之計，則丞相於苟主不足為惜，而反為害
矣。鼎翁，丞相之晚進士也，前為之弟子員也，
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仲之忠，死不效
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鄆時，有少年在子，持
要請叫軍門，丞相不察其發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
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慰
，敢獻於後。啓手啓足，非會參乎？得正而歸，乃取
飛子之一呼。進昭薄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
相商之。庶幾非丞相父邦乎？趙太祖踏孟昶母曰，
勿成或行這汝歸。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
不願歸蜀。契丹還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
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骨送范陽佛寺，毋使我為
虜地兒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
國之，庶幾得返中國也。使婦人，彼國后，一死一
生，尚存眷故德不忍亂樂，仇隴外國，說忠臣義士
！七日不發則斃，自待以出，縱不得留漢而從出
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願彼
盛矣，科目尊矣，丞相忠烈，各為一傳，苟主得老死
於降，宋亡而道不絕矣。不然，或拘囚不死，或秋
暑冬寒，

五日不汗，那帶噴鼻死、溺死、畏死、棒撻死、盜賊
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誓於泰山，而
或貽爾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做伯仁之由我
。則錯錯已無礙，噴噴事有可乎！嗚呼，一節四忠，
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計則哭。」

他引證許多古例，去促成文山全節的壯志。他愛文
山；但他以為這個人就該這麼死去，尤其可愛，因此才有
這樣的好文章做出來。本來，一個國家的將兵大員，當國
破家亡，被敵人擄執的時候，原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
俯首就降，一條就是至死不屈。俯首就降，固可苟安一時
，却怎樣得遺臭萬年的咒罵；至死不屈，雖犧牲了一己的
生命，却可使民族的氣節長留于天地間不滅；而使百世後
讀史者的心裏，油然而敬，崇仰不已。

王鼎翁生平著述很多，都和節義有關係，可惜原稿自
胡元兵火散佚，到了明宣德年間，他的里人在獲壁中尋得
若干，他的八世孫才付木刻。自明以來，又及經桑海，刊
本固已不傳，鈔本也不易得了。六年前從友人語真壯處所
藏鈔本鈔得此文，貯在書箱很久，昨檢書無意中發現，於
是擴成這篇，公之於世。可見忠義之氣，在天地間是永遠
不滅的。我們讀他的祭文，不特文奇，而且才雄氣古，確
是世間奇文，孤忠勁節，悲壯激烈，文山之心與王鼎翁
之志，也在這一篇文章裏表露了。時事多艱，國土日蹙
，我們希望現在一班所謂作家著書的人，多多寫些像王
鼎翁這樣的文章，去激厲權貴，負有守土之責的今日的那
些個將兵大員。

南宋時高斯得的氣節及其作品

張天曉

這也和數學上的公式沒有兩樣，自古以來，凡是一個朝代快要到滅亡時期，中間必定要產生幾個權臣後倭，外戚圍宦起來作祟，如宋代之有蔡京童貫章惇張邦昌秦檜韓侂胄丁大全賈似道，明代之有魏忠賢嚴嵩趙宦光華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阮大鍼等，竊居要津，搆結禍亂，植黨營私，荼毒民已，玩人君子股掌，視國事如兒戲，此之所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者也；然而同時也有少數氣節之士，嫉惡如仇，不畏強項，指摘權姦，而以天下爲己任者，但其結果，乘寡不敵，每爲若輩所撓陷，輕則流放邊陲，重則戮首東市，賢良壓斥，孤鼠成羣，是以那時的一班正人君子，有「吾道其孤」之感！而國事則一盤散沙矣。南宋氣節之士，高斯得就是其中之一。

高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宋理宗時路州提刑點獄，知河州高稼之子也。少時從李坤臣學，坤臣幹，斯得事師甚謹，輒左右扶持之。旋補試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州觀察推官，越州職，辟差四川茶馬轉運公事。以著作郎領史事，修國朝會要，斯得得爲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月，元兵侵入河州，其父稼賊敗殉難。先時，聞元兵之入河州，斯得日夜兩陣號泣，會其備至自河，知稼職破處，與斯得深入敵境，潛行至其地，得父骸以歸，見者咸泣！服除而哀傷不已，遂無意仕進。會朝廷方修四朝史，時爲史館校勘，分修宋光宗二帝本紀，又援軍器監主簿，仍兼史館校勘。冬雷，理宗下求直言詔，斯得應詔上封

事，乞擇才相爲當今急務，議論時政，搏擊奸邪，便體權相史嵩之所相嫉，思有以去之也。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嵩之嫉其爲言于朝曰：謂其父兄子不可以同朝，以斯得爲紹興遺孽。除年深浸滲爲台州通判，後爲寧國太守，滕州太守，攝建運司，所至之郡，揭發汚吏，勸農以力耕是務。及至度宗時雖仍參預議，無實似道，以夫人神之憤，但寇深矣，元兵已逼近江南，大勢已去，宋祚不久亦斷絕。宋亡，斯得還避跡空川，飢餓以終。元浙西宣慰司劉伯宜，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瓜爾佳士常，仰其德，慕其名，求一醜面而不可得，是故後人賢之。但觀其生平遺跡，始消于史嵩之，中死于賈似道，晚拂于留夢炎，雖登政府，不得大行其志，良臣散置，奸邪柄國，斯亦宋室之不幸。

上面是高斯得的小傳，只不過舉其大略而已，至於他在理度二帝面前，每次上封事的時候，如何彈劾史嵩之賈似道，這頗有敘述的價值。因爲那時的史實，雖乎最炙手可熱的權貴，人們皆趨避之，而這位史館校勘的冷官，偏偏要把他們的劣跡取行在皇帝眼前指摘出來，空懸靈言，不避斧鉞，這倒著實有些膽氣。同時，在高斯得的幾篇奏疏裏，使我們可以瞭解理度兩朝史實柄國的政治是怎樣的腐敗而黑暗。

當理宗接位之初，似乎也很想整飭紀綱，刷新吏治的，可是他缺乏鑑別人才的能力，以佐朝政。從實際說到景定

，在位二十二年，如李宗勉崔貞之吳晉之賢，皆勿究於用，而却拜康那批史爾以史嵩之丁大全賈似道等爲輔相，以致禍弄成禍，禍流天下。淳祐四年，在斯得輪對奏簡裏，關於當時的綱紀之敗壞，有若這樣的奏對，如：

「……然臣觀自頃以來，禮宗典則之虧，寔以節廢，壞法亂紀之風，漸不可制，竊爲陛下憂之！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恃恩而豪奪人田，不問也；成晚葬，過于侈法，以渫有司，不問也；宦寺怙勢，傾折氣使，忽朝使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權，則又甚焉，有縱恣與台，濫竽巨盜，而邀求內批而免死者矣；有嗾使借卒，伏人宰木，而謂廢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奸頑犯義，在崇觀政和之間，固不以爲怪，而隆興乾淳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悟然禍之而略不加懲乎？……」

那時綱紀之敗壞，確實之專橫，于此可見。同年，史嵩之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學生黃燈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樞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趙興實等三十四人，相繼叩關上書，謂嵩之曾毒死左司諫劉漢炳，國子祭酒徐元杰，不當起用。那知理宗覽書大怒，以爲事無佐證，幾得按相，御筆特中贊戒，幾有罪及學官意，于是斯得上疏方事，疏云：

「臣伏見陛下選者加惠三學，既類奎查以負儒宮，復命學官，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聖意所屬，昭如日星，中外方鼓舞翹跼，以歸禮節，乃間忽以小過，上觸憲威，至煩御筆，特中贊戒，天顏變色，聞者相焉……讀者皆謂濫度天寬，本無河間之意，特一二

邪出，受証橫暴，欲爲報仇，故乘機激怒而爲此耳。尚賴聖明，曲全事體，釋而弗竟，不然，豈不踴諸局而，而陷小人之計乎！……」

疏中的幾種蓋指史嵩之，疏上，自然更爲嵩之所仇恨。似這樣排擠學生的事情，雖然古已有之，到了現在則似乎尤甚，前者平市學生爲了愛國而游行示威，竟爲某將軍的大刀所傷，可是在我們的政治集團裏而並沒有像高斯得其人者出來主張清議，人皆噤口，那真比南宋都不如了！

至於史嵩之的罪惡，嚴格的論議起來，實不浮于蔡京。實贊韓侂胄輩，試想想，元兵已深入國境了，所剩下來，只有些破碎不完整的疆土，爲輔相者，到了國家民族將要爲異族壓迫到不能透氣的時候，竟怎樣爲精詞治，發奮有爲，一方面當進擢賢良方正，澄清吏治，培養民力，以謀國是；而另一方面當修繕兵甲，充實武庫，救亡圖存，以濟危辱；況且他是個簡得軍事的人，當時有將才之目，尤其應該率勁旅之師馳命疆場，捍衛疆土，但是他不此之圖，做了精相而開督府以還，排擠老成，邪說羣小，包五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寵，狼狽萬狀；並陷害劉漢炳徐元杰和自己的從侄史瑛卿。而謀死史瑛卿的強機是：因爲瑛卿寫了封誣信給嵩之，勸他不要這樣排擠學士，搜削東南民財，爲宋室保留一分元氣，書上，認爲嵩之所害。不備此也，當其開府之初，爲了擁兵自衛計，搜檢金陵浙江各地分戍列屯備軍，以致劉川失陷，援救不及，長江上流，遂爲元兵所蹂躪。

後來，史嵩之雖爲公論所不容而解除權，可是接着專橫國政的却是賈似道的乃弟賈似道，那真有些一蟹不如

一蟹之嘆了！

賈似道雖則是個士大夫階級的後裔，其父夢曾為制置使，但是他本事操行，賭博狎邪，少時在臨安市上落魄為游博之徒；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小官閒曹，並沒有多大的出息；靖以其姊入宮，為理宗所寵愛，數年之間，由大當番軍器監一直擢為少傅右丞相，到了度宗朝景定元年竟封為衛國公，其際遇之隆，也許在他自己連做夢都不會想到。因為這樣，所以專橫特甚，立朝秉政，無一不放蕩邪僻，以使其私慾，批政百出，重苦字內。最為害者，莫如那時的市田制度，名為養兵，實則利己，把人家的良田霸奪下來，使浙西之民，咸為墮類。因此高斯得在景定五年因母星出柳的應詔奏疏裏有着這樣的指駁：

「……自非田既廢，養兵之費，皆仰租稅，漢唐以來，未有易之者也；今也巧其私智，市田以輸，自謂策略高妙，前無古人。陛下知其非計，嘗欲罷之，有秋成暴行之命，彼悍然不顧也。白晝民田，流毒數郡，告牒廢物，不借一錢，遂使大家破碎，小民無依，米價大翔，飢死相望。有司尚為凶惡，日更月易，無有已時，蓋倒乘之，成復其主，識者謂異日浙西有亂，必自公田始。……」

在賈似道執政的時候，除了禍害良農的市田制度以外，尤復進用秦小，取先朝舊法率其紛更，增吏部七司，意之異己者盡奪，位之偏己者盡除，自侍從以至朝紳，無一而非其黨，所以高斯得在同疏內云：

「……陛下數年以來，尊任一相，心腹委己，事無大小，一切付之，果得其人，宜乎天心克享，異害不生

，禍亂不作矣；而庚申以來，大水為異，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繼以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大翔，民命如絲，景象急迫，至此極矣，而今又重以非常之異，妖星突出，光芒竟天，……若非朝廷政治之大失人心，則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乎，臣請得而枚數之。祖宗立國，一本忠厚，大義巨憐，始加流貳，今也大臣趨于用之，以惟異己，拱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停罷放，無月而無，威則立矣，如新授祖宗忠厚之深何？士大夫以仕進為業者也，今使刺薄小人，吹毛求疵，控持扼腕，動觸新朝，進退無門，因二三年，竟不得一缺者。又使輕銳少年數人，日夜改七司法，鍛鍊增加，日事刺薄，惟恐一人之得進，至己所欲與，則雖碾碾下流，超資越序而無所忌憚也。人才難得，自古而然，並蓄兼收，猶懼乏使，今也以意向為用舍，以黨類為去留，自非棄出其門，皆棄不錄，遂使懷才抱藝之士，沉廢流落，嗚呼！……」

自然那時的官吏中之八九都是賈似道的爪牙，嗟呼良民，貧楚無比，有一個姓史的名越翁，出為郡守，到郡幾數月，而聚斂至三百萬，鴉制之慘，不啻可知；是以湖野個日，民怨滿腔，而政治的實質也越加腐爛了！

到了後來，這位由游博之徒出身的賈平章權傾尤甚，對於那位度宗皇帝，居然以周公相成王的故事自居，入朝不拜，作為師相，每二三歲，必求一去，內以要君，外邀名譽，同時則暗示密執侍從官諂附以下，弄璋請留，似乎道一去之後，而宋室亦同歸于盡。這來，那度宗真急得

倉皇追覓，匍匐歸來，哀留師相。關於這事，高斯得也作疏揭其義，比之爲漢代之王莽，大言誇誇，不稍其實，幾使羣小失色，其氣節之正直而不忌權勢者有如此！但還是流毒國內的事情，豈則賈似道之罪惡，死有餘辜，但在理宗朝開慶年間的時候，元將兀良哈得由雲南而入交趾，自置州縣廣西，破湖南，傳敵對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命假道軍漢陽援鄂，那曉得似道到了軍中，不但不去禦敵，而且一再密奏宋京偷險地跑到元將那裏去求和，稱臣輸幣，其時恰巧蒙古國內換立新主，有着變亂，于是便充其所請，授兵而去，等到元兵在新生戰渡水北歸時，把落伍下來的元兵斬獲了一百七十名，還上表以肅清間，並囑他的門客吳中董裡寫一編華編一狀頌功德，請報其事，而通國不知爲和也。

又：後來在咸淳年間，元兵去而復寇，襄陽圍，告急，賈似道自請行邊事，但一面則暗示御史陳堅等，在建康時力言似道之不宜赴襄陽，其理由是：師臣出疆，未必能及淮，願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爲得，于是這緩裏的重任便推在高寶的身上了。未幾，襄陽降，似道在慶宗廟故作作戲語曰：臣始慶勳行邊，先帝將不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耳。慶宗崩，似道親立，謝太后攝政，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聚青丘賈似道議出不可，不得已始開府臨安，延遲不親道，及至明年正月，始上表請行，師至蕪湖，還京中所俘，密使宋京至元軍中議和，稱臣輸幣如開慶故事，但這次來的元兵是不易與了，宋使職敗而退入淮揚。這其二。

似道與師臣相而退，謝太后以爲他是個三朝股肱，雖失利，猶不忍加罪于他，于是高斯得上疏乞誅似道，以謝天下，爲人臣喪師辱國者戒，疏上，不從，而似道亦自乞保全，僅別其官爵而已。後樞王燾等屢次疏爭，以乞誅似道爲請，始下京達都表之詔，行至涪州木棉處，爲押解似道的縣尉孫克臣所殺。論者謂賈似道之死，乃高斯得一疏以殛之也。

上列種種僅及于賈似道政治方面的罪惡，而私生活方面的劣跡敗行，尤其數不勝數。他曾在裏西湖的葛嶺山費數千人工，起造樓閣亭榭，名半湖堂，招納舊日舊從，呼盧喝雉；與蘇妓踏地鬥蟋蟀，客入戲曰：此亦軍中軍事耶？故當時有蟋蟀丞相之稱。在高斯得的詩句裏，有若關於賈似道公生活方面不少的諷刺，大可作南宋時的詩史讀，如西湖遊渡云：

「杭州城西二月八，湖上處處笙歌發，行都士女出如雲，騁鬪賽路車聯轡；龍舟競渡數千艘，紅藍毬掉紛相逐，有似昆明水戰時，石鯨秋風動鱗甲；袖釵脫鎖解佩環，兩岸遊人爭賞觀，中軍家在葛山下，旣服明粧四鄰誇；喚船催入裏湖來，金錢百萬標車馬，紙糊塗至人相笑，萬衆扇塵踏路殺；府門一旦如土，生者呻吟眩脾折，高齋崩壞遺遺下，何況頭且古如懸；一時死者何足道，且得甚語傳千葉，誦官御史門下士，九重天高誰敢說；深齋翻作作歌謠，誰勿傳抄取謔別！」又三麗人行，序謂「杜子美作麗人行，譏丞相楊國忠；國忠，貴妃之兄，近事有相似者，以蘇公有結麗人行，故作三麗人行。」詩云：

「麗人列屋芙蓉城，煙紅露綠千鳥娉，朝回迎笑擁前後，忽遭唾棄綠袍脫；汝曹而作死灰色，爭似平康坊裏人，速眉倒翠雙鴉鬢，臨春碧月陽台雲；西湖喧天歌鼓鬧，列坐長筵奈狎牧，繁衣中使天上至，黃封百棗羅前亭；海棠江柱堆蠟燭，猩唇勝白爭鮮新，微幾何竹食萬錢，隨矣楊家送八珍；酒榼自有娛客具，非絳非竹非歌辭，呼盧一擲數百萬，劉毅賽博何足陳；此時相公眼生翳，平康一笑華亭春，鷓鴣驚動卻歸去，相公手自與金銀；恩綽愛結無與比，何意一朝遭惡噴，偶病起思被問，敢道花使傅丁宿；誰知青鳥不解事，還報從人踏水亭，立願百兩掉而至，判司姓買如弟兄；同遊七虎俱薙鐵，一日得錢千萬緡，大書明告令朝曲，蘇堤補迹無輪輪；風流宰相推第一，但恐根契差同倫，腥風靈靈塞宇宙，萬年遺臭何時泯；要當壯士為一洗，我老無力復八袞。」

除此兩詩以外，高斯得還有鬼賦吟的五言一首，是在假道兩詩以後寫的，寓意深長，足為後世弄權恃勢者戒，鬼賦吟云：

「相公不入府，卻走湖上宅，朝游廳堂上，暮作水雲客；公府體羅帳，別墅車設障，三日飲朝飯，萬棹戈船疾；（原註：入朝以車輪四輛，人負其不帶。）昨官義和珠，離局奉秋賞，主寬置不問，士佞那敢斥，偶偶滿夜宴，宴餽窮殘策，華堂枕千楹，萬龜通百尺，知非晉公詞，故是伯有窟，建鼓難莎飛，冉冉長蛇出；（原註：天姥下青嶺。）煩冤哭中夜，鶴越寒白日，方期燕燒求，難拒幽明迫，天不相厥居，鬼乃賊其室；不

見崔氏亡，千妖日縱積，不見蔡京散，萬怪無前迹；特危豈顛隳，超域宜鴻錄，君看韓家園，斜陽寂寂歷！

總之，高斯得在理度二宗時代，雖不得大行其志，為國家民族謀復興之策，但他能夠持堅紆躬，助史嵩之，竊買假道，得君之側，亦是可貴。在理度兩朝的士大夫當中，像高斯得這樣有氣節而富於膽氣的，恐怕不多吧；至於他的詩，清紀曉嵐謂其舉凡朝時憂國之念，一紙寄之于詩，雖其抒寫胸臆，觸傷亦易，用盡時亦有出入，而憤慨紀事，要自有傲岸沉鬱之觀，如西湖鏡波，三絕人行諸作，俱可補森臣傳之遺。

西湖異雲

洛陽摘梅

魯道原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道原皆以為慶雲賦別，蓋益持杯誦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佐之者我乎？」一象昨西語去。後明太祖都金陵，走使聘其，其慨然謂所贊曰：吾向遊西湖，指異雲者此公也。基嘗為浮慈僧賦，西遊圖曰：大江之南風雲，杭州西湖天下無；佛光吐影十里外，燈塔初出射美梁。百年王氣散荆，柳花使人愛。我僧不善兒女情，故作小兒見真時；想此欲畫詩，高禪巨畫我指塵；卻憶住年秋多，齊前街，李城巨畫我指塵；卻憶與山，但愁微風，齊前街，李城巨畫我指塵；卻憶笑底海童，蛟人看，蛟人看，蛟人看，蛟人看；雙大志卷廿八）

張蒼水抗清始末

董貞朔

今年四月上旬，浙江第五次全省童子軍大會開幕，全體童軍六千餘人，在南宋故宮遺址的西湖萬松嶺露營，大會後二日，為民族掃墓節，是日下午，由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楙，浙江省黨務部委員羅霞天蒞臨露營，先生，率領了這班英勇坦白，刻苦耐勞的可愛的少年，分調張燈宵，岳武穆、秋瑾、徐錫麟的祠墓。時編者亦僥倖隨行，看這整齊的行列在風和日麗中浩浩前進；那綠日的旌旗，那使人聽了發瘧的軍號，那一擺手，一舉步，……在在都表現出我們民族的不屈的抗戰精神。大隊首先到送張蒼水祠，入門，但見古柏森天，蒼松夾道，一股忠義之氣，于無形中流佈了空間，予人以不可磨滅的印象。各團童軍代表，在墓前獻花敬禮畢，本文的作者就開始報告墓中人一生的事略于這班可愛的青年之前計分一、蒼水先生出世時期國內外政患的概況；二、蒼水先生的家世及其時代；三、蒼水先生抗清的始末；四、蒼水先生投身成仁的總檢討四節，作者講至激昂處，能使聽衆的心神齊感興奮，悲壯處復令人淒然欲絕。在歸途中，蓋先生應編者之請，就以講詞作為材料，替我們寫了這篇文章。

編者

一
蒼水先生生於明萬曆四十八年，那時建州莫長努見略赤，已佔領了滿洲地方之一大部，建立後金汗國，（事在萬曆四十四年）開始與明廷構難；聞其間之輕重。而明廷上下，文恬武嬉，不修戰守之備，應順清河之役，兵敗於先，開元鐵嶺之役，喪地於後，甚且自毀長城，「坐失遠（陽）（陽）」，「神京左臂」，卒為敵備，明社之危，豈止一制麻及膚」，在理明之強野文武，受了這樣重大的威脅，應有特策團結，將赴國難之大覺悟，可是事實所表現的，還是東林黨議，容魏弄權，以三案為五訴之具，以續稅釐紛爭之局，得流羅拆，名將傳首，佞幸竊位，流寇蔓延，致使十年之間，蒼水繼輔，淪為金人囊中物，川陝豫鄂，

莫作開鐵屠殺場，內政外交，已兩無自救辦法。到了蒼水先生生後十六年，金汗皇太極，更得漢奸之類附，蒙旗之降順，聲勢益大，自立為大清皇帝，遂乃三次入犯，攻下山東，凌夷至於崇禎十五年，蒼水先生生後二十二年，復不幸而有松山敗降，錦州圍陷之大變，長城各口，盡為敵毀，關外重鎮，非復明有。明帝由檢自縊於煤山之痛史，雖其事尚在二年以後，但遼湖成囚，要仍不外早期潛伏在「君隔於上，臣慢於下，敵憑於邊，變肆於野。」這十六個大字。蒼水先生，會逢其適，生丁斯世，自其習處，以至成年，實無日不在窺亂憂患中過生活，此在常人之稍有血氣者，當亦知振奮有為，以衛家國，現在累世不與外族並存而為滄州張氏之後之蒼水先生。

一

原來芥水先生，並非世居鄞縣，其先代蓋為涪州之住民，後由涪州徙平江，更由平江徙鄞縣。在宋朝時，他的遠祖宰相張文節公，曾立了不世功勳，宋亡，蒙古南犯，張氏便恥受凌辱，泛海到高麗居住，迨朱明光復了漢家山河，始復返鄞。

鄞縣故里。可見先生之振外精神，是有先天的素因，而再受後天的淬勉的。先生自幼便特立獨行，不和當時鄉紳之家的子弟同其好尚。文學以外，還諸習了各種武藝，騎射之精，見者歎絕。當十六歲補諸生的時候，經義



三

明弘光元年，清兵下江南，先生迎監國魯王於天台，招軍為魯王衛。後與富平張軍報名操合軍入長江，明永歷十三年即清順治十六年，復與鄭成功陷鎮江下蕪湖及徽寧等處，功成已作歸剡，卒以成功疏於戒備，乃為清將藥化鳳（是降清軍而非斷頭將軍）所敗，先生由徽寧出錢塘，回關百折，紆道走二千餘里以入海。清兩江總督邵廷佐（又是一個降將軍）致書勸先生降，先生非但不為所動，且答書以大義責之，謂：

容間，固然高寇其曹，而機試發矣，亦能三發而三中貫革。日常所與往還的友朋，不是文弱書生，却是游俠義士，扛鼎揮劍，沒有一天日暇逸以弛其筋骨。臥薪嘗膽之遺訓，先生蓋真能身體力行而為後人所足法。

此志，許則顯君之盛，不濟則全臣之節。是以不惜懸風飄之中，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國仇漸廣，晚節彌堅，練兵海隅，正為桑時。今何時乎？爾粵先聲，三楚寒布，以及八閩羽書，奚啻出遊飛翰！

「願僕將略，原非所長，至以讀書知大義，憤痛胡氛，左袒一呼，甲盾而立，區區

而島夷外訌，播磨內攻，近來左支右吾，其消滅可計日而待。僕當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正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萬一不遂初心，亦惟死於他國，豈浮詞曲說，得以動其心哉？雖然，執事亦吾明勳舊之裔，遭左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深，當如何悲傷？痛父母之深仇，宜如何報雪？稍一轉移，不失為中興人物，願乃陵作自新，主客莫辨，甚為執事不取也。即以執事恩仇之說言之，自違事起而徵調始煩，而催科愈急；催科急，而民卒皆相率為盜，是成寇禍者誰人也？迨中原失守，屬國興師，倘能聖荷節而還天朝，將吐豕困乾，不足專美於前。孰料拒虎招狼，既收漁人之利於河北，而長蛇封家，復肆蜂螫之毒於江南。則誰是恩乎？誰是仇乎？執事亦可慨然悟矣！」

邵廷佐知先生不可降，乃以高僧厚贖，招致海外，以奪先生之助。到了那時，浙間人心，已日趨激散，匡復大業，早成絕望，而先生則復再接再厲，潛入閩海，越鄭成功出師內渡，但成功祇知與荷蘭搏兵，不知鄭帥大陸，未為慮和，先生因謀寇福寧，欲以一手支大廈。事敗，遂不得不退居浙東南固之懸山異軒其跡。天祥明禪，先生乃為清提督張杰所偵察，與客籍子牧門生屠敬，同途而渡。張杰見先生至，舉酒祝曰：「河公久矣。」先生怒叱之，且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求速死而已。」張杰因再送先生入杭州。甲寅渡城，先生再拜與別，曰：「某不肖，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之望，卒杭州，清總督趙廷臣供張如土質，鮑靜陽先生歸附清廷，卒不果。及赴市，見獄廬由「好山色」。張絕絕命詩四首，挺受刑時，時清康熙三年九月七日，先生年四十五歲，而萬斯大武林張

文嘉甫先生葬先生於杭州西湖之南屏。絕命詩云。

「擲槍一旅尚圖存，吞炭吞氈可共論，敢望臣摩與夏祀，祇憑帝眷答湯孫。衣冠尤帶雲霞色，旌節仍懸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戴正氣在乾坤（其一）」。流離避橫二十年，詎知神位在於闕！桐江空鑿殿光輝，霖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還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誰識千秋青史傳？（其二）」。因被棄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夕焚香于氏墓，乾坤半壁帝家祠。斬將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懸旌何必戴隨夷。（其三）」。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漸松栢，此去春風笑數薇。雙鬢難容五嶽往，一帆仍向十洲歸，桑山避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其四）」

四

先生自二十五歲在鄞城隍廟與六狂生葉志雷等聚衆倡謀義，至四十五歲在杭州鳳凰山殺身成仁，先後歷二十年，中間三渡閩海，四次長江，兩遭覆沒，其志節之堅貞，實可以撼天地而泣鬼神，風靡所播，已使浙閩民長，紛起響應，餉所懸三楚，均能審其心志，撥亂一尊，則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竟得神州，豈是難事。俱自南都初陷，魯王甫稱號國於紹興，而唐王即自立於福州，桂王益王，更復據地自保，各行其是，一國三公，已莫無所適從之嘆，今乃益而為四，其何能濟。是以黃道周，揭重器，置式祖諸人非不志切匡扶，而終為清人所各個擊破。或快瀝赴死，或從容就義，了無補於大局，徒使三百數十年以後之吾人，低徊往事，感明於不能精誠團結，不足以禦外侮，可痛孰甚。

歸玄恭先生越游詩

歸玄恭先生，丁明亡之慘，舉義不成，獲髮僧裝以免。與歸玄林先生以博雅稱相推許，時人咸為歸玄稱。遺著散佚，今所存者，僅山南徐氏所輯遺集一種。此遺著九首，為集所未載，乃從歸玄先生著作卷後錄出者。原跋云：歸玄作之歲秋九月，過洞庭東山，宿安鄉道兄齋中者二旬，隨行，以此卷索余書畫，云不約時，乘興為之；是年冬十二月，京擢李天宰，師寺，偶一日無事，令老蒼頭磨墨，先作墨竹數叢，復錄甲午秋遊浙東時近憶九首。與會適到，殊覺遠勝平日。朱子後兄對室觀余落筆如飛，為之擊節，摩挲無山人歸莊書。按歸玄作歸，為清順治十四年丁卯，故諸詩後憶敵始，不勝黍離之感，讀之足以起道立懦，原卷後尚有亭林先生題詩。歸玄題僅，合為一卷，尤為難得。余當時以重價得之，不日嘗影出付東南日報特刊印行。黃君澤孫頃來索明遺民遺作，謂將布諸越風，因與錄付。先生此詩既為越游而作，詩中又涉及浙中忠烈劉念台倪文正諸忠敏，故希辨諸人，當為越風最好材料矣。丙子立夏，龍游朱紹來識。

同諸公登舟莫門赴山陰友人邀分韻得八庚
片帆初出閩城。一夜西風為遠行。文酒虛拚臺上興。江山無那楚多情。秋深桑柘千村老。日暮煙雲百里平。遙指錢塘江畔路。風光早與向舟迎。

舟次石門同諸君再分韻得五歌
宿落高林水始淺。艤舟江畔且婆娑。破愁慈惠黃花酒。寄託閒情白草歌。此日山中霜似雪。十年海內滿兵戈。醉狂亦是無聊况。應想陶公謔說多。

古小亭拜念亭先生祠

學校詞章相與依。高山今日仰巍巍。五朝大節都無憾。千載斯文信有歸。形同彷彿周原泰。拜君決絕晉山微。題人二字誰迷寐。小子雖狂未敢違。

名儒猶望冠羣賢。天上樂星又最先。思重身貧依魏闕。時危才不步經筵。兵農力任邊疆事。章奏空教天下傳。邂逅錢塘承許飲。遺容勢跡是當年。

黍稷忠憤公像
國破身存尚可為。懷沙何事效湘流。北轅南聖行方遠。南渡康王到又遲。越水梅花千古淚。公園亭名梅花松於沈子其下。吳天棠樹十年思。崇禎中公以御史巡按蘇浙等處弘光初公以御史中丞巡撫江南。肅瞻遺像頓嗟嘆。熱醴留侯世外姿。

遊吳故都郭外陸鏡希聲先生
耶琦山下望明星。身死猶名在汗青。一旅志與新社稷。四年力盡小朝廷。文章海外皆尸祝。浩行瓊東有鶴銘。先生誓為太倉州守有善政。知己恩深隨千里。無緣寫樹掛青萍。

山陰道中同諸公分韻得一蕭
路向山陰與畫橋。高朋載酒共逍遙。晴湖百里光相引。遠嶼千重勢盡朝。亂後山川猶壯麗。秋深草木總蕭條。五千甲楯休悲憤。王氣於今尚未銷。

登會稽山謁禹陵分韻得十款
南鎮諸峯十數層。層層拱拱互王陵。江山一氣通吳越。俎豆千年祀杞鄘。丹雘遺祠故古木。烏龜殘碣臥枯藤。鳥夷自昔供皮服。燬者中原恨不勝。

同諸公泛西湖分韻得七真
東面最勝是西湖。載酒遊嬉興不孤。秋水亭臺高十宅。夕陽城郭帝王都。六橋雲樹時搖曳。兩岸煙山乍有無。回首舊遊人代換。停杯拍案獨長吁。

惜福習勞持戒自尊

—— 養正院開學譚稿

弘一法師

自從本刊第九期，登載了弘一法師的小傳與軼事之後，對於這個苦行和尙的精神與節操，已引起許多人的崇敬之心，同時國內幾個大叢林中，也接二連三的來函訂閱本刊。我們爲了要滿足這班崇敬法師的讀者起見，特地多方打聽法師最近的生活，今蒙廈門南普陀廣浴師寄來了大師的稿稿及近影；又承馬一浮先生賜贈了大師的手寫稿，不但使本文生色不少，想也是讀者所愛題的。

養正院從開辦以來有一年多了，外面的名譽很好；這是因爲在瑞金法師的主辦及各位法師的愛護之下，所以才有這好的聲譽。

我這次到廈門來，參觀養正院，心裏非常地歡喜。各方面弘布實得都很完美，就是地下也很乾枯。在其他的地方是少有看

到的。

我在泉州草庵大

(影近師

病的時候，承本院諸位特寫一封公函，各人都簽了名，慰問我



弘一法師
此一稿內
血而得
古小懷身
永住世間
剃髮功
弘一法師
五三三

的病狀；並且又承大家念佛七天，代爲懺悔；諸如等事，真使我非常

的感激！

我再過幾個月，要到鼓浪嶼日光巖方便開關。其期限，大概要有幾年，因有道很長久的相隔，所以這次我自己發心願與諸位見面談敘談敘，以爲紀念。

今天所要談的，約有四項。：——

一、惜福 「惜」是愛惜，「福」是福氣。就是我們縱

有福氣，也要加以愛惜，切不可把他浪費掉。諸位要曉得

；在末法時代，人的福氣

，甚為微薄，若不愛惜，

將這很薄的福享受既盡，

那就要受莫大的痛苦，即

是所謂：「樂極生悲」了

。我記得從前做小孩子的

時候，我的父親請人寫了

一幅大對聯，是清朝劉文

定公的句子，掛在大廳抱

柱上；其上聯是「惜食，

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

」。以後我底哥哥時常教

我念這句子，久而久之即

念熟了，一臨到穿衣，或

是飲食的常見，皆十分注

意，就是一粒米飯都不敢

把牠糟掉；而且我的母親

也常常教我，對於身上所

穿的衣服，時時當心，不

可損壞或污染；他們恐怕

我不愛惜衣食，損失福報，因而短命做。

諸位要曉得，當我五歲的時候，父親就不在了；六歲

時我練習寫字，對於寫字的紙，都是亂拿整張的紙磨寫，

一點不知愛惜；當時我的母親看到這種情形，就正顏厲色

的說：「孩子！你要知道呀！你的父親在世，莫說這樣大

的整紙不肯糟蹋，就是連一寸許的紙條，也不敢隨便丟

掉啊！」這是一種惜福的表

現。我小的時候，因受了這

樣家庭教育影響，深深印在

我的腦海裏，所以由小而大

，沒有一時不愛惜衣食。出

家以後，一直到現在仍舊有

這樣的習慣。且就我身上所

穿的衣服而論，諸位請看我

腳上穿的黃鞋子，這是民國

九年在杭州的時候，有一位

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給我的

；諸位如有空可以到我房間

裏看看我的棉被面子，這是

未出家已前所用的；又有一

把洋傘，也是民國初年買的

。縱有破壞的地方，請人用

針線縫縫仍舊同新的一樣。

不過，我所穿的小衫褲及羅

漢京鞋一類的東西，也有五

六年換一次的。除此以外，

一切衣物，大約都是在家時或初出家後所製的。

從前也常有人送給我好的衣物，但我大半都轉送給他

人。何以故？因為我知道我的福薄，對於好的衣物物是沒

是阿伽陀 良藥 瘳瘵疾
契理契機 十方結履
普願見聞 惟惠信受
聯華鄂於西池 等無量之光壽

應由東春甲先老人文鈔鐵板
連東玉露 屬詞奇詞 念於
老人鄉 奉承 此書 服膺
高執 冥契 糊致 老人 之文
如月 天音 厚 品 宜 法
斷信 枝斯 正廓 以復 敦促
未可 默已 軌級 短思 隨喜 懺
若夫 翔舞 七 美常 復 俟 律 者 惜
忘 忘 行 漢 者 惜 者 敬 記

(弘一法師稿)

有胆量受用的。又如吃東西，當生病之時可以吃一些好的食物，除此以外不敢隨便亂買東西吃。

粗細的事情，並不是有一個人的主張。且如當代淨土宗的大德——印光老法師，有人送給他的白木耳等補品，他自已毫不願意吃，他送到觀音寺供養諸開法師。別人問他：法師！你爲甚麼不吃這好的補品呢？他說：「我底腳氣甚重，不單消受。」印光老法師他老人家家的性體剛直，是不顧人情的；前幾年有一位依弟子，是鼓浪嶼很有名的居士，去有望他的時候，和他一齊坐在桌上吃飯，這位居士先去飯碗的，碗裏就落剩了一兩粒米飯；於是印光法師當時就不生氣地大聲呵斥說：「你有多大福氣，可以這般隨便粗飯粗飯？你要趕緊將他吃光。」

諸位！以上我所說的話，都要句句牢記。要曉得：我們雖然有十分福氣，只享受二三分就好了；所傳的福，何妨留到後來享受；或者能發大心，願以我的福氣，皆布施與一切衆生共同享受，那氣更好的了。

二、習勞 「習」者練習，「勞」者勞動。關於習勞之事，非來講講：諸位請看我們的身體，上有兩隻手，下有兩隻腳，這原爲勞動而生的；若不將牠去勞動，對於身體，反配不好；換一句話說：若常常勞動，那身體必定會很康健了。要曉得勞動這件事，是人類本分上所應做的；不唯我等釋教的出家人要練習勞動，也是一切佛的地位，也是常常勞動的事。現在我且講講：所謂佛者，即是釋迦牟尼佛，以下所說的幾件事情皆出于經律之中。當初佛在世時，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在平常人想起來，以爲佛在界時亦同現在所謂方丈和尚的樣子，有衣鉢師、侍者師，常常侍候，佛自己決不會做甚麼勞動的事情。但是不

然，怎樣講呢？有一天佛看到地下不甚清潔，佛隨時就拿掃帚來掃地，於是許多的大弟子，看到了佛既親自掃地，也就過來幫佛，說：「若人掃地，能得五種功德云云。」又有一個時候，佛和阿難遊行，在路上碰到一個喝酒喝醉了的弟子，已不省人事；於是佛命阿難抬脚，自己抬頭，一直走到井邊，佛自己用柏木水，即叫阿難洗脚，又有一天，佛看到門前的木頭橫根壞了，自己就去修補，又有一次，佛看見有一個弟子有病，沒有人照應。佛問：「你既有病，爲什麼沒有人照應你呢？」那個病弟子說：「因為從前人家有病，我不曾發心照應人家，現在我有病，人家也不來照應我了。」佛聽了這話，就說：「既沒有人照應你，那末，我來照應你。」於是取將病弟子身上大小便等種種污穢，都洗得乾乾淨淨；並且還同他將床鋪整理好，然後才扶病弟子上床睡下。佛並不像現在的人，各事都要人做；佛，他是手動的，而不是單靠嘴動的。我再說一樁事情給大家聽，如彌陀經中所載的一位大弟子阿菴樓院。他因雙目失明，不能料理自己，面佛就親身替他洗衣服，並命其他的弟子幫忙做；又有一次，佛見一老年比丘，眼睛花了，欲穿針縫衣，看不清楚，佛就叫着：「誰人能替我穿針麼？」佛即立舉答應，說：「我代你穿」。

以上所舉之例，雖僅數則，可見佛是常常勞動事的，毫無疑義了。我盼望諸位，也須效法的模範，常常練習做些勞動的事才好。

三、持戒 持戒二字，大家知道；我們想欲來生再做人的話，最低限度也要能持五戒。現在掛名受戒的人很多，對於能持五戒的人有多少呢？要知道：受戒之後，若

不持戒，亂起罪來，比較不受人所應得之罪，更加一倍大呢！所以我們對當勤人，不要隨便受戒。如現在普通一班傳戒的情形，我也不忍說了！最好隨自己的力量而受，萬萬不可敷衍了事，自尋苦惱。戒中最重要，就是殺、盜、淫、妄。此外還有飲酒、食肉、最忌惡外人的讒嫌。至於吃煙的事，在律中雖無明訓，但是在我國習俗上，也是甚受譏議的。

四、自尊。『你』者自尊。自尊者，就是自己尊重自己。平常人都歡喜望他人尊重自己，而不知自己尊重自己。但是我們想欲他人尊重，必須先自尊重。怎樣尊重自己呢？就是自己時時想做一個偉大的人，做一個了不起的人。比如我們想做一個偉大的人，做一個了不起的人，淨高僧，就拿高僧傳來看，他怎樣行的，我也怎樣行，所謂：「彼既丈夫我亦爾」。又比方我欲將來做一位大菩薩，那末，就依經中所載的菩薩行隨力行去。這就是自尊之心。但自尊與高尚是截然不同的，高尚的心，就是人家勝過他，反而受人家不如他。而自尊之心，是尊重自己，並沒有看不起他人的意思。

諸位萬萬不可以為自己是個小孩子，是小和尚；也不可說我是一個平常的出家人，那裏敢希望做高僧做大菩薩呢？那就糟了，那就隨便便，自暴自棄，永遠墮落下去了！諸位應當知道：年紀雖然小，志氣却要高。

（馬一浮先生手札）

願者心送於故身性中得
弘一法師手蹟三種并以
奉贈不自宿諾法師
文字甚美不獨書法之
精且意厚穆希
華花之子自謂文白

四月十日

關於童二樹

周作人

「越風」卷二十云：「童鍾字二如，改二樹，號璞岩，會稽人，著有竹塹集，抱影居詩鈔。」又云：

「二樹費處即受知於太守顧某，下筆千言立就，兼工畫梅，善隸草書，名滿大江南北。墨色合盧翻齋愛其詩，爲刻『詩餘』、『梅句圖詩』、『秋蟲吟』等集。」

「全浙詩話」卷四十九云：「鍾字二如，改二樹，號璞岩，又稱二樹山人，會稽布衣。」又云：

「按二樹應童子賦不刊，蓬萊舉業，專攻詩古文。客大梁最久，性深俠，不爲家計，賣文後隨手散盡，卒於甯江。」

「隨園詩話」卷六云：「鄭板橋愛徐青藤詩，得刻一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變。童二樹亦青藤，題青藤小像云，抵死口中無七子，豈知身後有中郎。又曰，尚有一燈傳鄭變，甘心走狗刻門牆。」

「二樹名鍾，山陰詩人。幼時，女史徐昭華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少所許可，獨於隨園詩餘寵太過，奈從未謀面，今春在揚州特渡江見訪，適余游天台相左。嗣後寄聲欲秋間再來，余以將往揚州故作札止之，旋爲他事滯留，到揚時則童已歿十日矣。」

「童病中夢二叟，自謂紫閣真人浮白老人，手承鶴使騎，童附衣裝未備，真人隨以詩云云，童答云云，吟畢求寬期，紫閣真人立二指示之，果越二十日而卒。」

「二樹臨終滿狀堆詩高尺許，所以殷殷望余者，爲欲

核定其全稿而加一序故也。余感其意，爲編定十二卷，作序外錄其黃河云云。二樹畫梅題空古一篇，墨筆字約八十餘首，神工鬼斧，愈出愈奇，余雖不喜墨跡而見此詩不覺歎絕。」

又補遺卷一云：「高怡岡亡時貧甚，家有九柏未葬，夜見夢於二樹，以箋紙索畫梅十幅。畫成，遣河海施我其太守見之歎曰，畫梅助葬，真善德事。乃取其畫面助葬費二百金。」

「冷庵雜錄」卷六有「童二樹畫梅」一則，文云：「童二樹畫梅少粉本，時於月下澗澗，縱橫欹側，皆成妙畫，故所繪無一複者。幼時，友人劉鳳岡夢童化爲梅二樹，因以爲號。生平題畫詩往往奇論。薛元且爲問進士世積題畫，有第一朝開第一花之句，是年周發解。馮容增有僕傭乞畫額，因題詩曰，具此清淨姿，何爲乎泥中。傾數日癘。」

「寄甌丁志」卷三云：「住時於故人秦秋伊處見二樹山人畫額，題句云，食有魚腥臥有毡，頑齋日午懶銜蠅，宵來點鼠跳梁苦，却向花陰自在眠。」又云：

「二樹山人童畫，乾隆中山陰布衣，詩畫畫稿三絕。先以畫額名，有童額之目，因乘其故技而畫梅，前志畫額截句遂首作。山人畫必有詩，畫梅詩尤多，嘗題額字約至八十餘首，隨園稱爲神工鬼斧，愈出愈奇。先有萬樹梅花萬首詩小印，晚年自料恐浮其數，因改鐫爲一樹梅花一首詩。嫁女同郡吳氏，惟以畫梅百幅充奩，集中有句云，但有梅花藏畫額，並無黃犬作伴資，蓋記實也。吳氏得之大喜過望，余外舅息渠領先生先世與吳氏有連，嘗分得其一，余及見之，先生因爲余言如此。」

以上所記頗多可喜，但與二樹詩對勘，亦有出入之處。寒齊所有二樹山人著作祇有下列四種：

一、「二樹詩略」五卷，乾隆庚辰（一七四八）刊本。

二、「抱影廬詩」一卷，乾隆癸酉（一七五三）刊。越中三子詩鈔本。

三、「秋蟲吟」一卷，乾隆辛巳（一七六一）序。原已刊板，今係抄本。

四、「二樹山人寫梅歌」一卷，續編一卷，乾隆己亥（一七七一）刊本。

「二樹詩略」下署會稽宜鍾瑛稿，瑛岩下有小註二行，卷二云，「一字借鹿」，卷三云「倚樹」，卷四云「梅影」，卷五云「如如」。越中三子之一劉鳳閣著「梅芝館詩」有一闕中習靜懷逸兩二友一首，註中第二人云「重二十八借鹿自號夢塵居士」。又「秋蟲吟」序後署「鏡曲山農童鈺題於種樹館」。寫梅歌編「續中四十九疊韻首二句云：

「重」如，疑蓋韻。二如下註云，「子幼字也」。又三十三疊韻詩題云：

「先味李太白會夢得霜一牛負梅花相授，且曰，好種子，勿負也。越日生子，歲值辛丑。先君子以為佳徵，常舉以相勸，特不識得翁為誰。後讀鄭元祐題元章梅詩，有留得聲香醉時華歲寒仍舊發枯槎句，始知真由農圃掛翁也。此事素不語人，無知之者。老友馮鑑斯贈予寫梅歌起句云，問散大夫今白髮，不意竟以元章呼我，忤然有感，爰述其事，能容鐵樹」。詩中有云：

「昔者先子絕愛吾，庭植二樹吾與俱，詩翁忽過為詩題，題字頗使人間呼。」註云：

「子幼讀書處先君子成竹夢植梅二株，爰異卉，予亦以夕處其中，顏曰抱影，金丈補山過廬改題二樹書屋，嗣後人咸以二樹呼余矣。」這里說明改號的事很是清楚，「冷齋雜識」所云蓋係傳聞異辭，亦有點近於道聽塗說。「抱影廬詩」中有「畫梅引贈梅風閣」一首，中有云：

「聞君去年學畫初，夢中親見羅浮株。註云：『風閣私事，與二樹山人結毫無涉者也。』

二如雖然改了二樹，可是舊名似乎並未完全廢去，如「種詩略」卷五之「一字如如」即其一例。家中舊藏石章一方，黑色甚堅硬，三角自然形，印文長圓，長約二寸寬半寸，文曰「如之何如之何」，邊款云，「丙戌九秋作，二樹鈺」。文中隱隱兩如字，亦即二如或如如之意。二樹生於辛丑，即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二），「寫梅歌」五十八疊韻詩題云，「九月十二日為余生辰」，案此可以考見其誕生月日，至乾隆丙戌（一七八六）已四十六歲，可知其詩尚保留二如字義也。卒年未能詳，「隨園詩話」所云今稱不知是那一年，或者查小倉山房詩文有游天台年月，即可知道，唯字頭無此書，存考耳。

袁子才好名，詩話所記多過於誇揚，文章亦特無趣味，蓋其缺點也，唯二樹之推舉隨園蓋亦係事實，「詩略」卷四有題袁詩「亭破竹集」詩，其二有云：

「楚中昔日稱三道，（註，即中郎兄弟，吳下今知有二袁。）可以推見，但此等事終不起本人自述，况袁公又兼蘆藉之良耶。夢高怡園索畫梅花似亦事出有因，寫梅歌二十二疊韻題云：

「昔者先子絕愛吾，庭植二樹吾與俱，詩翁忽過為詩題，題字頗使人間呼。」註云：

「子幼讀書處先君子成竹夢植梅二株，爰異卉，予亦以夕處其中，顏曰抱影，金丈補山過廬改題二樹書屋，嗣後人咸以二樹呼余矣。」這里說明改號的事很是清楚，「冷齋雜識」所云蓋係傳聞異辭，亦有點近於道聽塗說。「抱影廬詩」中有「畫梅引贈梅風閣」一首，中有云：

「聞君去年學畫初，夢中親見羅浮株。註云：『風閣私事，與二樹山人結毫無涉者也。』

二如雖然改了二樹，可是舊名似乎並未完全廢去，如「種詩略」卷五之「一字如如」即其一例。家中舊藏石章一方，黑色甚堅硬，三角自然形，印文長圓，長約二寸寬半寸，文曰「如之何如之何」，邊款云，「丙戌九秋作，二樹鈺」。文中隱隱兩如字，亦即二如或如如之意。二樹生於辛丑，即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二），「寫梅歌」五十八疊韻詩題云，「九月十二日為余生辰」，案此可以考見其誕生月日，至乾隆丙戌（一七八六）已四十六歲，可知其詩尚保留二如字義也。卒年未能詳，「隨園詩話」所云今稱不知是那一年，或者查小倉山房詩文有游天台年月，即可知道，唯字頭無此書，存考耳。

袁子才好名，詩話所記多過於誇揚，文章亦特無趣味，蓋其缺點也，唯二樹之推舉隨園蓋亦係事實，「詩略」卷四有題袁詩「亭破竹集」詩，其二有云：

「楚中昔日稱三道，（註，即中郎兄弟，吳下今知有二袁。）可以推見，但此等事終不起本人自述，况袁公又兼蘆藉之良耶。夢高怡園索畫梅花似亦事出有因，寫梅歌二十二疊韻題云：

「昔者先子絕愛吾，庭植二樹吾與俱，詩翁忽過為詩題，題字頗使人間呼。」註云：

「子幼讀書處先君子成竹夢植梅二株，爰異卉，予亦以夕處其中，顏曰抱影，金丈補山過廬改題二樹書屋，嗣後人咸以二樹呼余矣。」這里說明改號的事很是清楚，「冷齋雜識」所云蓋係傳聞異辭，亦有點近於道聽塗說。「抱影廬詩」中有「畫梅引贈梅風閣」一首，中有云：

「聞君去年學畫初，夢中親見羅浮株。註云：『風閣私事，與二樹山人結毫無涉者也。』

二如雖然改了二樹，可是舊名似乎並未完全廢去，如「種詩略」卷五之「一字如如」即其一例。家中舊藏石章一方，黑色甚堅硬，三角自然形，印文長圓，長約二寸寬半寸，文曰「如之何如之何」，邊款云，「丙戌九秋作，二樹鈺」。文中隱隱兩如字，亦即二如或如如之意。二樹生於辛丑，即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二），「寫梅歌」五十八疊韻詩題云，「九月十二日為余生辰」，案此可以考見其誕生月日，至乾隆丙戌（一七八六）已四十六歲，可知其詩尚保留二如字義也。卒年未能詳，「隨園詩話」所云今稱不知是那一年，或者查小倉山房詩文有游天台年月，即可知道，唯字頭無此書，存考耳。

「迨夕時，候曉始得覓寐，已月有旬日矣。上元前二日夢一老翁頰而長，面目青黑，亂髮白且盡，衣冠亦甚古，相撲極歡，出錢紙十束，上篆「福」字，篆余寫十梅圖，余欣然題之，初不知其夢也，醒後歷歷可憶，嗚異矣。」案「寫梅歌」第一首題云：

「沈又希范孫以長歌索寫梅花，時值臘月，適有凍鈴集余畫梅，又希異其事，爲作貞歌見贈，愧不敢取，次原韻之。」四十二韻詩題又云：

「方河水精融余畫梅於洛陽何六該明府署中，丁酉除夕前三日有凍鈴飛集帳上，又希倡韻字約詩紀事，一唱而詩日至，四十二韻前韻謝河水集密詞詩題者。」前題所云上元前二日可知係戊戌（一七七八）年，一隨園詩話云：萬怡園卒於丁巳（一七三七）榜四十餘年，計丁巳距戊戌已有四十二年，時代正相當。又十四韻詩題云：

「丙申冬應河南於太守寫修罪志，至今已兩年矣。」續編小引云：

「己亥暮春之初，余以河南縣乘嚴事，由洛返汴，將挈妻子，歸感齋所。」計自丙申冬至己亥暮春二樹有洛陽居於太守幕中，施我其如買畫梅助葬費自亦在是期間，然而戊戌上元或正其時矣。唯詩話云二樹夢中所見老翁乃短而瘦者，二樹詩題中則云頰而長，究竟短乎長乎，無從臆揣，不知係二樹的夢境迷離，抑隨園之寓言十九賦，均不可知也。

隨園著定的二樹詩集十二卷今不得見，亦不知曾刊行否。二樹詩集均明署會稽人，不知隨園何以獨誤爲山陰，孫寄齋疏中名猶乃亦衍其誤，未免過信「詩話」矣。「寫

梅歌」前編四十二首，續編二十四首，凡六十六卷前韻，「詩話」係「丁志」又都說有八十餘首，亦誤。「秋蟲吟」本一百首，經虫字韻，二樹刪存七十二首，自題後詩中所云化爲七十二賀壽是也，王雲登爲之刊行，商賈盡謂係虛稱齊所刻，非是。「二樹詩話」蓋盧氏刻，已在「秋蟲吟」十三年前了。越中三子之陳月泉著「丹棘園詩」中有「二樹山人摘句菓子題詞」二首，蓋即「摘句四詩」，惜刊本亦未得見。

二樹題畫詩往往奇驗之說，當然只好姑妄聽之。「寫梅歌」四說及山陰何樂天和詩，今查樂天「停雲軒詩鈔」不錄此詩，樂天小山著「皇雲閣詩鈔」卷上却有和詩五首，其第二首中有註云：

「前年山人寓大梁同伯揭解元齋中，冬日畫梅，有蝶繞其筆端」。唱和在戊戌年，前年當係丙申，在未入施太守幕下之前乎，冷所云元旦及是年或者即是丙申亦未可知，雖奇驗終無左證，但是疑問的年代總大略可以明白了。（中國人記時間寫款徵用代名詞，如今春是年之類，而上下文並無說明，令人看了茫然，袁陸諸公都有此病。至於發解以前事而稱之曰周進士，尤爲順制事實，使爲章實齋所見，必又加剝削了。」又卷下有題二樹所畫秋翁思歸四詩二首，首句云：鶴背仙人去不還，下有註云：

「山人卒於雅揚，曾降見自稱散仙二樹，故云。」詩仙降凡本是筆記熟套，不足爲奇，唯因此亦總可見二樹山人之逐漸神仙化，到了成書時便成了預言者了。

關於畫貓之說則無可考，或是實事亦未可知。陶宗村著「唐畫見聞」一紙下有畫貓一則，所記與「全浙詩話」相

同，唯末一節云：

「審致札姚芝鄰云，吾畫梅靈海內諸君子賞鑒，輒賜詩篇，惟陶村無一言之贈，但此老不可無詩，懇吾子力圖之，倘得其一語品題，則吾死可無恨。芝鄰即以札示余，余感其意，賦贈七古一首云云，仍屬芝鄰轉寄之禮。嗟乎，余詩何足為二樹增重，二樹乃拳拳不忘若斯。聞其捐館即在墨秋之杪，急鳩返越，未知遺書人到越時二樹猶及見吾詩否，倘書未開函而人先易世，則吾詩即以當徐君塚上之劍可也。」原詩亦見「泊鴨山莊集」卷三十一，題云「畫梅行為童二如作」，但亦未繫年，不知所謂是秋何所指也。考卷中畫梅引前有「寄懷廷珍」，後有「久不得珍兒消息，時過蘭州有回窺之誓，賦此寄懷」語時，查零九珍兒哀詞，廷珍以辛丑（一七八一）大搞知縣分發甘肅，而蘭州之亂則在甲辰（一七八四），然則作畫梅引時日總當在壬寅癸卯之間，二樹山人的卒年亦約略可以推知矣。

廿五年四月廿二日，於北平。

越三子詩詞

何右升撰

青英館詞

山陰陳雲祺

秋標 別館

光留何人吹起。幾筆白門秋意。漣漣離魂。絲絲清怨。滿入蕉眉峯底。斜陽影裏。消瘦也西風知未。說甚風流舊事。眼緒而今老矣。清夢如煙。閒愁似水。情緒頑奴地也。霜寒月滿。回首也思千里。

丙辰春分曉發魚溝 百字令

閒儂底事。把別離舊稿。從新做起。倘棧春懷誰寫得。算

有柳枝能替。瘦馬駭。短鞭兜恨。淚澗青衫子。宵來何處

。一燈夢指千里。遺記晴窗東風。草草人日。別酒梅花底。細雨郵程三十日。容易春分過矣。慈母裁衣。閨人卜鏡。花裏重門閉。飛鴻北去。江浦一字難寄。

丁巳春杭州客夜坐雨 雙聲調

又黃昏。雨三點雨零星。雨得魂盡。春愁水樣渾無君。紅煞一痕燈影。風不定。便是離人。也為花愁損。客商人靜。料絮影瘦香。都無是處。今夜怎生睡。殘更。亂拋想思卻冷。夢兒和燕同醒。縱教春例傷心雨。也合憐儂些病。整又緊。人自無聊。錯把芭蕉恨。借倚孤枕。知幾處紅樓腸斷。一例試喚曉鶯問。

八月朔寓齋夜坐 詞調

獨自倚桃笙。水樣離離。相思如夢未分明。邊得玲瓏秋影子。只有疏燈。夜色冷瑤琴。十二晶屏。閒愁和月寫零星。落葉寒聲同一院。各自秋聲。

黃浦秋波 卜字

萬頃荷花潮。三尺瓜皮艇。樹外秋帆帆外雲。雲外科陽影。風向水邊來。吹得詩箋冷。夜靜聞鷓自催眠。孤月烟中照。

泊鷺湖波賦 車字

小雨吹波綠。輕雲凍樹黃。湖樓四面水紅窗。三面烟波。一面樓鈴鳴。酒酒恨愁冷。單衾桂夢長。今宵兩道不思量。可奈詞魂名字脫鴛鴦。

寫子寒金釵。鵲哥悲玉笛。紅塵一抹可憐竹。便道相思也要隨波消。影事兜愁角。閒愁貼枕問。明知睡去更無聊。萬一夢隨殘月到雙橋。

記富陽周芸皋先生

郁達夫

我小的時候，每在我們衙堂的附近，遇見一位比我要長五六歲年紀，身材生得不矮不高，眉目異常清秀，鼻樑高直，皮膚雪白的女子；那時候，她似乎已經出嫁到了鄉下，重新又回到了城裏來住下的樣子。當她走過背後，旁人自然要說長道短；有幾個輕薄少年，說得更加惡毒，有幾個年長一點的總老是嚇住他們的嘴，說：「八十歲的老婆婆，也笑不得別人的癡子眼睛，你們不要小看了她，她還是我們富陽著名的姑丈兩道章的曾孫女哩！」

這些老成人的規勸，實在有理之至；名宦的後代之所以不振，就因為他們的做官清正，不曉得貪污，至使子子孫孫有權力受教育之故。我們應該感激古人，同情生者，為他們流涕吊悼之不暇，又那裏可以用了程滿的口吻，輕薄的行為，來妄肆譏侮的呢！

這一個女人，現在大約總還活着，大約總已蹣跚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我對她雖則沒有抱什麼幻想，但後來聽到了她們中間的某一房，和我們還有極遠的親戚關係，總老是忘不了她，更忘不了當時那些旁人所說的短和長。

年紀大了一點，讀書讀得多了，有一次忽然在賀稱耕編的吳朝遜文編裏看見了幾篇「勸進陽稱委說」，向作者羅雁翻去一翻，纔知道作者周與字芸皋，係嘉慶十六年辛未的餘林，浙江富陽縣人。

後來更在人家的大廳上看見了些芸皋周與所寫的字，又從從前張的口裏聽到了些關於芸皋先生的故事與遺聞，我對他老先生的崇拜熱，纔高漲到了百度以上的沸點，而

對於他的後裔的這位可憐的少女！當時自然還是少女！更同情到了萬分。終於在我去國外讀書的前一年，將家裏的一隻破書箱開了；在這破書箱裏，我纔第一次看到了有富陽周與著的一行字題着的內自撰齊文鈔與詩鈔，最白速更紙印的八開大版書。當時讀了幾遍，總也感不到什麼深厚的興趣，從此一別，就永遠的把內自撰齊文鈔丟向了腦後；二十餘年來東飄西泊，我也沒有回到故鄉去小住的機會，所以那一位芸皋先生的後裔以及芸皋先生的故事等，都已經被遺忘得乾乾淨淨；直到這次來了福祿，接觸到了許多先生的手澤與遺詩，在風雨晦冥的高樓旅舍裏，方纔很熱烈地又重燃起了兒時的記憶與對鄉前報的不能自己的追思。

芸皋先生在乾隆四十四年（公歷一七七九年）正是大準士高晉及于敏中公去世的那一年。先生祖籍錢唐（待考，然大致總不錯），遷富陽後，歷三世而至先生；祖諱幸，考諱繼，祖妣李氏，妣楊氏，都因先生故而受封贈。先生同母兄妹六人，先生居第二。先生幼慧，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受知於陽湖樞子屠大令。時你正在做富陽知縣，因愛先生才，更令辭業於武進張臬文先生；在這兩位大文學家的領導之下打定的文學根據地，想來就先生後半生的詩文的淵源。十九歲（嘉慶二年）的時候，樞子屠調任江山，臬文張惠官編修又因前一年了報回里去了，所以先生就改從同邑的高秋水先生讀。秋水先生諱傳占，字說廉，本為下高村人，後遷居縣城之西門嶺，與兄進士公潤占友愛之篤為邑人所稱頌。先生的得力師友之中，除這三人外，還有陽湖的劉五山氏，光澤的高雨農氏。

這時候，富陽的文風，說極極盛；原因為為了黟董文

格公東山之後的董文恭公蓮林在做學輔；而先生的祖父與文恪公同居里間，且爲中表叔親，所以周董兩家本來就是要好的。十九歲的冬天，先生結婚了；淑人麗氏，是南門頭羅家巨觀公的長女，年紀比先生要大一歲。

嘉慶五年庚申，先生年二十二歲，鄉試薦而不售；越三年，補廩；到了三十歲的嘉慶十三年庚辰，幾中了第四十四名的舉人，這一年的年底自然要上京去會試了，但是第二年會試的結果仍舊不佳；直到嘉慶十六年辛未，先生三十三歲的時候，方成進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過了三年，散館，授編修；翌年，父讓溪公歿；嘉慶廿三年戊寅十月，先生的原師兼親屬長輩同里董相國蓮林也去世了。從四十一歲到四十四歲（道光二年）的中間，先生曾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兩次；這一年冬天，意外放做了湖北蕪陽府的知府。（到任日，是道光三年的二月。）

在襄陽知府任上的三年半，是先生初展大才的發軔時期。勸農桑、設義學、廣水利、修道路、以及其他的教育，舉不勝舉；先生自述，還說古文的進步得力，也在這個時候；而鄉里的遺聞傳說，更有一段陳打王靈官的故事，是我們年輕的時候，大家都喜歡聽，喜歡說的。

道光六年，先生年四十八歲，襄陽蕪陽府城的工作未竣，就遷補了漢黃德道；翌年四月，奉檄去京山縣勸墾，是年的十月，先生生母楊太夫人以八十歲的高齡去世了。

道光十年庚寅，先生年五十二歲，服闋入都，授福建興泉永道；自這一年的冬天起，一直到道光十七年丁酉七月三十日，先生在臺灣道任上去世之日止，六七年間，是先生第二次的發展文武材具的時期；倘若天假之年，使先

生再在臺灣經營三年兩載，或者這一塊東海的大島，日後不致於會被外人奪去也說不定。

先生在福建的政績，文的方面，興書院、敷文教；修廈門，金門的志書，與明代歐陽魯王的寫道等等，直到現在，將近五十年，閩南的百姓，還在思慕先生，說像先生那樣的英明果斷的人，却是從來所不會有的監司。在武的方面呢，先生的成績更是可觀了；第一、消弭泉漳一帶百姓的械鬪習慣，就是一種絕大的治績。道光十三年先生平台灣嘉義匪徒張丙餘孽之大亂，十四年又獲擒晉江之逆劫塔窟白崎諸賊巢，且廣收通夷販賣鴉片之奸匪惡棍等而並獲之。道光十六年調署台灣道後，台鳳嶼三邑又因旱災之故而匪徒紛起；先生南征北伐，終於斬草除根二百八十餘犯，亂事以平。

先生生長承平盛世，平時只知讀書講學，不習軍旅，但一旦逢着了大難，却龍摺揮自如，遠勝過疆場的宿將，這不是天才又是什麼？而且先生的天才不但在政治軍事上顯了神通，還有先生的繪畫，也是清朝一代的名筆。我在杭州，曾從同鄉又定城君處看到過先生在廈門時寫的武當紀遊二十四圖的手卷；筆致的靈奇生動，取最著色的輕巧勻適，若要到古人中去找比較，恐怕只有把唐宋元明四代的名家山水，打成一團，然後再加以一味天風海濤的闢蕪運去，纔可以說說。

關於鄭前徵若皋先生的遺聞軼事，還有許多好記；但我因我在客中，手邊沒有先生的詩文集，也沒有先生同時代人的記錄可以參考，這一次只記這一點大略；錯誤遺漏之處，當更於第二次來補足訂正。

崇禎之子與弘光之妻

忍 嵐

弘光失德，由於馬阮之誤國，而南都快閉中之可紀者，莫若偽東宮與偽太后之事。崇吳三桂得清兵之助，與李闖賊於一片石，李兵大敗，狼狽還京，悉索輜重西行，或云挾二王太子俱去。及弘光正位南都，諸傳太子二王已死；禮部侍郎管紹寧請上先帝太子諡曰獻愍貞太子，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時隔未久，而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乃命太監李繼嗣持捧札密召至京師，先遣僧寺，繼令內員迎之入宮。內員以太子非是，乃移寓錦衣衛都督劉可宗家。其詳細情形，據明季練史所載，謂文武官以認太子故，各冠帶往，並攜吉服朝服備朝見。而所謂太子者，亦南都進。大學士王鏊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太子不識。正宗拱乾問講官先後及晉啟字句，皆曰，忘之。於是中黃英聞先帝親狩吳昌時於廷，東宮宜何地，而太子亦不能知誰是吳昌時。戴英乃直辭之，曰，汝是詐臣，以言告當放汝。而偽太子即跪請赦命，授以紙筆，乃供稱高陽人，姓王，名之明，係驛馬王壽侄孫，家破南奔，避高夢人，家人程成教以詐冒東宮狀。至是奏情大白，馬士英律以此寘家人於罪，必窮治主使附逆，而京師人士又謬以為太子為非偽。予獨怪原任講官方拱乾覆日親太子，何以見而尚不相識，豈王之明吳魏似太子耶。又才蕪而左良玉具疏謂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也可計明知之而不敢言。滿朝諸臣，但知送君，不情大獄。前者李賊逆親，尙錫王封

，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而黃得功言東宮未必假冒。何騰蛟言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楊侄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以無一人確證，而汎云自供。直使後世讀史者墮入五里霧中，且疑王之明之供為馬士英所偽造。而所謂太子，則下刑部獄，必箕程成教獲罪。及清兵渡江而南，弘光出走，有欲生趙某率市人百衆出王之明於獄，擁入宮中，登殿鳴鑼，以召百官，百官無有至者。王之明乃粘示皇城，略云：「先帝不承大廟，惟茲臣庶，共同甘苦。胡天不祐，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痛匿跡，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編蓋，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府都，實欲哭陳大憝，不意臣奸險叢，至纒縲絡。余雖出獄，無日不痛絕也。願王開英堽道，先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余小子，父老人民，罔抱出獄，擁入皇宮，余身負重冤，豈稱尊南而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助預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余當悉聽，共抒臍膽。勿以前日有不讓余之嫌，惜稱縲絡之故也。」是所謂偽太子者，必欲一過太子庭，而為此皇皇大文。惜得兵已解都城，趙之龍同王之明出降，洪豫王且加之為龍興國公，並賜金饌馬，趙悉實備。厥後豫王既定江浙，尋歸北京，挾弘光王之則去，不知所終，而所謂真偽太子者，遂離羣辨，遂成疑案。然太子一案，因與弘光有直接衝突之關係，馬阮輩既挾弘光，不

顯另生枝節，卽以真爲僞，尙不失奸臣原有之手腕，而所謂僞太后一案，與弘光關係至密，不究旁人之置喙，豈亦馬阮輩有所左右耶。且馬士英亦曾爲帝言，苟非毛榜所圖，謹敢與陛下稱敵體。據神史載謂弘光爲郡王時，先娶黃氏爲妃，早逝。旣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之變亦亡。有周府宮人童氏，誘亂至許氏縣，遇弘光於旅邸，與弘光生一子已六歲。李賊入北京，弘光南奔，而童氏流落河南。按臣陳若夫爲之說開，奉旨以爲僞托，若逐出境，而童氏則必欲至京。及至，弘光震怒，下之獄，備受拷訊，終

無變詞。雖馬氏亦主張迎黃氏歸內，並密諭河南巡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時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月日，相雜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弘光弗視。可宗辭審，乃命黑尚忠嚴刑酷拷，氏號呼咀罵，瘦死獄中。是宏光之有意不認其忠難之妻，幾無可諱。當國勢危如累卵之時，偏以父子室家之事，夾雜其間，易使奸臣多所藉口；而弘光之昏亂，亦無辭其責。當清兵由老鵝河渡江之日，弘光猶築梨園入內演戲，君臣雜坐，酣飲不輟，至二鼓，始倉皇出走。謂明亡帝史，更與無窮之惡矣。

記游洞庭西山

葉聖陶

四月二十三日，我從上海回蘇州，王劍三兄要到蘇州玩兒，和我同走。蘇州實在很少可以玩兒的地方，有些地方他前一回蘇州已經去過了，我只陪着他看了可園，滄浪亭，文廟，植園以及顧家的怡園，又在吳苑吃了茶，因為他要嘗嘗蘇州的風味。二十五日，我們就離開蘇州，到太湖中的洞庭西山去。

洞庭西山周圍一百二十里，山峯重疊，我們的目的地是前面沿湖的石公山，最近看見報上的廣告，石公山開了旅館，我們才決定到那里去。如果旅館沒有，又沒有住在山上的船人，那就食宿都成問題，洞庭西山是去不成的。

上午八點，我們出督門，到蘇福路長途汽車站候車。蘇福路從蘇州到光福，是商辦的，現在還沒有全線通車，只能到木瀆。八點三刻，汽車到站，開行半點鐘就到了木瀆，票價兩毛，通過市街，開往洞庭東山的崑崙小汽輪正將開行，我們買西山鎮夏鄉

的票，每張五毛。輪行半點鐘出洋口，進太湖。以前在無錫碼頭搭，在鄧尉還完關，只是鎮嶺太湖罷了，現在可觀過了太湖的波面，左右看與混黃的湖波似乎只管在那里漲起來，遠處水接著天，間或界着一線的遠岸，斷斷續續的遠樹。陽光照著近處的島嶼，湛藍，深藍，嫩綠，色彩不一，眼裏中就不覺得單調，涼爽。

十二點一刻到達西山鎮夏鄉，我們跟著一些西山人登岸。這里有碼頭，不像先前經過的站頭一樣，臺岸不得用船擺渡。碼頭上有人力車，我們不認得石公山去的道路，就坐上人力車，每輛六毛。和車夫閒談，才知道全西山只有十輛人力車，一般人往來都騎坐的。車在山徑中行，兩旁都是桑樹，茶樹和果木，滿眼的蒼翠，不常遇見行人，真像到了世外。果木多柿、橘、梅、枇杷、枇杷。梅花開的時候，這里該比那鄉還要出色。楊梅條枝高大，蔥仲有姿態，益多豐意。下了幾回車，翻過了幾座不很高的山

嶺，路就圍在山腰間，我們差不多可以撫摩左邊山坡上那些樹木的頂枝。樹木以外就是湖面，行到枝葉繁密的地方，湖而給遮沒了，但是一會兒又露了出來。

十二點三刻，我們到了石公飯店。這是節烈祠的房子，五間帶廚房，我們選定靠西的一間地板房，有三張牀鋪，價兩元。節烈祠供奉全西山的節烈婦女，門前一座很大的石碑坊，密密細細刻着她們的姓氏。隔壁石公寺。石公山歸該寺管領，除開一祠一寺以外，石公山不再有房屋，惟有樹木和山石而已。這里的山石特別玲瓏，從前人有評石三字訣叫做：瘦、透、一取來品評道里的山石，大部分可以適用。人家園林中有了幾塊太湖石，遊人就徘徊不去，這里却滿山的太湖石，而且是生着青的，而且有高和闊都到幾十丈的，我們可以算大觀了。飯店裏只有我們兩個客，飯菜沒有預備，僅能弄一碗開湯蛋湯。一會兒茶房高興地跑來說，從漁人手裏買到一尾鱖魚了，而且晚飯的菜也有了，一小籃活蝦，一尾很大的鱈魚。問可有酒，有的，本由自釀，也叫竹葉

青，打一斤來膏腎，味道很清，只嫌薄一點。

吃罷午飯，我們出飯店，向左邊走，約百步，到夕光洞。洞中有倒挂的大石，俗名倒挂塔。洞左右壁上，刻着明朝人王愷所寫的詩字，筆力很雄健。再走百多步，石壁綿延很廣闊，題着聯雲轆三個篆字。高頭又有標榜雲聯四字，清朝道光間人羅綺的手筆。從這里向下到岸灘，大石平鋪着，湖波激蕩，發出汨汨的聲音。對面青青的一帶是洞庭東山，看來似乎不很遠，但是相距十八里呢。這里叫做明月湖，月明的時候來這里坐坐，確是不錯。我們照了相，回到山上，從所謂一線天的裂縫中爬到山頂。轉向南往下走，到來鶴亭。下磯節烈祠和石公寺的房廡，整齊，小巧，好像展覽會中的建築模型。再往下有翠屏軒。出石公寺祠右，經過節烈祠門首，到歸雲洞。洞中供奉山石雕成的觀音像，比真人高兩尺光景，氣度很不雄偉，可惜裝了金，看不出雕鑿的手法。石公金山面積一百八十多畝，高七十多丈，不過一座小山罷了，可是山石好，樹水多，就見得丘壑深，引人

入勝。

回飯店休息了一會，我們僱一條漁船，看石公南岸的灘石。灘石下面都有空隙，波濤衝進去，作洶湧的聲音，大約和石鐘山同一道理。漁人間還想到那裏去，我們指着南面的三山說，如果來得及回來，我們想到那裏去。漁人於是張起風帆來。橫風，船身向右側，船舵下水聲嘩……不到四十分鐘，就到了三山的岸灘。那裏很少大石，全是些磨洗得沒了棱角的碎石片。據說山上很有些做官的人家，他們備了鎖鑰自衛，子彈埋在岸灘的蘆葦中，臨時取用，只他們自己有數。我們因為時光已晚，來不及走到鄉村裏去，只在岸灘照了幾張照片，就迎着落日回船。一個帶着三弦的算命先生要往西山去，請求附載，我們答應了。這時候太陽已近地平線，黃水染上淡紅，使人起蒼茫之感。湖而漸漸將起煙霧，風力比先前有勁，也是橫風，船身向左側，船舵下水聲嘩……；更見爽利。漁人投事，請算命先生給他的兩個男孩子算命。聽說都生了根，大的一個並且有貴人幫助命，夫妻兩個安慰地笑了。船到石公，

天已全黑。坐船共三小時，付錢一塊二毛。飯店裏特地為我們點了汽油燈，喝竹葉青，吃鱖魚和蝦仁，還有鹹芥菜，味道和白馬湖出島不相上下。九時息燈就寢。聽湖上波濤聲，好似風過松林，不久就入夢。

二十六日早上六時起身。東南風很大，出門望湖面，波濤時，隨處湧起白浪花。吃過早餐，昨天約定的人力車來了，就離開飯店，食宿小賬計共六塊多錢。依着昨天的原路，我們向鎮夏鄉而去。淡淡的陽光漸漸透出來，風吹掠木，滿眼是鬆動的綠線。路旁遇見採茶婦女，身上各挂一隻籃子，滿籃採來的茶芽。據說這是今年第二回採摘，一年裏，也不過採摘四五回罷了。在鎮夏鄉寄了信，走不多路，到林屋洞。洞口起天下第一洞天六個大字。據說這個洞像房屋那樣有三進，第一進人可以直立，第二三進比較低，須得彎身而行。再往裏去，直通到湖廣。凡有山洞處，往往有類似的傳說，當然不足憑信。再走四五里，到成金煤窰，遇見一個姓周的工頭，稱職人，和劍三是大同鄉，承他告訴我們煤窰的大概。這煤窰本來用

士快開採，所出煙煤質地很好，運到近處去銷售，每噸價六七塊錢，比運來的煤便宜得多。現在這個鎮歸利民鑛業公司經營，佔地一萬七千畝。目前正在開鑿兩口井，一口深十七丈，又一口深三十丈，彼此相通。一個月以後開鑿成功，就可以用機器採煤了。他又說，西街上除開這里，鑛產還很多呢。他四十三歲，和我同年，聽了許多地方，幹了二十來年的煤礦，沒有上過鑛業學校，全憑實際得來的經驗。談吐很爽直，見劍三是我同鄉，殷勤的情意溢在眉日間。劍三給他照了個相，讓他站在他親自開鑿的井旁邊。回到鎮夏鄉正十一點鐘。付人力車價，每輛一塊兩毛半，在鎮館吃了麵。買了本山的碧螺春茶葉，上小茶樓喝了兩回茶，向附近的山徑散步了一回，這才換到午後附點半。搭商小汽輪靠碼頭，我們冒著狂風鑽進船裏，行到湖心，頗搖搖盪盪，彷彿在海洋裏一般。全船的客人不由都得閉目倒頭，現出困乏的神態。

後記

編者

這一期，因為籌備的時間太匆促，向各方徵稿的催發得太遲，截稿的日子約得太短，所以有許多文章來不及登出，只好陸續刊布了。

本刊每期所載的掌故史料，大都偏于宋明清諸代，今後想把民國以來的人事，也特聘專家，作有系統的敘述，如蒙各方惠稿，不勝歡迎。

至于本期的內容，我想一個做編輯的人，也等于菜館裏的廚子，味道的好壞，最好還是讓客人去批評，自己總以少說為高。但有一點，不得不說，就是中國根本缺乏有文史之才的作家，因此鼉風的來稿，也真感到不易。

郁遠夫先生，允為本刊長期執筆，他將搜集與浙閩有關的史料、人物、文獻、掌故等等。此外如謝興堯先生，將專為本刊寫南宋的史料，白蕉先生允寫明末的一切，周作人先生則專致力於越中的文獻。

柳亞子先生的詩文道備，久已著聞海內，下月適值其五十大慶，和柳先生相熟的一班朋友，都說秀才人情紙半張，紛紛屬文祝嘏，茲本刊已先得數篇，于下期特開「柳壽特輯」一欄，這個消息，我想為一般敬愛亞子先生的人所欣喜的。將來蔡子民先生的壽辰到了，也應照樣來一下。因為那些雖說是祝嘏的文章，却與普通一般的談話不同，這裏面提到了柳先生所處的時代，所做的事業的地方很多，牽涉的各方也很多，實可當史料讀也。

本刊對於遊記一門，此後想力事增加。有好的遊記做，可使我們對於國土的愛護心越發強烈起來。如本期葉常陶先生的這種筆法，度必可待讀者的歡迎。



鼓風

半月刊

第十三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第十五卅日出版

編輯人 費 粹

發行者 趙 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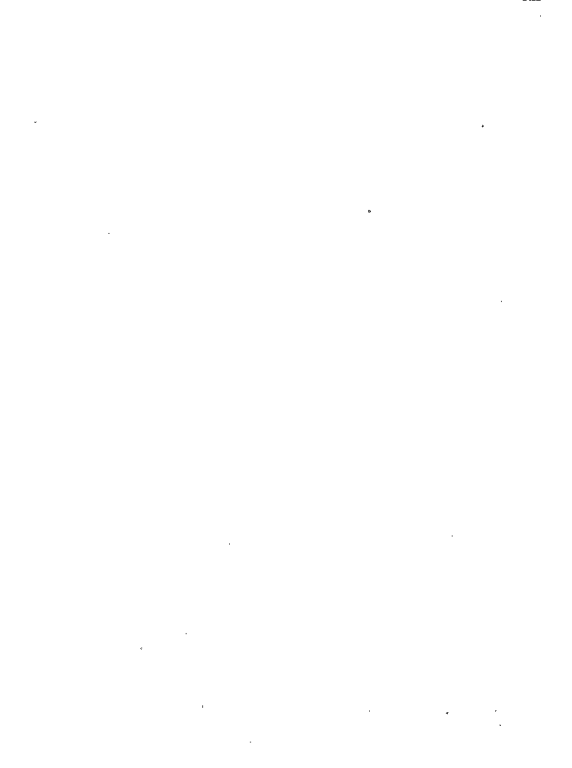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本期特大號零售一角五分

越 風

半月刊
第十四期



本期目錄

身山塔碑銘

紀念浙江的幾個遺民

以身殉國的陳化成

西湖八社與廣東的詩社

編印浙江新志緣起

雙廬人之死因及生日考

詔尤少執

題北魏神龜四年舍利塔碑碣

嬰汶祥則為剝削

四山一研齋隨錄

序浙南遊草

瓜圃賦與金粟

瓶上
文苑

柳

寄

特

輯

蘇軾

高越天

張敬瀛

胡慎齋

姜御璣

萬小進

吳原

金石齋

程鳳鳴

白燕

戴傳賢

冬誠老人

汪辟疆

甘大昕

潘者

蔣慎吾

徐蔚南

白燕

胡復森

陸丹林

吉光

荑健中

黃秋岳

我知知道的柳亞子先生

越風和柳先生的因緣

應佩宜夫人

談到柳亞子先生

前且倫因學少年

柳亞子先生

柳帶結繩

王孫謫

曹鏡衡

高越天

唐玉嵐

徐昭華

白燕

蔣慎吾

徐蔚南

白燕

胡復森

陸丹林

吉光

吳其昌

林庚白

白燕

徐昭華

白燕

蔣慎吾

徐蔚南

白燕

胡復森

陸丹林

吉光

林庚白

白燕

徐昭華

白燕

蔣慎吾

徐蔚南

白燕

胡復森

陸丹林

吉光

白燕

徐昭華

白燕

蔣慎吾

徐蔚南

白燕

胡復森

陸丹林

吉光

冬誠老人

汪辟疆

甘大昕

潘者

蔣慎吾

徐蔚南

白燕

胡復森

陸丹林

吉光

景山憑弔錄

嚴既澄

民國紀元二十五年寒食日，天氣在約塞中略變夏意；無力的太陽穿過樓閣的窗戶把淡淡的光線射到地而上來；雖然有點風，但還是搖動初芽的柳線，而且並沒有換着通常的一股冷勁——就今年的北國之春看來，這也算得是少少有點春意了。難得平日空閒，遂決然拿來消磨於景山的遊覽中。

回顧生平居留於這個古城的時光，前後總計起來，也將近有十年之久了；雖然近郊的勝景幾乎已經變遷，而近在咫尺的景山則始終未會上過去。回想前次北來遊學時，這古城尚未失掉她的首善之區的榮銜，而那時的我也正在弱冠華年，所有的是一股愛繁華喜熱鬧的心思，實在無暇到荒烟蔓草之間去憑弔這位身殉社稷的房主。此次重來不久，即遇到東北的發雷，一雷之威使我的昏蒙神志清醒了不少。從此歷歷於自身所感之時勢實與朱明末遺樞相近似，而國體既稱民主，「阿斗」之尊號加身，則彼以三尺紅綾自決於壽早享時之人，非即我曹之殷鑒耶！由是早有決心去觀察一下這位時代犧牲的遺迹；而人事叢雜，直至今日，此願方償。雖僅有兩小時之徘徊瞻眺，而滿胸思緒，觸發胸臆，實非不勝任之語言文字所能盡其抒寫也。

自東就登山，纔數十步，即至明思宗自縊處。道旁新立一碑，文曰「明思宗殉國處」，字為沈尹默先生所書，遼勁之姿，足為故君生色。繁帛之附肩骨猶以鐵線，以誌其試刃之罪，今已撤去，而以半圓形之短牆環繞其下，殆以

樹已枯槁，盡為遊人所損耳。樹有橫枝向東伸出，其下適臨積石，人立石上適可及枝，大約此即當年崇禎帝舉命之工具。至宮監王承恩所遺何樹，則不可考矣。

山上共有亭五，均新修粉飾，朱碧欄檻。自最高之中亭下瞰，全城景象歷歷可數。此時默念城中百萬生靈今方生於積薪之上，甲申及庚子兩回大異劫隨時有重演的可能，正不知重幾十萬戶人家中，有幾家能脫逃的幸免也。據史冊所載，思宗在登山之前，曾有過步出皇城的金匱，至宮門，為守者所阻，乃折登此山；當時望見西北城火光燭天，知大事已去，乃匆匆留下摺詔而自殺。今據其自殺之地點推測之，當時他登山眺望面積，似乎還經過多少時間的旁皇猶豫，然後決然出此；否則山巔亦有不少樹，又何必再跑回山腳下來？今按明末人之種種雜史所記，他在當時實為時光亨一輩人的「國君死社稷」之說所壯談，倘若他是個比較聰明果斷的人，趁大勢還未至土崩瓦解的時候，毅然定滬都之計，則東南物方尚豐裕，人心亦未沸騰，乘輿一至，士氣奮興，愛新覺羅氏當不會如此輕而易舉地席卷了漢家的天下。其實當時的朝貴有幾個是真心想他打算的？不過留戀都城的繁華，晏安日久，怕跟天子受難，故以此家室正正的大題目來阻止他南下而已。試看時光亨後來便慨然隨魯事新朝，相得多少爾衰還舉此事實問題，足見這是此種全無心肝的士大夫，誠會說古聖先賢的大話也。林時對（號蘭翁，那縣人，曾任魯藩，從戎江干，明

亡後二十二年，卒於家」之「有痛飛隕」實周延儒之誤聞云！

得君之專執如陽羨？官廳計從又孰如陽羨？當時門門危急，謝隆同陳新甲方一撤等日請款，何不趕緊，如黨文廉撫使等故事？即不然，若當鄭公增契丹寇節，與之講和，稍紓邊患，專力辦寇，奚不可者？又賊氛孔逼，日與上議府邊；南遷似水可輕，即如李文忠之策，東宮撫軍江南，分封定永二王於江浙，謀出萬全，何至有覆巢之慘？如此先著急著，一籌莫展，則將焉用彼相哉？以此為罪，雖起陽羨於九原，當亦無辭自解矣。

按思宗雖心切辭與，而其人實隸於政治才，蓋以求治過急，君臣相與之間，未能悉如分際，卒致黨人搆貶，國事遂應不據。林氏又記其用人云：「威宗天姿英淑，教養有為，獨擅乾綱，求治太急，有君無臣，臨朝輿嘆。夷考十七年間政本之地，接進兼退，坐席未暖，遽斥斥逐，四顧羸工，無可當意，加膳鹽澗，不足方焉。為列數之，自戊辰迄癸未，宜麻卜區者李燦、劉鴻訓、周道登、魏德錫、韓爌、周延儒、成恭命、溫體仁、何如聖、吳宗達、錢象坤、徐光啓、鄒以偉、何乔驥、王應麟、錢士升、張至發、文震孟、林銜、孔貞運、黃士俊、賀廷壽、薛國觀、傅冠、劉宇亮、蔡國用、范程祥、方逢年、程國祥、楊嗣昌、張四知、姚穆德、魏照乘、陳演、謝陞、孫德麟、黃汝防、吳桂、魏程德、范欽文、李建泰、丘瑜、方岳普等四十三人。……所長曆存注，皆國久專者，則為長（讀體仁）武陵（楊嗣昌）陽羨（周延儒）；一則賊民賊賢（指溫），一

則欺君玩寇（指楊），一則恃權棲貳（指周）。三人衣鉢相傳，惟熟軟固滯，而練兵槍斃守撫則請機宜，漫無經畫，玩惕悠游，船必破。流資古臣，島勝數息！」觀此，即亡國慘禍之養成，其責任當由臣之不負責任君之不專信平分之，而誤國之罪實與存心賣國無在何性質上或程度上之差別，今日之身負船工之重責者，當提然知所警惕矣。

在山巒的茶座上，只見瘦寒瑟瑟，了無春色，槐榆楊柳之屬總長出一分許的嫩芽，遠望而如嚴冬寒樹，今年春光來的特別遲，或者解事的東皇也知道厭惡這裏的頹頹之氣，因而遲遲命駕吧？其實我們這個已經被人看作「單瓶」的沒落古城，在這種朝不保暮的局勢下，也實在用不着彌縫的春光來點綴升平，而且春色之蕪亂反足以增加我們的士大夫階級的自身麻痺，而提高他們的以眼向事樂為代價而迷離昏聩於滅亡遺上之速率。正如明末的時代一樣，一個民族的沒落一定以士大夫階級的整個腐化為先驅；所有種種營私，侵蝕公產，以賄賂支持過分的享樂等等的事實都是這個過程中的必有的現象。明末之東林社固然產生過好些不肯屈膝腐廷的硬漢子，足為有明三百年歷史生色；但這點點於個人氣節的小善終不能掩蓋他們的以私害公，貽誤國家命脈的大罪。誠如張崇子與人所言：「以其高升沈用古世祖顯敗；其黨實則為終南之鬼蜮，其黨則為元祐之黨。風波水火，龍戰於野，其仇更重。朋黨之禍，與國家相為終始。」等而下之，如自稱身屬東林，企圖牢固不次之權的時敵也居然附驥社中，可見其小流品之雜；如此光怪陸離的集團，又那能擔負救國的重

任，就把這一類的殺機分子除圍不算，單拿其中的負一時人望的者傾來說，似乎也是夠使人失望的。華陽道隱的「霜猿集」有關於復社黨魁張鴻之詩三首，其自註云：「婁東張鹿野鴻魁舉復社，依附東林，一時奔走者爭歸之，門生有七千人焉。春秋兩闈，天子徒然分道進主，而張元就魁，孰先孰後，鹿常已編定無遺人矣。鹿主房考，奔門生即東林黨人，待鹿常以湯幣，大為孤寒之患；鹿主府錄一名，值銀一百二十兩，皆為黨人聚斂也。」又云：「宜與再召，誰欲盡用其黨人，而殺異己者，乃書二冊，以進延儒。」張西銘死，計至，延儒謂鹿客曰：「天如奈何遂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鹿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冊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殺者，教我如何殺得奇。見者駭然。」按張鴻之學問文章，在當時雖然是鳳毛麟角，其個人道德亦遠出一般政客之上，尚不免作此等把持勾結事，其道與國家至深且遠，絕非「枉尺直尋」之器所能自解。若周延儒之貪婪庸懦，實為斯途來家天下之罪魁，而張以私誼證加擁戴，並不計及其材力能否勝此收拾殘局之重任，尤足證張宗子「手刃此輩，殺之湯饅，出薪不可不猛」之言殊非苛論也。「鹿往」作者自署花村看行侍者「負宜與再召」一則，記張天如為周擊甚相用事其詳；當時思宗對之期望甚厚，恩禮之隆為前此諸相所未見，相見時呼先生而不名，可謂國人之殊遇也。而延儒在魏三載，了無建樹，因循敷衍，使西寇羽翼日豐；至崇禎十六年四月，思宗將以親征，乃倉皇領兵出都，還留通州城中，一無事幹，與陳征文武迭為賓主，飲博歡宴而已。留通一月，早晚必進二蔬，飛報捷，實未出城一步

，一矢相加。其後卒以是免官一馬歸。「鹿往」作者似尚借其詞死，謂「以謂帝欲殺宜與，使後來思翁，諱料三月十九之晨，欲借宜與徐商片刺而不能也。」實則如此畏葸庸懦之人，今奇延三四月性命，伴思宗至煤山祭王思之勇氣，實數然為故主先驅驅狸於地下，即「徐商片刺」，亦復何補於大事哉？

「霜猿集」載思宗劍斷長公主臂時，公主哭曰：「兒無辜。」思宗掩面曰：「爾生我家，即爾之罪！」此言真使人心骨俱酸！豈別三百年後，此種傷心劫遂復降臨於華國人民之頭上，設想他日身臨其境之時，因當路馬其語曰：「生於弱國即汝曹之罪。」不見今日阿比亞尼亞之無數黎乎？憶去年曾有詩句云：「果國其成待決囚。」方今之世，凡諸弱國大領陳列於中山公園之金魚缸，無數小魚均生活於昂昂頭腹諸巨魚之覆游吞吐下，雖被強有池旱之殊，而後必成爲巨魚之腹中物，則殆已成爲弱國人民之定命矣。當年的朋思宗且以變覆面，卷見祖先，他日我們將何以見此覆面之房主乎？——還是趕緊剪頭髮蓄起來罷！

西湖佳話

李日華詩話項承恩

項承恩字爾叔，新安人，屢試不第，遊歷西湖，築堤築壩，築盆花竹石木中，李日華題以詩曰：「西湖流水供他足，南屏山色對琉璃，月夜睡琴作枕，雲湖孤坐架爲臺，盆花巧作千金架，燈費費高萬石侯，何用更尋高士臥，先生風骨在林邱。」又沈石山畫一扇，深得子久家法自題云：「陰陰芳野人嫌，留裏烟波咫尺迷，約律誰憐釣釣日，從來浪跡寄山溪。」（雙塘老補，淨慈寺志卷二十一引）

紀念幾個浙江的遺民

高越天

在中國史上，亡國之慘，莫酷於宋明，當時異族之蹂躪荼毒，可謂爲所欲爲，可是我漢族之忠烈烈士，如文天祥張世傑史可法張煌言等，却不惜犧牲，作堅決慘烈的抵抗，取義成仁，千百年後，尤慷慨然如有生氣，流風所被，國魂不死，敵雖最後大勢已去，一時無恢復之望，而幾多孤臣義士，尚抗節而行，伏處巖穴，隱懷故國，嘯聲流離而無悔，若謝靈運之西台獨笑，朱舜水之海外孤魂，亦足以追陪夷齊，光我忠乘，惟勝國遺民，類多流寓伏匿，潛德幽光，罕傳於世，即聞爲後朝史館所採仿，願乘筆者亦多忌諱，措詞不免掩飾，乖悞遺漏，均所不免，轉不如私登野乘之較爲可徵，吾浙人士，夙尚氣節，宋明兩朝遺民，尤多瑰節奇行，丁亥五月國恥紀念特多之月，覺得史冊不爲立傳之遺民數人，錄之以資再述風。越乃報仇雪恥之國，吾浙人其重思之。

〔汪水雲〕 水雲吾浙江人，能詩善琴，曾侍內庭，宋亡後隨侍少帝至北平，元世祖召之鼓琴，奏天風海濤之曲，南人聞者多掩涕，駭疑有蕭瑟之志，一再欲起撲，卒因戒備嚴不果，元祖覓其神色有異，命溼頸遺出，遂披髮爲黃冠，僞伴農市，尙思得嘗以報，卒不果，留十二年南返。時宋昭儀王清惠入元爲女道士，作序云：「水雲僧金蕊一紀，琴音相與無虛日，秋風天際，東雲告行，此袂愴然，知夜夢先臨黃河也。一時同人以精茗更煎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賦詩爲贈，他時海上相逢，當各說神仙人語，又豈以瘖作爲拘拘耶。」當時賦詩的許有王昭儀等十二人，王昭儀詩云：「朔風飄飄割人面，萬里婦人淚如霰，江南江北路茫茫，果酒千釀爲君勸。」惜別之情，溢於言表，此外各宮人的詩也都蒼涼哀怨，而鄭惠真的「歸見林逋頌說似，唐僧三藏入天西。」袁妙隱的「他日僧思人在北，香齋遺寄塵來無。」孫順德的「歸舟夜泊西興渡，生看潮來又潮去，江草江花春復春，山骨水綠元如故。」袁正敬的「抱琴歸去落東原，莫逐成迷覺子春，十里西湖明月在，孤山尋訪探梅人。」尤不勝「故國回首月明中」之感。水雲當時對酒茫茫，百感交集，即唐臨客一詩云，「愁到濃時酒自斟，批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菖步少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燈黃雨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落，勁氣蕭蕭入短襟。」所志未遂，淒然南返。水雲此時的憤憤，當有非吾人所能寫述者。水雲歸浙以後，度其枯寂的黃冠，以迄於終，相傳惟有掩王昭儀仙遊詩一首。末句爲「人間無葬地，天上有仙山。」亡國之痛，念念不忘，水雲洵可謂有志人矣。

〔題子固〕 子固爲宋宗室，宋亡後隱居嘉禾之嚴陵嶽，清貞靖介，不入城市，善畫石及水仙，梅竹松亦入妙品，其徒弟趙子昂書畫負一時重名，然畫品不逮甚，子昂仕元，子固引爲深恥，某日子昂自書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介從後門入，坐定，詰問亦山笠澤佳否？子昂曰：佳。子固曰：弟祭山澤佳何？子昂大慙而退，不惡而嚴，實足以德死武臣。子固曾刺舟嚴陵灘下，見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勸穠淨不可破，乃我水仙出現也。

一實則子固之入品，亦較遜不可淨也！

〔唐 珣〕 珣山陰人，宋亡，元僧佛慧建其佛欲發宋諸陵，盜金寶，并取諸帝骸骨爲飲器，珣聞訊痛哭，誓棄財還里中，絕少年飲，酒師告以故，且曉以大義，諸少年皆慷慨願効力，珣乃於深夜共竊骸骨，造石函，密葬於蘭亭之山，樹冬青樹爲識，謝康叔作冬青樹引，所謂「根到九泉護龍髓」，又宋遺民詩，所謂「亂山何處處多青」者，卽指此也。愛護枯骨，不忘故君忠義之氣。真古長存矣。

〔王 江〕 江字長升，慈谿人，後居餘姚，清軍入浙，江佐邑人王瑄結壯士十八人起于四明之下管，決旬得千人，恭年特萬人，屢與清軍戰，軍令明嚴，所向克捷，胡忠義奮發，誘下士，都將褚九如毛朝山劉翼明等，皆勇武敢戰，而江獨以智謀參贊其間，鬱鬱憤鬱，屢賦稅富，感以忠義，民皆樂輸無難，諸所決調，人人稱快，胡勢窮蹙，江謀居多。嗣清兵以金帛官職招致凌好，并出重兵攻之，胡兵敗，不亂死，江之母爲清師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爲僧，見清師于杭，問訊而已；清師喜甚，安置省城中而防閑之，江母得還，母以天年卒，江怒買一妾，其妻日夜勃婦，江爲妾而遣其妻，妻懷袂大罵，數江無賴而去，聞者莫不謂江爲人，後江出遊西湖，人以其妾在側，既而一去不返，始知向者乃以梅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江上師敗後，又與沈麟倫聚衆四明山，屢仆屢起，卒以疽病死山中，不負其志，綜其一生，忠孝義烈智勇，無不具備，纏想高風，殊令人悠然興感。

〔無名氏〕 振名字介朝，由陸湖塘里人，家貧好學，性方近而負氣，事親盡孝，婚死終身不續娶。明亡，冠遊士

冠，行道上，民殺如無人，時張煌言尙屯兵海船謀恢復，振名渡海訪之於鹿頭嶼，煌言曰，比來無一端人至，君來吾輩其有與乎，繼之觀射，酌以大觥。振名退畢，多所匡正，煌言得欲作陶器論以識遺遠泉石，無意當世者。振名曰，人心皆爾，幸二三遺民，共尙其事，留此面目，公論出，毋乃微使往乎！乃止。順治十六年，又仿煌言於金臺，陳三策。使其師留安甌島上，未得煌言消息，符文煥遣官延振名補護視師之署，振名毅然前往，比至，煌言亦返，贈於鹿頭。順治十八年正月，又謁煌言於林門，至秋而歸，其後煌言被清吏所執，執輿杭州，論者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嶺哭祭，爲文六千五百餘言，振名比於謝別之西台備築遙祭文丞相瑪！厥後復廉貞自守，無日不以死自處，每與人語及興亡之際，言隱而慮深，黃仍寓子房報韓之志也！至康熙二十四年卒於家，年六十八。

綜觀宋明兩朝覆亡後之遺民散見各家私案者，實屬不少，吾人若欲列舉，殊非燻篇所能盡，惟舉數人以概其餘，則吾浙先民貞介忠勇之風已可想見。原來嚴道守鄉之說，言之易而行之難，以云凶亡多年而仍守勿移，尤感慷慨談義者爲難，以圖中李因篤之道學，長洲吳偉業尤個體之才華，初時未嘗不隱避自甘，乃一膺博學鴻儒之召，尙不免聯翩入京，屈膝廚廷，致貽「西山後談噴精光，一隊夷齊下首陽」之謂，則吾浙遺民氣節之持久，尤令人興無窮之觀感。至若假道民爲名而富食新貴間如陳眉公之流，更張頹不足道，賢爲吾浙林時對周思沂徐方木諸先生之罪人矣。比來俗習日始，國難方殷，而海外實地之漢奸，竟層層迭出，恬不知恥，吾恐人須知「驅外負子于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更一念先民獨貞不屈之精神，自應臥薪嘗膽，負起復興民族之責任，毋毋負此大好湖山也！

二五、五、九、國恥紀念日，杭州

以身殉國之陳化成

張破頂

「陳化成壯烈殉國。有令海軍向來。試習於此種困難。彼全期人不可不。行身殉國者。」

張破頂

續余素不百步，在西岸弄成，有陳公祠焉。祠址故爲秀甲園，園廣約十餘畝，中有池，夏季荷花盛開，清香可愛，池上有堂曰「瓊華」，堂外地廣，種植白梅，間以玉蘭，春初放花，更堪賞玩。余幼時暇書于此，三十年以來，堂屋雖存，而園已荒蕪不堪問矣。陳公祠者，祀清季禦外侮而死難之陳公化也。考吾國之積弱，與陳公之死難，頗有關係；當清代道光中葉，英人犯江浙，浙時官吏之能知大體而能禦外侮者，惟陳公化或一人而已。余讀黃天鵬先生所撰「浪墨」，記載頗詳，因採其事實，寫陳公化成殉難死難一文，一所以崇拜民族英雄如陳公者，而亦示今人之畏難苟安，爲可恥也；嗚呼。

〔陳公之官職與官階〕 清道光二十二年，傳言浙軍議和有成約，英吉利將就撫廣東，獨江南提督陳公化成，駐守吳淞，謂夷情反覆，未可深恃，請留所部兵，弗去，增築海口砲台。當冬營方盛時，平地積數尺，公乘小舟，出入風濤中，或踏雪按行部曲，擬炮如家人，軍中呼爲陳佛，故人樂爲之用，而守禦特嚴云。按江南提督署，固在松江城內，爲明代大臣徐階宅，歷來提督，均駐于此。陳公之駐守吳淞，卽適爲指揮也。公之留守所部，及築砲台，卽其存心抵抗之意。

〔吳淞之戰與公之殉難〕 夏四月，英人將吳淞，先以戈船三十艘，攻乍浦，乍浦爲都統駐防之城，並調客兵

助守，敵輪一至，發砲數聲，屯卒八千，同時解甲，滿營被難尤慘。吳淞，以東西砲台爲犄角，某將守東台，而從督陳公扼其西，夷船將至，公執紅旗，登台履戰，戒左右曰：「海洋飄忽，火器毋浪發，度敵船稍近擊之，則發無不中。且以靜待動，勢逸則殊，勿爲所震，自亂則敗矣。」又撫參將馬世榮之背，而語之曰：「吾與若，祖習不諱。」世榮不解其語，公曰：「戰勝而上賞，爲國榮，卽不勝，死得令名，非福而何。」已而夷人據船燒砲而上，鼓浪而來，公親命砲擊，敵船銃砲亦發，擊振百里，自卯及巳，擊毀敵人大艦一，小輪五，賊阻欲退，我軍噴而奮。公之戰略，卽在此數語中可見。所謂爲將之道，安如泰山，勇如猛虎，誠非凡人所能企及也。

〔公之視死如歸〕 方事之殷，東台將士稍却，公聞之，遣將馳檄先退者一人，以徇于衆，親帥世榮等登高瞭望，指揮弁兵，敵落如雨，簷簷從寇倒過，公行無所事，屹立不少動。敵突疑其非人，及偵知公，相與大驚。是時，牛欄軍艦，駐守寶山，聞勝道出，將及西臺，敵人以銳銳窺見其艦，忽巨砲狙擊之，制軍跳避，標兵遠呼曰，制軍傷矣，師驚潰，斬之勿能止，東臺兵亦棄台走，喊併力攻公急，世榮曰：「事不可爲矣，請公速行。」公拔劍叱之曰：「虜敢，毀艦汝！世榮遁去，親兵從者數十人。賊臺岸，眼中公，公順，復強起，手持獎巨銃，創重，歎血死

夷人既入寶山城，盪樓酒飲，大言曰：此行良險，使有兩陳公在，安能至此。其一謂副將陳連昇也。按公之忠勇精神，讀此記，可浮三大白。使後之人，均能如公者，則中國之大好湖山，安有今日之隕陷。公之面斥世榮，曰：「庸奴，談議汝兩語，亦如張巡之謂南齊雲曰：『男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惜夫世榮之非男八也，而公則為張巡一流人物耳。」

〔陳公死後情形〕 公之死也，麾下弁死從殉者八十人，當東院台却走時，衆志騁搖，公益拊膺之，以忠義相激勸。公卒，衆遂潰，把總許學棟飲彈死，安徽武進士爲兵部察官，至是，獨負公尸，匿草廬中，越十二日，斂于嘉定，面如生，臂膊及胸，受銃傷者八，百姓泥市哭奠，繪像二，一騎其子，一倒吳淞。

〔當時官吏多不情狀〕 上海城，東臨浦，北吳淞，西北接寶山，爲海隅要地，故特簡廉淞太道以鎮之，當英夷由寶山進至上海，巡道沈晉督省購兵，扁舟預遁，優游峯瀾間。縣令曰：道且不守，我何能爲，亦棄城去。故海疆城池失守，未有如觀上之易者也。由是可見當時官吏之情況，真所謂臨難苟安，毫無義恥。此等官吏愈多，國恥安能洗雪。考陳公之駐在西北也，凡三閱寒暑，有欲築橋議，嘗以風雨夜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鎗折環環琅然也。故公之能死節，其發氣于平日可知。

〔當時之良好〕 英兵既破上海，以松江有備，故不敢入內地，乃別由福山口，入犯鎮江。岡山守兵，新結萬八千船墩登之，聲震江南北，然英船逆逸而過，不備亦不懼，事後，士人云：我兵無彈之嘆，無子之銃，虛張聲勢，相率而逃。夷人初到之地，恃其財勢，疊城腐民，以洋錢

一枚，市胡車數枚，鄉僻百姓，頗動奔走者，所在有之。有某寺僧密白于夷曰：「城北依山爲垣，故有塞門，其處可據也。」夷狂金由觀之，噴登而城破。又揭人江籍民者，貧士也，英夷既破鎮江，都轉某公，禮稱憂慮，集守令弁勇會商，言人人殊，某公負手繞行廊柱間，無所爲計，書民曰：英人所欲得者財耳，集金賂之，可免侵犯，因與鹽商酌議，集金與之，揭城以免。」由此以觀，當時之漢奸，何其多也。鄉民之顛倒奔走，寺僧之獻計假城，貧士之集金與敵，均實況也。

〔當時之民勇〕 七月，夷目僕爾查，率衆至江甯，牛制軍等與和，頗償兵餉開市通商，諸大帥宴夷靖海寺，夷目數輩，方過橋，百姓扶老攜幼，男婦紛沓，聚橋面觀，均指橋罵少年氣盛者頗以泥沙瓦礫擲之，有傷額及額者，夷目怒，請大帥，帥無法，僞以獄中惡匪囚荷校于寺門以慰之，此民氣之可畏也。指橋唾罵，泥沙擲擊，均爲民氣憤恨之表示，又有浙撫劉韻珂調制軍書，曰：就近勢而論，文官愛錢而惜死，武官既惜死而又愛錢，以致空軍脂竭，軍無鬥志，民有二心，破國敗人守亦數人然賊守之敗，敗于無人，和之敗，敗于失策，蓋助夷爲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偵探外，其爲逆夷主謀，執友相向者，何止萬人！嗚呼，劉公之言，深知當時之無人，當時之選奸，不啻九十年後如今日者，度其情勢，向無異也。讀陳公化戎殉難之文，尙有知「知恥」兩字者乎？知恥近夫勇，有勇斯能抵抗，與其不抵抗而亡國，曷尚抵抗，或有幸勝之一日！陳公殉之建殿，吾民不知則已，知之者，試思陳公之忠勇爲何如耶。陳公爲吾國民族英雄，余節其事略，以告于世人。

西湖八社與廣東的詩社

胡懷琛

(一)緣起

我們都知道：文人的結社運動，和一個時代的文學有極大的關係，是研究文學史的人所不能忽視的。中國歷史上，的文社，自然要算幾社、復社，及後來的南社最有名了。其次，便要算月泉吟社。

關於這幾個社的簡明的歷史，我曾經在越風上分別敘述過。後來又見陸樹綱先生，補叙了雲苑社和望社這兩個文社的歷史，使得我們更得到一些關於文社的史料。除了我們所已經敘述過的以外，再有西湖八社，及廣東各詩社，似乎也有一談的價值，今分別敘述如左：

(二)西湖八社

西湖八社，是明高濂詩人祝時泰寓居杭州與其友人所結的詩社。他們的表面，是和月泉吟社差不多，但因時代不同，所以結社的動機及其目的也不同。

關於西湖八社的情形，在當時就有一本書，名叫「西湖八社詩話」說得很詳細了。以外，我也沒有從旁的書中找出關於八社的堂故來。現在就把原書最前面的兩頁，錄在這裏，作為八社的簡明的歷史。

(三)社友

戶部員外祝時泰、字汝寧、號九山、閩人。
光州太守高應冕、字文中、號穎湖、仁和人。

庠士王寅、字仲房、號十嶽、新安人。
庠士劉子伯、字安元、號望陽、仁和人。
承天太守方九叙、字禹鏡、號十洲、錢塘人。
江西副重漢臣、字仲良、號南衡、錢塘人。
隱居沈仕、字懋學、號青門、仁和人。

(四)社地

紫陽詩社 雲居山、三茅山、青衣洞、七寶山、太虛樓、白鹿泉、元妙、海會、五嶽樓、星冠閣諸勝屬。九山主之。

湖心詩社 花洞、林壑、寫韻、蘇堤、祝墳、珊瑚坡、六一泉、紫翠泉、大佛寺、慶忌池、柳洲亭諸勝屬焉。望陽主之。

玉琴詩社 高麗、法相、烟霞洞、石屏洞、水樂洞、龍井、棋盤山、九溪十八洞諸勝屬焉。十洲主之。

飛來詩社 靈隱寺、三天竺、九里松、北高峰、集慶寺、普福寺、石人嶺、朝光洞、西溪、冷泉亭、呼猿洞諸勝屬焉。南衡主之。

月巖詩社 勝果、梵天、鳳凰山、萬松書院、五雲山、六和塔、浙江湖、月巖亭、天眞寺、龜田、三一泉、海鮮寺、秦皇山諸勝屬焉。穎湖主之。

留屏詩社 淨慈寺、南高峰、法因寺、虎跑寺、珍珠泉、甘露泉、荷花居、雷峯塔、金波園、內六橋、

外六橋、肅盛菴、錢王祠諸勝處焉。青門主之。

紫雲詩社 靈峯寺、玉泉寺、寶所塔（原書作所字）

、無門洞、佛會寺、雷院、初陽菴、玉清宮諸勝處，

焉南衛主之。

洞霄詩社 天目、徑山、洞霄宮、翠蛟亭、野壽亭

、東坡泉、瀑布泉、茗溪、葛溪、大灘、天柱、九仙

、岩壑、石柱諸勝處焉。十嶽主之。

(五) 社約

一、往南山俱帶金門外候齊。北山，昭慶寺候齊。或

買舟，或肩輿，各隨便。只一僕相隨，遲到者有

罰。

一、每會輪一人主之。肉食之豆三，蔬食之豆三，果

飴隨設，無定品。酒數行，飽飲者聽之。

一、會間清談，除山水道藝外，如有語及塵俗事者，

浮一大白。

一、凡詩命題，只即景興，不取遠括。各集衆思，要

在古雅爲貴。

以上就是兩湖八社的小史了。這一段原文的具名者爲童漢臣。在此段以下，便是他們集會時所做的詩了。此外卷前

有方九叙的序文，卷末有童漢臣的跋。詩及序跋都極平常，這裏不必摘錄。

現在略說一說這一本「西湖八社詩帖」的板本。原爲天一閣藏本，清代藍天閣本收入四庫全書，後來武林萃放叢書也有收入。今我所見的，就是武林萃放叢書本。除此幾種板本以外，有沒有其他本子，我不知道。

(六) 廣州的詩社

這裏所連廣州的詩社，不止一個。自扇初起，到清代中年止，一共有七八個。詳情也不清楚，只能述其社名如下。

鳳臺社 以下皆見屈大鈞廣東新語。

南園詩社 廣東新語原稱始自國初（謂明初）五先生、

越山詩社 新語原稱始自王漸遠等。

浮邱詩社 新語原稱始自郭葉等。

詞林淨社 新語原稱始自陳子壯。

西園詩社 屈大鈞所結。大鈞，明末清初人，但伍崇

曜月泉吟社跋云：

「以余所及見：道光癸未甲申西園南園兩詩社……」

似道光時亦有西園南園詩社，而係襲用明代的舊名。

泮溪詩社 見伍崇曜月泉吟社跋。跋云：

「朱來器伴雲小志記泮溪社事，謂每月爲集，遇景命題，樂志忘形間校評，捫殘羅道。」

橫沙詩社 見伍曜月泉吟社跋。跋云：

「歲丙午，吾邑橫沙鄉詩社，題、沈香浦懷古石門懷古，雙尾春。」

編輯浙江新志緣起

姜樹雲

越風第十三期附刊印刷，汪葆孫先生要我寫文，並指定題目範圍是關於編輯浙江新志的旨趣。當時雖勉要答覆了，事後一想，覺得不易下筆。因為我要編輯浙江新志的動機，很是簡單，惟我於史地既無根基，於方志又少研究，完全因為自己平時要研究浙江的問題，而去閱取與浙江有關的史地書籍，因此而留下些提綱挈要的紀錄。與提綱如此簡單，而願望却是很大，在要使「浙江人能知浙江事」。我覺得目前國難的嚴重，民族的危險，說應當求自強，圖復興，固然，惟誰知道，誰都能說，誰都承認，但初步的着手點，是先要知道國家民族危機所在，然後從事治源工作，而至於恢復康健。倘浙江人而不知浙江事，而曰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未免近於舍本求末。現在我把浙江新志關於取材及體例方面的要點，分述如下：

一、建置沿革 過去關於記載地方沿革較詳盡的，要算省志與縣志，但往往過於繁複，而不易得到概括系統觀念。近來各種調查報告，因為目的是在現況，所以關於沿革方面，只得從略一些。但年率人事變遷很快，國家的建設隨時進步，新修出版的志書不多，如查閱舊志書，對於過去的沿革雖較詳盡，惜於現況就多有不能連接之處。近時的各種調查報告，記載現況較為詳盡，然明瞭現況構成的原因，仍須要研究過去的沿革。以上二者，一縱一橫，實有貫通的必要。所以浙江新志中史地編，關於本省各縣建置沿革，有提綱要領明新舊的敘述。

二、數字統計 數字的統計，雖不能十分可靠，但在科學方法上講起來，總比較推測料想要切實些。關於社會經濟的演進程序，於數字統計，關係極大。年來政府的各種建設，及人民的新興事業，已注意及此。而數字隨時有變動，自以最接近的，比較為準。我每因求數字準確起

見，往往為一數字而參考書籍多至十數種以上，或向官廳訪問，或實地調查，總求其有進無退，然後採入。以後如果事實上可能的話，預備每年出版一次，將每年數字的變動，都加一番更正，於各方參考上，也許有些助力。

三、縣為單位 縣的行政單位，自秦漢以來，至今尚未變更，其存在的原因，自有種種的特點；因一縣之中，人情風俗社會經濟，往往與他縣不同，而自成一單位。倘以此一單位，為各種設施之對象，則百事易見成效。倘一縣能革故鼎新，他縣仿效而行，則全省皆受影響。建國大綱定縣為自治單位，及最近以縣為實驗基礎，用意都在於此。浙江新志中地方志一編，是敘述各縣位置、沿革、疆域、形勢、城鎮、土地、戶口、黨政、司法、社團、財政、實業、教育、宗教、公益、勝蹟、人物、藝文、物產、交通等等大概情形。閱讀之後，每到一縣，就可得到一個輪廓的概念。

四、普通實用 舊志書有因搜集材料繁多，字數本數也因之增多，往往因價值的關係，非一般人財力所能辦到，同時除供施政者參考及學者研究外，一般人少去閱讀。浙江新志取材以簡明概括，提綱挈要為主體，把非關重要而繁雜的都不列入，文字淺顯，一覽便知。同時關於各縣名勝古蹟，都採用實地攝影，遊人可以按圖瀏覽，功同嚮導。交通路線，都以最近調查所得的列入，以求切於實用而得普通。

以上各點，是我編輯浙江新志的經過事實與內容一斑。至此書能得讀者滿意與否？非所逆料。但我因編輯此書，而參考各種書籍以表為數在千種以上，時間經過一載有餘，在這過程中，倒也增加了些以前沒有的知識，也許這些就是我的收穫。出版以後，猶謹待明達之指教。

張麗人之死因及生日考

馮小進

百花塚在廣州之白雲山梅花塢，楚應祥錄云：粵妓張二喬葬處也。二喬工詩畫，彭文學孟陽以金贈之，年二十一病死，孟陽葬之，諸名士送者百數十人，各植花一本以表其墓，號百花塚。案百花塚又名百花墳，番禺張南山先生有題百花墳云：

「古詩人來白雲英，絕貌時堪白梅癡，杏花堂上埋香骨，樂教管絃琴聲和。空翠時風舞柳，那手銀珠未了情。」

鈕琇觴觴云：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媚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楚楚，性質明慧，幼即能記深曲，尤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成語二喬雙得也，不如呼為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得，名有相當，固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於是二喬之名，隨聲於時。麗人稱長，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資歸，仙城豪貴，謀為蓄籍，有以三斛珠執之者，麗人堅不為動，長嘆辭曰，我母愛我，不可暫離，且已委身字人。粉黛可污，燕尾終在，不聊時於入他人手，吼獅換馬，又隨風浪泊哉。年甫及笄，麗人聞諸伶於市，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玉刻期期之為妃，醒以語母，泫然淚下，拍板而歌羅裙比紅，諸絕，宛轉悲情，及期無疾而逝。粵人聚之，竟誌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王何由美之，豈落水凌波，乃符劍雀之識耶。若夫粉黛何假，美人何真，隨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為麗人埋香處。明月為鏡，清風引簾，好鳥和歌，扶燈自舞，徘徊其間，倘有靈勢風聲一唱三歎者出焉，能不為傳書之柳敬乎。

但考諸近人所輯詞代統聞，則云：

「明末，珠江有名妓，名張喬，字二喬，有珠色，聰慧絕倫，畫閣似文徵明，詩詞清逸可誦。當時秦淮有卡玉京馬湘蘭李晉君諸麗，美人名士，踴躍東海，珠江則祇有張二喬挈住金粉耳。二喬曾為繁瑣球陳子莊南先生傳酒，請兵入粵，兩先生起兵相抗，流血痛難，二喬亦以疾終。年十八，猶米梳機也。其時故有河伯妾婦之語。喬死，葬白雲山梅塢，彭孟陽與諸詞人，種花其上，並為之刻蓮花集二卷。粵東詞鈔初編，錄有二喬所作詞於卷末。世稱喬為張麗人。昔鄧小谷山長嘗與粵中名輩，集聚先生之遺詩園故址，祝張麗人生日，有句云，在鏡雙忠骨眼定，品推香國萃公儀，則以發論忠烈隱文忠，故曰雙忠也。」

張南山絕松庵詩鈔卷七，亦錄有昔蓮香樓後七律一什云：

「昔山前竹下名，一報雙忠骨眼定，紅粉美人遺詩命，丹心從古重多情。」

是則蓮香案一書，固極為當時粵中名士所重視也。根據上述之記載，其所言張麗人之卒年及死因，各有不同，如一楚庭舞珠錄云。……年二十一病死。二顰厝云：年甫及笄……及期無病而逝。……三清代統聞……二喬亦以疾，年十八。至若婚姻問題，亦各異其說，如云一楚庭舞珠云……彭文學孟陽以金贈之。是則張已嫁彭也。二顰厝云：麗人前長。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資歸……且已委身字人。是則張已字于伶人之美者為婦矣。三清代統聞云：猶未梳櫛也

。是則張不但未嘗字人，且亦未嘗失身也。他如張二喬是死在黎美周殉難之前。抑或在後，亦得開異詞。如一軀附云：粵人黎美周誌其墓曰。是則張之死在黎前也。二清代狀附云。：兩先生起兵相抗，流血殉難，二喬亦以疾移。是則張之死在黎後也。惟余所徵考證者，不在張麗人逝世之年齡，及曾否字人嫁人，梳篦與未梳篦，死在黎美周之前，或後等問題。所敢斷定者：厥惟二事：一、張麗人是因折兩王之命，自沈于珠江而死；二、祝張麗人生日，是紀念思陵殉國之日。

張麗人在廣州，夙負盛名，府王入粵時，必有澳好欲獻之以媚兩王者，或兩王聞其美而思納之以選際際者。軀附謂夜宿水二王廟，水指游宮。二王御兩王，蓋是際詞。子胥許考吾粵廟宇，自古迄今，絕無水二王廟之名也。更證諸黎美周誌墓之文云：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王何由致之。若果是神（即水二王）是夢，（夢王則則聘之爲妃）有何勢之可言。且墓誌中所言「明月爲鏡，清風引簫」二語，尤爲顯著。蓋其意謂麗人乃心明潔，取事清倉，可於言外得之也。至于謂張麗人自沈于珠江而死，則可於南山二詩與周一誌見之。觀南山二詩，則曰：夢中羅襪水盈盃。題百花墳句。再則曰：波波餘水波盈盃。美周一誌云：「豈落甲兵，詞婉而諷，亦是暗喻麗人不屈于兩王之威迫而自殺也。他如廣東考古雜記張麗人死事，亦有「其時故有河伯安婦之謠」一語。按「河伯」二字皆指「情會」，用「情字」可見深意，蓋當日兩王入粵欲聘麗人爲妃之事，已傳播民間，遐邇皆知也。

粵中文人，至今仍相傳以夏曆三月十九日生爲張麗人日，去歲（民國廿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即夏曆三月二十一

日）爲張麗人生日之後二日，廣州市名流如謝英伯、李野塵、伍佩琳、李特電、黃結之、黎宏瑞夫婦、鄭勤娜伉儷等二十餘人因十九日未暇，特於是日（夏曆二十一日）結侶驅車往祭，慨慨感事者久之，並追象以聯紀念。予因是電及光緒末年，番禺陸石琛賦，曾倡議賑災，實修斯塚，卒獲厥事，迄今已數十寒暑矣。安得風雅好古之士如石琛其人，起而復修之，是不僅爲美人留名，抑可爲有抵抗主義者吐氣也。鄭小谷祝張麗人生日，考諸往籍，本是創舉，且適在黎先生從廣東兵赴援廣州。城隍與弟遂瑛瑛之後（鄭小谷、名獻甫，清道光時人）。白雲山不少藝集地，乃獨於黎美周先生之遺蹟附故址爲之，而李子虎賦詩，不曰黎美周賦，而曰雙忠肯賦者，是殆有深意存焉。蓋嘉黎陳與麗人皆能忠于明而不肯屈事異族也。美周之集曰遠巖，麗人之集曰蓮香，亦嘉麗人能與美周同其志也。崇禎自縊，是在癸未（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三月十九日，去道光之世，僅一百七十餘年，想當時粵中人士，其必有不志崇禎殉國之烈，乃歸托之爲麗人生日而私祭致哀者。世俗今尙相沿，以三月十九日爲太陽生日也。（俗所傳太陽經，是明亡後遺老著此，托迷信之辭，以隱亡國之痛者。）且妓女生日，最畏人知，即所敬亦每不肯明告。鄭小谷生于張麗人百數十年後，更何從而確悉此日爲張麗人之日耶？或謂鄭氏祝張麗人生日，必有所本，是則必出自清初粵中遺老之託託此日，私祭烈氣，以免賈禍，而鄭氏遂信以爲真也。故余以爲：一、張麗人不是病死，亦不是無病而死。乃不甘爲清兩王所辱自沈于珠江以死；二、張麗人生日（三月十九日），不是張麗人的生日，乃是明代遺民中之文人羅士不願效婦女迷信傳統太陽生日，失却了紀念思陵殉國的真義。乃假托此是一個節烈的妓女之生日，私祭崇禎，以誌其隱痛也。

記尤少純

吳原

尤列，字少純，廣東順德人。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五年。壯年曾參加革命，孫文學說第八章：「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滿清，創立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學院為入世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雖有鄉土良莠別居者，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學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純，楊鶴齡（原按：當時所謂四大寇即指陳才毅及中山先生也。）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於此可見尤之附和革命，在鄉土良後，與陳少白楊鶴齡陸皓東等同時。然劉中會後，尤參加實際革命工作之時期似甚暫，觀於孫文學說第八章：「……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為

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其簡單，而贊襄之要人，皆一線之無遺。」故在當時曾為革命勞績最著者，孫先生莫不為之表揚，然始終未及尤名，可知也。尤迄今尚健在，行將於香港，讀於名利。中山先生在日，時與往返，然彼無所予求，人格之高超，亦足為世人崇仰。去歲為其七一壽誕，粵中黨員周昭岳等發起祝嘏，選發「為願尤列先生八秩開一榮禧徵文啓」，內容敘述尤氏躋身革命之功績。然詞多浮誇，核與革命史實，多有不符。原文云：「天啓一代之紀元。必產一代之豪傑以為先導。香山孫先生文。順德尤先生列。皆應天運而生者也。尤生於乙丑之春。孫生於乙丑之冬。二人同年。尤長於孫數月。而革命感覺。亦較孫為早。尤不得孫。革命事業未備運行也。孫不得尤。革命意志未能開發也。天生孫不可無尤。天生尤不可無孫。孫尤合而革命種子成矣。人知首領民國者孫。而不知導孫革命者尤也。先生革命。本有師傳。查查年受業於本邑陸南明先生之門。南明

者固深於補救之辨。而恥事庸劣者也。常請易至番禺武革命順天應人。隨以戒方嚴先生之首曰。願爾學生記此一句。時先生尙幼。未達其旨。及稍長。乃恍然大悟。始知南明以革命重任付託諸己也。由是革命思潮。澎湃五內。第念革命大業。非結黨開會。乃擇其妙否。而說。虛虛與精。不辭勞瘁。遂得孫先生逸仙。於揭櫫雲得輪程賴程光程光程光程光程光程陸皓東鄉士良親友罕陳少白諸同志合作。創立興中會。實行其革命素志。此先生革命說之初基也。亦孫楊等致身革命之肯綮也。無怪乎孫公爾爾時。尙念念不忘於先生。對於黨事。屬望尤切。其相需之殷。抑可知矣。乙未廣州一役。朱、邱、陸、程、均、均。會員逃亡過半。先生不得已組中和堂。以濟興中會之不逮。乙巳。種族革命之說大明。同盟會乘時而立。孫逸仙先生為會長。而先生則逃居海外。定國號於扶桑（中華民國國號為尤先生所定）主盟南洋。與大獄於石叻。（蒙難日乃己酉三月初三日也）鐵窗風味飽嘗。選寄之令閣下。於是滬滬棲息。鶴鶴進行。會不稍懈。追武昌舉義

馳赴雲南。督促西南反正。全國景從。府廷乃覆。民國成立。先生不貪天功。其深荷孔聖不伐之教有如此者。袁氏執政。思以厚禮餌先生。而先生不特不為所動。及組織世軍聲討其罪。迨天奪袁魄。袁受天誅。民國不致中斷。先生以為可以息矣。不幸邪說異行又作。先生受之。特著孔教革命一書。諄諄以倫理教國。開示來者。今先生年逾古稀。八秩開一。同人等以先生功在民國。德澤年高。而尚之以文。以用於優老引年之典。遂請稱觴。備祝眉壽。以介眉福。先生曰。今國難事矣。稱觴胡為者。同人曰。天步方艱。國家多故。先生憂國憂民之心。何時或已。孫、尤、楊、陳當年四傑。今亦俱與俱存。若使黃河清。始上南山壽。恐浮於氏問之。亦當笑絕冠履也。先生頷笑領之。回湖先生數十年驅驅革命。力竭負失之勞。祇剩得兩袖清風。半箇明月。足為剛人所若式。同人等良心自動。見賢思齊。謹于民國廿四年四月廿九日（即古曆乙亥三月廿七日）先生懸弧介誕之期。公同慶祝。特感宏開。賓結駘桃之會。鼓瑟弄琴之樂。庶幾提倡

敬老之風。闡天下尊賢之路。附陳事略。用紀韶流。敢舉有道君子。文苑鉅公。闕從惠臨。鴻文麗錦。為先生壽。為邦家光。是所望也。是所願也。謹具雅詞。伏維藻鑒。云云。措詞之迂腐且不論，所述革命史實，大半乖舛。如尤氏附和孫先生革命，而曰「得孫革命者尤也。」如與中會係中山先生手創，而曰「念革命大業非結黨固克有濟，乃掉其妙苦遊說鼓吹……遂得參先生逸仙 甄積衛……諸同志合作，創立與中會，實行其革命素志。此先生革命游說之初基也，亦孫楊等致身革命之首途也。」如中華民國名譽，乃同盟會成立時，中山先生平定公佈，而曰「東國號於扶桑，註云中華民國，為尤先生手定。」中山先生誕生於紀元前四十六年丙寅，而曰乙丑……其抑娶妾尚難繩舉。夫尤氏處滿清暴力之下，當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之始，絕無所避藉，而毅然冒險參與，自非項人所能及。然讀書過富，於尤氏固無補充來也。（按：馮自由近於漁經第二期作尤烈事略一文，可參閱。）

題北魏神鑿四年舍利塔

稗視 金石齋

——商榷並題誌之一——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鑿四年口慶寺造舍利塔碑，僧永慈為記，未悉何時刻以為碑，乙亥嘉平十有四日，得于此林。考神鑿四年，即南北朝之宋元嘉八年，千支紀年為辛未，距今年五百餘年矣。是歲西秦與夏，俱降于魏，武烈赫莽，為拓跋氏最盛時代。又按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三月，因崔浩惡佛，嘗詔諸州郡鎮，將城內沙門，無論少長悉瓦之，佛像佛經亦皆毀棄徒隄。寺宇塔廟，無復孑遺。此口慶寺舍利塔建于太武帝推誠佛教前十五年，其地浮圖，定遭燬沒，劫後遺碑，稀如星鳳，今日猶殘存碑殘費，得非奇事。碑石淺淡，似經火焚，或此塔當時亦為火所焚者耶？碑文書法，樸茂俊逸，雖間刺蝕之處，千年名物，釋教奇蹟，古光片羽，尚傳人間，得毋以珍璧視之。乙亥嘉平中泚。

張汶祥刺馬案別聞

程鳳鳴

清同治九年秋，張汶祥刺總督馬新貽致死一案，一時轟動全國；惟當時我國曾無新聞紙之通行，究竟真相如何？傳說不一。據清史實錄及民間筆記所載者，立意又當然不同，所謂所傳異辭，所聞異辭，並無朝野會談，用意悉同之辭也。如快官書所載者，則馬新貽當然是以一公忠體國爲國捐軀之封疆大員；而張汶祥懷挾私仇，起而行刺，竟係一大逆不道之人，非不言之成理，茲將其大要如左：

「刺客張汶祥昔爲髮逆餘黨，（浙人郭洪揚軍爲髮逆。）事平而細，復滬浙江南田海盜；其時馬新貽適任浙江巡撫，戮其黨羽甚多，爲積怨之因一；汶祥亡命以後，在甬市鎮地方開設小押當，有干禁例，又爲新貽出示禁止，爲積怨之因二；復因汶祥有妻蘇氏，爲吳炳燮者誘逃，前經呈控撫恤，未准審理，爲積怨之因三；有此數因，竟挾深仇，欲圖刺害，已非一日。旋以新貽由浙江巡撫升任兩江總督，汶祥處心積慮，遂於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寧地方乘馬新貽自校場圍射歸館之機，以刀刺胸致死。時清廷以此爲大逆不道之案，諭派江寧將軍魁玉潛巡總督張之萬自行緝獲，審明汶祥屬行刺主犯，當場就逮，依大逆之例，擬其凌遲罪名；並議定馬新貽因公致死即典，請旨定奪……」云云。

右所稱竊者，爲官官實錄方面之提要，故汶祥爲一純粹之逆黨，竊從民間方面所載或在野記所載者，則則異於前，復行分述如左：

「張汶祥，河南汝陽縣人，初與彭姓同爲賊魁，欲投誠而無隙可乘，乃攻破某省縣城，獲其縣令馬新貽，告以素願，欲其釋放，馬懼且語，張彭乃與鄉盟結義，相約終生不二。嗣馬以積勞復原官，漸保至陝西，張彭亦爲參將，彭有妻美姿容，馬給之曰：「汝何以得知耶，以告，彭怒至署責罵，馬給之曰：「汝何以得知耶，盡審察諸？」彭愧謝，反責張，張言：「謂吾說妄乎？子自察之！」久之告張曰：「信矣，奈何！報曰：「此汝妻乎？亦他人物耳。彼既同心，爭而不洩，不如速之，吾與子得聞遊耳，此間可久留哉？」彭遂以妻送馬，馬待之有加，張屢促其去，不能決，一日馬攜某飲使，言：「彭某心懷反覆，不可不防，請誘至大營，因事而誅之。」及歸，予以酒餽使行，彭折然

嘆曰：「噫，殆矣！」遂彭與訣，已亦他去。彭至飲使幕下，不旬日而果死，張聞而哭之，遂流寓新市鎮之後街，製藥煉刀，刺狗以試鋒刃。後遷南京某旅館，適新市沈炳泰謀事在寧，與同僚，獲隔一板，每晚聞有聲似刀聲物者，異而自壁隙窺之，見其中懸一髮米之叉袋，向之作打干響狀，（卽右腿半跪狀，清時下屬見上司禮之一）隨以拳猛極是袋，若此者數夕，沈以張爲瘋癲，不甚措意，及別而江督馬新貽之難作；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馬自校場圍射歸，將入便門，忽有人大呼弔冤者，未及詢問，前胸已突發刃刺，急曰：「還拿」而絕。衛士蜂擁擁報，付法司；

江甯將軍魁玉問：「主使？汝釋張目答曰：『我爲天下除一通回匪者，何待主使！』」歷命神帥張之禹可覆鄭敦誠往灤前獄，汝祥終無一詞，或時爲夸談不遜之言而已。明年二月獄成，奉上諭凌遲處死，並鎖心以祭馬傑焉。」

以上所敘情形，與官書頗多出入，其中尤以「我爲天下除一通回匪者」語爲最突兀。此語頗關秘密，爲一般志士所未載，茲從春冰室野乘引證斯言，頗不惡柄，復節載之：

「有山東徐姓者，與張汝祥相結納，徐與浙撫馬傑貽爲同鄉，留其幕下爲材官。一日張至杭訪徐，徐留其飲，酒酣，徐忽慨然曰：『蕩釣者誅，竊國者侯，古人信不我欺。嗚呼！甘心外讐，曾無發其覆者；而吾儕不幸被毀謗，何便得脫，官府猶以賊黨罪之；或竟求生不得。人間不公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張異其言，因詢之。徐乃言：『旬日前撫帥得一缺名書，發新疆，不日入關東不，所有江浙一帶征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馬得詔，卽爲一手之責。略言：『大兵果定中原，則東南數省，悉置一人之責。』張固面大憤，拍案呼曰：『此等遠臣，我必手刃之，已而下令禁開私押店，以免嚴劄害民，張之諱亦被封，落鬼無懼，殺馬之志益決。未幾，馬已擢任江督，張遂詣金陵謀行刺，一日馬閱操師，張潛伏箭門側以俟。會有一山東人來馬者助者，攜輿懸壘，馬探半身出後，張引刃進力，刃從脊下入，木向上，張又方統之，使向

，羣擁入署，蕭泉兩司集訊之。張誠地跪坐，仰使跪卒不肯，但問上坐者何官！曰：『藩台臬台笑叱曰：『爾兩那配問我！請將軍來，我始肯言耳。』有頃，將軍至，訊其何以行刺！則曰：『請先飭馬督家屬一律出署，再遣兵復圍其內宅，我方肯說。』將軍以語不倫斥之。則曰：『若地，吾終不言矣。』窮詰之，終不吐一語。不得已乃屏左右，誘使吐實，乃以徐語告諸遣人往搜其秘篋，期得偽詔。聞官問此，成大皇怒，不欲與大獄，故檢爲諛詞以定讞，實則終無確供也。觀上所載情形，則又別立一說，但與官書所載，仍多出入。茲以個人之推測有所論列如次：

一馬傑貽爲山東產，由州縣起家至開府，在浙擔任內，嘗延搜名士折節論交，潞江江督以後，曾數到二十二史，自史記以迄隋書，同時浙鄂兩省，職事並行，得獲全豹，有功於文化者足多；又歷次勦辦海寇，除餘孽年誦首，地方賴之以安，不失爲一有爲之顯吏，張汝霖何爲而刺之耶！

以愚之所推論，所謂爲復仇者，近時梨園子弟已爲演成新劇，幾於演之不可移，至於馬氏曾投回王，因被譽假行刺一節，據聞出於馮子德先生者第榮之目視，然者此馬假託之原因，其真因實在不是。蓋張之與馬，曾共患難，馬既得志，不惡富貴相。張妻被擄，叩撫轎而理，私設押當焚殺然而絕生，積德已滿，希冀已斷，則殺馮已動，且借如殺標又已石山，於是行刺之事實成矣。然則馬新貽之被刺，自有取死之由；而張汝霖之暗殺，亦與復讐有間，昔龍門曾爲游俠刺客立傳，誰不可以爲訓；但非出於無因也。

四山一研齋隨筆

白 蕙

洪憲帝禍功臣，榮財紳士詒罵為其尤。初士詒固不贊成帝制者，而嘗得其侵吞鐵路款狀，陰使人參之，榮財而罷。沈雲沛往說之，曰：「君欲緩五路參案乎？事屬易易。慶同計，雲沛曰：無他，為帝制盡力耳！竊為君謀，蓋有二利而無一失，帝制成，君且為功臣，不成，雖復四五路案乎！士詒贊之。如法泡製，即繼籌安會而起組織請願聯合會，即以沈雲沛為之長。古紅梅閣主所批余編著之貴世輿圖中華民國，有一語云：「榮病癒，有人勸之曰：君欲緩五路參案，只須為帝制出力，榮乃起而組織請願團，參案即無形打銷，人方知五路案即帝制之反策文章也，楊度以榮推其功甚偉。」僅未明言耳。

偶閱清室外紀，載道光末年有人致書於大學士曹正綱，頗足以見道光末年之官場情形。書曰：汝欲得志於宦途乎，第一須有內援，賄賂之費，尤不可吝，態度須穩固和，遇事不可承當，凡事均勿認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為忠。遇有困難，則取巧規避，最要者為模稜二字，切勿妄發議論，亦勿固執己見。對於同僚，柔謹為上。見舞標之事，則包含勿言，但亦不可恭維太過。須視官缺為己之收成，勿存為國辦事之心。如此則必可積資至大學士，妻子皆博封蔭，死後則不能得文正之謚，亦可得文恭文恪之名矣。」今日官場，不知異此者幾何？又有人問做官之訣，答曰：「多明順，遇事勿出主見。」在朝之士，如此卑鄙模稜，何能謀國？然論者謂曹雖固於積習，不能矯正其弊，而其一一生尚不失為清廉之官者。

自古政失其平，則游俠之風起，史逸列傳游俠，非無意也。水滸為平民不滿意於政治而起反抗之作品，他如魏花繡翰林外史紅樓夢以及種才子佳人作，何莫非為時代之反映。唐寶島劍客一詩，寫俠者慷慨有生氣，讀罷閉目，如在我左。詩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

松江鱸魚子前已有所記，且閒有所疑，引後漢書左慈傳證非今之四顯鱸。徐人又往往附會晉江東步兵張翰專鱸膾事，其實未必相干。放歌翰秋風歌，一曰思吳江歌，其詞曰：秋風起兮佳氣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晉文士傳云：張翰有清名爽直，大司馬齊王問時為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飯葦鱸魚，慨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因作此歌，遂命駕還。今欲證四顯鱸非曹贊所稱之鱸，當先考所稱松江之地域。今松江之得名，殆以近松江故。古松江，昔人考證有數說，要以今吳淞江及葦澤為近是。（阿魯瓊屠甫里號所著曰葦澤葦書。）庚仲初楊都賦注云：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洩，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朱長文吳郡圖經附記云：今觀松江正流，下吳江縣，過甫里，經葦亭，入青龍鎮，海商之所湊集也。圖經云：松江東瀉海，曰源濟，亦曰滬海今青龍鎮旁有滬漕村是也。江流自湖至海，凡二百里，岸各有浦，凡百數。此所謂滬漕源海，即今上海地也。水道古今變遷至巨，以其遺跡不可見，往往難考。然綜數說，多

以太湖爲中心，古吳地城水大，張翰之歌，一名思吳江，要不出此一帶；然必非今松江一隅地。再就鮑本身言，翰歌之鱸，當秋風起而肥；今四顯鱸也。鮑至乃佳，此其一。後漢詩左慈傳所言之松江鱸，長至三尺，今四顯鱸長不過半尺，僅及其六分之一，此其二。東坡謂松江之鱸，巨口細鱗，謂即今松江之四顯鱸，則今松江鱸之得名不始自宋。（松人張破浪有考）而今漁者所稱鱸，實尙另有一種（見上隨筆），極大者亦僅尺餘而上，此其三。鱸魚二物，今松江亦不產。

吳秋農畫，幾年前價值幾金，近亦殺焉。其得名自河涇後。初秋農來我邑，主於錢氏甚久。錢氏故多異藏，甲於一方，秋農盡得窺其秘，又勤於臨摹，學以大進，一生得力，殆在此時。予尙識有其判例一紙，以擬時人，其廉真有霄壤之別。其妻子生平所見甚多，然精者殊少。惟鮑氏松筠判堂所藏尺頁八紙，嘆爲僅見，宜得盛名。秋農於畫，鮮爲長題。邑錢氏留溪草堂所藏將期年畫美人，秋農有題詩：畫議論，不多見，商錄下：愛行芳草過蘋堤，閒看飛花滯馬蹏，記得去年寒食節，鞋幫猶剩碧泥泥。近時工任女者，以裝間改七路，與與我與，皆以爲畫秀逸，玉竹冰肌，極風姿露發之姿；由陰任氏昆季，專畫北京，一洗吳裝，以古細取勝，所謂燕瘦環肥，各得其妙，今讀初年所畫美人，極得任氏古細之趣，佩服佩服，爲題數語以贈之。癸未四月秋農吳豐祥題於留溪草堂。

嘗謂吾同社會人士，多具「十」癖，如俗語喜好者曰「十全十美」，惡惡者曰「十惡不赦」，數人不滿，必足其十大罪狀，勝地名蹟風景，亦必以十計，如西湖十景之類是

也。然名勝之區，十景固不謂多，若鄉僻小邑，好事者每亦添擬十景，則文勝實矣！我邑舊有所謂留溪十景，者甚無聊，其中湖心古井一景，尤可笑，井在湖心，非水湖不見，又安足云景？惟此井尚奉，頗爲不解，以意臆測，殆爲昔年曾經大旱，就湖底鑿之汲水，或竟以地陷亦未可知。

錢觀察先生詩，刻有古松樓讀稿數卷，版早燬。其浙游詩與日記昔年爲校刊於人文。詩多輕張嘯山先生京易，原稿均藏予處。其他應酬之作，亦有佳句。如先生爲之捉刀，書稿中時見零星紙稿，故知之。亦有一解珠詞，書於紙上，爲先生親筆，似未見集中者，茲錄於此：念情小坐，香溫寶鴨春疑破，風欺蟬鬢花斜舞，凝煞黃鸝，似鳳煙塵妬。眉蹙剛傳心便可，強梳紅袖嬌無那，綠陰門巷藏紅鎖，何處消魂，醉也人真箇。

民國十五年孫傳芳總五省師于，北伐軍則轉戰江西，余時力贊梓鄉革命工作之進行，而投機者紛進，此事或有不得當。迨十六年，北伐軍已底定江南，武漢與中央分裂，中央有禍黨之舉。時事方紛拏，左傾右傾，中立者號呼驚駭，亦各不相容，人往往不能自明。予乃絕口不肯當事。李一鵬既以官官而死，鄉間不靖者至數年，而巨匪太保阿青出。此中消息，思之扼腕，八年來，當日同志，或誤入歧途，流離失散，不知下落者；或竟友求柔，爲人所恥道者。憶方北伐軍奠定江南，余邑各界在黨部指指下爲勝利慶祝游行，後同農民代表某手持一旗幟，上書標語爲「希望將來不如現在」。論者謂意頗幽默，有類唐寅「今年真好」之春聯故事；蓋作一旬與謂爲二句，含義有殊矣。

序 浙南遊草

戴傳賢

黔於古屬楚郡，其地左接歸平，右瀕湘沅，其俗涉語，有風原宋玉遺風。交際會談，至今猶然。明清以來，詩人倍出。晚有鄭子尹，造教匪之亂，避地鄉居，多詠民間疾苦，借其格太嚴，未能舒志。最近得一入焉，曰陳君貽蓀。貽蓀初未有詩名，不屑與時流議，亦不留意風月。獨挾其熱誠，深入民間，發至心，作苦語。愛國之沖淡，杜之排側，其為詩史無疑也。余幼雖蜀士，長而居越。宗國多難，觀君浙南遊草，意切切然。更觀所為詩對諸什，視子尹遠過，獨於黔為近，三巴風會，又黔俗所由與也。未知所詠對事，與蜀頗相類否。又未知蜀土中，亦有貽蓀其人者否。緬懷前賢，若陶靖節杜子美，其居亂世，憂國存民。而發為歌詠，以厚風俗，以裨時教，一語之風，往往勝於千言之頌。固知先事設教，詩之流澤遠矣。願此有作，吾輩貽蓀。民國二十五年四月戴傳賢序

浙南遊草選

陳貽蓀

方岩市街之夜

祝神遇各節，乘客來四方。（陰歷八月三十四等日，東陽水漲各處人民，均來方岩，朝祝胡公廟祈禱。）入夜殊喧闐，雖然滿客堂。紅燭散清輝，宮燈耀明光。樓船撐艇，彩帳設幔。琴笛何清越，歌鼓正激昂。袒胸搖蕙扇，赤履穿竹林。衆歡樂杯酒，吾亦滿引觴。飲能隨劍倚，物我兩相忘。房宿苦汗蒸，偶步到小園。花竹弄清影，明月耀中天。連峯變色顏，依稀空瑣烟。彷彿非人世，

上住製姑仙。凝眸未忍釋，歸去復來旋。 恍恍步街廓，市容若如何。紅燈照路衢，樓樓肩相摩。篔簹處處起，鑼鼓雜笑呵。時見相背客，赤面多側傍。山鄉有其樂，吾得從之過。促步到石橋，小坐喜幽和。溪水流淅淅，草虫漫吟哦。仰頭望明月，清光正舒波。吳子與東家，吹笛復放歌。（望復新買一笛，自吹自唱）好景君須記，快遊應無多。

遊覽方巖并胡廟集會

宵巖離崖早，早起爲登山。山道初途遠，步履未覺艱。中途更陡峻，崎嶇巨石頑。鑿岩成磴級，隨勢爲盤桓。日曠汗滲出，力盡屐履板。天門偶回窺，峭絕欲憑欄。巖巖拜神客，喧呼塞路間。志定險若夷，意沮勇變孱。在昔修道士，歷阻度重關。

流汗上天門，既上愈敢拓。客舍備茶酒，往來隨醺醉。綠竹搖婆娑，清風吹時時。含情隔天池，池散天倒著。俯仰懷宇宙，胸懷頓沖漠。願欲覺有涯，澹泊可永託。

胡廟香烟衰，煙盡殿沾污。村人拾香火，馳逐若追兔。手搖鐵瑤瑤，口叫嗚呼呼。頭頂胡公像，鳴鑼隨步趨。法師乘神輦，舞劍縱經驅。揚抑皆有度，疊摺若畫符。一頓再三驅，瞠目眩羸弱。吾則在塵微，塵步與日俱。科學能避雨，原野盡沾濡。人已翔遠闊，我猶滯荷途。詩智股有礙，趕上黃良談。

金杯

金杯盛美酒，美酒浸毒蠅。初飲豈不美，生命在閃候。赤匪肆流毒，鼓雲煽怨潮。市恩施餘財，騙貧劫富屋。強悍編赤衛，老弱轉溝壑。稻不菜田賦，尸骸遍山谷。凄淒風雨聲，歌喉聞鬼哭。

瓜圃述異與金梁

冬藏老人

吾杭金息侯先生(榮)，新著瓜圃述異一書，裏面所載，除一部分秘史考據外，平近人軼聞，記述頗詳，且所云皆未經外人道。如索太炎之狂態，辜鴻銘的趨事，徐青甫的苦學，全係自己目視的寫實，非與一般聽給人言者可比。我于讀完是書後，不禁想起了作者的為人：憶張勳復辟之際，此老也是其中之一，他這種忠于一君，忠于一族(先生謂人而生于杭)的行事，對不對又一問題，這裏不談；但自九一八事起，溥儀為陳爽換登傀儡之位的時候，一時清室遺臣如鄭孝胥羅振玉輩紛紛東渡，甘為傀儡辦法，作陳爽使犬，照例，先生也是新賞之一，然竟獨持馬蹏，在溥儀前苦諫此行的利害。是向之復辟社將，一變其初衷了。這種地方，我與先生，雖僅神交，然私心實不得不佩服其識見之高。誠如有自著「邊塞老奴」者為其所著清史稿充實列傳書後云：

「金君豪傑士也！遼事初起，不與君成患有所旋精，苦意維持，不問毀譽。外人久欲君才德，竟欲強以竊政，君乃微服航海而逃

則云：

瓜圃述異中有記載中丞(大化)一

「遜位閣下，自罷歸，久寓津，每與余談西北大勢，非特自保，實可有為。惜其謀不用，老猶自奮，慷慨多奇節，非常人也。行在津園，時偶遇見，總以遊業修德，毋失人心言。及溥變作，中丞偕僕得吞入謁，力阻東渡，謂此去必失赤心，將任以總理大臣，不願也。既聞遜已行，猶與二三老成，密籌避遼之策，情不能行。數年來，時言及，輒歎恨不置。知者希矣。」

又配陳太傅(寶琛)云：

「……自軍起東行，先後三往謁，歸輒快快。初請趨越，有請先渡遼而後入關者，有請仍留津而即都者，鄭主前說，而陳主後說

，力阻不及。後受以府中令，不拜。既歿，贈太師，諡文忠，而其家赴營均未敘，故仍以太傅稱。其哀啓有云：自以奇局孤忱，不謀安息；又云：比年沉寢中櫺，無可撤解，蓋有耿耿弗已於心者。又云：遺蹟但言此局將何繼云云。……」

若陳袁者，雖屬遜清遺臣；息侯先生則藉藉長白，對於擁護廢帝的神色似尤為激烈；但他們一旦到了有莫夏之分之候，居然都以當機立斷的手段去陳沮故主，而不為惡勢力所迫脅，那一種為保持民族(五族早已化一體所謂漢滿蒙回藏者無一非中華民族之國民)的獨立，甘願犧牲一己之富貴尊榮的精神，實在值得吾人敬佩。總之，在今日的局面之下，不管他是復辟的健將也好，滿清的清老也好，我以為只要不為陳爽供奔走的，都是有血性有天良的中華民國的好國民，反之如鄭孝胥羅振玉之流，雖是咱們漢人，也差與同族。

瓜圃述異一書，固非經世之文，但作者金息侯其人，亦今世罕有也。

瓜圃述異(續載一書)寶琛(元二二)
本誌及大明報各社分贈均有份。

湖上文苑

鑑湖口號

胡健中

龍山道上徘徊，今日登臨事事哀。會得越王新胆意，不辭風雨渡江來！
不取封侯作釣徒，放翁風采世間無。王師北定終虛望，豈獨淒涼是鑑湖。

鑑湖口號和健中

王若愚

稽山隱水足低徊，風雨連江動客哀。偶向越王臺畔過，無窮往事上心來。
快閣臨江郭並從，放翁心跡未全無。丁寧家祭關懷地，猶是當年舊鑑湖。

讀崑山顧先生遺書大絕句

吳其昌

舜水船山歲九夷，揚國寂寞剪茅茨。孫黃心學顏王攝，獨有亭林是我師。
(總論)承平漸劇列神仙，國破錢盆乞狗憐。解道興亡人有責，江南惟有顧圭年。
(品節)三百年來撰學典，實文實義釋羣疑。牛除嗣字分明在，一代宗師繼考亭。
(學風)天養講章證覆夏，蕪書開卷夢黃虞。南雷民治明夷錄，都入先生冊卷書。
(日知錄)輕居舌上辨有無，一字證據二百餘。才老胸襟濟滄海，贏他張恨白頭書。
(晉學五書)鳳馬九邊歷早霜，殘烽收卒問興亡。志成嚴賊兼利病，總為蒼生待後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渠城志)

延園隱不實室主人辱見不厭境詩草奉呈

兼贈蘆隱

林庚白

元祐完人鶴遼波，贊雷四海念東坡。生憂信以詩為寄，多

故終應道勝魔。感極難危重執手，思深香瘴一狂歌。平生耳熟劉蘆隱，恨晚相看若若何。

李德鄰招飲語及抗日利害殊精書翌日惜

遊從化賦贈

前人

一珠江泉復幾春，依然委帶見精神。我爲南渡思忠武，寇有東倭等女真。料敵今知名將貴，出郊及附後車親。風光上已端堪挾，慚愧頭侯客子身。

杭遊雜詠

白集

獨橋車中口號

迢遞吳山獨向杭，何須縮地問長房。十分雅意移留住，五月楊花未放狂。前外地對千舫轉，眼中人自百橋皇。楓徑西去桑條好，一路森森蕪蕪賈。

校湖

前人

三面青山拱一湖，中流容與有天徒。十年不踏杭州路，爲問船娘使我無。

輕陰微吹水羅羅，天亦含情惜好春。幾處名園新易主，西湖依舊笑迎人。

樓分種小飲裏叔通君壽春初寓屏歸子

前人

湖光明滅萬山遊，深淺難將煙黛描。消息杭州重四訊，三分愁恨十分秋。

富陽水上買途

前人

未向滕州綠尚慳。悠悠恰怪水雲閒。富春江上輪帆去。二面看山一路還。

買雨擊九溪十八瀾

前人

翠山新沐翠流光。一帶溪聲接路長。我信山神工點染。斜披閒碧紫丁香。(江南絕少紫丁香杭州呼紫桂園爲丁香其實非也)

法曲獻僊音

汪辟衷

那大奇亦山禽吟響即其先有韻聲異其相類也
高柳吹簫。隱花烘賽。玉雲尊前初遇。喚醒商商。曲迷煙水。沈吟乍過傳午。念鏡火烘樓遠。微吟夜深夜。暗
無語。嘆梁園舊時賓客。人意懶。唯思又添幾許。縹緲鏡中觀。託山禽情寄香祖。象筆營成。想千言難理愁緒。願
雲龍相逐。待聽翠湖新語。

雨後登西天目

黃秋岳

萬杉蒼兩寺。太古垂陰青。清泉掃萬石。白日留雷霆。我
來雨始止。仰眺雲杳冥。爲眼暢脚脚。况乃精魂輕。稍拂
苦氣峭。徐行紫翠庭。春歸嫩花發。霧散竹隱腥。白龍眠
木末。舒卷如有靈。眩轉散球玉。頗欲愁雙弄。崑崙石迷
花。倒挂不敢驚。是何威猛力。還此擊芳形。我悲愁風委
。無人與共取。奮挺亦奪助。但能雲日星。末劫劇暫急。
何兩安巾瓶。下方陰慘味。欲別傳仙扁。焚香煎牛木。澄
瀾讓與聽。

二絕句

檢齋集

九月十四日宿僧寮
東口城二絕句
九月十四日宿僧寮
東口城二絕句
霜果北郭月朧明。朔刺涼風吹面輕。今日馬蹄花樂老。起

家天下夜山橫。桑竹林塘卜宅深。夢魂猶避遊詩心。
浮生是事檢人違。卻受清風敵一機。

有懷倍子吳門園居却寄

曹謙齋

其日提君生綠陰。每因揮筆念冰簷。穿窬曠鳥應窺坐。解
纏新絮定留林。別思無如今歲節。勞生終悔世機深。故人
豈有園南興。儂爲追源一動心。

乙亥歲除用湯爾和前輩均並寄可庵

廿大研

眼看四海起秋塵。天地英才亦幾貧。投筆從戎將及我。枕
戈待旦屬何人。沽來濁酒相供醉。聞到寒梅未是春。以破
寒須身獨醒。草堂情意謝嘉賓。

漁家傲

高勉天

白頭紅舸去矣。行人無限偶春容。指點金陵煙雨艮。江
山隱。莽莽虎踞龍蟠地。滿座貂蟬何足計。楚囚徒說
新亭淚。濃綠宮商愁獨倚。天似醉。思量誰把乾坤洗。

西湖上棹

唐玉乳

吳山似此絕山龍。對鏡青苔會上尊。莫負江山龍虎勢。朝
朝睡醒夢湖東。臥看香艸仰前賢。聽處那宜值世艱。健
就六千君子卒。刑牛吳祭會稽山。湖上晨曠上柳梢。點
軍聲震碧山遙。漫疑山外江湖起。士氣原能作怒潮。不
開花氣不聞鶯。面對雙峯飛少輕。大好勃陵堪掉劍。一湖
春浪白堪平。投筆常希班定遠。作詩還慕陸山陰。漢家
何日遣飛將軍。聽取千軍出塞吟。

柳壽特輯



越風與柳先生的因緣

編者

本刊創刊號徵稿之際，亞子先生原屬我們理想中的作者之一，當時且還爲他擬好了一個題目，是「我和南社的關係」。便轉囑托人去催請他動手。豈知這轉囑而得的四信，使人十分失望，結果是：「柳先生人不舒服不能動筆」但是，在我們預定的稿題之中，又似乎非有一篇關於南社的文章不可，於是，便找到胡懷琛先生頭上。創刊號中「南社的結束」一文，便這樣出了。然而，一談到南社，有些地方不得不去麻煩到柳先生的，所以他縱然身體不舒服，而爲了担保史實的真實性起見，在有些覺得不是三言兩語可盡的時候，也只得動筆替我們寫一點了。故本刊第六至第八各期中，接連登出的那多篇，幾乎全在這種情形下完成的。

今天是柳先生五十歲的生日。友好中不論相識與不相識的，都想謀一觥之敬。可是柳先生以「蒼堂健存國步方艱」，不肯接受大家酒杯水酒，無已，便只得所謂「秀才人情紙半張」，能詩的做詩，能畫的寫畫——用藝術與文學以代桃觴。這種表示，雖然有點寒酸，但實高于世俗的鋪張。因是本刊亦特闢一部份篇幅爲之祝。可惜我這個不學的編輯，既不能詩，又不能文，只好寫一點個人與亞子先生相識的經過而已。慚愧，慚愧！

我識亞子先生，雖猶未及一載，但我們之間的書信往還，在最短緊的一月中，竟多至近二十通，起先，我每接到他一面，化在揣摩其書法解釋上的功夫，恆在一二小時以上，自己看了不算，還得去央善寫行草的朋友代認。可是朋友有時也要推諉。原來亞子先生的字，是以破筆頭、淡墨水，再加上他隨心所欲的書體而形成的，無怪令讀者叫苦了。但你真的求他寫副聯對，或一條立幅，却也古

樣可愛。惟于信中之字，則漫不經意，潦草得驚人。

亞子先生的信，雖祇給了讀者一個模糊的輪廓，但日子一久，一看慣，自亦不覺其苦了；而且這個人的值得人敬佩者，也就在那些酸筆淡墨與潦草得駭人的字中。你在未見其人，先得其信的時候，已可看出他有一直率，真誠，熱烈，前進的肝膽了。

和亞子先生相交，只要是他認為你是朋友時，那末，雖然不曾見面，僅僅是魚雁往返，也會把你當作老朋友一樣看待。在他給人的那許多封信中，我可以說，凡是世俗習用的模稜兩可，敷衍虛偽的套語，從不會在他筆下寫出。不論是和你討論學問，答復請託，隨便談話，無一不以其誠，直率對之的。而且那一股熱情的奔放，那一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態，均活躍於字裏行間而恍如其人。此公的感人之處，即端結於此。

我第一次得贈這位詩人的豐采，是在他高樓的書室中，人說是已將近五十(去年的話)，其使初見者難信，你百他的言行舉止，精神態度，有時却還比我們這班三十歲左右的要來得活潑有生氣呢。當時，我一面靜聆他的懸論，一面仔細地觀察他面部表情，這，簡直和他的書法、文章

詩詞一樣：是熱情、真摯、慷慨、前進；他的個性雖然很強，常有一種不為暴風疾雨所能搖撼得穩定的剛執的成見在胸，但可沒有以老前輩自居，着了令人不快的那副模樣在一班年青不學的小夥子前出現。在他眼裏，無貧富貴賤之分，尊卑老少之別，既相與論交，莫不「視同仁」。

亞子先生的五十年來的生活，以及處世待物的生活，恐怕很少有與這四個字離開的時候。

亞子先生于文學的態度是追求新的，突破舊的，他雖受舊文學的薰陶極深，却只是以歷史的眼光去加以整理，分析，並不遷就於玄虛之說而為古書的奴隸；就新的來講，他于西洋文學涉獵固博，但他在寫中國文章時，却不會染上海八股的毒菌。

至于亞子先生的為人，自然也有可議之處，那就是他的個性太強，主觀

本不如此，本不欲求，二期期
 心細未又一期多至六期見出下
 心下難到方片才行也信信
 紫竹紫竹多開如入室的可也
 為中心年身官神時中
 始不不也體心以指之也否否
 程林如的之也一也
 子之書
 子之氣

太深，其實，這些完全是他勇於責任心的表現，但不知者每以斯人為好勝自之，實則非也。而且，我們還希望亞子先生能把這種強烈的個性與勇於負責的心情，永遠地繼續下去，老當益壯，以作我們青年人的模範；何況先生正值有為之年，自更須有此精神了。

我所知道的柳亞子先生

蔣慎吾

楔子

柳亞子先生的遺稿文章，本就很熱在人耳目，用不着我來喧嘩。不過今年適值柳先生五十大壽，無論「麻堂貴客，草野窮交」（見柳先生辭壽壽聯文略），都要來慶祝一下。不僅「添附柳條」，轉瞬四年，現在寫了這篇文字，也只是「秀才人情」，追隨諸公之後，聊述「嵩山祝壽」之忱的意思。好在柳先生是「虎丘雅集」後的南社「篇文字裏會無有這樣「自己」的話：

一九一三年春，我因吳南和同邑位顯顯先生的介紹，加入中國教育會做會員，到上海進了愛國學社，認識章、鄒、吳、蔡幾位先生，革命的思想就此確定。……後來想進健行公學讀書，却被高天梅拉去教國文，就在這個時候，加入「中國同盟會」。……一九〇七年冬天，萍游上海，借劉中叔、何志劍、楊萬生、鄧秋枚、黃麻間、陳果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小飲酒樓，便孕育了南社的胎胎。

以上這一段簡潔的文字裏面含有不少史實，我現在就以此為藉，再由其他典籍參考蒐集，並及柳先生筆札，以所得為線，想使讀過柳先生那篇文字的人，對於他的事跡，更明白一些。倘然有人笑我這「描花獻佛」的辦法為不度德，不量力，那我也只好不管了。

一、柳亞子先生與南社

說到南社，誰都知道是柳先生和陳去病、高天梅南先

生發起的。但是，他們對於這一手造成，為胡季文增放一異彩的南社，究竟有怎樣的自己評價呢？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我在整理上海黨史資料，預備把南社的始末專立一節放進上海市通志黨務編目，就寫信給柳先生，請他指示。他在書面答覆我，信上說：

南社的發起人都是以民族革命為背景，但社員並不是革命黨人。且截至辛亥革命以前，所出社集期數甚少。所以說南社有民族革命的意義是可以的，倘然專專立一節，似乎太過於誇張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不知你以為如何？（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函）

言外的意思，顯係不願自己標榜。然而，客觀的說來，南社在上海黨史裏倒不是簡單幾句話帶得過去的，何況柳先生明明在說「南社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呢？

後來，我在今年二月七日參加南社紀念會第二次聚餐以後，因為看見曹聚仁先生在社會日報上的文字，我也在時事新報「青光」裏寫了一篇「我對於南社紀念會的話」。原來的意思是對於曹先生把南社「詩」的浪漫的特質看作為缺點的意见，表示不十分同情，而在文字的開頭，是這樣字着：

站在歷史的觀點，我們說辛亥革命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推翻封建政權的運動，這話也許大體不會錯的。而事實上，醫發這一階段的革命思潮，激發這一階段的革命情緒，南社文學是費了相當的力氣。那麼，我

們說，南社文學在文藝思潮上的評價，算是將古典主義推翻了，屬於浪漫主義的陣營，這話大體也許不會錯的。」

柳先生看見了，也表示了他的意見。他約略這樣說：

南社是我和陳巢南、高天梅兩位先生共同發起的，然而對於文學，對於政治，我們三個人的立場便不能相同。何況全體社友有一千二百人左右呢？從前有人講過，國民黨中，某人是一民主義者，某人是二民主義者，只有孫先生才是真正的三民主義者。把南社來譬喻，陳先生鼓吹民族革命是很激烈的，但他對於民權，比較冷淡。他自然也反對帝制，他只是反清反袁罷了。陳一句笑話，倘然孫先生肯做朱洪武，他是會奉命不違的呢。高先生呢，他可說是二民主義者，因為他是學法政的，頭腦比較新一些。所以，我也可以辯，陳先生是代表封建制度的社會，而高先生是代表資本主義的社會的。無論講文學，或是講政治，我以為都可以一以貫之吧。總之，南社的內容，實在是複雜的。講它反對封建，反古典，怕也並不盡然呢？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函)

這幾個點，一方面說明南社「三頭」領袖意見不是一致的，彷彿說我那一段新八股的綜合論點不合邏輯；一方面似乎還是保持他自己的觀點，就是「說南社有民族革命是可以的」一句說話。

這是實在的，提出「民族意識」四個字來做一個中心，柳先生和陳、高兩位先生發起南社的主旨是可以貫通起來的。但是，他們三人倆怎樣的去表現「民族意識」呢？讓我拿

出發據來。

陳先生說：「南社者，去病與吾魯高旭，柳梁疾三子所以繼東林復社之志而興焉者也。」（見百尺樓遺書，南社雜俎）高先生則在「海上神交賦集以事不得往，陳佩忍（吳南）書來索詩，且約再游吳門，鄭此代簡」的詩里，有「彈帶把劍又今時，幾復風流賴維持」（見「虎丘雅集前後的南社」文中轉引「天梅遺集」第三卷第九頁）之句。而柳先生呢，我們都知道他在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的冬天，偕同劉申叔、何志劍、楊篤生、鄂秋枚、黃晦聞、陳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諸位先生「在海上海樓小飲，約為結社之舉」的時候，有「慷慨蘇菲亞，艱難布魯東」等等的名句，却很少知道他在「神交雅集圖記」也憶憶於「東林復社之志業」，而有以「幾復風流賴維持」自許的意思。茲演錄如下：

在昔典午中塗，新亭涕泣，行顧楚囚；而王母以江

左夷吾，胡撤瑯琊，延中原文物之遺，功高儼管。陸及勝國，復社借流酒高會，其意氣亦不可一世，遺乎兩京淪喪，國尊禮覆，其執干戈以衛社稷者，皆墳枯之痛也。事雖不成，義同昭於天壤，孰謂悲歌慷慨之流無裨於人家國也？板蕩以來，文武道衰，社稷隳然，十氣日薄，百六之運相尋未已。歲寒松柏，傲蒼徒，其誰與歸？然則此集之有闕，此圖之有記，其亦鴻爪之遺歟？他日藝苑先登，孰為健者，慎毋忘此息壤也其可！」（南社第一集，磨劍室文集）

直到現在，把右面一篇文字讀起來，還覺得虎彪然有生氣，雖然時間上距離我們已經是三十年。計算起來，柳

先生那年該是二十歲。在青年時代，已經是像那樣的氣憤勃發的，無怪他機率一天一天的進步，一天一天的向前，致有目前的命令；而同時他手創的南社也在跟着時代輪軸展轉，蘊藏着不朽的精神了！

二、柳亞子先生與同盟會

柳先生的加入同盟會，係在上海健行公學教書的時候。當時革命先進大都借學校為革命機關，正如中山先生自傳所云「以學黨為鼓吹之地」（見建國方略）用意相同。而最先的愛國學社，即為上海革命史上造成驚天動地的紀錄。健行公學，實在還是繼承愛國學社的革命情緒，可是旗幟比較為鮮明，主張比較為具體。這就是因為它在有統一意志的革命集團——同盟會領導之下的緣故了。同樣，柳先生在一封信里，曾以健行公學做管轄，告訴我同盟會的經過，說得非常親切有味。茲特轉錄如次：

「誘起健行公學，倒是值得一提的事情。原來，一九〇五年，日本政府對中國留學生實行取締規則，一時留學生都憤而歸國，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公學。但中國公學的主持人，忽然有排斥江蘇人的舉動；於是江蘇籍的留國留學生又在一九〇六年春天，創辦了健行公學。健行公學事務上的實際主持人，可說是朱少屏先生，而表面上的校長，却是姚子謙先生（但實際上他是不來校中的）。此時高天梅先生是中國同盟會江蘇分會的會長，他在健行公學教國文，就把這學校當作了革命的機關。我的加入同盟會，就在這個時候。健行公學在西門前康里，我們在學校後面租了一所房子，名曰「夏寓」，是貯藏秘密文件的地方，也

件秘密地召集會議。後來有人主張，和學校地址太近，有一刻打聽的危險，於是把「夏寓」搬到八仙橋期寶里四號。在那兒住的最初是我和高天梅先生，陳陶怡先生。後來胡有人率太一、傅鏡根、陳漢元都住過；再後來便最覺殊上人在那兒弄梵文的地方了。我是一九〇六年舊曆九月還鄉下去的（陳先生是那年冬天去日本的），以後事情不大清楚。一九〇七年暑假後，健行公學停辦，高先生也在松江，以後同盟會江蘇分會的事情，大概是另外換人主持了。好像在江蘇分會之外，另有上海分會，是馬君武、梁喬三幾個人主持的，地址在中國公學。在一九〇六年下半年，健行公學和中國公學兩方面，已經是言歸於好的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函）

右面文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夏寓」一節。這是柳先生那時參加反清革命工作的實際情況。如今回溯起來，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里面所提到的幾個人，除梁喬三兩位先生非本人所知外，姚子謙、高天梅、傅鏡根、陳漢元四位先生都已去世；最殊上人也早已輕坐化；前太一先生係發於嶺南之役。而陳陶怡、馬君武、朱少屏三位先生都還健在，並且都是南社紀念會中的「老將」；同時，也的確是柳先生的革命老友，彷彿和中山先生的所謂「四大寇」（見總理年譜長編初稿）的交遊差不多。想來，他們聚首會談時，細憶往昔，興念將來，感慨很不少的。

此外柳先生還告訴我兩件事，縱使外國有人知道，卻沒有他說的那樣詳細。第一件，便是「黃帝魂」的一本書。當時革命先進，頗多自行編印的著作，「黃帝魂」便是其

中之二（見中華民國開國革命史）。但除了書名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它內容。據柳先生說，「所有材料都是從蘇俄或其他鼓吹革命的報章雜誌上選錄下來的，編輯者當然不用真姓名，恐怕連筆名都沒有吧。」（見同上）他在進行公學時，就把它為課本，頗為該人聽聞。現在，他的府上，說還保留着「孤本」呢。

另一件事，是關於「復報」的。「復報」發刊的主旨，可於其廣告中見之：「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民族之無狀，組織新報，發揚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為國民之指路，作魔王之露微（見中國國民黨史稿）。」可說有一機，一般人都不知道「復報」是在日本出版，却不知道是在上海編輯，而最先係在同里自治學社，由柳先生等諸人自己寫，自己印，自己分送的（見逸塵一柳先生與吾論界的因緣）。據柳先生寫給我的信說：「當時同盟會的機關雜誌民報，差不多是以進行公學為秘密代派的；我們又另外編了一種雜誌，叫「復報」，是在學校里面編好，寄日本付印，出版後仍寄還學校來秘密發行」（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函）而他自己已在「我和吾論界的因緣」里，也有這樣的話：

「到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我脫離了自治學社，到上海進行公學教育，把學生自治會改做青年自治會，隱然是中國同盟會的預備軍。一方面，把復報從銅板改做鉛印，從週刊改做月刊，從單張改做單行本，在日本東京出版，居然成功了民報的小衛星呢。」

他敘述得詳細。這些，都是他早年革命中的重要事蹟，

也都是上海革命史中珍貴的資料呢。

三、柳亞子先生與愛國學社

關於愛國學社，我在上面已經約略提到。柳先生和愛國學社關係的密切，可以在「革命軍」的出版和「蘇報」的一篇評論文章里看出來。

「革命軍」係鄒威丹先生所著，為在上海的最早宣傳主義的一本書。內容約有兩萬字，共分七章：一、緒論；二、革命的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先倒清人禍；五、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六、革命獨立之大義；七、結論。除鄒先生自己做了一篇短序外，章太炎先生還替它做了一篇長長的序文。「蘇報」則除於討論欄登載「讀革命軍」一文開揚它以外，另於新書介紹欄將它鄭重介紹，這就是「革命軍」和「蘇報案」聯合的由來了。當時，「革命軍」這本書，係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見開國革命史），由柳先生以及金松岑、蔡治民、陶亞魂等諸位先生出資相助。但是倘若開國革命史裏只提到金、蔡、陶三位先生的大名，而不及柳先生，我記得是另外一本書曾經說過他也是其時資助者之一，所以，我很懷疑，就寫信去請問他。柳先生回信說得很謙虛，茲述錄於下：

「一九〇三年，我在愛國學社讀書，與鄒威丹先生相識。鄒先生刊印革命軍，出錢的人很多，我不過也是一份子罷了。黨務編中，我主張不必把我的名字特別提出，免得人家說我們「自相標榜」，你以為如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函）

這樣，柳先生也是「革命軍」的關係人，可以證實。並且，由此我們也可看出，他對於鄒先生的交誼是如何深厚；對

於革命的情緒是如何熱烈的了。至於當時黨籍糾葛兩難的解決辦法，即係在金、蔡、陶三先生的名下，把柳先生的大名也寫進去。當然，這是屬於革命黨籍的一個增訂和校補工作，不能算是「自相標榜」的。

現在要說到他和「蘇報」的關係。在「我和言論界的關係」裏，他這樣寫着說：

「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我第一次到上海，進了愛國學校。這時候和章太炎、邵威丹兩位先生很接近。在陰曆五月中旬，新聞報登了一篇「革命取議」，太炎先生便寫「取革命取議」去反駁它，開了一個頭，他不高興寫了，叫我替下去。我替了一段，同邑蔡冷民先生也替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上去的。我的一段，是關於菲律賓獨立問題。大概是如此：新聞報主筆說，二十世紀，革命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時候菲律賓大總統阿主將軍剛失敗，他就拿來做個例子。而我的駁論，是失敗者成功之母，菲律賓雖然失敗，將來一定會成功的。這篇文章在蘇報上發表，這便是我和言論界第一次的因緣。」

這段文字，確可作為革命黨故蹟（見逸經·逸語），不過，當時那篇原文能夠讀一讀，似乎更加有興味，是不是？好在柳先生曾給我許多「蘇報案」的參考資料，在那外國未能輕易看到的「蘇報案紀事」一本書裏，却把我「取革命取議」原文尋出來了。這還得感謝當時的編者，把那篇文字搜輯進去；否則，只有「留洋報載」原來面目是「踏破鞋無覓處」的了。只可惜原文太長，全篇抄寫來，是不可能；並且，文字是章、柳、蔡、邵四位先生共同寫出

來的，我也不敢斷定柳先生寫的那一段，從什麼地方開頭，到什麼地方截止。現在，我只就他在上面文字裏所說的範圍，姑以私意猜測，將「想當然耳」的柳先生的手筆續錄如次：

「某報言論，洋洋萬千，而誇言炎熱，最足破衆庸之胆，而短英雄之氣者，則曰外人干涉而已。夫干涉亦何足懼！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國，人人挾一「自由，毋死」之主義，以自立於得將大地之上，與文明公敵相周旋；則炎黃之胄，冠帶之倫，遺骨猶多，雖舉揚州十日，鼎定禹家之慘劇，重演於二十世紀之舞台，未必能震我種族。不然，逆天演物說之風潮，處不適宜之位置，奴隸推命，牛馬惟命，亦終蹈紅夷、機噠之覆轍而已。菲律賓前事尤吾黨所痛胸泣血，欲恨終日者也。雖然，以阿奎拿度之英雄，菲國國民之義憤，今雖茹辛含苦，仍為強敵所屈伏，而仰視天俯視地，嗚呼！當空之情，殆不可一日已。黃河伏流一瀉千里；大地風雲，朝不謀夕。吾敢昌言曰：十年以後，太平洋中無復奧利堅人之殖民政策矣。即不然，而當日俄戰一指，千里從風，西班牙九世之仇亦既揮蕩無餘，不猶念於佞佞僕僕，甚為奴隸者乎？彼謂鄰村富戶偷竊盜在門之時，其主人與僕從惟有齊心協力，抵禦外侮；若爾等同室操戈，先已筋疲力盡，迨至竊盜破門而入，即不復能抵禦。此固一定之理矣。吾不知彼之所謂主人與奴隸者將何所指乎？夫中國國民固為全國之主人翁，若今之政府不體盡公僕之天責，而反推與辱我民以爲快，直竊盜之尤無賴者耳。」

內竄不去，盤旋聒與，而雷聲然曰：拒外盜，拒外，盜，縛手足而與人鬪，烏可勝乎？」

原來這篇文字是那年，即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三日（清光緒廿九年癸卯五月十八日）在「蘇報」發表的。在以前，「上海某報有『開辦稿』」、「教時篇」等文，蘇報曾登載某某報一文紙之，至此，還有革命風潮出現，謂：「前者不過一二人，相與議於密室，今則明目張膽，於朝人屠案之中，公首不諱，並登諸報章，以期千人之共見。」見蘇報案紀事。蘇報當然也照例回敬一下，并且很不客氣的回敬一下，乃有「革命風潮」之文出現。當時，據「蘇報案紀事」說，報界中如香港中國日報，廈門報江報等均紛紛轉載，而中國日報更著論說，對於「革命風潮」極表同情，可想它的「轟動一時」了。至於所謂「某報」，不知是申報，還是新聞報？柳先生說「革命風潮」是新聞報，當然不會錯。

柳先生在愛國學社，和革命黨以及蘇報的關係，已大致如上所述。現在，我就要談談柳先生加入愛國學社當社長的經過了。關於這，說起來，也非常有趣。一次，他把吳稚暉先生在「四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見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一號）里所提到的「童子世界」給我做參考用書，我因為那里面有一篇「愛國學社之主任書」（見童子世界第三十二期），關係學社，很為重要，便把它在時事新報「老幼」一版發表出來。當時，也會因為里面沒有他的大名，惹議一下，便終於決定，現在暫不寫進去麻煩他，等兩天再說，文字還是先發表。那知道後來柳先生看見了，便自動的寫了一封信給我，並且叫我把它也在老上海公開出來。現在我把這封信鈔在下面：

「童子世界雖然是由我借給你的，但看到你鈔錄的愛國學社主人籍的名單，却使我惘然有不勝今昔之

感。現在有一件事非得和你談一談。我自己是在愛國學社當過學生的，而且時間正在童子世界第三十二期出版的時候，但是主人籍的名單上並沒有我的姓名，難道我是冒牌的學生嗎？並且，當時在愛國會念的伙伴，不止我一個人，還有我的姑夫袁治民，老朋友陶亞魂和任味知，我們正是一行四乘（蘇和陶均已去世），為什麼名單上通通沒有呢？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愛國學社和中國教育會的情形，是在不睦不離之間；經濟好後兩方面是獨立的，但有時又互相混雜。教育會的會員在學社當教員是不承認的，這好像學社掛了教育會的油，所以有時候教育會也要想擠進來。擠進來，用什麼方法呢？就是會員在學社當學生的，把學費繳到教育會而不繳到學社，對於學社，這名義就叫做附讀生。我們一行四乘原來都是教育會的會員，而介紹我們入愛國的，又是教育會的會計員金松岑先生，一切交涉都由他去辦，我們本身是糊里糊塗，一點兒都沒有參加意見。這樣，我們四個人就輕輕兒丟掉了愛國學社主人籍的資格了。不過，講實際，我們總不能不算學社的學生吧。」（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

這樣一來，不但柳先生在愛國學社的一段史實明明白白的擺在我們面前，就是上面關於學社的一鱗半爪的概況，也大大可補補蕭先生的闕漏呢。當時「老上海」正鬧「橫荒」，獲得柳先生親筆函稿，真正「如獲拱璧」；並且他的筆跡寫得異常的端正古秀，「老上海」同人對於那封信，因此也就非常的重視。老實說，這還是我那一篇介紹愛國學社主人籍的文字惹出來的，所以信里的話也帶着一點不平之意。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有文學修養的人，雖然在生氣，辭句間却依然蘊含不露呢。

鄭佩宜夫人

徐蔚南

鄭佩宜夫人，柳亞子太太，是吳江盛澤鎮人。吳江是素號壯縣人才輩出的一個地方，而盛澤雖係吳江轄下一小鎮，名聲却尤大。因為盛澤是國內有名的產綢區域之一，所產的綢，世稱「盛綢」，不特風行國內，而且遠及東西各國的縉絳。盛澤鄭氏是吳江的一個世家望族。佩宜夫人的父親，鄭式如先生，是一位維新派的紳士。當新式的教育剛剛萌動時，他就在他的家裏創辦一個小學校，做了吳江新教育的一先鋒，凡是維新的事業，他都竭力推行，就是對於當地的工商界，也建樹了不少的功績。當其故世之時，闔郡悼惜。

佩宜夫人在母家裏是較稱為三小姐的，就可和道她是式如先生的第三位女兒。她的上面有兩位老兄，下面有兩位妹妹，一位弟弟。兩位老兄：一位是英文學家，一位是數學家。長兄鄭詠春先生是蘇州省立工業專門學校的英文教員，於數年前已故世；仲兄鄭相孫先生為國內著名數學家之一，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曾翻譯微分方程，不僅每頁文字與原頁文字相同，且每行與原頁每行相同，其對於數學致力認真如此！佩宜夫人的四妹絲架里徐氏；小妹妹鄭佩亞女士現任上海尚文小學總務主任，是抱獨身主義的。弟鄭弟永是一位體育專家。

佩宜夫人的長公子無忌，現任南開大學英文學系主任；女公子無非嫁暨南大學外國語系主任陳麟瑞先生；第三女公子無垢今留學美國。據柳亞子先生說：「無垢脾氣性

子像我」，就是非常亢爽；那末無非小姐就倣倣了；精細幹練；無忌少爺是一半像那，一半像娘了。

國民黨要人中以愛情專一聞的：汪精衛夫婦是一對；陳樹人夫婦是一對；柳亞子夫婦又是一對。這三對「恩愛夫妻」的「鴛鴦蝶」是齊名的。柳氏夫婦的恩愛究竟恩愛到怎樣情形呢？柳亞子先生自己只說過，當他新婚後是一樂不思蜀。「到現在子已已成行，而一家的雜務都得要佩宜夫人處理的（我敢說亞子先生絕對不協理家務的，一點血勿），所以他們的恩愛看起來也極平常了，無非柳先生穿洋服（在東京時）由柳夫人打頭結，兩人常常同出同歸罷了。（陳樹人先生有專愛集的印行，我們窺見陳氏夫婦的恩愛怎樣深刻。柳氏夫婦的恩愛，我們希望柳先生也像陳先生那麼寫出來。）

柳先生上海寓所中，人並不多，但也夠柳夫人的忙了。房間的佈置，每日的飲食，四季的衣衫，戚友的家往，再加個柳先生，都是要佩宜夫人來照料的。此外，柳先生患病時，關於柳先生個人的事情也得柳夫人來照料了。幸而佩宜夫人有點像相孫先生，頗有點數學家的性格，就是辦事是一加一地井井有條。

佩宜夫人是不夠資格做當代的摩登太太了；但她至少是維新小姐出身，并且又受着柳先生的影響，所以思想很新，眼光很遠。生性又喜遊山玩水，眼界極廣。一切現代交通工具，她都想領了，飛機、火車、輪船，決不願意。天

津、北平、廣州、菲律賓、日本等等的名勝地，她都到過；至於江浙兩省的名勝，自然她都遊過了，並且常常遊玩的，像杭州一年至少要到一次，柳先生的遊興，一半這是由佩宜夫人提起來的。所以柳先生的許多山水紀遊詩，一半可說是因佩宜夫人而產生的。（詩人之須要人家推動為如何重要，於此可見。）

凡是第一次遇見佩宜夫人的，都驚訝她的年青。去年有位畫師太太在一個百貨公司裏遇見了佩宜夫人和無非小姐，她對我說：「她們兩個人，我當真是一對姊妹呢！」柳夫人樣子實在太年青了，常有人要問起柳夫人的年歲的。

「你問柳夫人的年紀何用？」

「我只覺得柳夫人很年輕，所以要問問看。」

「難道你看柳先生已年老了嗎？」

「柳先生至少禿頂了；柳夫人要年輕得多。」

「並不輕得多，柳夫人只少柳先生一歲。」

「啊，只一歲！樣子太年輕了太年輕了！」

詢問柳夫人年歲的常常是試探很驚訝她的容貌太年青而去。好吧，現在就把佩宜夫人有關係的人的年歲，按照舊歷推算（就我記得）都寫在下面，免得朋友多方詢問了。

鄭佩宜夫人 五 十歲 鄭佩宜夫人 四十九歲

鄭佩宜小姐 三十七歲

柳無非先生 五 十歲 柳無非少爺 三 十歲

柳無非小姐 二十六歲 柳無非小姐 二十三歲

鄭佩宜夫人是四十九歲了，而雖然仍如二十許人；不老，健康，美麗。我們祝賀柳先生五十壽誕之時，我們也祝賀

柳夫人二十年後，還是如今一樣，不老，健康，美麗！

談到柳先生

白 燕

柳亞子先生今年剛逢五十壽辰，經風社出「柳亞子特輯」，由徐蔚南陳丹林二先生彙編。他們兩位找給我我也要寫一篇東西，自然囉，這不是需要客氣的事情。

但寫什麼一類文字呢，舉起筆來不免有些躊躇，特寫麼？印象記麼？我都不會。我想還是隨便談談有真味。

南社的發起人一共是三位，吳江陳東浦，我色高天梅外，其一是柳先生。可是在先我並未知道得很清楚，我只知道他們三位是南社的中堅，不曉得正是發起人。記得我前年在索裏的「南書房」的抽屜內找東西，無意中發見幾張南社發起宣言的印刷品，署名的便是三位先生。

可是「柳亞子」三個字在我的腦子裏開始記着有那樣一個人，還是在讀南社叢刊的時候。那時我大概已十四五歲了。我所注意的其中作者，除三人外，其他還有好幾位（如姚燮燾亦是其一）自然，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懂得什麼，不過我好耐罕一般詩人却為燦子唱奉航大做其詩，把燦子捧得一相糊塗，心理總不明白是什麼道理。想來那燦子一定是色藝雙絕了。當然，我只有如此了解。後來又發見一本小小冊子吳門遊記，裏面都是詩。柳先生的七律詩好像有十來首吧，都是亮語。我覺得他真會做，很是欣賞；同時也想想柳亞子大概是好勝心很強的。在北伐軍到江南前後直到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那一時期內柳先生的革命活動，我始終很注意，雖不相識，却有相當好處。

四五年前吧，有一次我和父親幾起高天梅，無意間在他的書裏弄出「柳亞子」三個字來，我因問他在他可有

少年紀了？父親說「還不大啦，大概四十多些」。又說是從前到過這裏的。我又奇怪柳先生爲什麼到我這裏來，我父親又不肯參加過革命運動，雖然也做詩，却又從未聽見過他說起有這個朋友，又不見詩札來往。

語回頭來，在此談先談我家的「南書房」。

南書房自然是北書房的對待名稱，倒不是「違反」「僭妄」。那是本來是一間而現在却分隔成二間的屋子，三分之二在內的一邊，在中間門上有一張紙扇，題着求是齋三字——現在是換了留雲二字，是我父親所書；三分之一的一邊，上面有一張大扇，題着「未濟齋」三字，那是同邑高吹萬先生所書，下面有跋，跋中叙明這三個題字的來歷並我的父親費用的緣故。

原來高天梅先生從鄉下——泰山——老家搬到鎮上——張塚——來的時候，先是住過我家屋子的，他就把這一間起了這個名字。後來高先生在對河別墅高梅花處設雜樓，這名字却被我父親留下。（扇現在還是懸着，前年起我却把未字不用了，因爲「終於未濟」，我覺得不好。）柳先生論來我家，便在那個時候。於是我又打聽柳先生是怎樣個人，父親回答我的是四個字，大意似乎是說「很活動的」。

又過了一年罷，一天到姚石先生家裏去玩，看書畫，偶然又說起了柳先生，因爲姚先生是南社的「隱隱」社長，知道他和柳先生是不來很熟悉的。他回頭過去拈着書齋內的一張半身像片說：「這就是他！」我注意一看，是一個圓面孔的三十來歲的人，接着我又問「現在還老了些罷？」「不！他還是那個樣子。」姚先生那僕回我。我便說很想去看他。他聽了說：「那正好，我恰巧有件

紙要交他，就託你轉了，另外信，我直接寄去。」

幾天之後，我就到了上海，和柳先生見面之下，果然還是和照片上的差不多。那天我還帶了我寫作的一個小詞手卷請他批評，所以談到了一些關於詩詞的話。他看到我後幾句我訪來來的「自度曲」，也笑着說「嗚呼」。

自後，在席間時也遇到。有了詩，也常寄他。

柳先生最容易引起生客注意的，大概是他說話的「別別艾艾」了。他聽說得起勁，越發口吃，往往把旁查到一邊，不是說不出話來，或是把兩個相關聯的字眼先後說得吊開去了。我是愛笑的人，那時候常常惹起笑話出來，但是聽說有關，總是壓制着的。

他好像將永遠是一個青年，看他什麼事都表示着高興，有活氣，愛和年青人接近。我的思想也似乎與面貌和年齡的不相同一樣。他很會吃，也許我吃得不過他。講到喝酒，他總是一杯一口，不愛一味味得慢兒來的。景也不差，酒罷詩成，他可以當之無愧。

他寫的字，很有天趣。但他的價真是難覓，要聚會，要請，有些字大概三發四發之後才肯吃下去。直到看慣了，才少疙疸。記得江問漁先生寫的文稿，別人不認得，去問他，他自己說已寫了十八帖，那末柳先生的字該是十九帖了！最近紀念會國蔡子老先生七十歲和柳先生五十九歲紀念，徵集紀念作品，以按上甲乙丙三項中我據了乙項，預備寫一首詩去。條例說明應「徵取平生代表作」，這可最難有自知之明，最後也隨便寫了一首舊作「春日雜詩十絕句之一」，便錄在下面作爲結束罷：

幾龍老子有深心。朝市如雲不化霖。疑猶自關天下事。花間袖手一吟吟。

廿五、四、一六夜在白室。

聊且偷閒學少年

胡懷琛

三四

在祝壽的時候，說一句「返老還童」，似乎是比說任何甚麼慶祥語都要好聽。

然而我却覺得「還童」也沒有甚麼「寓意」。現在做兒童，雖不要入私塾讀三字經、大學、中庸、換打屁股；但是在初級小學裏讀大狗跳，小狗叫的國語教科書，也非常枯燥無味。所以如果真能「返老」，我却願「還少年」而不願「還童」。閒話表過不提，且說今天是祝我們柳亞子先生的壽辰，我便另從柳先生的「學少年」說起罷。在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晚上，上海通社請客，柳先生在喝好了酒以後，便拉着朋友往維也納去跳舞了。那天晚上，我並沒有赴席，所以席上及散席後的情形我都不知道。隔了幾天，看見申報的副刊上登載著柳先生「下海」的消息，並載了柳先生在那晚所做的一首詞。全詞我已背不出了，只記得第一句云：「五十居然見」。當時我寫信給他，信中有幾句云：「閒便是稍「更」，可知舞翁之意不在女也。同時，又改了一首千家詩送給他。詩云：

粉膩香濃夜午天，拖花帶柳舞宮筵；時人不識君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

這雖然說，不知柳先生之心事者，誤認柳先生是偷閒學少年。但五十歲的人，依然有此豪情，能使人疑他偷閒學少年。這却是我所辦不到的。

記得約在二十年前，我曾做了一首所謂「絕詞」，那時我已不能算是少年了，却還喜歡偷閒學少年，居然學得有幾分像。忽忽過了二十年，想再要和當時一般的學少

年，已學不像了。當時的那首詞，頗為柳先生賞，稱我是「絕代佳人」云云。在民國二十三年，柳先生還向我提起這首詞來。他覺這樣深刻的紀念著。那首詞的內容是怎樣的呢？今從破紙堆中找出，換去灰塵，照錄如下：

秋水不嫌剛鏡滿，薄羅照見凝脂。瑣欄干外夕陽時。運人回首處，此意沒人知。 密語應防鸚鵡覺，私書又費猜疑。強留消息在雙眉，非調戲揀早，只恨見君遲。

我現在把這首詞重寫一遍，無非是因為他在二十年前曾經被柳先生稱贊過，重寫一遍，也是念舊的意思，並不是想出風頭。為甚麼呢？如果真是想出風頭，也不該寫這一首詞。讀者諸君須知，這首詞中所描寫的情狀，早已過時了。如今社交公開，兩性間要談話便談話，要通信便通信，爽爽快快，舒舒暢暢，何必怕甚麼鸚鵡覺，又何必費什麼猜疑！揀早，揀遲，也許不成甚麼大問題。這樣，我那首詞豈不是根本失去了價值！不但是白費紙的學先生見到了要痛恨，就是二十上下的少年看了也覺得沒有興趣。從這首詞看來，便可以證明我的學少年的興趣不及柳先生濃厚，學少年的本領也不及柳先生高明，雖然我只明長柳先生一歲。

老實說，我也想學學少年，無奈事實上已學不到。但柳先生身體康健，思想進步，真能返老還童少年也。今題風為柳先生出「柳書特輯」，囑我寫文，我就就了這樣的一篇寄去交卷。寫得不好，不要見笑。

柳亞子先生

陸丹林

去年我四十歲生日的時候，承亞子先生送我一首詩：
「南社聲華幾變遷，陸郎後起亦堪贊。名揚結客懸金盞，世網驚心率瓦全。文字有靈燈燭貴，書詞無恙頂湖仙。羨君四十才英妙，醉我何當介壽筵！」

四十歲的光陰，在宇宙間原做不得一瞥，而在個人呢，還是在青年的時期，更談不到什麼壽，不過四十已是慶歡，有些朋友知道我的生日，就這些詩詞字畫，留作紀念，萬竄隨情，這是我異常感謝的。今年亞子先生五十壽辰，這真是值得紀念的一個盛典，我們的友誼，說起來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在近的十年來，我們同住上海，見面談話的機會很多。記得民二十我返廣州的時候，亞子先生曾寫詩送我，開首就說「滄海橫流久閉門，多君幾度慰殘昏」——贈我的金樓曲詞，也有說「遙望復社交君久」的一句話，由此看來，今年他五十壽辰，我又那能不撰冗寫幾句語來表示個人的衷曲呢。

亞子先生雖然是五十歲的年紀，但他的思想和精神，還是在社會的前驅，思想行動，異常清新，絕沒有一些從前那班讀書人「未老先衰」的頹唐氣，做事是負責任，能力所做得到，事，與責任所認為要做的事，他是不避一切艱難險阻都要幹的。他有冷靜的頭腦，堅決的意志，奮鬥的精神，熱烈的友情。凡是親近他的人，無不覺得他是個和藹可親的朋友。他對於一般朋友，無論生的死的，都盡力去扶助他，如失業的替他介紹職事，殘廢糾合的幾位朋友按月資助他，死後呢，則送給喪葬費，或代為整理遺稿刊行，尤其是對於孫曼殊的歷史遺作，十多年來不斷地搜集

採訪整理考訂編印，實在化去了不少他的精神和金錢。這種慷慨義行，真是蕩滌雲天，不忘死友，在這個自私自利的社會中，實在不易多見。亞子先生三十多年來，還是有這種熱腸，怎不令人深深的佩服。

亞子先生還有一種良好習慣，就是無論什麼人有什麼事寫信給他，他必定回復，他是勤於寫信的，他每天的光陰，化在寫信看信的時候很多。我們雖然居住相隔不遠，但是有時因為有些事情，一天之中，竟有三四次的來往信，由此推想，他對於事有這樣子認真，和寫信的頻繁，也可知了。不過他的字寫得很潦草，且自己也不承認是十八帖，許那朋友都不大容易認讀，我呢，二十年來看慣他的字，自問每一封信從頭至尾，都可以一氣讀完，但是有時為了夾着兩兩個生字，那就要想了一些時候，才能夠認得清楚了。這些信札，要是給一個絕沒有看過他字的人去讀，那就恐怕寫「賽德」的人復生，也是無法認得清楚吧。

他好和青年人往來，尤其是有主義有思想的青年人。他最怕的是和陌生人談話，和在大會場中要他演講，他寧願做詩數十首，不願意在大會場中作十分鐘的演說，因為說話有些不方便，——口吃。

從南社改組為新南社，又變為南社紀念會，經過了幾次轉變，都是他一手經營，南社在吾國革命的歷程中，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從南社詩集幾篇序文裏，已經說得很透切，用不着贅說。南社有二十幾年的悠久光榮歷史，不知耗了亞子先生多少的精神汗血和金錢了，他是任勞任怨的理頭去幹，才成就偉大的南社集團。

亞子先生五十年來對國家到社會，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今晚，這是熱血奔騰，對於他所認為應做的事，絕沒有一點畏縮，繼續去幹，雖然方式有變不同，但是他那偉大高偉大的精神，總是值得青年人佩服敬仰。我今謹以至誠祝頌亞子先生伉儷永遠健康。

柳壽紀聞

吉光

南社紀念會長柳亞子先生暨名譽會長蔡子民先生的遺德文章，素負海內重望。今歲，適值柳氏七十壽辰，蔡氏七十壽辰，於二月間，由陳陶遺、胡懷琛、舒新城、蔡蔚南、王凱傑、胡懷琛、曾虛白、謝六逸、陳抱一諸先生發起徵集文字繪畫，彙刊成冊，以爲柳蔡二氏壽辰紀念。茲將徵集作品緣起及徵集作品條例彙錄如下：

今年，我們南社紀念會成立，恰好我們名譽會長蔡子民先生七十歲，會長柳亞子先生五十歲，蔡柳兩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爲我人所崇拜，而兩先生的壽辰，尤其值得慶賀。

蔡柳兩先生是學術界耆宿，而我們又大半是文學與美術的工作者。俗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我們祝賀蔡柳兩先生的壽誕，固不用壽箋壽幛，却也不用壽文壽詩，我們擬徵集學術界名流各就所長，撰一論文，或遺一生平代表之作，彙印一冊「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集」，在雙十節的一天，呈獻給蔡柳兩先生。

以蔡柳兩先生生爲模範，成俗起來，工作起來，呈獻一節紀念集給兩位先生，想兩先生亦必樂許我們這個「秀才人情」吧。

右項緣起，條例公佈後，當即成立徵集紀念作品委員會，開始進行。迄今兩月，全國學術界名流作品應徵而來者，紛至沓來，文字繪畫，琳瑯滿目。舉其特著者如公：如顧頡剛、何炳松、孫木文等諸先生之論文；吳半山、趙守謙先生之詩詞；劉海粟、吳公武等諸先生之繪畫，尤爲名貴之作云。

同時，柳氏得誤，以靈堂儲存，圖多方艱，謹謹自敬，辭謝未遑，第以其所主持之南社紀念會頭圖發展，而基金未集，進行爲難，慨願藉此良緣，移朋好祝嘏之資，爲南社基金之助，特親撰壽壽募捐文啓如下：

僕頑鈍不死，行年五十，國曆五月二十八日爲撻撻之辰。朋友踴躍，謀以一觴相屬，僕期期以爲不可。昔人有言，親在不稱老，僕特啜酸羹，贊幸幸健，今年七十有一矣，板輿在御，壽考康強，方當樂舞承歡，迨敢當高自祝？此不應言壽者，一也。國事艱難，民生塗炭，長蛇封豕，方深荐食之憂；火熱水漲，時有借亡之痛。僕中樞忝備，補救未能，縱無撥亂反正之權，甯忘厝火積薪之懼？此不應言壽者，二也。少年意氣，跋扈驕揚，中歲憤憤，頹唐抑鬱。江山浩眼，嗟一事之無成；恩怨填膺，光萬愁兮難理。視宗廟死，雖韓士璧之艱危；荷禮自隨，敢效劉伶之曠達。此不應言壽者，三也。凡此下情，定遭明鑒。所慮白社舊人，背寒風好，倘稍紓下頰，既惜金錢之靡虛；卽詩文厚壽，亦深煙墨之災。與其徒事虛糜，何如請求實惠？僕近擬南社紀念會，基金未集，屢布爲難，頗移羸弱之資，聊作登梁之請。草野窮交，半無不棲其少；酬答賔客，千金未厭其多。倘能萬言通神，當以寸長自效。乞憐借惠，願學徵生；布地成金，庶幾合衛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吳江柳亞子謹啓。

開自右項文啓公佈後，無論南社會員與否，凡與柳氏素有交誼者，無不慷慨贊助。日積月累，彙成成資，爲數頗爲可觀。行見其下頰之南此，當抱光大，永垂不朽，此又匪獨吾人所樂爲柳氏祝賀者矣。

越風

半月刊

第十四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逢十五卅日出版

編輯人 黃 萍

發行者 趙 風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總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上海雜誌公司

1

1

12
1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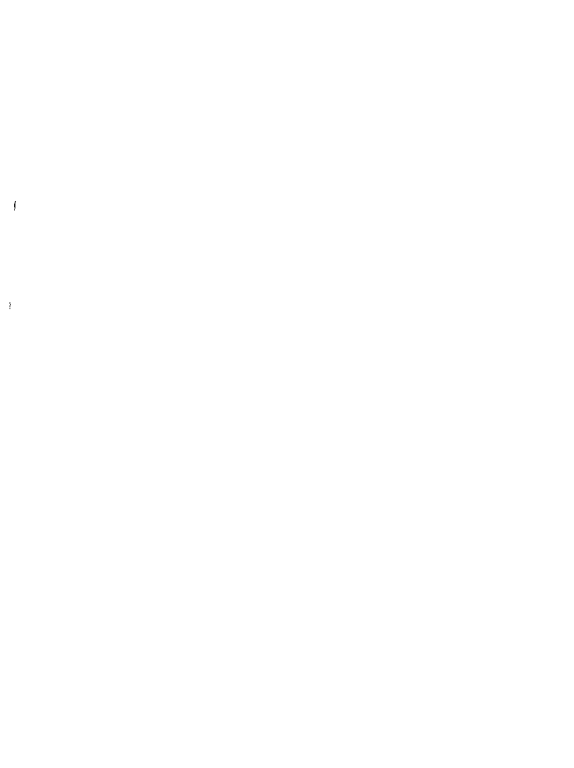
15
16

17

18

越
風

半
月
刊
第
十
五
期



本期目錄

- 歸玄恭先生之「萬古愁世」……………高越天
- 鏡塘江上的一番悲壯劇……………城南
- 談詞話……………珠辛
- 崇禎朝的「官」與「匪」……………錢時言
- 聽酒婦人的陳老蓮……………瞿允之
- 論劉荷華……………阿英
- 賽園裡小傳……………天堡我生
- 杭州閒談……………孫正容
- 長外心理……………
- ~~~~~
湖上
文苑
~~~~~
- 林庚白 黃秋岳 汪辟疆
- 黃炎培 曹培國
- 徐樹錫與俞樾……………一士
- 憶黃炎秋先生……………沈鴻猷
- 李德意中錄中兩文選師……………張人樞
- 即古人的姓名……………郭子韶



太祖高皇帝，定期金陵早，驅龍虎，總英豪，東征西討，鴛鴦池。將一片不見天日的山前山後，洗淨得風清月皎。將一番極醜極惡的胡言胡語，生劈開中華夷狄。真個是南衝瘴海標欄柱，北碎冰崖試寶刀。更可喜十七歲的孺子神孫，一葉葉喉嚨開道，食肝食寶。誰知道天地變，孽芽萌，風波隨，生幾個剪毛，揀幾條短刀，不堤防衝破了帳前道，破曉川機槍正搖，指燕雲旗正高。一霎時把二百年七十年神京，生羅做妖狐滓！藉藉藉，藉那十七年天子，掩面向煤山吊。藉那掌上珠的小公主，一劍向昭陽側、痛那有命德的東宮，生砍做血膿膿，痛那無罪過的二王，竟做了一對開刀料，痛那受寶衛坐長信宮的安后，隻身兒失陷在賊窩巢。恨只恨，這些左班官，平日專受皇恩，沾封爵，烏紗罩首，金帶橫腰今日裏一個個藉首賊庭，還擰着幾篇兒聯連衣。更有那叫做謙字文人，還誇幾句兒登極語。那些不濟事的養公侯，如羊如家老押在東城裏，夾撐着進金寶，妓酒酒的女嬋娥，白日裏恁淫淫，俊翩翩的粉柳兒，多香去做供奉請賜料，更可恨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疑早朝，萬劫也難逃。沒一個建義旗，下井腔的張天討，沒一個驅賊騎，渡黃河把賊膽搖，沒一個痛哭秦庭效楚包，沒一個灑淚斬亭做魯道，沒一個漢江祖風湧怒濤高，沒一個舞鸞鳴，星淨月浪小，沒一個罵賊廷噤舌似常山吳，沒一個守孤城碎首在雒陽湖。大多老鴛鴦風聲驟道連，把青樓寬寬雙手來得早。金陵福主到，江南楚星照，誇定冊，推胡寇，發參兒兇蹤，招孤草，掛狗黨，拈輝也燎燥。那款大的雨淮，供不得翠狐紗，便半曉的江南，也下得諸公釣，反讓那背劉劉，做了仗義的漢高皇，軍容

素稱，可憐那猛將軍，做了總教兵的李都尉。辦定胡帽，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尙欲將天功，問秦湖渡口，把威權招，亂哄哄的鬧一回，痴痴迷迷的兩幾回，獻不迭歌喉舞腰，選不迭花容月貌，終日裏醉醺醺，醉不迭舞步，沒來由羽背未達甘泉報，翠華先上了潼關道。一霎時南入磨碾，北人心曠，長江水斷，鍾山氣消，已不是大明年號！官廷瓦礫拋，酸豉松檟倒，但聽得忽刺刺的一聲胡哨，車兒上滿載着瓊瑤，馬兒上斜着妖容打棹，處把牌兒，急得那做不成的樣子，多一棧金錢風擺，紅纓狗帽，恨不得向大鼻子把都門，便做個親爹叫，俺再不向小朝廷拜獻朝表，亦不向錢神國告納通問鈔，再不向衆神那，拜跪至精那醒，披披鼠狼毛，推碎陳元寶，萬石君，絕交，褚先生告辭了；俺自向竹林豐紳，山和水，一曲伴漁樵，遇着那老禿子，參幾句禪機妙，遇着那野道士，訪幾處蓬萊島，遇着那那那農夫，唱幾曲田家樂，遇着那小乞兒，打一套蓮花落。問那時登高山，樂絕頂，將我那愛百姓的亮皇，滿幾行血淚，也把亮皇唱，將我那沒祭祀的東宮，燙一碗清涼漿，和麥飯也澆，將我那死忠死的先生們，千叩首萬叩首合掌也高聲叫，奉水生，桃花笑；黃鸝鳴，竹影交，涼風吹，涼風吹；纖纖月色照寒池。碧雲凝，六花約約點窗臺。傍山腰水腰，翠雲雲海鏡，倚梅梢柳梢，聽鐘敲聲敲，臥僧寮佛寮，任日高月高，沒些半悠半懶，真真是縱海魚，翻龍島，翻身直透碧雲霄。恁便那青作餌，金紫爲輪，趁天風地張誰釣，俺放蕩老先生，猛首擺頭竟自去了。

# 錢塘江上的一幕悲壯劇

高越天

宋之亡也，元伯顏以輕騎從獨松關入浙，過紹興曰：「國險如此，而無人守禦，南朝可謂無人矣。」遂進逼臨安。宋太后謝氏偕少帝趙昀不抵抗，頹首乞降，伯顏入城，趙大將旗鼓，登鳳凰山望海，宋遺民詩所謂「萬乘千騎擊若雷，伯顏城上石欄回」者，實不勝江山如故人亦已非之感。厥後陸秀夫張世傑等雖更立幼主，時輒蹈海，力圖恢復，卒爲漢奸張宏範所攻而全覆，當時錢江南北，迄無海族崛起，作檣鼓之圖，吾人動心也。實深不解。良以宋末文質彬彬之王朝，豈以偏安久而銳氣盡，侯臣多而國祚傾，士節一振可恃，故其亡也若傳尸。至於明末則不然，錢塘江上一幕此種戰爭之民族戰爭悲壯劇，迄今尤煥然如生。先民之義勇故實，聞之洵足廉頑立懦，愛撫遺事，以實絕風。

## 一、義兵之起

清兵之入浙也，在乙酉年（順治二年）之五月下旬，清兵於五月中入南京，不及十日，即由江陰長驅直入，進兵嘉湖，其神速至可駭異，袁相馬士英挾太后還奔紹興，清兵所至，前無堅城，六月抵杭，明湯王開門迎降，大臣高宏圖劉宗周祁彪佳等死之。總兵士紳咸議者多人，清兵向難松常太及我浙嘉湖甯紹各屬，守令皆陷風而降，然士民明種族大義者，皆密謀起兵復國。太湖兵起後，各地起者相繼，垂閉月，餘姚縣嘉縉曹汝霖起兵斬守令拒守，會稽鄭選運起兵復紹興，進守小徑，于顯亦起兵西向蕭山，費諸請貝勒招諭榜，池道商陵（即四興）往渡西岸，以蕭山人沈損更爲導，遣香清船而北，清兵望北無法飛渡，衝洲義兵遂扼江而守，一軍扼橋頭，一軍扼橋尾，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清軍扎木蕪與渡，義軍遺死士陳勝等擊沉之。

，風起潮湧，遺死盡漂，爲義軍各營所鉤致，清貝勒遂以重兵守杭城，不敢再渡江。義軍由上海渡江復富陽，衆志彌奮，編縣人錢肅崇以時號六狂生者（董志甫、陸字通、張夢錫、郝夏、王靈勳、毛聚奎）起兵東渡，迎魯王以海於台州。魯嗣權亦起兵東陽，其間嘉興餘杭義民亦起兵，惟均爲清兵所敗，死事者有原象義鄉宗緒方元章等，皆慷慨烈丈夫也。魯王調師盛岡於紹興，定海王之仁，濱州黃斌卿，石浦張名振，慈谿沈宸荃等元圖等皆以兵以備來歸，聲氣大振，遂命方國安守七條沙，王之仁守西興，鄭選運守小徑，徐汝霖孫嘉縉蕭樂分守鹽海，魯王親至江上督軍，駐西興，拜方國安大將，嗣以大學士張綱維督師，賜上方劍，總統諸軍，與魯兵夾江相拒。

## 二、江上之攻守

義兵之起也，老遺一腔血性，純率上頗苦紛歧，而正

兵尤多嫉視，且側分偏分地之議，分餉老以正兵食正餉，明賦之所出也。義兵食義餉，雖捐無名之之微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實則義餉有名無實，以之餉義兵，必不繼，即能繼亦漫無稽核，仍須細食，戶部主事鄧人董守謙請計兵授餉，統收統支，扼於王之仁，不果行。方部尤暴橫，正兵並取義餉，故義兵多苦飢，然日復轉餉迫度，半以為常，每月廩食鳴鼓，登陸捕職，江上警署，結諸營為持久計，至十月壬辰張鏡諸營會師與清軍戰於江上，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張忠樂率本部兵禦後，前鋒副將鍾鼎新用火攻擊，殺清軍精衣大將一人，諸將呂宗忠等皆勇血戰，各斬數十級，擊獲軍械，連陣十日，諸軍皆有功，第七戰尤捷，追至草樓門下，杭城垂危。會大風雨，弓矢不能發而退，時浙西流賊四起，列營數百，杭州已入包圍之中，相持至次年三月，清軍開營，驕船入江，攻明師，張國維救各營守況，命王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敵，會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清舟無數，鄧道謙獲鎗甲八百餘副，諸軍繼之，遂大捷，泊軍斬溺死者甚多，明軍乘勝進圍杭州，不克而退，互相攻守至五月，孫高禎傳汝霖二人所部尤忠勇，特戰西與高可同，不避矢石，毀寨佐軍，始終如一，清兵卒無法取勝。蓋自江上起兵以來，迄已歷一年之久，此一年中，以為合之衆，俾久戰助強之聲，艱苦支撐，蓋已竭盡烈士義民之心力矣。

### 三、江上遊軍之微數

明軍之缺點，既如上述，而力抗不屈，殊合清軍氣節，乃國方大將鄭芝龍因懼權忠兵，為隱武帝所賞，陰懷異志，將貝勒復用漢奸洪承疇之計，賂芝龍以王府，芝龍遂

與清通謀，貝勒既偵知浙東虛實，陳兵北岸，以巨艦擊方國安營。方意欲入閩，與被營圍紹興，規暨國南行，江上諸營，聞之大潰。六月初一日，游軍十餘萬，逼渡錢塘江，時夏旱水淺不及馬腹，明兵迎敵力不能支，棄輜重走，清軍遂入紹興，當時死義者，大臣有俞樞王思任陳本叔陳酒夫等百餘人，而義民圍山沈八十九張鑑臣，會稽劉鬼隸等尤為勇烈，沈八十九披髮楨黃旗，與清兵血戰，矢盡援絕，獨持寶笈門，所向披靡，殺清兵多人，清兵大驚曰：好蠻子，再得十餘人，江東不吾有矣。戰鴻溝調飲，不意墮水死，張鑑臣持大斧力戰，亦力竭而死，鍾鬼隸得殺被縛，不屈被殺死，義兵戰死者甚多，勢成瓦解，清兵進攻各縣，張國維殉節於東陽，朱大典殉節於金華，張季節戰死於嚴州，張鵬翼等戰死於衢州，方國安馬士英等降，溫台兩屬相繼陷落，於是浙江全省，復淪於滿清鐵騎統治之下，起義兵之各領袖孫高禎趙海而後，傅汝霖鄧道謙傅登王入海，為鄭彩所殺，錢謙益憂憤而卒，于穎聞道歸金塔，杜門修老，六狂生極毛髮盡懸隱，餘皆先後以身殉國，一時義兵略盡，僅張名振等擁魯王駐舟山，特戰海上，黃宗憲則尙率殘部四百人，結寨四明，作最後之抵抗焉。

### 四、浙東義兵之再起與再敗

江上兵敗後，潰兵散走山澤間，並無統率，次年（順治四年）餘姚人王朔起兵於四明，糾衆抗清，一時甯山則有石仲芳，會稽則有陳天權王化龍，台州則有金湯金四望，奉化則有袁應麟吳崇明，平岡則有張銀官，上虞則有李長祥等，皆結山寨，號為鄉兵，屢襲攻郡邑，浙東列城為之震懼，清軍攻之，圍阻於山險，屢戰屢敗，清吏無可如何，乃誘致地方漢奸劣紳，分村辦團練，自為防守，以



## 崇禎朝的「官」與「匪」

一味 辛

明代之亡，推其主要因素，實由匪亂，但「半官歸罪」于官邪，將虐，兵情所致。股使那時的文臣不玩愒，武將不縱寇，而以守土為己任，則流寇高翹祥（自稱國王）李自成（自稱周將）張獻忠等，磨兵難乘，不難擊滅，何至於橫行中原，毒害閭閻，造成兵不敵匪，匪不畏兵之勢。不但此也，嗣至兵匪之間，互通聲氣，兵匪相遇，先降條件，公然賄賂，和仗乎？真仗乎？作為戰事，以蒙上聞，所以每次官兵所獲之首級，大都為匪乘所獲之良民，遣贈官兵，用以報作邀功之禮物。且同時各路則匪諸將，漫無節制，各自為政，攻守無策，割據兩端，甚或有視降為鐵者，但求與乘竄他境，便算是盡了守土之臣的責任，而以肅清聞。如關西之役，獻賊已經乞降，漢中之困，關賊業為兩縛，乃敗而求拯，撫而還叛，此督臣之以推誤國也；馮耀山之捷，獻賊之精銳盡喪，武備之拒，關賊之窮蹙不支，卒之未能一鼓成擒，誠此朝食，此鎮臣之不力以還舊也；傅督之困於項城，人誦救援不至，孫督之潰于汝州，廣恩所部先奔，此將助之不協以傾事也。彼之督帥無指麾之實權，領帥有跋扈之氣焰，屬不聽命，而進止一任乎其心。有此種種，是以坐使跳梁小醜，在黃河長江兩流域間，無幾十餘年，陷城劫府，殘殺良民，焚燒皇陵，如入無人之境，所過之地，墟舍為墟，積骸如阜，流血成渠，久已收埋，曠古未有！加以崇禎帝承神宗二宗之後，綱紀久已敗壞，財用日見匱乏，雖欲慷慨有為，奈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庭則門戶糾紛，獻賊則將驕兵惰，饑饉潦，

流寇遍野，在位十七年，日以討匪為事，徵兵徵餉，毫無寧處。爲了劇區，並增派「新餉」，均輸，開架「各稅賦」，其日日增，官逼民爲寇，猶刻追比，民途大困。乃有一部份良民竟落寇軍爲匪者。到了後來，匪勢猖獗至不可遏止，李自成長驅入京師，帝雖自縊以謝天下，勳戚文臣中向賊領質者，大有其人，如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德懋等，竟恬不知恥，認賊爲主！及至山海關將兵吳三桂因受委陳圓圓爲賊將劉宗敏所掠，借滿洲兵入關，以報尋妻之仇，遂逐虎引狼，而流漢族爲奴隸矣！論者謂明代之亡，半由官邪，將虐，兵情所促成，未必完全因匪也，故筆者之草是篇，不儘爲避明代之興亡而已。

### (一) 流寇猖獗之由來

崇禎朝流寇猖獗之由來，始於裁驛遞，驛遞之裁，倡于御史毛羽健，成于羽臣劉懋，羽健取妻其嬖，其妻乘偶至，立遣之來，遠不及預防，羽健恚極，遷怒于驛遞，倡爲裁驛夫之說，而懋和附成之。驛遞一裁，遊手千萬人，倚驛遞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遂至流寇，聞賊得以招集之。初，崇禎接位之元年，陝西大飢，白水盜王二等聚衆掠蘭州韓城等，王左指苗美稱山此，大紅鬚起宜川，府谷民王嘉胤率黨揭楊六不沾泥等掠富家聚，有司捕之急，聚爲盜，米脂人李自成張獻忠往從之。獻忠狡黠多智，自成少爲驛卒，驍健善走，工騎射，一時嘯聚，飢者聚附。其時適別處從兵部給事中劉懋之議裁驛站，附者益衆。本來鳴盜之火，不願熄滅，飢民之附盜者，不過掠食爲

生耳，如果那時的官吏，能夠敬其欲，開合擊以賊之，請寬政以活之，誅其首惡，赦其脅從，決不至於狼心到不可收拾，但是他在官吏的昏暗無能，極此大禍。如陝西巡撫胡廷賢，昏老惡開盜，郡邑之以賊報者，予之材，曰：此饑民，徐自定耳，何報也。由是有司不以聞；尋廷賢奏聚素衆，發成毛羽，得以蹂躪中原矣。

(二) 逼民爲匪之御史與縣令

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綏德，起舊總兵杜文煥則之，文欽，榆林世將也，嘗爲木陳和尚言曰：善鄉民張氏素驍勇，有山莊傍河塘，林泉可愛，李御史欲購爲別墅，張弗許，李嗾有司強以不法事，張懼禍，借所知十八人窺身綠林，時歲大饑，人成思亂，一哺聚遂以亡天下，嗚呼，亡明者，非明賊，明諸臣也！(按文煥口中的鄉民張氏，殆即指張獻忠？)又：籍獨犛乃應山諸生，富而鄙吝，縣令蔣其財，隱使人訐其不法，囚之，獨犛越獄，投獻忠，後來賊獻的文告皆出自獨犛的手筆。

(三) 流寇的名目

流寇中除了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以外，其有名目者，在秦則有紫金梁、諸天星、獅子塊、老回回、點燈子、一字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九龍龍、高總管等，凡二十餘家。在晉則有英王、混江王、大順王、閻和尚、上天龍、出盤龍、黑心虎、枕塌天、順義王等，凡三十八家，都是殺人吃眼賊寇。內中有許多名目，如諸天星、獅子塊、不沾泥、黑心虎等，他們的名字，頗與水滸傳中梁山上的頭領差不多。

(四) 馮鳴世的奏議

崇禎帝接位到了第四年，雖日以遣兵調將，剿匪爲事，但匪勢之蔓延，仍不稍戢，原因是因爲督糧諸帥的剿匪計劃不一致，而又互誣謀匪，視鄰爲壘。所以陝西原任通政使馮鳴世，目擊時艱，有若這樣的奏疏。他說：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屏翰，榆林又爲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發難以來，破城屠野，四載於茲，賊衆我寡，盡飽我饑，內鮮及時之解，外乏應手之援，絛綱幸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之安危視秦也。且訊視此盜爲饑民，撥原莫可撲滅，若非急增大兵，指大餉，爲一勞永逸計，恐官軍蹙于東，賊騎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尙忍言哉！從馮鳴世的奏疏中，可以看得出那時剿匪諸將帥的無能爲，與夫做兵之不可用。

(五) 匪衆所蹂躪的區域

流寇之起，始於陝西，漸及于晉，只不過波及數縣而已，官兵東西奔擊，賊或降或死，時滅時熾。後來其驛站之議已成，游手與亂民附從，高迎祥張獻忠和號稱紫金梁之王自用合併，遂聚集了二十餘萬的匪衆，分爲三十六營，以亂天下，聲勢益壯。更以將帥之刻撫不澈底，投賊以賄，不數年間，贊養其患，便掩有秦晉豫楚皖鄂冀魯等各省，如水之決堤，莫可救救。崇禎七年春，特設山陝河南湖廣四川督辦，專事剿匪；但將帥輕賊，如延巡撫陳奇瑜以爲湖廣不足憂，大學士溫體仁視流寇爲癘疥疾；故賊常隨其部屬，爲左右所資。

(六) 流寇的殘虐手段

崇禎八年，賊首諸地王太平王長驅至鳳陽，鳳陽無城



郭，官軍皆潰，無迎敵者，賊焚殿後，殺內官六十人；賊魁黃直鼓吹坐堂上，杖殺知府顏容，士民被殺者數萬，剽掠百里。奪園六合，擄婦人數千，宮城人，愧沮者劇之；聚小兒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爲樂樂。是歲冬，八大王合諸賊圍廬州，攻舍山，舍山官吏，人具小舟，以待賊至，移棹入巢湖，賊驚隊而入。是時：殺得慘毒，有婦人夫與父，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以大鍋沸油，擄嬰孩于內，聽其跳躍啼號以爲樂者；有割人于地，刺其腹，實以米豆，飼羶羊；取人血和米粥，以飼麀馬；所擄子女百千，墜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又：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勦兵圍固，圍逼河南府城，未幾城破，福王由松（即後來爲馬士英在南京擁立之弘光帝）與鄧太妃等，俱縊城而走。

#### (七) 養精自理之將帥

明末的流寇未必沒有撲滅剿撫的辦法，但窺在將帥的養寇自雄，這種情形，在當時兵科給事中常自裕的奏章裏，便能得其概結之所在。奏曰：流寇數十萬，最難撲滅之王，所部多番漢降丁，將卒亡命，其數不可當也，皆明盜聚甲，鐵騎利刃，其鋒不可當也，行兵有部伍，紀律肅然不亂，其鋒不可當也，對敵有衝鋒埋伏，奇正合法，其技不可當也，攻城無不破，對敵無不摧。圍之在圍中，大衆嚴慎極厚，而洪承疇遊避非涓之圍。賊攻扶風數日，力破之而去，而承疇始從陽渭水之南，都總督不避圍之鋒者，誰其信之？今聞之在豫，直趨汝蔡，而象昇反紛隨葉縣泌陽之路，賊以十二月九日破光州南城，而象昇于十六日

與駐師信陽之中而總理不恤圍之強者，誰其信之？如此即日假斬獲，則營小股耳，予圍何損乎？像這樣的將帥，要他負起剿匪的責任，怎能勝任。

#### (八) 剿撫兩端之失策

山西巡撫宋統放合諸軍擊賊于沁水，賊聞大兵至，懼欲乞降，至軍前，免胄而告曰：我王自用也，葉家舉道，誤從王嘉胤至此，此來乞降耳。宋軍參贊嚴道游曰：急還所降，散若衆，吾爲辭于撫院，給免罪券，往所犯不復問，家可全矣。賊遠悉未歸，一人前跪曰：我袁川原生韓廷憲，爲高胤所擄，不能自拔，今營奉約，即歸此地，五日爲期，前途當如約，遂還所擄二百人，拔營西入陽城。道游以賊情告于殷統曰：賊狡未可信，然韓廷憲可圖也，因遣使懇懇廷憲圖賊，韓賊感誠，惟八大王圍珙天五營不受命，諸軍遂乘其不備，輕騎襲賊營，賊怒，分兵南犯濟源，陷溫縣。又崇禎七年七月總督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俘俱延安民，並令通鄉。先是，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飢無所得，故乞降，奇險不察，竟遣官監賊圖賊。羣賊大創，本無降意，徒以飢疲困於地險不得退，姑從欲。羣賊復散所逼之地方官，具模稜傳達之，既過棧道，漸不奇矣。承疇，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棄毀監獄官五十員，陷麟游水寨。當時流賊中降而復叛，叛而再降的把戲很多，但那時副將帥們的心理，總以爲多一事不如者一事的好處，與其力勸，不如招撫，所以大家都採取這副撫策施的下策。有時候明知撫後叛，可是爲了朝廷的考成計，也只好如其不可撫而撫之了，把匪衆護送出境外，便不要再負其他的責任。

同時那位僞順帝則匪心切，往往嚴厲的責成督帥們在短時間內將匪肅清，否則便要削職論戍，或下刑部獄；對匪將帥，誰都想保全這副龍帶，故每每敷衍塞責，何況這招撫的事情是出於僞順帝的諭旨，便也樂得將就罷了。考諸明史，如周寧武那樣與賊死戰的優子，究竟能有幾個！

(九) 羅賊爲主的橫奸

把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向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趙娘子反，僭稱，娶妻身萬，僭逃歸，官以爲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饒民內應，共出之。又盧氏舉人牛金星，附湖漢示，私入自成軍爲主謀，酒歸，事洩坐斬，已得未滅，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嚴，金星又獻卜者宋獻策，長三尺，上羅記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嚴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爲本，勝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殺爲賊。又嚴所掠財數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誰自成也；羅呼曰李公子活我。嚴復進語曰：逆國王不敵糧，使兒輩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衆。後來到了李自成僭位稱帝，積官爵名號，大行屠戮，所有一切的官秩制度，都是這幾位賊賊爲主的，流行到代他做訂的。

(十) 楊嗣高一言加賊

因爲崇禎帝神宗二宗之後，國庫本不餘裕，策之數年來的賑匪，軍用緊繁，早已弄得民窮財盡的了，同時秦晉燕豫楚蜀等省，爲匪盤據，農民逃生不遑，田皆廢廢，自然全國的賦稅也因之大減，那時軍餉所出，惟恃江南浙耳，遼餉極餉，計數日增，大有罄；強所聘，逼民爲匪之慨！及至崇禎十年，建國當大發兵，而計臣苦于無餉可

籌，兵部何晉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加賦二百萬，帝詔廷臣議可否，其時嗣昌方用事，無改糧之心，羣臣議曰可，遂詔諭戶部，實行搜刮，于是江南兩浙之民更困苦矣。欽恚于民，聞賊得以利用，迎國王不納糧之口號而勝之，有司嚴刑催比以驅之，倒戈以從，民咸思亂。

(十一) 賊成內臣之私毒

雖然那時人民的貧食因爲供給軍用已經到了斷掘俱空，但是助賊內臣們的私慾仍是富有，不過不肯犧牲公用罷了。如崇禎十七年關賊快要逼近京師的時候，朝中軍餉無着，帝設黃綾冊向百官募捐，而所得的結果呢，算是着在皇帝的面子勉強湊成了二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海既放米石，召入再三勉諭，自認清者，無以應，祇有袍套一頂，嘗露之，爲軍服用。衛徵助成夫噓，上等以三萬爲率，無應者，惟太康伯張國紀輸至二萬。帝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宣爲成臣首倡，奎爾無有，高泣諭再三，辭益堅，高怫然起曰：皇親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爲？妾始旋勉捐萬帛，帝少之，勅二萬。奎銜啓求助中宮，中宮勉應以五千兩，令奎以私蓄足之，奎匿中宮所昇二千兩，僅輸三千兩。太監曹化淳王永維等捐至三五萬者，王之心富甲諸瑤，上面諭之，僅輸萬金。後屬俱大書于門曰：此房急烈；復難出玩好戲于市以爲金。積屬俱大書于門曰：此房急烈；金玉他物皆是。周奎抄得現銀五十萬，珍寶復數十萬。朝臣如此厚賦，坐視匪禍而不救，斯真所謂國日窮而已日富，地日削而位日高，欲明之不已，身乎可哉！

(十二) 大學士李廷泰出師

大學士李廷泰出師，備極艱張，魏遇之隘，其古罕見

；實則，帝命駱駝都尉高懷持性告廟；卯刻日出，帝親自臨軒行授鐵額，授建泰節劍；已刻歸法駕，召正陽門律四候，自午門至正陽門，路十餘萬，鼓吹不斷，召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京營總協侍，鴻臚贊禮，御史刻儀；帝御廬南面，分文武東西，列席十九，費金楮，樂作，帝手酌金樽以賜建泰者三，即以三樽賜之。帝建泰曰：先生此去，如脫羆行。建泰頓首啓行，帝目送久之，始返駕。出宣武門，諸臣公饒建泰于護國寺，受諸官賀，氣氣恍惚，一若能馳驅疆場，効忠于社稷者。詎知甫出都門，聞山西烽火甚急，關心家室，故思還首途，日行抵三十里，次涿州，餘兵逸歸者三千。京師聞平陽陷陷，都人大恐，而此乘節討賊之大臣，尙在途中也。三晉失守，國事便不可挽救了！

### (十二) 如此羣臣

寤思邈矣，京畿動搖，帝御文華殿，召羣臣對讀，各條職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舉，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朋濬各言南遷，及太子撫軍南京。帝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使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所謀若此！國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無復多言。吏科給事中吳驥徵請築關外甯遠屯地，隸吳三桂兵入關，屯伯近郊，以拱衛京師，然棄地非棄，廷臣不敢去其議，于是乘口腹，不知何可。

### (十四) 崇禎帝討匪已窮

崇禎帝討匪十七年，卒因將帥之力不，一無效果，徵兵徵餉，重困人民，于是皇帝只以下詔自罪了，詔曰：朕關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降降之威，祖宗付託之

重，曾且發憤，罔敢怠荒，乃吳容類仍，寇盜日熾，崇禎世之深憂，肆甘賊之凶殘，敵之益驕，撫而復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首敵儀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罪賢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懼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流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殍首埃壙，憤憤成由者，朕之過也；使民輸糶糶粟，解送行營，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朕之過也；吏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烽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猝至，師旌所處，疫癘爲殃者，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言諷，武將驕備，皆由朕撫取失道，威感未孚，已耳不聞，人則何尤，用是放毒天下，痛加懲艾，深省風愆。要在情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人之政以收拾人心，調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兵徵餉，原非不得已，各省直撫按官，應飭所屬有司，多方勸諭，有損加養耗，懷顯私徇，及濫罰淫刑，民不孱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給通賦，安插毋致失所。至罪惡儲臣，有公忠廉能，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擬推用。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恢復一郡一邑，便與分官世襲；即陷沒骨節之流，有能反正率衆來歸者，准與赦罪立功；若能擒斬國敵，仍與通侯之賞。嗚呼！原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國，雖爲公債，細偵列祖之原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省朕志，似這類痛哭流涕的罪己詔不止下了一次，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崇禎帝的文臣武將仍不以匪患爲憂，誰知得位之私，財帛之欲，飽食而終，貽誤國事，可不痛哉！

# 醇酒婦人的陳老蓮

錢時言

陳洪殺生當明社傾覆前後，肅國事之非，與孤臣之成，或伴狂兇，醇酒婦人，以了其殘年；或酒跡浮屠，（重院住尼；「少憩山居老遠心，可憐避亂借禪林。」）紅燈青燭，以向佛前禮悔；佗無無聊，為遺民中之一可憐者。書畫，有太古之風；工詩，蒼雅超故；書法流逸，詞多清越。一生可逃處，更撰琴歌。茲就予見聞所得，稍加鈞考，雜拾成篇，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 洪殺小史

陳洪殺字章侯，明末明經，嶺南樵人。父于朝，體書學廬山。遇道人，紫衣鶴髮，手一蓮子，授之曰：「食此得兒，當如此蓮。」故洪殺幼名蓮子。及其老也，更名老蓮。（毛西河謂：好書畫，自稱老蓮）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崇禎十五年，入為國子監（時年四四）。甲申清世祖入關，好友上虞倪元璐殉難，遂棲避越中，易名老蓮，弗避，書題。至清順治九年卒，享年五十有四，葬山陰耐巖官山岡。著有寶繪堂集十卷附一卷，題畫詩一卷。

## 所處時代

洪殺二十歲以前所處之時代，正是崇禎宮帷，宴處宮

禁，賢奸雜用，內外翹起之萬曆後半期，時，類父性學以進士授行人。奉使肅清方面，故所知較多（性學浙江通志。明史，均有所載。過函谷，曾歎曰：虜在目中，何日捧一丸泥，以封此關）。至潯太祖努爾哈齊繼興滿洲，建元天命（萬曆四十四年），洪殺已二十有八矣。嗣後：始則閣臣魏忠賢專權，好羅織美，跋扈殊甚。繼則四川土司奢儂樹作亂，陝西思凱，河南苦旱，以致盜賊蜂起，內亂外寇，煎迫無已。而後李自成張獻忠之禍，又日甚一日，國家慘狀，靡可言宣。適洪殺在籍（讀畫錄黃仲章曰：予以癸未別家於於燕。）耳目間見，不無悲痛。甲申三月，思宗縱死煤山，五月多爾袞入北京，九月清世祖順臨入關。後雖有福王之起立金陵，魯王之復興紹興，然為時不久，前者殉難蕪湖，後者不食死於福州，洪殺身歷此境，善心不止，曾賦卹事詩云：明朝四十八年人，三月曾為符籙臣，今日嶺頭梁笏子，偷生不識為何因。」可想見其當時也。

## 痛時狂矣

明末由陰張借自序其陶庵夢憶曰：「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賦賦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蛇猛獸，憐竄不敢與接……遙思往事，憶卹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

「而洪殺自甲申後，詩酒狂安，語及身世離亂，輒傷哭不已。時而憤慨俠少年，推牛埋狗，見者莫不嗟之。及某人驟請其畫，乃畫大士像，並曰：『吾藉以懺悔也。』重院住足：『亡國淚乾隨畫佛。』顧此，彼兩人有極相似處。然洪殺則有「愧不畫生戎馬」之感。（見詳其情其狀步遺：春光半落甲兵中，天子恨應應，愧不畫生戎馬，一劍倚燈明……）其所戀懷故國，較向菴藻烈。如偶感：『酒淚亂山殘雪夜，歌苦乙酉甲申年。』偶題：『最是亡國家恨恨，青天白日心窩窩。』舟遺：『經口不傷時，醉來艇宿吳。』「家人與陳西，于不慶新年，怕將新日月，來照舊山川。」字裏行間，竭誠可見。至若「少時韻史感孤臣，不謂今朝及老身；想到差差忍死處，後入其不若前人。」亦可謂大節凜然。

### 畫及畫評

洪殺之畫，乃天賦也，年四歲，就塾於家，翁方治畫，以粉墨塗，既出；賦童子曰：「毋污我壁。」洪殺入視良久，始畫子曰：「若不往畫其乎？」童子去，果塗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餘尺，拱而立，童子至，但復號哭，聞於翁，翁見其像，驚下拜；遂以室奉候。至十四歲，聽其畫市中，立致錢。初法傳染，時戲塗蠅抹寫生，洪殺始畫法得真，已而輕淡；其亦自知不逮，絕其手不寫生。後忽帶召入大內，使隨歷代帝王圖像，因得縱觀秘府藏畫，藏畫池。朝鮮元貞哈，日本撤馬兒罕島恩藏畫洪殺畫，重其值，海內因得稱洪殺如生者數十家。而東京宮實為洋船與傳，記載洪殺畫二幅於葎竹中。轉歸，貽日本主

人，主人大稱，重予賞，稱以寶珠，此亦不過傳模筆耳！後莫辨諸家對畫之畫評，以想見其畫之價值：

國畫寶鑑：「老邁明經，不仕。能書畫，花鳥人物，無不精妙，中年遂成一家。奇思巧構，變幻合宜，人所不能到也。」畫徵錄：「陳洪殺畫人物，駢峙偉岸，衣紋清潤飄動，有公麟子弟之妙，設色準吳生法，其力最氣局，起視磊落，在仇唐之上。蓋明三百年，無此輩畫也。」保得半海山題老邁畫二則：「陳待昭畫王叔亦有致，畫雲用細句，太刻畫耳！待昭易生蠶蠶工藝，雖有士氣；與世俗所尚，大有勁處；然面白石白陽隨筆點染，得生動之趣，又隔一塵矣。」周傑圖曰：「章侯畫得之於性，非仿習所能致。昔人云：前身羅莊即。若章侯者，前身蓋大梵靈仙，曾阿畫師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曹秋岳曰：「老邁遺友，布墨日法，畫人往往怪之，方坐臥古人，豈願除子好惡。」楊禮龍曰：「……：此掌天下人物，未嘗不肯推章侯也……：為予作畫數幅，高古奇駭，俱非耳目近概。」毛西河謂：「運畫以大膽，然各有法，骨法法與生……：」原文甚長從略，可閱西河全集陳老邁別傳。」

至洪殺於畫之見解，則可於集年五十四時所作畫論中知之。畫論略云：「今人作家學來者天之匠也；不帶脂流也。學尤有失之野何也，不溯宋源也。如以唐之韻，還宋之敬宋之理，行元之格，則大成矣？……：將請大家辨其此輩出某人，此輩出某人；高百不亂，會中列列，然後落筆，便能橫行天下也。」

習好婦人

洪綬之於女人，毛西河謂其「平生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食，輒應去。」陶穀夢憶載：「崇禎己卯（洪綬四十一歲）八月十三，傳南華老人飲湖舫，先月蒸歸。卓侯恨恨向余曰：如此好月，擁被臥耶？余教舌頭搨家願斗許，呼一利劍，再到斷橋。卓侯獨飲不歡，沾醉過玉蓮亭下叔齋。呼舟北岸，出塘榭坐榻相餽，應喚之；卓侯方臥船上嚙齋，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載我至一橋否？余許之，女郎欣然下，輕執淡藕，婉婉可人，卓侯被酒挑之曰：女婢俠如猥一妹，能回虬髯客飲否？女郎欣然飲，移舟一橋，灑灑二下矣，甚似家醜而去。問其住處，笑而不答。卓侯欲躍之，見其過岳王墓，不能追也。」又洪綬贈鼓童索仙一絕云：「桃花馬上重飛仙，自學（一作剪）生翁乞夢還；好事日多遺記得，庚申三月岳坡前。」毛西河後周樹園書中云是詩係實錄，並謂此為卓侯二十三歲之事也（按是年當為卓侯二十二歲，毛誤撰）。西泠懷古集，長亭詩話載之。

嗜酒如命

昔王奉伯有言：「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成名士。」欲成名士，似非飲酒不可。如洪綬著，固名士也。其所嗜酒，亦凌厲與阮劉比擬，由陰騭坤（弘藏）言其：「每文酒高會輒醉。」促虛衡舫，神情酣暢。」良有以也。細讀其詩，有言及酒者，什有八九。今錄數句，以見一

斑：「人言尼病宜禁酒，禁酒過身病亦多。」（偶題）「長安索米香衰矣，酒肆陳名歸去兮。」（自笑）「年來積得悲秋句，到處遺到醜酒名。」（秋興）「眼見花花草草說，獨船獨臥兩三春。」（寄三大父）「絕口不傷時，辭來便痛哭。」（舟還）「一夜飲十章，酒盡將一斗。」（寄懷九芝伯）「兒酒尋詩處處同」（醉中贈內）「山河舉目非無處，詩酒當前又自如。」……由上以觀，其嗜酒原因，不外道時憤世道窮寄懷而已。因緣於「長安索米」，裏面「酒肆陳名」，因欲「絕口不傷時」，而結果「醉來便痛哭」。因為「山河舉目非無處」，於是「詩酒當前又自如」。此是漸者，後者即所謂「一夜飲十章，酒盡將一斗」云云。

誤傳誤層

洪綬誕僻，除醉酒婦人外，尚有可記者，如留杭州時，其友召之飲，期於湖上，洪綬往，遇旭舟，徑登其席，坐上坐飲；主人徐察之，知為洪綬也。亟稱其畫，洪綬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朱竹垞陳洪綬傳）人所致金錢，隨手散盡；尤喜為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百家；若受貧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為擗筆也。一婦媿隨者誘之入舟，云將鑿定宋元人筆墨，舟既發，乃出相索強之畫，卓侯料頭理處，沒罵不絕，顯者不聽；遂欲自沉於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挽他人代求之，終一筆不脫也。（見前書錄）

生平落拓不羈，或以一手展頭指，或以雙指握腳爪，或隨目不語，或手持不事，口戲頑童，舉無半刻寧靜。（宋樸園題陳卓侯寄林鐵庵圖）朱竹垞亦謂其「自放頭面

，或感月不沐。

甲戌十月……章侯撫練素爲東陽趙帥裴古佛。是夜，章侯唱村暮小歌，陶憲取琴和之，牙牙如語（事見夢憶）。情隔下浙東，大將軍撫軍關山，以勤從圍城中搜得連，大喜，急令畫，不畫，畫及追之，不畫，以酒與婦人勝之畫（毛西河陳老遺傳）。

### 妻妾兒女

洪綬妻袁女兒，據馮粹詩話，謂初裴蕭由來方伯斯行女，工詩，清麗明朗，頗能韻致。來氏歿，有悼亡詩云：「露寒暗海酒英石，琢削冰肌續斷弦，明知來氏今難得，如此疑情已六年。」又云：「妾獨推窗護昭陽，一望駟車便遠行；幾位忌辰難上食，香耶小婢莫憂羹。」繼娶杭州韓氏，亦工詩。有南旺寄內五絕句曰：「詩從仗友途中得，寄到楚關淚盡頭；深坐霜風如一詠，化爲明月照高樓。」寄來錦字丁寒隔，酒樓漁花歸莫遲；阿儂自結神仙券，曾向平康醉阿誰。「爐冰風我上京華，莫道狂夫不憶家；曾記舊年幽事否？酒香梅小醉窗紗。」（餘二首從略）妾胡淨慧，女道蘊，一門閨秀，皆擅詩畫。

來翁之詩及行述，余未之見。侍妾胡淨慧，池北偶談稱其草蟲花鳥，皆入妙品。案胡本揚州人，洪綬曾借遊於揚州佛佛寺前後紅葉之間，命胡寫一枝，懸於帳中曰：「此揚州精華也。」以相調侃（事見李斗揚州名勝錄）。

女道蘊，來氏所出，幼承閨訓，又與父妾講究六法，遂以詩畫，擅名越中。尤善寫竹，師管道昇。聞釋瓶氣，潛脫出處；小楷學趙松雪，先生寶命之寫經，精緻絕倫，

四題其居曰寫經軒（參見池北偶談詩話）。有寫經軒詩一卷云。字字，道蘊弟，字無名。善書畫，筆墨脫俗家習氣，畫人物花草，迥別尋常（圖繪寶笈）。則來後承父志，絕意進取。得其畫者，寶惜如老蓮，故號爲小蓮，遊詩所至，遊近傾接，性而抗，好面折人，意所不屑，概絕去；有欲得其畫者，非所故，却千金如敝屣。世所不辱其父。遇毛西河於汝南，要之飲，酒酣，相顧太息，明日別去。西河送以詩曰：「相逢衣褐在淮西，走馬關前日欲低，此去一尋遠海雁，何年更聽汝南雞；寒風落日醉當城，燕市還尋舊酒徒，君到安州苦相憶，爲予重寫慶朝圖。」（毛西河集）山陰呂師諫季子君不見嘯陳無名詩云：「君不見楓橋街南陳六郎，少年結客遊冶場；最耽麴蘖憤使氣，復多深癖上蓬香。雅有父風畫山水，著筆狂呼勢披瀉；一溪一壑亦幽奇，李唐倪瓚恍活起。又能換筆寫花草，百尺遊絲繡樹機；花間小鳥怯欲噤，薄雲晴翠春正曉。爾畫精妙近所無，可憐纏綿如蠶羅，還花似貌胡爲乎？」於字可謂縹紗雜行，卒以窮困死。遺著有小蓮客遊詩一卷。

洪綬以明臣而爲清人，性行疎俗，放浪形骸；雖不若惲吳西台，坐必南向之懷念故國；然銷喉刺棘之歎，不爲二臣之志，比之當時洪承疇吳三桂之甘心賣國，異同霄壤，况其爲藝林一代宗工哉乎！

章太炎先生一生沒有「美」字，甚至連自然之美也不知欣賞。有人邀他遊山，他說我不知山之爲何物，無論怎樣提不起雅興。其夫人湯國樂女士寫名來歸，初以爲名士如章，必溫雅多情，竟錯大錯，案頭所屑曰「春去堂」。殊耐人玩味。

# 鄭海雪之琴

馬小進

「不曉得汝按爲厲，險保入樂，卻何入爾，更吾易貌心苦悲。良友斷腸，妻不與知，百年虛氣生命促，不斬君衣，何能瞑目。主體未報白日道，高爲國士，安得完節，體未報，斬衣洗血徒草草。報仇之魂，以愧二心，臣命不知，臣心已耶。」

此鄭海雪先生所作之當事君若行也。吾人讀之，蓋可以見其志之所持矣。

海雪先生，姓鄭，名露，字湛若，粵之南海人，海雪乃所磨之堂名也。少工商體書，督學使者以恭寬博敏題授士海雪以其行筆隸八分，五體書之，使者題賞五等，海雪大笑去，縱遊吳楚燕趙之間，賦詩數百章，才名大起。性嗜琴，有琴二，一曰南風，宋理宗物也，一曰綠倚臺，明武宗皇帝（正德）御琴而唐武德年（公元六一八至六二六，唐高祖年號。）所製者也。其遊樞輿二琴俱，有置湖修琴社及琴酌送羽人詩，他所吟詠，亦多言琴。平生喜蓄古器玩好，貧則以質于長生廟中，粵俗即質曰：「質」。（上聲），然則付質以爲贖，故海雪有前番琴序「後常琴序」二文，視其目皆奇器也。而二琴亦時出入質中，有詩句云：

「三河十上煩炊玉，四壁無歸尚典琴。」

歲戊子（公元一六四八，明桂王稱帝即位於廣西肇慶

，改元永曆之第三年也。）以薦權中書舍人，庚寅（公元一六五〇，即永曆三年，清順治七年。）奉使還廣州，會敵兵至，與謀將戮力死守，凡十閱月，城陷，輒市抱琴將田，騎以白刃擬之，海雪笑曰：「此何物，可相戲耶？」騎亦失笑。徐還所居海雪堂，以二琴及寶劍，懷素真蹟環列於左右，意若殉焉。未幾騎入，竟爲所誓，粵人莫不傷之。有爲抱琴歌以弔之曰：

「抱琴而死兮當告誰，叶琴兮當知之。」

海雪既殉難，綠綺哀爲馬兵所得，以鬻於市。惠陽葉錦衣見而嘆曰：「噫嘻！是毅皇帝御琴也。」解百金贖歸，暇日泛舟蠡湖（即廣東惠州之西湖）出以示其友好，今此琴爲吾友東莞郭君爾雅所得，藏水周堂中，若南風則不知何處去矣。

海雪爲人好談諧，大言，汪洋自恣以寓其牢騷不平之志，或時情懷緩急，效東晉人風骨，所至輒傾一座，至爲詩，則憂天憫人，主文諷諫。若七真遙在之篇，雖小雅之雜詩，離騷之忠愛，無以尚之。

子鴻，字劇孟。亦負不羈之才，年二十餘，能詩及擊劍，先時丙戌（公元一六四六）之變，率北山義旅千餘，戰敗於廣州東郊，死之得贈錦衣千戶。若海雪父子，皆烈士也，而世徒以爲風流騷達詩人也。噫！



## 約園遺事

瞿允之

浙江學使署之園曰約園，清中葉以後，文采照映，蔚爲武林勝蹟，而皆不能詳所自始。據光緒七年黃元開以周之記，稱督學試院在吳山螺峯之下，園在院之西，前明以三學射圃，爲授士館，今入駐防營內，僉事谷公經始是院，堂基湫隘，幾不足容多士，雍正二年學政彭公改舊屯圃以擴其址，于是其院始大。彭公著名維新，吾湘茶陵人，康熙丙戌進士以右諭德任。顧園蓋未有名也，園之名約，蓋自長沙徐侍郎楮銘同治六年來視學始。黃記所謂取博文約禮之意也。

乾隆六十年阮文達自山東學政移浙，名園中之亭曰定香亭，楹曰影橋，文達集中及定香亭集頗備紀其勝矣。

兵燹以後，園亭皆圮。徐公奉始葺而新之。黃記云，引湖水以東注，高者突而成墻，窪者澗以爲池，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槐檉松柏，其花則有梅桃李杏木犀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蒼碧盈綠，參差披拂。池之魚可數百頭，悠悠自得，食之相逐而來，假然檢亭而去。亭在水中，其甬有石梁三折而建亭，卽阮公所記影橋是也。其北又仿其制，增設板橋，屈曲而行，可達新園，園曰慈雲。前有怪石，後有修竹而又以西湖之勝不能盡覽也，乃自亭東數十步別建岑樓，樓曰恩師。其右有紫桃之軒，軒後有幸夷之泉，樓傍於亭，亭之西又建池半壁，以爲曲游。蕭游

迹西，又築一臺，自臺而望，樓閣森列，有殿翼然，出于城園之上，爲州之學宮。臺名仰高，眇向往也。園之大止數畝，而吳山西湖勝蹟盡納而有之。

徐公去任後，樓閣傾圮，光緒庚寅，南海潘衍桐來視學，乃仰其下修闢廊，又葺此亭於池西。嘉定徐祥繼之，築巖洞曰穿雲。光緒丁酉徐公再主浙試，出園仍督浙學，未及履任，權益長以去。於是真集所爲詩文撰約園志，以存斯園家故焉。

先君文慎公以光緒乙酉補前任劉廷枚缺，來督浙學，是年先君官侍講學士，屢因遲朝未久也。其時浙人官京師負文學盛名者推李越縵慈谿，越縵與先君庚午鄉舉同年，相得素深，於將行之際，貽書詳論浙中士風云：

日前承枉顧，弟已病作。白從去後，遠大厥寫，奉勸脚氣，時熱癢投，其狀危甚。次日忽成利疾，一晝夜至四十餘次，今猶未止也。昨朱啓生來視，屬其來遊寓處一叙，固知爾書甚迫，亦欲藉藉藥心。頃辱手書，備悉一一，吾浙自吳甯船師後，無好學使，徐滄老稍能振之。然自賊亂以後，士氣靡靡，日月滋甚。大約蘇鄂作奸以市波爲首，浮言挑動以杭州爲最，恃衆寡聞以吾越爲甚，非以廢治之不可。又兩浙自阮文達以後人以經解爲節，弟爲諸生二十餘年，紹郡考經解

者惟兩人，皆是嘉慶朝舉士年俱六十餘，第大獲疾呼，力欲報之，而從之者不過一二人。死來並時文亦全失先民法矣。今得老同年以高才盛年，孟哲古學出總轄科之任，又慮心下問，惟恐一士之失所，此鄭邦之大幸也。惟願不搖典議，力斥浮華，以經史之學提倡之。舉校之粗太多，如能多存空額，俾士無幸進，或可乘請淘汰，推行天下，亦關於一世風會升降之大，是在賢者毅然爲之。弟近日精神稍佳，惟尚未能飲食，用後日力疾趨聘，再審一談也。天氣暴炎，海程平穩，惟加意攝衛。

復有贈行詩曰：

舉士好古窮異墳，朝回一寓名香薰。幾年科第不自足，木天星漢羅高文。庚辛搜科如拾草，天子親試署上考，河洛之圃稱中州，駟軒行馭南北道，兩浙文物天下雄，地覆瀟湘亮良風。博士嶺南久不講，子衿紛紜爭昌黎。學校升降視持節，不以浮華論工拙。使者高樹談經轡，臺榭揮灑沃靈雲。楚南玉尺臨吾邦，前有徐兗(揚潘傳節)後有王。(益吾祭酒)君才更出衡壘上，行見經綬生輝光。蠟盤昨與帝京抽，槐花未賣送君去。(時備殿兩部尚未科試諸生與拔策共切)。紅蕖飄飄開海鏡，已見春風獨行路。

同時贈詩有寓韻術丈國瑾，詩曰：

銀宵恩綰玉堂鈴，荷句新吟宵御屏。戰氣初收朱紫鳩，文星今映白樓亭。雲將鶴駕驚羣序，潮海魚龍逐捷轡。行近天台雙闕下，笑他晨霧裏同塵。唯州崇旨平湖辨，不厭江河學派存。兩地頻持天使節，一泓應悟

聖人門。詔罷盡解歸恭市。(陳左海主話經緯席最早)揚輝何妨向伯元(阮文達公督學方植之府幕中著詩林揚輝文達之甥友也)。好爲攀奉藉延祉，海嶺惟願古風敦。

到任兩年，越提復始書云。

別後愈愈爾度，歲那每懷光霽，怒其嘲飢。局狹蓬廬，時經吳疾，支離勉起，頗雜米鹽。兼以主簿津門，日疲鉛館，久疏箋遞，常用疚心。遇荷手數遠嶺，放勳眷注，惠分清俸，甘雨鉅益，延如駟皇，長錦何貶。伏聞執事，振興古義，揚激人才，星冠所臨，日月不覿。浙中儲素，久失典刑，經學大師，固有存者。得執事以昌明之，吾冀之光，豈惟鄭邦之幸。至師嚴遺教，古有明訓。如聞按部，務在整齊，所以激厲其修，洗除詖習，是使者之靈職，尤風會之特衡。越俗頹夷，後生快達，山長嶺廣而不講，校官藉贊以自存，生徒日多，父兄弗敬。每至郡縣之試，至以官長爲戲，狎侮朋趨，譁鬧如市。近年學使，務爲寬縱，非得執事申明教令，示以範圍，日後凌遲，將無所止。故弟在郡下，每遇故鄉人來，有言及執事過於約束者，輒私心慶幸，以爲非遇夏日不知春風。學校還流，庶幾砥柱，尙希加意，勿恤人言。弟病瘳日深，學業益廢，老無所用，事與心遠，寂寞滿其，浮沈仕隱。商單無子，並絕一區之傳。長卿去官，未有四壁之立。鏡湖無恙，稽山尙青，田園久荒，骨肉亦盡。先爾久隔，教師骨以何時。故里爲墟，夢還家而泣涕。未知執事何以教之。春風已暖，敬易與居，懷僕之言，

不盡百一。

文慎公在學政任內，具約開漸致，乃頗修葺舊觀。有定香園配一楹，刻石園內，其文曰：

浙江學使署西偏有園數畝，舊引水爲池而亭其中，嘉慶二年，阮文達公始更新之，費亭稱荷，取故詩書名亭曰定香，而刻記再到亭之碑陰。當乾嘉之際，海濱清宴，民物殷富，四方鴻生鉅儒，咸沐休明之澤，接踵輩興。而文達於時賦滄桑才，振發風聲，因得以其胸腹投壺賦詩，登眺爲樂，可謂一時之盛矣。粵寇偪東棧，杭州淪陷者再，官舍民房，蹂躪略盡，浙園亦蕪沒於荒榛兩楹之中，今距咸平二十餘年矣。回憶寇盜猖獗時，烽火四熾，焚放數天，雖以草木禽魚之無知，舉不得遂其生長之性。大亂既定，宇內得少寧息，而斯園之勝亦漸復舊觀。人事之反覆，壤地之遷改，蓋有文達當日所不及料者。昔周人思召伯，不惡伐所舍之棠，以徼其功則懷其澤也。浙人之愛敬文達，不復於召伯，雖一亭之微，猶相與慨慕弗置，若惟恐其廢而不修，然則物之成敗靡常，其卒能持久而不斂者豈非以其人歟。予乙酉反至浙，喜斯園開闢，重加葺治，濼濼然，佳幹畢露。暇日登樓以望，遙見浙上諸山，蒼翠萬狀，如在几席。退而憩於亭，芙蓉連陂，與水相輝，澄澈潤滑，衆芳不歇，徘徊而樂之。或盛衰之無常，悲昔賢之遺風，因問阿里胡子正明，爲題石門胡菊鄉茂才刻諸石，貽來者觀焉。予覽文達所記，亭內有老桂十株，又補種梅桂稍柳若干，今園中之木，概非遺時所有。其幾於剝蝕於人實不可知，則以此數材之在天地間成之至難，而燬之易盡，要在培塿愛護之而已。有育才之資者其可不亟爲之所哉。再到亭者安溪李文貞公之孫穆亭先生暨其子郁齋先生再世浙督學，郁齋得夫人作亭紀實，亦邦人所慕異云。

胡君元直之記曰：

定香亭爲阮文達公古蹟。兵燹後亭以外多非其舊，惟亭及影橋尚存。墨子致學士慮異日之舍失附麗也，將刻石以存其梗概。命元直園之，元直久未敢應命，戊子六月乃就爲稿。月之留，學士極生激辱之法也。而園適成。竊惟學士親學浙中，一以文達爲法，士論森然，竊以爲文達後身。今園中有中亭而立者，意以爲學士也，卽以文達爲後身可也。踐躓之以爲千秋之祝云爾。

又刻阮像徵之園中，而陶君游宦記之曰：

嘉慶初徵徵阮文達公視學浙江，三年冬使還，時年三十五，留一小象，刻置西園藝公祠，勝百年矣。今使者謂學士又得公八十歲小象，運石重刻，假之便署，乃以高山景行之思，作曠代同堂之想，命工親已象於右以志私敬。學士蓋歲登朝，以文學期賞，隸武儀權，浙水乘輅，年位又適相若。後數十年，當文達致政寫此照時，名位德業，又將如何耶。使後之仰止者同此瞻念，垂頭方來，謙普以爲之券。光緒十有四年太歲在戊子夏六月會稽陶游宦題記。

又使署有學政題名碑，自順治三年始，阮文達書前碑，陳侍郎用光刻書之。後碑石中斷，先文慎公乃刻書一石焉。按陳公之記有云，前寶公光緒者有委鴻臚精當御筆，以宋學教士，後寶公者有朱文正阮莖畫相公以漢學教士。蓋督浙學者，有清一代備極名德之選，斯亦考文徵獻者所樂道而不倦也。

先文慎又爲學署中文昌宮立一碑，命曲風編修撰文，隸隸和益州太守高齡修周公禮殿記以文昌爲祥流文君，考證精當。此碑爲先母傅太夫人所書。故約園中吾家故寶考多。其既於今，則五十年矣。今辨石刻拓本尚存箱內，而徐尚書所撰約園志則流傳已稀，謹誌爲茲以存越紐遺聞。

## 畫圖緣小傳

阿英

三〇

「中國通俗小說目録」畫圖緣小傳四卷十六回，舊刊本，書題新刊評點畫圖緣小傳，序後署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益智堂刊本，題步月主人訂。」「積仁堂刊本，封面題步月主人。」我所得到的本子，題「畫圖緣平夷平傳」，約係嘉慶翻刻，原係揚州潤海樓藏本，亦四卷。

在「四本頭」的小說中，這是較好的一部。男主角公花種（天荷），浙江溫州人，因避山遇天台老人，贈以天書二卷，一爲兩家山川形勢圖，一爲女主人公余固亭圖。天台老人告訴他，說他的事業婚姻，全在此二冊子之內。

那時兩廣的編羅勢力很大，爲官的叫做瘋生蛇，常常地出來擾亂地方。詔書下來，徵求天下英雄獻策，圖爲捋逆盤據深山，地勢險峻，平賊殊難。花天荷既得老人冊子，乃精加研究，前去獻計。這時兩廣的總兵姓桑，見天荷的策，是以奇兵勝，不敢執行，加以部下嫉功，時進時退，竟不能行。天荷憤而出走。桑總兵又功夫

却人才，派人追趕。

在途中，天荷或走到一到異境，那地方竟和天書的第二幅圖相似，大爲奇異。這正是一個姓柳人家的園亭。她前去訪問，一老者應答，據云主人已過世，祇小主人掌管家事，招待殷勤。天荷欲謁小主人，始知爲地方巫少報某所控，避禍他處。天荷憤恨，留詩爲別。適公婆來，誤爲小主人，拘之去。

縣官權勢，加以報某有不少的儒生爲爪牙，不敢得罪，後知天荷是兩廣的官員，關於此事，竟無情的責備他，不得不掉轉面孔，聽報某等消案。查報某所控，說柳家小主人謀死案師，則能行賄，彼等有所得也。官則絕無其事，而是報某在前師死後處代，因被拒憤而此。

報某見官不受理，竟欲陰謀天荷，又爲天荷所敗，受傷不其重。縣官爲脫身計，乃拘執兩遊政府。時桑總兵的追騎人正到，逼天荷回去。天荷乃告知府中一切經過，請爲柳氏助。府中於是在去報某功名，張示於柳氏

門前，不許彼等藉端騷擾。

柳家小主人名路，有母在堂，婦一人，名翠玉，多才，即「畫圖緣」之女主角也。所謂避禍外出，實是僞言，實則仍在室內。見花天荷以一味會識面之人，如此謙快，感激非常，親命老母，親至省城叩謝。兩人相見，親密異常，便留在天荷處。一日，兩人約爲花田之遊，天荷以事，柳路先去。適一妙齡女子亦至此處，兩方相見，彼此有情，與女去，柳路乃大大的失望！

少年女子少年男，那得相看不斷腸？

往往來來還想，一聲去也沒商量！

旋天荷亦來，柳路告知經過，托爲設法。打聽的結果，知是道臺將的女兒紅瑞，聰慧美艷。那知還未進行，天荷再憤桑總軍的無知，又不辭而別，仍和柳路回到柳家。時報某爲報仇計，正買通大盜，燒柳路回窩，縣官正急於星火的時候，在柳家。

兩人行抵城外，柳家即有人迎來告知。天荷乃以解除此難相任，隻身先到柳家。探知經過，秘密遣人探獄，僞作報某所誣，說已得到柳家重金

，隨彼翻供。果然次日審訊，官有所動，遂均言一切由甄包辦，柳路並非同黨。遂得免脫，賴被收監，但不知豈何故翻供，而盜亦莫名其妙也。

以此柳氏全家深感天荷，留他在家里住下。兩人談學論詩，極其相得。實則柳路因父命，恐礙正業，不會做詩。每次所寫，皆其姊代和。後天荷亦有所疑，逼柳路寫句，路不得已，力請姊易服代，故聯吟絕了，天荷竟不知，以二人面目極相似，甄玉在聯句時始登場，始終不曾開口也。

不久，廣東的馬參將馬岳找來，說桑總兵用天荷的獻策，已勝了幾仗，想找天荷回去，又不好意思。此來係為趙總兵的女兒作伐。緣瑞雲看見柳路，嘗害起相思，派人打聽，誤為天荷，現在九死一生，故特找來作伐。天荷恐提出柳路為馬所拒，將錯就錯，曾承認下來，並向柳母借碧玉送與給馬岳為信物。柳始終不知也。

馬岳來到以前，兩人相處既久，自不免談及婚姻問題。因天荷提出條件，希望得一和柳路相似女子，柳路遂方為其姊擬合，惟不肯是媳婦，只說是另一人家，姓甄名玉。故當其借「碧玉進環」時，柳母深致疑慮，又不

便訊問。二人婚約，以此定奪；

相知最樂是真心，談到他人情更深。再許佳人成眷屬，醉來安得不沉沉？

桑總兵根據天荷的獻策，勝了兩回幾仗，後來匪徒策上不曾說到的路來，却又毫無辦法了。祇得再來尋找天荷。天荷本不願回，再加又是檢文，乾脆的回絕了，匪勢因此一發不可收拾。桑總兵無法，祇得奏請朝廷，欲差御史夏侯官來兩廣巡察勦擒。夏到後親看卷宗，知天荷有大才，乃派人遞厚禮往，請其前來襄助。

至則天荷已因父病返里。天荷之文定信物，即保兩卷天書，此時已為甄玉贖得擱架。甄玉恐誤他功名機會，便復信中和又知匪的來路。於是擬圖偽作「遺計」，說是上月天荷返里前所預留，「遺計」中並力詆桑總兵無能。夏按此「遺計」作職，果大勝利。遂奏請派天荷代桑總兵職。詔下，天荷全家歡喜，天荷亦遂自家起程。此時柳路已往京應試。

天荷到任之前，先至柳家，意欲成婚後再上任，為柳母所拒，天荷仍不行。甄玉乃設計，從柳女自代，在花園後樓上閒眺，又使小童應天荷要

求，細他去偷看。果然天荷大失所，意欲退婚，當即登牌，預備次日別身。柳路恰於此日中進士歸。天荷歸辭婚意，大驚，訊其母姊，乃知究竟。

次日，天荷果如甄玉所料，以雷用為辭，請柳路設法暫將天書借回，到任後再補信物。柳路與其母商，答以次日由藍玉面遞。天荷見甄玉，以為上次誤認，詎為天人，要求挽回，為甄玉所拒。不得已再請柳路母子設法，終至自己親求，始告轉機。二人選擇吉成婚。婚後，甄玉始知天荷並無他聘，前此信物，實為柳路與花田女子訂婚。而天荷也到此時，才知道甄玉即是柳路胞姊。正是：

動人深愛無非美，服我驕心自是才。有美有才相對處，何愁風月不佳哉？

於是到廣東，就任，勦匪，成功，這是照例有的。因為軍務倥傯，把花田女子事擱下。柳路深致懷疑，再加逼登應說，以為天荷實為己謀。實則在天定時，書上已寫明柳路，不過對馬岳說，怕桑總兵知道不便，特用此假名而已。不過，險天荷一人而外，柳路兩家，是都全在夢中的。因此天荷來做官，趙家歡喜不盡

見其攜新夫人來，始大怪，以其爲上可也，又不便問。後來花田女子氣憤不過，寫一首詩給天荷，質問他究竟。藍玉又代答一首，語意含混，更令起疑奇怪。兩次托原媒馬岳面訊，始告知經過。花田女子目的在親見之，官職是毫無關係，遂出親來覓逐爲條件，否則誓不嫁。果然來逐的並非別人，遂在天荷誓中成婚。以後天荷也在廣東做了官。

煤煤三星正在戶，河洲有路接花田。漫誇淑女顏如玉，只羨才郎美少年。

就在花天荷最榮華富貴的時候，那個天台老人又在馬頭出現，天荷下馬去追，他沒入一個荒寺中，原來就是馬探的神。於是替他重建廟宇，以示報恩之意，全書亦遂於此收場。

這部小說是有其於才子佳人小說的地方。第一，這部書打破了一夫多妻的結局，而且主人公也似乎強調此種主張。第二，在結構上，也在往的出奇制勝，不像一般小說是那樣平凡。第三，在女的一方面，不僅寫出她的美而慧，也把她的事業欲強調的加以描寫，僞作「遺計」一節，最易於看到。最後，在文字技術方面，雖沒有特殊優秀的所在，然而也並不平凡。正因其不平凡，這一部小說在擴大封建道德影響上，所顯示的力量也就更大。

## 杭 諺 雋 談

天 盧 我 生

昨見春秋載鄭逸梅君對於混俗言人爲「蠟燭」，爲「桂花」，頗與美惡是非相反，爲不可解，予因解之曰：杭俗言人不明事理者爲「蠟下人」，而在城中之人，亦常稱此微號，例如某物不驗其名，某事不明其理，則在讀者必笑之曰「你真真是蠟下人」，是對惡人所謂「曲辨子」也。而在受者必引爲辱，反唇相駁，甚至用武者往往有之。故用隱語嘲笑，而不敢於直稱。蠟燭，桂花，皆隱語也，杭人好爲隱語，多用射覆情狀，蓋謎之最古雅者，紅樓酒令，即以「猜門」二字，射覆牙字，蓋取牙將門牙之連綴習慣，用以一射一覆耳。杭俗慣以香燭二字連綴用之，故但果其燭字，卽爲「香下」之暗示。香與蠟爲諧音耳，燭字之上爲香，故以燭字爲蠟下之隱語，謂其人爲蠟燭者，卽謂其人爲蠟下人也。至於桂花，亦取香下二字之義，歸實王詩有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

惟在落下時，始聞其香，故用以爲香下之隱語。謂其人爲桂花者，亦猶以蠟燭燭「香下」三字耳。蠟下之稱，本或稱之爲桂花，則必稱稱其人爲「香蠟」，蓋以香蠟爲惡感之諧音。蠟，德之賊也，是直言人爲賊矣。杭人喜作皮辭，略與吳人不同，吳人多縮腳的語，例如「豬頭三」，隱「牲」字，蓋發察中之暗示，謂其人爲生客，牲與生亦諧音也。初非惡人之辭，惟在讀書人解之，則凡爲牲者，皆是「殺牲」。故受此稱者，認爲惡罵，而惡罵者直罵之爲「殺牲」矣。杭人雖亦有此一例，如稱某人爲「十月五」，實則月字本爲日字，蓋取「十日五風」之縮脚語耳。四教中之飯店，杭人稱之爲羊湯飯店，亦有此例，其食品悉取於羊身，例如「風翻兩」則以「順」字爲「習」字之諧音，客但言此，則空者無不知之。而所稱爲「木老老」者，則由玉順純之「魚頭豆腐」而來，亦射覆

體之謎也。木魚二字，爲迷僧之物名，故以木字覆魚字。老頭二字，亦爲遠綴之稱，故以老字覆頭字。老豆腐則本爲烹調家所熟知，蓋以別於嫩豆腐者，故以第二老字，覆豆腐二字。近年市井中人，竟以木老老三字，作爲「大字」之形容，則亦所本也。大凡食客到玉順買吃魚頭豆腐，俱與跑堂者言，來一個「木老」，彼即嗚然應之，傳呼而下。楊春浦先生善爲謎，一日，忽於木老二字之下加一老字，跑堂者初不解，春浦笑曰「我叫你老，你只要老便好。」堂官始悟其意。蓋以嫩豆腐易爲老豆腐耳。座客初亦不解，問何以爲木老老，春浦笑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其大無外，蓋不可與冰盤小飲同日語也。少頃，堂官俸一大盤進，徑可盈尺，客乃恍然笑曰：「是眞木老老矣！」而旁聽之喪夫，以爲特大之名稱遂相傳說，以此傳訛，幾於無物不可稱木老老矣。又凡市物故昂其值，稱之爲「削黃瓜兒」，亦有所本，相傳南巡駐蹕時，親貴大臣，多穿黃馬褂者，侍從遊湖，上輒微服入肆，呼酒自酌，而六部堂官，則多青衣小帽以司承值，平民與之

## 畏外心理

孫 正 峯

清朝於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二役之後，畏外心理，隨處可見。茲即以二事爲例：當太平軍陷落杭州，上海吃緊之際，江浙紳商頗請借外兵會剿，而外人亦頗願蒞效。然朝廷對此，則拒納無由，允之，惟恐佔地不歸，且多方掣肘；却之，則又不放故拂其意，致成於賊。當時樞府委員及疆外督臣，幾至無法應付，可笑亦復可憐！又聞昔聞，美儒丁韜良（W. A. P. Martin）以漢譯高國律例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要求刊行，而該衙門答以中國自有禮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冊之。蓋其意深恐外人以律書試，而要求實行書中之約也。後經丁韜良解釋：「大清律例，現經外國翻譯，中國並未參閱外國以必行，豈有外國之書，轉讓中國以必行之理？」總理衙門始允其請，以五百金賞爲刊刻之資。

對虛面不知爲堂官，則亦呼之曰「來」。或告之曰，此堂官也，上請閱之，隨指令爲執役，以示與民同樂，遂相傳爲杭州酒肆之備，皆稱堂官。實則堂官，亦固其宜。酒肆應客之備，本稱跑堂，蓋其執事有別。當門者稱爲「招待」，照料者稱爲「看酒」，是皆規矩行步而彬彬有禮，獨於伺應食堂者，則以跑爲能事，樓梯上下，碌碌如白鼠，蓋表示其勤與忙也。跑黃掛兒者，得資必現其同人必羨稱曰，其八今日「跑着了黃掛兒」，蓋言其所

得必倍於常耳。至於黃瓜削皮而食，則爲鄉下人笑城裏人之不識貨也。黃瓜本不值錢，宜帶皮吃，小酒店常列於冰盤中，普通以糖醋拌食而甜者則去皮削絲，以糖醋拌之。當道有女，往往誤認爲佳人雪藕，詢其價，則一錢二分，實祇小錢八十四文，而以千三百八之庫平銀計，則需板方大錢一百六十六文矣，故成笑話。鄉下人稱城中人「黃瓜兒削皮吃」，城中人謂鄉下人「癡蕩子帶皮吃」，蓋亦同爲不識貨之笑談耳。

# 湖上文苑

## 紅林橋近

吳世成作用舊詩

汪靜玉

鶯老聲初轉。雨餘花送香。散更步闌闌。翠衣度山巒。遊

見峯猶難轉。幾處菴園斷。殘塔正波聲。鈴語膠笙簧。

商路招楚客。蕭索老吳鄉。雙橋鑿子。任它歌發懸梁。

生公豈昨。真蹟墓上。儂情莫惜千華鬢。

## 遊中山公園

曹增陶作

林庚白

嶺南二月見桃花。飛綠扶疎接海涯。靈爽中山終不死。可

教勝地換千輝。出門初伴帆相款。來共團遊耐峭寒。蔥蒨

林亭無際水。好看及取未波看。

## 雲棲

曹增陶作

黃秋岳

雲棲萬竹使人靜。過午樓風度寒聲。知君文履宜遠游。不

特尋禽引幽徑。蓮池塔影自深碧。暈眼雲羅照潭定。我胸

鬱鬱千琅玕。唯願清江開我眼。歸路江干晚齒笑。何時共

## 臨安道中兩首

曹增陶作

黃秋岳

餘杭山勢接臨安。桑竹陰中著徑寬。田水活從山麓飲。巖

花環擁石園丹。乍疑拳影出雲紫。又喜溪聲出石園。遙指

蒼源最深處。有人燒荷辦行燈。

臨流度數型為舞。調淡松尤了不分。灑賦如迎天目雨。豈

猶猶散櫻胡雲。若欲削城深穴也。燈炬盤螺左轉奴。咫尺

於潛逢國女。却拈度脫驗青胡。

## 莫歎

曹增陶作

曹增陶

莫歎深多未放菴。天涯憶念客衣單。欲將澆酒回涼骨。賺

得清開似冷官。病裏親人知健藥。亂中無恙惜貧安。迴腸

## 江行十首上

黃秋岳

到眼蓬蓬米是春。淞波別俱遠征人。迴瀾雲柳歸何處。莽

莽江山著此身。行饒圖畫外何有。客心物我倍相親。兩行

蘆曲聲悲壯。鐵線千年對碧新。(丙子一八之明日離滬

赴蜀有唱機勇軍進行曲相送者此曲昨於廟行祭鐘名英雄墓

時唱之)(其一)

滬勝一水滄金焦。寂寂五峯江海交。季子文章餘事在。小姑

詩酒廿年滬。魂歸楚尾無青草。夢人跪頭有雪標。到底英雄

論成敗。秦車怒射斷旗潮。(民國三年登小姑山有作)(其二)

黃鶴樓前散練纜。百年陵谷見乘除。抱冰互保扶危後。易

緩兵和建國初。金箭美材無骨楚。漢江游女有詩書。精廬

吾亦東湖愛。奈此寒荒野哭餘。(武漢大學在東湖旁建築

絕特難)(其三)

壬戌曾追赤盤舟。歸途赤上岳陽樓。十年野血羣龍戰。一

夕天門萬竹浮。赤地刀兵象水火。朱門歌管自春秋。荒荒

象鼻山南土。楚國書成寶未收。(民二十四年大水天門浮

陸沉)(其四)

身後功名那可慕。相才吾欲起江陵。當年吳蜀竹爭地。今

日西南倘得朋。羨慕携雲雲義勇。定看揮日魯戈能。樽前

舊雨逢今雨。一夕圓游感不勝。(沙市中山公園徐克成編

同舍伯進)(其五)



# 徐樹銘與俞樾

一士

清同治間，徐樹銘曾以侍郎督浙學，道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以侍郎典浙江鄉試（編修吳都生副之），闈中作詩云：「浙江鄉闈設口占呈同奉公 堂闈風味曉光明，擁卷平持玉尺衡。洛水同舟新伴侶，曲江題配舊科名。探題莫取鱗無用，薦鴛真看翼已成。度熱濟齊曾傷費，九天仙樂奏韶英。論文先重義分明，錄解精研釋作衡。據批預揚秘被業，誦編益足始知名。十年磨鍊深功苦，一士聯雄駁考成。聖代得人天下福，焦思何以享豪英。」徐樹銘

有草」。浙江巡撫邵澤豐和云：「柏霖漢灑照臨明，蓬山律館稱南衡。朱旗畫鼓承新命，玉尺冰蓮著盛名。擢山枝供縉取，據雲健健待歲成。煎茶荷事人爭說，鎖院重賸洛社英。龍門奉袂憶春明，喜向朝車侍杖衡。明月似曾隨使節，好山應亦認詩名。並與季弟真仙侶，奉簡登昇最老成。曾見和藹霖雨庇，雍容融佩對延英。館晚生摩壽學呈榮。」學政徐致祥和云：「玉宰老復延承明，（翰林前輩。公現居首。）五出朝車乘鐵衛。（公自成豐辛亥與試闈中，迄今五持節矣。）二十八軍奉使，萬千多士久聞名。同心季子文欣賞，（謂若若編修。）始肯快色露晚成。（公昔年親學浙浙，此次闈下獲雋者，當復不少。）雙鯉是翁賦健者，黃花秋照綴金英。自笑未曾無智鏡明，三年風教悉推衡。乍看東壁文昌耀，又擬西台直隸名。國季新陰增碩權，參芥大鵬入陶成。家聲屈指期題壁，公是吾宗洛

社英。卅年往事憶春明，宦海飄雲過眼衡，愧我多悲頹使節，重公少壯已才名。茶香夢遠通情秘，（子直翰林清秘堂先後八年。）柏府風生勝老成。且喜還朝星滿路，兼中濟濟是羣英。宗院致祥南稿。」省中其他大級名紳暨闈中同事和者頗多，蓋一時稱盛焉。

俞樾在浙紳中，以風學負重望，與樹銘更有特別關係，其詩云：「奉贈壽衡同年前輩大人即用闈中原韻 文章從古處離明，水有滄湘識有衡。人喜中興歷將相，天留大老領科名。漢廷自重九卿長，浙士虛稱三載成。來歲春風持玉尺，會看桃李鬪青英。（公拜命視學，能以台長還朝中，士論惜之，故預於奉闈典試為頌。）鹿麕當命嘗公明，且與論文陸士衡。降闈卡和曾見賞，曹給李志不求名。自余散木安幽拙，愧愧狂瀾仗老成。（開公進呈錄前序有此意。）三十年來人事異，白雲天半總英英。壽衡前輩領余所作疑盪，見贈一律，白雲天半總英英。壽衡前輩，此日相逢又九秋，已離福洲推老輩，（開近尋還營軍撫在公前者矣。）更煩紅柱鎮中流。大千世界叨知己，（聞公有著手樓聯見贈云：「大千世界一知己，八十老翁還著青。」）擬稱尚未送呈，公門生許觀齊先為余言之。八百孤寒拜庭楹。我輩書泥都不計，一杯酒者共傾樽。朝端封事幾曾寄，（公有封事，言甚切。）物望爭歸陸敬與。此去行聞悉相關，聞來返動野人居。處傳階下多書帶，（小樓

書帶草甚多。尙惜山中少洛如。(吳真山中有洛如花，那有文士別生，今科胡那瘦者少，公以爲惜，故及之。) 擬擬程文殊自愧，恐勞安處笑盧盧。年侍生龜過呈稿。又：「余擬作浙閩詩題第二首本僅書浙前韻也公爲賦七律一章亦亦韻酬之。不容離附鹿鳴筵，(副榜無鹿鳴筵，余六十年前老副榜，不得叨重宴之榮。) 烈魄龍宮兩度仙。斤斧再煩燒月戶，詩歌且和奏星筵。餘露爛爛爛成詩，荷羞重重欲化煙。樹銘於公三歲長，不知誰見是何年！感又呈稿。」題廷獻亦浙紳有學問者，前曾亦被樹銘薦舉，其詩云：「虛堂懸鏡納空明，碧玉分材待倚衡。大匠重來竊中旨，九方一顧自能名。珠藏原眼求知已，廣廈軒軒仰鳳成。授受苦心猶昔日，摩挲老眼盼羣英。」 譚廷獻謹呈。」

樹銘爲道光丁未翰林，科分甚老。李鴻章久官首相，此時朝列翰林同輩已罕，而樹銘與爲同年翰林，且殿試名次猶在前。(鴻章二甲第二十七名，樹銘則二甲第三名。) 猶爲道光庚戌翰林，亦早成老輩，而較樹銘尚遲一科。若徐致祥(成豐庚申) 海壽豐(同治辛未) 暨此次與樹銘同典所試之吳郁生(光緒丁丑) 更皆後輩矣。至樹銘與樹之特別關係，事在同治九年。時樹銘在浙江學政任，奉采訪儒生，請將已革翰林院編修龔寶璣薦原銜，交翰林院帶領引見聽候錄用，署秀水縣學政諭源廷獻等俯部即遣，特予召試秀水縣舉人等，趙銘並江西拔貢生楊希閔等，均比照傳單宏詞及拔貢優貢朝考之例，特予廷試。奉旨大加斥責，謂：「龔寶璣前於咸豐年間，在河南學政任內，因出題割裂，荒謬已極，本官革職之員，何得擅請錄用？至召試博學宏詞

，必須特旨舉行，卽拔貢優貢朝考之例，亦係國家定制，非平空所能比擬。徐樹銘極爲會場乞恩，意存營試，並賤舉多人，諛詞特予廷試，實屬私心自用，謬妄糊塗，所請均不准行。徐樹銘著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降四級職用，於是由侍郎降爲四品卿。宦途沈滯多年，始復升至侍郎。此次奉命嚴浙典試，統簡浙江學政，(原學政徐致祥簡安徵學政。) 未及接任，擢左都御史，同軍供職，以官至一品，例不再任學政也。越時年七十七，樹銘七十四，均老矣，故樹銘有「繼見何年」之語。後樹銘於光緒二十五年升工部尚書，旋卒，壽七十六。樹卒於光緒三十二年，壽八十六。

樹以編修在河南學政任，被劾革職，咸豐七年事也。劾之者爲御史曹登庸，所劾爲出題割裂等款。他於出題割裂之劾，奏稱：考試題目，間有戲謔，並未割裂太甚。處革職以去。歸里後殫心治學，有志著述，許爲晚樹名儒焉。樹銘以其年近八十，猶學學不倦，故曾題有「八十老翁還著書」之句也。樹與李鴻章均爲會同藩門生，到藩以二人齊尊一途，曾以書贈讀之。「春在堂遺集」卷一云：「湘鄂公孫請論，因余錢意著述，戲之曰：『年少豈濟命哉官，愈繁而拚命著書，余皆不爲也！』余聞而自愧，亦以自喜。然少茶伯相，功業燭然，爲中興之冠；余窮愁著書，贊獻上物耳。……乃與中興名臣，同一拚命，豈命果有貴賤乎？……嗟乎！文士名心，書生習氣，執石知誤，寧留自珍，聊記其大略，亦見窮命之不值一錢也！」若喜若悲，若慰若嘆，樹之情緒，蓋可想見已。

# 憶袁爽秋先生

沈鴻鼎

前清光緒中，浙省京曹官多鴻才，瑞安黃敬蘭先生體芳，會稽李

十金以進。蘇谷勃然變色曰：汝窮樵，大妄所致巨金，若有不義而取，請從

面受之，出酒食盡惟而罷。先輩之不輕取與若此。

卓著先生慈銘，桐廬袁爽秋先生洞，嘉興沈子培先生曾植，其尤著者也。余以壬辰試春官，受知於袁帥，先後館其蕪湖分巡官廨及嶽文門二條胡同邸寓，得稍聞緒論，與其較事，記憶所及，綴而錄之。

西書之學，其法五者：一、精於考索，二、博於貫通，三、博於貫通，四、博於貫通，五、博於貫通。

先生少好任俠，有斷地不羈之志，道從余假借嚴先生遊，乃研精義理，為陳白沙、羅靜入裏之學官，戶部兼譯署京十餘年，積書至三十萬卷。因嘗語余曰：我書三百餘篋，無一卷宋元版，得柴薪一甌，榨之唯恐不

袁先生以廬膳生赴厥州，假藉於表兄陳蘇谷家，中，揭顯然他無長物，一日晨起，蘇谷灑掃庭宇，女傭以魚肉果蔬自外至，少焉，刀礮雜然，若有所待者，日踰午，蘇谷當戶而熟，先生問其故，曰我以稅急乞貸於

今世讀書之法，其法五者：一、精於考索，二、博於貫通，三、博於貫通，四、博於貫通，五、博於貫通。

令人失驚。其為詩，極昌黎排墓之氣，而較陳子史節於宋賢律體。嘗語人曰：我詩頗希三山，然半山山谷，有蹊還可涉，眉山歐大其深，終不可幾也。余謂公中年詩筆，敢追老坡。所稱

親鄰糾龍華二十金，有或言矣，今過午而無一人至者，念信行不足以致人，吾是以歎。先生曰：無為爾，我一任之何如，傾東壓得二

袁 爽 秋 先 生 遺 稿

不識道，此其所以為詩也。其法五者：一、精於考索，二、博於貫通，三、博於貫通，四、博於貫通，五、博於貫通。

為者，坡公熟精內典，摩佛理以入之

此辭。先生曰：「我於試院為鄉人捉刀，得優等當食飯，昨來以四十金為謝，我卻其半，留其半耳。蘇谷乃笑

運可涉，眉山歐大其深，終不可幾也。余謂公中年詩筆，敢追老坡。所稱

為者，坡公熟精內典，摩佛理以入之

詩，公則少輩儒學，晚始就師，與典多而說理遜也。至己亥庚子間，興樊山唱和於宜南，長篇步韻，至於再三，其才力不亞於蘇海，而樊山以長慶體當之，風韻而氣格靡矣。

先生好裝掖後進，余館蕪湖，隸其二子允禧、梁肅，先生恆以資分至東塾談論今古，至二鼓始去。所改塾課，俱加評，其眉記種種學書試帖詩，余改作有云，奇文高坐帖，滄際拉公塵。師於數月後，忽爲文芸閣節之。余以學生至臨州應試，值丁酉選拔，見分水賊生承宣，辭達而已矣。西書文有云，不補非泰章三，可謂古人有識，莫贊春秋一字，豈真吾爲無才。先生聞之，立寄五十金致感爲慰。於其平生師友間，有二名作，慨道節如流，惜余多識耳。

先生以皖南道署提直藩，留京內用，以三品卿兼陳察官，時剛毅趨舒頌用事，議增百貨釐金稅則，以先生究樞久，且負時名，擬令條陳，而似以大用。先生歸告夫人，使爲我訂第二，首掛塵粉海月耳。委蛇久之，無所獻，三品卿固久不補，最後適

補光祿卿而轉太常。

先生二怪胡同邸高，翁常熟（同蘇）故居也，一日剛毅往拜，甫及門，聽翁翁宅（剛毅爲翁相汲引，以入樞府，有師生之誼。爲逢蒙其及門而避隱之。蓋向之奔走其門者亦數矣。）曰翁黨也，殺我刺，差驅車而去。先生語余曰，斯人到於如丁香公，我其殆哉，因出湘江釣鱸系之以詩，使風雨和焉。此圖今在當熟察拜年處。

庚子之亂，端王（載漪）以 聖章 樞機，剛毅輩和之，樊引義和團以啓各國公憤，先生於召對之次，上言數匪餘孽，不可恃，友邦夙好，不可棄，端王怒目視之。先生歸，草疏將極諫，嘉興許侍郎（景澄）其同年友也，相與商榷文字，謀聯銜入奏。翌日午後，譯署遞事來告，端邸遺疏事，許侍郎先至矣。先生命車赴之，出二條胡同，即有番役上車，浩來輔之，遂送刑部，第二日即與許侍郎同赴西市。海關稅捐費（用儀）過戶旁，太息流涕，次日亦被捕。傳世傳袁許有三諫，第一諫爲袁先生手紳（今有印本），第二第三則其女夫高子衡（爾伊）代擬，

倉猝俱未及上，迨西狩首旋，浙撫任道鎔疏請昭雪三忠，兼及袁許上三疏事，西后泣請福臣王文韶等，我何嘗見他們有一字來。徐袁許得贈諡，而浙撫遂引疾去，蓋西后嫉視譯才，端剛輩又嫌之，欲置之死地久矣（雖爾籍立三聯豫亦不免時節之五忠）。若待其三上疏，而始捕誅，則專制之淫威猶未爲酷矣。

雲間沈思齊朝伯，隱居魏塘有年，與故姻伯與秋公爲兒女親家，述其生平軼事，頗足以振拔流俗，因聚請筆記上文，以實本刊，諒爲讀者所願聞歟。吳李疏謹識

# 李漁意中緣中兩女畫師上

張人權

楊雲友墓——李漁的傳奇——兩女的才媛——

——汪然明與兩女畫師——明末的下層社會

## 楊雲友墓

裏西湖葛嶺山麓，有亭，亭上的匾額是「雲友」，底下土徑頭一個，辨那碑額，原來就是明末湖上名畫楊雲友埋骨之處。墓後部佛壇中，有石刻墓誌銘，民國七年張北楨撰。寫楊雲友撰墓誌銘，當然不把「楊雲」二字寫進去，只索隱從側面托出她的身世：「明天啓間，女士楊慧林雲友以詩畫三絕馳於西泠。父亡，孝事其母。性端謹，交際皆端母而應，輕不見人；士林敬之。同郡汪然明先生起壇於浙西，斷木爲舟，陳眉公題曰不繫園。一時勝流聞士高僧名妓，觸跡無虛日，女士時一與焉；尤多風雅韻事，當是時，名流如董思白高貞父胡仲修黃汝亨徐震岳諸賢，時一帶航，諧杭必以雲友執牛耳。雲友至，檢掃柳枝，不輕與人言笑，而人亦不以相親，悲其遇也。每當酒後茶餘；興逸灑然，遠拈蓮律韻索，作平遠山水，寥寥數筆，兼近雲林。書法二王，擬忠翁能亂其真，拾者奉如供饗。或鼓琴，聲韻高絕，常不終曲而罷，窺其術，亦若幽憂淺度，似有託託身世，便仰於無窮者；殆古之傷心人也。」

接下做地遁後：「汪然明輩爲藝癖於葛嶺下智果寺之旁，覆亭其上，榜曰雲庵。明亡，久付荒煙蔓草中。清道光朝，陳文述雲伯修其墓，若其事於兩湖間味。至雲翁傳

奇，雖不足信。光緒中葉，錢唐陳翰籍略其才，聞石室碑；又修十餘，爲中華民國七年夏四月，陸子與吳興顯子同恩聯承來游湖上，重展其墓，顯子之母周夫人慨然重起雲翁之亭，因其詢其友聲門張朝鼎北塔銘不朽。」

銘曰：「風靡之生，不擇其地，氣類相激，形勢斯爽。雲友寄位，調較香塵，曇華一現，玉折芝焚。四百餘年，建亭如舊，百本梅花，榮拂左右。近依葛嶺，遠對孤山，湖橋春社，敬許瞻瞻。」

清道光中陳文述著西湖圖味「智果寺中楊雲友」，說「雲友墓在智果寺西，然明於寺中建雲庵祀之」，他所編《因彙》中又引「名媛詩歸」云：「張遜於悼情姬吳友詩：貴樓對咫尺，寒食去年同；草似裙腰綠，花情面面紅；斷橋煙似水，殘夜雨兼風；那得空離恨，埋香佛國中。」自註墓在斷橋智果寺。」足見當時的智果寺，當與雲友墓比鄰。張頌墓誌，或即本陳著。然而以現在的地點來看，雲友墓雖在智果寺西，却離智果寺的遠近，與西湖橋相渡無幾。不過一百二十年的時間，而「智果寺西」已不能爲楊墓作地址了。

楊雲友在明天啓年間已在湖上做投書，天啓僅七年，至崇禎初，雲友名正魂，汪然明於崇禎八年（一六三三）刊宋時智果僧道濟的參寥集，那時他作的序文有「余製成爲

慧林骨等劣」等語，不懂說明了雲友與碧果守的距離，而且可知雲友之死，實在崇禎六七年間。然則去民七不過二百八十年之譜，慕節四百年來，建亭如畫」云云，已經輕給她加上了二百二十餘年。歐美婦女推恐別人給她們的年度多測上一歲，甚且以叩詢年度為大不敬；此風已不歷而傳入中國社會。現在給楊女士多測上一百二十餘年，雲友下有知，不知要怎樣生感嘆了。真是唐突美人之至。

### 李漁的傳奇

蘇詩所云「笠翁傳奇，誣不足信」。這等傳奇是指李笠翁十種曲中的「意中緣」而言。

在意中緣傳奇中，楊雲友並不以校書「出場，僅是一個寒儒楊象夏的女兒，擅長繪畫，母亡，孝事其父（這恰與慕志所述相反），常常冒董其昌的名作畫，賣給一個和尚是空閒的畫畫舖中。其父失館，就靠她畫畫賺幾個錢過日子。那時西湖上有一個從福建來的名妓林天素，也擅長繪畫，却是因為旅居杭州，齊齊告罄，冒了陳眉公的名作畫，也派個用人送到空和尙的店中去賣，並且叫這用人去探聽江懷一的住址，準備去訪他。恰巧董其昌和陳眉公兩人因為被畫畫債逼不過來，租借從松江借然避到杭州，這天正與他們的好友江懷一同到空店裏去閒玩。董其昌看見了楊雲友冒他名的畫，陳眉公看見了林天素他名的畫，而江懷一又恰巧給林天素的用人碰到了。董陳二人都發覺這兩件畫是假冒的。因為江懷一遇到了天素的用人，所以知道冒名的是天素；又因為雲友的畫上有一首女子口氣的詩，所以又知道冒其昌的也是一個女子，只不知是那一個女子。問和尙，和尙又別有用心，不肯說出。董陳

二人正要各自尋個可他們的畫而畫手共好的人來放在家裏替他們還畫債，現在看見了這齣鬧劇，非常驚訝，於是經江懷一作介紹，林天素嫁了陳眉公。董其昌却找這畫畫的女子不得，也只好託江懷一在杭州慢慢尋訪，自己就回松江去了。

這齣畫畫舖的是空和尙看上了楊雲友，竟用利誘她的父親，用董其昌的名義誘雲友，更用一個生毒疔痛去了人道的黃天監來冒充董其昌，自己做媒人，設計騙娶了她，又連夜載了她到他的本鄉北京去了。林天素呢，因為要葬親，便喬裝了男子起尋回問，不意在半路上被強人劫去，遇她在寒裏當書記。

這裏江懷一正帶了一幅到處訪這女畫師，訪到楊象夏這裏，楊老兒明知這畫是他女兒的手筆，但是恐怕一經說明，這主顧知道是贗品，便要跑到和尙店裏去退貨還銀，所以一口咬定說是他「女婿」的真筆。江懷一聽到他說董其昌已經做了他的女婿，還聽他說董與雲友結了婚就連夜回松江，而且結婚這天又恰正是董其昌離杭的日子，以為事情是千真萬確的，是董其昌瞞了他做事，還呼喚上了當四面訪這女子，所以老大不願意，在陳眉公面前大發牢騷。楊老兒因為和尙原說其昌一到松江就叫人來接他，但是等了兩個月，老等不來，便自己趕到松江去了。他正與董其昌家裏的門房講不情時候，恰巧陳眉公也回到松江，正來訪堂，便把楊老兒帶了進去見董，一見了面，却又給胡塗了。待董其昌給他們說到明來，這才大家着了急，但是又無法迫得雲友的下落。

雲友直至將要到家時候才發覺了和尙的陰謀，却悄悄地出遁了侍俤和那假丈夫黃天監，把和尙用酒灌醉了將

他付之江流，自己仍與黃天啟做夫妻，在草裏睡牀買賣書，結得調數千，才回到杭州來。那時齊其昌已進京去做官，雲友父親也跟了去發雲友，却父女倆在路上錯過了。這時江懷一早明白了這一回事。他問知雲友「完結歸來」，便再託人去爲重其昌向她求婚，但是雲友爲了上次被騙，這回便堅決表示拒絕。林天素自從被困賊中，經宿公與江懷一設法營救，這時正脫險回到杭州，江懷一乃與陳眉公商得一計劃，叫天素仍扮作男子，與雲友委了過來。但這個裝在結婚的當夜就被雲友發覺出來。幸而楊老兒在次日就回到杭州，三方一經對證，於是這度姻緣，才很順利地成就了。

上面便是「意中緣」的本事。很巧，結果是剛圓，這就是所謂「傳奇」。

傳奇中的重要人物：楊林、黃陳四人，當然用的真名。江懷一有無其人？在當時到找不出來。要是有的話，這除非是影射汪然明了。「江」字「懷」中加一「畫」，不恰恰是一個「汪」字嗎？爲何楊林、黃陳都用真名，單單一個汪然明要用個假名來影射？那當然因爲汪然明到清初順治中還在世，而且又住在杭州，爲雲翁所及見，加以然明晚年所稱的「夢香樓」還有雲翁唱和之作，足見作者與汪然明還有相當的交誼。然者雲翁所以汪然明爲懷一，自有其故。這裏我們又可斷定雲友的父親確名楊樂夏，理由很簡單，即因雲翁畫曲的年代（康熙初）去雲友在世之時不過三十年，去然明在世之時不過十年，雲友的家世他應該知道；且在雲翁看來，以象夏與楊林、黃陳輩比較，應該更無避諱之必要。

這裏的汪然明，名汝謙，號松溪道人，太學生，生於

明萬曆丁丑，卒於清順治乙未（二五七七一—一六五五），原籍安徽歙縣，遷居來杭州，慕西湖山水之勝，便在杭卜居，所居泰昌堂在觀兒巷。著作頗富。杭城多火，泰昌堂曾三被火災，所以板刻斷絕，殘編猶存。幸而他的後人汪師傳在浙東及蜀書林中細心搜羅，所以他的著述還能傳諸後世。他性豪爽，仗義任俠，輕財尚義，頗與傳奇中的江懷一相稱。

傳奇中人物如此。據到故事方面，這裏且先引雲翁自己做的開場白「西江月」二闕來說明一下：

才子緣慳風世，佳人飲恨重泉，黃衫豪客代稱冤，筆快吟旌甜盞。追取月中薄紗，重將足上絲牽。戲場配合不由天，別有風流窈窕。

試考會真本記，崔張未偶當年，「西廂」也屬「意中緣」，死後別開生面。作者明言虛幻，石官可免拘牽；從來無語不瞞天，只要古人情願。

「所謂雲翁傳奇，雖不足信」，原委「作者」早已「明言虛幻」，根本不求人信。所以名媛詩歸上包謂「李漁所編意中緣傳奇，蓋爲慧林而作也」。倒是這話還可說得過去。

### 兩女的才藝

傳奇中兩個女主角楊雲友與林天素都能繪畫，而且畫得好，這却絕非虛幻，完全是真的。我們在然明題雪軒集所載楊畫題跋中，可以約略窺見這兩位女畫師的作風：

畫其畫賦一識在己矣，余北歸過故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室名道璋者所作山水花卉畫見示，且託路大夫求予識。北方畫者，自李夫人創發，亦猶書家之李衛，奇矣奇矣！山居在蕩林之西湖，而因秀之能爲畫史者一再出，又皆若於武林之西湖；初爲林天素，繼爲

楊雲友。彼如北宗以輪傷，此如南宗慧能傷，或對境  
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著認增長，求女人相，了  
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見其止；雲友體骨，特健骨  
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處三區  
時；非然則二三子獨之金湯，何能辭賦作鏡！余又惜  
於東阿，雖度外憐才，不徒獻花天女，聽其說法耳。  
又跋「司馬相如謂能讀千賦，易於作賦；又昔人云，  
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看不得杜陵；畫道亦然。  
宋時趙令穉以王孫工畫，每寫江南景物，見者曰，當  
是上林間；東坡亦曰年少好奇之筆，更得五百零助其  
氣骨尤善。今觀此卅山水小景，出入米芾士梅花庵主  
黃鶴山樵，已涉元季名家蹊徑。乃花鳥寫生，復類宋  
許畫苑能品諸人伎倆；雖管仲康親事趙文敏，他工竹  
石，未必才多乃爾。以彼其才，用之作詩，必工賦辭  
洪度一用之填詞，何必誠李易安！而身世不替，弗獲  
竟其所詣，可憐玉樹，埋此塵土！隨西陵松柏之後，  
有茫然明者，生死金湯，非關感瀾，珍其遺韻，若解  
遺翠之佩，傳之同好，共聆湘浦之音；可謂一片有心  
九原知己，慎勿以視羨鶴之輩也。」

許經跋「董宗伯先生以畫詞神，而能北秀，評其甚精  
；余亦以論畫；精心俊逸，天素擅背速之長；潭融飛  
動，慧林有浪花之致，其一時異人也。嗚呼，停所既  
湖深煙，素君復隱閩嶼，天留慧林一枝燈，照映湖山  
，雲煙魚鳥，不終寂寞。顧然明諸君子始終護持之，  
無更善靈靈困閣之手。昔李季蘭商居唱和，惟陸鴻漸  
顏平原諸公得與周旋；余南康以王侯之尊，親為許洪  
度箋釋致函；當時文人雅客，櫛櫛乃爾。盛事可復，

作詩重拈，使吾輩常入畫園，常見畫史，不勝容羨  
南北宗虛曠李杜詩耶！」

張爾深跋「畫畫之名，惟閩人易傳，弱腕所述，習氣  
自滿。至秀酒而畫行家之長，莫如管夫人，然猶或借  
粉本於吳興；染寫靈香，特詣良價，未有崛起閩中，  
自有林下風如兩林史者。余猶憶天素畫室吟集，幽閒  
靜好，寂寂相對，如披蕪湖之風，心地都涼。雲友恨  
未悉承。友人汪然明以執扇緘寄稿，一展玩，烟霞片  
片落空間矣，不覺自焚翠硯。無怪董宗伯之瞠目叫好  
也。惜其身世尚遠枝三區，焉知非孤山處士，見女子  
身面說法！寄語然明，幸毋草草，天素之故，尙在魂  
夢，勿再蹈何如？」

總評諸家的評語：天素的畫「秀絕」，有「精心俊逸」之  
致；其「潭深沈鬱，幽閒靜好，寂寂相對，如披蕪湖之風  
，心地都涼」。雲友畫「瀟灑，特健骨韻」，「潭融飛動」，  
此之喻詩，「有浪花之致」，作品「出入米芾士梅花庵主黃  
鶴山樵，已涉元季名家蹊徑。花鳥寫生，復類宋時畫苑能  
品諸人伎倆」。

除繪畫而外，天素還嫻音律，這在汪氏詩集中常可見  
到詩林天素應琴一類的詩作。雲友還能吟咏，不過我們現  
在所能見到的，僅有七絕一首，詩是「冬日登隨喜庵因寫  
彌嬌小景志喜」：

經年不復見湖山，重到西泠載月還；風月何如今日好  
，天應爲我重開顏。

此外僅有一句斷句，是在然明一首詩（族弟杜若冬日  
遊新安過蕪湖雲友往事感揚吹吟次韻）的附註裏得到的。  
原註云：「雲友畫師管夫人有云：身妙絕無所物」。然明這  
一首詩的起首二句「管佳話說烏紗，國向西泠讀大家」，  
就是說他初識雲友的經過。



# 譚古人的姓名

郭子韻

古人國姓名者，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四云：『唐亦有蔡京，此蓋臣名氏之同者。與有相蔡晉亦有相蔡，此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刑賢否分矣。』按：北宋，蔡京、蔡攸爲父子姦臣，皆同平章事；京且善書。唐蔡京德宋時人，以左監子造制置兩南事，爲政苛慘，闔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救賜自盡。與桓蘇見三國志吳孫權傳；蘇廢與主亮，以亮罪狀頗告遠近，時蘇爲尙書不肯署名，遂被殺。晉相蘇晉舊有傳；曾蔡履儒作，蘇固固守涇縣經年，勢孤力屈；饒遠驛吳進軍功赫，城陷，爲吳所害。四京雜記：『昔晉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兩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子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竹參爲孔門七十二弟子之一，且爲承孔門衣鉢者，人盡知之。毛遂爲平原君合從於楚，見史記平原君傳。

困學紀聞同條注：『閩（若虛）按

郭子韻 譚古人的姓名

；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方樸山云：更有奇者，一王匡爲王莽守洛陽，一王匡爲更始攻洛陽。……（翁）元折按：宋朱奔曲疏萬國人：政和間，雷子然，附在伯，江子我同訪鬼伯字及叔用於昭德之第，因觀蓮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字曰：無書，吾此有九張良足以測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據此者則三董卓四王敦九張良則更奇矣。然三董卓四王敦未必俱不肖，九張良未必皆賢也。惜無從考其所見。按：雷子顯古今同姓名錄今未見。今人讀書並不比古人少，況典與籍如登明老人者未始不可與古之通人同日語。但讀書之機會則確被遜於古人，因板積遺失者衆也。故三董卓等等今亦不易。致商務印書館有中國人名大辭典，石印和謄本均友正相銀亦坊間所常見，有考據，癖者正不妨備舉比類，一加考證。

唐有兩裴迪：一賀詩人，與王維，杜甫友善。一爲朱溫之葉贊功臣，拜右僕射，五代史有傳。見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十四兩裴迪條。康熙癸丑會試，翰林學士張英爲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張英，海鹽人。丙辰會試，編修馬鶴麟爲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馬鶴麟，河南人。此則師生同姓名者。見同書卷二十三師生同姓名條。至於異姓同名者，不勝枚舉，亦不足爲異矣。

考證姓氏之典籍，最普通者莫如鄭樵通志氏族略。元和姓纂十八卷，唐林寶撰；則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鄭詩實本之。其它如世本族姓記、三輔決錄、以及百家譜、英賢傳、姓源韻補、姓苑，諸書不傳於今者，類其徵引，亦斑斑可見。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南宋鄭名世撰；於元和姓纂抉擷闡釋。各地方志即附姓氏志，亦奇姓之材料。

又以數目字爲姓頗多，池北偶談卷二十三姓異條：『一、兩、雙、五、六、七、八、九、第、二、第、五、九、百、皆姓也。聞見記載：縣令妻伍氏，縣丞妻陸氏，主簿妻陸氏，事以爲笑。不過皆同耳。』近人雙清竹長某省民

政廳。論語中有陰離開，爲孔子老友。此外各姓，確不經見。

姓氏之異者，池北偶談中尙有多則在並錄舉如左：

「子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某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云：碧音如萬。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譜所不載者。又任給事（某）至高密，有萬姓，音閩；又萬姓，音單。諸城有則姓，音支。又，壽光有繁姓。河南有離姓。邑有律姓。壬子典試，四川有刷榜處謙，音拓。明有指揮八通，副將九聚。近見山西鄭試榜有某姓，因姓。」卷二十奇姓條。

「近所聞見異姓，再證如左：若千昭涉詩移絮節機宛招產應閉坑縮避防就波友及燕夕奴粟竹斜緣圍圓積贏發灰迷且耳聞風西路疏抗別見角細容羸銀數興行賞益要豐區置匯焉見納玉翠星部是汝式士潤扇鈔樹。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緯，介休人。又秦和縣早禾市巡檢通修紀，涿州人，廣靈州杭州巡檢魯鐵，河南人。」卷二十四異姓條。按：作者所據之本，未加圈點，恐雙姓單姓之互誤，自愧檢舉，未敢贊然標點。

但可得面言者：夏禹所觀之防風氏，是否姓防？待證。軍人續範孝去冬割腹自殺，具稟報論。麻收爲姦始娘姓名。伏羲氏風姓，見史記。扁鵲古之名醫。婁雖則廢息，查應隆於殿上，見魏國策。貴州軍人劉國材（？），前數年時見報論。邵爽秋現任大夏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此外各姓確難見。

「重復亭草丘縣志……所著異姓有：恩庇（虎高虎琪之捷）涉瑯瑯紫高法變隆鑿東類都德繩郁勾架禧務能盈匿什典太銀呆西齊。新城舊事云：邑有仇姓、佛姓、其姓、見姓。」卷二十六姓氏條。按：永安天師樓風儀殊有陸復舉。其它姓亦不易考。

或謂古有以所官爲姓者，如司馬、司空、少正等。氏族博考云：「以官爲民者，有：公正、宗正、正令等。」則司馬、司空之以官爲姓，非無可能。但考史記太史公自序，於姓之所自無記。而司馬、司空、司寇等官則於春秋戰國時代尙早有之矣。故亦足以備一說。

古人稱姓有歸姓而舉族望者，如郭繁勃陽，李繁西河，張繁河東，王繁太原等。百家姓一書言之已詳。

至於古人名命亦有可得面言者。池北偶談卷二十三命名條云：「左氏傳申精曰：名有六不：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衆。沿及漢初猶然。如：狹疥、疵、疵、麟、狐、狗、燕、掉尾（姓昭涉）之類，見于史漢者至夥。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賈政，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髯、黑腋之類；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側室之類；杵、臼、蓬、蠶、兎、頑、狂、狡；不備、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謂之官款慎乎？」按：漢以後命名多不如所記之禮異；又文人名與武人名大半可視字面上加以檢別，男女異姓更無論。但如武殿之杜撰一字以命已名者，史僅一人。考之史乘，大半宋以前多單名，以後多雙名。至於名字相繫，間有足發奇慧者，則涉及命名取字之技巧矣。世不少弄見洽聞者，願以上述數端爲題材而區我不逮乎。所忻焉焉！

# 四山一研齋隨筆

白燕

俗而無理之人曰蠻子，曰蠻不羈，然蠻為文明人中之，儘有蠻有這，惡之欲殺，此七情中之最顯見者。近世提倡體育，各項運動如網球、鉛球、賽跑、跳高、球拍等等，實皆原始人類生活入競爭時代之遺迹本能，亦即狗熊跳之類也。我人種種生活，實多有歷史意義，習之而不自覺焉。

沈審侯談都下求雨故事云，與班縣同來有喇嘛結那呼圖克圖者，某日在郊外一枯井前祈雨，政府要人多相從。諸喇嘛膝坐，距井口約丈餘，從者坐後如其狀。諸那口中誦咒，兩手過空作撫摩狀，有聲，枯井中忽聞隱隱有聲，呼呼吸大，俟而泉水高湧，從者益信其神。此不過戲稱耳，烏足以濟旱乎！因信神制之不建，原於旗縣縣墓子之爭立；初康熙帝允弔為皇太子，後以其狂惑廢，廢而復立，立而復廢，史記其異事，謂多沉陸，夜半方食，喚飯七八碗，尚不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見醉，每對越神廟，則靈櫃不能成禮，遇陰雨雷電，則畏退不知所措，聖處失常，皆語顛倒。自張明倫一案發覺，帝疑故太子之狂惑，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允謀令藥古喇嘛咒詛太子用毒藥魘狀。世間那術方道，固非絕無其事者。

東陽呂夢蕉，初未識其人，以書徵徐州，道訂交意，並示近作詩詞五十餘首，余甚愛其機敏俊逸。天明訂約黃一旬。其他佳句如赴漢舟中云：舟行此日入蒼冥，江上征帆去不停，濁浪爭從帆後白，好山忽向眼前青，三分肥瘦分

吳楚，半壁江南說醉醒，看取驚濤天際盡，夕陽如血滿烟汀。鄂北游歸舟中作云：七千里外非徒屢，吳楚歸來得句新，賸水殘山增感慨，荒煙蔓草話悲辛，江湖彭詠吟憤壯，碎字詞零舊造真，屢盡幾經靈靈勝，此行端不負詩人。落筆甚有氣勢，自是不凡，惜下半不能恰稱。斷句如游銅壺湖瀟瀟布云：山裂雲龍補，泉清心與圓。雲寶寺云：天外飛僧手入盤，殿前老樹欲成龍。天童寺西齋夜坐云：佛國前身定有我，塵緣到此易相忘。俱絕佳。又松江沈瘦狂初未知其能詩，出示數十首，有鄂尉探梅等語絕句絕勝，至別一首之「可憐妖夢滿江南」，則嘆為其名句矣。

舉臨吳清肖汾所為詩詞，頗有佳什。往年東北九一八之變，有感時七律八首，功力頗近老杜。古體絕句，則非其所長。詞多長調，惟余最愛其小令蝶戀花一首。詞云：幾日臨流凝望眼，點點銀波，不照伊人面，贈我明珠猶在腕，心傷去後驕鴻斷；醒月說明對影瘦，有夢懸愁，飛渡蘆花岸，醉與蘆花涼一半，蘆花冷透殘燈暗。此詞悽婉，意遠，又波塘柳一首，於蕪梅翁處見之，亦甚佳；並見賦芍印女士和作，其小序云：讀肖汾清朗有寄詞，甚愛其一，自屏得春愁春去欲十（乘平）度」句，亦感賦一詞，即次其韻。詞云：蝶戀蕪，難平春恨，杜鵑悽斷如故，於別蕪約年年事，花底幾回輕負！空自數，算十載春光，慣向愁邊度，芳時又幾，託一點微波，雨隴飄飄，流水咽清苦。尋踪跡，且夢飛霞遠去，悄然塵底驚鷺，鏡中澗有雙蛾綠，解識月吟花語，憑看取，怕苑苑，十分春色埋香土，繁華從悟，又露寒危欄，東風梅怨，桐根水雲路。芍印為梅翁弟子，於詞致力所來，所作可傳者多，詩則非其所擅矣。